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叁輯·伍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叁輯·伍册目録

尚書涉傳四卷 〔清〕戴祖啓撰 一
尚書古文證疑四卷 〔清〕孫喬年撰 一〇九
古文尚書辨八卷 〔清〕謝庭蘭撰 一七七
尚書古文辨惑二十二卷目録一卷 〔清〕張諧之撰 二六三
禹貢彙覽四卷總論一卷 〔清〕夏之芳撰 五七一
禹貢註節讀一卷圖説一卷 〔清〕馬俊良撰 六六五
洪範説二卷 〔清〕李光地撰 七二七

〔清〕戴祖啓撰

尚書涉傳四卷

清嘉慶元年資敬堂刻本

嘉慶元年開雕

尚書涉傳

資敬堂藏板

戴禾堂經說序

乾隆戊戌春予分校禮闈將夕得一卷甚薾茂字裏行間旹有經術方家之氣喜而不寐晨起再閱益佳薦之堂今韓城王偉人相公亟取之金壇于文襄公尤擊節以爲予房首卷已而余房得繆會元金壇曰君一房而元魁二毋乃泰乎盍推以與人於是彭六一學士喜是卷遂讓之榜發則爲戴君祖啓宿學也余兄竹君迎詫予曰汝何以能得戴君盖榜前以闈文質於先兄先兄曰嘻子文誠高古然知者鮮矣倘遇我石君或有幸乎方君未成進士弇山尚書方撫陝延君主講書院陝右人士大與乜、

書奏君績送部引見

上問故事左右無知君者乃試制藝一篇

命以國子監官用君不及待銓復出都越四年癸卯厭世其子衍善錄君所著經子四種命其弟衍士持来皖以示予曰尚書協異尚書涉傳春秋五測老子新解余屬沈嵩門進士景熊王畹馨孝廉紹蘭校之二君皆湛深于經籍者頗有異同余褒披君所著錄盖老書生穿穴衆說而自標其所得以成一家言不必競是非於前賢而自有不可没者也尚書專注今文二十八篇亦食肉必食馬肝者也衍

原缺

尚書涉傳序

汞堂先生之注尚書也命之曰涉傳者取史記涉尚書以敎之意是以明其正也訓詁議論不敢一字無所本是以明其愼也博采衆家必標其所出著其長而沒其短是以明其厚也周人得者不敢越而取漢漢人得者不敢越而取唐取宋於古皆無始下已意是以明其順也先儒自程子朱子外其他皆名以尊聖經是以明其敬也自唐以前讖緯之書弗采依託弗采荒怪弗采自唐以後蕪累之說弗采語通俗不雅馴者弗采蘇氏林氏呂氏蔡氏眞氏金氏吳氏及近時胡氏閻氏諸家注解各自成書專行於世者弗采是以明其潔也義必有繫於家國天下典禮彝倫之重身心自治之本是以明其大也正大以主之愼厚以持之敬以出之順以施之潔以成之斯先生所以爲經師也夫斯先生所以爲人師也夫門弟子記尾

尚書涉傳卷一　　上元戴祖啓著

堯典

爾雅釋詁典常也釋言典經也詩傳典法也班固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斷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愚謂律術志既云摯繼帝嚳不知世數又云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兩說不同蓋上古草昧世次難明故兩存之唐太宗曰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廉希憲曰丈夫見義勇爲謂舉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此一君一臣可謂善讀書矣

曰若稽古

曰若發語辭也詳見協異釋詁粵曰也說文粵審慎之詞周禮注稽猶考也篇名堯典實兼述堯舜二帝之事故以曰若稽古發之自帝堯以至於四海遏密八音稽古帝堯也自月正元日以至於陟方乃死稽古帝舜也

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李校書云放者大而無所不至也釋詁勳功也欽敬也釋言明朗也馬融云經緯天地謂之文鄭康成云慮深通敏謂之思釋詁安定也允信也誠也恭敬也鄭云不懈於位曰恭釋言克能也鄭云推賢尚善曰讓釋言光充也釋詁格至也愚謂欽明文思者心也心不容力故曰安安恭讓者行也行若可力故曰允曰克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本乎欽明之旨也孟子所謂堯舜性之者本乎安安之旨也愚讀書而知欽之一言帝王同心天人共貫也立政曰帝欽罰之天之動威不敢不欽而況於人乎況於帝王乎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釋詁駿大也五經異義今戴禮尚書夏侯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爲同姓也謹案禮緦麻已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也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云睦親也章明

也詩傳百姓百官族姓也國語注百姓百官也官有世
功受氏姓也釋詁昭光也協和也說文黔黎也秦謂民
爲黔首謂黑色也周謂之黎民詩傳於嘆辭釋詁時是
也釋訓雍雍和也董仲舒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
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
茂愚謂董子此言則堯典之義疏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孔穎達云

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卽周世之卿官也五
鳩之外別有鳳鳥氏術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
來皆重術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
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
掌正歲年以序事卽古羲和之任也傳又云日官居卿
以底日猶尚尊其所掌同之卿官釋言若順也詩傳元
氣廣大則稱昊天釋詁術數也易傳在天成象象也者
像也春秋傳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周禮太史正
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
之以閏若今時作術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

春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
是乎在愚謂堯首命羲和敬授人時舜首咨十二牧食
哉惟時孔子告顏淵首曰行夏之時孟子告齊梁之君
首曰不違農時政莫有先焉者也既曰欽若又曰敬授
下文又曰寅賓寅餞曰敬致斯所謂言敬必及天者與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
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孶尾

釋言宅居也馬云嵎海隅也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
亦有時述職馬云暘谷海嵎夷之地名釋詁寅敬也愚
謂五帝本紀術日月而迎送之此寅賓者卽迎也下文

寅餞者卽送也釋詁秩常也詩傳作生也釋言作爲也
馬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
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孔穎
達云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
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
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
五刻古今筭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
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
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孔又云在天成象星作
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元武左青龍右

白虎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此經舉宿爲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西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雀七宿皆得見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勢自當然耳釋言殷中也厥其也說文尾交接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釋詁申重也五帝本紀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幽陵卽下文幽都交趾卽此南交也釋詁訛動也釋言訛化也周禮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此言敬致蓋致日也釋詁永長也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說云大火者心也孔穎達云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於西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說文因就也釋詁希罕也詩傳革猶皮也鄭云夏時鳥獸皮疏毛見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說文餞送去也釋言宵夜也周禮注宵定昏也孔穎達云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於西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釋詁夷平也鄭云毨理也毛更生整理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釋訓朔北方也釋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注幽都山名釋詁在察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

積聚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是也孔穎達云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鄭云昴白虎中宿也釋宮室西南隅謂之奧孫炎云室中隱奧之處也馬云氄溫柔貌虞喜云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愚謂自古言歲差實始於此又唐書天文志凡晷差冬夏不同南北亦異今爲覆矩圖南自丹穴北暨幽都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天下之晷皆協其數矣自古論晝夜永短以南北里差言

實始於此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詩傳咨嗟也釋詁暨與也王肅云朞四時說文旬徧也
十日爲旬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後律術志日行一度
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孔穎
達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
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言三百六十六
日者王肅謂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
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史記術書正閏餘張汪引鄧

平落下閎云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
八按計其餘分成閏故云正閏餘也每一歲三百六十
六日餘六日小月大月是一歲餘十二日大計三十三
月則一閏之耳案大月二字疑是六日之訛孔又云所
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無閏三年差一月則以
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卽以春爲夏若十
七年差六月卽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
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
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釋詁庶衆也績
事也功也咸皆也熙興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
乎
釋詁疇誰也詩傳庸用也釋詁引繼也馬鄭皆云帝之
引子曰朱也說文吁驚也春秋傳口不道忠信之言爲
嚚愚謂盤庚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亦嚚
訟之意啓明者心通嚚訟者口給似而非也夫舍子而
求賢聖人以天下爲度也安儲以保世人臣以一君爲
心也是以啓明之對不比於三凶焉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
庸違象恭滔天

釋詁采事也都於也鄭云共工水官名其人名氏未聞
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釋詁鳩聚也說文僝具也功
以勞定國也詩傳滔慢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
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
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詩傳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愚
謂國語論四岳及禹云此一王四伯則四岳四人也又
曰共之從孫四嶽佐之則四嶽兄弟四人也詩傳湯湯
水盛貌釋詁洪大也釋言割裂也說文割剝也詩傳蕩

平易也釋言襄駕也釋地大阜曰陵說文滔水漫漫大
皃釋詁俾使也乂治也僉皆也國語有崇伯鯀馬云禹
父也說文咈違也孟子方命虐民注方猶逆也釋詁圮
毀也說文异舉也釋言試用也釋天載歲也夏曰歲商
曰祀周曰季唐虞曰載鄭與曰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
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庾峻曰雖聖人之宏猶有所
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
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
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

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
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
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釋詁朕我也蔡邕云古者上下共稱至秦然後天子獨
以爲稱漢因而不改馬云巽讓也詳見協異釋言忝辱
也愚謂史記稱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許由疑即
四嶽不受即否德忝帝位之說也春秋傳謂許太岳之
引是其證也釋言陋隱也釋詁師衆也錫賜也王制老
而無妻曰鰥孔穎達云詩何人不矜暫離室家尚謂之
鰥不獨老而無妻始稱鰥矣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
云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釋言俞然也論語包注
瞽盲也春秋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釋詁諧和也釋
訓善父母爲孝釋詁烝進也詩傳烝烝厚也五帝本紀
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
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
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愚謂春秋傳自蔡至于
瞽瞍無違命孟子亦言瞽瞍厎豫又言瞽亦允若則瞽
之化於舜也久矣萬章焚廩浚井之說蓋孟子之所不
勞辨也世未有以女試人者也帝曰我其試哉則必已
知其人矣已知其人而猶試之者閨門之內夫婦之際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子謂伯魚爲周南召南亦此意也
釋言觀示也釋詁刑法也詩傳釐賜也釋言降下也律
術志舜處虞之嬀汭說文汭水相入也釋親嬪婦也本
紀堯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
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
道堯九男皆益篤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
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釋詁徽善也鄭云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釋言
揆度也說文敘次第也馬云四門四方之門釋詁穆穆

美也釋訓穆穆敬也穀梁傳林屬於山曰麓釋言迷惑
也易程傳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
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春秋傳虞書數舜之
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納于百揆百揆時
敘無廢事也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王肅云堯
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愼徽五典以下是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
于德弗嗣

釋言格來也釋詁詢謀也周禮注乃猶女也釋言厎致
也釋詁陟升也嗣繼也愚謂舜讓不怡此舜之所以有

天下而不與也魏太子抱辛毘頸曰知我喜否此魏之
所以竊天下而不昌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史記術書昔自在古術建正作於孟春然則自堯舜以
來皆建寅也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
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是也馬云上日朔日也王又云文
祖廟名五帝本紀文祖者堯大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
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璣當作機詳見協異馬云璿美玉也機渾天儀可轉旋

故曰機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機以玉爲衡
蓋貴天象也鄭云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璿機玉衡
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
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機以象天而以衡望之
轉機窺衡以知星宿機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而強蔡
又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
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
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
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
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

易之道也虞喜云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
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爲晝
日遠而不見爲夜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
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
王蕃渾天說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
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
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
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
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
之上又其南十三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

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回轉孔穎達云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焉馬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已之事也楊賜曰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顔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此舜在機衡以齊七政之說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釋詁肆故今也夏侯歐陽皆云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王肅云上帝天也易程傳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釋詁禋祭也國語精意以享曰禋詩傳宗尊也虞喜別論云六為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也劉昭申之云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

知也愚謂六宗之目先儒訖無定論以愚度之蓋即禹貢之六府也春秋傳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此即甘誓洪範之五行周禮月令之五帝五神每代祀典者也其配土以穀者即洪範土爰稼穡之義國語祭法所謂祀以為社祀以為稷亦每代祀典者也水火金木土五方之神詩所謂以社以方也其一穀神配以先農詩所謂以御田祖也合而言之春秋傳所謂社稷五祀是尊是奉者也傳又說社稷五祀之目云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傳之此言則六宗之義疏也其云是尊是奉則宗之為尊可見矣其云自夏以上祀之則其為唐虞之故事又可見矣禹貢曰六府孔修庶土交正社稷五祀實皆地祇經又以六宗與上帝對言則禋于六宗之為祭地審矣春秋傳望郊之細也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徧于羣神之謂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釋言輯合也馬云輯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為瑞信也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釋詁覲見

也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釋言班賦也釋詁
后君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
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
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
藝祖用特
鄭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巡守者行視所守也詩
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恒封禪書岱宗泰山也
釋天祭天曰燔柴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馬云祭時

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張純曰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
義也許懋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緯書云封于
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
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岳若
爲封禪何其數也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
愚謂封禪之議此爲定矣鄭云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
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
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封禪書東后者諸侯也孔頴
達云周禮太史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
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狩而合和

之王肅云齊同也律術志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
齊遠近立民信也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
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
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
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
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
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度者分寸尺丈
引也所以度長短也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
也衡權者衡平也所以任衡而均物平輕重也權者銖
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凡律度量衡用

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
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
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馬云五禮吉凶賓
軍嘉也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五玉瑞節
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王云三帛纁元黃也附庸與諸
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云孤執
元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曲禮凡摯天子鬯諸侯
圭卿羔大夫雁士雉馬云二生羔雁卿大夫所執一死
雉士所執鄭云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馬云五器上
五玉也釋詁卒終也釋言還復返也馬云五玉禮終則

還之三帛以下不還愚謂聘義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
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則馬氏之說有徵矣
王制注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鄭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
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注天子
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
二歲一巡守詩傳敷布也說文奏進也釋詁庸勞也覲
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王通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
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釋詁肇始也國語注州聚也地理志黃帝方制萬里畫
埜分州馬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
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
二州愚謂谷永班固皆謂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爲十二
州以肇始之訓觀之馬說爲長孔穎達云周禮職方氏
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
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
州之域爲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
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

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
亦有營州齊卽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左傳云昔夏
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
如禹貢也愚謂王莽傳亦稱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
州則孔氏之說更有證矣孔又云職方氏每州皆云其
山鎭曰某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
取其最高大者以爲其州之鎭其有川無大無小皆當
深之不復舉其大者故孔云濬之而已釋言濬深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
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馬云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
也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蠢愚五刑墨
劓剕宮大辟鄭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三宥一
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王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
以遠方言宥五刑則正五刑可見矣馬又云官刑爲辨
治官事者爲刑鄭又云扑檟楚也扑爲教官爲刑者馬
又云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鄭
文贖貿也鄭又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此之謂九
刑馬端臨曰唐虞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
者卽有虞所謂鞭扑流宅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秦

秋肆大眚注赦有罪也公羊傳大省者何災眚也釋詁
赦舍也釋言怙恃也愚謂眚災雖肆赦怙終則賊刑此
樂運所謂謹議辨罪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也
釋詁恤憂也宋仁宗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
乎此欽恤之至意仁宗之所以爲仁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
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說文放逐也馬王皆云三苗國名吳起云三苗之國左
洞庭而右彭蠡五帝本紀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釋
言殛誅也釋詁悅服也春秋傳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

凶族故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
也五帝本紀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
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
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四皋而天下咸服愚謂左
氏之意以誅四凶爲在賓於四門時也史公之意以誅
四凶爲在初巡守時也按洪範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夫
鯀殛而後禹興禹興而後有封山濬川之事則流四凶
族當在正月受終之前不當在二月東巡之後左氏是
也其曰言於帝曰請則孟子堯老舜攝孔子天無二日
之義益明史記是也虞書乃敘於此者因上文言刑而

類及之以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之旨乃文之變非事
之序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傳燓
曰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
善人無由進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
音
釋詁殂落死也釋親父爲考母爲妣釋地九夷八狄七
戎六蠻謂之四海釋詁遏止也密靜也周禮太師播之
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王肅曰昔唐禪虞虞禪夏
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

猶存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釋詁元始也王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釋言開闢也梅福曰博覽兼聽謀及疏賤合深者不隱
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魏徵曰君所以明兼
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
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愚謂中庸言舜
之大知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
中於民則明目達聰之實也若漢文帝之止輦受言未

皆不稱善諸葛公之集衆思廣忠益違覆而得中庶乎
有以幾此矣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蠻夷率服
釋詁咨謀也十有二州則十有二牧卽前所謂羣牧者
也鄭食其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
而民人以食爲天愚謂鄭生斯言王佐之才非良平所
及也王符曰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
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
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

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得食
哉惟時之義矣釋詁柔安也邇近也惇厚也易傳元者
善之長也釋詁任壬佞也率循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
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
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釋詁庸勞也熙光也鄭云載行也釋詁亮相也釋言惠
順也孔穎達云舜旣卽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承堯
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二別以下稱帝也釋詁茂勉
也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鄭

云稷棄也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俞汝往
哉者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釋詁阻難也王云播敷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
王云五品五常也說文愻順也周禮大司徒注敎所以
親百姓訓五品也馬云五敎五品之敎釋言寬綽也愚
謂孟子云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堯典所謂敬敷五敎
也又云放勳曰勞之來之輔之翼之匡之直之使自得

之又從而振德之自勞來以至於振德此堯典所謂在
寬也父子有親仁也君臣有義義也夫婦有別智也長
幼有序禮也朋友有信信也此王肅所謂五品五常也
春秋傳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爲五敎不及孟子
備矣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釋詁夏大也論語包注諸夏中國鄭云猾夏侵亂中國
也彊聚爲寇春秋傳殺人不忌爲賊亂在外爲姦在內
爲軌釋詁士察也注士師官主聽察焉云士獄官之長五

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五流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愚謂國語臧文仲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漢書刑法志言因天討而作五刑亦用此爲說按唐虞五刑當依國語漢書與呂刑不同大刑用甲兵所以蠻夷猾夏亦屬之於士陳之原野謂六師移之負斧鉞以狥於軍

致之市朝謂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文仲明言五刑三次是春秋以前作此解也流宥五刑謂於五等之刑有可議者又有流以宥之其實下不兼鞭扑金作贖刑謂於鞭扑之刑有可疑者又使以金贖之其實上不兼四刑讀者當不以辭害意至眚災則直肆赦之康誥所謂大罪非終時乃不可殺者也怙終則明其賊而刑之康誥所謂小罪非眚乃不可不殺者也是唐虞不惟贖刑之制異於呂刑其五刑之制先異於呂刑馬氏以墨劓剕宮大辟解堯典五刑則所謂陳諸原野者何罪乎甸師特爲公族設乃正刑於隱者又非可牽爲一就者矣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馬云共工共理百工之事上謂原下謂隰虞掌山澤之官名周禮注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馬云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咨伯當依史記作咨伯夷詳見協異鄭云秩宗主次秩尊卑釋詁夙早也論語馬注清純潔也劉寔曰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後代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竊以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用之此爲一公闕三公已豫選之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說文胄引也鄭云胄子國子也說文剛彊斷也虐殘也

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
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傳曲合樂
曰歌樂記注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倫類也鄭云神人和
者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樂記曰君子反情以
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
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
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
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
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淸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

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
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淸濁迭相
爲經故樂行而倫淸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
下皆寧又曰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
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
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愚謂樂記此
兩條則舜命夔之義疏也周禮注鄭司農云樂或當擊
或當拊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
朕命惟允

説文堲疾惡也釋詁殄絶也震動也詩出納王命王之
喉舌王肅曰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李沆
曰人臣有容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四岳十二牧九官當二十有五人云二十二人者容十
二牧不盡來鄭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
日格于文祖所勑命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説文黜貶下也周禮大宰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

賞之卽唐虞之制也杜恕曰書稱三考黜陟然更三代
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爲
其法可麤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治人而無治
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
伊呂之輔矣王昶曰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
不垂周制冢宰大計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王明
於任賢略擧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
能否可得而知也鄭云北猶別也王肅云三苗之民有
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孔穎達云分北
三苗卽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之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生三十有鰥在下也釋言徵召也徵庸三十自愼徽五典以至於帝乃殂落也在位五十載月正元日以後也陟方猶易傳言省方謂之陟者以行在爲上

皐陶謨

釋詁謨謀也

曰若稽古

篇名皐陶謨實兼述皐陶禹夔之言故亦以曰若稽古發之自皐陶曰允廸厥德以下稽古皐陶言也自帝曰來禹以下稽古禹言也自夔曰戞擊鳴球以下稽古夔言也

皐陶曰允廸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玆禹拜昌言曰俞

釋詁廸進也作也道也弼輔也論語孔注修治也周禮注敘秩次也鄭云厲作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釋詁玆此也詩傳昌盛也愚謂身修思永克明俊德之實其下自家而國而天下上承帝典之緒下開大學之源故孟子曰皐陶見而知之唐太宗曰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禹拜昌言良爲此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釋言哲智也說文惠仁也論語孔注懷安也又歸也釋詁遷徙也釋言孔甚也愚謂知人則哲卽孔門言智之始也安民則惠卽孔門言仁之始也畏孔壬卽堯典難任人之言也史記謂帝舜朝禹皐陶相與語帝前則此所云帝卽面謂帝舜耳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釋詁亂治也周禮注擾猶馴也安也春秋傳致果爲毅說文毅有決也釋詁簡大也馬注廉有廉隅詩箋塞充

實也鄭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愚謂寬而栗不戲謔之寬也柔而立不犯之柔也愿質而恭文也亂用而敬體也擾外而毅內也直而溫直而不絞也簡而廉知裁之簡也剛而塞不屈於欲之剛也彊而義自反而縮之勇也春秋傳云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兩德相濟斯洪範所謂平康正直立政所謂庶常吉士也詩傳吉善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馬云浚大也釋詁祗敬也翕合也馬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釋詁寮官也詩傳辰時也孔穎達云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爲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馬云凝定也鄭云凝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釋言逸過也釋訓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愚謂詩傳業業然壯也惟其自危所以壯也易傳曰乾健也惟其終日

乾乾所以健也程子愛莊敬日強亦此意也馬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釋詁幾危也易傳幾者動之微也陸贄曰唐虞之際主聖臣賢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馬融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王符曰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

天敍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詩傳飭正也又固也董仲舒曰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詩傳自用也釋詁庸常也鄭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王嘉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班固曰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制五刑董仲舒曰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皐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高堂隆曰與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

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愚謂皐陶不嫌自譽者道允國曰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大臣之心當如是也周禮注贊助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鄭云昏沒也墊陷也五帝本紀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即此四載也說文刊剟也馬云鮮生也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說文く水小流也巜水流澮澮也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く巜距川言深く巜之水會爲川也釋詁艱難也夏本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傅土愚謂獨

言益稷者益作朕虞稷降播種與治水事相須也周禮九職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行曰商處曰賈阜盛也愚謂此所謂懋遷即阜通也化即行商居即坐賈也皐陶言知人安民論語仁知之本也禹言艱鮮懋遷洪範食貨之本也仁知以治之食貨以養之至矣鄭云粒米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釋詁康靜也安也動作也丕大也應當也徯待也休美也愚謂易言幾者動之微而爾雅以康爲靜以愚度之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其惟幾之謂乎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其惟康之謂乎致中和而位育
則丕應用休之極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卽下四鄰也鄭云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申上臣哉之義也鄭云言動作視聽皆由臣也釋詁左右助也春秋傳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火

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注三辰日月星也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冕以象天又云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釋鳥鷩雉疏尚書謂之華蟲論語鄭注繪畫文也鄭云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釋獸蜼卬鼻而長尾說文藻水草也考工記火以圜注謂圜形似火也鄭云粉米白米也說文繡文如聚細米也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鄭云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絺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又云性曰采施曰色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周禮司服注其引此經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

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愚謂後儒林傳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是後漢猶用虞制十二章康成之說未必然也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爲忽律術志黃鐘爲宮則太族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又云空積忽微孟康注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謂正聲無有殘分也愚謂史記亦言律術更相治間不容翾忽是古人多以忽狀律之細也此云在治忽者言欲聞聲律之道在治其忽微而後五聲可聽也劉伯莊以爲聽諸侯能爲政及怠

忽者夫五采彰施不言及政何獨五音出納必關怠忽乎諸本多異亦頗難通矣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此申上鄰哉之義也汝翼汝爲則謂之臣者事使之分也予違汝弼則謂之鄰者保救之責也漢章帝詔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唐太宗曰中書門下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魏徵亦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禹所以事堯舜也愚謂唐之君臣如此安得不成貞觀之治乎鄭引大傳云四鄰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唐太宗

又嘗曰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宣宗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得欽四鄰之義矣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庶頑讒說不可以爲臣鄰矣識文侯春饗所射侯也周禮注撻扑也書之記其姓名愚謂若小行人作慝犯令者爲一書是也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侯以明之也扑作敎刑撻以記之也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書用識之義也舉直錯枉使枉者直欲並生之義也康誥所謂庸庸祗祗格則承庸也威威否則威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論語鄭注獻猶賢也釋言罔無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

孟子丹朱之不肖律衔志堯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

說文㛑嫚也周禮注淫放濫也說文創傷也地理志九江郡當塗下應劭云禹所娶塗山侯國也世本啓禹子也說文呱小兒啼聲詩大王荒之傳荒大也夏本紀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弼成五服卽禹貢甸侯綏要荒也至於五千者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五千里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鄭云師長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孔穎達云王制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詩傳卽就也說文念常思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鄭云歸美於二臣荀卿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者
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
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耶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
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
人者不刑也亂莫大焉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
作刑安有菲履赭衣者哉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
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
鳳凰來儀

馬云戛擽也鄭云鳴球卽玉磬也磬懸也而以合堂上
之樂玉磬和尊之也史記引荀子縣一鐘尙拊膈徐廣
云一作搏膈則拊亦搏也詩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鄭
云以詠謂歌詩也愚謂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祖考
來格也我客戾止虞賓在位也肅雝顯相羣后德讓也
五帝本紀堯子丹朱以客見天子天子弟臣是所謂虞
賓也鄭云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郊特牲歌者在上匏
竹在下貴人聲也說文管如篪六孔詩傳鞉小鼓也柷
木椌也圉楬也鄭云合樂用柷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
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

之所以止樂說文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釋樂大鐘謂
之鏞釋詁閒代也鄭云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鳥
獸蹌蹌飛鳥走獸蹌蹌然而舞也簫韶舜所制樂也樂
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若樂九變
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來儀樂記韶繼也釋鳥鶠鳳其
雌皇汪瑞應圖釋詁儀匹也愚謂恭雌雄雙至虞舜不
可詳知以周制度之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
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卽此
之琴瑟以詠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
黍所謂笙入三終卽此之下管至笙鏞也乃閒歌魚麗

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謂
閒歌三終卽此之以閒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所謂合樂
三終卽此之一成也謂之簫韶者蓋兼舞言之春秋傳
見舞韶箾者孔子曰樂則韶舞是也劉向曰舜命九官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
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王應麟曰東
觀漢記王阜爲重泉令鸞鳥集學宮阜擊磬而舞況舜
樂所感乎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釋言尹正也注謂官正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
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
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
拜曰俞往欽哉
釋詁元良首也釋言輿起也釋詁憲法也詩傳屢數也
釋詁省察也賡續也詩傳良善也馬云叢總也脞小也
鄭云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班固曰元首股肱明其
一體相待而成也後魏任城王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

有臣爲社稷之臣豈可知危而不言識元首股肱之義
矣太史遷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勑維是幾安而
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君子不爲約則脩
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
苦非大德誰能如斯

[illegible]貢獻功也周禮職方氏制其[illegible]有地理
志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
埜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
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
土作貢夏本紀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
利食貨志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
入貢棐地理志注師古曰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競
爲新異妄有穿鑿安處附會頗失其眞今竝不錄蓋無
尤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馬云敷分也鄭云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周禮注奠
定也
冀州
夏本紀禹行自冀州始馬鄭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
帝都之使若廣大然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鄭云載之言事地理志河東郡北屈下禹貢壺口山在
東南左馮翊夏陽下故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右扶風
美陽下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鄭云於

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祭法禹能修鯀之功戰國策高注温故曰修釋地廣平曰原地理志有太原郡河東彘下霍太山在東冀州山周厲王所奔鄭云太岳在河東彘縣東名霍太山河渠書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愚謂禹

貢不見汾水或以為修太原至岳陽者即導汾也故附見此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志河內郡下有懷縣上黨郡長子下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沾下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魏郡武始下漳水東至邯鄲入漳信都國信都下故漳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入海鄭云衡漳漳水橫流入河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灌鄴以富魏之河內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說文壤柔土也周禮注壤和緩之貌說文賦斂也詩傳錯雜也志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上谷至遼東有魚鹽棗栗之饒鄭云此州入穀不貢孔穎達云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遥遠都之國必有貢篚愚謂釋地云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此冀州之西境也又云北方之美者有幽州之筋角焉此冀州之北境也又云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此冀州之東境也凡此皆可貢之物而斥山文皮又與鳥夷皮服相類

恒衞既從大陸既作

志常山郡上曲陽下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滱又靈壽下禹貢衞水出東北東入虖沱鉅鹿郡鉅鹿下禹貢大陸澤在北說文滱水起北地靈邱東入河郎嘔夷水并州川釋地晉有大陸注今鉅鹿北廣河澤是

島夷皮服

島當從諸本作鳥詳見協異王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愚謂禹貢於冀於揚皆有鳥夷於青有萊夷於徐有淮夷於梁有和夷於雍有西戎或瀕海或保塞未嘗錯處也兖豫荊則不言夷戎

夾右碣石入于河

志右北平郡驪成下大揭石山在縣西南愚謂右碣石海濱山名𥂁有左今不知所在志謂之大揭石山明有小可知益右大而左小右獨當入河之道耳冀州雖無貢如鳥夷皮服亦夾此山入河而來　職方氏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栢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愚謂禹貢岳陽即霍山無楊紆無汾潞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愚謂易即恒衛之下流嘔夷即恒之下流虖池即衛之下流禹貢無昭餘祁無淶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愚謂禹貢無醫無閭無貕養無時菑禹貢在青州職方注幽并則青冀之北也葢分冀州以爲幽并而幽在東北又兼分青州之北鄭注最審細矣大約周之兗州南侵青徐大於禹貢之兗州周之青州兼徐侵豫倍於禹貢之青州周之雍州兼梁州之北豫州兼梁州之東荆州兼梁州之南皆大於禹貢之雍州豫州荆州周之冀州分其北爲并

州分其東爲幽州合三州乃當禹貢之冀州

濟河惟兗州

鄭云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鄭樵云禹貢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經界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貢之圖至今可別

九河既道

鄭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卑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釋水九河一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鬴五胡蘓六簡七絜八鉤盤九鬲津志勃海郡東光下有胡蘓亭又甪皮下莽曰迎河亭又成平下虖沱河民曰徒駭河平原郡平原下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又鬲下平當以爲鬲津又般縣注以爲即鉤般之地溝洫志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蘓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

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愚謂九河許商明言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且九河之下尚有逆河不得全淪于海也酈道元引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于海水此爲得其實矣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志濟陰郡成陽下禹貢雷澤在西北周禮注澤水所鍾也釋水水自河出爲灉濟爲濋釋詁會合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鄭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有桑間者

釋邱非人爲之邱周禮注土高曰邱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釋詁墳大也韋昭云起也春秋傳公祭之地地墳馬云繇抽也詩傳條長也釋木槐棘醜喬桑柳醜條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夏本紀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鄭云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愚謂周易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凡堅力以作謂之貞作孟子言禹八年於外者統治九州也此言十有三載者專指兗州也八年之後水土已平又於兗州加貞作五年連前數之則曰十有三年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鄭云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周禮注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杜佑曰按令文諸郡貢獻皆取當土所出準絹爲價不得過五十匹並以官物充市所貢至薄其物易供其有加於此亦折租賦不別徵科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

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愚謂周禮有九賦又有九貢九功鄭氏且以賦爲口率出泉皆非先王之制也孝文本紀令諸侯毋入貢又云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是常貢亦有時免也又除田租稅是賦亦可免也龍子言凶年取盈乃爲當時用貢法者言耳唐之常貢則猶用禹貢之法而最得古今之中也說文篚器似竹筐織作布帛之總名也周禮注文織畫及錦繡志陳留郡襄邑下有服官

浮于濟漯達于河

說文浮汜也志東郡東武陽下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
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平原郡高唐下桑欽言漯水
所出　職方氏河東曰兖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
大野其川河泲其浸廬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
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愍謂岱山維禹貢在青州大野
禹貢在徐州賈疏謂周之兖州於禹貢侵徐州之地者
是也禹貢無盧鄭注讀盧爲雷謂卽雷澤讀維爲雍謂
卽雍沮

海岱惟青州

志泰山郡博下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求山上鄭云今

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馬云用功少曰略志琅邪郡箕下禹貢維水北至都昌
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青州寖泰山郡萊蕪下原
山甾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幽州寖河渠書於齊則通
菑濟之間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鄭云斥謂地鹹鹵說文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愍謂
元史稱虞集嘗言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
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
築隄捍水爲田其後海口萬戸之設大略宗之此海濱
廣斥之利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
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志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廼勸以女
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管子海王之國謹正
鹽筴又云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水爲鹽正而
積之釋地中有岱岳魚鹽生焉志千乘郡下北海郡都
昌下壽光下東萊郡曲成下東牟下㡉下昌陽下當利
下遼東郡平郭下琅邪郡長廣下皆有鹽官說文絺細

葛也貢禹傳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志其俗彌侈織
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濟南郡東
平陵下泰山郡下奉高下皆有工官齊郡臨淄下有服
官東萊郡臨朐下有海水祠說文枲麻也鉛青金也志
東萊郡黃下有萊山松林萊君祠注故萊子國釋地東
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禹注醫無閭山名今在
遼東愍謂古青州跨海有遼東珣玗琪卽怪石之屬志
遼東郡襄平下有牧師官釋木檿山桑

浮于汶達于濟

志泰山郡下汶水出萊毋西入濟萊蕪下禹貢汶水出

西南入泲桑欽所言　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山鎭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鷄狗其穀宜稻麥愚謂禹貢無沂山無沭望諸注謂卽明都禹貢在豫州賈疏謂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者是也淮泗沂禹貢皆在徐州職方無徐州鄭注謂青州則徐州地是也二男二女當從注作二男三女地理志正作二男三女

海岱及淮惟徐州

釋詁及與也鄭云徐州界又南至淮水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志泰山郡蓋下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寖泰山郡蒙陰下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東海郡祝其下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

大野旣豬東原厎平

志山陽郡鉅壄下大壄澤在北兗州藪釋地魯有大野注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春秋傳西狩於大野馬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鄭云今東平郡卽東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說文埴黏土也釋詁苞豐也釋木如木楸曰喬如竹箭曰苞注楸樹性上竦條竹性叢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郊祀志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鄭云五色土者所以爲大社之封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曁魚

鄭云羽畎羽山之谷說文翟山雉尾長者周禮夏采注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染人注染夏者染五色志東海郡下邳下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魯國騶下嶧山在北郡國志注葛嶧山出名桐鄭云濵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詩傳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說文引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聲周禮

注引韓詩傳佩王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閒疏蠙蚌也

厥篚玄纖縞

說文纖細也鄭云祭服之材尚細

浮于淮泗達于河

志濟陰郡乘氏下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魯國汴下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山陽郡平樂下淮水東北至沛入泗愚謂沛字乃泲字之譌水經河水篇亦同此誤達于河當依說文水經注作菏詳見協異志山陽郡湖陵下禹

貢浮于淮泗通于菏水在南水經濟水篇菏水過湖陵縣南東入泗說文菏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愚謂古淮泗不與河通故必由菏入濟而後達于河也河渠書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文穎注卽今官渡水志河南郡滎陽下有狼湯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此卽鴻溝也陳留郡浚儀下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是泗水可通狼湯也淮陽國扶溝下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是渦水亦可通狼湯也但皆在滎陽引河之後矣　職方氏無徐州

淮海惟揚州

鄭云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志豫章郡彭澤下禹貢彭蠡澤在西釋言攸所也鄭云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

三江既入震澤厎定

志會稽郡毗陵下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丹陽郡蕪湖下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會稽郡吳下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愚謂三江之說班固既無確見韋昭則謂松江錢塘江浦陽江吳地記則謂婁江東江松江此但可說越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耳不可說禹貢之三江惟初學記引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源而三目又引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此兩說似爲近之而鄭孔之注尤與導漾導江之文相合但徐堅所引不知果出何本正義於導江下引鄭云東迆者爲南江亦可證康成之實有是說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

厥賦下上上錯

釋地東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釋草篠箭簜竹說文筱箭屬小竹也簜大竹也簜可爲榦筱可爲矢釋木下句曰枓上句曰喬馬云夭長也塗泥漸洳也

厥貢惟金三品

鄭云三品銅三色也志丹陽郡下有銅官豫章郡鄱陽下武陽鄉右十餘里有黃金采又云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豫章出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詩大賂南金傳南謂荆揚也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說文琨石之美者瑤玉之美者釋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注牛皮角象牙骨詩傳南方之木美釋草卉草鄭云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詩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王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說文沿緣水而下也愚謂國語越王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卽此道也春秋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吳之入淮則無俟於沿海矣　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愚謂禹貢無會稽具區五湖卽震澤又名太湖一水四名故鄭注具區五湖總曰在吳南

荆及衡陽惟荆州

志南郡臨沮下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長沙國湘南下禹貢衡山在東南荆州山鄭云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北

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

周禮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為一共赴海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志廬江郡尋陽下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九江郡下應劭注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太康地記云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愚謂九江之名當以湖漢九水為近是按志豫章郡鄱陽下鄱水西入湖漢餘汗下餘水在北至鄱陽入湖漢艾下脩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贛下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新淦下應劭注淦水所出西入湖漢南城下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建成下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宜春下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雩都下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南埜下彭水東入湖漢長沙國安成下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¹蓋湖漢大澤餘水自北注之脩水豫章水自西南注之淦水自東注之盱水自東南注之蜀水南水彭水廬水皆自西注之合之則為彭蠡北入大江此所謂九江漢為北江岷江為中江九江為南江於禹貢得江名者惟此三大川故總謂之三江此經云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不曾自作三江義疏也志雖以豫章郡屬揚州然自古以此域為荆揚兩

界楚尾吳頭之地在揚則謂之彭蠡揚居彭蠡下流故以既豬爲重也在荆則謂之九江荆居九江上源故以孔殷爲盛也

沱潛既道

釋地水自漢出爲潛江爲沱志南郡枝江下故羅國江沱出西東入江鄭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

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志南郡華容下雲夢澤在南荆州藪又編下有雲夢宮江夏郡西陵下有雲夢宮釋地楚有雲夢注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是愚謂司馬相如言雲夢方九百里朱子言江陵之下岳州之上是雲夢今洞庭湖正方八九百里正在岳州之上則雲夢疑卽洞庭也亦或曰謂之夢春秋傳王以田江南之夢是也志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伐山爲業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志桂陽郡下有金官

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

釋木樅松葉柏身檜柏葉松身鄭云杶榦栝柏四木名榦柘幹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說文砮石可以爲矢鏃春秋國語曰肅愼氏貢楛矢石砮丹巴越之赤石也鄭云箘簵聆風也馬云楛木名可以爲箭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

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春秋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鄭云菁茅茅有毛刺者齊語南征伐楚使貢絲于周考工記三入爲纁說文纁淺絳也璣珠不圜也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愚謂鄭氏言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所謂沱卽此道也說文逾越進也　職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山鎭曰衡山其澤藪曰雲曹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愚謂禹貢無潁湛春秋傳劉定公勞趙孟于潁在豫州鄭亦云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按荆州有九江大水而職方不言則潁湛或卽九江之別名未必豫州之潁也但不可考矣

荆河惟豫州

鄭云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于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志宏農郡盧氏下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又新安下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河南郡穀成下禹貢瀍水出朁亭北東南入雒

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

鄭云沇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志濟陰郡下故梁禹貢荷澤在定陶東梁國睢陽下故宋國禹貢盟諸澤在東北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說文壚剛土也馬云豫州地有三等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周禮注白而細疏曰紵說文纖絮也志河南郡下潁川郡陽翟下南陽郡宛下皆有工官詩傳錯石也可以琢玉

浮于洛達于河

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鎭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愚謂禹貢無圃田無溠春秋傳楚人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在荊州鄭亘云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按豫州有伊瀍澗等水而職方不言則溠或郎

三水中一水之别名未必荊州之溠也但不可考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志京兆尹華陰下故陰晉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鄭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志蜀郡湔氏道下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隴西郡西下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愚謂志有東漢水西漢水之分而嶓冢不言兩山葢今寧羌州之嶓冢與今秦州之嶓冢原止聯屬爲一山而爲東西漢所分出耳志蜀郡郫下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又汶江下江沱在

西南東入江漢中郡安陽下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巴郡宕渠下潛水西南入江鄭云此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濤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葢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愚謂此卽志所謂西漢也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志蜀郡青衣下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渽

論語馬注旅祭名也馬云和夷地名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馬王皆云黎小疏也志巴蜀廣漢本南夷土地肥美有

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

釋器璆琳玉也說文銀白金也鐵黑金也剛鐵可以刻鏤釋器金謂之鏤釋地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志漢中郡沔陽下蜀郡臨卭下犍爲郡武陽下南安下皆有鐵官犍爲郡朱提下山出銀越嶲郡卭都下南山出銅益州郡俞元下懷山出銅又律高下西石空山出錫東南監町山出銀鉛又賁古下北采山出錫西羊山出銀鉛南烏山出錫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志隴西郡臨洮下禹貢西頃山在縣西蜀郡下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武都郡武都下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右扶風武功下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至南鄭入沔說文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或曰入夏水釋水正絕流曰亂愚謂河渠書人有上書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郎此道

也鄭氏以西漢水爲潛班固以安陽鬻谷水爲潛班氏以東漢水爲沔許慎以沮縣沮水爲沔以經文考之潛合從鄭沔合從班　職方氏無梁州

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云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西河也愚謂禹貢黑水有三以志考之益州郡來唯下勞水出徼外東至麋泠入南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此可當導川之黑水耶犍爲郡南廣下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僰道入江此可當梁州之黑水耶金城郡浩亹下浩亹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臨羌下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

入河此可當雍州之黑水耶疑不敢質焉

弱水既西

鄭云衆水皆東此獨西流

涇屬渭汭

志安定郡涇陽下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鄭云汭之言內也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河渠書韓使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

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因命曰鄭國渠溝洫志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名曰白渠愚謂今涇水益低且易淤不能引矣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志左馮翊褱德下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寖北地郡直路下沮水出東西入洛右扶風漆下水在縣西愚謂導渭之文先言會灃會涇後言東過漆沮而即入于河則此漆沮非自土沮漆之漆而爲褱德合沮入渭之洛水明矣河渠書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

餘頃故鹵地即此洛也志右扶風鄠下酆水出東南又有澇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志左馮翊褱德下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右扶風武功下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隴西郡首陽下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釋地下濕曰隰廣平曰原志武威郡武威下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壄澤西羌傳注三危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貨殖列傳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志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孔穎達云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者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釋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說文琅玕

似珠者志京兆尹藍田下山出美玉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志金城郡河關下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左馮翊夏陽下龍門山在北隴西郡首陽下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馬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志朔方郡有渠搜縣王云西戎西域也愚謂織皮云云者即鳥夷皮服之倒文耳　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

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愚謂嶽山卽禹貢岍地理志又謂之吳山洛卽禹貢漆沮賈疏謂此洛卽詩瞻彼洛矣之洛與禹貢導洛自熊耳者別也禹貢無弦蒲無汧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孔穎達云從此導岍至敷淺原馬王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志右扶風汧下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河東郡蒲反下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又蒦澤下禹貢析城山在西

南又垣下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河內郡山陽下東太行山在西北又壄王下太行山在西北常山郡上曲陽下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幷州山天文志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海碣石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志天水郡冀下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宏農郡盧氏下熊耳山在東又上雒下熊耳獲輿山在東北潁川郡崈高下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崈高爲外方山也南陽郡平氏下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江夏郡安陸下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志江夏郡竟陵下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六安國安豐下禹貢大別山在西南孔穎達云左傳吳旣與楚夾漢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志豫章郡歷陵下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志張掖郡刪丹下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

黎又居延下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鄭云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也愚謂此三危亦必非雍州之三危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河渠書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

為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釋水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志金城郡河關下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左馮翊臨晉下有河水祠京兆尹華陰下太華山在南春秋傳注孟津在河陽縣南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志宏農郡上雒下雒水東北至鞏入河釋山山再成英一成坯臣瓚云大伾今黎陽山臨河是志魏郡黎陽下晉灼注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上黨郡屯留下桑欽言洚水出西南東入海信都國信都下禹貢留水入海魏郡鄴下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又館陶下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清河郡靈下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氏河鄭云播散也同合也下尾合曰逆河言相承受也愚謂史漢言河自大伾以下古今錯雜不別白禹河故迹今約畧尋之惟二瀆而已河渠書言禹厮二渠酈道元謂一則漯川今所流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為王莽河也班志於魏郡鄴下言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即王莽時空者故謂之故大河當是禹貢北過洚水至于大陸

之河禹惟此一渠耳王橫言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者即此河賈讓欲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者亦即此河也橫又引周譜定王五年河徙不指言所徙何地當即謂漯川大史公誤指周時所徙為禹所厮耳橫又言今所行非禹之所穿蓋是時正當王莽北瀆已空惟行漯川一渠故橫云然志於魏郡館陶下言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此武帝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者又一河也清河郡靈下言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此元帝時屯氏河絕而河決鳴犢口者又一河也然志明言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氏河是下流仍與屯氏河合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是下流仍與漯川河合首雖分決要其歸宿則止漯川一瀆而北瀆漸湮至王莽時遂空獨賴班固故大河在鄴東北入海兩言尚可想北行遺迹亦微矣哉志信都國信都下故章河故虖池河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蓋絳水出上黨屯留東至信都與章合又東至鄴與清漳合而入大河禹貢所謂北過洚水即鄭氏漳水橫流入河處志所謂故大河在鄴東者即北過洚水處也志又云漳水東北至邑成入大河又云故章水入海又兩云絳水入海則北瀆王莽時空之後而班不別白言

之此所謂古今錯雜者也志鉅鹿郡鉅鹿下禹貢大陸澤在北此至于大陸之一證也常山郡元氏下沮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則河水過堂陽可知堂陽亦鉅鹿屬縣此至于大陸之又一證也元氏下有西山趙國襄國下亦有西山皆去古河不遠非王橫所謂隨西山下東北去者耶志右北平驪成下大碣石山在縣西南而許商言九河二在平原一在勃海北去驪成度數百里蓋碣石乃鳥夷沿海貢道由東北而斜向西南故曰在驪成縣西南若河之入海則自由九河逆河入于勃海不必經碣石禹貢於此原無碣石之

文也勃海乃海名非郡名亦不得指史漢爲誤至漢世諸人議河都不適用惟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最爲篤論今猶用之矣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志隴西郡氐道下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武都郡武都下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沮下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此志明言東漢水而沮水與之合流者也隴西郡西下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

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廣漢郡甸氐道下白水出徼外東至葭萌入漢過郡一行九百五十里此志明言西漢水而白水與之合流者也班氏於東西兩漢水原自分別但東漢實出葭萌而志於葭萌下不注反注於武都武都在東漢發原之上三四百里此一誤也氐道屬隴西遠隔在西漢水之西何由爲養水所出又何由至武都爲漢此二誤也竊意班氏生長扶風據漢圖籍不應謬誤至此推尋久之乃悟氐道下注十一字本在甸氐道之下其中武都二字本是葭萌二字武都下注十九字本在葭萌之下而甸氐道下注

二十字乃本在廣漢之下蓋甸氐道與葭萌同屬廣漢郡而稍北故葭萌下注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不言甸者以其同在一郡境相接連可知故也後人不曉以爲隴西之氐道遂移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十一字於隴西氐道下而不知其不可通也此武都二字本當是葭萌二字不知何時誤寫作武都後人不曉遂移東漢水受氐道水云云十九字於武都下而不知其不可通也不獨此也志於西下明言西漢南入廣漢白水水經亦言東南至廣魏與白水合則甸氐道下白水出徼外二十字應本在廣漢之下甚明乃既移甸氐道之注於

氏道因移廣漢之注於甸氏道遂令兩漢源流不淸班
志蒙宽不白今但是正武都注中武都二字爲葭萌而
還其上注於葭萌但存天池大澤在縣西七字於武都
還氏道之注於甸氏道還甸氏道之注於廣漢則兩漢
白水一一明了惜乎千載而遥不得起孟堅而質之也
馬鄭皆云滄浪夏水也鄭云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之
界滙回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
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志蜀郡湔氏道下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

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武陵郡充下
歴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
說文迤衺行也愚謂九江爲湖漢九水則此東迤北所
會者其居巢之巢湖歟以方向求之似合也志二千字
疑有誤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
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志河東郡垣下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
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
行千八百四十里濟陰郡定陶下故曹國禹貢陶邱在

西南陶邱亭釋邱邱一成爲敦邱再成爲陶邱孔穎逹
云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
淸南出還淸故可知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志南陽郡平氏下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
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
釋水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
于河
志隴西郡首陽下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

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寖釋
鳥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志宏農郡上雒下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
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熊耳獲輿山在東北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
會同
說文滌洒也詩傳陂澤障也周太子晉曰古之長民者
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
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

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卑以鍾其美是故
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
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
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又曰伯禹疏川
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鄣九澤豐殖九
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賈讓曰古者立國居
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
小水得入陂鄣卑下目爲汚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
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此皆禹貢之義疏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

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春秋傳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鄭云三壤上中下各
三等也春秋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
氏釋詁台我也愚謂祗台德先猶洛誥言作周恭先作
周孚先蓋古人之常辭耳禹之明德遠矣而必歸本於
厎愼財賦祗台德先此所以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未
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也故程子曰其要只在愼獨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
百里粟五百里米
國語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千里之內曰甸注

服治田出穀稅也職方氏注服服事天子也說文總聚
束也稭禾稾去其皮祭天以爲席杜佑曰物重而粗者
爲近賦物輕而精者爲遠賦若數千百里漕運其費百
倍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
服三百里揆文敎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釋詁綏安也王云荒服者政敎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
愚謂以二百里流觀之則二百里蔡者其春秋傳蔡蔡
叔之義與孔穎達曰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

百里是爲方萬里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
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
出禹貢之域而得里數異者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
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鄭
樵曰禹貢有五服各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五千里職
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幷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萬
里矣五服九服之制雖若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
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
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周之王畿卽禹之甸服各方千
里禹貢之甸服五百里據一面而數之周畿千里不在

九服之內王畿之外定制爲九服各五百里以兩面相方而數之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綏服周之衞蠻即禹之要服周之鎮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人之職言九州之外謂之藩服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叙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爲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又曰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即禹之甸服納總銍秸粟米之地也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甸服即禹諸侯之地周之男服即禹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奮武衞之地周之衞服即禹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禹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九州之外地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釋詁迄至也訖止也檀弓夏后氏尚黑牲用元說文圭

瑞玉也上圓下方賈捐之曰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愚謂太史公云言九州三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此可爲說禹貢法

甘誓

釋言誓誥也曲禮約信曰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甘有扈南郊地名夏本紀夏后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鄭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六卿者六軍之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釋詁王君也鄭又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

天之罰

夏本紀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地理志右扶風鄠下鄠古國夏啓所伐說文侮傷也鄭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釋言懈怠也棄忘也馬云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也鄭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道說文剿絕也愚謂恭行天罰一言上承皋陶之天討下開成湯之天殛征伐之中學問傳焉王者行師之第一義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鄭云左車左右車右愚謂刑法志言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是謂乘馬之法卽此左右御也考工記注攻猶治也說文賞賜有功也周禮注戮猶辱也孔穎達云周禮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又載社主行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戮尊祖嚴社之義也孥當依周禮注王莽傳作奴詳見協與奴戮若越王猶於軍曰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也

湯誓

殷本紀夏桀爲虐政淫荒湯乃興師率諸侯伐桀作湯誓愚謂漢景帝謂言學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此淺之乎論聖人矣夫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故商書首湯誓周書首牧誓此義之精也變之正也爲人君者不可以不讀二誓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爲人臣者不可以不讀二誓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釋詁悉盡也釋言偁舉也孫策曰湯武二王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此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之義也師曠對晉侯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之義也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君臣之義嚴矣哉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薛綜云如奈也釋言曷盍也孟子曰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詩箋尚庶幾也釋詁賚賜也予也食僞也鄭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

盤庚

殷本紀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帝仲丁遷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廼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帝盤庚崩弟小辛立百姓思盤庚廼作盤庚王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潟鹵不可以行教化故徙都於殷愚謂後魏文帝將遷都洛陽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衆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

正與此篇相類本紀言小辛時廼作盤庚者凡史官纂前王事每於嗣王之時故堯典成書於夏史彤日追美於祖庚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地理志河南郡偃師下尸鄉殷湯所都鄭云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釋詁適往也說文籲呼也春秋傳子文以爲大慼釋言矢誓也釋詁劉殺也胥皆也相也釋言匡正也說文卜灼剝龜也叶卜以問疑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於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

釋詁服事也恪敬也寧安也馬云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釋言矧況也釋詁烈光也業也詩傳顛仆也說文㽕木生條也櫱伐木餘也釋詁紹繼也業緒也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說文斆覺悟也馬云箴諫也鄭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

之欲言於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敕以無伏之孔頴達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釋詁訓道也猷謀也圖謀也匿微也舍人云藏之微也

馬云聒聒拒善自用之意信當讀伸詳見協異詩箋荒
廢亂也說文愓敬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說文綱維紘繩也紊亂也秋禾穀孰也網在綱以譬無
傲農力穡以譬無從康故下即承云汝克黜乃心以應
汝猷黜乃心之意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
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
其罔有黍稷
釋詁戎大也昬强也鄭云昬勉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
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
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
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
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釋言恫痛也釋詁相視也馬云憸民憸利小小見事之
人也詩箋火田爲燎釋詁滅絕也靖謀也馬云靖安也
詩傳咎過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
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
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
用非德
馬云遲任古老成人說文選擇也釋詁享獻也周禮大
宗伯人鬼曰享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
大烝鄭云大享烝嘗也愚謂君奭言殷六臣禮陟配天
商頌長發大禘也其詩及實維阿衡殷本紀帝太戊贊
伊陟於廟言弗臣此殷人爾祖從享之實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
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
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

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
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射義射之爲言者繹也各繹已之志也鄭云我告汝於
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
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已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
出之釋詁臧善也詩傳度法度也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
朕命
詩箋話善言也釋詁誕大也亶信也誠也登陞也愚謂

誕告用亶所謂敷心腹腎腸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
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
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
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詩傳保安也孟子言民爲貴周禮司民獻其數于王王
拜受之登于天府此罔不惟民之承之義也承汝者王
者之心此文丕從厥志是也俾汝者王者之政下文試
以汝遷是也康共猶言共康古人語爾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
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
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詩傳宣示也釋詁諶誠也釋言鞠窮也詩傳瘳愈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
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
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
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
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
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釋詁迓迎也續繼也詩傳畜養也釋詁羞進也禮記注
然之言焉也釋詁崇重也比輔也釋言爽差也忒也愚
謂畜衆而曰奉畜猶前承汝之義也大抵盤庚一篇最
敬者民最重者誠吾乃知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非有
道者之言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
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
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
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詩箋戕殘也說文具共置也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
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愚謂鄭頴言盤庚遷殷
去奢即儉杜篤言盤庚去奢行儉於亳鄭王諸儒皆同
此說今玩經文曰具貝玉曰肩好貨曰總貨寶有懲貪
之意無去奢之文何也夫天下奢者未有不貪者也不
貪則何由可奢不奢則貪亦無所用矣數子之說意或
在茲乎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
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
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
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說文剸刑鼻也釋詁育長也養也司馬法殺人安人殺之可也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鄭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爰於也綏爰有衆者安隱於其衆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

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孔穎達云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爲之徙即是凶惡之德言降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釋詁亂治也篤厚也弔至也靈善也宏賁大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釋詁正伯長也注皆官長詩傳隱痛也相導也助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說文貨財也克肩也徐鍇注肩任也釋言鞠生也鄭云鞠養也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愚謂漢景帝詔曰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程子曰正使微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此不肩好貨之義也舜言食哉惟時而務在於柔遠能邇惇德允元盤庚言不肩好貨而務在於敢恭生生鞠人謀人劉晏亦言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得帝王之心於千年之下者其晏也與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釋言式用也詩箋式發聲也

高宗肜日

釋天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帝祖庚立祖庚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說文雊雉鳴而雊其頸孟子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五行志劉歆曰爲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愚謂祖己言及天引歆說近是無逸稱祖甲不義惟王舊

爲小人馬融鄭康成皆謂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尸子云殷高宗之子孝已有孝行高宗惑後妻言放之諸雜書亦云曾子戒於高宗以後妻出孝已鄧惲曰昔高宗明君放逐孝子然則高宗末年果有國本動搖之意與祖已因變異而豫防之其所爲格王正事者大矣此非臆說而劉歆馬鄭之說又非漢儒之說而周公無逸之說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釋詁監視也杜欽曰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禍敗曷常不由女德高堂隆曰今宮人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所以訓高宗高宗所以享遠號也愚謂祖已至以永年絶命爲言其辭危其旨大矣以欽與隆之言觀之則祖已所謂無豐于昵者其在後宮歟夫惑後妻而將易長子固無怪祖已之危言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史記王司作王嗣周禮注典主也說文暱日近也引春秋傳私降暱燕愚謂此乃指其事而言之言王嗣即天

嗣有典祀之重者也豈可豐于私昵乎謂廢立也其後祖庚卒得不廢故祖已能正君高宗能改過

西伯戡黎

鄭云西伯周文王也釋詁堪勝也戡克也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應劭注黎侯國也殷本紀紂賜西伯昌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及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

馬云元龜大龜也

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

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釋言虞度也釋詁摯臻也臻至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李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釋言觀指示也王應麟曰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愚謂紂雖凶虐祖伊獲全則直者固不必死也蜀漢之亡也吳華覈詣宮門拜表以聞其事與此正相類以孫皓之暴而覈亦無恙傳咸嘗謂人死酒色不爲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至哉言乎

微子

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旣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大師少師於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愚謂史記載此二句於比干死後則史公之意不以大師少師爲箕比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釋詁亂治也說文酗醬也班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

原皆在於酒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說文盜自中出曰竊馬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鄭云凡猶皆也獲得也釋詁辜辠也釋言淪率也詩無淪胥以鋪詩傳由滕以上爲涉愚謂史言紂之時民志不入獄囚自出淪喪之象至於如此此牧誓之所未言而微子先言之可以見武王之心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

狂當從史記鄭本作往詳見協異鄭云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釋言遜遯也指示也王云是微子求教誨也馬云躋墜也春秋傳小人老而無子知隮於溝壑矣鄭云其語助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春秋傳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釋詁耇壽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釋詁攘因也曲禮天子以犧牛說文犧宗廟之牲也周禮注牷體完具將用之曰牲釋詁將大也釋言將資也孔穎達云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讎斂當依馬本作稠馬云數也說文稠多也老子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魏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此多瘠罔詔之義也說文詔告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廸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馬云刻侵刻也自靖猶詩言靖共爾位也程子曰衆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河內郡朝歌下紂所都也

里地詩矢于牧野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周本紀武王十一年二月甲子也齊世家作十一年正月徐廣云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馬云昧未旦也說文爽明也釋詁朝早也釋地邑外謂之郊釋詁秉執也馬云白旄旄牛尾釋詁逖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

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釋詁冢大也詩傳御治事之官也釋言亞次也釋詁旅衆也孔穎達云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周禮師氏中大夫也王肅云千夫長百夫長師長卒長也詩箋髳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卽此髳是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釋言偁舉也論語孔注干楯也戈戟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鄭云索散也五行志昔武王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

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繇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雞變迺國家之占后妃象也黃龍元年宣帝崩王妃將爲王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雞爲雄明其占在正宮也不鳴不將無距貴始萌而尊未成也至元帝初元元年立王婕妤爲皇后故應是丞相府史家雌雞爲雄其占即丞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尊已成也永光二年元帝崩尊皇后爲皇太后以后弟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之權由鳳起故於鳳始受爵位時雄雞有角明視作威顓君害上危國者從此人始也愚謂漢之天下亡於一女子武王誓師首及

此言萬世有國家者之殷鑒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殷本紀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鄭云肆祀祭名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周禮注肆解牲體㠯祭因㠯爲名說文逋亡也釋詁崇高也愚謂尚書言及婦人者二舜以匹夫而刑于天子之女則可以爲天子紂以天子而聽於匹夫之女則不可以爲匹夫外戚世家稱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此衰世之言耳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若有違背天下共誅之夫以帝王而明經則可以杜萬世之害矣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詩傳愆過也釋詁勗勉也樂記注一擊一刺爲一伐司馬法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國語越王

誓衆曰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正此意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釋訓桓桓威也釋獸貔白狐羆如熊黃白文愚謂弗迓克奔此郅惲所謂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克商如林之旅也司馬法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亦此意也其于爾躬有戮明與夏商孥戮不同此周家所以爲仁厚之至也

洪範

說文範法也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愚謂問天道而其書首言彝倫此張怱所云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者與五行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愚謂魏青龍二年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又有璜玦八卦等象上古事不可考或者亦

此類邪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釋詁訪謀也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論語孔注陰猶默也王肅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釋詁彝常也說文陻塞也釋詁畀予也詩箋斁敗也春秋傳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五行志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孔穎達云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鄭云農讀爲醲釋詁皇君也極至也五行志皇君也極中也建立也兒寬傳唯天子建中和之極漢成帝詔皇極者王氣之極也愚謂朱子作皇極辨以漢儒訓皇爲

大訓極爲中者非是而曰皇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其說旣韙矣然釋詁固明訓皇君也極至也五行志固明訓皇君也極中也中所以爲至則中與至固一訓也成帝之詔兒寬之對意旣與朱子同而洪範五行傳明作建用王極史記宋世家又明言王極之傳言然則朱子之說固同於漢人而偶未之考也凡後儒創說多如此故此書於一字之訓務溯其原焉五行志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愚謂劉歆之言非也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所謂河出圖雒

出書者不過粗具其象與數聖人先天而天弗違若天啓之焉耳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所生次也王云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馬云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說文金百鍊不輕从革不違西方之行釋詁爰曰也詩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洪範五行傳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

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愚謂漢儒所傳洪範五行傳是董仲舒所謂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廼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者也其事應不可鑿說而其理有不可廢者故附存之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說文㪣深明也肅持事振敬也聖通也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愚謂克己復禮者思也其四目者貌言視聽也敬用五事睿聖爲之主矣睿聖則皇極建休徵應九疇可得而舉矣詩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箋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也然則自洪範詩人以及孔顏之相傳皆此道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

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漢成帝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愚謂以周官配之一食二貨天官冢宰也五司徒地官也三祀七賓春官宗伯也八師夏官司馬也六司寇秋官也四司空冬官也八政不詳其事者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箕子不贅與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王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愚謂五紀亦不詳其事者司馬遷有言文史星術近乎卜祝之間高祠日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此箕子

所以雖言天道而不必究其術歟次七稽疑亦何嘗詳
卜筮之數與法若後世龜策列傳之爲哉蔡邕曰三光
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於
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
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劉洪曰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
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
後用之然則術法無常聖人固不能前爲之極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建其有極則上下交相錫福矣詩永錫爾極錫極即

錫福也無淫朋無比德下之所以錫上也念之受之以
下上之所以錫下也無偏無頗以下上下同歸於蕩平
正直也曰皇極之敷言以下又以明下之錫上者必本
於上之錫下是以貴皇建其有極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淫朋猶禮記言燕朋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
惟皇之極

而康而色猶詩言載色載笑洪範之錫福一則曰有猷
有爲有守再則曰有能有爲者何也仲長統曰中世之
選三公務於清愨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
曲之常人耳知洪範之義則張禹孔光之徒自無所容
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周禮注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詩哿矣富人哀此煢
獨又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之謂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
之福其作汝用咎

釋詁正長也穀善也漢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
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仲長
統曰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
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
天下之君子也此所謂時人斯其辜者也劉晏曰論大
計者固不可惜小費當先使私用無窘則官物堅牢宣
帝之詔官人之法也晏之所言任人以事之法也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釋詁遵循也董仲舒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周禮注反側猶背違灋度也鄭云黨朋黨會其有極謂君也歸其有極謂臣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下二訓字當依史記作順詳見協異皇極之敷言則順乎上帝也庶民極之敷言則順乎天子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可不皇建其有極乎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馬云克勝也釋詁燮和也釋言潛深也國語聖人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郝處俊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中道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馬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鄭云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王云大夫稱家詩傳僭差也馬云忒惡也愚謂上言剛柔互用此言爲君之道尤在於能剛也韋溴曰願相公無權此所謂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與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詩傳龜曰卜蓍曰筮說文卦筮也蒙當依鄭王本作雺驛當依賈逵作圛皆詳見協異釋天天氣下地不應曰雺鄭云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霽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雺者氣不釋鬱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晦猶終也說文圛升雲若有若無也孔穎達云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

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王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春秋傳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

卿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
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
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
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
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愚謂謀及庶人不止於此
如國語庶人傳語春秋傳聽輿人之謀皆是也太史遷
曰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
不專之道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
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釋言燠煖也周禮注蕃蕃息也釋詁蕪茂豐也庶徵之
目有五總之以曰時而申說之五者來備各以其敘言
時也起下文休徵之五時極備極無言不時也起下文
咎徵之五恒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
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
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曰舒詳見協異鄭云狂倨慢也舒舉遲也急促自用也
蒙見冒亂也谷永曰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
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五行志周失之舒秦失
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燠年五行傳貌之不恭是
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
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
青祥唯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暘
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
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唯木沴金視之不明
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
有臝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

祥唯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
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
痾時則有黑眚黑祥唯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
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
華孽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
惟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
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旤
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鄭
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
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

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孔穎達云左傳言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此因庶徵之休咎推之人事之休咎而使君臣各任其責也馬云王省惟歲者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

明太祖命講洪範至休徵咎徵因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然豈特爲人君者當勉爲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可謂達卿士師尹月日之旨矣又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爲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愚謂古人臣之言災異者多矣未若明太祖之自言尤爲深切著明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五行志董仲舒劉向曰衆星萬民之類也谷永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傳畢蠋也月離陰星則雨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

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一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

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孔潁達云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

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五福六極莫非命也皇極之疇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然則攸好德者君子所爲順受之正命也張子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春秋傳解揚曰下臣獲考死愚謂杜預讀考爲句非也考死即考終命耳解揚即刑而曰獲考死者彼固明言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千古忠臣義士固以殺身成仁爲五福之一矣周禮注考成也

金縢

鄭云縢束也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釋詁豫樂也二公魯世家作太公召公是也釋訓穆敬也鄭云戚憂也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禮記注封土曰壇除地曰墠說文壇祭壇場也璧瑞玉圜也愚謂太史公論屈原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周公之自以爲功猶此意也王尊遷東郡太守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隄水波稍却尊之誠未必如周公河伯之靈未必及三王尊能得之於河伯而公不能得之於三王乎此亦可以解世之疑金縢者矣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鄭云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孔穎達云鄭意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錄爲此篇因遂諱之釋詁遘遇也鄭又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詳見協異趙商問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

鄭答云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說文仁親也釋詁墜落也鄭云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

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孔穎達云習襲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法既別各用一龜每龜一人占之馬云籥藏卜兆書管也孔又云大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

其兆頌符同爲大吉也詩體無咎言傳體兆卦之體周禮注體兆象也曲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此謂武王也釋言翌明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國語注孺少也此謂成王也事詳管蔡世家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此自愬於二公垂涕泣而道者也史記作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得其意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王肅云東洛邑也春秋傳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魯世家周公誅管叔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詩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愚謂詩之東征三年即書之居東二年通往反計之則三年也周本紀管蔡世家衛世家皆明言周公奉成王命誅伐武庚則無擅興之嫌矣史公又言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則二公之處此亦必有道矣鄭康成謂避居東都考之豳風春秋傳史記漢書皆無之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釋言貽遺也詩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說文穫刈穀也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偃僵也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孔穎達云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

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鄭云泣者傷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愚謂王出郊者立起自責即日出舍罪已以俟周公之來也蓋雖不及漢昭帝之明而亦不至如太甲悔過之遲也

大誥

釋詁誥告也周本紀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作大誥魯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云云愚謂大誥作於誅管叔前世家之說是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王云稱成王命故稱王釋詁延長也詩傳疆竟也釋言造為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釋言濟渡也鄭云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愚謂即命猶金縢之言即命于元龜也釋詁蠢動也春秋傳今王室實蠢蠢焉鄭又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小腆猶傳言不腆微薄之意王云謂祿父也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威也釋詁叙

緒也疵病也愚謂召誥稱大國殷多士稱天邑商大誥
獨謂殷小腆者何也漢高祖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
之此天邑商之義也先代之後不可蔑也世祖曰設使
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此殷小腆之義也天之所廢不
可興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
事休朕卜并吉

釋言敉撫也周禮注敉安也春秋傳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鄭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愚謂史記言成王既
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

東土則召公之功十夫之首也又言康叔扞祿父之難
伯禽殄淮夷之亂蘇竟亦言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
叔之亂則康叔伯禽十夫之次也管蔡世家言武王崩
成王少天下既疑輒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
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則成叔冉季等皆在十夫之數
也此雖王室懿親質非私於一姓故謂之民獻十夫予

翼三龜皆從先人謀而後鬼謀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
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
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
王害不違卜

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愚謂古謂賢父兄曰考翼此
篇兩考翼是也謂賢子弟曰翼子詩以燕翼子是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
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
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
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
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
我丕丕基

釋詁卬我也毖慎也釋言替廢也釋訓丕丕大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
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
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詩傳閟閉也成功所猶春秋傳以務烈所釋言極急也
釋詁卒盡也終也棐輔也孔光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
天輔之也釋詁畢盡也孔穎達云上云卒寧王圖事又
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休畢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
大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公重兵慎
戰丁寧以勸民耳愚謂此三條首言多難天所與也次

言誠信天所輔也末言疾痛天所恤也丁寧之中情辭曲盡如此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上文以天心言之此又以親心明之也釋詁逝往也釋言肯可也說文構蓋也釋地田一歲曰菑注反草曰菑古謂執爨人曰養史記有廝養卒弟子都養是也說文救止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釋言肆力也說文爽明也釋詁戾罪也愚謂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申上民獻有十夫也誕鄰胥伐于厥室申上王宮邦君室也爾亦不知天命不易申上害不違卜也天惟喪殷天亦惟休于前寧人申上天心也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申上親心也矧今卜并吉申上朕卜并吉也肆朕誕以爾東征申上于伐殷逋播臣也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一篇之意終矣

康誥

春秋傳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
魯公以大路云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
以大路云云命以康叔而封於殷虛分唐叔以大路云
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衛世家衛康叔名封周武王
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周公旦以成王
命與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
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
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
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

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
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管蔡世家武王已克
殷紂封功臣昆弟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周公旦
承成王命伐誅武庚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啟
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康叔地理
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
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
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
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
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愚謂

左傳史記漢書敘康誥事明白如此則王若曰之爲周
公以王命命之而朕其弟小子封爲周公稱康叔之詞
明矣說者謂康誥武王時作然武王時故商墟已封武
庚其不得以封康叔明矣說者又謂武王九十三乃終
當成王時康叔豈得爲齒少然康誥明言小子封又再
言汝惟小子則康叔諒非長年魯世家周公稱武王蚤
終則九十三之說不足信又明矣後儒於周公踐阼不
信文王世子乃獨信武王九十三而反以疑書何耶又
古未有言武王封康叔者惟三王世家云康叔之年幼
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

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則康叔之
封似已在武王之世今以經文考之而知其不然也經
曰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痛
管叔羣弟之不知其心也又曰傷厥考心不念天顯弗
念鞠子哀痛骨肉民彝之變也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
以父臨之也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指三監畔也曰
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
矧曰其尚顯聞于天自責之深也一篇之中大抵嘵嘵
之音懲前毖後之旨使武王命康叔何故爲此辭乎至
於梓材對叔陳辭不勝其忠君愛國之心忽而曰以厥

臣達王王啓監王其效邦君越御事今王惟曰肆王惟德用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一篇之中呼王者六焉蓋戒叔已畢因而上曷成王使武王命康叔又何得有此辭乎其曰王啓監自古王若茲監已若茲監一篇之中言監者三又分明懲艾三監之事矣或者猶未釋於周公代成王命不宜有朕其弟之云不知公之忠愛悱惻有流露於不自知者此康誥三篇未發之隱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魯世家成王七年三月也釋詁初哉首基始也律術志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周禮注治功狀也地理志河南郡河南下故郏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雒陽下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鄭云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爲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效其力焉愚謂周公之洪大誥治者有三焉康誥酒誥梓材治河北也所謂我卜河朔黎水者也明大命于妹邦即此地也召誥洛誥治河南之王城也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即此地也多士治河南之成周也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予惟時其遷居西爾即此地也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六篇皆周公一時之事史臣當時一手所録而此一節實六篇之總序也其後康叔能和集其民而大河以北安周公誕保七年而大河以南安君奭之篇留召公曁汝奭其濟而陝以東陝以西無不安春秋傳稱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豈偶然哉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釋詁孟長也封諸侯必以王命雖實周公康叔昆弟之

言猶王命也故每更端必以王曰發之此周公之志史臣之法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詩傳顯光也釋言怙恃也詩傳冒覆也釋詁殪死也戎大也詩箋寡寡有之妻引書云乃寡兄勗愚謂顧命又言高祖寡命則周公以寡兄尊武王胡不可焉自肇造區夏終之以大命文王言文王之興王業之始也自

殪戎殷終之以乃寡兄勗言武王之王王業之成也天
雖大命文王文王猶不敢受也至武王殪殷始誕受焉
或讀殪戎殷三句皆屬文王試思文王豈有殪殷之舉
乎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耈成人宅心
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
不廢在王命
釋詁遹循也釋言遹述也釋詁由從自也詩傳裕饒也
愚謂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魯孝公必問於遺訓而咨於

故實亦此意也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
其中矣茲其所以弘于天德裕乃身也歟敷求遠惟必
本於祗遹者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
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釋言恫痛也釋詁鰥病也愚謂張子西銘一篇本乎恫
瘝乃身之旨也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忠之為言[illegible]
盡乃心之謂也國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
勤小物故無大怨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
新民
春秋傳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
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
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堯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康誥曰小不可不殺時乃
不可殺蜀志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服罪輸情者雖重
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數千載若合符節者理當
則無二也然服罪必釋非可常行者矣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
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
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釋詁悅服也春秋傳卜偃曰周書有之曰乃大明服已
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大學曰如保赤子心誠
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說文刵
斷耳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
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說文臬射準的也釋言囚拘也周禮注斃斷也要謂其

簿又云要凡斅也明憲宗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特
爲未得其情者言耳苟得其情卽宜決斷若拘幽瘐死
是刑官殺之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
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
用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者不敢以獨見爲斷所謂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
事者不敢以折獄爲能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蘊竟曰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愚謂康叔
在羣弟之中獨能知周公之心周公之所深悲也流言
之誣必陰爲公辨雪惜乎今不可考矣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釋詁暋強也說文憝怨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
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
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
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彛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

詩傳善兄弟曰友釋言幼鞠稚也釋詁泯盡也後漢書
賈彪爲新息長城南有盜刼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
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
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愚謂彪之
此言合於矧惟不孝不友之旨然殺越人者經謂之元
惡大憝而彪以爲此則常理又失專理之平夫惟聖人
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漢宣帝詔曰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
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
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

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夫不孝不友比大憝而加懲
首匿殊死原天性而免罪天理人情於是爲至以此坊
民民猶有遺親後君者與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
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
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釋詁戛常也釋言戛禮也孔穎達云外庶子訓人卽周
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言外者對父子兄弟爲
外正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愚謂上言父子
兄弟此言外庶子訓人由家以及朝廷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
王命乃非德用乂
此由朝廷以及國也康叔為孟侯詩序稱衛為方伯連
帥故得有君長焉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猶春秋
傳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蓋古人之常辭耳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
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釋詁懌樂也此乃歸本於身也易傳曰威如之吉反身
之謂也反身而期及於文王之敬忌者所謂祗適文考
者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
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釋詁求終也適往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
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
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釋詁戾止也詩民之未戾傳戾定也此與大誥西土人
亦不靜多士惟爾洪無度多方爾乃迪屢不靜語意正
同皆指殷人之畔也康誥之作在周公輔成王之世可
見矣其曰天罰殛我我其不怨自怨自艾悔乎有餘悲

焉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
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
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
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春秋傳士燮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大學曰惟命不
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詩沬之鄉矣傳沬衞邑地理志河內郡朝歌下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衞馬云妹邦卽牧野之地鄭云妹邦者紂之都所處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

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春秋傳少正公孫僑是鄭猶有此官元祀猶洛誥言稱秩元祀謂大祀也詩有賓筵抑戒皆衞武公飲酒悔過之作也賓筵曰烝衎烈祖以洽百禮卽此之肇我民惟元祀越庶國飲惟祀也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卽此之德將無醉也抑曰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卽此之我民用大亂喪德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卽此之越小大邦用喪也細至於寢興酒掃大至於車馬戎兵卽此之越小大德小子惟一也漢昭烈帝敕太子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通乎小大惟一之旨矣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釋詁純大也詩傳藝樹也釋言肇敏也詩傳慶善也說文設膳腆腆多也此言祭祀之外惟孝養可用酒也射義引詩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敎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

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周禮注進物於尊者曰饋說文吳人謂祭曰餽儀禮有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爾尚克羞饋祀鄭以爲助祭於君當是也愚謂羞耇而醉飽言君子養老可用酒也如執醬執爵之類也饋祀而用逸言臣之助祭可用酒也如王爵瑤爵之類也觀省稽德其殆試士射宮中多與祭之意歟然此章文義非可詳知者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敎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于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說文暇閑也釋言里邑也說文湎沈於酒也鄭云飲酒齊色曰湎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

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說文酣酒樂也詩傳祇適也燕安也春秋傳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說文衋傷痛也詩傳息止也釋詁罹憂也詩傳馨香之遠聞也國語其政腥臊馨香不登詩傳速召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申胥曰王盍亦鑑于人無鑑于水蔡澤曰鑑于水者見面之容鑑於人者知吉與凶本此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釋詁劼固也說文劼慎也詩燕及朋友傳朋友羣臣也國語注疇匹也詩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農父蓋司徒宏父蓋司空周禮鄉師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注辟功作章程則宏父之爲司空有證矣說文制裁也止也太史內史則親於殷獻臣矣服休服采則尊於百宗工矣圻父農父宏父大國之三卿又重於服休服采矣彌親彌重彌不可不劼毖而況于汝身乎

責其以身先也於臣工而必曰剛制恐近于殘故但曰劼毖於已身而但曰劼毖恐流于慢故必曰剛制此又責已責人之別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說文蠲絜也呂刑云上帝不蠲言有告羣飲者汝果盡執而予果殺之乎未也又當思罪之由于殷廸則姑恕而教之若曰爾有酒宜明享則無罪矣如上文元祀洗腆之類也此教辭也其終不用命然後加刑焉雖不至

于殺時同于殺前篇所謂非眚惟終不可不殺者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上文之或勿庸殺或同于殺皆辯也康叔所司也勿辯乃司則民湎于酒矣戒之也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詩傳厲惡也大意言卿大夫士皆法君也必有脫誤矣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監之說有三五帝本紀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此周召

分陝之事也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此管蔡監殷之事也周禮立其監注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則監卽君也今管蔡新敗康叔代之而又自爲國君稱曰孟侯故鄭以爲連屬之監當是也釋言孺屬也國語注孺少也然則此屬婦猶言孺婦耳敬寡亦疑卽矜寡也戰國策高誘注效致也詩傳引長也說文恬安也此以下殆周公傳王命旣畢因與王言邪疑不敢質焉

惟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說文田陳也詩傳垣牆也釋宮牆謂之墉馬云卑曰垣
高曰墉說文塈仰涂也馬云樸未成器也說文斲斫也
雘善丹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詩兄弟具來大意言先王用明德則庶邦亦用明德而
可以爲後法也亦有脫誤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
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子子孫孫永保民

詩傳尊而君之謂之皇天

召誥

周本紀武王言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
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武王崩成王少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
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
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
均作召誥洛誥太史遷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
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
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馬云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
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云於此鎬京行至於
豐就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步行也堂下謂之
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
爲遠爲父恭也說文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
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賈誼云召公爲太保古文月采篇三日曰朏說文朏月
未盛之明詩經之營之庶民攻之傳經度之也攻作也

孔穎達云經營者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左傳言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周禮注正位謂定宮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孔穎達云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記傳皆言養牲以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

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也郊祀志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雒孔又云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于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詩傳箋書戒命也孔穎達云康誥言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文有詳畧耳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說文幣帛也釋詁旅陳也鄭云言元子者凡人皆云天

之子天子爲之首耳愚謂此卽西銘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之義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釋詁遐遠也王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廸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

無逸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鄭云面猶迴向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

說文諴和也嵒磛嵒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

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蔡敬曰周公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愚謂聖人以天下爲公不欲其子孫據險而肆虐故自服土中而祈天永命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也王云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旦曰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釋詁介善也釋言邁行也首言誥庶殷自乃御事者揚雄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此言服殷御事比善于周御事者張子所謂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所得私也服人之要在於節性節性之要在於敬作所至此三言敬矣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愚謂樂記此言則召誥節性之義疏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

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說文祈求福也程子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釋言君順也刑猶刑于二女之刑民非彝而必求民順者所謂敷教在寬也位德元而民惟刑用者所謂不廢後志也德元之實亦曰疾敬德而已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拜訖而復言也讎民詳見協異釋詁讎匹也愚謂古無呼民爲讎之理此讎民猶言匹

夫耳百君子猶酒誥言獻臣百宗工友民猶酒誥言太史友內史友皆在讎民之上者也釋詁供具也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禮宰夫諸臣之復注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王安石云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詩夙夜基命宥密此基命也金縢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此定命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洛師猶詩言京師愚謂河朔黎水即西伯戡黎在上黨壺關近紂都者也澗水東瀍水西即春秋傳所稱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地理志以爲河南縣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者是也瀍水東即春秋傳所稱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地理志以爲雒陽縣周公遷殷民者是也周本紀亦言武王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意此三地必皆有文武經營可因之迹故周公先使召公卜河朔不吉而後卜河南也王藻史定墨注視兆坼也孔穎達云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釋詁伻使也

此蓋因王使來而附之獻圖與卜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孔穎達云左傳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尙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愚謂洛誥明文如此而卞壺以爲備覲紀籍禮經無拜臣之制又謂先典之極無過於周公而周史無拜敬之禮可謂誤矣馬云貞當也王制注億今十萬說文誨曉敎也自此以上周公在洛成王在鎬使命往復

之辭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自此以下至無遠用戾蓋公旣歸鎬王將往洛而公戒王之辭也史不言公歸今知公歸者以公言往新邑又曰汝往敬哉此必公歸鎬京而後謂新邑爲往也鄭云猶用殷禮者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愚謂卞文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正用殷人爾祖與享禮陟配天之禮也咸秩無文則郊祀志衡譚所奏疑無明文奉祠如故者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春秋傳有績而載則載卽載其功也鄭云孺子幼小之稱謂成王也說文燄火行微燄燄也灼炙也此章文難詳知大意言周公齊百官以從王者欲王各知其勞而任以事也今王尊卽命于周公記爲功宗許之元祀而且曰受命篤弼者汝也悉自敎工者汝也功績歸於一人孺子得無有阿私之意乎故必絕其燄燄之萌也古大臣格君心之非而惟恐其涉於私意如此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且常及撫事如予者亦惟倉在周之百工而已今王之往新邑但使之嚮卽有僚其謀其職明作有功各奮其才惇大成裕則汝永有辭矣豈必歸功於一人哉天下之事莫不壞於朋黨比周莫不成於惇大成裕周公於王祀新邑則欲其咸秩無文往新邑則欲其伻卽有僚無非廣王之心使不有私意之留而已若公之自視歉歉如毀何嘗曰功莫已若哉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王往新邑將會諸侯受朝覲故敎之以享不享之辨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敎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說文攽分也孔穎達云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分行之鄭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

言也馬鄭王皆云蘉勉也愚謂呂刑言三后成功士敎德祇而歸之於率乂于民棐彝則禮樂刑政皆所以輔民彝也頒朕聽朕誘而掖之不蘉不永怵而戒之篤叙若予又親身以指示之周公之於孺子可謂至矣嗚呼公雖有明農之言而不得遂也千世之下猶悲其心焉

釋詁戾至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敎予沖子夙夜毖祀

自此以下至西方其世享蓋公隨王復至洛王將歸鎬而留公治洛之辭也史不言公復至洛今知隨王復至者上文周公言往新邑篇末言戊辰王在新邑則王之至洛可知也王之言曰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又曰公定予往已則公必隨王復至洛王將歸而留公居後可知也公之作洛在三月而王之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蓋往返命誡皆在此數月之中矣釋詁將大也孔穎達云予沖子夙夜毖祀者左傳衞獻公使與甯喜言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廸篤罔不若時

上言已之在位無所事所以示留公之意一也此言公之功無不宜所以示留公之意二也周公惟恐歸功於已乃王復再三歸公德不衰者公恐王之涉於私王則自信其出於至公而無所嫌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廸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此乃正留公也退即辟于周者王歸鎬也命公後者使公留治洛也王嘗面命公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蓋言之而未行也故曰四方廸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蓋在公已謙不敢居而在王猶歉無以報其君臣之間

交祖爲厚如此
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廸將猶詩言大啓以三公冡宰而留居洛是啟大其後
也監猶梓材言王啟監是時康叔監河北周公監河南
也四輔者鎬一豐二王城三成周四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
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釋詁定止也前往往洛也此往往鎬也困哉當作困我
詳見協異詩傳斁厭也公定予往已者申上退卽辟命
公後也公功云者申上公功棐廸篤也公無困我答前

予其明農也我惟無斁云者荅前汝乃是不蘉也公勿
替刑四方其世享荅前彼裕我民無遠用戾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
烈考武王弘朕恭
自此以下至單文祖德周公許留而相勉之辭也文祖
烈考皆周公所恭承也言王之意無他更欲大我之恭
而已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此勉王也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乃代爲後人相推之

辭卽所謂作周恭先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
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自勉也篤前人成烈答其師猶詩言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箋對答也單盡也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亦
代爲後人相推之辭卽所謂作周孚先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
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又別爲一事王蓋命公代祭文武當在王未至洛之

先社于新邑之後周公追述於此以告王者以王將歸
鎬因以萬年引考之祝歸之於王而本之於懷德忠愛
之至意責難於君之恭也說文秬黑黍也一稃二米以
釀也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釋器卣中尊
也釋言惠順也馬云厭飫也愚謂伻來有三事焉毖殷
一也寧予二也明禋三也下乃專就明禋申之耳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
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此記王以盛祭告周公其後於文武之廟也釋天冬祭
曰烝詩傳騂赤也僞孔周人尙赤牲用騂周禮牧人陽

祀用騂牲毛之注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周本紀武
王立於社南尹佚筴祝此逸即尹佚也王云太室淸廟
中央之室愚謂明堂位言文世室武世室周人謂文武
之廟爲世室蓋其來已久而後王因建爲九廟此太室
或即謂文武廟耳周禮注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祼之
言灌也愚謂凡祭必有賓必殺必祼今特詳之者以宗
廟之祀但用太牢今加其禮兩以特牛告廟其事重大
震動故別異之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
命惟七年

紀其月紀其年也史記明堂位皆謂致政成王在七年
矣

多士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
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愚謂元年當作八年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
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
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
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詩傳仁覆閔下則稱旻天馬云秋日旻天秋氣殺也方

言降喪故稱旻天也戰國策注固牢堅也詩傳秉操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
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
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
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
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
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
辭于罰
詩傳甸治也孔穎達云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

外其後立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辟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上言誕淫厥泆惟時上帝不保不敬之謂也此言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敬之謂也程子曰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

惟爾洪無度指紂也我不爾動自乃邑指封武庚續殷祀也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指武庚以殷畔也故下文即以遷居西爾承之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孔穎達云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也鄭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愚謂此篇所遷者頑民也而史之稱之曰商王士王之自稱曰小國稱殷曰天邑商厚之至也釋訓矜憐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春秋傳姑蒲商奄吾東土也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愚謂周之伐奄有三焉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此初伐也多士昔朕來自奄蓋與三監同叛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是也此再伐也多方王來自奄又與淮夷同叛周本紀東伐淮夷殘奄成王自奄歸

在宗周作多方是也此三伐也多士之昔朕來自奄非多方之王來自奄史記之文自明矣古之明致天罰移爾遐逖者屏之四夷玆之明致天罰移爾遐逖者收之四輔且遂以爲遠也遂惟恐其怨也厚之至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上言來自奄之時已遷爾矣此言作大邑之故以居爾也旣告以遷之不得已又告以居之甚可安則民之從之也輕矣予惟四方罔攸賓指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均謂王城也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郎指
下文有爾土寧幹止謂成周也两者皆作洛之事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
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
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兹洛爾小子乃興從爾
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無逸
魯世家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愚謂皐陶說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逸之所本
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立政之所本也召誥王敬
作所郎所其無逸之旨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
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
厥父毋曰昔之人無聞知

此漢高后所笑爲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
田者也說文諺傳言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殷本紀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修
德而祥桑枯死殷復興故稱中宗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郎位乃或亮陰三
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
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殷本紀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子祖庚立

其廟爲高宗馬云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
所勞役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國語昔
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
乎三年默以思道亮陰詳見協異論語子張曰書云高
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孔注諒信也陰猶默
也鄭云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喪服四制武丁者殷之賢
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
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
喪君不言也鄭又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

和諧趙商云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
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釋詁嘉善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
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馬鄭皆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
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
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國語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
史記亦云帝甲淫亂殷復衰以愚度之帝甲殆周宣王
唐明帝之比與宣王自詩言之則賢自國語言之則否
明帝自開元言之則賢自天寶言之則否祖甲自書言

之則賢自國語史記言之則否周公方以永年勸成王
固無嫌於取節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
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釋詁耽樂也杜欽曰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引嗣有賢聖
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
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宗書云或四
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愚謂武王之銘曰恭則壽或問
賈思伯公何以能不驕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恭壽之

際盛衰壽夭恒必由之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
卽康功田功
孔穎達曰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
厚於人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
稼穡之艱難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
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
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釋詁懿美也國語遂滋民與無財惠鮮之謂也周禮注

日昃昳中也釋言偟暇也易傳咸感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所謂咸和也釋詁般樂也愚謂文王爲西伯統諸侯故酒誥誥毖庶邦此篇曰庶邦惟正之供也鄭云受命者受殷王嗣位之命孟子文王百年而後崩此云受命中身則年近五十始卽位也漢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得懷保惠鮮之義矣高帝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得庶邦惟正之供之義矣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鄭云淫放恣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釋訓侜張誑也孔穎達云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說文詈駡也鄭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詩寬兮綽兮傳綽緩也明太祖命講無逸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乃作是書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

君奭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
奭於是召公乃說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
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愚謂史遷本古序爲說按
之經文無此意也
周
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
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
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
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
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天命之孚休民情之罔尤俱非敢知所恃者惟人而已
人者輔後嗣以昭前烈者也下文殷六臣周五臣及篤
棐二人皆自此發之史稱召公與周同姓故曰在家不
知戚戚之義也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
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詩駿命不易又命不易哉又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孔子
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此周公之
所以閔天越民迪前光而施沖子也詩施于孫子箋施
延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此申上天難諶迪前光之意也天命雖不可信然有人
延之則亦有不遽釋者蓋臣能格于皇天則君必施于
孫子矣鄭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
王此一名二人兼之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
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
有若甘盤
殷本紀伊尹處士湯舉任以國政詩實惟阿衡實左右

商王傳阿衡伊尹也殷本紀伊尹名阿衡愚謂古有阿
保之稱則阿衡即保衡史之言名謂名號耳舜名重華
禹名文命皆號也殷本紀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伊陟贊
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帝祖乙立殷復興
巫賢任職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王云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愚謂經爽茲
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殷本紀帝太戊贊伊
陟于廟言弗臣此所謂禮陟配天者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

句殄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釋詁純大也戰國策高註是實也言天之大佑命者則商是也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王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詩萬邦之屏傳屏蔽也說文稱銓也諸程品皆从禾愚謂德稱者謂稱銓人材皆得其人也下文言武王丕單稱德亦此意夏本紀言禹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亦謂其律度稱量得宜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伊尹相湯又相太甲伊陟爲伊尹之子而相太戊乃大甲之孫湯勝夏時已有臣扈亦至太戊之世其爲天壽平格可知蓋年不多施澤不久則不足以格于天帝也召公自文王時至此春秋已高矣故以固命稱之而欲其明治周邦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此寧王兼文武二王康成之說是矣下文乃分言之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春秋傳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國語文王之郎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孟子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周本紀西伯禮下賢者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鄭云詩傳說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愚謂大戴禮記堯娶于散宜氏之子則散宜氏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無能往來猶論語言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朱雲數上疏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風俗通講誦而已

無能往來此俗儒也是古以無能往來爲無足輕重之意也詩傳蔑無也此承上文言臣教苟不迪則君德亦不降反覆以明惟人之意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文王之時未能徧冒也昭文王者導之而見冒之機焉至武王則直言冒矣言之不苟如此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鄭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愚謂先尚迪

有祿而後誕將天威先自治而後治人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責收猶言責成功也史記有收成功小子既同未在位矣苟無人焉責我以成功勉我所不及則老成之德不降於下猶前言蔑德降于國人也雖巳聞之鳴鳥不可復聞況可希古人格于皇天者乎鄭云造成也馬云鳴鳥鳳凰也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論語孔注聖人受命則鳳凰至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鄭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今謀於寬裕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大意言前人命汝勗王偶王者惟在竭其誠信而已既乘此大命矣而可辭乎上文以後人之迷責之此又以前人之命責之反覆之欲其聽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
言我之誠心所望於保奭者如此誠心不渝故若茲誥諴也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此因篤首君已曰時我而推言之以終惟人之意也詩未堪家多難傳堪任也言向者同謂在我二人今任大責重二人弗戡更當修身以取人使俊民用章而後退讓後人在彼時也今未可耳天休滋至而二人弗戡公孫碩膚而赤舄几几聖人之定大治成大功未嘗不由於此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欲與召公共成其效如此豈多求哉必如此而後厥基永孚于休也禹亦言海隅蒼生萊青州嵎夷萊夷之地所謂東漸于海者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詩傳閔病也箋悼傷之言也韓愈曰聖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奉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勉之以往敬用治史記所謂召公乃說也陳壽

曰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愚謂召公亦舜禹之儔周公之煩悉如故蓋所處不同情辭自異咎繇當治平之常理不須多周公値危疑之變情難從簡余讀周公之篇未嘗不三復流涕也陳壽之評豈知聖人之心哉

多方

周本紀周公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詩傳宗周鎬京也愚謂禮記衛孔悝之鼎銘即宮於宗周則洛邑亦謂之宗周此篇末云爾乃自時洛邑似在洛之言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王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

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孔穎達云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愚謂四國多方似指奄與淮夷徐戎同叛者殷侯尹民似指管蔡商奄舊遷洛者蓋成王殘奄而踐亦將遷其民於洛故合新遷舊遷之民而總誥之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天之命即班彪所謂闚奸天位者也彪曰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

克終日勸于帝之廸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
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
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
邑
禮記注麗附也釋言甲狎也丕同不進同賮乃肩好貨
之意也舒同荼薛氏云大爲民荼毒也說文饕貪也一
作叨甕忿戾也讀若摯皆詳見協異愚謂爲君者惟進
之恭則爲臣若民者叨懫日欽矣孟子曰王曰何以利
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
交征利而國危劓割夏邑之謂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刑殄夏者湯割夏也劓割夏者夏割夏也夏實自割湯
何尤焉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
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
大不克開
帝降格于夏者俄而天不畀純矣命不于常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
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
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

爾多方享天之命
釋詁柬擇也論語簡在帝心桀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
也湯至帝乙不惟自勸并使民胥勸焉祖宗之有多方
如此今紂一旦而亡之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方言紂而已歎有不忍盡言之意焉夏商之亡非天合
之乃爾辟自取之此爾辟兼桀紂也下文乃分言之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
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釋詁烝君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
作民主罔可念聽
此皇矣之詩所謂維此二國其政不獲者也傳二國殷
夏也釋詁須待也須暇猶封禪書言寬假也五年須暇
此武王所以未受命也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
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
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
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
安之愚謂董子此言所謂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者也

詩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此之謂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此詩所謂維此四國爰究爰度者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此詩所謂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者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爾曷不云云者誘其將來說文畋平田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云云者責其既往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乃有云者杜其復叛孔頴達云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愚謂戰要囚蓋執訊獲醜之類觀迪屢不靜至再至三之言則周公之於奄凡三伐者有徵矣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有方多士即前四國多方新遷者也殷多士即前殷侯尹民舊遷者也多士篇言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此言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則多方之作後於多士五年當在成王十三年也爾指舊遷言之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

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皆明舊遷之得所使新者知所慕也胥伯多正則有服官者矣在王庭在大僚則不僅爲胥伯多正而已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此專指新遷言之使知所畏也釋詁探取也釋言探試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

于和則無我怨

再三申言總歸於祇告爾命仁之至也觀時惟爾初之言則其爲新遷可知矣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玆知恤鮮哉

王云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讃羣臣之辭孔穎達云周禮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綴衣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急於餘官

王又云休玆者言此五官美哉釋詁鮮罕也

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玆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玆乃三宅無義民

釋言競彊也春秋傳不競於楚說文忱誠也恂信也宅所託也上文言常伯此變言宅乃牧者鄭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孔穎達云曲禮九州之長曰牧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伯牧一也愚謂牧當常伯準當準人則事自當常任所謂三宅以其所託之職言也曰三有俊以其人之才能言也謀面者其孔子所云以貌取人揚雄所云面朋面友者與用丕訓德疑郎下文不訓于德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往任郎上文古之人籲俊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郎宅曰三有俊克郎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釋詁耿光也王逸云耿明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馬云受德受所爲德也釋詁暋强也羞進也王云敬罰者謂須暇五年釋言弇同也蓋也愚謂方言紂而已歎有不忍盡言之意焉與多方同同于厥邦對常伯言之同于厥政對常任準人言之夏有桀德商又有受德所謂知恤鮮哉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說文焯明也愚謂此篇之言九德郎皋陶謨之亦行有九德也其言尊上帝丕釐上帝敬事上帝郎皋陶謨天工人其代之天命有德之旨也湯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孟子曰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國家進一賢臣天賓

臨之此知恤之淵源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王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諸侯之長也愚謂郎常伯耳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孔穎達云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左右攜僕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周禮太史下大夫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蓋都鄙之官也太史尹伯庶常吉士蓋史官之長貳其詳不可得聞矣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大國三卿及其屬牧誓友邦冢君之臣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釋地陂者曰阪詩瞻彼阪田鄭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愚謂此畿內小國牧誓八國從征之等也此七國皆立阪尹其地所在不可詳知自任人至此官或大或小或親或疏或內或外皆文武所以立政而嗣天子所當知恤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有克知灼見之心故能立茲常職而得俊才此常事司
牧人及下文有司之牧夫皆總三宅言之蓋任人準夫
牧職雖不同實皆以養民爲主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說文兼并也庶言以常伯言之迹職者敷奏以言也庶
獄以準人言之庶愼以常任言之罔攸兼者虛已委賢
也或順之或違之權度在我也訓順之逼已見洪範
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秦人譏始皇衡石量書爲貪於權勢此文王所以罔敢
知也與然則無逸言文王不暇食何也康功田功民功

之切者也視民如傷無逸之心也庶獄庶愼獄愼之繁
者也多士以寧立政之體也不云庶言者就廷臣言之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
受此丕丕基
或順或違者義德也罔兼罔知者容德也武王皆率爲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此總三宅也立事即常任耳此欲其師文王之克知灼
見也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

一此承庶獄庶愼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此承庶言也釋訓美士爲彥蓋欲於敷奏之時察常伯
之賢者以共治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
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徽言猶詩謂徽猷正即前有司之牧夫此欲其師文王
之罔攸兼所謂容德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
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由繹之則有當順有當違矣此欲其師文王之是訓用
違所謂義德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馬云憸人憸利佞人也說文勱勉力也此申上勿有間
之之意也文王之罔攸兼罔敢知必先以克知灼見加
以是訓用違是以罔有立政用憸人也易曰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諸葛亮表後主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
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
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劉晏勾

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其知勿以憸人之戒乎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又於三宅中擧人命至重者言之哀矜之意至矣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
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其敎至於如此所謂丕丕基也說文戎兵也兵械也春
秋傳芒芒禹迹畫爲九州國語汪方猶横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總結三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

有愼以列用中罰
春秋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周禮刑平國用中典司寇
蘇公準人之可以爲法者故擧以告太史以例其餘嚴
延年之母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
子被刑戮也反此而思之則獄敬而國長從可知矣明
宣宗論三法司官曰朕夜來讀立政式敬爾由獄以長
我王國此深有意味蓋能敬愼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
浹洽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靈長今但當以敬爲主
有虞欽恤正此意也

顧命
釋詁命告也鄭云廻首曰顧顧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
去之意也周本紀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
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
是爲康王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愚
謂漢高帝詔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
父此人道之極也堯典傳賢湯誓牧誓革命金縢危疑
皆大人遭變非至聖不能無憾也顧命一篇人道終始
之正父子君臣之懿萬世帝王取法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律術志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
釋詁懌樂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馬云洮洮髮也頮頮面也鄭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
太僕孔穎達云覲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
明服袞冕也說文凭依几也孔又云周禮司几筵凡大
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群臣
當憑玉几以出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
御事

王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魏世家畢公高與周
同姓春秋傳康叔爲司寇愚謂周本紀稱武王入商紂
宮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立於社南毛叔鄭奉明
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及是周公
太公已前卒續升者芮伯彤伯其餘皆舊人且宗藩也
成王顧命在其三十年至死猶不改其父之臣孝之至
也周禮師氏中大夫虎賁氏下大夫王云御士蓋羣士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
予審訓命汝

釋詁幾危也詩傳彌終也此猶漢元帝云吾病寖加恐

不能自還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
集大命

釋詁肄勞也孫炎云習事之勞也釋言集會也詩傳集
就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論語孔注侗未成器之人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
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禮記注殆幾也此命之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柔能安
勸周家仁厚之治如此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此命之以修身正心之要也春秋傳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
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又曰君有君之威儀其
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馬云
贛陷也唐太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各求
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知以釗冒貢之
義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孔穎達云下言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周
禮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曲禮天子死曰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
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齊世家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周禮虎賁
氏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春秋傳二執
戈者前矣此二千戈虎賁百人蓋皆用王禮以殊異元
子也釋言逆迎也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
葬稱子踰年稱公此稱子釗正也虎賁氏國有大故則
守王門大喪亦如之此南門即虎賁所守也元子本侍

疾在內復使出而逆之以示殊異史不言本在內者以
可知故也洛誥書戊辰王在新邑則王之至洛不書亦
以可知故也周禮注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爲備焉愚
謂禮儀志登遐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
林郎中署嚴宿衛亦此意也翼室疑郎釋宮之東西廂
恤宅宗示喪不二孤也凡此皆太保之決機防患精義
入神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也

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孔穎達云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册書故以此日作之
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王云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

曰伯相愚謂於此變文稱伯相者蓋遵古總已以聽之
遺法重之也鄭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孔又云卿大
夫以上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八
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
作椁及明器此既殯郎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豫
營之

狄設黼扆綴衣

孔穎達云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
與此同也釋宮牖戶之間謂之扆周禮注斧謂之黼其
繡白黑釆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爲王

設席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說文席藉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繡純飾鄭云篾析竹
之次青者釋器緣謂之純鄭云華玉五色玉也釋詁仍
因也周禮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注吉事每事易几神
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几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孔穎
達云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
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
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郎此坐也戶牖之間謂之依
彼言依前此言牖間郎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

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
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
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郎是周禮依前之
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
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釋宮東西牆謂之序馬王皆云底席青蒲席也文貝猶
詩言貝錦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鄭云豐席刮涷竹席以雲氣畫之爲緣釋器玉謂之雕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注夾室前堂疑天子路寢亦然此西夾郎西廂也在西序之西不言東夾者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從其所近與釋草筍竹萌鄭云元紛純以元組爲之緣周禮注紛如綬有文而狹者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鄭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王云大訓虞書典謨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圭以除慝以易行大玉疑郎王晉大圭長三尺者也說文醫無閭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也王云天球玉磬也河圖八卦也考工記鼓長八尺謂之鼖鼓說文房室在旁也孔穎達云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中庸陳其宗器愚謂五重之玉爲祭祀賓嘉也衣貝球鼓爲禮樂也刀戈弓矢爲征伐也大訓河圖爲至德要道也皆國家之分器法物玩好不存焉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此巾車之五路也凡陳設相對必方木路賤故不陳之周禮注路王之所乘車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鄭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周禮注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說文綦帛蒼艾色周禮司服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鄭云序內半以前曰堂釋詁邊垂也自惠以下七者王云皆兵器之名也銳當依說文作鈗見協異側階鄭王皆云東下階愚謂東當作北士昏禮有北堂詩傳背北堂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郎位

釋詁躋升也曲禮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孔穎達云蟻裳色元如蟻禮祭服皆元衣纁裳此獨言元裳者郎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故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鄭云郎

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魏尚書奏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元冕朱裏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羅敦仁曰案禮三年之喪越紼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袞冕大裘則三年之喪既成服亦有時釋之而即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

時而可而勢不行也於是乎以日易月之制起謂之權制不忍數刻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君子以是知删書錄顧命之意深也愚謂自此以下皆即稱王者疑天子之禮又不同於諸侯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孔穎達云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說文玠大圭也鄭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徐鉉注說文云同爵名考工記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孔云用阼階升者以卑不嫌爲主人也太史秉書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册書以命王嗣位之事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王云卞法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鄭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宿肅也徐行前曰肅釋詁肅進也說文馬王皆云咤奠爵也孔穎達云既受之後王受同以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已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愚謂上宗曰饗者若神答言知之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孔穎達云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謂亞

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釋詁酢報也孔云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說文嚌嘗也宅郞前咤字詳見協異鄭云郞位必醴之者以神之嚌成之也以醴嚌成之者醴濁飲至齒不入口曰嚌既居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其味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周本紀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推此篇上下畢門應門之文實不在廟也當因諸侯出廟門一句而悞此廟門或郞應門之訛耳疑不敢質焉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釋宮正門謂之應門王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詩傳乘馬四馬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春秋傳朱其尾鬣孔穎達云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為賓鄭云此朝兼享禮也愚謂自狄設黼扆以下雖不得遲至七月同軌畢至之期亦必不在癸酉數日倉卒之間大約至於甸時侯奔喪諸侯猶有至者然後擇良日盛威儀臨庶邦宣顧命正終正始共睹共聞所以新天下之心而聳皇天之命也不然則乙丑至癸酉才九日耳何由有東西諸侯集應門左右乎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周本紀西伯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春秋傳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當是時內文明而外柔順天人之際已交茲所謂誕受羑若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新陟王猶漢言大行皇帝詩傳張大也釋詁壞毀也王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命司馬法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愚謂夫子言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史稱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而其父子君臣終始授受慘怛戒言一則曰保元子弔濟艱難再則曰無壞我高祖寡命君子是以知周家有道之長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春秋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曲禮天子未除喪
曰予小子注謙未敢稱一人愚以此文觀之予一人稱
名即是居喪謙處不盡稱小童予小子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
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
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王云丕平富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也釋言齊
中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

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
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建侯樹屏前所以稱臣衛也覲禮同姓大國曰伯父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鄭云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
子皆斬衰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明臣不可一日
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何以知不
是後加王也以上言逆子釗不言迎王也既殯而即繼
體之位者言人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
得見則後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祭嚌乃授宗人
同明爲繼體君也緣於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
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同稱王以接諸侯明
繼體爲王也釋冕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可曠
年無君故逾年乃稱即位改元之位元以名年年以記
事矣而未發號令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統事發號施
令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
位終始之義乃備禮儀志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
璋諸物嗣子哭踊如禮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
天子位於柩前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
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

授皇太子即皇帝位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愚謂
漢所行讀策即位之禮則此篇之遺法也此篇爲傳顧
命而作非爲喪紀作也故哭踊斂殯之事弗詳焉

呂刑

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匈奴列傳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國語管子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又曰輕過而移諸甲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愚謂管子之法則穆王之法非徒修刑亦藉以彊兵也

惟呂命

出命者王而代為命者呂侯也史錄其實並見名篇之義故以惟呂命發之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春秋傳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樂記注荒老耄也周禮注詰猶禁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馬云鴟輕也春秋傳有虔劉五帝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管子蚩尤作五兵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釋詁淫大也差擇也義縱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皆報殺所謂麗刑并制罔差有辭也丁謐曰按此則肉刑在于蚩尤之代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漢文帝詔曰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其除肉刑陳羣曰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盜之姦矣孔融曰古者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政撓其俗法害其人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

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愚謂謐以唐虞不用肉刑也文帝竟以古肉刑為不仁也羣謂後世猶當復肉刑也融則謂肉刑雖古而末世不可復也四者之論孔為篤矣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故報虐以威殃亦凶終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者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

鰥寡無蓋

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

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愚謂國語此條則呂刑之義疏也呂刑重黎卽指羲和所謂育重黎之後世叙天地也自古左道不一端所以救之三言而已絶地天通破其術也明明棐常修吾之本以勝之也鰥寡無蓋不使窮民爲所誘也原道篇末之意蓋見及此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此申上皇帝哀矜也鍾錄曰清問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愚謂表記引甫刑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則此皇帝謂舜孔子固已言之矣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此申上羣后明明棐常也班固曰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陳寵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愚謂賈生言禮者禁于未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禮云禮云

者貴絶惡于未萌而起敎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則降典折民惟刑之意也主名山川猶祭法言黄帝正名百物梁統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此又申上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也皐陶爲士羣后之一耳而獨申之者此篇主于言刑也其效至於作元命勝配天灼灼如此而楊賜猶以爲三后成功皐陶不與蓋吝之也何其謬與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廸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

上言伯夷降典惟恐民之入于刑皋陶制刑惟恐民之出於教如一人之左右手而已故此竟舉伯夷而皋陶可知且以明刑之不離於禮也苗民無辭於罰惟其無禮而已釋詁察審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

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其寧惟永

詩傳慰安也今爾罔不由慰日勤歐陽氏所謂夜燭治官書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爾罔或戒不勤歐陽氏所謂不求而死者有恨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漢書顏注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

两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周禮大司寇以两造禁民訟注造至也禮記注簡誠也孔穎達云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爲五罰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來當依馬本作求詳見協異馬云求有求請也愚謂漢律有受賕之條即此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即此所云惟求也馬又云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孔穎達云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此是也說文均平徧也審悉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

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孔穎達云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以爲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愚謂當治獄之時具嚴天威是以及成功之後作配在下視夫上帝不蠲者其祥不祥何如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周禮注引書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刧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

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墨黥也劓截其鼻也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刖斷足也釋言跳刖也釋詁辟辠也五經異義夏侯歐陽說古以六兩爲率徐廣云率即鍰也愚謂惟倍者二百鍰也倍差者倍而畧差不及四百鍰也孔穎達云閱實其罪者簡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刑法志五刑之屬三千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愚謂此言非也周禮輕罪少重罪多呂刑輕罪多重罪少爲輕於周禮耳且以理言之輕罪自當多於重罪不得五刑均齊蓋呂刑爲確矣上下比罪猶漢時有決事比王制必察上下之比注已行故事曰比愚嘗疑大辟二百爲繁及考刑法志言武帝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成帝詔亦言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則呂刑猶爲簡矣志又言宜惟思所以淸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此言呂刑之簡後世猶可用也陳寵言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

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史稱寵鉤校律令溢於甫刑者除之則可知變煩以從簡修律以應經古之人果有行之者矣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周禮小司寇有上服下服之刑一成而不可變者法也小變而不失其大常者法外意也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則何至於法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乎孔穎達云

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達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此專明罰之宜愼也罰懲似寬於刑而民已極病足以見五罰之可哀矜不亞於五刑也凌民之生而曰我貸生爾可乎是故不但刑在中而罰亦必在中不但刑審克而罰亦必審克有如獄成而孚似刑之可輸而孚似

罰之亦可此之謂兩刑如此之刑而上備焉則寧并之以從罰而已上備猶漢言奏當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深懼之以鬻獄之報也春秋傳與子為王官伯後漢書注單辭無正據也兩辭即前兩造之辭也私家猶權弓家於喪之家戰國策高注府聚也春秋傳吾不為怨府說文訧罪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兹祥刑

蕭望之曰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愚謂望之此言足正呂侯之失然呂侯之意必疑

而後入於罰且各加以閱實非概然贖錢也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呂刑一篇眞猶古之遺愛也夫

文侯之命

周本紀襄王出奔鄭晉文公納王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伯晉世家周作晉文侯命於是晉文公稱伯龜策列傳晉文定襄王之位卒受彤弓之賜史記序亦謂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與嘉金縢嘉康誥嘉微子相次是史公始終以文侯之命爲重耳也按春秋傳景王言唐叔受密須之鼓其下即言文公受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中間不言文侯仇受賜之事范宣子言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亦不言文侯仇事是史記與左氏合也書序馬鄭王等皆謂平王

命晉文侯仇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詩以速諸父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鄭云先正先臣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釋詁純大也耆長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詩告于文人傳文德之人也戰國策高注扞禦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春秋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詩傳彤弓朱弓也說文玈黑色也覲禮伯父無事歸寧乃邦蓋古之常辭

費誓

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
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魯
地理志東海郡費下故魯季氏邑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禹貢有淮夷地理志
臨淮郡徐下故國詩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蓋二國常相
連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
鋒刃無敢不善

說文敹擇也敿繫連也鄭云敹謂穿徹之王云敿楯當
有紛繫持之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
有常刑

說文牿牛馬牢也敜閉也斂塞也鄭云山林之田春始
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周禮冥氏掌爲阱擭以
攻猛獸雍氏塞阱杜擭王云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
孔穎達云今律文施機槍作阬阱者杖一百傷人之畜
產者償所減價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
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
有常刑

春秋傳賈注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周禮九職八曰
臣妾注男女貧賤之稱鄭云臣妾厮役之屬也愚謂古
人概謂厮役爲臣妾非果有婦女從軍也盛世興師決
無役及婦人之理況婦人在軍軍氣不揚李陵猶知劒
斬之矣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
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
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釋詁峙具也鄭云糗擣熬穀也周禮小宰令于百官府
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明堂位百官廢職服大刑然則
大刑尚非死也大於常刑耳孔穎達云指言魯人明更
有他國之人而但謂魯人峙具楨榦爲道近故也司馬
法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六鄉謂之郊六
遂謂之野魯大國倣天子之半三郊三遂即三鄉三遂
也釋詁楨榦也馬云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鄭
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
給厮役反則入於罪隸舂槀不殺之愚謂鄭言在軍給
厮役亦但謂其男子耳王肅指無餘刑謂父母妻子同

産皆坐斯則近於秦人參夷之誅豈魯公禮義之國所忍聞失言甚矣尚書之言軍刑者四篇甘誓湯誓之奴戮殺其身而沒入其妻子也費誓之無餘刑非殺但免其死而全沒入其妻孥也牧誓之爾躬有戮則罪止一身初無連坐之文然則武王之仁其至矣乎說文芻刈草也茭乾芻孔穎達云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茭賤物惟多爲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爲文也

秦誓

秦本紀繆公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乃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事詳春秋傳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釋詁黃髮壽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釋訓番番勇也詩申伯番番說文仡勇壯也諞便巧言也愚謂旅力既愆而目以番番之勇者勇不在旅力也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豈得曰爾墓之木已拱乎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illegible]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一介猶言一个郎篇末一人之慶也春秋傳一介行李禮記注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詩河水清且漣猗猗郎兮也王云休休好善之貌釋詁職主也說文殆危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說文引班固云杌隉不安也史稱房元齡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斯秦誓所思一介臣而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者也

〔清〕孫喬年撰

尚書古文證疑四卷

清嘉慶十五年天心閣刻本

嘉慶庚午年鐫

高郵孫喬年著

尚書古文證疑

天心閣藏板

尚書古文證疑自序

尚書今古文之說由來舊矣梅賾奏上孔傳增多伏生今文二十五篇以來千餘年儒者皆沿此誤自宋吳才老始發其覆而朱子因致其疑至元儒吳幼清明儒歸震川等乃暢發其旨而世或猶以疑經反古爲駭則其說終未有以定也夫詞旨之難易格制之古今昭然不同雖以朱子及兩吳氏歸氏諸儒言復詞詳而無徵不信終不足以別黑白而定一尊竊以爲詞旨之難易格制之古今此虛言也無徵者也學者或不之信也若司馬氏之

史記班氏范氏之兩漢書此實錄也學者之所共信也余據以証晚出古文之僞乃信前賢之所疑爲確有凴依而不患于反古之無徵矣又以孔氏正義所載鄭註之篇目卷軸互相印証而二十五篇之乖戾謬異顯然矣又以先秦兩漢諸叢書証之而二十五篇之齟齬更多矣夫而後以詞旨之難易格制之古今傳列諸家發明朱子之說者而二十五篇之不類伏生書可昭然共信矣然後於各篇之下依文立義互證旁叅其爲後人採輯成語依書序篇題補綴而成宛然可見而又以論語禮記左國孟荀並東漢以前諸書尋討二十五篇之所依附援引並其所不及依附援引者而二十五篇之底裏盡露矣嗟乎余之爲是書也幾欲合之幾欲分之遲之久而後定凡七易藁焉意在綱舉目張條分縷晰凡引用前賢及
國朝諸儒之語審之又審決擇再三考證不確者不錄泛濫無據者不錄毛舉細瑣無關體要者不錄議論雖正而氣不和平攻訐太過者不錄降心抑志其慎其難兢兢焉總期無得罪于先聖先賢而已乃據三正史考核今文並眞古文源流與梅

賾所上古文源流以及朱子吳氏歸氏之言著于簡端以爲一書根柢因之發凡舉要碎義微文並爲辨證凡三十五條自信於今古文之分別眞僞確有據依而非鑿空妄言庶千餘年來聖經之蒙晦自是可一掃也名曰證疑者朱子疑之而余引伸而證之也乾隆甲申秋八月高郵孫喬年識

附記

先君子爲先王父刑部公少子舞勺卽耽經史
爲古文外王父賈檀村先生每異之曰此吾家
長沙嫡派也坦腹有雋才矣年甫弱冠隨先王
父宦京師十入棘闈屢薦不售益發憤窮經史
博羣書乾隆乙酉復應順天鄉試卒於京時同
郡處京師者無不惜其文而悲志未就無不重
其人而嘆死於斯沒於車中道旁觀者無不泫然泣
遊宦諸君無不慨然助而倉皇奔走尤感宋春
臺先生焉不肖兄弟甫十齡嘗從母氏就學舅
氏因得熟聞先君子通古書識正誼經濟人品
古文時藝精神骨幹之所以然稍長檢舊簏見
先君子著作甚夥選評多出舅氏禮耕先生手
是書成於甲申尤先君子心血所寄久欲刊刻
問世自先君子辭世迄今四十有五年不肖兄
弟艱難風雨辛苦備嘗困守窮鄉無一善狀每
對遺編三復流涕今老且病恐死無以塞子責
爰減旅食付開雕以質當代博古者至先君子
五經論文古文全編俟異日而覓梨棗焉嘉慶
庚午上元不肖男仝爽仝嚴百拜附記

參訂姓氏

夏之蓉醴谷 高郵
賈田祖稻孫 高郵
姪仝轍雷門
仝敞體齋

校閱姓氏

喜 起雨亭 江都
謝開基鈃生 江都
王 峻春江 甘泉
夏味堂澹人 高郵
宋錦初訒菴 高郵
婿林復敦來 泗州

校字姓氏

閔逢秋西村 高郵
姪孫雋養畏
仰步陶
瓚公執
璠奐若
孫男熒德輝
鑄鎔夫

尚書古文證疑目錄

卷之一
今文尚書源流
今文尚書篇目
眞古文尚書源流
梅賾奏上古文尚書源流
梅賾奏上古文尚書篇目 即今所傳本
朱子疑梅氏古文
元儒吳氏辨梅氏古文
明儒歸氏辨梅氏古文
卷之二
以史記證二十五篇之譌
以前後漢書晉書證二十五篇之譌
以忠經說文趙岐孟子注辨二十五篇
以陸氏釋文尚書大傳辨今文並序爲二十九篇
以史記漢書辨大序口授二字之非
辨二十五篇引用成語及篇名
辨二十五篇與伏書文辭格制不同
辨二十五篇得行于世之故

辨百篇小序爲孔壁之遺當列今文後
辨大序之譌
卷之三
辨舜典之不可分
辨大禹謨
辨益稷之名
辨五子之歌
辨允征
辨仲虺之誥
辨湯誥
辨伊訓
辨太甲三篇
辨咸有一德
辨說命三篇
辨泰誓三篇
辨武成
辨旅獒
辨微子之命
辨蔡仲之命
辨周官

辨君陳
辨畢命
辨君牙
辨冏命
辨姚方典所上舜典首二十八字
卷之四
二十五篇採摭經傳之詞
經傳所有書辭而二十五篇未及採摭者
辨孔傳之謬

尚書古文證疑卷之一

喬年寶田著

今文尚書源流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用李斯議凡天下詩書百家語悉詣守尉燒之　又秦律挾書者族偶語詩書者棄市　漢書帝紀孝惠四年除挾書律

史記儒林傳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又伏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漢書作鼂錯往受之漢書同　又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山東諸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史遷此條敘源流最為明晰可知口授二字之謬詳見後　漢藝文志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　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

至曾孫高子陽名高字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名地餘字長賓授太子爲博士元帝卽位貴幸至少府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又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琊殷崇楚國龔勝字君賓崇爲博士勝右扶風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字子都普爲博士宣司隸校尉徒衆尤盛知名　又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蕑卿蕑卿者兒寛門人勝

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藝文志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皆立學官　儒林傳贊初書惟有歐陽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既立歐陽尚書又立大小夏侯尚書故云復立　又儒林傳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大中大夫授太子卽元帝元帝卽位堪爲光祿大夫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四至九卿門人沛唐林字子高平陵吳章字偉君重泉王吉字少音齊炔欽字幼卿王莽時林吉爲九卿欽章皆爲博士　後漢書牟融字子優北海人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　漢儒林傳張山附字長賓平陵人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郡李尋字子長鄭寛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寛中授東郡趙元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三人皆哀帝王莽時人

今文尚書篇目

堯典　皐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四代書二十八篇伏生授鼂錯用隸書所謂今文尚書也孔穎達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二十八篇而儒林傳藝文志皆云二十九篇者疑有小序一篇說見後

眞古文尚書源流

家語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　漢紀尹敏傳孔鮒所藏書　漢藝文志魯共王（景帝子）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漢書同）逸書得十餘篇　又漢志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荀悅漢紀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　又漢志安國獻

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　楚元王傳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儒林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　荀悅漢紀武帝末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立於學官

史紀兒寬受業孔安國　漢書儒林傳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按此五篇皆今文所有而云多古文說者字畫之不同講說之互異耳於此益驗今古文經之二而一矣說見後）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瑯琊王璜平陵塗惲惲授河南桑欽　楚元王傳哀帝時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古文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傳問民間則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書入廷議不可大臣龔勝以去就爭師丹劾歆改亂舊章歆懼誅求出補吏　漢書儒林傳贊平帝時又立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故兼而存之）　又傳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莽廢官學仍不行　後漢書賈逵傳賈逵父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惲逵傳父業　又賈逵數為帝言

古文尚書八年詔諸儒多選高才生能受古文尚書者由是古文遂行　後漢儒林傳南陽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　又魯國孔僖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拜郎中　又陳留楊倫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講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　又東海衛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　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註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鄭元傳元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　又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

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元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梅賾奏上孔氏古文尚書源流

孔穎達正義引晉書晉太保鄭沖以古文尚書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此語晉書並隋經籍志俱無說詳見後

梅賾奏上古文尚書篇目

孔安國序

堯典　舜典分伏書堯典慎徽五典以下充之齊姚方興復上首六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分伏書皋陶謨帝曰來禹以下後半充之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允征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分伏書盤庚作以下為中　盤庚下分伏書盤庚既遷以下為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分伏書顧命王出在應門以下後半充之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五十八篇梅賾所奏上今所傳古文尚書也百篇小序已各分冠篇首

朱子疑古文

朱子曰孔壁之傳漢時却不傳孔壁眞古文漢時亦傳說見後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時却多傳者是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者此大序及衛宏序之誤與史漢不合朱子僅疑之而未及辨說見後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却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當

又曰伏生書多艱澀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却平平易曉或者謂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語已皆如此此不可曉偶

又曰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大雅

又曰如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出於伏生便有難

曉處如載采采之類大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
允征有甚難記却記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曉
只牧誓中便難曉如五步六步之類如大誥康誥
夾著微子之命穆王之時冏命君牙易曉到呂刑
亦難曉因甚只記得難的却不記得易的便是未
易理會菑
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會見可疑
之至大雅。以上五條見語類
又曰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
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

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
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
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
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
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此條見朱子文集六十五卷乃朱子手筆親定之詞

元儒吳氏辨古文

吳氏澄曰書有今古文之異何哉鼂錯受伏生書
以隸寫隸當世通行故曰今文孔壁中藏科斗書
科斗蒼頡所製字故曰古文然孔壁眞古文不傳

此語誤說見後張霸僞作二十四篇目爲古文霸作百兩篇非二十
四篇也說見後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
卷漢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引亦誤說見後二十九篇者卽伏生書今
文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泰誓一篇也泰誓在二十九篇之
外疑合書小序爲二十九說見後古文十六卷者卽張霸僞古文
書二十四篇此沿正義之誤說見第二辨第三條漢儒所治不過伏
生書及二十九篇耳此外仍有治眞古文者說見後張霸僞古文
雖在不足重於世及梅賾奏上二十五篇出則凡
傳記所引書語註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旣有
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遼絕矣析伏

生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
十八篇并書序一篇爲五十九定著乃五十八篇序已各冠其篇首不復爲
一篇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
也唐初諸儒爲之疏義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歐陽
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歐陽大小夏侯
氏傳自晉永嘉時已亡不待唐也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
竊嘗疑之伏氏書雖不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爲上
古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
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
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

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夫以吳氏及朱子之言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

明儒歸氏辨古文

歸氏有光曰余少讀尚書卽疑今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已亥之歲讀書于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眞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梅賾所奏上書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誤同吳氏或上脫去四字）十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愼重如此（古經四十六卷乃眞孔壁所傳以不列學官故別于正經而非張霸之僞書說見後）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綴拾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厘厘垂如線之緒于其女子之口（此沿大序之誤說見後第五辨第一條）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葢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

石渠白虎之異議學者蹈常襲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于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不能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髣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序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尚書古文證疑卷之二

喬年寶田著

第一以史記辨二十五篇 凡一條

大序曰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史記漢書所載皆同）以史記証之魯共王餘（景帝子）以孝景前三年由淮陽王徙爲魯王好治宮室二十六年卒是魯共王卒於武帝元朔元年也是時孔安國爲侍中正太史公年二十南游北涉之時序又云承詔作傳遭巫蠱事不復以聞以史記証

之巫蠱始于武帝征和元年距天漢三年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六載耳是時太史公尚存也其自序云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詩書往往間出百年之內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指司馬談）又云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又云年十歲誦古文（索隱曰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按此云古文乃伏生所傳之二十九篇並眞孔壁所傳之十六篇而非今之二十五篇冐爲古文也）又云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天歷改建于明堂于是論次其文七年（天漢三年）而遭禍幽於縲絏于是述陶唐以來云云漢書儒林傳謂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可知司馬遷及事伏生而並受業於孔安國矣何以一百三十篇之中于五帝本紀載堯典文于夏本紀載禹貢皐陶謨甘誓文于殷本紀載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文于周本紀載牧誓文于魯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于宋世家載微子洪範文餘如君奭呂刑文侯之命秦誓亦多採用而二十五篇絕不引用耶且夫夏本紀內最大事莫如舜禹禪位以及傳心四語矣而皆不載何也遷自謂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

述故事整齊其世傳豈有孔聖壁中所出二十五篇奉詔作傳而司馬氏未一寓目之理況儒林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可見非二十五篇）葢尚書滋多于是是馬遷得見孔壁之古文已自言之矣今按舜本紀內載竊蟬而下而瞽瞍而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父母弟欲殺舜四岳薦之堯使九男二女事之安知非古文耶（趙岐注孟子九男二女云此古文逸書舜典之文）殷本紀內載湯誥數十語（凡一百二十六字與今湯誥迥異）安知非古文耶周本紀內載武王伐紂除道修社分封

誥洛等語安知非古文武成等篇語耶由是觀之則史遷所見孔壁之眞古文必非今之二十五篇所謂古文斷可知已自唐天寶以來千有餘年此言實自余發覆安得起朱子於九原而一質正焉

余既爲此辨後閱蕭山毛氏奇齡古文尚書寃詞一書尊信二十五篇語多臆捝其謂史記作於太初元年古文獻於天漢後作史記時並無其書蓋據漢志云武帝末得古文尚書又劉歆移太常博士云古文尚書在天漢後獻之二條不知武帝在位五十二年魯共王卒於元朔元

年實武帝之十一年也則得古文尚書非武帝末明矣王充論衡謂漢志武帝末武字當作景而劉歆亦以獻書時統言之不可爲據也卽曰天漢之後獻書亦正太史公作史記之時乃謂天漢獻書越太始四年而卽遇征和巫蠱之變安國將古文原本獻之官府祗以竹簡更寫一本藏於家而此本又藉以作傳簡牘煩重必不能得惟問其大畧竊取所聞湯誥泰誓諸篇彷彿引之又謂史遷好古之切就安國審問而不得僅得古文二篇亟爲採入（一太誓今殷王紂用其婦人之言等語一蔡仲之命以車七乘其子曰胡等語）蓋不知以史遷不載疑二十五篇之僞而鑿空妄說强據年月謂天漢太始正值遷救陵禍縲絏受辱發憤不暇豈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所謂論次其文七年而遭禍于是述陶唐至麟止自黃帝始以及草創未就適遭此禍云云反覆明切若此而毛氏未之見耶毛氏之言本不足深辨得此而覺余以史記証二十五篇之晚出其言更爲不謬因附著於此

第二以前漢書後漢書晉書辨二十五篇（凡九條）

史記儒林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漢書藝文志亦載共王壞壁之事云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又云經二十九卷（此伏生所傳疑並有書序一篇在內說見後）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安國所傳）蓋以伏生二十九篇並後得之僞泰誓一篇爲三十篇合之十六篇爲四十六篇古以一篇爲一卷故云四十六卷書大序悉本藝文志語而增多二十五篇與十六篇之數不合其云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則雖合於志四十

六卷之數而亦莫知卷數之如何也孔氏正義彌縫大序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以合四十六卷之數而顏註古經直以今之五十八篇當之後人不復致疑而十六篇二十五篇之異同亦無有能辨之者矣

班固于四十六卷之下自注爲五十七篇顏師古又于五十七篇之下引鄭康成敘贊注曰本五十八篇後又亾其一篇故五十七（鄭康成有言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亾疑卽此篇）按正義謂鄭元所註尚書亾逸篇數適與孔傳不合孔則增多於伏生者二十五篇卽今世所

行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等二十五篇也鄭則增多於伏生者十六篇十六篇者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三大禹謨四益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典寶八湯誥九咸有一德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是也十六篇亦名二十四篇蓋九共乃九篇析其篇而數之故曰二十四篇也鄭註又于伏生二十八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並僞泰誓三篇爲三十四（正義謂鄭注于伏生二十九篇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又僞泰誓二篇爲三十四亦小誤不知伏書本無泰誓蓋合書序爲二十九耳）以三十四合二十四爲五十八亾其一篇爲五十七而並序仍爲五十八也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者伏書內之盤庚三篇合爲一卷後得之僞泰誓三篇合爲一卷孔壁之九共九篇合爲一卷故四十六卷也鄭所註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逵父徽爲安國六傳弟子）又上與劉歆合歆嘗校秘書得古文十六篇傳問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此皆載在史册確然可信者孔頴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二十五篇之古文抑獨何哉

漢書儒林傳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中書中秘所藏書卽安國所奏上者）廼黜其書孔頴達正義誤以張霸僞造古文而鄭註承用之非也且霸書百兩篇是一百有二篇也而顧以二十四篇當之可乎（吳幼清歸震川皆沿此誤）

前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

字（簡一也而字有多寡之異蓋二十五字乃酒誥之簡二十二字乃召誥之簡也）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考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云藏之秘府伏而未發明指古文經四十六卷而言則所謂中古文當卽安國所上者晉時秘府有古文尚書經當亦指此安國傳其學都尉朝膠東庸生以至王璜塗惲雖淵源相繼但其文必多異脫是以劉歆請置博士而龔勝師丹劾其改亂舊章而非今之二十五篇也

後漢書杜林扶風人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一卷以示東海衛宏濟南徐巡曰流離兵亂常恐斯

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儒林傳扶風杜林得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作註解按賈逵傳逵傳父業（賈徽）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又云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是逵一人兼通今古文矣又陳留楊倫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講學大澤中弟子至千餘而丁鴻傳云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肅宗時與桓郁（桓榮子）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于白虎觀是丁鴻一人又兼通今古文矣間嘗以情事考之古文與今文雖有二十九卷四十六卷之異其實諸儒所注不過伏生二十九篇而二十九篇科斗之文與鼂錯所授隸書字畫有互異及增損處故別之爲今古耳觀陸氏釋文所載馬註孔氏正義所載鄭注約六十餘字皆與今本異他如裴駰史記註載馬鄭王三家尚書與今本異者八十餘字鄭氏周禮注引尚書與今本異者亦三十餘字鄭氏禮記註引尚書與今本異者亦十餘字可見不然賈逵既爲古文尚書作訓何以逵

之所訓者止歐陽夏侯之書而不及其他鄭元既爲古文尚書作註解何以隋經籍志謂鄭注杜林漆書而所傳惟二十九篇也

晉書荀崧傳元帝踐祚崧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置博士尚書鄭氏一人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卽今孔傳）則孔氏之立似卽在此時隋經籍志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李氏延壽曰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註解武平末○劉光伯名炫劉士元名焯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又曰劉焯少與炫爲友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著五經述議行于世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

時稱二劉云云是延壽亦信梅氏書爲眞古文而詆鄭康成所注爲非古文矣延壽之言亦何足論然可見鄭注二十九篇在宋齊梁陳之間猶行于世也至隋孔鄭並行而鄭
氏甚微云云是鄭註與今之孔傳且疊相盛衰於
齊梁陳隋之間矣若鄭註果係四十六卷不應獨
傳今文二十九篇于此益驗孔壁十六篇之無注
矣如鄭注儀禮十七篇而逸禮三十九篇不注即
其例也朱子曰孔壁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鄭康成曾見且引其文于注中不知何緣只解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蓋古文在壁中距伏生今文立
學幾及百年而後出其文必多脫誤齟齬斷續訛
譌之處王魯齋曰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以成書是以諸儒無

注觀馬融尚書叙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之語可
見雖孔僖自安國以下世世相傳縱有師說或止
口傳而未著竹帛如夾氏春秋之類故自僖之後
失之遂錮于秘府而不復流傳浸淫至于永嘉並
中秘之原本而亾之歟蓋不可考矣閻百詩曰竊意古文書至東漢始有訓註而逸書十六篇終未有注故有時合而爲一則如漢志所載有時離而爲二則如隋志所載合則永亾晉永嘉之亂是也離則僅存晉元帝立鄭氏尚書博士是也
正義載鄭注于伏生書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
一篇前漢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是一篇爲一卷也又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似盤庚三篇並康王之誥之分自歐陽已然不始自鄭元矣其不曰三十六卷者或歐陽章句不連小序耳又僞泰誓三篇共三十四篇更增多舜
典以下二十四篇爲五十八其亾書四十二篇膏
沃帝告釐沃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湯征仲虺
之誥明居徂后太甲三篇沃丁咸乂四篇伊陟仲
丁河亶甲祖乙說命三篇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
微子之命歸禾嘉禾成王征將薄姑周官賄息慎
之命亳姑君陳畢命君牙蔡仲之命與書序亳無
差異特其次第不同而存亾之篇目亦異耳鄭于
今二十五篇所絕無者如汩作九共典寶肆命原
命十三篇皆注曰逸于今二十五篇內所有者如

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
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三篇皆註曰亾又于今
所分出之舜典益稷二篇亦註曰逸是鄭註之古
文與今所傳之古文不獨篇名不合者其文辭不
可得同即篇名之適相符合者其文辭又豈同哉
況合鄭註今孔傳較之除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
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武成旅獒冏命九篇適相符
合外鄭增多十五篇孔增多十六篇共增多四十
篇除後得之僞泰誓共伏書三十三篇當得七十
三篇矣晉宋諸儒何以略不言及其異同之故正

義雖唐初人所作然皆承用梁隋疏義又何以都無一語然則今之二十五篇與鄭註增多之二十四篇葢風馬牛不相及也審矣

伏生今文歐陽和伯大小夏侯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壁所傳自安國傳都尉朝及王璜塗惲至後漢書衛賈馬亦傳孔學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闇百詩曰先師棘子字難通讀水經注淄水引鄭志曰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康成答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始悟是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子字讀屬安國其不曰孔而曰子者如公羊子沈子之例著其爲師而尊之也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

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冐猶復疑惑未悛是鄭元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也孔頴達引此而怪鄭註尚書亾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不知鄭元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者謂其傳受章句講誦之間而非今文古文之經也其亾逸與孔異非與眞安國之書異乃與梅頤所上僞安國之書異也悠悠千載請質知音

正義引晉書云晉太保鄭沖以古文尚書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晉書皇甫謐傳城陽太守梁

柳謐從姑子也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此語今晉書無之而隋經籍志叙次傳授最詳止以後漢書儒林傳爲據亦不載此語或謂此晉書舊本有之考晉隋二書皆唐初所修不應孔頴達猶見舊本而房喬魏徵不之見又不應見之而削不載也此必作疏義人僞撰頴達承用不察耳且鄭沖仕高貴鄉公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鄭小同俱被賜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與孔邕何晏等共集論語訓註奏之于朝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以祕不上進祗授蘇愉耶又論語

解雖列何晏之名而沖實主之若二十五篇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卽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用包咸之訓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況鄭沖以下傳授歷歷然而沖以上何没没也又正義舜典疏云東晉元帝時梅賾上書與隋經籍志合乃于虞書下復引晉書云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考今晉書亦不合前字亦疑作疏義人所增不然前晉秘書現在僞書寧得施行耶大抵孔頴達纂傳翼經不爲無功而廢鄭而從僞孔則爲厲之階然猶幸其於正義中備載鄭註亾逸篇名使後人得乘其

罅漏而可以考証也

第三以忠經說文趙岐孟子注辨二十五篇

凡三條

馬融所傳者漆書古文先儒皆言其未見今之二十五篇也然忠經馬融所作其所引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旌別淑慝皆在今之二十五篇內可見所引書詞皆眞古文所有而今之二十五篇爲附會此語而成之一大証也且太甲說命畢命皆在鄭註亾篇之內而所

引一人元良以下三條馬融從何見之而引之然則二十五篇反襲用忠經而不顧矛盾若此其闕不攻自破矣

東漢和帝時許慎作說文哀帝十五年愼子沖上書云臣父本從賈逵受古學考之于逵作說文其序云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據此則其所引書惟孔氏古文可知已乃考之說文則僅有二十八篇中字而二十五篇中無一字相及如謨字註但引虞書皐陶謨而不及大禹謨可見惟寍字註下有讀若周書

若藥不瞑眩一句然此句屬周書非商書則今之說命乃附會孟子所引而成二十五篇之在兩漢無其書彰彰矣

趙岐東漢人其注孟子我武惟揚云古尚書百二十篇時之大誓也可見僞泰誓無此語而趙岐亦不信僞泰誓是趙岐亦未見二十五篇矣又注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此逸篇之辭而不言何篇至注九男二女句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亾失其文按逸書舜典乃眞孔壁古文十六篇所有而岐不之見者葢古文雖在秘府而未立學官其在

民間則非從師講授亦莫之見也

第四以陸氏釋文尚書大傳辨今文並序爲二十九篇

凡二條

陸氏釋文據王充論衡言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國孟子諸書所引合故馬鄭王肅諸儒多疑之正義引馬融云泰誓後得引鄭元云民間得泰誓引劉向別録云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則泰誓非伏生所得而云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

而得行入之伏生所傳內云云二說不同據釋文則泰誓在二十九篇外據正義則伏書加泰誓爲二十九夫史公雖疎略斷無以後出之泰誓入于伏書內而不分析言之者自以釋文之說爲正葢史記載白魚入王舟之文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引之直稱書曰後人因疑泰誓之得在武帝前然安知非僞泰誓反襲用董生司馬遷之言也泰誓在二十九篇外則伏書少一篇按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王氏

伯厚又謂大傳之序有掩誥今本闕焉疑伏生所傳今文別有書序觀史記所載書序與今本多不同或係伏生所傳之序爲遷採用之至孔序出而伏書序亾耳觀孔臧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可知並序爲二十九篇也

第五以史記漢書辨大序口授二字之非凡三條

史記儒林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又云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是伏生有壁中原本先教齊魯之間又教張生又教歐陽生然後老而教錯也自大序有口以傳授四字而傳會序說者又于衛宏序增其女傳言教錯以意屬讀諸語于是作隋書者亦載口授二字于經籍志中其意以伏書之詰屈聱牙者乃口授傳言之訛而非其本然欲爲明白坦易之二十五篇彌縫也不知孔壁中據大序原有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在內是必其文與伏書有不同處而後可以實口授之言而何以如出一轍也且先秦古書所引伏書之文皆已如此尚書口授而他書未聞口授其

何以稱焉毛氏奇齡曰伏生所授者今文也今文者以所授之書字言也如曰口授則焉知其口中之字爲科斗爲篆隸而可指之爲今文乎此言可以破的

馮氏班曰漢書儒林傳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疑不能明也伏生有孫自應有子何至令女傳言且其女傳言亦應通文字何至錯不能得者十二三乃以意屬讀之濟南潁川其語音亦絕不相遠王氏充耘謂今文堯典禹貢洪範顧命費誓條理曲折法度森嚴若有錯簡缺文則全無可理會此等

豈鼂錯能以意想像而言之者乎故知衛宏之序決未可信也

閻氏若璩曰其女傳言之語或亦不盡鑿空葢伏生年過九十子先父卒人事之常藐爾孤孫未承家學已又耄矣口不能宣及門弟子業成辭歸錯奉詔至安可空還不得已令女傳授理或有之葢漢人讀書頗與今異揚子雲謂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葢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略爲指授方可承學故使其女傳言耳若字本今文錯所自識豈因齊

人語而都不曉耶至失其本經之語則謬生縱老何至家無本經縱失去而張歐陽弟子固不涉尚書以教亦可取求還報天子也

第六辨二十五篇引用成語及篇名 凡七條

伏書二十八篇一萬七千餘字所見於傳記引用者不足數十語耳若二十五篇八千餘字而見於傳記引用者已三百餘語 今臚列在第三十三 且此三百餘語皆微言粹旨試將此三百餘語除去其足以垂訓立教者不過十分之一餘皆官樣通套語無有別開生面發前聖所未發處也

閻氏若璩曰左氏春秋內傳引詩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詩者十引書者二十一引逸書者三十三外傳引詩者二十二引逸詩者一引書者四引逸書者十葢三百篇見存故詩之逸自少古書放闕既多而書之逸自倍於詩也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韋杜二氏註爲逸書者皆歷歷具在其終爲逸書者僅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一則而已夫書未經夫子所刪不知凡幾及刪成百篇未爲伏生所傳誦尚六十九篇其逸多至於此豈左氏於數百載前逆知後有二十五篇而所引

必出於此耶抑此二十五篇援左氏以爲重取左氏以爲料規摹左氏以爲文辭而凡所引遂莫之或遺耶○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引詩者一百有二引逸詩者三引書者六引逸書者十八逸少逸多之故猶左氏也逮梅氏書出而鄭註所指爲逸書者皆全登載無遺不獨規摹文辭抑且標舉篇目如見五引兌命則撰說命三篇四引太甲則撰太甲三篇三引君陳則撰君陳篇以及引泰誓撰泰誓引君雅撰君牙無不皆然○某嘗笑僞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

名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如作泰誓三篇則因馬融所舉之五事也太甲三篇則因孟子左傳所引用也說命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國語所引用也以及仲虺之誥蔡仲之命君陳君牙莫不皆然蓋作僞書者不能張空拳冒白刃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依託往籍以爲之主摹擬聲口以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於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註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亾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牴牾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從措手耶

此其避難就易雖自出於矛盾而有所不恤也。孟子引今文書六條時日害喪二句若保赤子一句舜流共工于幽州五句二十有八載五句殺越人于貨三句享多儀四句辭既相孚義亦脗合惟竄三苗竄作殺罔不譈上有凡民二字然許氏說文引周書正作凡民罔不憝而殺三苗字作竅亦惟竅字可訛殺可知非孟子自增之自改之矣胡引古文書若泰誓上泰誓中武成辭既不同而句讀隨異義亦不同而甚至違反耶（詳見各篇下）鄭端簡曉嘗謂僞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子諸書所引用者竄入之以圖取信于人乎其言與柳宗元辨人以賈誼鵩賦盡出鶡冠子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充入之正同從來後人引前無前人引後獨二十五篇乃前人引後也點破正可一笑。朱子謂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意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以爲之者或問安知非左氏諸書取孝經耶朱子曰不然三才章自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爲子太叔述子產及趙簡子贊之之言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一段爲季文子之言君子

則不然以下又雜以北宮文子之言在左傳自有首尾入孝經都不接續又無意思則知此襲彼非彼襲此可無疑也朱子此等識見眞逈出千古讀二十五篇者以此意求之當思過半矣

第七辨二十五篇與伏書文辭格制不同（凡二十一條）

今文古文難易之辨自吳才老發其覆而朱子言之詳矣金氏履祥云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澁夫安國既能以伏書考古文何故不以

古文訂今文耶聖經原不可以文法論然典謨渾穆頌命麗和訓誥通晢誓誡峻激每以體製分平險葢廟堂之上高文典冊自與誓師告衆不同且亦時代升降使然是以甘誓尚自坦緩至商周加以桀縱之氣則其詞反險奥歷落昔人謂三盤八誥義直意曲樸鉠與孱莽兼而有之是也今二十五篇體備十餘種時近二千年而如出一手有是理耶試平心靜氣以讀之氣格雖簡鍊而欠縱横意味多逸響而少質直詞句俱坦白而欠古奥大率用四字句法又多排偶陸宣公集中所作制誥

文字彷彿類此觀白居易集內補湯征一篇則知擬作可亂眞矣方氏苞以爲秦漢以後無人能作葢以其中多精粹語而不知其出於攟拾也朱子及兩吳氏歸氏之言已列卷首不復著而草廬以下凡辨古今文之難易有與朱子相發明者悉採于後

吳氏澄題伏生授書圖詩云先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論伏氏功遺像當鑄金復自跋云嗚呼天未泯絕帝王之制故憖遺此老以至此時也女子亦有功焉書二十八篇奇崛難讀或謂女子口授時錯以己意屬讀而失其眞嗚乎奇崛古書體也錯何尤晉隋間二十五篇出從順如今人語識者議其功罪于錯爲何如哉是固未易爲淺見寡聞道也安得起吳才老朱仲晦於九原

趙氏孟頫曰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亾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眞耶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術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嘗受其欺耶吳草盧有贈別子昂詩云識君維揚驛玉色天人表伏梅千載事疑讞一日了葢指此也

朱氏升曰今文古文篇有分合辭有難易觀其文理之相接則可見其始合而今分觀其體製之迥殊則可疑其彼何獨難而此何獨易矣若是者自朱子吳才老固已獻疑而世之大儒亦已有明辨而釐正之者按大儒即指臨川吳文正公

郝氏敬曰古聖文辭深奥精深無痕如書與周易自是一種文字二十五篇極力模倣而音節勻暢俊彩莊嚴已落近格。二十八篇與古人傳神其詞簡樸無枝葉是古時風氣之醇濃也其詰曲不暢快是古人胸次之盤鬱也其更端層叠是古人

眞意婉委周至也含輝歛彩晶光自爾溢發氣若斷續而悠然條暢舒散不用繩削而變態不可端倪此古人生氣也至於二十五篇淸淺鬆泛邊幅整齊曉然如揭日月而行康莊無復昧爽氤氳氣象矣。二十八篇當世卽欲不如此作不得六經皆夫子手訂及夫子自作亦是春秋以後文字如論語二十篇春容爾雅愚者可知猶謂有子之徒記述至春秋周易十翼夫子手筆亦是愚者可知文章因乎世運雖孔子欲爲四代典謨之文亦不可得已。後人何幸因伏生所授得見四代鴻寶

二十八篇眞足爲萬世國史之宗其二十五篇如伊訓太甲之類左國諸書髣髴欲方駕矣。諸傳中獨孟子近古七篇中所引書如太甲伊訓湯誓等語質直而少逸響正與二十八篇文字一律足徵伏書是眞梅賾所上是假又如大學所引今文康誥三語篇內自然渾合二十五篇取引語塡補痕跡宛然。二十五篇四代文字一律必無此理詩如商頌緽栗而淵塞周頌淸越而馴雅二代文質之殊詩然書亦宜然豈得謂商書淸淺反不如周書樸茂也若以伊訓太甲與康誥大誥諸篇並列先後文質倒置矣　二十五篇辭意多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艮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皆可通用若眞古文如大誥諸篇說得縱橫舒展而悉有典要眞贗如天地懸隔也

鄭氏瑗曰二十五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無一如二十五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何也

馬氏存曰某讀書至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之中觀古器茫然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劒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歎息也如夷狄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音累數十譯僅乃通當時之人號曰告令于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也當時學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竊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性命之說典誥之語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爲聱牙倔强以驚怫之也蓋其所習者素曉也按此可作周誥

殷盤佶曲聱牙之註腳雖論今文而實足辨二十五篇之譌
楊氏士雲詩云二十八篇今自漢伏生授二十五篇古自晉梅賾奏二十八宿外二十五宿又仲尼不可作誰復百篇舊按此與吳草廬題伏生授書圖同一機軸皆詞婉而意深

姚氏際恒曰論僞古文當直搜根柢而略於文辭然其句字誠有顯然易見者句法則如或排對或四字或四六之類是也字法則如以敬作欽善作臧治作乂作亂順作若信作允用作庸汝作乃無作罔非作匪是作時其作厥不作弗此作茲所作攸故作肆之類是也此等字法固多起伏氏書然

取伏書讀之無論易解難解之句皆有天然意度渾淪不鑿奧義古氣磅礴其中而詰曲聱牙之處全不繫此梅氏書則全藉此以爲詰曲聱牙細咀之中枵然無所有也觀其凡于逸書不皆改作弗無皆改作罔尤可類推

閻氏若璩曰向嘗習淳化閣帖至文不可解處輒以爲斷簡有鈌字不然古今人不相遠何至與人手書如是習之日久見其上下相生一筆連注苟間覆其中之一字氣便不屬乃知當時語自爾也惟親接其手書之人讀之則解旁人容有不解者況隔至後代乎因悟書難讀莫過殷三盤周入誥正葉石林云非作書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應爾豈有如衛宏定古文尚書序其中所云哉○朱子於二十五篇似猶爲調停之說曰書有二體有極易曉者有極難曉者又曰尚書諸命皆易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愚謂不然尚書諸命皆易曉固已然所謂易曉者古文中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畢命冏命也才涉今文如顧命文侯之命便難曉矣諸誥皆難曉固已然所謂難曉

者今文中盤庚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也才涉古文如仲虺之誥湯誥便易曉矣豈誥出於成湯之初者易曉而出於盤庚以後及周初者難曉耶豈命出於武丁成王之際者易曉而出於平王之東者難曉耶不特此也顧命命也康王之誥誥也相距十日然同爲今文則同爲難曉周官誥也君陳命也皆出成王然同爲古文則同爲易曉又何也朱子又云漢書有秀才做底文字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詞者秀才文字便易曉當時獄辭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此論極好然

如堯典皐陶謨可稱秀才文章但不可以擬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冏命諸篇如三盤八誥則與獄詞相類而二十五篇中又無一似此矣。宋林之奇尚書全解序云伏書多艱深不可通蓋伏生齊人也公羊子亦然所傳於春秋如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何休註皆云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此可謂亂道矣（按林氏此言乃沿卩按字之誤而又傳會其說者）二伏生語縱難曉何至以己之方言錯雜入經文公羊傳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乃自作傳文於春秋無涉

也猶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亦未嘗亂經此本不足置辨然世亦有惑於其說者焉。陳氏第近代號左袒古文書者謂後儒以今文眞古文僞不過謂其文章爾雅訓詞坦明耳今觀於左國禮記及諸書傳引二十五篇者多至八九章少亦三四章皆爾雅坦明無有艱深澁語也豈所引者皆僞乎夫爲諸書所稱引者旣皆爾雅坦明而諸書所未稱引者必欲其艱深險澁是一篇而二體也豈虞夏商周之本經乎說亦辨而有理予請舉禮記引兌命之文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

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中二句非艱深險澁之語乎豈皆坦明者乎只觀作僞者截首一句續以惟其賢爲一段復截末四句改作黷於祭祀時爲弗欽爲一段取其類已者置其不類已者以俾與己文體一類則其情狀有難遯逃者矣

按二十五篇集古人成句並字面以砌成書辭而去其不類已者不可枚舉如伊訓去誕資有牧方明六字舞佯佯黃言孔章改作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泰誓吾民有命無廖排漏改作有民有命罔懲

其侮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于西土改作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武成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旣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改作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又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云云皆是也觀後條所列二十五篇引用成語可見（說見第三十三）

又按陳氏第謂諸傳記所引二十五篇語皆爾雅坦明無有艱深險澁亦不然如皐陶邁種德昆命于元龜關石和鈞誓奏鼓嗇夫馳自周有終若虞

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諸語何嘗不艱深險澁何以傳記所引用之外二十五篇並無一語艱深險澁也以此難左袒古文者雖百喙不能置一詞矣而世人不悟亦可傷已

伏書與二十五篇不獨詞旨之難易判然爲二大概伏書多長篇二十五篇多短篇蔡九峰謂益稷與臯陶謨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今按臯陶謨全篇共九百六十九字乃云簡不可多則如禹貢一千二百字何不分乎林少頴謂太甲說命之分爲三亦

以簡編不可多之故今按太甲三篇共不滿六百字即以二十五篇論大禹謨八百餘字又何不分乎二十五篇自禹謨外惟周官近五百字餘皆三百內外字文之眞僞原不可以長短論而要之模擬者多難於縱橫排奡也觀伏生所傳眞文二十八篇自見如高宗肜日甘誓乃短篇然亦僅矣

第八總辨僞古文二十五篇得行于世凡四條

閻氏若璩曰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節易由枝節而返根柢難竊以考據之學亦爾予之辨僞古文喫緊在孔壁原有眞古文爲舜典汨作九共等二十四篇孔安國以下傳習盡在於是至大禹謨五子之歌等二十五篇則晚出魏晉間假托安國之名所獻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後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踈脫依傍之分明節節皆迎刄而解曾寄與黃太沖讀一過歎曰原來當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學官而平帝時亦暫立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亾梅賾上僞書冐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僞顧後人並以疑漢之安國可乎可以解史記傳連環之結矣。梅氏晚出

書自東晉迄今一千三百餘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者其故有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遂競相讚述況渠以此書載於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於世者皇甫謐之過也賾雖奏上得立于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貞觀初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孔頴達之過也天祐斯文篤生嶶國孔子之後所可取信者一人而已分經與序爲二以存

古制一則曰可疑再則曰可疑而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趨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尚書叙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而世亦莫能崇信之蓋可歎夫

王氏懋竑曰伏生之書出於壁藏以多所亾失僅存二十九篇而鼂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兩漢儒林傳所載甚詳至書傳序云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衛宏序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錯所不知

以意屬讀明與儒林傳不合乃一手僞作互相印証其爲繆妄顯然安國增多之書略見于史記班志其文多斷續不可考必有訛鈌王莽時雖立學官旋以廢罷東漢又重讖緯之學是以其書不傳而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束晳皇甫謐輩所擬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可以採摭綴輯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眞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草廬吳氏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爲得之若纂言遂一決而去之則不可也凡分別古今文之有無自朱子始而朱子晚年編次儀禮載周書王會解而註云此書近世僞作以其薈萃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此已自發其例矣竊謂使朱子及見蔡傳之成必當更有所釐正如今蔡傳僅分別今文無古文有今文古文皆有於各篇之下恐未必得朱子之意云

按梅賾所上自唐天寶以來列於學官學者傳習千有餘年吳氏纂言毅然廢之是以匹夫而掊考文之令未免自蹈不韙朱氏彝尊謂自徐邈注尚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綴輯之若拾遺秉滯穗以

爲飯集雉頭狐腋以成裘于大義無乖而遺言足取愚以爲斷當列今文二十八篇及百篇小序于前而以孔安國大序冠古文二十八篇於後爲復漢儒之本來面目俟有力者請之于　朝著爲功令于今文二十九篇名曰尚書以尊經于五十八篇名曰尚書古文以傳疑是書之運也蓋有望於維持此運者

第九辨百篇小序爲孔壁之遺當列今文後

凡五條

朱氏彝尊曰說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

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程頤董銖諸儒也謂歷代史官轉相授受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論謂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由是九峰蔡氏作書傳從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于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傳並出不知漢孝武時卽有之此史遷據以作夏殷周本紀而馬氏于書小序有注見于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

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傳考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於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

閻氏若璩曰百篇序謂之小序伏生時猶未得伏生書少一篇疑是書序而史記載書序有與今小序不同者或伏生所得也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孔安國始據以序古文書而漢諸儒並以爲孔子作故寧屈經以從序而不顧其說之不可通有宋諸儒出始力排之排之誠是也朱子謂是周秦間低手人作尤屬特見蓋非周秦間不能倫知百篇之名非低手人亦不應說之如是庸且妄也然百篇名目確然可信何則壁中書出除錯亂磨滅及僞泰誓凡得五十五篇無一篇名溢于序之外者則可證小序所載諸目爲無遺矣朱子亦嘗合爲一篇以附卷末但仍梅氏之舊本而未復鄭康成之次第猶未古蓋鄭依賈逵所奏別錄爲次而梅氏所上則自爲之說也

按六十七序與史記所載大同小異其出周秦間無疑但其說多謬誤耳至梅賾所上則以湯誓移夏社疑至之前以咸有一德移太甲三篇後以蔡仲之命移成王政前以立政移周官前以費誓移

文侯之命後次序錯亂以就已說如咸有一德本在湯之時今乃改爲伊尹陳戒太甲之詞周官係周公作于成王之世今移于立政後改爲周公既沒成王所作此皆移序說以就已說也至蔡仲之命列于九十六文侯之命列于九十九未知其故或因侯國事類列於卷末亦未可知但伏書文侯之命亦在費誓前竊恐孔壁之原敘如此而伏生亂之梅賾所上者又因之也至若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爲武王命康叔之辭以及多方當在多士前則雖馬鄭所著原本之書序亦錯故朱子謂決

非孔門之舊者以此耳大抵秦火之後諸經中尚書錯亂尤甚伏書二十八篇眞矣而次第不無謬誤百篇小序之名目眞矣而次第與序說之意皆多謬誤特不若二十五篇與孔安國大序同爲後人一手擬作並移改小序以就已說此余斷以爲當遵馬鄭王所註書序次第合爲一篇附于今文二十八篇之後以存餼羊之意朱子可作當亦必以爲然。又按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鄭註爲商書今之孔傳並于允征下爲夏書亦非。又按虞書夏書之分實自僞孔傳始閻氏若璩曰馬鄭

王別錄題皆曰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孔穎達所謂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事也即伏生（謂尚書大傳）虞傳夏傳外仍有一虞夏傳鄭元序又以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敎是虞夏同科也楊雄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可見西漢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二之者杜預註左僖二十七年引尚書賦納以言三句曰尚書虞夏書也可見西晉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二之者逮東晉梅氏書出然後書題卷數篇名盡亂其舊矣

第十辨孔安國大序之僞（凡五條）

朱子曰書序決不是孔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是六朝文字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傳之子孫以詔後代漢人無這般文章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漢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無疑又曰安國序決非西漢文章向來以此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

徐氏與喬曰安國既承詔作傳無不報命之理巫蠱事不久旋定武帝方注嚮儒術表章六經未爲

道息有詔必不敢廢閣豈其使已成之書抑而不揚終兩漢三國魏晉數百年直待東晉而後出哉朱氏彝尊曰史記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云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巫蠱在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歿已久若班氏云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乃史家所以追述古文不列學官之故而序言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乃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剌謬乎自高齋十學士登之文選後之學者遂不敢非是不可以不辨也

閻氏若璩曰大序通篇葢規模于許慎說文解字序而作觀其起處猶可見至承襲而譌遂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以所聞伏生書考論文義始得知其妄可得而辨焉說文解字序曰秦燒滅詩書滌除舊典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曰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漢興以八體試學僮新莽居攝時有六書曰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古文者卽孔子壁中書若以自秦以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前無所為古文不知藝文志云漢興蕭何草

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吏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內有古文奇字是蕭何固以習古文為一代之功令也豈得為書廢已久時人無能識乎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多古字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司馬遷年十歲誦古文皆章章明著不待孔安國以今文字考之而後可識也○易大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後世聖人葢指黃帝堯舜言也世本曰黃帝世始立史官倉頡沮誦居其職厥後說文世紀及衛恆書勢皆云然包羲氏為萬世文字之祖者為畫八卦而言也今乃云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何與

尚書古文證疑卷之三

喬年寶田著

第十一辨舜典之不可分　凡三條

文中子曰孟子引堯典今皆載於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讀未分也

閻氏若璩曰趙岐註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句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則可見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一篇非析堯典而為二也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二句為堯典不為舜典史記載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于堯本紀不于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古文其言未為謬也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詞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或皆為舜典之文未可知也　慎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分明貫注今析而為二帝

曰欽哉何以驟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宜姚方興橫安二十八字于中然後人信之以為眞古文舜典矣

第十二辨大禹謨　凡十一條

王氏充耘曰堯典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皐陶謨雖各自陳說而首尾荅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其間只有益贊堯一段安得為謨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為一殊與餘篇體製不同

王氏懋竑曰典以紀事謨以紀言一定之體觀堯典皐陶謨可知如墨子所引征苗之辭必另有禹誓今皆並入大禹謨中而附以誓師之辭雜亂其體斷斷非古文之舊而後人未嘗以致疑何也

閻氏若璩曰顧炎武謂夏以前純乎質帝王有名而無號商以下浸乎文帝王有名有號未盡然也堯舜禹皆有號放勳也重華也文命也三者即是也史記五帝本紀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名者號也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徂落許氏說文正同他日引堯之言作放勳曰可知矣屈原離騷曰就重華而敶詞又曰吾與重華遊

兮瑤之圃又曰重華不可還兮凡三見皆實謂舜
則知爲舜之號矣後漢郅惲傳鄭敬曰初從生步重華于南野章懷太子李賢注重華舜字也至僞禹謨並姚方興二十八字出不將重
華文命二字各斷爲句與今文放勳字面一例而
竟連下文協于帝敷于四海自不得解作號而謂
是史臣贊誦之詞則古帝王之休稱鴻號湮沒不
彰矣
按閻氏據孟子離騷史記許氏說文以放勳重華
文命爲堯舜禹之號頗爲確見余更以文法論之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九字作一句讀謂堯號放

勳耳欽明文思安安言其德允恭克讓言其行光
被四表以下言其功自德而行而功一定次第故
孔子贊堯先言其德之則天無名而後及其成功
文章與此相合今以放勳爲贊堯之詞則是首誇
其功而後及于德又及于功不特輕重之序失而
語意亦重複無味矣況此九字皆史臣之辭曰放
勳曰字作號字解故下可直接以欽明文思安安
等語未有史臣纔說曰若稽古帝堯而忽又橫插
一曰字于中之理皋陶謨曰允迪厥德曰字乃紀
皋陶之言所謂謨以紀言是也今既不以文命爲

禹名則文命敷于四海六字當直接曰若稽古大
禹之下而不應又加曰字矣姚方興所上二十八
字亦加曰字于重華協于帝之上皆誤彷堯典皋
陶謨首四字而不知文勢齟齬不安此辨古文開
卷之第一義也況曰若稽古四字乃史臣彷佛想
像之詞堯典一百六十餘年而作堯典者乃虞夏
史官故用此四字作起語詞若舜禹皋陶皆史臣
所親見不應又加此四字此大禹謨並舜典首二
十八字出自後人不待言而吳氏澄亦以皋陶謨
曰若稽古四字爲後人所增理或然也

閻氏若璩曰舍己從人四字孟子本謂舜今入于
舜口中稱堯洚水警予孟子本謂堯今入于舜口
中屬舜其牴牾如此
又曰左文七年郤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
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此九功之德皆可
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釋書之辭也今皆
作書辭而恐九歌之名不著遂將水火金木土穀
二句倒裝于前與左氏引古之例不合卽如愼嶶
五典五典之名至孟子始釋之虞書豈料後有孟

子代爲釋哉蓋五典九歌虞夏時人所通曉至卻缺孟子不得不費詞矣所謂周公而下其說長是也曾謂禹陳謨于舜前而亦卻缺之饒舌乎哉

又曰舜臣五人禹爲最稷契次之皐陶又次之益又次之堯命舜而讓稷契暨皐陶是已胡舜授禹惟皐陶是讓不復及稷契何哉或曰稷契爲堯之親弟或不逮時而先卒然考之春秋內外傳展禽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祭公謀父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馬遷書亦云契興于

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又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可知稷契縱未必入夏朝而禹攝天子時猶在也撰大禹謨者止緣莊八年皐陶邁種德之語又以孟子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之文以爲皐陶賢于稷契不知禹皐並列古人大槩言之之恒辭而禹稷躬稼禹稷當平世未嘗不並稱也此一大破綻也

又曰左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杜預註皐陶邁種德句曰夏書逸書也註德乃降句曰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也據此則降字當作湖江反音缸方與上文郕降于齊師相合一部左氏引古人成語即從其末之一句中解之者不獨此也宣十二年引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于怙亂也夫襄三十一年引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昭十年引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皆其例也今乃以左氏釋文一句並竄入大禹謨經文何哉

又曰人心道心十六字皆出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語遂槩括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耳合荀子前後篇論之所引書辭凡十六條惟一人有慶二句作傳曰然孟子于傳有之亦指書言其餘無不明冠以書曰而引康誥秦誓仲虺之誥且明著篇名豈獨引大禹謨而輒改目爲道經耶況此十六字以上汝惟不矜四句以下無稽之言二句皆荀子篇中語其依傍

襲用如此

按允執厥中四字已見于堯之命舜馬融忠經又有所引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此八字已爲眞古文可知人心道心二句荀子引道經本以証舜其篇前又有精一二字故僞作者可以撮合荀子固不能造語精粹若此而所謂道經云云者或原爲舜言亦未可知大禹謨原句句有本而此十六字爲萬古心學之祖上承堯統下啟孔教故朱子作中庸序闡發不遺餘力蓋其所據之地甚尊而其所持之理原確然其出于道經忠經荀子之

辭而因論語舜亦以命禹之文附會之則不可以不辨也

閻氏若璩曰堯命舜數語躬中窮終一句一韻孟子放勲曰節亦皆協韻矢口輒爾諧聲蓋天籟也自禹謨述之中間雜以他語于古人以韻行文之體失矣況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欲其仰而承天之福永終二字古人本作吉祥字不可以絕字訓也自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外漢武立子齊王閎策曰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班彪王命論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孫權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倒置之義尤顯至三國魏志始有山陽公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于魏而自此晉宋册文則遂有大祚其窮天祿永終之語作大禹謨者正訓終爲絕故上文先作警戒辭曰欽哉愼乃有位敬脩其可願下卽續堯言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若以極言安危存亾之戒者而不知與原義相左矣

按孔傳論語舜亦以命禹句曰舜亦以堯命已之

辭命禹不言今見大禹謨比此加詳則可見此篇非安國所見之眞古文矣雖尚書孔傳訓永終爲好此亦或襲用包咸之論語注而不知注論語則永終可訓爲好此處上文加以警戒之辭正當訓爲絕矣傳與僞古文同出一人之手而自相矛盾若此

又按益贊禹班師而以瞽瞍比苗民之逆命以子事父之道比帝王之馭蠻夷似非倫類況瞍爲天子父頑嚚之跡爲臣子者亦當體天子大孝之心爲尊者諱而顧以苗民比之乎毋乃附會孟子之

文而足成之歟

第十三辨益稷 凡一條

閻氏若璩曰益稷據書序原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爲逸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楊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不然如今虞書五篇稷契曾無一話一言流傳于後代子雲豈鑿空者耶

第十四辨五子之歌 凡五條

郝氏敬曰五歌伯仲漢魏其典則敦厚不及十三

國風欲凌商周雅頌而上之其弗及矣

閻氏若璩曰詩歌之名肇見於命夔然南風卿雲之歌辭不經見未足爲據其可據者惟股肱元首三章而已夏后氏詩歌絕少塗山及夏臣相持而歌之作皆不足信而周禮所謂九德之歌離騷所謂啟九辨與九歌者泯滅無遺其見于經者孟子所謂夏諺而已今五子之歌音節嘽緩較之商詩駿發嚴厲者反不及此豈真出渾渾無涯之代與親遭喪亂者之手哉況賡歌三章章三句句必韻夏諺六句句無不韻蓋天籟也而五子之歌不然大率首二句連韻餘則二句一韻而第一章之韻句尤疎殆不可誦章十五句其協者裁四五句耳左氏引夏書維彼陶唐之文六句六韻今第三章乃襲取爲之芟帥彼天常而改其行爲厥道則反滅却二韻矣

又曰逸書原有五子之歌賈逵註彼文爲夏桀之時不言太康逵固從父徽受古文書云十六篇逸則可知其無矣今附會書序以爲太康失邦厥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卽以序言必太康淫樂縱欲羿以彊諸侯代有夏政而仲康等相率出

奔須于洛水之北作歌敘怨必非太康以久畋失國又非必兄弟五人盡從而田且奉母以行也況禹言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禹自堯七十二載乙卯受命平水土則娶塗山當在丁巳啟生則在戊午計禹崩及啟卽位丙戌改元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國僅七年壽九十五而終況又歷太康十九年辛亥方有失國之禍使啟若存壽一百一十四歲妃定與之齊年然則太康失國時固已無復母存作五子之歌者因五子稱子乃憑空撰出云御其母以從何也

又曰孟子所載象曰鬱陶思君爾此象之辭忸怩
則叙事之辭今乃並爲一人口氣不知忸怩慙貌
固難自言也且爾雅釋詁篇鬱陶繇喜也鬱陶者
心初悦而未暢之意也象乃自言喜而思見之詞
故舜亦從而喜所謂象喜亦喜也趙岐註孟子云
象見舜正在床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
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此一段頗爲傳神今
併竄入歌中不特叙議莫辨抑且憂喜互錯矣僞
孔傳註云鬱陶哀思也其悞亦沿于王逸之注離
騷而朱子則又因孔傳而沿之者也今當以爾雅

及趙岐註孟子爲正
五歌紓徐頓挫各首有章法合五首又共成章法
似非所謂先秦無段落之迹者以之列于小弁小
旻諸什間氣骨尚遜況欲駕猗那殷武而上之乎
豈東晳韋作南陔等篇補亾之故智彷東京張衡
四愁之體而爲之歟

第十五辨允征 凡四條

閻氏若璩曰仁山金氏謂兵法莫整于允征曰先
時者殺無赦二句也然此出荀子君道篇莫仁于
允征曰殲厥渠魁二句也然此運用離卦上九爻
辭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二句意莫勇于允征曰威
克厥愛允濟也然此乃左昭二十年公子光語凡
晩出之古文所謂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
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
又曰日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建子建
午建卯建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
爲災其餘月則爲災而災之重者則在建巳之月
蓋此月六陽並盛六陰並消于此而忽以陰侵陽
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
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

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
非春王正月之正也左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
唯止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
鼓于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
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
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云云
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
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在
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覆

明切矣今乃曰季秋月朔云云不知此禮夏家正未嘗用之於九月也益因大同歷仲康元年有九月日食之文而湊合引用不知夏之典禮不如是也或謂夏制與周制異然則太史引証不合乎子亦當折之矣何爲反噤而不一語乎

又曰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三代盛王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語如後世檄文以兵威恐敵之事若陳琳之檄吳鍾會之檄蜀云爾乎此書之晚出魏晉又一証已

姚氏際恒曰威克厥愛二句乃左傳吳公子光之言光所處者鱄諸之輩所謀者弒逆之事後世申商之法厥由以興徒以其有吾聞之曰爲書詞而不知非也昔李衛公問對曰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嚴刑也太宗曰尚書威克厥愛云云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先愛救于後無益于事矣故惟孫子之法萬代不刊是李靖亦能辨此二句之非古經矣

第十六辨仲虺之誥 凡四條

姚氏際恒曰慙德二字出季札論湯樂按札之觀樂聞聲審音即能知帝王之德辨衆國之風史遷稱其見微而知清濁是也自虞夏以訖春秋皆札自爲論撰絕無一語扳据詩書之文其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與猶有慙德正是一樣句法若是則文王亦當自謂有憾耶札此語乃是評湯部濩如孔子謂武未盡善意若是則武王亦當自謂未盡善耶今誤以評樂之言加之成湯之身而仲虺釋之史臣書之將聖人青天白日心事驅

入糢糊曖昧之鄉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是俯仰皆無慙矣觀湯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之詞及論語元牡昭告之語可見

又曰小大戰戰四句意謂我若不除桀桀必除我是湯之伐桀全是自全免禍非救民塗炭也若聖人非果以救民爲急則爲臣子者自宜生死惟命豈可作乎等一輩觀爲此先發制人之策耶說得成湯全是世俗一片心腸不知君臣大分矣如此乃增湯慙非釋也

又曰按左傳宣十二年隋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亾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原文兼弱攻昧爲古武經故引仲虺誥以明兼弱引詩以明耆昧若書詞果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亾二句左傳安得分爲二乎又安得以兼弱攻昧句爲提綱以取亂侮亾句爲條目乎此奘竇之瞭然者（孫文融評左傳云仲虺之誥中原有兼弱二字此以作斷語覺未安觀姚氏此言左氏受冤久矣）況左傳襄十四年襄三十年皆引此語皆僅有取亂侮亾無兼弱攻昧足以爲證至左傳推亾

固存一句亦是從上亾字增出存字以釋書詞國之道也國之刑也今將推亾固存句一并湊作書詞而于國之道也句改爲邦乃其昌以取協韻將兩處傳文割剝聯綴經如補衲傳無完膚矣

閻氏若璩曰經文有被引數處雖微有增易義則歸一者墨子所引仲虺之誥于非命三篇是也非命上篇仲虺之誥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中篇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三處下文墨子皆從而釋之曰此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者嫌與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孔安國傳曰爽明也用明其衆言爲主也不與墨子悖乎今文立政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此則竟貼上帝言用商受天命一代商興一商興其相反有如此者

第十七辨湯誥　凡二條

閻氏若璩曰論語孔安國傳也如予小子履敢用

元牡三句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詞如此孔安國于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此篇竟匿之不言而反以墨子所引湯誓爲証乎蓋伐桀大事湯之誓誥不一而足今文所載湯誓乃告民伐桀之詞予小子履乃告天伐桀之詞各不相蒙或當時有兩湯誓未可知且班固著白虎通兩引予小子履皆以爲伐桀告天之辭此所以信其必不出于湯誥也尤可笑者國語單襄公決陳必亾一篇引先王之令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六句今陳侯不念云云是又犯

先王之令也解曰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夫單襄公周臣也以周臣而對周天子而述周令其爲鑿然可信無疑今乃竄入湯誥中爲商先王之令將單襄公爲戇目夢語乎又姚氏謂國語原文以天道賞善而罰淫領句下用故字接曰故凡我造國云云彝字卽應上善字滔字卽應上淫字天字卽應上天道今剗去領句別置于前此數句全失照應文氣隔越不貫矣

又曰司馬遷撰殷本紀曰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以至女毋我怨凡一百二

十六字今臚列在第三十四女毋我怨下有以令諸侯四字詳其語意殆爲論功定罪誥戒諸侯之詞乃眞孔氏壁古文湯誥而此篇之出於後人擬作無疑也

第十八辨伊訓 凡二條

閻氏若璩曰三統歷引古文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奉祀王祗見厥祖蓋商以建丑爲正月建子爲十二月則所謂十有二月乙丑朔冬至配上帝者乃太甲元年之末非太甲元年之初也僞作伊訓者附會書序之文以十有二月爲卽位之禮因有百官摠己以聽冢宰以下一篇之文以致陷太甲于亂世崩年改元之失蔡傳彌縫其失以爲踰年卽位但商周改時不改月而不知商周之未嘗不改月也

張氏㚇歎曰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三祀十有二月說者謂商以十二月爲歲首而謂商周改時不改月此非也伊訓太甲諸篇晚晉始出原不足信卽以古文之泰誓武城證之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泰誓曰春武成曰一月合之則春一月也

其以春爲一歲四時之首何疑今文中召誥始以二月三月而洛誥則始以三月終以十二月孰謂周非改月哉堯典曰正月上日月正元日月必曰正日必曰元曰上也卽古文之大禹謨亦取義正月朔旦而顧以十有二月爲歲首以行卽位告廟之禮哉甘誓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互用之徵而子丑寅皆可爲正無疑後之論者不以春秋正太甲伊訓之譌而以伊訓太甲滋春秋之疑未見其允也

第十九辨太甲三篇 凡十一條

史記載太甲篇序以爲太甲訓三篇可見古之時篇名有訓字矣篇輻整齊語句俊潔而乏古人渾穆沉冥之味如第三篇二百字耳而駢偶對句多至九聯其爲後人按書序擬作無疑郝氏謂其不切放桐歸亳轉移變換皆可通用誠然也

商頌曰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爲官名太甲時則曰保衡故君奭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今當云維嗣王不惠于保衡而仍舊稱何也

閻氏若璩曰孫武兵書云伊尹名摯孔疏云尹正

也湯使尹正天下故以官名一云尹字也皆可通伊尹稱于王前當稱摯若周公予旦是也或稱臣若召公予小臣是也或稱朕稱予如朕載自亳予不狎予不順是也稱字稱官烏乎敢緇衣所引乃臣下之辭而斷不可竄入伊尹口中也

又曰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鄭註云天當爲先晚出書即是先字其出康成後何疑

又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也謂其終夜不寢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旦早也明也相去幾希何足以見成湯憂勤惕厲之盛而舉以告嗣王乎而乃聯綴此語何也

又曰今文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僞孔傳並孔氏正義皆以爲即湯孫太甲故襲用不義二字而不知祖甲非太甲蔡傳辨之詳矣

又曰孟子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玩其文義自以伊尹放之于桐三年爲句于桐處仁遷義爲句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爲句蓋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是聽蓋凡六年始復歸于亳踐天

子位史記殷本紀雖與孟子少異要爲六年之久復辟歸政則一古大臣格君心之難如此僞古文依傍書序將放桐事撰于上篇中三年事復歸事撰于中篇中以合書序而不顧與孟子史記不合矣

又曰僞孔傳專主王肅之學肅錯解中月而禫爲二十五月之中二十六月朔輙即吉故伊訓既載逾月改元而此以二十五月服闋即吉矣謂伊尹而有此事乎

按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並虞皇夏收

皆四代別名故大雅云常服黼冔蓋冔是殷之祭冠當云以冔服奉嗣王歸于亳而烏得稱冕乎

閻氏若璩曰尚書有本出一處而偶爲引者所增易實于義無妨者孟子齊人取燕章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宋小國章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是也觀上文其辭皆同而又首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他日引之輒易一爲始易始爲載此乃古人文章不拘之處亦何得疑其出于兩書耶不得疑出于兩書而奈何后來其蘇旣竄入仲虺之誥后來其無罰復竄入太甲中篇中耶

第二十辨咸有一德 凡七條

姚氏際恆曰詳篇義疑史臣所紀當是尹與湯如虞之君臣作明良喜起歌相似故曰咸有一德但此不爲歌爲文耳諸經傳記于伊尹並無告歸致仕之事今憑空撰出伊尹復政一節以取配合周公復政之意將咸有一德篇本屬伊尹在湯朝贊襄于湯者移入太甲朝陳戒于太甲矜功伐善豈人臣對君之言乎司馬貞反據此以史遷記于成湯朝爲顚倒失序可笑也

按此篇鄭康成書序在湯誥後咎單作明居前馬遷亦親受逸書者即繫于成湯紀內是與太甲無涉矣康成註書序于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頗不可曉王肅註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時臣工贊美湯君臣之辭非必作于君前故君則稱號臣則稱字也不然伊尹自稱字于君前已爲不可不稱先王而稱湯尤不可矣

姚氏又曰君奭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襄二十一年左傳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是尹奉太甲歸後作相之日方長若據此云是伊尹于太甲初喪時即放之而自攝奉太甲歸後旋即復

政若始終未嘗相太甲者何相避之深也且據殷本紀湯爲諸侯已得伊尹其卒在沃丁之世是伊尹壽年百有餘歲而太甲時方七十左右未名爲老也太甲賢君竟不留相王室萬無是理

按周公欲明農而成王留之故誕保七年終于相位召公欲退老而周公留之故承受顧命而輔佐康王意太甲伊尹君臣之間亦當如是古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懼盛滿而避權位乃後世自好者之所爲總緣模仿周召明農退老之說而作先于太甲下篇安放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一句爲

退休伏脉繼作此篇不知其悞耳且果伊尹有復政告歸之事召公正可引以爲例何用公反引太甲保衡之説以留之耶不可通矣

閻氏若璩曰表記所引尹吉曰不知爲何書緣康成所受十六篇有咸有一德知此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出其中故註曰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悞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亾其確指如此果爾此二句既入咸有一德中何爲尹躬天見于西邑夏云云又入太甲上篇耶

姚氏又曰后非民罔使二句本仿國語夏書曰衆

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禮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但二書皆以民非后在上興起下后非民乃是告君語意今倒置之則是告民語意不容出伊尹對太甲之口矣

按漢書韋元成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也鄭元用此説故注王制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孔頴達正義詆康成不見古文爲此謬

説不知康成大儒必有所據○呂氏春秋引商書作五世之廟或字訛

第二十一辨說命凡三條

三篇腴淨清婉與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等篇同是一副筆墨置之盤庚高宗肜日間絶不相類蓋皆附會書序之文而以國語白公子張之言爲藍本合緇衣學記孟子忠經等□書而足成之者也

姚氏際恆曰今文無逸其惟不言言乃雍其惟二字本是承接上句三年不言語氣則上句不言二字不可删也又是與起下句言乃雍語氣則下句

言乃雍不可删也今上下皆删獨此句其惟二字竟無着落語氣不完矣

閻氏若璩曰黷于祭祀此亦附會小序以高宗祭成湯有雊雉之祥云爾金仁山本史記作祖庚繹于高宗之廟而祖已訓王爲是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也

第二十二辨泰誓三篇凡十三條

三篇之出于假託擬撰吳才老以詞氣証之謂湯裕武迫湯恭武傲學者不能無憾云云蔡九峰亦疑其晚出非當時之本文皆是也今細繹之上篇

既云沉湎中篇又云淫酗上篇既云冒色下篇又云悅婦人上篇既云弗祀上帝神祇遺宗廟弗祀中篇又云謂祭無益下篇又云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上篇既云剝喪元良中篇又云播棄犂老中篇既云播棄犂老昵比罪人下篇又云崇信姦回放黜師保中篇既云賊虐諫輔下篇又云剖賢人之心上篇既云弗敬上天中篇又云謂敬不足行下篇又云荒怠弗敬自絕于天上篇既云敢行暴虐中篇又云謂暴無傷下篇又云作威殺戮毒痛四海一事也或再言或三言怒罵煩複不覺其辭費

乎且也觀政于商非臣子所宜出也時哉弗可失亦非聖人之言也撫后虐仇等語爲人上者以之自警則爲賢君武王誓殷民而曰獨夫受乃汝世讐豈敎忠孝之道乎善乎顧氏炎武之言曰商之德澤深矣尺地一民莫非其有何曰乃汝世讐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何至並其先世而讐之二十五篇出于附會俱多而此三篇爲尤甚不獨其文氣之平弱也

閻氏若璩曰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以今文二十八篇考之如康誥多方洪範金縢皆然確哉朱子見也更以逸書伊訓畢命考之益合今泰誓開卷大書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耶

又曰中庸稱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樂記稱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無所爲觀兵更舉之事自僞泰誓三篇興以觀兵爲上篇伐紂爲中下二篇以合于書序十一年伐殷一月戊午渡孟津之別太史公書悉詳載之由漢迄宋未有辨其非者伊川程子出則謂武王無觀兵事所謂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是也今曰觀政于商非卽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之說乎又曰惟受罔有悛心云云非

卽歸居二年聞紂虐滋甚更徧告諸侯之說乎史記楚武王伐隨曰我有敝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左宣三年楚莊王觀兵于周疆問鼎觀政觀兵皆咄咄逼周同一無君舉動以擬武王非其倫矣蔡傳力闢僞孔傳註書序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使武王蒙脅君之惡是矣而于此泰誓觀政于商之語乃曲爲文解曰觀政非觀兵而不知此泰誓之仍無異于僞泰誓也

又曰孟子所引書曰自天降下民至武王恥之上皆書辭蓋史臣所作也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

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今欲竄入武王口中不得不去其末二語又改天下字爲予字矣試思此處若除一人横行二句有何勇而孟子引之乎又管子所引泰誓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亦史臣辭今皆竄入武王口中其僞正同

又曰秦穆公謂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晉語姜氏告公子曰時不可失吳子因楚喪而伐之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皆爭取人國者之辭若武王伐紂有天下所謂

迫而起不得已而應亦何至出語如此哉讀者昧之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萬方有罪惟予一人墨子兼愛篇中有此文皆武王既定天下禱神之辭論語亦載此四語于大賚後謹權量前俱初定天下事故以類從非伐紂時事也

又曰今朕必往俱本湯初與師告諭亳衆之言今入武王口中其時師已次河朔羣后畢會何必爲此言乎

又曰孟子引泰誓我武惟揚五句必史臣美武王之辭非武王自語聖人氣象斷不如此

又曰孟子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辭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辭史記周本記載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于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卽其事也今皆作武王之辭可乎且詳玩孟子原文是至商郊慰安百姓之辭其與河朔誓師固絕不相蒙也

按天子六師諸侯三師是時武王猶諸侯也觀牧誓稱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可知伶州鳩與周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鐘之下宮云云所以厲六師也

蓋以其有天下故追書之亦史氏之常而當武王伐紂時敘所統軍而曰六師則大不可

姚氏際恒曰今文如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皆以行軍政令及賞罰之法爲主蓋誓辭之體然也若秦誓則因敗悔過另爲一格大抵古誓雖識當時告衆之言然後人亦可以見一代之兵制豈徒然醜詆敵國若後世檄文已乎泰誓三篇僅有賞罰二語絕口不及軍政惟是張目疾首洗垢索瘢先儒曰不識聖賢氣象乃後世學者一大病道之不明厥由于此

閻氏若璩曰僞泰誓三篇武帝時久立學官東漢馬融始竊疑之謂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五事者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二句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三句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五句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六句馬融此言本辨僞書乃竟教人以作僞書法自梅賾所上書出凡馬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人烏得不信之而烏知其愈不可掩也何也馬融明言書傳所引泰誓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

以明之非謂盡于此五事也乃僞作者祇據馬融之所及不據馬融之所未及故墨子尚同篇引太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墨子又從而釋之曰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亦猶淫辟者也可謂深切著明矣墨子生孔子後孟子前詩書完好未遭秦焰且其書甚眞非依托者比而晚出之書獨遺此篇豈非一大破綻乎

又曰劉向說苑臣術篇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五句云云與武帝所載有司奏議語正同此卽僞泰誓所有也蓋安國得多二十四篇原無泰誓在當時亦存而不廢至馬融王肅始疑之耳○蔡沈謂僞泰誓亦知剽竊經傳所引以今度之如趙岐註孟子于天視自我民視云泰誓尚書篇名于我武惟揚云泰誓古尚書百二十篇時之泰誓也與今泰誓不同則僞泰誓所剽竊有商兆民離二語而無民之所欲紂有億兆夷人六語可知矣晚出古文于馬融所舉五事外亦知剽竊多書獨未及小人見姦巧之言遂爲逗漏然亦幸有此逗漏矣

第二十三辨武成 凡八條

閻氏若璩曰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際亾當建武以前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其篇固具在也故劉向著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班志藝文尚書五十七篇可見矣劉歆作三統歷引武成篇八十二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至周于征伐紂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質之今武成迥異無論此篇已亾而復出相距三百年中間儒者如班固鄭

元皆未之見卽其事迹時日亦多未合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誅紂是歲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旁之所謂惟四月既旁生霸是也粵六日庚戌是爲二十二日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是爲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是爲二十七日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皆劉歆占之于象緯驗之于時令考之于經傳無不脗合而後著其說如此班固所謂推法最密者也今後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爲王至于豐其說既無所

本以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又與其事相乖尤可異者古人之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篇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則爲戊申顧命篇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爲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七日耳非離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既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柴望則爲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不詳而可以記事乎

按二十五篇中畢命所書庚午壬申與今文亦同法而武成獨異朱氏彝尊亦謂丁未祀周廟下律以召誥顧命當云越四日庚戌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

閻氏又曰爲天下逋逃主二句左傳載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之辭非告神語也

又曰孟子所引有攸不爲臣東征乃史臣作紹我周王以下則史臣述士女之詞今皆入武王口中自不得不去首句又改爲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試思今文大誥曰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其自卑如此于殷則曰大國殷曰大邦殷且曰天邑商其尊人如此豈有武王當初得天下日徧告羣后而乃侈然自尊爲大邑周乎

又曰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大雅稱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受命之說如是而已無稱元改年事也自漢儒惑于讖緯有赤雀丹書之說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鄭康成王肅韋昭皇甫謐之流皆從之遂以文王受命改元稱王九年而孔穎達據以疏武成嗚呼吳楚稱王于境內聖人狄之而謂文王有此事乎蓋文王之受誣久矣今晚出武成仍踵僞泰誓三篇觀兵之說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非卽受命改元之妄說乎蔡傳彌縫其說以爲九年自專征伐始不知

專征伐亦無另紀年之理也

又曰朱子謂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豈史臣于即位前便書爲王耶考墨子兼愛篇中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之詞今乃移爲伐紂時事是紂未亾而武即稱王矣有是理耶

又曰今文牧誓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朝歌之南即商郊地故大雅矢于牧野又曰牧野

洋洋即不言商郊矣僞作武成者昧于此義叙武王癸亥頓兵商郊次日甲子始即牧野誓師以商郊牧野爲兩地殊悞蔡傳亦以商郊牧野爲一但謂武王興師爲二亦未允三統歷載師以戊子日發後五日癸巳武王發又後十三日丙午逮師言武王至師中蓋師行日三十里武王則行四十里有奇故雖後五日亦至至于戊午渡孟津癸亥至牧野皆親在師中豈待甲子昧爽哉歷又云甲子昧爽而合矣增而合矣字妙蓋自昧爽誓師起誓畢即戰一戰而殺紂大雅所謂肆伐大商會朝淸明是也其于經傳種種脗合斷無臨戰之日武王始至軍中之事

又按孟子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是周師伐紂時事血流標杵乃指周言也孟子所以謂之不可盡信蓋史臣鋪張武功之盛立言太過耳爲武成者因荀子有所以殺之者商人非周人語因附會爲此自謂爲武成彌縫不知先與孟子牴牾矣朱子謂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蓋求其說而不得姑以理斷之而未及察書之僞夫孟子爲武王辨誣乃先誣武王而

後辨之乎其必不然矣

第二十四辨旅獒 凡二條

孫氏鑛曰體排而語今與太甲下篇同調

閻氏若璩曰安國壁中書原有旅獒篇馬融鄭康成皆傳孔學知旅獒不得讀以本字故註書序馬云作豪酋豪也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于周蓋從篇中文與義定之也今見書序有旅獒字遂以爲左傳公嗾夫獒焉爾雅狗四尺爲獒之獒則馬鄭諸儒爲不識字矣且其藍本大概從國語仲尼在

陳一篇而成不知武王誅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斷無反取一㓗之理

第二十五辨微子之命凡二條

按徐氏與喬謂此篇一字不及紂不及武庚而惟言湯之聖微子之賢立言有體然四字句多大類近代手筆愚謂一字不及紂與武庚此正是僞古文破綻不獨四字句多爲可疑也商周興廢之際本出至公觀多士多方二篇縷悉陳之可見卽曰對其子孫不忍斥言然亦當致其惻怛哀痛之意不當盡作格套語爲此寛泛不切之詞徐氏有疑

于此而反爲之解以爲不及武庚爲不忍傷賢者之心得立言之體此以後世情形度三代以上聖人耳僞古文之未可信此又斷斷如也

攻古文者謂周史封微子於宋當名宋公之命而仍稱微子明係僞作此不然微子封宋後只稱微子豈惟微子卽二世微仲亦然蓋在彼爲不忘故爵而在此不禁者聖人之大也且微子之命四字書序有之史微子世家亦載之洪範亦只稱箕子未可以此証其僞特其氣格緩弱詞句淺鮮斷非西周開國風氣則識文章體製者自識之

第二十六辨蔡仲之命凡三條

王氏充耘曰此與太甲篇相出入天輔民懷卽是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之說爲善同歸于治爲惡同歸于亂卽是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亾之說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卽是自周有終相亦罔終之說作古文者只是出于一手掇拾附會自不覺犯重耳

閻氏若璩曰金縢我之弗辟馬鄭皆讀辟爲避周公居東二年謂避居東都至王肅始錯解爲東征僞孔傳因之則上文解辟爲法亦用王肅說可知

故撰蔡仲之命周公以流言致辟管叔于商而不知周公未嘗有殺管叔事也其詳見于郝氏敬金縢解中矣且定四年左傳祝佗述蔡仲之事其命書曰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意此必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蓋若劈面一喝聞者心悸戮其父而用其子自與平常封褒者不同若將是綴入篇之中勢便懈甚在祝佗述其事自不得不追其顛末曰昔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管叔啟商惎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上

見諸王而命之以蔡而僞作是篇者彷彿其辭曰惟周公位冢宰一段云云不知古者有編年之史有每事別紀之文編年春秋是也每事別紀書是也書堯典所載上下百有餘年而金縢洛誥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葢必具于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朱子之言可謂卓絶余亦謂蔡叔獲罪葢必具于編年之史而不必贅敘于蔡仲之命也决矣

朱氏彝尊曰盤庚曰古我先王曁乃祖乃父又曰古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武

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歟按乃字或古時方言或作發語字亦可特乃祖文王與乃考並提毋乃非類且詞泛而氣弱其從定四年左氏所稱而附會潤色無疑

第二十七辨周官　凡四條

姚氏際恆曰周本紀云成王既黜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與書序同而魯周公世家則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是周公奉成王命而作即成王作也序與史本不牴牾作僞者見序合周紀不參以魯世家遂謂成王作周官不知立政周官皆出周公一人手惜秦火以後無由覩當日眞周官耳。自阜成兆民以上皆係王言下又王曰忽于中間入六年至大明黜陟一段爲史臣紀事語夾雜淩亂無此體格

郝氏敬曰一代典制當時自有令甲開載成王訓百官何用瑣陳此後人自述記聞以實所爲周官

者耳。古者職司即道德民物即燮理舍職分民事外更無道可論陰陽可燮理也如六卿之上更須三公論道燮理不足以三孤副之是道與陰陽天地不在政事民物中後世清談之治誤天下蒼生者也

閻氏若璩曰此篇大概本漢百官表並周禮附會而成者也唐虞時四岳自官名百揆非官也左傳解得最分明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叙今以爲官名則五典四門大麓一例字面豈亦有一官名在內乎葢此即舜相堯禹相舜之相在周曰冢宰在商

曰阿衡又曰保衡若唐虞則不可知要之百揆不同于司空司徒士秩宗之實爲官名而僞造者不知也三公燮理陰陽亦從漢丙吉逢牛喘曰三公調和陰陽之文運化而來又蔡傳立始辭也獨不見賈誼言昔者成王幼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又言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成王之成就君德始基端由於此安得謂六年作周官方立太師太傅太保哉按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

六歲一見是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二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孔穎達以爲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適相合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此以左傳揣摩周官而曲通其說也要之當以周禮爲正則六年一朝出于附會叔向之說可知矣至篇首明云六服羣辟後忽減去一服云五服一朝

孔穎達以爲要服路遠不能常及期故寬言之然周家初盛大一統之時豈即有荒服者不至之時且今文侯甸男邦采衛所列五服名色次第與周禮無異不見要服者鄭氏云以遠于役事而恆闕焉夫要服路遠斧斤版築之事可以弗及未有六年一朝可寬之而不數如孔穎達所云者況要服猶在九州內不比夷鎭藩服則在九州外謂之蕃國世壹見矣益驗周禮眞出周公而僞作者之多牴牾矣又愚嘗謂周禮六典即當日之眞周官也但周禮亦爲後人羼耳不然公作周禮會日月之幾何而煩成王呶呶訓言且多顯與之違如六年

五服一朝等語哉

第二十八辨君陳 凡三條

姚氏際恆曰詳宮之奇原文所謂馨香者屬黍稷而言黍稷者本屬事神言意謂祀神所重在德苟有德矣其馨香非第黍稷而已乃明德之馨香也今其上既無黍稷字突然曰至治馨香夫馨香與至治何與耶此處既不言祀神事下又突曰黍稷非馨夫黍稷與治民何與耶未免吞剝

閻氏若璩曰何晏論語集解引漢包咸註曰孝乎

惟孝美大孝之辭是以書云爲一句孝乎惟孝一句友于兄弟爲一句晉書夏侯湛昆弟誥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潘岳閒居賦序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是其證也僞作君陳者將孝乎二字讀屬上爲孔子之言歷覽載籍所引詩書之文從無先撮取詩書中一字先爲提唱者。按某尚書家藏淳熙九經本點斷句讀號稱精審亦以孝乎爲孝四字爲句而張丰淮揚郡黃氏友于泉銘張齊賢承眞宗命撰弟子贊太平

御覽引論語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梁元帝劉孝綽墓誌銘皆以孝乎惟孝爲句則知改從今讀者朱子亦受僞古文之欺也

又曰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僂綏所謂從母言之則爲賢母從婦言之則爲妬婦是也嘉謨嘉猷入告爾后等語出于臣工之相告則爲愛君出于君之告臣則爲導諛成王之冤蓋千餘年矣今試取坊記讀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引君陳爾有嘉謨云云又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乃引泰誓予克紂云云取證泰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僞作君陳者止見書序有周公旣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遂通篇俱作成王語安知當日不更夾以臣語如顧命篇體例耶

第二十九辨畢命凡二條

閻氏若璩曰嘗疑劉歆三統歷未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凡十有六字今古文皆無不知歆從何得之旣思書大傳有九共帝告篇之文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整篇外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歆去安國未遠流傳定眞而所載康王年月日復關歷法故載之

僞作古文者以王命作策豐刑與己不合特爾遺去亦猶作伊訓者遺誕資有牧方明句作武成者遺粤若來二月以下之辭爲露其肘也

姚氏際恒曰今畢命較三統歷所引增至于豐者案宅洛係大事須告文王之廟故言至于豐命畢公何必爾且君陳畢命等果至豐告廟兩人自當一例而獨畢命云然者蓋因逸書畢命有豐刑旣不可解故就用其豐字附會以爲至于豐亦猶今伊訓以逸書伊訓方明作乃明耳

按此篇氣緩弱而少骨力通篇五百字而四字句

法凡六十有餘且自旌別淑慝以下三十七句皆四句更不雜以長句今文二十八篇中有如此體否又如政貴有恆辭尚體要純是東漢人語意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云云亦後世情事讀者味之

第三十辨君牙凡二條

郝氏敬曰禮記緇衣引夏暑雨四句孟引丕顯哉四句皆眞古語竄入罅縫宛然

徐氏與喬曰首言乃祖乃父末云乃祖考乃辟既不舉姓氏又不稱先人職業誥命無此體

第三十一辨冏命凡一條○總辨蔡仲之命以下諸篇凡一條附

閻氏若璩曰周本紀王道衰微穆王憫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復寧紀謂太僕國之政非太僕正也與書序絕不相侔蓋逸書十六篇原有冏命太史公親受之知其義如此故改却書序之文載入本紀今小序與史記不同蓋今序非原序也說見前若晉魏間無由覩逸書但止依傍書序爲說而不顧與史背馳眞古文僞古文于茲又見一班云

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君牙冏命等篇朱子謂此等文字自有箇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爲嗚乎之詞以戒之篇篇皆然恐謂此即唐宋以來翰林所作制誥之體觀陸贄白居易等文集可知此特其濫觴耳其源皆仿于今文文侯之命不知已落東京氣格西周以前無此也

第三十二辨舜典首二十八字凡五條

按此篇二十八字梅頤奏上孔傳時無之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頭云得孔傳古文上此二十八字未施行姚方興以罪誅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此六句本非梅頤書所有常附在卷末庶不混淆

王氏通曰孟子引堯典今皆載于舜典有以證孟

子所讀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冊書舒卷之長分之按此句猶爲二十五篇調停無他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于愼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勢不得合矣且元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愚知非本語

鄭氏曉曰曰若句襲堯典重華句襲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元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正見蒐竊之踪

姚氏際恆曰濬哲八字襲詩與易夫人知之獨不

知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云稽若古則叡哲文明允恭元塞方與所上較延壽賦易欽爲文粲七釋易叡爲濬允爲温而元字乃移易于下夫此二十八字出于南齊延壽與粲漢魏時人何由皆與此預合其爲方興所襲自明且漢魏時人以詩易所稱稱後王可也今以商王之濬哲温恭周王之允塞加之于舜烏乎可

按梅賾所上二十五篇竝孔傳本闕舜典傳一篇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傳造孔傳舜典一篇竝此

二十八字奏上之時梁武爲博士議曰孔序稱謨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卓哉斯識眞可臨制稱決非一切儒生所能彷彿奈何隋開皇初不爾況二十八字無一非勦襲陳言者乎劉氏珵有言欲黜僞古文請自二十八字始誠哉是言也

又按陸氏釋文言姚方興所上止十二字其餘一十六字乃曰或此下更有云云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其辭若有深疑焉魏博士高堂隆稱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觀此益知重華爲舜號而不可連協于帝三字矣說見前建皇授政朔凡一十五字或係古文舜典斷簡殘篇之流傳在人口者未可知而協于帝下十九字爲後人僞撰更不待言矣

尚書古文證疑卷之四

喬年寶田著

第三十三辨二十五篇採摭經傳之辭凡三
百六條

舜典二十八字

曰若稽古帝堯（今文堯典） 虞舜者名曰重華（史記） 濬
哲惟商（詩長發） 天下文明（易乾卦） 温恭朝夕（詩周頌）
王猶允塞（詩大雅） 粤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
明（王延壽魯靈光殿賦） 濬哲文明（王粲七釋） 允恭元塞（同上）

執元德於心（淮南原道訓）。又見文子 升聞（大戴禮用兵篇） 乃試
以位（史記伯夷傳）

大禹謨

夏禹名曰文命（史記夏本紀） 聲教訖于四海（今文禹貢）
舍己從人（孟子） 舜問于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曰
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莊子） 夏書云天子之德廣
運乃神乃武乃文（呂氏春秋） 天之應人敏于影響（後漢
書郎顗傳） 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戰國策） 夏書曰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
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
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左文
七年） 夏書曰地平天成（左僖二十四年） 時乃功（今文皋陶謨）
格汝舜（今文堯典） 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左莊
八年） 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
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左襄二十一念茲在茲又見襄二十九允出茲在茲又見
哀六）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 夏書曰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左襄二十六） 維予從欲而治（荀子
大略篇） 書曰洚水警余（孟子） 夏書曰成允成功（左襄
五） 禹爲人敏給克勤（夏本紀） 見舞大夏者曰美
哉勤而不德（左襄二十九）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荀子君子篇）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大惟不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 道經曰人心之危道
心之微（荀子解蔽篇）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問之謀
君子慎之（荀子正名篇） 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
后非衆無與守邦（周語） 堯曰咨爾舜天之麻數在
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論
語） 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墨子尚同
中）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左哀十七）
卜不襲吉（左哀十） 禹拜稽首（今文堯典） 往哉汝諧（今文堯典）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今文堯典） 禹誓曰濟濟有

衆咸聽朕言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墨子兼愛下）　舜耕于歷山（孟子）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孟子）　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瞍亦允若（孟子）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今文皐陶謨）　禹聞善言則拜（孟子）　禹執干戚舞于兩階之間而三苗服（淮南子繆稱訓）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書序）

以拱默尸祿爲智（前漢書鮑宣傳）　有窮后羿（左襄四）　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國語）　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下二句又見左成十六）　孔子

曰執國之柄履民之上凜乎如以朽索御犇馬（新序）

精神踰于六馬（淮南子覽冥訓）　曷其奈何弗敬（今文召誥）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亾其國者（戰國策）　晉文公曰後世必有以色亾其國者（戰國策）　楚王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亾其國者（戰國策）　有一于此足以亾其國（戰國策）　出則禽荒入則酒荒（越語）　厚歛以雕牆（左宣二）

夏書曰維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亾（左哀六）　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勻王府則有（周語）　鬱陶思君爾忸怩（孟子）　顏之厚矣（詩小雅）

允征

帝仲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史記）　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左襄二十）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左襄十四）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左昭十七）　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荀子君道篇韓詩外傳作周制曰）　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陳琳檄）　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左昭二十三）

仲虺之誥

湯放桀（孟子）　桀奔南巢（魯語）　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慚德（左襄二十九）　坐于塗炭（孟子）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今文洪範）　仲虺之誥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墨子非命上）

用爽厥師（墨子非命下）　式商受命（今文立政）　書曰葛伯仇餉（孟子）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孟子兩見）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孟子）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亾兼弱也　撫弱耆

昧以務烈所（並左宣十二）　仲虺有言曰亾者侮之亂
者取之推亾固存國之道也（左襄十四又見三十年）　用其
中于民（中庸）　垂于後昆（後漢書封禪志）　其在中歸之言
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
謀而莫己若者亾（荀子堯問篇又見呂氏春秋）　舜好問（禮記中庸）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禮記大學）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書序）　湯誓曰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墨子尚賢中）　其在湯誓余一
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周語）　先王

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
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周語）　曰予小
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
罪罪在朕躬（論語墨子兼愛下大致同）

伊訓

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
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律厤志）　百官總已以聽
于冢宰（論語）　衎我烈祖（詩商頌）　商書曰嗚呼古者
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

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墨子明鬼下）　文王之時德及鳥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
（賈誼君德篇）　上天降災左　假手于我寡人（左隱十一）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孟子）　桀奔
敗于鳴條（史記）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禮記祭法）　今
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今文召誥）　立愛
自親始立敬自長始（禮記祭義）　德教加于百姓刑于
四海（孝經）　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
明爲下則遜（荀子臣道篇）　無求備于一人（論語）　傳曰
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墨子尚賢中）　先王之書湯

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
出絲二衞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
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降之
日殃其家必懷喪（墨子非樂上）　于遊于畋（今文無逸）　侮
聖人之言（論語）　而頑童爲比（吳語）

太甲三篇

實維阿衡（詩商頌）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禮記大學）
禱爾于上下神祇（論語）　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
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禮記緇衣）　書曰厥辟不辟
忝厥祖（禮記坊記）　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左昭三）　坐

以待旦孟子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禮記緇衣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今文無逸　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孟子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孟子　太甲賢又反之孟子　無疆惟休今文召誥　王拜手稽首曰今文洛誥　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記表記　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左昭十　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活禮記緇衣又見孟子　先脩其身禮記大學　書曰徯我

后后來其無罰孟子　嗟嗟烈祖詩商頌　視思明聽思聰論語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親左僖五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詩大雅　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禮記中庸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禮記文王世子

咸有一德

上帝弗常九有以亾墨子明鬼下　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禮記表記　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呂氏春秋　匹夫匹婦有不與被云云孟子

說命三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命書序　書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論語禮記坊記又見及喪服四制　其惟不言今文無逸　又以先王之言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墨子天志中　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命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納誨

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歲大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猶自謂未艾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楚語　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邦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辨使治天均墨子尚賢篇　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禮記緇衣　兑命曰爵無及惡德民

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同上　書曰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左襄十一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今文無逸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今文君奭　事不稽古後漢書陳元傳　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禮記學記　兌命曰學學半同上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同上又見文王世子　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孟子　若撻之于市朝孟子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孟子　用會紹乃辟今文文侯之命　重耳敢再拜稽首曰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左僖二十八　尸臣拜手稽首

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漢郊祀志

泰誓三篇

惟十有三祀今文洪範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今文牧誓　肆予告我友邦冢君越尹氏庶士御事今文大誥　天爲父地爲母後漢書隗囂傳　民之父母詩小雅　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荀子性惡篇　衰世則不然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淮南主術訓又見文子上仁篇　紂刳諫者剔孕婦淮南本經訓　昔者殷王紂刳剔孕婦墨子明鬼下　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以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史記殷本紀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今文微子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今文西伯戡黎　太誓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絕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僡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弗葆墨子天志中　太誓曰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墨子非命上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孟子　泰誓曰紂有臣億萬

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管子法禁篇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禮記王制　乃立冢土詩大雅　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襄三十一又見昭元年並國語　爾尚輔予一人今文牧誓　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播棄黎老墨子尚鬼下　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墨子非命下　爲鑑不遠在彼殷王同上　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左昭七　吾聞之泰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周語　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昭二十四又見論語　泰誓

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左成十二　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論語又見墨子兼愛中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論語
今朕必往今文湯誓　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
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　勖哉夫子今文牧誓
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　泰誓之言也
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道其行甚章墨子非命下
殷紂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淮南子俶眞訓　紂斮
朝涉者之脛又主術訓　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
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史記　今殷王紂用其

婦人之言自絕于天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
婦人史記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王制　工
無淫巧文子上義篇　泰誓曰獨夫受荀子議兵篇　臣聞
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左哀元　殺敵爲果致
果爲毅左宣二　文王若日若月乍昭光于四方于
西土墨子兼愛下　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
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禮記坊記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
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咸

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燎
于周廟漢書律麻志　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
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禮記樂記又見淮南子泰族訓　牧
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
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
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禮記大傳　周書數王文之
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左襄三十一　昔武王
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左昭七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
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　昔者武王將

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
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墨子兼愛中　中行
獻子伐齊將濟河禱曰苟捷百功無作神羞官臣
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左襄十八　蒯聵禱曰曾
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左哀二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今文牧誓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詩大雅　牧野之師
商人倒戈蜀後主策丞相亮詔　士皆倒戈而射淮南子泰族訓
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　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
人也荀子儒效篇　壹戎衣而有天下禮記中庸　命召公

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
南宮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命閎夭封比干
之墓史記周本紀又見禮記樂記　周有大賚論語　周爵五等
而土三等漢書地理志　所重民食喪祭論語　黃帝堯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傳

旅獒

仲尼在陳有隼集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
尺有咫陳惠公使問仲尼仲尼曰此肅愼氏之矢
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
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

尺有咫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
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
也國語魯語　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左僖五　玆
心不爽昏亂百度左昭九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論語
掘井九軔孟子

微子之命

王冊命管仲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不忘往踐
乃職無替朕命左僖十二

蔡仲之命

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以爲魯
卿士言于成王而復封于蔡史記蔡世家　管蔡啟商
惎間王室王于是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
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
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
考之違王命也左定四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左僖五　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左襄二十五
有績予一人今文文侯之命　若汝予嘉同上

周官

夏殷亾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
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

各有徒屬職分用于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
公葢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有職爲官
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
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
前漢書百官公卿表　乃立天官冢宰使率其屬而掌邦治
佐王均邦國　乃立地官司徒使率其屬而掌邦
教佐王安擾邦國　乃立春官宗伯使率其屬而
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乃立夏官司馬使率其
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乃立秋官司寇使
率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以上出周禮

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禮記文王世子） 寅亮聖明（班固燕然山銘） 三考黜陟幽明（今文堯典） 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左襄三十一） 昔先王議事以制（左昭六）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論語） 詩曰無載爾僞（左襄二十） 書曰居安思危（左襄十一）

君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書序）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論語） 令德孝恭（周語）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左僖五） 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禮記緇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論語）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禮記緇衣） 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禮記坊記） 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禮記文王世子） 無求備于一人（論語） 書有之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周語）

畢命

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漢書麻律志）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今文召誥） 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韓非子）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論語）

權豪之家多尚奢麗（後漢書羊續傳） 三后成功（今文呂刑）

君牙

穆王命伯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書序） 惟乃祖乃父（今文盤庚）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周禮司勳） 履虎尾（易履卦） 如履薄冰（詩小雅） 臣作朕股肱（今文皐陶謨） 以常舊服（今文盤庚）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禮記緇衣）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孟子） 追孝于前文人（今文文侯之命）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同上） 汝克昭乃顯祖（同上） 用會紹乃辟（同上）

冏命

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作冏命（書序）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賈誼傳） 太傅罰其不正而匡其不及（同上） 惟大發號施令（文子道原篇） 惟予小子無良（禮記坊記） 惟大人惟能格君心之非（孟子） 何畏乎巧言令色（今文皐陶謨） 友便辟（論語） 其惟吉士（今文立政） 其勿以憸人（同上）

第三十四辨經傳所有引書辭而二十五篇未及採摭者凡七十二條

伏書次第多錯亂而文亦有脫簡蓋秦火之後出
自壁中理當然也今按左傳三十三年臼季引康
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昭
二十年苑何季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伏
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
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引無逸曰厥兆天子
爵今伏生書無其文而今伏書盤庚康誥酒誥無
逸文多斷續或尚有脫簡未可知若二十五篇文
詞完好首尾備具而如墨子所引泰誓云小人見
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今泰誓無之已爲一大

破綻說見本篇。漢書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二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劉向說苑引泰
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國同政而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此所以勸善而絀惡也此皆僞泰誓故不列之以証今泰誓　若夫史記漢書白
虎通許慎說文等書皆在秦火之後而所引書詞
有不在二十五篇中者或眞安國所上十六篇中
之文未可知而二十五篇雖收拾諸經傳而仍有
闕佚也此未可以張霸僞書爲之解脫也蓋張霸
僞書旋出旋廢久矣今悉臚列于後其篇名在今
二十五篇中者前列之
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
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
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
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
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
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
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史記引湯誥　惟一月
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
伐紂漢書麻律志引武成　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
武王燎于周廟漢書麻律志引武成　越若來三月五日甲
子咸劉商王受三統麻引武成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

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又引伊訓　惟
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册書豐刑又歷律志引康
王畢命豐刑　厥篚元黃紹我周王鄭康成註禹貢引允征　戩
孚在亳又註典寶引伊訓　征是三朡又註典寶引伊訓　禹抑
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
行蹈毳山行即橋史記河渠書引夏書　掩雉不得更順其
風淮南子覽冥訓引周書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又氾論訓引周書　咨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王者白虎
通引尚書　不施予一人仝上　必立賞罰以定厥躬仝上
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

惟梖(上仝) 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
以之(賈誼書君道篇引書) 仁閔覆下則稱旻天(許愼說文引虞書)
怨匹曰逑(許愼說文引虞書) 圛圛升雲半有半無(又引書)
竹箭如搢(又引書) 以相陵懱(又引商書) 師乃搯(又引周書)
盡執抲(又引周書) 來就惎惎(又引周書) 官中之亢
食(又引周書) 戔戔巧言(又引周書)

第三十五辨孔傳之僞(凡十八條)

朱子曰尚書決非孔安國所註葢文字困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帝時文章豈如此但有太祖處決不如此困善也。某嘗疑安國傳是假書

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此自出于僞孔序考史記漢書儒林藝文等傳志俱無此語葢僞作此書者不知兩漢秘府有古文而無訓傳今又並出訓傳不得不傳會其說耳

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史遷葢親從安國遊記其生平決不悞者也考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宮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葢天漢後安國死已久乃其家子孫獻之也則大序所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出自安國口中其僞不待辯矣即曰安國承詔作傳武帝方注意儒術表章六經豈有因國家刑獄之事臣子受命輟書序傳既成而可寢之不報者乎

朱氏彝尊曰孔叢子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以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曷固已乎季彥荅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策科之例世人

固莫識其奇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若是則壁中之書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遇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于講論之頃一進之至尊上之東觀而乃秘不以示人乎(按孔叢子所載或亦傳會之語竊意安國得古文壁中書或止口傳師說世世相承以至于僖而未必筆之于書也詳見第二條中)

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一書如易經上下二篇爲經十翼爲傳古本原不相干亂也唐孔穎達詩疏謂漢初爲傳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

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註然則馬融以前不得有就經為註之事決矣今安國傳出武帝時詳其文義明是就經下為之與毛詩引經附傳出後人手者不同豈得謂武帝時輙有此耶

詩有四家魯齊韓毛三家早立于學官而毛氏頗晚出且微自萇以下四傳皆一人王莽立之旋廢及中興後始大顯史稱安國為申公弟子則所受蓋魯詩也今尚書傳如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心為志實賢任能皆詩序之文堯典昊天言元氣廣

大大禹謨仁覆愍下謂之旻天益稷刋槎其木廢續也禹貢九州之澤已陂障伊訓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泰誓上中二篇澤障曰陂冢土社也周至也牧誓肆陳也文侯之命彤弓以講德習射皆毛傳之文嘗考西京諸儒非無兼通五經者而獨于一經之內分門專家莫肯他從如杜欽說關雎謂歎康王之后聞者知其為魯匡衡說關雎謂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聞者知其為齊司馬遷揚雄皆受韓詩故遷說商詩為美襄公之世說魯頌作于公子奚斯其各有流派號為家法如此今安國乃舍魯而從毛其不循家法者耶

漢書古論出壁中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魏何晏集解論語中有孔子曰即安國之辭也今孔傳尚書與孔傳論語絕不相對如論語中引書有六孝友于兄弟也高宗諒闇也咨爾舜節也予小子履節也雖有周親節也所重民食喪祭也所引皆在二十五篇之中而安國絕不一註篇名且于予小子履節反謂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其註舜亦以命禹但曰舜亦以堯命舜之詞命禹而不言今見大禹謨比此加詳嘗考安國論語于所引詩書之

文無不明其來歷于裨諶子產臧武仲齊桓公凡事涉左傳者無不覼縷陳之于註何獨親得壁中之書反不註乎

從來訓故家于兩書之辭相同者皆各為詮釋雖小有同異不致懸絕乃安國傳論語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二句曰親而不賢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是謂周之才不如商也及解泰誓則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一人手筆自相懸絕如是孔穎達謂尚書為伐紂誓師之詞論語乃

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可謂曲爲彌縫而不知義之斷不可通也

沈氏括曰禹貢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瀦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葢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孔安國傳乃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于海亦未嘗詳考地理矣又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亦不然據

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涉江而後入雲則雲在江北也又左傳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也按存中此二條考核致確安國斷不謬戾至此

閻氏若璩曰禹貢河入海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始更注渤海計相去五百餘里史遷多疎略每以後代地名敘前代事故於九河之入海也亦然葢其書下訖麟止爲太始二年上距河徙時將四十年不比安國爲博士于元朔僅隔六七年安國葢所見者也今傳禹貢曰同爲一大河入于渤海得毋反承襲史記之誤乎

又曰孔傳禹貢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考漢昭帝紀始元六年庚子秋以邊塞濶遠置金城郡班固注地理志並同孔安國卒于武帝朝安得輒知有金城郡也曩疑郡名或前有所因如陳魯長沙之謂然觀應劭謂初築城得金故名金城則知始元庚子前未有此名也

又曰前漢志河南郡穀成縣注曰禹貢瀍水所出

後漢志亦然至晉省穀成入河南縣故瀍水爲河南所有孔傳乃云瀍水出河南北山何也或謂河南指郡言然上文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皆縣也何獨瀍水所出指郡言乎

又曰濟水當王莽時大旱遂枯絕不復截河南過而酈道元水經謂雖經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安國在武帝時作傳祗當曰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不當先之以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繼曰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云云證以塞爲平地之故古渠今瀆雖然

並陳此豈身爲博士具見圖籍者之手筆歟

又曰叟者蜀夸別名後漢中始見故邛都夸傳蘇祈叟二百餘人董卓傳呂布軍有叟兵劉焉傳遣叟兵五千劉璋傳送叟兵三百人李恢傳賦出叟濮張嶷傳叟夸數反武侯出師表賓叟靑羌偏檢史漢西南夷傳並無叟字葢出于明章以後今孔傳于庸蜀羌髳下註曰西蜀叟也豈果武帝時有此稱耶

朱氏彝尊曰孔傳貽肅愼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周書王會篇

北有稷愼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即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傳時恐駒驪扶餘尚未通於上國也

陸德明謂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孔穎達亦謂肅始竊見梅氏之書其註尚書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不知今之孔傳其今文如堯典禹貢天文地理名物象數之煩非可猝辦故從王肅註而增損之至二十五篇明白顯易無難註處可以一手僞造

然則今之註疏所傳二十八篇之傳大半皆王肅之原文也穎達謂肅見孔傳而秘之謬矣

正義謂肅註亂其紀綱爲帝太康時與孔傳同不知此乃僞孔傳竊王非王竊孔也以一二事明之堯典禋于六宗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義至魏明帝詔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今安國傳正同乃孔竊王之一驗也許愼說文序謂書孔氏其撰五經異義于六宗一云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此歐陽修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天宗三日月北辰也地宗三岱山河海也此賈逵註漆書說也使許氏見今孔傳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亦必備舉之而不及何也無逸篇祖甲

非太甲也據下文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詞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甚王肅乃謂湯孫太甲其誤因于史記史記之誤因于國語而安國傳正同乃孔竊王之又一驗也

不特此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爲間月則二十七月而後即吉王肅以中月爲月中則二十六月即可即吉今安國傳釋太甲中亦曰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金縢我之弗辟馬鄭皆讀辟爲避周公居

東二年謂避居東都至王肅始錯解爲東征孔傳因之則上文解辟爲法亦用王肅說可知嗟呼此大案也以周公爲身誅管叔故撰蔡仲之命周公以流言致辟管叔于商云云不知周公未嘗身誅管叔也（說見全際）予中王氏嘗疑二十五篇爲皇甫謐束晳王肅輩所僞作以愚意之或王肅一人之手自爲經而又自爲傳託安國以爲名未可知也蓋西晉永嘉之前牛石未經憑陵古籍具在（秘書監荀勗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及西晉之亂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畝之才十之一可見）而王肅又博極羣書可以採輯補綴耳嗚呼

學莫大于正僞韓昌黎以識古書之正僞爲年之進敢因朱子之辨孔傳而備論之

古文尚書辨八卷

〔清〕謝庭蘭撰

清光緒刻本

序

天地之心於何寄乎寄於人而已孟子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因歷舉舜禹湯文武周孔子明乎此數聖人之教使人別於禽獸而知所以爲人也故孔子取堯舜以來往聖遺訓刪訂以示後人亘古不易之道也周衰尙書遭秦火然今文出於前古文出於後後世保守殘缺不敢以後出者爲僞而擯之也誠以爲君有禹湯爲臣有皐益伊傅焉守其一二即不悖乎人理也顧近世諸儒力詆後出之書爲僞一人倡之百人羣起而和之至於今未已

夫今之時　聖人在上吾　君堯舜之君也覆育羣衆而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教模範學者顧下之人歷詆往聖遺訓以爲能以上負吾　君此何說也且夫庶民處閭巷其室家有遺矩焉所謂舊德先疇是也上世傳之後嗣奉持而不失墜而歷數傳至於百年亦無他異不然則變怪百出而禍敗隨之夫天下者　大君治若一家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萬世之遺矩也顧　列聖傳之　大君奉持自上而諸儒毀之於下何也夫諸儒詆斥古文有若滄巳然風行至今雷同相從衆口附和歷有年所矣而人才果勝於前日否也而悍然集矢古文果有功於後學否也吾見上得罪於　列聖近得罪於吾　君也吾見搏擊爲能放言無忌而皆從而悖天地之心也嗟乎詆古訓者往矣後學取其言而觀之其亦可以已也然而猶靡然從風以投時好則吾未之知也謝庭蘭識

目錄
卷一
辨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
卷二
辨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
卷三
辨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
卷四
辨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
卷五
辨惠棟古文尙書考
卷六
辨宋鑒古文尙書考辨
卷七
辨王鳴盛尙書後辨
卷八
辨梅鷟尙書考異

古文尙書辨卷一

辨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

閻氏若璩曰晩出書未論二十五篇雜亂卽與馬鄭王三家本同者亦多所增竄三家本俱不傳僅散見一二於孔穎達正義如堯典曰我其試哉三家本無帝曰字四岳之言也以上文岳薦鯀云試則此試哉亦屬岳鄭註試以爲臣之事愼徽五典原接帝曰欽哉之下試卽指愼徽五典等下女于時二語乃另一意蓋是時帝女嫁及期舜又未

娶其賢聖如此可以爲二女觀型原僞作者心必欲增以帝曰不過以擇壻大事宜斷自宸衷非外廷所可與不知唐虞朝大公何事不與其臣博議況擇壻乎蓋當時錫帝曰有鰥在下已含有可妻也意

按如是解非惟語意相隔且不知中天盛治也是節帝欲巽位四岳岳辭否德忝位帝復諭以明揚於是僉言虞舜帝俞復問於是岳對云云諸家以上文岳薦鯀云試此亦屬岳不知克諧云云止言舜行至試用由帝乃當時情事且臣禮也上文帝吁鯀岳復薦故云試此何可類言乃毅然云試以臣

事既與當時君臣氣象全殊且又突接女于時一段氣脈不貫此語意相隔也不得已言女于時乃另一意可乎一畫開天聖神繼作堯至聖啟中天盛烈實由明人倫也堯典著放勳曰明德親族由是平章協和此堯之德爲帝者首也君德如是一時臣工無不以修齊爲先務故師揚側陋惟舉其孝夫處家庭之變尤難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此德足稱也故堯曰我其試哉二女嬪虞觀刑莫大乎是東萊呂子曰人須就治家理會堯稱舜讓以天下如何止說刑于二女四岳舉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諧以孝若今人須說舜有經綸大業

濟世安民之事呂說如此誠哉是言閻曰是時帝女嫁及期至舍有可妻也一段可言堯君臣乎因有鰥二字遂謂舍有可妻也意全謝山謂閻未能洗去學究氣使人不能無陋儒之嘆閻疏證盡於此二語然開二百年經學之弊哀哉

閻氏曰今之堯典舜典無論伏生即孔安國原只名堯典一篇蓋別有逸書舜典故魏晉間始析爲二然愼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於中遂不可合矣帝曰欽哉何以驟然而止愼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又況二十八字無一非勦襲陳言乎善乎同里老友劉珵先生之言曰欲黜僞古文請自二十八字始

按閻謂愼徽至文氣連注云云亦自暢其說而已夫舜典首二節皆史臣之辭五典克從百揆時敘謚弗迷皆贊舜德也且帝曰欽哉甫試舜臣事何遽云克從時敘耶烈風雷雨弗迷豈詔臣語亦勿思爾矣何怪疑其突如疑二十八字爲僞

閻曰帝曰欽哉何以驟然而止夫試鯀帝曰欽哉夷作秩宗往欽哉驟然而止此見於二典也以帝曰欽哉發端則未之

見

閻曰鄭端簡曉予得其手批吳氏尚書纂言於二十八字上批云曰若襲廣首重華襲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元德掠淮南鴻烈乃試以位掠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蹤按此不足辨矣第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懿訓遺留爲萬世立人道之極其亦姑置辨證少措意於是乎至引胡渭生朏明姚際恆立方語愈不足言矣

閻氏曰僉曰益哉三家本僉作禹益禹同治水者二人日

益曰稷稷既命之仍舊職益是時烈山澤之功又畢虞適缺官禹蓋深知其才習於草木鳥獸故特薦之原僞作者心必欲竄爲僉曰不過以上文薦禹及垂下文薦伯夷皆屬僉曰此不宜別作一例不知唐虞朝大公衆知其賢則交口譽之而不爲朋黨若獨知其賢即越衆以對而不以爲異恩於是嘆晩出書之紛紛多事也

按閻以禹同治水者二人稷仍舊職遂據三家本以僉曰作禹曰謂獨知其賢不以爲異欲移僉作禹遂謂益惟禹獨知其賢意爲衆知即曰衆知意爲獨知即曰獨知益之才豈僅

習於草木鳥獸又適烈山澤之功畢耶移書就我何所不至閻又謂史五帝本紀舜云云皆曰益可晩出書正本此罪以作僞何患無辭

閻氏曰崑山顧炎武甯人言自夏以前純乎質帝王有名而無號商以下浸乎文有名有號堯舜禹皆名也其說善矣而未盡然也堯舜禹亦皆有號放勳重華文命是也惟至僞古文出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不將重華文命各斷爲句古帝王之休稱鴻號湮沒不彰矣

按史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愚謂放勳重華文命實非名號唐虞以前古帝名字絕無理解忽號曰放勳重華文命何耶書曰放勳實史臣贊堯之辭後世相沿孟子曰放勳離騷曰重華史遷以爲名者伊尹名阿衡之類也而以後世徽稱例古贊君之辭宜其舛矣

閻氏曰郤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釋書辭如此僞作大禹謨者將援戒之用休三語

自不得如缺作釋辭

按郤缺說宣子示威示懷而曰盍使睦者歌吾子故舉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功爲言引書錯出乃古人文法閻見左與書先後參差遂謂非書本文然閻知有譌作或問以飾其隱或問據子言夏書僅戒之用休三語終竟不知九歌何指矣閻曰夏書時九歌字面人所通曉無煩註明夫無煩註明一語可以武斷古書哉

毛氏奇齡曰此則疑者之陋矣夫果欲作僞則自曉文理豈有左氏釋辭不解而并襲之作古文者大抵左氏引經

釋經多有此等如宣十二年邲之戰知莊子曰周易有之
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
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曰律不行之爲臨則正以師臨
二卦之辭解師初爻與郤缺引書正同然否在臧後律又
在否後未爲不順律否臧澤臨俱易文所有而祇衆散爲
弱語弱之一名並非易文然未嘗以闕漏疑僞易也此可
觀矣
閻引姚際恆立方說曰凡左傳文皆順釋於後者玆皆逆
釋於前使書辭果有水火金木土穀等句左氏不當屑屑
釋之矣因前後生異議與閻氏之見同
閻氏曰文有承譌踵謬歷千載莫覺其非一旦道破令人
失笑者古文大禹謨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孔傳邁行種布
降下也陸德明音曰降古巷反據此當音降不當胡江切
音訌然左莊八年公曰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
脩德以待時乎杜註皐陶邁種德曰夏書逸書也註德乃
降曰言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也孔疏杜謂德乃降爲莊
公語故隔從下註據此當胡江切音訌不當古巷切音絳
凡德乃降之爲莊公釋書之語皆歷歷有證僞作古文者

一時不察並竄入大禹謨中分明現露破綻
按孔傳是也書意實如此莊公伐齊引書云云書則禹謨意
則莊公古人若是多矣藉以巧詆舛甚毛氏奇齡曰當時明
以郕降之故引書之稱降者以解之引書旣畢然後以脩德
起意故云姑務也王氏鳴盛曰降下之降古人原與降服之
降皆讀若洪顧炎武謂降唐韻去聲四古巷切古音洪古
人降下之降與降服之降並讀平聲蘭按凫鷖旣燕于宗福
祿收降旱麓同並三聲用韻非古音洪也左傳天子降心以
逆公豈讀平聲若降服之降耶

閻氏曰舜問誰可宅百揆僉舉禹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
皐陶胡舜欲薦禹於天禹諄諄然皐陶是讓並不復及稷
契何哉僞作大禹謨者止緣莊八年傳有引夏書曰皐陶
邁種德德乃降遂援之以作讓皐陶不知與當日人物情
事脫漏多矣
按此無若孟子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若禹皐陶見而知
之爲讓皐陶明證顧閻知有此鏬預作或問以拒言者則用
心之譎也然答或問止以顧夢麟歸熙甫所言爲解又不得
其平也顧曰獨禹皐陶並列者亦大概之言歸曰周有亂臣

十八而君奭曰惟茲四人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獨予顏淵葢昔人之專辭也論禹稷而歸之於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閻取其說曰禹皐陶並稱者恆辭也禹稷並稱者專辭也意所不欲則曰恆辭意欲予則曰專辭意爲輕重可乎

閻氏曰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此篇前有精於道一於道之語遂隱括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僞古文葢如此

按閻氏謂荀子引書則冠以書曰如無有作好等然荀子引書皆書原文此人心之危云云非書原文故不曰書而曰道經楊倞注道經葢有道之經也閻則謂老子五千言爲道德經指荀子所引爲道家者流自閻以前未聞斯說然閻未嘗不慮人見其肺肝也又爲之說曰字句之脫誤愈攻愈有攟拾之繁傳愈證愈見是以昌明其僞不然徒以道經二字輙輕議歷聖相傳之道統則一病狂之人而已自爲迴護若此其心術何如哉

毛氏奇齡曰人心四句蟬聯而下並非逐句撏造者何則惟精惟一在荀子無其文也乃荀子雖不引書文而直引

書意以爲之解一則精兩則不精惟精惟一從人心二句一氣訓釋在荀子必不逆知後人有僞造精一語而先爲此懸空之解在譌造書文者必不求合荀子之意故作此精一語以曲實其說葢荀子惟解精故可引經文亦可論經意若僞造書者謂其撮人成語則有之謂自造成語以台人意旨則萬無此事何則我造僞尚書不造眞荀子也人稍有知能領會此意則亦可以捫舌矣

閻氏曰十六字余既證其非眞舜言詳味堯曰咨爾舜又覺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僞作者插入敬脩其可願下爲舜誤會堯言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仰而承天之福且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云爾魏晉間此人似認此二句爲一連故於上文先作警辭曰欽哉愼乃有位敬脩其可願下卽續堯言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若極言安危存亡之戒者而不知與原意相左

按警戒實聖人至意甫曰四海困窮卽曰天祿永遠聖人有是語乎閻解此條下曰怪而可笑其他曰道破令人失笑若斯之類不一而足又何怪以極言安危存亡之戒爲非耶班論云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古人引經運以已意也

武帝立齊王閎即有是語然非堯咨舜意
孔傳云能念困窮則長有祿籍孔傳閻氏輩所謂僞同古
文然傳與經殊旨如皆僞何爲互異哉自孔有此說包咸
注論語亦然武帝立子齊王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班
彪王命論曰福祚云云獻帝禪位於魏亦有是語經果僞
造豈不見此數書而故立異予人口實耶
閻曰躬中窮終同出一東何堯矢口輒爾諸聲亦一異聞
噫聖經立人之極舜羹牆如見後世見之於諧聲悲夫閻
云荀子引孔子曰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

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余幾一日百誦之
閻氏疏證以教學者使舉世若狂佻薄成風爲經之蠹愚
不知其一日百誦者何在也
閻氏曰古人文字多用韻竊意當日舜亦以命禹原未嘗
增減一字僞作大禹謨者於呼禹之下增十三句至天之
麻數在汝躬增四句至允執厥中增九句至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又益以二句而止不惟辭之費意之重而於古人
以韻成文之體亦大不識
按舜命禹未增減堯一字天下萬世信此言乎皋陶謨閻所

取信篇中舜君臣所言至多而舜禪禹未增堯一字其誰信
耶閻但知以韻協誣古文不顧無是理也且即以韻論用韻
亦極分明古人用韻詳考虞廷之歌及二典可見克明俊德
有韻愼徽五典亦韻二十八字亦韻惟宜考合與隔合及有
不合韻三百篇第三句多不語上下合韻虞廷之歌二字有
韻第二句二字不與上下合韻股肱百工合元首不與上下
合經合韻中有一句不合韻易韻亦然古文皆韻今文亦皆
韻閻謂於古人以韻成文之體亦大不識閻尙不知有韻何
以知古文哉

天之麻數在爾躬作論語者隱栝舜語作堯言成韻語也
此明明舜言而論語曰堯言何也明堯舜一道也躬中窮
終協韻知以韻成文四代書之體然也且堯曰章皆隱栝
成語微獨堯及湯武寬則得衆且隱栝孔子語矣此孔門
治法也論語詳脩身之法而終篇述帝王大道明脩已治
人一也
閻曰梅氏鷟謂堯曰咨爾舜僅五句大禹謨於五句上下
輒益之共三十三句是在堯爲寂寥乎短章在舜爲舂容
乎大篇亦可絕倒嗟乎不謂之侮聖言可耶閻氏輩動曰

失笑曰絶倒聖經綱常萬世輕蔑者供一笑而已絶倒而已噫

段氏玉裁尙書撰異曰帝曰咨五帝本紀作嗟訓詁字咨嗟雙聲嗟乎近世儒者治經專留心此等亦可悲矣古之學者讀書以義法爲上而不專守章句今之學者大反乎是段氏自爲撰異序曰略於義說文字是詳夫不本義理古昔聖人何爲以經訓詔萬世哉閻氏書絶不容心義理近時風尙有自來矣

閻氏曰劉珵先生字超宗嘗告予曰二典爲一三謨去二

子著疏證誠不可不加意予曰然今試取皐陶謨益稷讀之語勢相接其爲一篇即蔡氏猶知之但謂古者以編簡重大釐而二之則非通論禹貢洪範何彼二篇不憚其重大獨於皐陶謨釐而二乎且益稷據書序原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爲逸書中多載稷之言或契之言揚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

按皐陶謨益稷視禹貢洪範字數多寡誠然顧因書序棄稷揚雄所言究安知言合稷契云云爲出於棄稷耶雄親見之何雄以前絶無人引及此不待兩言而決也石紫嵐嘗問閻於考證之學可謂工矣其指要亦可得聞乎閻曰不越乎以虛證實以實證虛夫虛實相證其弊至於舞文讀書君子所宜謹也

博望乘槎焦弱侯以爲杜詩誤洪景盧疑稷與棄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此論閻謂子雲之詖經杜公之徵事豈有誤者哉按此閻氏强辨也

劉珵曰三謨去二此侮聖也毛氏奇齡曰大禹謨若干章每章必有諸書引用之文吳澄云傳記所引收拾無遺此

眞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也汴宋人多輯格言世有集唐詩爲珍秘者即千文集字猶相傳至今古文縱作僞聖謨嘉言會粹一處亦不可沫矣毛氏此言是然古文非僞也

閻氏曰河渠書首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余謂禹抑鴻水與孟子合十三年與今文作十有三載乃同合過家不入門與孟子及今文啟呱呱而泣予弗子合陸行載車以下與尸子及今文予乘四載合其事事有根據魏晉閒人竟以世所童而習之之書且開卷便見忘其采用豈非天

奪之鑒號其虓與吾今日以口實哉
按史記云云本夏書及孟子尸子也古文不載古文之眞也因眞而反斥其僞謂忘未用有益者過市見路人爲度曰某物可攘某物可攘抑知路人固無盜心哉閻曰或曰予於僞古文尚書學推見至隱如此得無勞而罔益乎予不覺失笑閻氏勞心於此不知開幾何笑口矣然其如侮聖言何勞而罔益自言之亦預杜其謗也
閻曰夏本紀克勤克儉二字爲大禹謨所采夫不曰本紀采夏書而曰爲禹謨所采必成其爲僞設心若是何居

古文尚書辨卷二

辨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丹徒謝庭蘭

閻氏曰五子之歌辭意淺近音節嘽緩此僞作者生於魏晉間才既不逮魏武自不能如其氣韻沈雄學復不逮韋孟又不能爲其訓辭深厚且除一人三失惟彼陶唐關石和鈞襲內外傳者餘只謂之枵然無所有而已
按閻謂堯典秀才文章於五子之歌何有閻云不能訓辭深厚其一述祖訓固國在民而太康失衆慨乎言之馭朽之言

萬世法也是詩領之無端味之無極而歸本於敬非服聖教者不及其二譏時其三法帝其四述祖詳略本末具見五季弟無家可歸仇予誰依宛然予季聲口而歸咎於弗慎德三代上服聖訓語不待辨也閻駁此後復綴若干條臚舉鍾譚東坡初盛中晚成詩話一卷噫
閻此條下附胡渭生朏明語謂韻句寥寥愚竊怪儒者幸讀聖賢書而所見極可異堯咨舜允執其中聖言不思服從而忽計及堯諧聲此出乎意外也五子言敬言慎俱不之及而忽計及韻句寥寥此出乎意外也如以後世詩論

顧亭林云不厭文字譌百王賴書紀屬太鴻云典午精談那辨此地下齒冷梅賾章可采也

毛氏奇齡曰此五歌有四歌爲左傳國語全引之文至第三歌竟無一賸語左傳襄四年魏絳引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其稱夏訓者以首章曰皇祖有訓次章曰訓有之也成十六年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國語知伯引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國語越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哀六年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

底滅亡國語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襄公引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按以爲眞毛則信左國引夏書以爲僞閻則謂除襄內外傳餘只枵然無所有愚謂五歌微特天然無補綴痕其詞氣則聖賢語也不逮魏武韋孟不足辨矣

毛曰隱六年陳五父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增惡之易也一句則引文增損傳例有然不足怪也按帥彼天常毛謂引文增損傳例有然此通解

毛曰五子述祖訓以爲歌原可無韻況其韻鏗然首章用古押法餘聲類法也首章皇祖有訓與本固邦寍押猶烈文詩四方其訓之與百辟其刑之同一能勝予與不見是圖押猶臣工篇來咨來茹與如何新畬押同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與上予圖押猶韓非子功名篇技若車事若馬漢孤兒行父母在時乘堅車駕四馬押同爲人上者與奈何不敬押猶詩頍弁篇施于松上與中心怲怲押莊子若聲之有響與形之有影押同此後皆李登聲類押法卽通行韻也惟第四章王府則有與覆宗絕祀押仍用古押猶

詩有駜篇自今以始歲其有與君子有穀貽孫子押同按毛論首章用韻猶未盡皇祖有訓用韻民可近合民爲邦本本固邦寍隔合不可下用韻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隔合怨豈在明予臨兆民復隔合本固邦寍不見是圖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復隔合一能勝予奈何不敬又合予臨兆民詩烝民等篇有此合法

閻氏曰余向謂文有承譌踵謬千載莫知其非一旦道破眞足令人笑者不獨大禹謨之於左傳抑且五子之歌之於爾雅爾雅釋詁鬱陶繇喜也郭璞注引孟子曰鬱陶思

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繇也僞作古
文者一時不察并竄入五子之歌中曰鬱陶乎予心顏厚
有忸怩不特敘議莫辨而且憂喜錯認云云

按閻氏謂誤由王逸註九辨豈不鬱陶而思君曰憤念蓄積
盈胸臆也閻氏言豈不二字乃喜而思見之詞然觀上下語
逸註實不誤閻乃舞文又閻引史五帝紀象止舜宮居鼓琴
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閻曰鄭其文義似亦
認鬱陶為憂且援倪氏語謂遷好易經文然屈子龍門所用
皆然閻於五子之歌必謂僞作者憂喜錯認遂不恤逸與龍

門皆憂喜錯認也

毛氏奇齡曰鬱陶劇思君兒忸怩甚慚百姓此承上予懷
之悲萬姓讎予二語而申嘆之一思一慚章法固秩然情
理亦確摯未有差也若謂鬱陶作喜解見爾雅則孟子喜
而思君史記思君而喜俱不可通本謂爾雅釋經文何悟
經文釋爾雅失其指矣況禮記喜斯陶只陶斯喜鬱卽不
然故王逸註鬱陶曰憤念蓄積此實漢註之可驗者曹植
詩鬱陶思君未敢言加未敢言三字正是蓄積而謝靈運
詩嚶鳴已悅豫幽思還鬱陶亦謂鬱陶猶未可悅豫也安

得便以喜字釋之

閻氏曰書有古人纔引忽隔以他句亘千載莫能知而妄
入古文中五子之歌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左襄四
年晉侯欲伐戎魏絳諫云云今試思有窮后羿下其語可
得知乎不可得知果是因民弗忍距于河魏絳將引此鶻
突語告悼公乎此又當為一破綻耳

按閻氏因絳只引有窮后羿而止乃為此巧詆不知絳當日
舉后羿為戒故止言后羿待君復問此義堯典發之曰虞舜
是也絳待晉侯問乃申言羿始末斷章取義本無待引下文

閻遂詆為鶻突語豈合當時情事

閻曰王源崑繩謂古人有截半句法襄二十五年崔杼慶
封為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
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予謂此與襄
四年頗相類故並載之按魏絳曰有窮后羿實與堯典曰
虞舜相類

閻氏曰馮景山公以書來曰近讀五子之歌至厥弟五人
御其母以從插此冗句殊不可曉答之云云又曰不若直
以其母斷之而知其必無是事也蓋啟卽位改元歲丙戌

年八十九矣亭國七年壽九十五而終其元妃未必存也兼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山公爲大笑

按成王卽位武王之年且不可考曾謂啟年足信乎且厥弟五人其母果元妃乎特巧爲之說而不知無可確據也以博一笑粲而已哀哉

閻曰山公又云篇名五子子者有親之稱是時父啟已逝妄意其母尚存特插入此句只要關合子字耳姚際恒立方曰因五子稱子憑空撰出一母按讀經乃用心如此謂之何哉

閻曰山公云鬱陶乎予心用象思舜語又是關合昆弟事其巧於作僞如此竊嘆古人經訓供輕薄挑撥多矣哀哉

王伯厚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伯厚尊五子之歌如是今人重伯厚書箋證之勤幾於治經然何其不信伯厚此言耶

閻氏謂允征季秋日食當作夏四月引左昭十七年太史言甚詳云季秋月朔夏之九月而太史以證夏四月日食非僞乎作古文者略知麻法當仲康卽位初有九月日食事遂於允征曰乃季秋月朔云云自謂博考經籍採摭羣言往往博而不能精採百而有時漏一故多所留破綻以來後人之指議

按胡安國傳春秋於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鼓用牲於社引允征九月日食瞽奏鼓之禮亦一證也閻斥胡傳所引爲非不足信也毛氏奇齡曰此夏周異禮而太史解說之詞也夏禮日食每月皆鼓幣周禮惟正月鼓幣餘月則否正月者夏四月也此月有災則陽大弱矣故惟此月日食奏鼓用幣他月則否今六月鼓幣乎予不悟周之六月卽夏之四月太史解之曰所云正月卽此六月也故引夏書而曰此月朔之謂

謂此凡月朔皆用幣之謂也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者謂周六月亦用以六月當夏四月雖名季夏實是孟夏故用之也此正分解夏周用幣之異隋顧彪云夏禮異於周禮正義亦云先代尚質用幣無等周禮極文故有用不用之别此前儒已辨之而猶置喙何也

金仁山曰兵法莫藝於允征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於允征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莫勇於允征威克厥愛允濟也閻曰先時者殺無赦云云出荀子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出易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威克

厥愛左傳吾聞作事威克其愛云云凡晚出書無一字無來處按凡他書所見皆云襲用獲匪其醜似是之間亦必實之可慨哉

閻氏曰允征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如後世檄文以兵威恐敵之事讀陳琳鍾會檄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僞作者偶忘爲三代王者之師不覺闌入筆端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矣

按不曰後世用古書而曰僞作者闌入卽凡他書所見皆然然獨不知允征文同意異耶允征此二語以起下句謂天吏逸德視猛火猶加烈也仁愛之心藹然故曰殲渠云云既爲是語又恐過恕不足以起眾故言威克云云歸於眾士懋戒而已一仁愛之心也讀是書者不察其意旨而謂以兵威恐敵亦可哀已

閻氏曰墨子非命上篇引仲虺之誥喪厥師中篇用闕師下篇爽厥師云云僞作古文者嫌與已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孔傳曰爽明也不與墨子悖乎僞作者不又現露一破綻耶

按字同意異古人引書若是多矣乃謂墨子爲晚出書襲用

夫墨子三引仲虺之誥而言不同顧墨子可信而古文不可信異哉是篇義理精深必非後世所能僞何論魏晉閻氏之見不然亦可知其爲人矣

閻引左傳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又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謂此本無韻而忽韻按閻謂古人多用韻乃取亂侮亡有韻矣忽謂此本無韻夫無韻則曰當協韻有韻則曰本無韻非譎耶然絕不曰左氏本仲虺之誥武斷行於聖經嘻其甚矣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隨武子引書取亂侮亡證兼弱引詩遵養時晦證耆昧古人臨文錯見如是卽以此斥古文爲僞非舞文哉

閻氏曰兩書有本出一處孟子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徯我后后來其無罰何得疑其出兩書耶奈何后來其蘇既竄入仲虺之誥后來其無罰復竄入太甲中僞作古文者不又於此現露破綻耶

按此無可疑者孟子八口之家數口之家等處不一孟子文法不苟爲同也一后來其蘇一后來無罰引書亦然以此而曰竄入兩書謂兩書本出一處何心耶太甲義精其爲三代

書何疑惜夫閻氏紛馳鴻鵠也

閻氏曰三統厤引古文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今安國傳無誕資有牧方明鄭康成註書序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今安國傳亦無之止見孟子引伊訓及論語商頌易等經云云墨子荀子淮南等云云凡十餘條皆改竄折裂補綴成之不知其本文遺漏多矣

按古文果僞作豈未見三統厤書序註耶閻於屋壁書凡諸書所引皆謂僞作襲用諸書有而本文無者卽指爲遺漏以

此論古何所不至

閻曰荀子所引書出臣道篇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語甚精得古大人格君心之道非伊尹不足當僞作伊訓者乃改爲先王事語反淺近夫荀子所引精於伊訓乎古文淺近乎意爲愛憎何所不至荀改作格君古人引用多如此閻謂唐楊倞註荀亦以此書曰爲伊訓而不言其有不同者按楊無僞作二字在其胸中也問是非者必於途人卽此可知書之眞僞

閻引左傳議事以制不爲刑辟云云曰僞作古文者不能參考左氏止見墨子有湯官刑字遂以爲卽湯所制而遂述於伊尹之口以訓太甲不知其時固未嘗有此刑也按不爲刑辟非謂相傳憲典可不立也閻亦知此作或問曰鞭作官刑自虞舜時已有何獨至湯而無官刑閻曰獨所爲三風十愆湯固未嘗有此制也爲此言以彌其鑄武斷誣人也

閻氏曰孟子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玩文義自以伊尹放之於桐三年爲句葢太

甲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帷伊尹是聽葢凡六年孔子没子貢凡六年然後去成王風雷示變然後迎公僞作古文者生於魏晉間時皆以書序爲孔子作故所撰二十五篇盡依傍之此序則云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遂將放桐事撰於上篇三年復歸事撰於中篇以合書序而顧不合孟子

按此以孟子誣太甲也然孟子於桐處仁遷義卽此三年中無疑也必前三年依然故我後三年方始遷善有是理乎閻欲以此斥太甲爲僞遂堅據孟子六年駁太甲中篇三年然

閻亦知其謬遂不惜繁徵至援子貢居塲六年以例太甲亦必六年援成王風雷示警以例太甲改悟當遲而不知爲兒童之見也何義門曰閻說似核其實孟子兩三年字與史記不同孟子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則非既立三年也於桐處仁遷義三年即上三年則非先後六年也王伯厚曰史記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即位六年遷妄說也

閻曰太甲三篇標出篇名爲禮記所引者四一表記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一緇衣毋越厥命以

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又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一大學顧諟天之明命古文於顧諟天之明命上有先王字於毋越厥命以自覆也無也字有愼乃儉德惟懷永圖二語於無能胥以寧則重盤庚上篇爲罔克胥匡以生使古文果眞吾不知作禮記者必於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去先王字於毋越厥命以自覆增也字去愼乃儉德等語於罔克胥匡以生使之重盤庚易爲無能胥以寧是何心閻博引以證太甲爲僞然至於爭校字句不足辨矣閻一生辛勤證古文大率類此

毛氏奇齡曰康誥今文也然僖三十二年臼季薦冀缺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又昭二十年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苑何忌辭曰與於賞者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豈康誥僞書乎如論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至緇衣引之即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格心論語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至仲尼弟子列傳然後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按古人引在籍必非抄胥閻氏豈不知之而云云者違心之論也惠氏以下皆然至孫氏江氏諸人移此心術讀今文聖無

完經矣

閻譏五子之歌詞意淺近音節嘽緩又譏伊尹之書僞造昌黎韓愈氏曰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又曰伊尹鳴殷正指伊尹之書三代下善别古書無出韓氏右者使果魏晉間僞作韓必不受其欺而稱其鳴之善必與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同譏矣

閻氏曰君前臣名禮也雖周公以親則叔父尊則師保亦自名於王前曰予旦何晚出書所載太甲既稽首於伊尹伊尹又屢稱其字於太甲僞作者止見書序伊尹作咸有

一德遂將緇衣所引盡竄入於其口喋喋稱字不已不大可嗟乎

按古書淆雜難以徵信安知伊尹非名乎帝王世紀力牧之後曰伊摯此伊尹名摯所由來也然史記又曰伊尹名阿衡還以官爲名固非顧帝王世紀亦龍門之流安可徵信哉呂氏春秋其母居伊水上孕夢神告曰臼出水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然則尹固名也究之摯與尹名字安所徵信哉然以經爲斷則尹稱於君前固其名也王夫之書經稗

疏尹之言於太甲者一則曰尹躬再則曰尹躬豈人臣而以字稱於君前乎生而字死而謚自是周禮商以前無之然一人而或有異名若呂尚之爲太公望皋陶之爲庭堅是也則曰摯曰尹要皆名耳屈大夫名平而曰名予以正則亦此類不可以後人一定名字爲古人分限王氏此言乃通論也

閻氏曰小戴記四十九篇引詩者一百有二引逸詩者三引書者十六引逸書者十八逮梅氏書出而鄭所指爲逸書皆全登載不特規摹文辭抑標舉篇目如六引兌命則撰說命三篇四引太甲則撰太甲三篇三引君陳則撰君陳以及引太誓撰泰誓引君雅撰君牙至尹吉曰不知爲何書緣康成所受十六篇有咸有一德知此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出其中故註曰吉當爲告

按說命太甲等篇果見戴記所引而僞撰乎不究其義專詆爲僞何所不至若咸有一德貫古聖相傳心法閻謂舜命禹述堯辭未增一字而危微數語斥爲僞作於咸有一德何有戴記坊表緇衣等篇其旨意深厚遠遜太甲說命即此可徵坊表緇衣出於漢儒見安國書而爲之者

張悔廬曰凡引經者求證其言中之指而已故有一篇而

屢見徵引者亦有多篇而絕不一引者引經之人初不豫爲考古文眞僞地也且如詩未經孔子所刪凡有三千春秋內外傳諸人必非讀孔子已刪之詩而所引逸詩僅十一見餘皆刪後之詩毋亦毛詩乃後人剌取傳文僞作者與安得起閻於九原而一問之悔廬名崇蘭徒邑人著有古文尚書私議

王伯厚曰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修政語引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非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

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何義門云似戰國時諸子之語按誼所引猶不足當戰國時語曾是禹謨虺誥伊傳之書魏晉間人能摹乎方望溪云古文尚書疑其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者誰與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太甲說命之間弗肖也而况其下焉者與然則謂古文尚書魏晉間人僞作也亦可謂不知類也

陳氏第曰古文左國禮記諸書所引皆爾雅坦明未引者必欲其艱深險澁是一篇而二體豈唐虞夏商之本經乎此不易之論閻謂緇衣爵無及惡德數語僞書取其類已者置其不類已者俾與文體一類夫緇衣足方說命乎

顧亭林曰善惡報應之說聖人嘗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從逆凶湯言福善禍淫尹言降祥降殃又言吉凶不僭在人天降災祥在德孔子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之鄙古文者求若亭林此見尠矣

又曰羲和尸官慢天也葛伯不祀忘祖也又曰甘誓天子之事也允征諸侯之事也今古文並舉他若釋革之九四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是有悔也天下信之其悔亡矣亭林不僞古文如此

閻引姚際恒立方論咸有一德曰篇中凡句末用德字者十一乃陳戒于德常厥德夏王弗克庸德眘求一德咸有一德惟天佑于一德惟民歸于一德惟天降災祥在德惟新厥德臣爲上爲德可以觀德句末用一字者四眘求一德咸有一德惟天佑于一德惟民歸于一德句內用一字德字又不在此數通篇將題字面糾纆繳繞殆學語者所爲耳夫不求義理謂通篇糾纆繳繞學語者所爲多見其不自量也

召誥今文也言敬者二曷其奈何弗敬王敬作所言德者四其稽我古人之德王其德之用其惟王位在德元保受王威命明德言敬德者五王其疾敬德不可不敬德兩惟不敬厥德肆惟王其疾敬德如閻氏姚氏之見亦通篇糾纆繳繞也若不其然可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陸清獻曰闕咸有一德蔡註恍然有悟予向疑一貫之旨

孔門自曾子外不輕以示人而伊尹以告太甲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得無疑躐等無序乎細玩無自廣以狹人註然後知用功之要全在于此而所謂協于克一者乃是教以立志必期至乎此而非其下手工夫也蔡註體會及此可謂精矣夫子告哀公曰所以行之者一亦是此意而必繼之曰凡事豫則立又繼之以擇善固執皆是下手工夫清獻之言如此伊尹之書可輕相詆哉閻氏姚氏與清獻所造當有能辨之者兼可知書之真僞也

閻氏曰爾雅爲訓詁之書特少所襲用唐虞曰載夏曰歲

商曰祀周曰年及質之今文書反多未合周公告成王曰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或曰此葢以周之年述商在位之年數云爾若對商臣言則曰惟十有三祀對商民言則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愚曰然則多方亦有天惟五年疑祀年古通稱及一入說命便改稱三祀亦見其拘拘以爾雅爲藍本情見乎辭矣

按對商臣言則曰惟十有三祀對商民言則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書實如此閻遇有罅必託之或曰亦謫甚矣以愚觀之惟十有三祀武訪範即克殷之歲故仍商稱臣我監五祀對殷遺言仍其故稱仁也天惟五年以周之年述商子孫事與述中宗享國一也說命稱祀宜也謂改稱謂拘謂藍本爾雅無文也

閻氏曰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孔傳曰湯孫太甲唐孔氏因之至蔡氏集傳出而論始定高宗肜日序以爲高宗祭成湯蔡傳則謂其祭禰廟至金氏前編出而論始定作古文者生於蔡金兩氏之前錯解未正之日故太甲上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說命中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若與彼二篇實相表裏者抑豈料其錯解也哉凡晚出書之以

錯解爲實事其誤如此

按蔡傳解祖甲非太甲金仁山解高宗肜日爲祖庚時俱極確然謂茲乃不義襲不義惟王黷于祭祀襲典祀無豐于昵傳致也而適古註有誤解遂巧誣以錯爲實事豈非深文哉

古文尚書辨卷三

丹徒謝庭蘭

辨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閻氏曰朱子有例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書考之如康
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等是也今晚出泰誓
上開卷大書曰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耶

按朱子之言就古史所書舉其大概如此而古史初未發此
例也尚書所記無書時泰誓不然當時千八百國大會孟津
必非一月至故中篇云羣后以師畢會周史統言春以紀其

實而執此一端訾其後豈知史例耶

閻氏曰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
遂竄入泰誓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上以慘酷
不德之刑予後世人主嗜殺者之口實且習其讀者羣以
爲固然苟一詳思未有不痛其言之易者我故曰作僞書
者可謂不仁之甚也

按禹湯之德遠矣後世惡不極不足以滅身桀紂之惡觀時
日曷喪予及女偕亡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沈酗于酒亂敗厥德可見其慘虐之刑見於遷史墨子等書
炮烙剖心賊誅孩子刳剔孕婦非盡無徵且醢九侯脯鄂侯
而曰紂無罪人以族事哉

閻氏曰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
邦冢君觀政于商非卽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之說乎惟受
罔有悛心云云予小子夙夜祗懼以爾有衆底天之罰非
卽歸居二年間紂虐滋甚更徧告諸侯東伐紂之說乎凡
此書出於魏晉間歷有明徵世儒必欲曲爲文解以九年
爲自專征始觀政爲非觀兵

按觀政于商就紂行事用人而觀其善惡也以友邦冢君者

武繼爲西伯一文王服事之心也安見其爲三年服畢觀兵
孟律耶予小子夙夜祗懼閻不信湯誥則慄慄危懼夙夜祗
懼俱不足言直以爲歸居二年告侯東伐也然毋乃鄰武斷
乎九年非專征更不足辨

王伯厚曰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
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
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伯厚信古文如此

閻氏曰孟子引今文書辭既相符義亦脗合及其引古文
書若泰誓上泰誓中武城辭旣不同何讀隨異眞有令人

笑者天降下民爲書辭玩其文義似應至武王恥之今截至曷敢有越厥志趙岐讀其助上帝寵之爲句四方字屬下今以寵之四方爲句有罪無罪下削去惟我在以予字代天下是書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有攸不爲臣一段截去首句東征上增肆予二字綏厥士女下復出惟其士女紹我周王見休一句變作昭我周王天休震動二句孟子引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辭若崩厥角稽首則叙事之辭今皆以爲武王口氣不失却孟子文義乎

按孟子所引三書以今考之益知讀書不可不精也古人引

書運以巳意非作鈔胥不獨孟子下民節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即成湯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意湯曰慄慄危懼武曰夙夜祗懼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惟均以爲僞則無可言矣孟子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孟子本言大勇故引書而易以巳意閻謂書辭宜至武王恥之孟子書辭未辨尚何言古今文哉趙岐讀寵之爲句古儒多然不足異綏厥士女節無大異同王曰無畏泰誓原文武曷將士百姓懔懔二語即湯誓時日曷喪意故申言一德一心以勉之湯武無異旨孟子是章罪善陳善戰故引湯引武王古人引書運以巳意而即此以詆作僞何古書不可置疑

閻氏曰天降下民節自武王恥之上皆書辭蓋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僞作者欲竄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末二語又改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爲予曷敢有越厥志試思此段在泰誓上者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引之乎有攸不爲臣一段亦史臣作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史臣述士女之辭僞作者亦欲竄入武王口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爲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

附我大邑周豈有武王初得天下徧告羣侯乃侈然自尊爲大邑周乎

按閻謂孟子釋武王之勇文王之勇一例而謂自武王恥之上皆書辭夫以對于天下詩辭是也武王恥之亦斷其是書辭轉謂書去其末二語以此讀書何怪責古人哉予曷敢有越厥志聖人祗懼之實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孟子言勇即古書申明巳意古人多若此謂泰誓上無一毫似武王之勇泰誓此節備見武王自任之重故孟子引之且申言一人横行一語引君當道也有攸節閻云史臣作非也恭天成命節下

接惟爾有神告名山大川也謂去其首句以孟子疑武成非書意也大邑周告山川宜然非侈也大誥與我小邦周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言各有當也

閻曰自書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後又荀卿釋之辭愈顯而意益加警曰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然皆一脈相傳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上改降爲佑意覺索然吾直不省作僞者是何心按泰誓師曠荀子孟子之言具在乃泰誓則謂僞改謂意覺索然以意見徇愛憎誠不省是果何心哉

閻氏曰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必史臣美武之辭非武王自語僞作者以三篇俱武王語一例竄入口中管子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亦史臣辭晚出書却撰作武王之語牴牾至此後世必有能辨之者

按孟子所引安見非武王自語于湯有光武則湯行事也管子引泰誓去武王曰點化古書以從己意古人多矣而反謂古文撰作武王自語爲牴牾以此入人罪可乎

閻曰管子引泰誓古文縮其辭爲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便減却無限風致自擬爲古祇見其拙夫泰誓云云果減却無限風致乎果增其拙乎閻見與古文異者即借以曲詆愛憎由己何所不至

閻氏曰漢刑法志引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魏晉間作書者似以此爲逸書之文於泰誓中微易其文竄入之曰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不知郊祀志明云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顏注今文太誓周書也蓋僞泰誓唐代尚存故師古得以知之今將以僞泰誓爲足信乎不應爲晚出書遂廢以僞泰誓不足信乎又不應晚出書復與之同魏晉間此人正以鄙薄僞太誓不加熟習不覺已之作釐革未盡耳

按漢志明引泰誓而小異乃曰僞書易文竄入且以作書者疑爲逸書矣復曰釐革僞泰誓未盡夫顏注今文果指僞泰誓乎僞泰誓唐代果存乎顏云今文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得泰誓書於壁內獻之今泰誓是若伏生今文固無泰誓也

閻氏曰史家有追書之辭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時

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觀牧誓可見州鳩葢以其終有天下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叙武王所統軍而曰王乃大巡六師則大不可矣見召誥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太保為召公之官曰太保作旅獒不知武王時召公尚未也凡偽書之以追書為實事其誤如此

按泰誓牧誓武成皆事後追書也當王者貴故書大巡六師且盟津之會發止西伯而書曰王一時史臣體應爾也旅獒書太保亦史家追書之辭安見其當武王時叙哉謂之作偽則云叙於武王時召公未為太保矣

閻氏曰晚出泰誓篇疑者固眾予獨怪其古人有言曰以下如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發端汎語也何至武王易其辭為除惡務本何至為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讐若當時百姓未知讐紂而武王實嗾使之者

按殷紂之世最傳信者莫若戡黎微子二篇淫戲自絕沈酗敗德可知紂惡也閻以泰誓魏晉間偽造然國策史記墨子等書焚炙刳剔剖心斮脛不盡無徵故曰世讐也殄殲乃讐閻謂當時若百姓未知讐紂武王實嗾之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若非出自孟子閻氏見之當彌覺詬厲也

世讐顧亭林曰並其先世而讐之爾非謂殺無罪百姓之父祖子孫讐之也亭林不信泰誓然百姓有過在予一人顧曰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未嘗不取之也

樹德莫如滋二語可決為伍員點化書辭何以知之細味莫如滋語實從務滋生出如曰偽書襲傳可謂青出於藍矣

閻氏曰偽泰誓馬融始竊疑之云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

淺露稽其事頗涉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引泰誓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以明之梅賾書有泰誓三篇凡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墨子引泰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聞也發罪鈞晚出古文獨遺此數語

姚際恆曰融言本辨僞書乃竟教人以作僞書法
按古人引書有運古而借申己意者有用古而點化其辭者
運古而借申己意孟子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莊公德乃降之
類是用古而點化其辭古人尤多然因引用差池遂斥原書
爲僞可乎墨子不聞也發罪鈞實點化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反譏其遺墨所引至融所見本出泰誓不足辨也
閻曰揣其意如作泰誓三篇則因馬融所舉之五事也太
甲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左傳所引也說命三篇則因禮記
孟子國語所引也仲虺之誥蔡仲之命君陳君牙皆然作

僞者不能張空拳冒白刃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依託
往籍以爲之主摹擬聲口以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
按泰誓固多聖人格言虺誥伊傅等書格言尤多故考亭
河津諸賢特舉以教學者乃俱目爲僞至謂因某書所引
而作某篇肆無忌憚也竊以爲學者有身心之懼則考亭
河津所取可爲師法謂躬中窮終堯諸聲爲新語則閻氏
齒頰可效顰也閻注此條後曰聊爲點破正可一笑以經
訓資其笑噱而已學者宜何所法守也
顧亭林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衆之言所

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宮闈必不從軍
旅之事亦必不并數之以足十臣之數古人有言曰牝雞
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爲紂罪乃周之
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闕
疑可也顧氏此言學者不可不知
閻氏曰劉歆作三統厤引武成八十二字其辭云云質之
今安國傳迴異劉歆占之於象緯驗之於時令考之於經
傳無不脗合古人之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惟三月
丙午朏越三日戊申今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則爲己酉

豈庚戌乎
按歆所引書疑歆自撰觀咸劉商王紂點化咸劉厥敵可見
特敵可云咸劉紂不可云咸劉周書必不作是語閻謂歆占
之最密大厤法日密而古書月日多舛異是歲閏二月朱子
引李校書言閏月乃三月丁未庚戌離日而數孔疏謂簡編
斷絕辭不次故書日誤也朱子疑漢志庚戌燎於周廟庚乃
剛日宗廟內事非所宜庚戌至乙卯僅六日三舉大事閻議
朱子謂外事用剛日曲禮文非一代定制祭不欲數非爲初
得天下事多創典言又曰余至此始悟晚出武成改丁未祀

周廟欲合柔日改庚戌柴望不似漢志庚戌辛亥連日遵祭不欲數文其用心亦綦密矣閻氏譏朱子者晚出書何緣預知而改而避哉謂其用心綦密恐作武成者不受也

閻氏曰晚出武成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師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不見冠以二月豈今文書法耶或曰洛誥亦嘗稱乙卯暨誓兩稱甲戌皆止有日余曰此自周公伯禽口中之辭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若史家記事垂遠必繫日於月有一定之體耶

按武成是節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云云王誥諸侯追述伐商所謂此日有此事與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正一例故皆止有日也與史家記事繫日於月異

閻氏曰孔穎達於式商容閭下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云云旋又於萬姓悅服之下引帝王世紀云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是商容已前卒矣相隔僅四句而義則違反文則遺忘至此怪矣尤怪者帝王世紀出皇甫謐一人之手而若此此等識見豈不爲古文書所惑又怪蔡氏亦引亡者猶表其閭於集傳或曰史記殷周本紀乃是命畢公表商容之閭無武王親式事式字何出余曰此出留侯世家式智者之門謂箕子呂覽表商容之閭兼攝二義雖一字必有依據豈皇甫謐孔穎達蔡沈能窺其涯際哉

按閻駁孔疏等皆是也雖然謂式商容廬兼攝二義雖一字必有依據古文果若是飽飣乎惟以爲非作僞則渙然冰釋矣

閻曰殷本紀宋微子世家並載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龜策列傳亦同泰誓下易聖人爲賢人

嘗舉問友人或曰得毋以孟子皆賢人也遂謂比干爲賢乎余曰固然却是眞用淮南假眞訓剖賢人之心或曰既用其上語何不並用下語析才士之脛余曰亦是用淮南主術訓斮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閻氏一生惟用心此等而已

閻氏曰晚出古文宋劉氏王氏輩紛紛考正逮朱子而益密蔡傳從之以底商之罪至罔不率俾七十八字又惟爾有神四語皆繫于征伐商下爲初起兵禱神之辭不知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在左昭七年爲武王數紂之罪以

告諸侯之辭非告神者左氏不應有誤故僞作者只繫予小子其承厥志下最作者苦心湊泊處朱蔡移置必反爲所笑

按爲天下逋逃主書追敘禱神之辭於誥諸侯時無字引以對楚子書本文如是閻謂作者苦心湊泊處明知原本僾於考正諸家然必以爲作僞謂朱蔡反爲所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閻氏曰、今文牧誓篇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朝歌南即商郊地非二地也僞作武成篇者昧於此義敘武

王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似武王癸亥僅頓兵商郊甲子昧爽始及牧野誓師誓已而戰云云

按陳于商郊者武王也會于牧野者紂也於兩人分書之仍一地閻謂似武王云云似是之間可入人罪乎閻以俟天休命比之苻堅尚不如魏武非所以論武王夫俟天休命即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謂閻又云時哉弗可失何至如秦穆吳闔廬按湯誓爾尚輔予一人周武千八百國大會對羣后云然其揆一也

閻氏曰、商郊牧野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既決非信史孟津河朔亦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可謂實錄乎周本紀又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云云

按孟津河朔一地作兩地閻謂魏晉間名漸譌孟津漸譌而南實自東漢始愚謂輿地古今沿革不同執此議彼訖無定論閻未生武王之時未親歷武王行軍之地千載遥斷亦難爲定案矣

閻氏曰、論語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此譬喻文也今明明改之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猶以論語出旅獒可

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今明明改之曰不學牆面猶以論語爲出於周官可乎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今改而截其半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將成王爲好作歇後語乎譬如爲山出旅獒譬如平地又出何書乎君子德風小人德草出君陳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勢又必出君牙爾身克正罔敢不正將夫子爲不能自吐一語之人乎

按閻氏此等全謝山謂未能洗去學究氣也

閻氏曰、安國壁中書原有旅獒篇馬融鄭康成親從講習

知族獒不得讀以本字故註書序馬云作豪酋豪也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蓋從篇中文與義定之僞作此篇者止見書序有旅獒字遂當以左傳公嗾夫獒焉爾雅狗四尺爲獒之獒若似馬鄭爲不識字也者

按眞西山曰貢獒武王未受也太保格心於未形惟不知召公所陳爲聖言則獒作酋豪謂不得以本字讀謂從篇中文與義定之故若是紛紛也

閻曰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本出國語國語九

夷百蠻此易百爲八者襲用禮明堂位及爾雅之文九夷復同論語八蠻復同周官一事且兼數事其亦自炫其學之博也與姬傳姚氏議考據曰正自奈何不下腹中數卷書耶閻炫博遂以量人也

閻引郝氏解曰罪人斯得罪人卽管叔也不曰討而曰得不用師以計得也進無以白於王退無以解於兄管叔所以蠢然被戮公所以黯然沉痛不能伸一臂之力于後公知乃作鴟鴞之詩貽王也得鴟鴞之詩猶不悔也欲誚讓公而未敢耳如王以流言殺叔自知公無罪矣何待風雷啟金縢然後悟耶云云

按不用師以計得叔蠢然被戮誰見之耶罪人斯得其初流言公避二年朝廷知由管蔡故以罪人加之斯得者得其主名未致討也王見流言由於羣叔疑公亦未釋然公于後乃作詩貽王謂公不能伸一臂救叔非也惟以斯得爲執殺故有此紛紛解也

閻氏曰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余嘗取遷書所載諸篇讀之雖文有增損字有通假義有補綴或隨筆竄易以成一家言而要班固曰多古文說則

必出於古文而非後託名古文者所可並也余故備錄之耳云云

按閻取史記據班固言多古文說必出於古文非後託名古文者所可並故備錄之竊謂固雖有多古文一言然遷書點竄百氏就已說多矣安見引書有同異爲必出古文耶閻亦知其繆故遷於金縢書謂周公卒後閻斥其妄然則以遷書多古文說據以斥晚出書不足憑矣

閻氏曰祝佗述蔡仲事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意此必古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在祝佗述其事

自不得不追其巔末曰昔周公相王室云云僞作是篇者亦如其例彷彿其辭曰惟周公位冢宰云云此爲左氏本書乎抑書襲左氏也蔡叔獲罪蓋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不必贅序於蔡仲之命

按蔡仲之命封罪人之子周史追書其事謂無所庸序非也如閻氏言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爲發端第一語有是誥體乎而曰此古蔡仲之命意爲有無何所不至乃以祝佗所述爲眞以古文爲襲愛憎任情一武斷而已

王伯厚曰觀蔡仲之命知周之所以興畢命一篇以風俗

爲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按今日禹謨虺誥伊尹傳說諸篇且直詆爲僞於蔡仲之命何有若伯厚斯見不可得矣

閻氏曰書有句讀本宜如是一旦爲晚出古文所割裂遂改以從之者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三句是也何晏集解引漢包咸云云僞作君陳篇者竟將孝乎二字讀屬上爲孔子之言歷覽載籍所引詩書之文從無此等句法然則載籍中亦有孝乎惟孝句法耶曰禮乎禮非此等句法耶云云

按閻氏謂晚出古文割裂論語孝乎惟孝引包咸諸家而曰改從君陳篇讀者自朱子始竊以僞作當觀其背理與否如西漢僞泰誓是及辭氣顯然不類如白居易湯征是今晚出君陳成王藹然仁愛覆育殷民非服武王周公聖訓者不能道孔子引書對或人問爲政夫忠與孝無二義故曰書云孝乎云云今斥古文不得不議及論語而博引包咸諸人愚謂孝乎惟孝讀經差池古人若此多矣不可以詆原經禮乎禮正歧伯形乎形神乎神之類段氏玉裁曰論語使乎使乎當以使乎使三字爲逗下一乎字爲永嘆之語助曰何也曰是

尚書孝乎惟孝禮記仲尼燕居禮乎禮之句法也夫孔子當日有是口吻乎愚不意考據之弊至於此極也

孝乎惟孝閻氏輩博引禮乎禮形乎形神乎神之類以爲同一句法而實非也聖言從容不廹開卷言說言樂言君子則曰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他如誨弟子則曰誨汝知之乎教子則曰學詩乎學禮乎爲周南召南矣乎此類不可枚舉此章答爲政而言孝曰書云孝乎同一從容不廹若君陳原篇可決其必無此二字上云惟爾令德孝恭友卽恭之哲字不言孝者欲其友愛殷民也正合

繼周公治洛情事周公親殷頑曰殷遺多士白卑曰非我小國曰我其敢求位成王欲君陳覆育殷民如家人骨肉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至康王則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不率教者如治不肖子然亦時事然也論語言孝君陳言友引書與原經絕不相侔本無此二字何所責其有哉乃以僞斥聖經而以改從君陳篇詆朱子舛讀乎

閻曰論語所引書未知的出何篇僞作者竄入君陳亦有故蓋見鄭注禮記坊記君陳周公子伯禽弟意其人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必孝且友故以二語貫之又嫌太突不

便接君陳特裴上惟爾令德孝恭一語下方泛論孝之理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卽以本題尹茲東郊從政字生下湊泊彌縫痕跡宛然按作君陳者果此心肺乎鄭注坊記周公子伯禽弟書本文未之有豈非疑似陷入周毖殷頑民周公君陳畢公三世於書當分別觀之周公如天覆物一仁而已成王命君陳猶是也康王時既歷三紀其不移者斯終不可移也故有旌別之典三書周家格殷民如見而以爲作僞何足與道古哉

閻氏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等語出於臣工之相告誡則爲愛君出於君之告臣則爲導諛僞作君陳篇者止見書序有周公既沒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遂通篇俱作成王語安知當日不更夾以臣語如顧命篇體例耶

按讀書當詳觀其立言君陳通篇倘成王遽以康王誥畢公者告君陳可信其僞耳今書不然當深考也君陳繼周公後周公臨脭聞之民而告多士懇款如家人父子此當深維其故也成王知之繼公後者特舉慈祥愷惻之君陳既美其令德孝恭又美其前日已然之善君陳之爲人從可知矣必仁

愛非徒以義擊斷也然美之卽深戒以無依勢倚法惟寬惟和惟中又申以無忿疾無求備而以容忍惟大德有濟此成王告君陳本旨也讀者不察謂僞書俱作成王語爲好諛沓矣

閻氏曰嘗疑劉歆三統厤末又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云云今古文皆無不知歆何處得之而載於此既而思書大傳有九共帝告篇文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整篇外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歆去安國未遠流傳定真所載康王年月日復關於厤法故不忍棄之僞作古文者

以王命作策豐刑與已不合特爾遺去
按零章剩句尙錄於歆安國所得壁中整篇乃一字無存耶不可通矣閻引歆書復作或問曰子於古人有信有疑何此書惟劉歆之是信曰歆之人雖非而於經學也甚精適當王莽委任之日諸所建立亦甚正惜建武中興一切以人廢耳聽歆僞傳周禮助成莽逆得罪名教猶謂經學甚精耶當王莽委任歆爲國師立諸學而圖讖大興歆因改名秀與莽傳經篡位其意一也猶建立甚正耶

古文尚書辨卷四

丹徒謝庭蘭

辨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

閻氏曰白居易有補逸書一篇幸皆知爲白作耳若世遠年湮姓名莫得其摹孔書處亦幾亂眞安知不更以爲二十五篇之儔乎愚故列之以爲觀者一笑云其文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於百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先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

荷荷於仁福無常享享於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虐於民慢於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共俎羞予介厥牛羊乃暨於益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於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予聞予聞曰爲邦者祗奉明神撫綏烝民二者克備尙克保厥家邦吁廢於祀神震怒肆於虐民離心自繩契以降暨於百代神亟民叛而不顚隮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儆師徒戒車乘敬天事者有

明賞其有罔率職罔蕝力不共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鑒於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按居易作湯征閻錄之愚謂可定二十五篇之案矣居易有聲唐世而所擬僅如此魏晉間人乃高出居易萬萬不啻天淵耶白不能及二十五篇可知魏晉間不能爲二十五篇也二十五篇具在白此書具在有目者所共見闔更錄蘇伯衡獻禾歸禾嘉禾三篇又陳黯有禹誥一篇閻云古文書顯易撰可謂言之不作矣且旣云易撰若居易仿古是矣何必撏

撦羣書耶

閻氏曰吳棫才老始以此書爲疑眞可謂大啓其衷矣其言曰伏生傳於旣耄之時而安國爲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者今書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屈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

按才老所疑猶朱子難易之說也夫孔壁古文必有缺蝕安國以今文讀之必有移易所以文從字順然聖人法言在其中才老曷嘗盡詆爲僞哉張悔廬曰吳棫嘗辨梓材一篇後半截不是梓材乃臣告君之辭此其疑今文切證豈獨疑古文乎

閻氏曰朱子於古文嘗竊疑之至安國傳直斥其僞其於古文似猶爲調停之說曰書有二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又曰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下民說話後來追錄成之

按朱子所疑謂古文易而今文難也閻氏不然其說竊以古文出屋壁安國以今文讀必有移易故易曉朱子又有命誥

之說愚竊謂聖人辭氣亦不盡同德行所造各殊如伯夷柳下之於孔子又如柳下寬而伯夷嚴殷盤周召諸誥亦聖人所造不同伊傅平易亦伊傅所造如是也孟子述伊尹先知先覺節似亦與伊尹五篇辭氣同又豈可以易曉疑孟子耶

閻曰武進周叟嘗告予曰周公書純是聱語召公書便近人余曰叟得毋指旅獒一篇爲召公作乎周曰然余曰此古文故爾易曉若當時有一二周公語出於古文亦復了了如旅獒矣若召誥仍復難曉按叟不足道也然斥古文者以今文與故爲眞三代而古文不然嗟乎今文豈聱語

乎古文平易豈非三代平對鏡以觀可以各息其喙
朱子曰漢書有秀才做底文字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獄辭多碎何難讀尙書便有如此底閻謂尙書中如堯典皐陶謨可稱秀才文章愚謂閻氏宜其不知書也曾子固云叙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晷星候氣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財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傳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子固深於文法可如閻失言矣詳朱子之意只謂尙書有易曉者耳豈若閻氏以秀

才文章斥堯典哉王伯厚曰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爲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跡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
閻氏曰姚際恆云辨伊訓傳太甲繼湯而立之非矣則於僞經王徂桐宮居憂不能通蓋未有太甲服仲壬之喪而處祖墓旁者辨泰誓上傳武王承襲父年之非矣則於僞經大勳未集大統未集不能通蓋未有文王不受命改元而得稱九年者蔡沈徒爲曲解不足據故莫若俱僞之斬却葛藤
按解經武斷一至於此無可爲言矣然則宜從何說曰王徂桐宮服湯服也九年西伯專征也大勳未集大統未集一發於誅暴時一發於大一統時不足爲武王疑也
閻氏曰馬驌宛斯言古文中排語多不類今文體因曰若非先儒絕識疑論及此我輩安能夢及然猶幸有先儒之疑而我輩尙能信及
按宛斯疑古文謂其排愚謂古文出於屋壁斷絕殘蝕不免孔安國以今文讀有所移易故至於排也然聖人格言在其中安得盡斥爲僞且謂出魏晉人手耶
蘇子由論周書委曲繁重商書簡潔明肅閻曰委曲繁重

自指今文簡潔明肅必仲虺之誥以下十篇始可
按委曲繁重今文無逸亦不盡然簡潔明肅閻謂指仲虺之誥以下十篇始可此卽魏晉不能作僞之一證子瞻言出師二表伊訓說命相表裏正指古文子瞻所取如此閻氏輩識見豈可擬哉歐公亦云禹湯皐虺及唐虞豈不古奥萬世模
葉氏夢得曰自立政以上非皐益伊傅周公之辭卽仲虺祖己箕子召公之論以爲聖賢不可及也故其文峻而旨遠立政而下其君則成康穆平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降至秦穆其辭則一時太史所爲也故平易明白視前爲有

問矣愚謂此論亦可息今文古文不同之喙張氏杉曰二典三謨極文從字順文侯之命秦誓春秋時書其古質樸奥較有過於典謨者但平心讀之勿為竊鈇之疑斯可矣

張氏此言可與葉氏說參看

閻氏曰今古文之別首獻疑於吳才老繼則朱子近代郝氏敬始大暢厥旨讀書三十條朱子復起亦不得不嘆如積薪故詳錄其三之二於後

按閻錄郝氏論古文諸條大率論辭氣渾樸與否愚悉從略而尤悖者為辨焉

郝氏曰孔書離堯典為二以補舜典其識已卑別增禹謨一篇尤瑣碎不成文理此何待具眼者乃能辨之

按識卑二字何加之易謂禹謨瑣碎不成文理此尚可與讀書耶師心自用何所不至王伯厚曰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辭伯厚善讀書固不鄙菲禹謨也

郝曰二十五篇淸淺齊截自是三代以下韶秀之姿語多浮響意不切題或先賢記聞（閻曰此說非）或後人假託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

按先賢記聞閻氏非之愚則謂郝氏此語幾矣屋壁書安國以今文讀必有移易故渾樸散也然聖言在其中如閻氏謂魏晉間偽造則大謬語多浮響肆口雌黃無所不至意不切題論後

郝曰六經皆夫子手訂及夫子自作亦是春秋以後文字如論語二十篇春容爾雅愚者可知猶謂有子之徒記述至春秋周易十翼夫子手筆亦是愚者可知文章因乎世運雖孔子欲為四代典謨之文亦不可得

按郝謂夫子自作春秋以後文字此敢於非聖無忌憚也崔

氏述謂今論語乃張禹所更定禹但知媚王氏何足以知論語其不當刪而刪不當采而采蓋不少矣因以公山佛肸兩章為詆此即郝氏輕論語之見

郝曰伊訓太甲之類左國諸書駸駸欲方駕

按此語是也左國諸書欲方駕曾謂魏晉間人足當乎

郝曰孔書四代文字一律又曰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

按此即郝云意不切題也以讀時文法讀古書吾知其差矣

伊訓說命之精深。君陳畢命寬嚴之各當。而以不切目之。直其謂四代文字一律也。可與言讀書哉。

或問閻曰、牧齋云、近代經學之繆。遂若季本近則郝敬子。向推其知言。茲何復取乎郝氏之書。閻曰、郝之可誅絕。在好妄。其不可磨滅處。讀得古今文字分析。如燭照物。云云。

按郝氏論古文。除云辭氣深淺外。郎如上所陳。豈得謂知言哉。閻取其同。已愛而不知惡也。張悔廬曰、郝著論二十條以攻古文。大概掠取舉業䟦尾分題古今文而為之。毀譽殊不值與之費辭。

閻氏曰、鄭氏瑗仲璧著井觀瑣言。疑古文尚書者二條。云云。

按鄭氏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彝器。其銘辭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此仍今古文難易之見。又曰、尚書辭語聱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奧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辭。其文體又自循常。此言佶屈其體如此。觀鄭氏二條。其所疑猶前人之見。固未加曲詆也。

閻曰、瑗又言尚書有極難曉者。如鴝鵒功弔由靈之類。有極易曉者。不敢含怒。在家不知之類。有極繁者。一人冕執劉之類。有極簡者。如西禮之類。有對語者。番番良士。仡仡勇夫之類。有參差不對者。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類。論最平。然則專以易曉排偶病古文。亦未足服作偽者之心。余故特以義理闢之。閻所取義理如此。詎望其知聖言哉。

閻氏曰、元王充耘耕野著讀書管見。亦疑古文。但其允執其中之中。謂一方言字。而非古聖之傳心法。蓋以偽大禹謨增加人心道心。而并淺視論語。不可訓。余僅錄其三條。

一曰、堯典舜典先後布置。皆有次序。臯陶益稷首尾答問

一一相照。禹謨雜亂無序。一曰、蔡仲之命與太甲相出入。

一曰、顧命鋪敘始末如畫圖。

按堯典舜典。豈僅布置有次序。宜其不知大禹謨也。蔡仲之命。承叔亂而戒仲。故有同歸于亂。惟厥終等言。而謂出入太甲。豈為知經哉。閻謂王淺視允執其中。不可訓。王鄙見闊亦不能為之諱。然淺之一言。實王氏定論也。

閻氏曰、姚際恆立方著書攻古文。予手自繕寫。散各條下。其尤害義理者。為錄於此。論威克厥愛云云。論小大戰戰。論將告歸。

按威克厥愛蒙上文天吏逸德本仁愛非任法也小大戰戰砲此言當時情事實然一文羑里之懼豈周史載之文思報復於君耶姚曰既造爲復政因造爲告歸伊尹於太甲初喪時卽放之而自攝奉太甲歸後旋卽復政何相避之深也夫咸有一德伊尹豈因太甲復辟而遽去耶一時史臣繼太甲書之如此而遂致辯泥古莫甚也

閻曰姚氏好以左氏駁古文與余同竊觀閻氏非特好以左氏駁古文且好以墨子荀子淮南子等書駁古文非特諸子且推之厤法輿地史編詩話韻學字書無不周偏然古文果因是不行乎亦不自量也

閻氏曰石華峙紫嵐謂余古文尙書有舜典汨作九工二十四篇必且另爲卷軸余曰誠然因嘆向來里中諸子謂書關繫不在卷軸篇數且詆爲枉用心此予所不欲與深言者也

按閻氏書備言古文篇數暨漢人傳受又及厤法輿紀等書愚俱未置論而祇辨其關乎人紀之重乃觀閻氏里中諸君云云可謂人心有大同也夫謂爲枉用心知當日自有定論矣然孰知漢學盛行古文不挂齒頰閻氏里中尙未見今日風尙也悲夫崑山徐氏録閻考證辨析議論署曰碎金以爲談助閻氏書脊談助而已學者可以觀矣

閻氏此書終篇言孔安國從祀或曰安國從祀實以古文尙書今既假託然則安國從祀亦罷乎閻曰安國之尙書誠假託然其於經籍之功亦有不可得而泯者謂逸禮等因並及從祀諸儒兼及籩豆位次舞佾

按議安國從祀斥古文而援他經飾說自遂也閻言從祀因論陽明象山謂不罷無以服荀卿又議白沙謂如陸如陳與王陰壞儒之壺奧在必當罷又閻云云愚次其論於後

閻曰嘉靖間首疏請祀陸九淵再疏請祀陳獻章以爲祀王守仁地者守仁之徒行人薛侃也隆慶初主祀守仁而不果者輔臣徐階也至萬厤初卒成之者內閣申時行及宗伯萬士和也其申請之不遺力者御史耿定向也觀於侃之以妄言獲罪及定向之晚年喪節其言又足據與益智錄云椒山刻嵩原疏中有冒功一款下部查覆武選主事王遴覆稿言嚴効忠鬼名無其人嚴鵠黃口乳臭身未履邊何得冒敘以叨世襲之典兵部尙書聶豹嵩黨也見而令易之遴執不肯豹愠形於色遴曰公講良知之學刻

語錄負盛名若抹殺定案公論之謂何豹擲稿於地曰汝
爲君子豹爲小人耳乃潛致嵩自疏辭功而部疏不覆後
豹以諛頌齋醮爲世宗所厭斥去之眞枉爲小人矣遴素
與椒山交左右獄中慨然以其女許其次子應尾士背義
之迨萬麻初爲戸部尚書值議陽明從祀遴曰某曾司理
紹興備知陽明以才勝若實踐工夫難與薛文清同又曰
陽明從祀則朱晦庵呂東萊皆不足信大宗伯沈鯉遂具
疏言守仁從祀宜俟論定不報閣臣申時行具揭以請上
以中旨予之閻又曰鄭中丞世威其學一以濂洛爲宗華

亭相徐階爲王守仁學廷議有擧守仁從祀者世威言守
仁治世能臣也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庸德有不足
矣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屛不用
將有毫釐差千里失者
閻氏書末附錄朱子語若干條題曰朱子古文書疑稱爲
閻氏命其子某編
按此閻取朱子爲重也閻曰吾爲此書不過從朱子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耳然詆古文爲魏晉間僞作朱子有此語乎
又曰朱子者孔子後取信一人然閻氏書揶揄朱子多矣如

曰朱子受校人之欺朱子云云余不覺匿笑此類甚多豈爲
取信朱子乎朱錫鬯謂閻顯然攻古文閻曰吳草廬尙書叙
錄畫然爲二不使相混識且出朱子右閻右草廬而陽尊朱
子以爲名不亦譎乎閻爲此書其子某謂怪而非之者復不
少因有朱子書疑之編此猶可見當時習尙也夫豈知漢學
之風熾謂漢時古文不立學官無復齒及閻此書遂不脛而
走嗟乎求若閻里中諸君識爲枉用心及怪而非之者豈易
得哉君子可以觀世風矣
張悔廬曰古文出於西漢顯於東晉而昌言攻其僞者實

始於澄其意與吳棫及朱子迥異後人連類稱之非也尤
怪者其爲尙書纂言有曰古文非尙書也漢藝文志尙書
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則意不在攻梅而攻孔於是歸
有光效之曰班氏藝文志分尙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
以古文爲漢世僞書別稱爲經不使相混當時儒者愼重
如此於是焦竑效之對策曰藝文志別古經於尙書蓋猶
疑之弗敢殺焉公然謂班氏意分軒輊豈知藝文志所載
首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卽指孔書次云經二十九卷
則指伏書三人並未一覩漢書乃敢妄生議論宜乎毛奇

齡大聲疾呼謂由真藝文志觀之以爲經則皆稱經以爲尚書則古文是尚書今文非尚書使班氏而不慎重則已班氏而慎重則將疑今文不疑古文班氏而不分別則已班氏而分別則將斥今文不使混於古文刪伏書不忍敍於孔書毛氏與閻若璩王錫集朱彝尊寓觀焦竑策文有激而發夫以梅爲僞猶有說也攻及孔氏殊不可解且漢書亦非僻吳歸焦不知已奇閻與朱猶待辨愈奇矣

閻氏曰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愚則謂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長夜周元公其三代下之伏羲乎程純公三代下之文王乎朱文公三代下之孔子乎

按閻詆古文巧借朱子以文其說而陽予陰棄謂吳草廬識出朱子右乃於周程朱子名尊之竟擬以伏羲文王孔子何不於倫哉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淵於宋儒譽之失當卽可知於古文毀之失當矣

閻氏述黃太冲之言曰當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學官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上僞書冒以安國名則是梅賾始僞顧後人并以疑漢之安國其可乎可以解史傳連環之結矣

按如是言安國書私自流通逮永嘉亂而始亡魏晉時晚出必與孔書並見於世人豈無辭東晉豫章梅賾上書時祕府孔書卽云亡而私自流通豈無宿儒何均無辭哉閻亦云古文尚書不甚顯於西漢而卒得立於學官者劉歆之力也雖不立於學官而卒得大顯於東漢者賈逵之力也夫既私自流通大顯東漢梅書出果僞必有能辨之者

閻是書有黃太冲序曰吾友朱康流謂余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淵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可僞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

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人心道心正是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儒於是以心之所有惟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爲人心道心之說所誤夫人只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然則

十六字爲理學之蠹甚矣康流不以爲然得吾說而存之
其於百詩之證未必無當也
按以危微精一牽入荀子性惡而謂後儒爲誤此詖淫轉而爲遁辭也人只有人心黃氏宗姚江其宗旨如是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然常人何以能不失本心乎陽明言良知實實依他做果允執厥中乎當惻隱自能惻隱云云此象山說也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然孟子不曰仁人心乎仁非道心耶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然常人之心與孔子可同日語乎黃氏謂十六字理學之蠹

愚謂黃氏此言堯舜孔子聖教之蠹也全謝山曰南雷不免餘議者一則門戶見深一則文人之習氣未盡夏仲子曰陳清瀾著學蔀通辨學案乃獨遺其名顏山農放僻邪侈何心隱狠戾無忌憚南雷俱因其踵陽明之後一概急稱之嗟乎是可以知黃氏心術矣閻疏證肆無忌憚已甚黃氏復以詖淫之辭相長可慨也

張悔廬曰陽明良知之傳至此愈歧矣理學之蠹必有所歸尚書十六字其不磨者自在也閻氏嘗謂一人議論有先後互異者黃太冲舊謂大禹謨人心道心之言豈三代下可僞爲者哉晚而序疏證又何其相反也或以爲閻氏此序託名太冲兼載此說以相扶助是不免用閻氏疑古文之法以疑閻氏愚不敢謂然

毛氏奇齡寃辭因閻氏書而作其說亦多可採然其意則專攻朱子此毛氏繆妄之大者今附錄數條於閻氏疏證後

毛氏寃辭八卷特立一卷曰古文之寃始於朱氏

按毛氏詆朱子者以朱子有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儒者皆未見可疑之甚之語夫朱子尊古文至矣如二典三謨其言

奧雅學者未遽曉會等類毛氏諱而不出而剌取朱子疑孔書一二語極口詆諆豈有當乎

毛曰朱氏欲註尚書見孔疏有兩漢諸儒皆不見之語竟以臆見斷之曰此必假書舍之不註而以屬之蔡沈并授以意於從前不分今古文者今特爲分之且雜爲之說以著其僞

按毛曰朱子舍之不註豈不見朱子全集中有大禹謨註耶謂爲假書屬蔡氏註并授以意何蔡註絕無此說也間有疑辭如泰誓等篇豈全斥古文爲假乎自漢志分今古文歷代

相沿乃曰從前不分耶且毛氏引孔穎達說曰古文經雖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朱子豈識出毛氏下不讀此數語祇見諸儒不見一言遂臆斷爲假乎

毛曰朱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難讀者皆今文此說出自吳棫然棫說不過如此自朱氏指出且題爲僞而世遂遵信之

按朱說出吳棫是也題爲僞者何在耶豈古文有今文無遂目題爲僞乎張悔廬曰朱子語錄云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

雨反風禾盡起也盤庚更沒道理要人遷也須說出利害今更不說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爲始作亂說起又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了亦要何用此豈株守今文者近儒援引古人動失本旨爲害匪淺也

毛曰百篇之序其序見在此眞夫子壁中書

按此毛氏武斷誣孔門也

毛曰隋書安國爲五十八篇作傳梅賾所上係孔傳非經文永嘉之亂內府猶存經文

按此毛氏造言以誣隋志也毛氏經說多誣大率類此如周公朝讀書百篇爲書百篇之證周公及見君陳以下書乎晁錯明受伏生二十九篇毛乃曰錯受者篇義字詁章句非受其篇帙此皆矯誣之甚者

毛曰劉歆移書曰抑此三者以尚書爲備皆先帝之所親論今上所考視

按歆書云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云云抑者遏抑之使不得立也毛氏改抑作轉語辭全謝山斥毛氏繆曰有造爲典故以欺人者有改古書以就己者此條即造典欺人改古就己也

沈彤書冤辭後云毛氏此書自謂懼古文尚書將見廢而爲之然吾知其必不廢也其書自東晉列國學置博士歷今千餘年無貴賤賢愚不之學習安得有議其廢者即或議之其勢固不行也傳曰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果欲議廢亦非於理矣禹謨雖非親授受之文而聖人之道存焉太甲諸篇有大醕無小疵故吾知其必不廢也并書此以辨毛氏地下之懼且以明辨眞僞者專以尊經非有意於梅書之廢也張悔廬曰觀沈氏此言信非倚託鄭氏門戶自命漢學者所能道晳儒紛紛削去古文勒書行

世固沈氏所不及料也。其必以古文為偽者，習俗移人耳。云辨偽事以尊經，非有意於其廢。禮記漢儒所述，與古文尚書較純駁，相去不知凡幾矣，未聞沈氏汲汲用其辨也。然則尊經之說，豈有當乎。按沈云過而立之，此敢於非聖也。聖人之道存焉，可云過而立之乎。禹謨云非親授受之文，沈氏親見之耶。何武斷也。

古文尚書辨卷五

丹徒謝庭蘭

辨惠棟古文尚書考

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以閻氏書為藍本，而加瑣碎。博採他書，證古文所從出，亦多本閻氏說。茲采二條於篇首見例，餘不贅。其自為論說，則辨於後。

濬哲文明，惠引閻說曰：蓋倣篇首文明思三字。敷于四海，約禹貢東漸數句而成文。爾尚蓋前人之愆，爾尚二字見酒誥，蓋前人之愆見魯語，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惟予小子，惟予二字見康王之誥，小子見顧命。嗣守文武，亦見顧命。誕告萬方，惠曰：誕告出盤庚，萬方出逸湯誓。按閻氏有言：凡晚出古文所謂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愚向疑其果然，且自愧孤陋。今觀閻所引，去之惟恐不速矣。獨惜惠猶步其後塵也。

大禹謨帝曰俞節，惠引閻說曰：俞見前篇，允字亦見前篇，若茲見周誥諸篇，嘉言即昌言之別，伏字見盤庚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野無遺賢見詩序，萬邦咸寧見易大傳，稽

于眾。見召誥稽我古人之德。稽謀自天、舍己從人見孟子。不虐無告。即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不虐即洪範無虐字。文十五年。季文子曰、君子之不虐幼賤。廢字見周禮八柄。困窮。商書子惠困窮。惟帝見皋陶謨。時克俊時舉。惟脩脩字見禹貢。至誠感神。誠字召誥其丕能誠于小民。感神孝經通於神明。

按若是瑣碎。轉證成古文非僞造。謂聚斂他書者。俱不足信矣。全謝山謂閻未能洗去學究氣。使人不能無陋儒之嘆、杭大宗謂閻喙長才怯。顧不意惠猶藍本閻說。且謂信而有徵也。

惠氏曰、左傳引夏書曰、戒之用休云云。離騷。啟九辯與九歌。天問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則九歌乃啟樂。伏書虞夏傳云、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康成注、四章皆歌禹。明九歌乃啟樂也。今後出古文。以爲禹告舜之辭。似虞時已有此歌。恐未必然。

按離騷啟九辯與九歌。非夏后啟名。山海經謂啟樂。其言無稽不足據。惠謂九歌乃啟樂。書作禹告舜辭爲僞。閻曰、六府三事非書辭。惠曰、虞時已有此歌恐未必然。惠意并九歌亦斥之。聖經之不幸也。然用心若此。何耶。

離騷。啟九辯與九歌。乃就重華而敶辭。作樂也。上女顉申申詈之。云、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屈子則依前聖以節中。而謂體解猶未變。因濟沅湘告舜。啟九辯。非含禹言啟。詳騷意。蓋言君過惡將失國也。故舉夏后康以下至於后辛云云。既復舉湯禹殷周。言有道始延長也。九歌與九辯皆屈自作。如曰九歌啟樂。九辯誰之歌耶。山海經。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

按以啟爲開。依託顯然。無稽之談。豈足據哉。離騷屈子啟九辯。自謂也。下方言太康自縱。天問啟棘賓商。費解。亦不得指啟。

惠氏曰、秦商鞅著刑名書云云。是所謂刑期于無刑者。特法立誅必而然。乃申商之學。非堯舜之治也。

按張悔廬曰、以刑期無刑爲非堯舜之治。則不知堯舜之治當若何。豈皋陶作士。而可廢刑不用乎。象以典刑一節。豈亦僞書乎。堯舜之存心。所以異於申商者。惟在期于無刑而已。非謂法可不立。誅可不必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正刑期無刑

之效惠氏得毋疑其殘刻乎

惠氏曰閻若璩曰荀子此篇前又有精於道一於道之語遂櫽栝爲四字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僞古文蓋如此初非其能造語精密如此也棟謂荀子之言危微與俗解異危猶中庸之慎獨也微猶中庸之至誠也梅氏用其說以造經義多疏漏閻謂其造語精密殊未必然

按黃氏梨洲曰人心道心是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惠謂危猶中庸之慎獨止思與古文立異貶之則曰性惡襃之則曰中庸之慎獨非惑世尤劇哉惠謂義多疏漏意爲

愛憎何所不至錢大昕謂惠書有功於壁經甚大今觀此有功於壁經者何在耶

張悔廬曰惠氏於義理之學絕未究心恃其穿鑿訓詁之巧妄生議論其言危猶中庸之慎獨也竊楊倞語而失其旨楊倞注云處心之危言能戒慎兢業終使之安也楊倞爲處危立訓惠即以訓危謬矣其言微猶中庸之至誠也尤屬不根中庸以一訓誠何嘗以微訓誠莫顯乎微必非莫顯乎誠至誠無息不得云至微無息淺駁如此反譏古文爲疏漏良足怪矣大興翁方綱曰古籍錯見處曷可勝

言而閻氏輩必舉危微精一之語而亦疑之此其害於世教人心非細又曰此而可疑即其人自外於生成也必矣又曰近人以攻古文爲事禍比焚坑更烈諒哉

惠氏曰墨子兼愛篇載禹誓云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云云據此夏書當有禹誓篇荀子曰誥誓不及五帝誓始於禹則舜未有也今梅氏采入大禹謨屬之虞書顯與先儒悖其說非也

按荀子云云正謂禹誓師舜未有此故云誥誓不及五帝墨子載禹誓而文則櫽栝書辭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用湯誓

可見湯以臣伐君故云稱亂禹征苗云然舛莫甚也墨子之舛不足怪愚竊悲惠氏不知其謬猶堅信墨謂夏書當有禹誓也

張悔廬曰墨子所引禹誓謂禹誓師之辭耳遽疑夏書當有禹誓篇誤矣其書嘗引禹之總德湯之官刑豈總德官刑亦篇名乎然則緇衣引尹告設非鄭注必以爲逸篇無疑矣且墨子明鬼篇引甘誓亦稱禹誓乃覽之而不悟何也誓始於禹雖當舜世何傷舜時既不免頑弗即工之苗民何獨禁其有誓師之事善讀荀者不若是固矣

惠氏曰荀子議兵篇曰舜伐有苗此梅氏所據也上下文云堯伐讙兜禹伐共工云云此即堯舜誅四凶事國語所謂大刑用甲兵故稱伐不必有誓師逆命事也

按堯伐讙兜禹伐共工此諸子不足據云不必有誓師逆命事然墨子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又堅信夏有禹誓之篇何也

惠氏曰顧氏棟高尚書有苗論曰經言有苗凡七見舜與竄三苗子三危又分北三苗皋陶謨何遷乎有苗禹貢三苗丕敘益稷苗頑弗即工呂刑遏絕苗民與僞經禹徂征凡七元儒王耕野耘曰謂之分北則非止一人謂其丕敘

必非止於一君又謂之遷有苗謂之遏絕苗民則不特遷徙其君長必并其國人俱徙之又何來徂征逆命之事三苗既非在廟之臣舜必將執其君而竄之舜執其君而無難禹征以六師而不服迨來格既革心向化矣又從而追其既往而分北之豈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之義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豈宜舍朝廷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倦勤之餘而誕敷文德若果能之則亦不必授禹矣耕野之言深合事理竊意僞經勦襲孟子之語以聾瞶一世益贊之言尤多謬戾瞽瞍爲舜父禹益皆其臣以天子父而斥爲有苗之不若此在後世爲大逆不道豈宜竄入經典愚因耕野之言類聚所書有苗事謹一言斷之曰若說竄與分北在徂征之後則苗以逆命班師以來格遭竄則苗當自悔其來若說在徂征之前則三苗已丕敘於三危流竄之地即有不即工使皋陶施象刑威之足矣不煩興師動衆也

按王氏耘謂舜執其君而無難禹征以六師而不服書生紙上談兵豈合當時情事又謂舜倦勤禹豈宜親征當日微獨禹出師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鄭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

爲鄭固諸家所取信也謂舜不能以倦勤而誕敷文德豈所以言聖人至益云舜至諴瞍允若非斥也帝女女有鰥格苗舉瞽瞍可見聖人言動古文果後世僞撰必忌諱無是語竄與分北徂征之後之前紙上空談非確論也

張惕庵曰宋儒疑古文特在辭氣間至王耘忽及於事實謂征苗爲不可信云云此最悖繆顧氏反以爲深合事理不可解也顧以經學名乃亦踵王耘繆說若惠氏之學淮南韓非是其所見又汲郡古文曰帝舜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惠亦曾引之而猶復不信何堅僻也

君尊臣卑。秦後始然。名終則諱。傳於周制。唐虞世未聞有此。魏晉以下。雖在等夷。有以觸諱爲大不敬者。況敢施之天子之父乎。此正足爲古文非僞之一證。

惠氏曰、王氏應麟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愚按墨子非樂篇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云云。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即書序之五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云云。汲郡古文曰、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云云。安有淫泆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梅氏之誣。不待辨而明矣。

按惠引墨子云云、謂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即書序之五子。又引逸周書云云。謂五子者武觀。惠見墨子武觀。逸周書五子。同一不德。故謂武觀即五子。夫墨子武觀。何知其爲五子。逸周書出於依託。故不曰武觀。直曰五子。汲郡古文。後人僞造。更不足據。愚謂墨子武觀。不可牽入五子。逸周書汲郡文不足憑。惠曰安有淫泆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一武斷而已。

全謝山曰、以有扈氏與觀並稱。見於春秋內傳。以朱均管蔡與觀並稱。見於外傳。而東郡之縣名畔觀。則其不良亦

復何說。惟是以五觀遂指爲太康之五弟。因指洛汭之地爲觀。則古人亦已疑之。厚齋王氏云云。但厚齋亦止以尚書詰之。而即韋鄘之說。其自相悖者。未嘗抉也。夫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既爲侯國。則五觀五國乎。抑一國乎。五國則不應聚於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況五觀據國以逆王命。又何須於洛汭之栖栖也。是按之地與事而不合者也。蓋五觀特國名。猶之三鬷。今太康之弟適有五。而以配之。則誣矣。然內傳尚無此語。外傳始以爲夏啟之姦子。夫以追隨太康之弟。而反曰姦曰畔。則必從羿而後可矣。蓋嘗讀續漢書郡國志曰、衛故觀國。姚姓。乃恍然曰、畔觀非夏宗也。況以爲太康同母乎。是足以輔厚齋說也。

張悔廬曰、武觀非五子也。且不當太康之世。楚語。士娓曰、啟有武觀。但言啟子。不明其畔於何時。春秋傳曰、夏有觀扈。則儼然列之有扈之前。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夏本紀與序同。鄭注。避亂於洛汭。是明明五人。並非一人。明明避亂。並非作亂。惠氏不信古文。亦將不信書序與鄭注乎。楚辭。夏康娛以自縱。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即引書序五子之歌以釋之。屈原述其事。王

逸舉其篇。與啟時武觀、何涉。惠乃謂淫泆作亂之人。安能
垂戒作歌。若篇題俱不可信。而時代舛訛。事跡錯互。號爲
考據家。吾不信也。
段氏玉裁曰、五子之歌。惠定宇云云。竊謂墨子作武觀。楚
語作五觀。五子必非五人。汲郡古文云。放王季子武觀於
西河。云李子。則一人也。觀之爲歌。猶甫之爲呂。棐之爲胖。
作僞者泥於歌字。敷衍五章。尚書不當以討歌名篇。固不
待辨而自明者。墨子非樂云云。此五子之歌眞篇之辭也。
按於諸子則絕不計其眞僞。於古文則必質其僞造。其心

術何如哉。段言觀即歌矣。而墨子非樂云云。則曰此五子
之歌眞篇之辭。於墨子又信爲眞歌。可謂肆無忌憚也。
惠氏引陸奎勳說曰、余讀允征。至每歲孟春。不覺失笑。夫
經說理造極。每歲二字。鄙俚之甚。漢人所不道。猥以入夏
書。吾未信能欺明眼人也。
按張悔廬曰、此說至陋。而惠引之。蔽於私也。則吾且問陸曰、
爾讀論語每事問。孟子每人而悅之。毛詩每食四簋。儀禮每
門每曲揖。禮記每幾一人。每變以眾。左傳每射抽矢菆。伯宗
每朝。其失笑當何如。設再讀周禮地官。每鄉。每州。每黨。每族。
每閭。每遂。每縣。每鄙。每鄰。每里。每場。每闕。每大山。每大林。每
大川。每大澤。不幾笑倒乎。若鄭注王制。比年每歲也。正漢人
之言。眼之明。猶未抵顏之厚也。
惠氏曰、梅賾據汲郡書。故不用左氏四月之說。
按張悔廬曰、此文若係僞作。必因於左氏。既因左氏。豈不知
係之建巳之月。而故與之違乎。乃閻氏據跡以攻其謬。不遺
餘力。所賴於汲郡古文以爲之證。汲郡古文曰、帝仲康五年。
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此足以杜閻
氏之口。惠知事跡不足以難之。則又轉謂其竊汲郡書矣。古

文將何所厠足乎。
惠氏曰、荀子君道篇。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云云。韓詩外傳。
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云云。若然荀子所引乃周書也。梅
藏之嗣征。又以爲先代政典之言。僞造三墳書者。遂以政
典爲三皇時乎。誰之作俑與。
按因韓詩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云云。遂謂荀所引乃周書。
非舞文哉。
惠引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太宗曰、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
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惠謂允

侯掌六師討羲和不識兵法安能制勝必不然矣然則左傳作事威克其愛一語乃臨戰制勝之語非如偽書所云也按書威克云云惣戒衆士非尚威也觀天吏逸德節可見且正臨戰時語乃上下其手何所不至

惠氏曰孔氏逸書有湯誥篇司馬遷從安國問采殷本紀今梅氏別撰一篇如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云云此湯誓之文也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亦言墨子載湯誓其辭若此明湯誥無此文也湯誥之文安國尚不得而知之況馬鄭乎

按馬遷所采決其自撰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舉禹皐陶之功舍冀都而言亳形勢何耶此遷疏略也據墨子定為湯誓古人引書不同多矣而遂紛紛訾詆豈可謂公哉

惠氏曰湯誓非全書也湯誥非古文也史殷本紀云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云云此孔氏所傳十六篇之古文也今湯誥之辭與史記絕不相類以此知湯誥非古文也

按張悔廬曰攻古文者意在證成其偽不虞波及今文也諸論語墨子國語所引其在古文湯誥中者皆稱湯誓閻若璩謂古文湯誓無疑毛奇齡曰然則今文湯誓反偽矣惠氏有見於此故先著湯誓非全書一語亦足見其苦心然劉向據中古文校三家經文時凡酒誥召誥脫簡史皆明著其數未聞湯誓亦有脫簡湯誓古今文所同載於史記以攻古文故必使不得為全書亦何心矣然則諸書稱為湯誓何也曰古人引書於篇名每多異稱故咸有一德亦稱尹告若論語所引在墨子則稱湯說亦足見其無定稱也至殷本紀所載湯誥史遷雜采傳記未得其全文故莫知其指何屬大抵讀書貴於闕疑不宜武斷殷本紀載湯誓與書文盡同反以為不

全湯誥寥寥數語譌脫不備反以為眞古文即本紀一篇之中而意為進退如此

惠氏曰征苗誓師禹誓文也于田號泣舜典文也而皆以為大禹謨葛伯仇餉湯征文也而以為仲虺之誥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湯誓文也而以為湯誥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咸有一德文也而以為太甲

按張悔廬曰詆古文為偽者動謂其刺取書傳既係刺取則必檢原文宜無不合之處矣今摘其不合者如此轉免於刺取之陋乎其所謂禹誓者由誤讀墨子若湯誓則今古文俱

有不應別有一篇至所據爲舜典湯征咸有一德文未審惠親見其篇中有此諸語乎抑懸揣而得之乎如曰懸揣則彼以懸揣而載入追敘之辭此以懸揣而疑爲當境之語均屬未見也未見則皆僞也方攻人作僞而遂蹈之何耶

惠氏曰劉歆三統麻載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云云

按信歆所載伊訓猶信馬遷湯誥也覩歆原文言朔旦冬至云云乃歆纂祐書辭也誕資有牧方明如淳引覲禮吳仁傑曰儀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有十二尋深

四尺加方明於上方明木也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蓋明堂制也夫明堂周禮殷時有此制耶此歆疏略也

惠氏曰朱彝尊曰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皋陶者流也鞭扑也贖也賊也云云愚考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梅氏尚書未足深信至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則肉刑其昉於周與

按王氏鳴盛曰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作僞者竟未采入王詆孔書與諸人同然昏墨賊殺何又信爲皋陶之刑耶

張悔廬曰揚子法言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刑三千漢刑法志曰禹承堯舜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是肉刑昉於夏也然唐虞亦有之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是必有墨劓等刑而後蒙畫其衣以象之不然曷云象矣若以流鞭扑贖賊爲唐虞五刑則斷有不能毛氏曰惟五刑甚於流故作流以宥五刑今五刑祇鞭扑反作流罪以宥鞭扑無是理且流爲五刑之一即有宥祇四刑耳

況贖則不必宥矣至以流宥流又何居焉其言明切然則伊訓未可輕議也

惠氏曰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棟謂言仁言性言誠皆見僞尚書其不可據也明矣

按考據家深惡宋儒言理惠氏以惡宋儒故而惡古文言仁言性言誠豈非怒於室而色於市耶

張悔廬曰凡事實必資考據言仁言性言誠非事實也今以三書爲不可據豈其辭有悖於先聖之訓與夫所貴於

考據者謂義理於是焉寄也義理之不講而矜言考據即其心先已不能去私故往往穿鑿而不可信百餘年來項禮漢儒疾視宋學嗚呼誰階之厲與程綿莊至謂道字在春秋以上無道理道法解周禮有以道得民其書多可疑至於道德尤屬後起天道二字更不常見此則并老子周易都不寓目惟以攻古文為事可概也

惠氏曰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云吉當為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告也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亡緇衣又引云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云云今

梅氏以尹吉一篇之文分屬太甲又以咸有一德為陳太甲之辭失之遠矣

按張梅廬曰書序次第孔鄭不同鄭以咸有一德為告湯者鄭不見古文懸斷之耳惠識尹告一篇之文分屬太甲幾欲以尹告為篇名其不敢執此說者賴有鄭注獨是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三語既屬太甲篇文緇衣於此節兩引太甲忽變文云尹告誠若可疑既而思之緇衣明引小雅者二引小雅而不言小雅者五明引大雅者三引大雅而不言大雅者六其引服之無射則舉葛覃篇名引君子好仇則第謂之詩而已蓋本無一定也若以為作偽則當抄襲時豈不明見篇名為尹告且既知尹告為咸有一德文何難併入其中而故錯出供人指摘必不然矣

毛氏奇齡曰湯本名履廟號天乙其稱成湯者謚也馬融所云稱謚近之是也故史記謚法儼有除虐去殘曰湯見舊註中假曰告湯則湯尚未崩焉有尹躬暨湯稱謚之理若謂湯不是謚則面呼君名尤為無狀此皆不學人所言者

惠氏曰七廟之制始於晚周周公制禮以前未之有也喪

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穀梁王制祭法禮器並云七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鼂虞喜于寶之徒咸以為然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於是偽造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為七世而不知其畔經離道也

按惠謂七廟之制始於晚周以惡古文故至謂周初未有此制武斷甚矣穀梁王制祭法禮器並斥為晚周之書何不并曾子問概斥為晚周耶獨遺曾子問可知惠私心矣呂覽云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云云毛氏曰襲尚書舊文而別為言其云五世指諸侯耳豈指天子耶

　觀政惠氏曰即今文泰誓四月觀兵事也

按惠云今文泰誓指伏生大傳所載謂為孔子所定之舊文不顧誣聖也

　惠氏引閻說曰墨子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僨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晚出古文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葆以便下接孟子豈墨子別見一篇泰誓乎

按墨子天亦縱棄紂而不葆乃囊括天佑下民節也

　惠氏曰閻云偽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是指西漢之泰誓也西漢之泰誓博士習之孔壁所出與之符同是孔子所定之舊文也自東晉別有偽泰誓三篇唐宋以來諸人反以西漢之泰誓為偽閻既知東晉之泰誓是偽作何並疑西漢之泰誓亦偽耶此其謬也

按孔子所定舊文為魚入舟烏流屋之誣辭乎雖五尺童子知其妄也閻偽壁中書猶不以西漢泰誓為真惠譏閻氏江氏聲王氏鳴盛錢氏大昕孫氏星衍宋氏鑒段氏玉裁輩羣起附和是又視閻加甚也

　張悔廬曰古文泰誓在增多二十五篇中真則皆真偽則皆偽不須別著議論若今文泰誓自東漢迄明無人不以為偽矣故閻云然而惠獨執以為真者蓋有苦心焉彼方據鄭學以攻古文此篇乃鄭注所有苟從而偽之夫先自敗也已是不得不硬斷孔壁所出與之符同雖書傳所引無一出於其中不暇顧也自惠氏而下依附漢學多尚口而率違心蓋素習於欺人之技也

　惠氏曰劉向別錄云古文尚書經五十八篇藝文志作五

十七篇云云康成書序注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即謂所亡之篇也劉歆三統厤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云云其文皆見周書世俘篇蓋史官所記伐紂歲月略同而其文則異也

按信歆三統厤武成猶信歆伊訓也歆武成云咸劉商王紂此歆自撰無疑歆非作偽乃後人信以為真武成外矣周書世俘依託不足據

　惠氏曰朱彝尊曰武成丁未祀于周廟之後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

按武成殘缺譌誤不免孔疏謂簡編斷絕辭不次也未可以一眚疵全書

張悔廬曰此篇多脫誤正義已言之先儒爲之考訂者不一若丁未至庚戌之稱越三日乃細故耳正義謂或史官異文或係四日之誤若指爲作僞則毛氏嘗引畢命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謂同是僞書豈有明於彼而暗於此者此可省矣

惠氏曰禮記中庸曰壹戎衣壹讀爲殪云云

按康誥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言天可也中庸武王纘太王

王季文王之緒殪戎殷是不臣也

惠氏引逸周書曰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

按逸周書謂殪商爲上帝命文不敢自謂以臣殪君也若中庸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殪戎殷會是子思識出逸周書下而爲悖妄逆倫語乎

惠氏引閻說曰中庸武王善繼人之志今改作承厥志者不宜全寫中庸也但中庸所謂志者制禮作樂之志也此所謂志欲集大統之志也語順而志荒矣

按武成程朱諸儒俱有改移如以其承厥志爲疑不待閻惠也

惠氏曰旅獒序云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獒馬融作豪酋豪也康成曰獒讀爲豪云云此孔氏逸書之說馬季長傳古文而得之康成受學於馬故述其說如此孔冲遠據梅氏旅獒爲犬高四尺之獒斥馬君爲不見古文妄爲此說何言之悖與

按張悔廬曰觀序西旅獻獒一語則酋豪之說自覺難通鄭注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尤屬不辭毛奇齡曰酋豪君

長也國人可貢一君長來周乎周書王會篇渠搜以鼩犬何奴以狡犬則外國原有貢犬之事毛氏取證自爲精當若東漢諸儒所傳經文異字更僕難數乃惠氏甫見其異卽云此孔氏逸書之說馬季長傳古文而得之夫馬融自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今乃誣其傳逸書之說乎

爲山九仞惠氏引閻說曰井可言九仞山當以百仞計

按此學究見不意惠猶引其說以爲證據也

惠氏曰朱彝尊曰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云云又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誰之祖與吾不

能不疑於蔡仲之命也
按金縢曰若爾三王稱三王爲爾未可以疑蔡仲之命稱乃
祖也
惠氏曰杜預注左傳凡引書在二十九篇之外者曰逸書
見逸周書者則云周書云云梅氏蔡仲之命愼厥初惟厥
終終以不困意自謂二十九篇之外逸書也
按蔡仲之命若以義理觀之克庸祇德此命仲本旨曰率德
改行克愼厥猷愼厥初惟厥終常日命仲情事宛然故曰爲
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何啻垂涕而道率自

中四語確爲聖教惟不以義理觀之遂謂他書略同者僞書
剌取而作逸書也
惠氏曰顧氏炎武謂相之名不見於經而說命有爰立作
相之文劉氏𢘽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
邦之語皆梅之漏義也
按周禮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禮記樂有相步左傳伊尹放太
甲而相之孰謂相之名不見於經論道經邦閻謂本考工坐
而論道來惠謂六經論字皆讀爲倫毛氏奇齡曰樂記曰論
倫無患樂之情也使以論爲倫則曰倫倫可乎

惠氏曰顧氏炎武謂詩虡業維樅傳業大板也云云三代
詩書之文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於梅氏所上之
古文尙書其不可信也明矣
按張侮廬曰業廣惟勤與進德修業盛德大業何以異謂三
代無此義蓋駸駸乎譏及孔子矣
惠氏曰蔡邕石經論語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云云
按辨見閻氏孝乎惟孝惠謂孝于係論語眞本新奇無所不
至也
惠氏曰周禮大司徒六德智仁聖義忠和鄭注和不剛不

柔僞孔傳云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此采
鄭注而用其義若蔡傳則又郢書燕說矣
按多士君陳之所以寬畢命之所以嚴周家毖殷情事宛然
觀康王云周公克愼君陳克和畢公克成可見康王戒畢公
曰不剛不柔克愼厥事聖賢之言也惟不容心義理遂至詆
僞傳采鄭注而用其義蔡傳郢書燕說矣
惠氏曰逸書有冏命愚謂冏當作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
厤云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云云康成畢命序注云今
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

逸書爲說

按冏作畢命之誤王氏鳴盛與之見同段氏玉裁亦曰惠說是也皆因劉歆三統麻畢命云云謂冏當作畢欲以實其說然豈非臆斷哉

張悔盧曰冏命畢命皆二十五篇所有此不足以相難畢誤爲冏全無端緒乃敢擅改其意只因律麻志有此篇目不欲使爲晚出古文作證故奪此與彼耳康成注文不可通同字疑衍冊命霍侯之事與作策豐刑一例皆古籍之錯互者惠於鄭注並未知其何解即臆斷爲據孔氏逸書

爲說誠可笑已

惠氏曰漢書谷永傳永上疏引經云亦維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冏書君牙之辭也君牙出於晉世永安得見之鄭氏尚書文侯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永蓋據此篇之文又今世所傳忠經其書間引梅氏古文季長東漢人安知晉以後書

按先正云云君牙文侯之命大同小異故師古曰君牙之辭至忠經人皆知其僞若古文尚書僞同忠經朱子必不僅以難易疑之而舉大禹謨伊尹告太甲等篇誨人矣

惠氏引閻說曰梅所上之孔傳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者皆采輯掇拾以爲證驗其言率依於理世無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爲眞孔壁復出哉

按程子曰五經之言涵畜渾然無精粗之別不疑及古文也又曰伊訓說命諸篇非聖人不能作張子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不疑及古文也朱子曰二典三謨其言奧雅學者未遽曉會又曰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修身雖爲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謂

向歆融輩識出程張朱子上天下萬世必有能辨之者

惠氏引閻說曰朱子於古文嘗稱疑之至安國傳直斥其僞不知經與傳固同出一手也

按孔傳時與經悖閻氏輩鹵莽讀書乃輕議朱子哉

惠氏引閻說曰朱子分經與序爲二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而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

按朱子全集載大禹謨注亦採舊說使朱子全斥爲僞不採

以注大禹謨矣何疑於九峯哉

陸清獻公古文尚書考曰東晉此書方出是以朱子亦嘗疑之謂不應伏生記者皆難讀凡易讀者皆古文然命蔡沈作書傳卒主古文尚書又嘗謂門人輔廣曰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作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耳則是朱子於古文尚書固終信之而不敢疑也惟書小序則斷以爲非孔子筆又云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而於安國所增二十五篇梅賾姚方興所傳則固與伏生之書並尊

矣不敢以張霸之徒例之也按清獻信朱子如此學者宜何所從乎

惠注古文篇目曰鄭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征原命武成旅獒冏命當作畢命藝文志謂十六篇者卽鄭所述逸書二十四篇也正義云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十六張悔廬曰此正義所謂僞書者惠以爲鄭所述何據乎鄭三十四篇之注散見史記集解及羣經正義何此諸篇之注絕不一見鄭於書序大傳中候皆有注若曾受此二十四篇豈有不注之理覩鄭無注知非所受也不特此也鄭注書序武成云建武之際亡注緇衣尹誥云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以鄭自述之二亡篇而証其所受之古文有是則悖甚矣合此諸證二十四篇之目不出於鄭豈不顯然惠之誤由於連讀正義鄭分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之句以爲是鄭增益也不知前文云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外僞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後文云鄭注尚書篇數並與三家同是鄭氏書止三十四篇也孔冲遠豈以鄭爲增益僞書哉正義本

明顯讀者自善誤然則謂鄭述古文二十四篇所據止此正義數行而其誤若此欲以定孔壁之案得乎按張駁惠說是也然正義張霸之徒云云誤毛氏奇齡曰西漢張霸必不能預造僞書以補東漢鄭注之闕且霸所上者百兩篇也曾百兩而二十四篇也乎

古文尚書辨卷六

丹徒謝庭蘭

辨宋鑒古文尚書考辨

宋氏鑒古文尚書考辨博引諸書以證其有根據謂作僞者之所自出今於大禹謨一篇詳宋氏引證諸書以見例餘不贅其自爲論說則辨於後

宋氏曰僞作自大禹謨始今據愚所知悉表而出之猶可見其苦心搜羅匠意經營之跡云　堯典曰若稽古皋陶謨同　大戴禮記禹曰文命　易萬國咸甯　孟子舍己

從人　莊子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　呂覽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　尸子舜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　國策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　左傳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云云　又夏書曰地平天成　孟子曰舜薦禹於天　左傳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　又夏書曰念茲在茲云云　孟子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前漢書傳曰賞疑從予罰疑從去　左傳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荀子舜曰惟予從欲而治　孟子書曰洚水警予　左傳夏書曰成允成功　老子不自伐故有功云云　荀子不爭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　論語天之厤數在爾躬　荀子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論語允執其中　荀子無稽之言云云　國語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　論語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墨子唯口出好興戎　左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　墨子昔者禹征有苗　又禹誓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云云　國語奉辭伐罪　孟子舜往于田　又書曰祗載見瞽瞍　淮南內書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

宋曰詆排攻擊者甚夥顧其立說率亦莫得要領殆未嘗探本窮源深考其故耳夫作僞有作僞之才與學若淺見寡聞而欲以武斷折其角適足爲作僞者嗤矣誠能發其撰襲之原摘其補苴之跡溯其遷就之由暴其悖戾之顯然者雖起九京而問之不知其尺喙安施也

按宋謂作僞有才與學非淺見寡聞所能折其角彼其人果如宋言豈終身惟一作僞而他無表見乎宋所謂折其角如上所引諸書是此豈足以關作者口耶禹誓云云曾是禹作此語乎顧墨子可信禹謨不可信哀哉

宋氏曰帝曰欽哉命以五典百揆四門諸事而戒之文義連屬二十八字妄增甚明且即二十八字讀之既曰稽古帝舜又曰重華協于帝兩帝混淆所謂帝者何帝耶

按宋謂命以五典百揆四門諸事而戒之克從時敘穆穆亦戒之耶且納于大麓兩言宋何不引以爲帝戒也明知窒礙不通矣曰帝舜曰協帝何謂混淆耶

宋氏曰百揆四岳皆非官名也百揆者司空之職也四岳者人名也左國明文可據僞作周官者誤解爲官名爲之經曰內有百揆四岳遂令後人承謬踵謬羣以爲官名矣

按宋謂百揆司空之職其誤由蘇氏觀書僉曰伯禹作司空知禹方爲是官衆舉之宅百揆也故蔡傳謂兼官左傳姜太嶽之後國語四岳佐之安見爲人名耶

宋氏曰放勳者名放勳也鄭康成始依文爲訓解爲至功梅上僞傳改爲倣功又訓文命爲文德教命綴其文於大禹謨增敷于四海四字姚方興則之亦訓重華爲光文重合綴其文於舜典增協于帝三字

按鄭氏依文訓解是也如舜見瞽瞍史記因謂舜父名古人若此多矣以是斥爲謬亦卑之無甚高論也

宋氏曰僞書二十五篇其尤爲人所尊信而不敢議者在十六字乃人非必反之於心眞知十六字切於人倫日用之實闕乎學術心術之大而道統非此不傳也徒見朱子註中庸取此十六字以爲中庸祖述今一旦僞之曰出於荀子是奪其所恃而中庸之道且以不尊也

按愛其人者愛及屋烏憎其人者憎及胥餘詆十六字兼詆及天下萬世之人謂非必反之於心殊鹵莽也

宋引閻說曰堯曰咨爾舜允執其中傳心之要盡於此矣豈待虞廷演爲十六字而後謂之無遺蘊與夫伏羲畫卦文演之爲經周演之爲象孔演之爲彖爲繫辭傳何獨疑於舜哉

宋氏曰舜之命禹其增減與否無可考而大禹謨之割裂論語增衍成文顯而易見詳堯曰數語是必受終之際敕命之辭蓋以天下與人不可無以告誡如厤代冊封必有詔書也今禹方謙讓不遑巽位未定遽以命之不亦早乎且危微精一傳道之宗語之至者舜方以至言命禹傳位即以傳道而禹似略不領受抑又何與

按以後世敕命例聖神大訓即閻氏謂未增減堯一字也夫

唐虞有此具文耶謂舜命禹爲早謂禹略不領受肆無忌憚也

宋氏曰舜讓天下於禹禹旣讓皋陶矣以皋陶爲可勝任終讓之可爾不然亦如堯典讓及稷契㕛及於益下此雖有功臣豈皆可巽位而乃欲假枚卜以定之乎徒以左氏官占無可位置作此無聊之語非情事之實矣

按宋曰下此雖有功臣云云禹豈舍皋稷契益而卜下此者乎宋見左引夏書官占遂謂作僞者襲左作無聊之語並誣禹枚卜之非武斷甚矣

宋曰唐虞大政可紀者衆區區讓辭不足詳錄何至禹覼縷如此當禹讓於皋陶舜必且止其讓乃稱美皋功似有允其讓之意皋知巽位非禹不可亦必以己不如禹昌言於衆乃歸功帝德絕無一言及禹舜復稱美之一時問答竟若忘其巽禹而爲是閒語何耶噫禪讓大事而曰區區讓辭誣古文至誣及禪讓爲區區何悖繆至此云君臣爲是閒語一肆無忌憚也

宋氏引竄三苗于三危又分北三苗又苗頑弗卽工謂三苗之事明著於經者如此周秦已降傳其事者言人人殊作禹謨者博徵而兼收之聯合禹征苗舜舞干羽諸事綴於篇末豈知其萬難合哉

按周秦以降言人人殊然不曰周秦以降引禹謨而曰作禹謨者博徵兼收以眞爲僞無不可言也

宋氏曰太康淫放好樂非好畋也東晉作五子之歌云云太康失國其詳不可得聞惟離騷所述四語王逸注爲不遵禹啟之樂更作淫聲亦未尤洽今繹其文當是夏康娛悅九辯與九歌之樂因以自縱遂及難耳不必更作淫聲也云云

按宋見騷言九辯九歌卽謂康娛悅在此諸書未言畋卽謂康好樂非好畋拘墟甚也又云羿雖甚下愚甯有𡫯以此竊人之國而卽蹈其覆轍者謂康好畋失國羿卽不然千古大奸以衆見廢之詎得當哉傳曰羿淫於原獸何說與

宋氏曰金仁山曰太康在外忘反羿入都篡國故五子御母以避難傳疏五子從而徯在未有羿亂之前金氏爲之說則五子從徯在旣有羿亂之後國家遭此大變五子奉母出奔親見太康垂涕而道而乃流連中道從容歌怨處至急之時爲不急之談且太康當顚覆尚優游田獵忘母

不反亦理所必無者矣

按五子之歌何啻垂涕而道乃云流連中道從容歌怨豈爲善讀書哉至太康當顚覆尚田獵忘反書無此明文也

宋氏曰讀楚語士亹云云知稱五子者對啟之辭也太康淫放不肖子其首也不宜數五觀反遺太康太康則失國矣其四子皆未必賢士亹與朱均管蔡同目爲姦子或爲太康所累未可知仲康嗣位諸子不修祖德以定亂至后相爲羿所篡其材不大可見乎

按五觀詳見辨惠氏此條宋謂仲康不能定亂林仲潁則謂

仲康沈幾先物金仁山謂羿終仲康世莫敢誰何宋氏謂羿一妄庸男子不足誅紙上空談非確論也謂四子皆未必賢止思斥五子之歌武斷所不計矣

宋氏曰從古厤法至授時憲二厤始精閏以二厤推步誠能正其譌謬但仲康元年定爲壬戌乃皇極經世云爾非經傳確有明文可據作僞之敢於妄下季秋諸語亦恃代遠難稽惟奏鼓之禮確爲建巳月不得移於季秋其顯與左悖則無可置辨也

按厤法日精然夏商世系則無可徵史記有外丙仲壬經世太甲立於戊申直接湯之丁未無外丙仲壬夏商世系蓋不足徵矣閻以厤法推仲康卽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食在東井非房宿在位十三年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食然世系未有確據固無從定爲某年也奏鼓之禮辨見前

宋氏曰羲和之罪序稱其湎淫廢時亂日則征之者自當就廢時亂日發論今適人云云無端援師曠引書語與羲和之職絕不相蒙襲左不可掩矣

按此郝氏敬輩所謂不切題也然不足與道古矣

宋氏曰上旣云脅從罔治又曰咸與惟新是尙愛不尙威矣忽承之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大相反耶總緣左氏所有悉收取之雖此一語亦不忍捨遂啟後人無窮之口實爾

按是節誤解自東坡姚際恒謂祖述桀紂之殘虐宋則謂旣云脅從罔治又曰咸與惟新是尙愛不尙威矣斯言是也惟謂威克爲大相反不知威克所以戒士仍尙愛也至云見左有此言遂爾傳致猶然斥僞書故見也

宋氏引郝敬說聖人奉天伐暴何惡之有心懟而强爲之

非聖人行事有慙而僞人言自解非聖人存心

按東萊呂子曰此心之慙此誥之釋皆不可少竊謂武伐紂周誅管叔聖人未自言其慙德耳武周無成湯此慙則非聖矣

宋氏引姚際恒說自虞夏以迄春秋皆札自爲論譔無一語扳据詩書之文若謂尙書先有此語而札乃扳据爲說安在爲知樂耶今誤以評樂之言加之成湯之身而仲虺釋之將聖人靑天白日心事全驅入模糊曖昧之鄉豈不重可嘆哉

按季札慙德一言何必定爲扳据書文慙德二字偶見於左氏卽爲巧試且謂聖人靑天白日驅入曖昧夫不慙乃靑天白日耶學者宜知湯武慙德聖人之心也以成湯爲不慙者放而至於弑父與君

宋氏曰作僞書者往往以恒情度聖人於仲虺之誥發端云惟有慙德且繫以辭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夫所謂口實者不過以臣放君不可爲訓

嗟乎講考據不言義理愚不知其禍何所底止矣以臣放君可云不過然則以子弑父亦可曰不過耶噫

宋又引大戴禮史記黃帝與炎帝戰於版泉夫大戴史遷安足徵信然卽黃帝有是事成湯奚以不慙此無人心也唐太宗推刃同氣及封諸子自傷兄弟不復有至於流涕則不復援周公誅管蔡矣此其心不没也王道本乎人情成湯之慙乃聖人不外恒情也謂聖人外乎恒情妄而已矣

宋氏曰孟子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又曰以伐夏救民作僞者生程朱之前理學未明孟子未經表章故不禁以俗情入仲虺誥辭舉我邦于有夏云云所累於

聖君賢相者甚矣

按桀紂之惡一也湯文見忌於桀紂一也文有羑里之囚湯有莠秕之懼然聖人惟知盡臣道也虺所言一時事勢實然使隱而不言非聖人靑天白日也必曰求全免禍則故入人罪矣

虺誥及泰誓皆後人詆爲作僞然虺誥與泰誓舉桀紂之罪不同論者謂湯之辭裕武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倣愚謂是可以別眞僞矣若虺誥泰誓如出一手此可決其僞耳

宋氏曰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役大弱役强荀子曰霸者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霸者且不兼弱況王者乎則武之善經不可入虺誥明矣

按辨見閻氏此條

宋氏曰孟子引書湯一征云云讀孟子者皆知其爲史臣紀事之文而牽入仲虺口中殊不類足證僞書之襲孟

按欲加之罪閻則曰初征自葛苦心閃縮又曰最其苦心分疏宋則曰入虺口中不類學者當以薛河津典誥仲虺成湯伊傳諸書尤切於學者之言爲法

后來其蘇后來無罰兩見閻則曰奈何既竄入仲虺之誥復竄入太甲中篇宋則曰數奏以言三語又見於臯陶謨后來無罰別見於太甲者按此例爾在今文則爲之辭在古文則詆其複曰僞作按以爲例意爲予奪何所不至

宋氏曰論語於昭告句下即繫以有罪不敢赦云云試虛心讀之自罪在朕躬上孰不以爲即昭告之辭參以墨子呂覽帝王世紀湯爲旱禱而引咎欲以殃禍歸己爲萬民請命今作湯誥者決裂論語散入篇中又竄易其文而於昭告之下別作請罪有夏之辭若然則論語引昭告后帝爲不具之文何以詘然而止耶

按讀湯誥當知辭意渾然爲聖人之言閻錄白居易湯征一篇視湯誥不啻天壤豈東晉所能僞撰耶

宋曰今誠黜湯誥支離之語而以墨呂讀論語豈不坦白明暢犂然有當於人心耶

按論語終篇紀帝王傳授皆大事也墨呂記湯禱旱特其一事與論語帝王傳授大小不類閻氏疏證云湯之大旱在革夏命改正朔後今方用元牡豈桑林自禱之時宋曰閻精博此則小失宋以閻說與已殊故云然同異視已意爲予奪果

爲定論乎

宋氏曰作者往往分裂經傳原文以就我湯誥既離析論語散入篇中茲又離析國語單襄公曰先王之令云云釆割用之周令商誥所弗許矣

按閻宋諸家以先王之令當爲周令然周語有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云云則單襄公曰凡我造邦豈非湯語乎且祭公諫穆王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云云甸侯要荒夏王制也而曰先王之制烏有所謂周令商誥弗許哉

毛奇齡曰此引湯誥文而雜天道賞善一語於其上所云

先王非指文武指夏殷先王而言如前文夏令曰九月除
道十月成梁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
者也指夏先王同故凡言先王則必以周字别之如廢先
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云云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
秩官有之曰云云凡先王俱通指前代言
宋氏曰子張三年不言孔子告以云云此孔子能言夏殷
之禮蓋亦學無常師而知之者其非書有明文斷然可知
今作僞者儼載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於伊訓篇首覩其勉
強綴屬上下文絕不相蒙

按惡古文者無可使之有有可使之無本無所謂勦襲也必
曰有根據本有明文也必曰孔子無常師非書有明文宋又
謂子張旣讀伊訓及無逸乃不能因此例彼通知其義則此
問亦當在三隅不反之列夫伊訓如宋氏說出於東晉然子
張不讀無逸乎三隅不反其果然耶
宋氏曰據孟子及史傳伊尹實放太甲不令爲君也聖人
創舉千古不能有二乃東晉作者若謂以臣放君名不可
居爲之經曰營于桐宮云云竟欲以居憂掩其放之跡
按以臣放君名可居耶聖人創舉千古不能有二一言足以

塞萬世莽操乎孟子謂放者祁奚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禱
意當時有此言如伊尹割烹要湯等語孟子初不辨放之有
無要之有無但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以堯
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則太甲之非放割烹之未要不辨
而自明矣
顧亭林曰虞書烝烝乂不格姦是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底
豫之後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
畎畝之中猶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推
見聖人之心若此後儒以爲實然則二嫂治朕棲之說亦

可信矣按解人當如是也若宋氏輩所見傖父耳
宋氏曰夏殷以來書闕不具後人藉以稽其譜牒獨有史
記所謂甚多疏略時或牴牾者自不能免而外丙仲壬則
確甚以與孟子合也事固有可行於古不可行於後者唐
虞傳賢王噲以之亂燕殷商立弟宣公以之亂宋以後世
之不能行疑古人之未必有致使孟子爲不信之書庸有
當乎
按史記牴牾不足信者多矣宋謂外丙仲壬則確夫史湯與
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

安所取信乎何獨於外丙仲壬而謂確甚謂事有可行於古不可行於後聖人人倫之至以臣放君孰謂可行於古

宋氏曰司馬遷曰湯旣絀夏命還亳作湯誥云云此孔壁所發眞湯誥也劉歆曰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云云孔壁所發眞伊訓獻諸秘府歆校經見而好之載其文於三統厤如此

按遷所引書爲遷自撰辨見前歆作三統厤所引書檃栝書文辨見前

宋氏曰作僞者始終以伊尹不可放太甲故謂湯崩於元

年十一月又於太甲篇特立三祀十有二月歸亳之文明服闋而卽歸惟恐溢一日而猶不免爲放此實作者之本情然當年改元二十六月卽吉此上古必無之禮

按周武崩年不可知成湯崩於十一月安得其實又烏有二十六月三年服闋踰月卽吉耶傳不可信然不可因傳疑經且謂魏晉僞作爲王肅學也

宋氏引緇衣尹吉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曰此當時喜湯之得尹故一則曰尹躬再則曰尹躬東晉作者退其弟於太甲之世而用其語爲尹訓太甲則是尹自稱其一德且先已而後湯悖理已甚姚際恒曰事其孫而述與其祖爲一德得無鞅鞅非少主臣

按緇衣引尹躬及湯咸有一德果係當時喜湯得尹曰尹躬何居湯曰朕躬自稱也人稱尹躬何居謂自言一德爲悖爲鞅鞅如宋姚言臯陶朕言惠可底行當尤爲矜伐也

宋氏曰云尹吉者古人名篇傳受各異然尹吉卽爲咸有一德則信而有徵今以入太甲篇中殊可怪緇衣再引太甲皆曰太甲忽於此更爲尹吉有是理乎

按尹吉果篇名耶則非古也謂入太甲殊可怪與閻氏見同

閻謂旣竄入咸有一德復竄入太甲上愚謂書之非僞卽可於宋云緇衣再引太甲忽更爲尹吉知之緇衣一引大甲曰毋越厥命云云再引太甲曰天作孽云云卽曰惟尹躬云云不可復曰太甲而此語尹自言故曰尹吉曰可知緇衣所見卽是書也若必以爲僞遂至改咸有一德爲尹吉矣

宋氏曰改經之弊濫觴於東漢至宋而甚至元而極康成於此經天字不能解注爲先作太甲者亦不能解依康成易天爲先周字則鄭注原有忠信爲周之解故不復易而爲傳曰周忠信也王氏柏曰君字籀體與周字相似又欲

竝周字更之且天字亦正未必誤也召誥天迪從子保天字亦難解

按周字不取王說是也天見于西邑夏必謂未誤至謂天迪從子保亦難解此臆說也緇衣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謂爲上帝周田觀先謂作天亦猶是謂作僞者依鄭說不足辨矣

宋氏曰表記太甲民非后云云太甲中篇伊尹作書既用此四語發端必當以君民相倚之故切陳民不可玩之理以爲訓戒乃承之曰皇天眷佑云云遂戛然而止與前四言絕不相蒙

按已意未盡謂古書不當如是而止以已意測古書則古書何處不可置疑焉得以此定眞僞乎

宋氏曰從來疑古文者多矣卒莫肯質言其僞雖愼重之意宜爾亦其中有格言不忍割愛而不知其精詣之語皆他書所有今誠悉去其已見他書者其所存正自無幾亦不復可愛惜矣又引閻氏曰凡晚出之古文所爲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譬之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乃集眾爲之晚出古文何以異

此咸有一德　君奭天命不易天難諶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　呂覽商箴曰天降災布祥竝有其職　又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按疑古文者凡書辭見於他書即謂其作僞然如閻宋輩搜緝亦已勤矣果去其他書所見原書所存正自無幾乎咸有一德蔡註曰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不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遺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孔同一揆也蔡氏之說如此而斥古文者則詆之不容口今備錄宋所採他書除未引證外咸有一德果如閻宋輩所譏乎

學者可以隅反矣

宋氏引白公子張言昔殷武丁云云謂說命之作全藍本於此而誤讀國語合二事爲一事分之則於經傳所言無不合合之則顯悖此眞僞之辨矣

按古人引書有若鈔胥不增損一字乎國語所引事無異而文小變乃章法也於此而謂說命誤讀謂合二事爲一事不足與道古矣

宋氏曰甘盤武丁賢佐保乂殷室者也作說命者乃曰舊學云爾即位佐之得說在後云爾然後雖得說甘盤爲往

正義遂謂其時已死

按甘盤武丁賢佐以君奭篇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也愚謂當如東坡解武丁爲太子則學於甘盤甘盤師也蓋配食其廟其曰在武丁時固宜必卽位而後師之哉孔穎達曰舊學于甘盤爲王子時然穎達解時則有若甘盤曰然則甘盤於高宗時有大功也遂有受遺輔政免喪盤死紛紛杜撰不經甚矣然不可以疑經也至坡解盤遯荒野則非

宋氏引緇衣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鄭註純或爲煩宋曰今割

取上句正事字下句純字撰成政事惟醇一句又別用鄭註煩字意撰黷于祭祀一句置爵無及惡德於前

按作書果若是割取乎作僞者如此亦不能成章矣宋曰作僞有作僞之才與學若此才何在學何在轉予人見斥僞書耆之按倆矣緇衣是節引于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可爲古人點化書辭就已之一證

宋氏曰居安思危書辭也思則有備有備無患魏絳之言也若同以爲書辭不當分見於周官說命二篇若猶以爲絳之言也又不當出傳說之口

按此學究見

劉歆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云云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宋曰劉歆以克殷爲十三年事遂支離序文以就已說至謂武王統文王之年以爲年此尤其謬之甚者東晉作者安能不遵守其說

按宋斥歆紕謬是也謂東晉作者遵守其說則非經曰十有三年武王之十有三年也惟以爲僞則無不可言矣

宋氏曰劉歆所以致誤以合洪範於泰誓朱子所以誤信

亦以合洪範於泰誓然史記明言克殷後二年武王問箕子以天道伏生大傳亦云武王釋箕子之四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受周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因其朝而問鴻範

按宋謂歆誤是也謂朱子誤非也朱子謂十三年武王之十三年訪範卽在是年故仍商稱祀史記烏足徵信伏生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云云其言不經受封云云非同一不經哉金仁山曰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程子謂必有一誤朱子謂泰誓稱十有三年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不應十一年克商居二年始訪之也則十三年爲是今從朱
子係之十三年云金氏說極是附錄於此
宋氏曰義之精者雖聖人不能易橫渠伊川兩先生皆未
疑僞古文而言精於義自足正僞書之謬蓋馬融之疑西
漢泰誓曾摘其荒誕不經之處以爲病故東晉泰誓舉一
切神怪之語悉芟除不用而觀兵之說未經人議以爲武
王信有其事以著於篇宋儒蔡注猶必曲爲之諱知其僞
無事辭費矣
按觀政非觀兵辨見前

宋氏引林少穎書解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古有此語
武王舉以證其伐紂必克襄三十一魯穆叔云云昭二十
六王子朝云云亦是舉古人之言以證其所欲爲之事文
勢正與此同宋曰東晉泰誓正以同德度義與穆叔王子
朝言相類似成古語故以入書又以管子語續之不用左
原文別置中篇以避與左顯違之跡
按林氏解是也同德度義必古有是語故萇弘云然而後引
泰誓紂有億兆夷人云云姚際恒則曰賀賀不察宋則曰避
與左顯違之跡詆之爲僞何所不至管子語見前

宋氏引姚際恒說曰彼有德字兼心字此有心字無德字
全不照應又增同力度德一句以配合同德度義
按此可以讀泰誓也武曰同力云云武非與紂度德也故言
億萬心無德字萇弘對劉子務脩德無患無人故引書言如
是若武云同德度義即如左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是與紂度德也武舉度德度義下曰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無德可言也
曰有心字無德字不照應者措大見也至謂度謀度非揆度
同德不訓爲德鈞更不足言矣

宋氏曰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云云此豈見東晉泰誓
者之言與然所注尚未爲確訓墨子述爲武王有事泰山
其言可信
按墨子果足憑乎考墨子所述乃檃栝書辭成文觀萬方有
罪攄成湯語可知今藉墨疑書舛矣張悔廬曰毛詩戴禮康
成之解不同呂覽淮南高誘之注互異何獨於安國而怪之
宋氏曰武王弔民之辭民大悅之實也今勉强易置以入
泰誓毫無理致閻氏曰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辭今竄
入泰誓篇罔或無畏云云皆以爲武王口氣不愈失孟子

文義乎
按泰誓孟子不同乃古人各不相蒙也宋謂作僞有才與學
然則若崩厥角稽首宜不至不辨爲敘事夾入武王口氣且
毫無理致矣
張悔廬曰孟子之文非有深奧難顯之處可以誤會果作
僞必與孟子脗合若云有意立異則末有自處於謬以招
駁難者此非人情也吾願攻僞者準以人情則是非立見
矣
宋氏曰紂之不善子貢所謂必有所指今讀晚出泰誓三

篇於諸傳記下流之歸者蒐輯幾無一遺然以入武王之
口累紂固不足惜累武王已甚爾
按斥古文爲僞至云累紂累武王指大見
宋引書序歸獸史記行狩曰當爲西歸行狩不得僅以歸
馬牛當之明矣史臣作武成當並記行狩政事不得獨略
之又明矣
按當日果有行狩事否耶宋曰作傳者誤解爲歸馬牛故作
武成經者於王至于豐後他政皆不遑暇及亟綴以歸馬放
牛夫傳不足信猶曰朱子曾言之然因傳誣經尤謬宋謂古

文字多假借武成序狩借爲獸實無據
歸馬放牛樂記亦有是言如宋云云僞經見僞傳而作然
則樂記先僞矣且孔傳自生自死不得經旨尤可見傳在
經後也至小序歸獸仿本經歸馬牛之事正朱子所謂決
非孔門之舊耳
宋引孔疏惟一月云云曰史既敘事曷爲以一月二月之
事述於四月之後乎蓋既禱神而卽渡河既而伐紂既而
克商既而反商政事本相續文亦相承追述其事以告諸
侯皆王言也以爲大告武成者鋪張揚厲理宜如此正其

相題行文然語勢不完文體不類
按既禱神卽渡河伐紂反商政皆王言是也謂相題行文以
誣作僞則非當以孔疏簡編斷絕經失其本辭不次爲允
宋氏曰東晉作者正以武成見疑於孟子故博采易鄉倒
兵之文深沒周師進馳之跡梅鷟言果紂衆怒紂以開武
王當如史記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方合兵機今僅自攻其
後必殺人不多血何至流杵
按史記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而崩書攻于後之文因
辭小殊遂生異議豈得其平哉

宋氏曰有攸不爲臣東征趙氏注孟子以爲此伐紂時非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之後紂之餘黨有負固不服者故曰有攸不爲臣今用此語於武成且爲伐紂之前禱神之辭武王追述以告諸侯是猶文王稱王武王觀兵謬說悖戾不已甚乎

按不爲臣不遵臣道也乃謂不臣周外甚文未受命武非觀兵更不待辨

宋氏曰前漢律歷志劉歆曰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云云此乃漢眞古文咸劉商王紂一語全無所用故

棄而不惜

按以爲僞則無不可言以爲眞則咸劉商王紂武成本無是語何所責其有也歆檃栝書辭成文因歆疑書外矣左引泰誓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亦檃栝其辭也

宋氏曰書序旅獒閻氏謂馬鄭作傳注實因諸賈逵逵受諸父徽徽受諸塗惲惲遠自都尉朝朝親受業於孔安國者也

按此即閻氏所謂以虛證實也要之旅獒眞聖人之言夙夜罔或不勤云云非躬親聖德者不作是語果爲僞書其能言

至此哉

宋引郝敬說孔書僞撰蔡仲之命云云曰郝氏持論甚力綜其實亦未盡然僞書則全遺啟殷以畔甚間王室諸跡但謂羣叔流言則公爲明己而殺兄廢弟害義大矣

按祝佗云甚間非流言哉謂公明己而殺兄廢弟外甚

宋引左傳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曰祝佗述管蔡之事已畢而後證以其命書曰一語則命書本無詳敘其事可知

按此猶閻氏之見云命書本無詳敘其事可知武斷所不計也

宋引閻氏說曰周禮不合於周官者蓋無足疑也周官篇其自漢書百官公卿表來乎宋曰成王當文獻大備之日監於二代正宜詳述夏殷之制何止曰官備而已豈非漢表無聞者周書亦未之聞耶

按此老吏舞文法疑似陷人也

宋氏曰讀眞古文臣之對君從無涉於而諫一語僞書大禹謨皋陶曰帝德罔愆云云僞書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云云蓋秦漢庸君主驕臣諂作者身處叔季習於故常今茲又誣成王以導諫而後人眞以爲成王失言也豈不

究哉。

按閻氏謂朱子孔子後取信一人。洵如斯言。禹謨。虺誥。朱子舉以教學者。若皐諛舜。虺諛湯。不待宋始言矣。詞誣成王導諛。豈爲善讀書哉。

宋氏曰。前漢百官表曰。太僕秦官。注應邵云云。東晉作冏命者。純用應說爲之。陋。

按謂作冏命者。純用應說。惡之無所不至也。

宋氏曰。楊倫仲理。安帝時人。師丁鴻。習古文尚書。弟子至千餘人。張楷公超。順帝時人。通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古文尚書之在東漢也。與西漢大異。西漢秘府所藏。外人莫得而覩。民間之傳。復落落焉。東漢則公家之學。詔高才生受之。私家授受。動至千餘人。是偏宇內皆古文書矣。

按古文尚書師弟子至千餘人。又安順時去魏晉未遠。宋謂偏宇內皆古文書。豈有永嘉喪亂。秘藏雖云散亡。民間竟無一人識古文者。任僞書公行宇內。絕不一議及哉。此自露一罅矣。

古文尚書辨卷七

丹徒謝庭蘭

王鳴盛尚書後辨

王氏鳴盛斥古文尚書。亦以閻說爲藍本。博搜他書相同字句。以爲僞書聚斂所出。今辨於閻書者。不復見。其自爲論說。則辨於後。博採他書謂僞書所從出者。錄大禹謨一篇見例。餘不贅。

大禹謨王曰孟子舍已從人莊子堯不敖無告不廢窮民　呂氏春秋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　尸子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　國策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　後漢書崔駰傳無殆無荒　政在養民　本文六年傳又文七年傳　僖二十四年傳夏書曰地平天成　孟子舜薦禹於天　莊八年傳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又襄二十一年夏書曰念茲在茲云云　韓詩外傳民協于中　論衡刑故無小宥過無大　襄二十六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荀子舜曰惟予從欲以治

孟子書曰洚水警予　襄五年傳夏書曰成允成功

荀子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老子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大云云　論語堯曰篇　荀子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又無稽之言云云　國語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云云　墨子惟口出好興戎　哀十七年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　汲郡古文夏后受命于神宗征苗國策墨子韓非荀子新書淮南子鹽鐵論說苑古文苑揚雄傳箴　往于田見孟子　祇載見瞽瞍趙岐注孟子云尚書逸篇

按博採他書如一屋散錢語意脈絡則錢串也徒獵字句不問神理可謂善讀經哉

王氏曰呂氏春秋引夏書云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晉人掇入尚書又增乃聖二字於乃神上堯舜去孔孟幾千年語言文字多不同蓋義理經推衍則益明足以補前聖所未及今以晚周之語移之唐虞之上其謬顯然左傳王甚神聖以聖配神言之實始於此此亦晚周之語

按王氏謂聖字配神字始於左氏遂云前聖所未及以詆作僞非臆說哉尚書言敬至多王氏謂敬非惟唐虞夏商文王周公亦引而未發此之不知又安辨古今文耶

九歌王援郤缺語見與閻氏同又曰騷經啟九辯與九歌云云九歌啟樂

按辨見前

人心四語王曰蒐輯補綴雖出後人而實古聖相傳之精言不可廢也但斷斷非大禹謨原文且亦未見其必爲尚書語耳

按王云斷斷非大禹謨原文且未必爲尚書語亦臆斷也

五子之歌王詆其三謬一曰太康淫樂不以久畋宋氏說與之同一曰魏絳對晉侯云云則閻氏說又曰王應麟駁韋說云其言藹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應麟爲晚晉僞古文所惑韋說確不可易

按前二說見辨閻宋書應麟駁韋竊謂應麟善讀書者不斥五子之歌爲僞可以知晚出書矣

鬱陶引閻疏證

季秋月朔王引疏證又曰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據授時時憲二厤推得日食當在仲康十一年閏四月朔此則閻誤夏商年數本無可考左傳引夏書但言其典禮不指何王世劉歆三統厤不載仲康日食則左云云未見必爲仲康竹書紀年亦晉人僞撰遷三代世表自共和

以前並無甲子。而此書直追至黃帝元年。此豈可據。若閻云仲康元年爲壬戌。依經世。又與紀年不同。尤難信。所推算皆誤。

按觀王氏此言。閻所云明厤法。皆大言欺人耳。

威克厥愛引疏證。

王氏曰。塗炭二字本孟子。但彼是言其浼汚。非患害也。說文炭燒木餘也。塗與炭聯言。是無火之黑炭。非如左傳壓於爐炭之炭。何足以言患害乎。

按此學究見。

矯誣上天引疏證。

仇餉王曰。分明從孟子勦取。

兼弱攻昧見同閻氏。

王曰。康成所傳孔壁眞古文本有湯誥。今雖亡。猶見於史殷本紀云云。

按禹皐有功於民。不言冀而言亳。此遷踈略。王氏亦知此。曰光武定北郊。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此乃漢東都形勢。與冀都無涉。

伊尹祀于先王引三統厤。謂爲眞古文。見同閻氏。

官刑引疏證。

尹躬引緇衣見同閻氏。

桐宮引疏證。

三祀云前後當六年。說同閻氏。

按王言作僞書者。竟謂太甲卽位未久。卽被放廢。放後未幾又卽復位。伊尹無人臣禮。一至於此。殊不知太甲未放也。何有於未幾復位哉。又王引閻說。以譏二十六月。抑知湯崩時日無有確據。矧援劉歆說。謂太甲繼仲壬哉。

惟天無親。王曰。此篇全與蔡仲之命相複。不意三代上亦效後世剽竊之技。其謬顯然。

按此二篇細讀果複乎。蔡仲之命。愼終如始。的是誡子侯卒。自中節。尤切蔡仲。蓋爲新進任事者勸。太甲下。歷言君德與說命中同。故相業伊傅並稱。辯言亂政。尤太甲箴銘。謂相複者。亦鹵莽於讀經也。如謂首句相同。天命不易。命不易哉。聖經複句多矣。

吳草廬謂古文體製如出一手。不知古文每篇各有意旨。使體製如一。程朱薛子俱名賢。獨不置疑。而曰伊訓說命非聖人不能作。伊傅書不可不熟讀。何耶。湯誥固聖人語。

仲虺之誥若以之告太甲弁矣君陳主寬畢命主嚴何謂體製如一耶蔡仲之命的是致誓于侯微子之命林氏曰偪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偪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僭偪之過先儒讀經如此後學輕於致誚豈非侮聖言哉

王氏曰真德秀謂敬仁誠並言始於此唐虞未有敬仁誠之義直至孔子子思孟子始發揮透暢前此則豈惟唐虞夏商未嘗及此文王周公亦引而未發僞作古文尚書者生於孔孟之後采取其語入伊尹口中其理則是其文則

僞

按堯典首言欽西山云云謂敬仁誠並言始於此也尚書言敬至詳云孔孟始發揮透暢是何言與其理則是其文則僞與閻氏依於理之見同成湯君臣暨傳說三篇至精僅曰其理則是曰依於理宜其堅詆古文矣

后非民罔使引疏證

夢弼云俱見國語

禮煩則亂引緇衣謂此取之而改艱與作平易又離析其文

按改艱與作平易與閻氏取其類已置其不類已同離析其文宋氏與之說同

甘盤宋氏說同

惟十有三年春云古史例不書時用閻說孟津河朔用閻說而沒其名

觀政云即觀兵見同惠氏

夷居引閻說

作之君云出孟子見同閻氏

同力度德說略同閻氏引姚際恒全不照應云云而沒其名

謂敬不足行引疏證

雖有周親謂孔安國注與論語異見同閻氏

按安國注堯曰篇與泰誓殊者各與上文連讀蓋瞭然也堯曰篇述帝王大政舉武則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以爲大賚惟善人故注云親若管蔡不如微箕也泰誓受億兆夷人武亂臣十人孔以爲億兆人離十人同故傳云至親不如仁人也王伯厚曰鄭康成注二禮與箋詩異注易異何獨於安國注而忽疑之

王氏曰湯誓寥寥短章被偽者攟取許多獨今朕必往此自是湯初興師告諭亳眾之言今入武王口中其時八百諸侯渡河而北直抵紂都城下何必爲此言豈非說夢

按此襲閻說夫湯武事天一也時日曷喪故湯曰今朕必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武曰今朕必往閻氏輩惟比校字句宜其舛矣武次河朔未至商郊牧野曰必往宜也乃閻曰師次河朔何必爲此言王曰渡河而北何必爲此言閻曰眯目道黑白王直曰說夢儒者讀經若是甚口耶

無長引疏證

乃雠王引呂氏春秋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雠也荀子暴國之君其民視我歡若父母反顧其上若仇雠淮南子夏商之民反雠桀紂而臣湯武王曰晉人采合之

按采合不足辨觀淮南所引商周時實有此言閻謂魏晉偽書若當時百姓未知雠紂武實嗾使之者與王氏皆謬說也

王氏後案全載伏生大傳史記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云云謂此孔壁真古文江氏孫氏輩見與之同云世所行孔傳三篇爲偽造

按漢世雜家百氏讖緯叢興漢儒言此不足異今日堅持爲真太誓則大異也堅持文王受命改元堅持武王觀兵稱王倫紀之大坊至今日儒者而盡撤顧云遺落之文掇取甚便遂謂別撰三篇因疑而生巧詆迷後生之心目務欲使其信受命稱王白魚流火爲眞悲夫

王曰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詩稱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史記西伯稱王鄭詩及禮記疏皆言文王稱王此周漢舊說孔傳出於晚晉其言文王受命改元同而不言稱王故孔疏力駁稱王之非予於此經專宗鄭氏闢孔傳然以鄭注考之武王蒙文王年數其稱王亦在十一年觀兵後七年

至十年未嘗稱王然則謂文但受命改元未正王號亦可鄭注久亡惟疏云鄭言文王稱王安知鄭不作旋解要之稱王與否姑置勿論其受命改元武即蒙文年不改元始則觀兵再舉滅紂此自漢至唐俱無異說者也至歐陽程張謂文無受命改元事武不蒙文年數亦無先觀兵事此執義理懸斷掃卻實事不但非鄭學并偽孔亦失之王氏之說如此夫所貴於儒者爲其識倫理也自閻氏詆壁書觀政即觀兵王遂據漢說謂文受命改元武觀兵稱王此關名教之大者謂歐陽程張執義理掃實事考據家詆義

理為空談謂證助為實事於此可以觀矣

既獲仁人引閻說墨子兼愛中篇云云

血流漂杵引梅鷟說又引荀子史記淮南列女傳華陽國志等書

王曰中庸一戎衣卽康誥殪戎殷僞孔非是

按康誥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言天可也中庸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殪戎殷是不臣也段氏玉裁曰康誥殪戎殷不必與中庸壹戎衣相牽佩觿說禮壹戎衣鄭注壹當為殪今鄭注無此語

王曰逸周書曰惟一月丙辰旁生魄云云此一月朔日為辛卯丙辰丁巳則二十六七日也閻疑孟津去周九百里今謂丁巳始發明日戊午卽渡孟津明日甲子卽誅紂西師竟飛渡耶愚謂仍當作壬辰旁死魄沈彤惠棟偏求宋本以校逸周書亦不能改此誤字知其誤已久

按古書譌誤多矣然他書則反復求安古文則力詆為僞詎可謂公哉

歸馬引疏證

丁未引疏證

受命于周王曰僞書本是憑空撰造宜其言無倫次

通道于九夷八蠻王曰本魯語云云

郭鄰引閻說

邦之蔡引閻說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用閻說而沒其名

三公引閻說

五典引閻說

司空引閻說

五服一朝引閻說

君陳用閻說而沒其名

入告爾后說同閻

王曰鄭元所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篇目載於尚書疏者有冏命無畢命閻謂畢命古今皆無不知劉歆從何得之閻說非是鄭明云今其逸篇有冊命云云畢命乃逸篇非亡篇惠氏棟謂鄭所述二十四篇之目內冏命卽畢命之誤此說是也

按謬同惠氏辨見前

王曰此特因多士多方洛誥等篇有毖殷遷洛之云而君

陳畢公繼理其事故撰造其說以命畢公亦爲約束殷頑
而設其實當時情事恐未必然
按君陳畢命寬嚴各異讀之恍然見當時情事不審察於斯
漫曰恐未必然概斥爲僞非惑世誣民哉許魯齋先生曰善
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
敢攻治病亦然痼疾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若聖人於門弟
子教養之際亦如此學者知此可以讀多士君陳畢命矣
宏敷五典王曰君牙是司徒故云敷五典仍是虞制非周
制矣

按王斥周官五典引閻說曰周禮十二教與唐虞五教名數
迥別不應成王訓迪教官不以本朝職掌而乃遠引上古之
制得毋類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乎愚謂五常五教百世可知
如閻氏言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云云周人當絕口不言惟舉
周禮十二教否則芸人之田非亘古未有之邪說耶不意猶
有王氏述之也哀哉
王曰閻氏所次不知益稷當爲棄稷誤一咸有一德等篇
仍依梅本之次誤二武成不入卷數誤三顧命康王之誥
異卷誤四不知冏命當爲畢命誤五惠棟以歐陽三十一

卷係分盤庚及康王之誥爲之無論康王之誥歐陽不分
惠顯然與釋文所引馬注相違況伏書本有泰誓歐陽何
爲從而去之此惠氏誤也尚書卷篇之數千載夢夢閻惠
方加釐正十得八九猶不無小誤至予論始定張悔廬曰
王氏本襲惠說以成書而又小立異同以譏閻惠所謂蠹
生於木而反食其木者也其糾閻氏之誤全本惠氏篇次
至尋惠之隙僅能於歐陽分卷處求之無如擅改惠說以
入其罪惠有所不受也惠云二十八卷者伏生也三十一
卷者歐陽也自注蓋盤庚出二篇加泰誓一篇一說二十

八篇外加泰誓析爲三篇初未嘗有析及康王之誥之說
何至與馬註相違況王分泰誓爲三之說惠早已及之此
顯與正義悖者反沾沾自喜矜爲定論將誰欺乎
王曰鄭祇注伏孔俱有之二十九篇及書序一篇而增多
篇不注但述其篇目而於書序注中間引其文即穎達疏
中所載者是也增多之篇所以亡者兩漢不立學一也鄭
未及爲注坐令亡佚二也南北朝僞書突出鄭學孤微三
也張悔廬曰鄭注伏孔俱有之二十九篇及書序一篇信
矣其言增多篇不注但述篇目二語則已自牴牾何也謂

之增多篇不注是本有經文而不注也謂之但述其篇目是并經文無之也王氏亦知僞書二十四篇之目有鄭氏自注之亡篇不得云鄭所受在是但直言未見又無所據以奪見行之古文於是閃爍其辭以爲鄭本有增多之篇但不注耳旋恐人以自注之亡篇相詰難即繼之曰但述其篇目而已此皆惠氏意中所欲言而艱於措辭者王氏言之所謂遁辭知其所窮非耶增多之篇本不亡特以誤認僞書篇目遂不得不謂之亡至論其所以亡謂不立學官可也謂鄭未及爲注坐令放佚此可以言亡於鄭之後斷無解於亡在鄭之前也至末言僞書突出鄭學孤微又似鄭注本有此增多之篇至東晉始亡者輾轉矛盾夫亦何苦爲此

王曰王肅注存於今按之皆與馬融及僞孔合僞孔之出於肅乃情事之所有張悔廬曰梅賾上孔傳攻者誤以爲上古文則作僞宜由梅氏無如帝王世紀已載其說故不得不移而屬之皇甫謐乃王肅注早已及之肅好難鄭此尤康成車後之徒所痛心疾首者也於是羣焉以作僞歸之然既知肅注上與馬融合胡不云僞孔出於融乎融之

幸免於詆譭者以康成曾北面苟一涉筆則倍師之罪先有所歸故不敢耳究之馬在王前移向馬之戈以伐王則傾矣

古文尚書辨卷八

丹徒謝庭蘭

辨梅鷟尚書考異

梅氏鷟曰姚方興得二十八字於大航頭蓋倣堯典首章爲之其間紕謬顯然堯吁驩兜之薦共工而未去也其後曰流共工放驩兜所以終此文意堯咈僉之薦鯀而未去也其後曰殛鯀於羽山所以終此文意堯曰我其試哉其後歷試諸艱又所以終此文意又篇首卽曰允恭克讓而克讓之實正在汝陟帝位之言及受終文祖之事離而二

之則克讓之言爲無徵受終之事爲無首依古文分之則篇名堯典而訖二女欽哉之語於堯不得考其終篇名舜典而首愼徽之語於舜不得考其始依伏書讀之至放勳乃徂落而後堯之終血脈貫於前起有緒在下而後舜之始文理通於後

按梅所言學究讀時文法也以之測聖經難哉閻氏曰堯典秀才文章郝氏曰孔書四代文字一律聖經厄於俗目非一日矣

梅氏曰既曰帝舜而猶未陟帝位非經文典質之體濬哲商頌長發文明乾文言又篇首言堯溫恭那之四章允塞大雅常武元德亦在長發又淮南鴻烈世未有濬哲而不文明者亦未有文明而不濬哲者四字長二字蓋倣篇首文明思三字而不覺其重複世未有溫恭而非基衆德者亦未有允塞而非備天道者四字亦長二字蓋倣篇首欽之一字而不覺其繁蕪苟爲不然則商之孝子順孫竊取二字以頌始祖而默寓其不足於文明溫恭允塞以示譏諷周之忠臣義士竊取二字以美宣王而默寓其不足於濬哲文明溫恭以示譏諷乾之大人止文明而尚欠六德

古之先民止溫恭而亦欠六德是詩人孔子吐辭爲經尚有欠缺不完之處不如方興之善觀聖人善言德行也乃者繼事之辭史記伯夷列傳用乃試之於位綴於岳牧咸薦之下與經合今乃命以位之乃字實出伯夷傳而失其旨何者帝曰俞予聞未嘗卽命以位必曰我其試哉必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今乃命以位綴於元德升聞之下不見帝堯愼重歷試之意蔡傳覺其位字之失遂以職位爲之分疏蔡沈之意不過區區爲將順方興之忠臣不敢明指其僞故如此耳眞所謂局促如轅下駒者也吾無取

乎爾
按閻曰濬哲文明蓋倣篇首文明思三字今觀是編閻掠梅
說也梅學究見更勝於閻凡梅云云皆虛辭舞文閻云以虛
證實蓋襲梅故智乃命以位史臣之辭指帝位言蔡作職位
亦通梅極口詆諆肆無忌憚甚矣
梅氏曰變亂聖經之體者大禹謨也凡伏生書典則典謨
則謨誓則誓今此篇自首至時乃功謨體也自格汝禹至
若帝之初典體也自帝曰咨禹至苗格誓體也混三體而
成一篇然不惟變亂而已又反易之焉皋陶謨禹戒帝曰

無若丹朱傲帝命禹曰汝無面從交相儆戒如此是篇禹
以六府三事自述帝以萬世永賴歸功是反易謨之體也
堯典曰乃言底可績正天子告臣之體默寓儆勉之意此
篇嘉乃丕績則諛禹之辭也人心云云則少禹之辭也受
禪實事曾無片語是反易典之體也古者誓師而出無敵
天下今會后誓師歷三旬之久而苗氏逆命誓苗茫無成
算反易誓之體也
按如梅言顧命康王之誥伏生合為一篇亦混三體而成也
召誥等篇亦然此學究時文之見非所以語聖經六府三事
禹戒帝謂其自述此諛禹也嘉乃丕績果諛禹乎人心云云
果少禹乎至謂受禪無實事誓師茫無成算肆口雌黃毫無
忌憚也
曰若稽古大禹節梅曰首句倣堯典皋陶謨而倣皋陶謨
之意多故不曰帝禹而曰大禹事體莫重於受禪主意尤
重於擬典故即以文命二字倣放勳二字又恐人得以躡
其跡下文后克艱二句復轉而倣皋陶謨敷于四海約束
漸數句祗承于帝王耘野曰當合下節曰字點句此倣周
誥靈承于旅句其意必曰靈字固新奇猶不若我祗字爲

精切且同彼用靈字蹈襲易見故換作祗即後世詩人脫
胎換骨法
按倣堯典云云閻掠是說祗承于帝云倣靈承于旅謂祗字
勝靈字意之所及無不可言也
梅曰后克艱厥后於皋陶謨允迪厥德用其意於孔子論
語用其辭后即君之別名艱即難之換字臣克艱厥臣於
皋陶謨謨明弼諧用其意於孔子論語用其辭臣即語之
臣字艱即不易減字蓋至此而孔子亦在範圍之內矣夫
聖人教君遠捨前聖之格言近述一時之方言豈偶忘所

刪述之經耶。
按全氏紹衣謂閻未能洗去學究氣使人不能無陋儒之嘆。
梅氏更甚然不容心義理無可爲言矣
帝曰俞節梅曰俞見前篇尤字亦見前篇若茲見周誥諸
篇嘉言卽昌言之別伏字見盤庚毋或敢伏云云
按梅是節所引閻全掠其言
耄期梅曰舜六十卽位在位三十三載曲禮九十曰耄百
年曰期以爲耄則更有三載以爲期則猶少七年故二字
兼舉

按學究氣至此哀哉。
倦于勤梅曰決知其非大聖人之言傳位天下大事正欲
禹兢兢栗栗日愼一日顧乃首以倦勤之言唱之此決知
其妄也
按聖敎曰無倦舜止曰倦勤而已梅知之故又爲之說曰老
者不堪其勞事體是又畏事者之議此節辭也
念茲在茲四句梅曰孔安國傳曰念此人在此功云云蔡
沈曰念而不忘云云皆人僞作孔安國傳者猶有兢懼之
意與杜預不敢太遠凡此曲折關紐蔡沈一毫不知考據
方且晏然自以爲將順古文善解文義其亦剛愎不順犯
疑事毋質直而弗有之戒者哉
按蔡全用朱子語梅不知蔡傳所出乃極口訾詆斯眞剛愎
不順哉
帝曰皐陶節梅曰因禹讓皐陶遂與皐陶言者倣堯典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其下因亦命棄
契皐陶也孟子汝其于予治此則曰罔或干予正于字去
一鉤作干又止蹈襲一予字何其神於變化耶孟子曰舜
命象曰汝其于予治此則曰期于予治至此句而變化之

神極矣改其字爲期字音之同也
按頭巾氣太甚
汝惟不矜四句梅曰老子曰不自伐云云老子門面打諢
聖人禪受氣象似不如此聖人氣象詢事考言乃言底可
績而已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已決不如是之
贅也今除堯曰舜亦以命禹數言外多稱美誇大之辭果
曰亦以命禹決不如是之諛也且面諛之中謀利計功之
意溢於言外果曰非壞決不如是之同也
按大禹謨此數言果贅乎諛乎壞乎朱子曰二典三謨其言

與雅學者未遽曉會是節果有討功謀利之意乎學者幸平心察之

梅曰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爲復增之曰來禹云云堯曰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爲復增之曰人心云云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爲復增之曰可愛云云易曰躁人之辭多舜大聖人也豈其躁而不吉哉大抵皆膠粘飾辭耳故其文多支離而不貫補綴而可厭詖佞而不莊細冗而不切

按是篇數言爲聖學標準久矣無異辭此人極口詆諆略無忌憚閻氏輩遂習染成風聖經之厄實人心之蠹也哀哉

人心四語梅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舜復益之以三言今考之惟允執厥中一句信爲聖人之言其餘三言蓋荀子而鈔略掇拾膠粘假合之者也善乎耕野王先生之言曰允執其中猶言汝好爲之蓋古人授人職位必有儆飭之辭中土呼事之當其可者謂之中其不可者謂之不中其所謂中不中猶南方人言可與不可好與不好耳蓋常言俗語雖小夫賤隸皆能言之初無所謂深遠高妙也舜自側微以至徵庸迨卽位而後得聞心法之要其年已六十矣然自受授之後未聞其行事有大異於前日者是堯之所傳不足爲舜損益也孔子告曾子以吾道一貫此亦尋常之語言而今人亦推崇以爲師弟子密相授

按梅述王充耘言中謂一方言固已大謬然允執其中錄於魯論竟詆堯不足爲舜損益此聖敎之罪人也至謂一貫亦尋常語言孔子之敎輕加訾略無忌憚孫氏星衍是書序猶謂其守經據古有功聖學足稱一代名儒非欺天下後世哉

滿招損三句梅曰易天道虧盈而益謙云云今易盈字爲滿字易虧字爲損字所以新其字也易虧盈爲滿招損易益謙爲謙受益所以新其句也藏形匿跡如此然後以時乃天道東之於下於彖傳繁簡順逆不同矣且蹈襲而無當以上文觀之舜稱禹不自滿假不矜不伐矣禹何弗讓之有是於上文無當以下文觀之舜之至德要道所以感通神明者謙又不足言是於下文無當此之謂百孔千瘡耳

按堯親族舜克諧孔子敎人入孝出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豈曰蹈襲哉謙受益一言有合於易象遂生訾詆禹不自滿假遂不必言謙禹曰安汝止舜豈不安所止哉至德要道遂云謙不足言堯何以云允恭克讓耶頭巾腐見遂開閻氏輩數百年輕薄聖經習氣噫

帝初于歷山至允若梅曰首以帝初于歷山者因史記耕於歷山故也言初者以見其後之化也所以承上起下也此句晉人所增當刪負罪引慝亦晉人所增當刪負罪用廉頗負荊請罪意引之一字若引咎責躬之引慝之一字用之死靡慝之慝祇載瞽瞍是賢人君子以下事非由仁

義行非行仁義者所爲也擬人必於其倫聖天子父儕諸分北之苗可謂於其倫乎必曰禹往于苗日號泣于旻天于有苗負罪引慝祇載見有苗夔夔齋慄苗亦允若然後爲至誠也

按承上起下廉頗負荊等語頭巾故見祇載孟子之言梅云云肆無忌憚謂擬之不倫後世之見辨見前禹往于苗云云一甚口而已

至誠感神至曰俞梅曰誠字見召誥感神用孝經通於神明上文無遠弗屆則下文宜舉遠於苗者以爲況顧乃引天子宮禁之內親父以爲況此文義之不相照應者將以嘲禹之未能格鯀耶益果以禹之至誠不能感神格苗何不昌言於未出師之前及勞師費食三旬之久然後乃教禹以謙又教以至誠斯師也謂之何哉殆左傳所謂遷延之師者與

按極口詆諆無不可言矣學者謹察之孫氏所謂有功聖學一代名儒果安在耶

帝乃誕敷至苗格梅曰晉人竊取淮南之寓言亂我聖經之正理淮南子曰孫叔敖甘寢郢人投兵舜舞干羽有苗

來格晉人愚而受欺以文德格遠眞聖人過化存神事堯典竄三苗于三危蔡沈曰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時竄逐之考皐陶謨禹曰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云云初未嘗有命禹徂征之事帝又曰皐陶方祇厥叙云云則帝以付皐陶之象刑又安得有禹徂征之事蔡沈曰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其違叛聖經黨邪說而助之攻一也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與堯典竄三苗于三危之文特相照應帝命皐陶爲士五流有宅之刑特爲互見今蔡沈言禹治水之時三危既宅而舊都猶

頑不即工爲乍臣乍叛之實若果然者則舜之竄爲徒竄史臣四罪咸服之言當削矣其違叛聖經黨邪說而助之攻二也呂刑遏絕苗民又曰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皆與堯典皋陶謨禹貢合獨無一字及於徂征來格之意蔡沈猶不能辨其有心無胸亦已甚矣且曰既宅曰丕叙則決無逆命者矣若猶有叛逆則決不可謂之既宅謂之丕叙何蔡沈不通文理一至此哉蓋其胸中憒憒愛惜魚目按劍明月之珠久矣其不得罪於聖人者幾希

按從數千載下懸斷有苗以頭巾見强聒不舍乃極詆蔡傳得罪聖人者果伊誰哉

予視天下節梅曰中庸夫婦之愚晉語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云云成十六年單子曰夏書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論語以臨其民淮南子若以朽索馭奔馬召誥曷其奈何弗敬

按梅作意在舜典大禹謨其下殊草草止徵引舊文謂無一字無所本茲略述一二如左

政典曰三句梅曰荀子君臣篇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乃葛伯仇餉節梅曰乃字用夏書乃季秋月朔之乃此一篇全約孟子之言但增攸徂之民室家相慶二句以爲承上起下之辭又增民之載商厥惟舊哉二句以爲繳結之語

按此頭巾見

兼弱攻昧二句梅曰襄二十九年云云宣十二年云云襄十四年云云其蹤跡之顯著如此正義疏之曰傳取彼之意而改爲之辭非本文也乃蔡沈則全然罔覺矣

按此訔嗸故智

夏王滅德節梅曰此一段大概脩節呂刑之文彼皆謂苗移以加之桀金縢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今則反用之曰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所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按果如梅所言乎

上天孚佑下民王草木梅曰洪範惟天陰騭下民大誥天命不僭論語譬諸草木

按徵引殊草草

凡我造邦節梅曰周語凡我造國云云邦字周語作國以論語之文間國語之文復以國語之文間論語之文何若

斷絕本書之文以成其慝志

按頭巾故見

爾有善節梅曰上文既以國語間之此復用論語之文帝臣不蔽今改作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即罪在朕躬而有罪不敢赦之句移於上乃以弗敢自赦爲文併衆重複不自覺也吁吾讀晉人湯誥而知蔡傳之叛夫子蔑論語悖先師也

按書辭與論語異遂據以爲詆且仇視九峰若不共戴天不可解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梅曰惠字因孟子余弗狎于不順翻出詩實惟阿衡

按此讀時文法

天作孽四句梅曰見孟子引又緇衣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去猶字增也字末句不可以逭論語既往不咎

按頭巾故見

德惟治節梅曰蔡仲之命首四句即太甲下首四句爲善不同四句即德惟治六句初終之戒即終始愼厥與之意此可見其一手一律

按一手一律頭巾見

若升高四句梅曰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云云詩陟彼崔嵬堯典陟方乃死皆升高之意不若中庸行字之妥也

按頭巾見愈不及閻惠輩

一人元良二句梅曰文王世子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鄭注一一人也此人直用鄭注而刪去有字其亦以覺後人之不知者而示以筆端之變化哉舞耶

按虛辭舞文閻氏以虛證實尚不若此

伊尹既復政厥辟梅曰既字用金縢既克商之既復政厥

辟用洛誥復子明辟句洛誥之言基禍漢室漢儒之咎也作僞書者循漢儒誤解之失而改子字爲政字改明字爲厥字

按漢儒誤解非洛誥之言基禍漢室也伊尹復政不得援以爲口實

咸有一德梅曰此篇凡用一德者四倒用德惟一者一單用一者四單用德者八以德惟一照出德二三者一

按此姚立方所譏通篇將題字面糾纏繳繞者也

說命上梅曰楚語云云乃諒闇之注釋晉人誤以爲經且

以爲高宗自言尤非
按辨見前
時乃風梅曰孟子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伊尹獨不言風
按兒童之見不值一噱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梅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乃伊尹
自言口氣下文遽曰其心於文理口氣皆不妥帖
按此帖括見
惟天地節梅曰此一節全出後漢書劉陶傳人非天地無
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云云

按謂之蹈襲無不可言也
同力度德節梅曰作古文者無以飣餖成篇并裒衆之所
自言亦略以爲經又生同力度德之言於上
按閻惠翬說與此同
惟先王節梅曰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云云
按梅亦信伏傳遷史爲眞古文
微子之命梅曰之命二字擬文侯之命
按頭巾見
惟周公位冢宰至流言梅曰惟字效洪範召誥此周公一

條極無見識壞大體昧王綱悖天理惑千載使人不知有
王由是後之蠢蠢執拗不顧義理者遂作詩云假使當年
身便死一身眞僞有誰知而聖人之心始無以暴於天下
或者曰敢問何故曰考諸祝佗之言昭然若數一二矣佗
曰管蔡啟商惎間王室八字知大體提王綱循天理明千
載管蔡之罪不容誅而周公心事落落青天白日矣管叔
兄也周公弟也對周公而稱羣叔則其思慮之不到不顧
文理之牴牾者也其曰位冢宰正百工而羣叔流言者則
其知慮之所到欲以發明周公未嘗踐阼之大義也

按眞則位冢宰正百工不得疑其心僞則攝皇帝假皇帝祇
以遂其逆稱羣叔史臣之辭周公本未嘗踐阼云知慮之所
到舞文也
乃致辟管叔于商至末梅曰僞書因金縢之言而失之遂
以周公爲眞若爲已而誅管蔡等何其曖昧褊狹不顧道
理一至此哉
按辨見前
以和兄弟梅曰周公慨二叔之不咸故作常棣今又告仲
以和兄弟粘皮着骨見耳

按如梅言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禹必不容有謙受益之言周公作常棣必不容又以告仲固哉梅之見也

三事暨大夫梅曰詩三事大夫今用詩人之言而增暨字於其間蔡沈徒知三事出於立政不知三事大夫一句全取諸詩思慮豈不到此哉先入之說爲主故錮蔽而不悟耳

按梅惡古文兼遷怒九峰異哉

凡人未見聖節梅曰緇衣云云論語云云一節之中但爾其戒哉一句晉人杜撰以承上接下餘皆蒐輯

按頭巾見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梅曰孟子放心云云蓋放心者放仁之喻舍路者舍義之喻以喻爲理可乎況直指譬喻爲眞而忘其爲喻文理不貫前後舛錯其不可也明矣

按中庸天下之達道五孟子行天下之大道路固指義心亦非喻閑字謂剔竊閑先聖之道更不足辨

餘風未殄梅曰既言世變風移又言餘風未殄自相矛盾

按不知時勢故有此言說詳前卷

丕顯哉至罔缺梅曰孟子論周公事引此書曰竊疑其爲周公發非爲君牙言耳

按頭巾見

盤庚梅曰鄭元云盤庚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史記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史遷鄭元皆已依先漢古文也

按沿舊說非

若考作室節梅曰鄭王本於肯構下有厥考翼云云孔穎達曰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有脫而妄增之孔穎達既逞其臆見如此蔡沈略不置思而即從之沈游文公之門

所當虛心平氣潛經之幽光然後爲有功於文公今晉人曰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則諾古文出於壁藏定爲五十九篇則諾如此等處直削經文蒙蔽後學皆其大者茫不知覺是其胸中憒憒亦已久矣

按孔疏是也力詆九峰肆無忌憚甚矣

成王若曰梅曰朱子嘗曰漢儒釋經之例多曰未詳有曰未聞孔安國句句要解過獨與漢儒異殆謂此等處也成王二字馬氏特曰未聞疑之而不敢刪晉人直刪二字蔡沈親炙朱子言諄諄而聽藐藐亦爲不善變矣成王二字

見於篇中成王長相又云助成王德顯故於篇首即言以古先成王之道戒之云爾晉人不知此義而刪去者非也

按篇首成王若曰朕其弟如梅解可乎恣口詆蔡肆無忌憚也

梅曰東晉之僞無一書不蒐葺無一字無所本非英才間世之大賢不能以出於一手置其疑不能以平綏卑弱斥其非世之陋儒其智如虱不出袵襠云云

按無一書不蒐葺無一字無所本如前所陳英才間世之大賢言之不忤也

梅曰尚書大傳三卷晁氏曰勝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云云晁氏以歐陽生張生當是時從學焉則妄矣當漢定求書出其壁藏即以教於齊魯間年何嘗及百歲耶且百歲之翁音聲譌誤先後差舛又安能作傳三篇都爲三卷哉又曰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者凡皆無徵不信之辭也漢世之鄭元以大儒而爲之注異世之晁氏乃因晉人失其本經之言遂架空臆說其亦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欲以稱量事物豈不繆哉

按鄭尚書大傳叙云云晁全用其語梅未之見乃輕加詆譏武斷亦甚矣

梅曰共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何其怪而迂也此蓋張霸作僞經之時造爲斯事以示信於人而班固誤信之然藝文志云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不過變易沛公欲屠魯至城下聞絃誦之聲乃止不屠意作序者刪

其鼓字始涉於怪矣史記不載此事可見史遷之前僞古文雖出而妄誕之辭猶未盛哉張悔廬曰梅意在攻書序而苦其同於班志於是憑空撰出張霸僞造一案而以誤信爲班氏寬此作僞以攻僞也引藝文志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以闢怪異之說竟忘藝文志下有於是懼乃止不壞二語夫以數行之書尚不能讀乃不量力而爲考訂事耶且既以僞經出於張霸忽又謂出於史遷之前直不知其出於何等也梅氏書淺妄昏亂至不足道乃攻古文者猶奉爲不祧之祖閻氏多采其說入疏證孫氏力求梅所著

考異刊行以張其軍嗟乎是誠何心哉

跋

自考據之學興儒者爭爲實事求是之說然往古經訓於是盡晦夫堯舜禹湯文武遺訓此聖者之言也無貴賤賢愚皆當奉爲準繩顧考據之儒謂尙書遭秦火而後出者爲僞造羣起而攻之務使不存於世而後快噫夏禹商湯周武之爲君臯陶伊傅畢召之爲臣其所行非萬世之矩矱乎其遺訓詎可弁髦視乎顧至於秦不幸遭焚燬然其出也已千有餘年名臣大儒皆珍若鴻寶以之告君以之立身何待於今始覺其僞唾棄踐蹴若相凂哉吾惜今之儒者未之思也吾師

辨古文尙書既有成說然行世者祇十之一二今師年髦大懼昔時所論辨者久之終歸於散失爰付鼎臣屬之梓人竊謂古文尙書終有昌明之一日後起君子當必有力扶正論者師是書蓋爲之先路也刻成謹誌數語於卷後時

光緒歲次壬辰仲夏　　轂旦

受業繆鼎臣敬跋

〔清〕張諧之撰

尚書古文辨惑二十二卷目錄二卷

清光緒三十年濳修精舍刻本

尚書古文辨惑

光緒甲辰年
開雕板藏宏
農潛修精舍

尚書古文辨惑序

辨惑胡爲作正經也經不正吾道將爲天下裂以明道也近世訓詁學橫學者邪慝成習惟孔壁尚書是病證之爲剽竊詆之爲贋爲勘字句校同異漫不知窮經爲何事其甚者無知妄作至以伏生今文獨列學官入告道之晦盲也其亟矣光緒辛巳余祇役都門與韓仲韜刺史昕夕處閒語經輒舉閻百詩之說詆諆孔壁書余據理難之仲韜無以應也洎丁酉致仕就養太原始得閻氏疏證而讀之其見理也詖其取證也詭其武斷也妄其臆

造也誣蓋攻尚書爲僞而不論義理別是非詭辭以欺人孟子所謂似而非者非反之烏克正之嗣得王氏後案而攻者增十之一得惠氏考而攻者增百之一閻氏夙智盡能索後此者無能爲繼若黃梨洲姚姬傳尤決裂聖謨出人意表餘子瑣瑣檜下無譏近年康有爲出謂六經皆劉歆僞書而閻百詩惑世誣民之禍於是爲極余自戊戌投閒痛庶民之不興思反經以牖之爰舉諸家邪說逐條辨難力抉其蔀手錄心追載歷六七寒暑賴古聖之靈成辨惑二十二卷願與當世賢人君子希聖學者相與虛心平氣共讀古文經質之疏證使其邪慝之私顯著穹壤不至中於人心則經正民興而學術以明聖道以光如曰非薄儒先則余之不得已也光緒甲辰上巳後宏農張諧之序

尚書古文辨惑目錄上

卷一

大禹謨上

辨閻百詩攻大禹謨句句有本而積五十年尙鈌之非

引鄭端簡批舜典二十八字襲用經史而字同義異

與所引多不相合胡朏明謂掠大戴禮姚立方謂

襲用魯靈光殿賦七釋之謬附

辨閻百詩引孟子舍己從人以攻禹謨而孟子非引書

兩不相涉又洚水警余謂余當屬堯而不論何人之

言以為槩當屬堯皆無理武斷之非

辨閻百詩言乃聖乃神襲呂氏春秋以圖協韻而禹謨

本有韻閻氏不知又鄭端簡開詆經侮聖之竇尤為

荒謬之非

柳子厚辨鶡冠子為僞書為其不類與閻氏所見相

反附

辨王鳳喈引呂氏春秋謂乃聖不可增其見甚陋又謂

神聖為晚周語是不通左傳文義及孔孟以前詩書

左傳未甚以聖為尊皆與經傳相悖之非

引洪容齋三筆之謬洪範後案之謬附

辨閻百詩王鳳喈引左傳九歌謂顛倒經文不合左氏

引古之例而左傳引古同此者甚多又謂九歌人皆

共曉而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樂舞敎國子其不能曉

明甚皆於經義不可通之非

王鳳喈謂六府三事盡入禹口而不記為帝舜之言

荒謬尤甚周禮九德現存之謬附

辨姚姬傳謂皐陶陳謨辭頗有韻而今之有韻者安在

又謂六府三事非九歌而詆左傳為辟說不知禹之

功德以何者為不辟及智盡能索反以詈君何尤為

九德之遺文皆師心自用之非

引周禮大司樂注以鄭司農為鄭康成荒經尤甚附

辨王鳳喈引離騷注天問山海經謂九歌為啟樂其說

甚鄙而不知伏生大傳六府即九歌且鄭康成注言

歌禹之功可證王氏盡心鄭學而昏昧不知之非

朱子辨洪注金仁山論伏傳其說甚正附

辨王鳳喈引孔疏謂鄭康成讀書以舜生三十登庸二

十為句史記亦引三載汝陟帝位而此後誤紀舜歷

試二十年攝位八年居喪三年即眞三十九年而質之尚書經文年歲事實無一能合如禹治水告成在堯八十載若舜歷試二十年則分州封山皆在九十載之後已屬太遲况禹久成功而殛鯀於九十載之後尤無情理此司馬遷之誤鄭康成誤信之而王氏無知妄作之非

王鳳喈欲改舜典三十爲二十之謬附

辨閻百詩引左傳德乃降杜氏誤注爲降服以攻禹謨而郕降於齊師爲春秋經文故於左氏引古例及文

義均不能合而閻氏不知其誤之非

張平子思元賦引德乃降義甚正附

辨王鳳喈引左傳武仲止盜之言謂與大學有諸己諸語同而於左傳引夫子釋書念茲在茲五句不合王氏以爲非斷章而不知文義不合尚非斷章取義耶又夫子兩引夏書謂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允出茲在茲由己可矣亦與大學相似而與夏書不合皆王氏顢頇籠罩而不知尚書精義之非

朱子論胡侍郎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附

辨惠定宇引商鞅書明刑猶至於無刑誣造大禹謨刑期無刑乃法立誅必爲申商之學惠氏學本申商觀論夏桀滅德作威可見亦重處發熱處難忘之非

辨閻百詩誣造禹總師時稷契尚在大禹未讓以攻禹謨而所引左傳國語史記皆用假借含混語以圖欺人不知稷契皆帝嚳之子自嚳崩後摯立九年堯在位一百年舜居喪二年乃即位至三十三載命禹總師已一百四十四年稷契斷不能在乃閻氏妄謂必在欲迷誤後學之非

王鳳喈引孟子妄證之謬附

辨閻百詩攻汝惟不矜二句襲荀子君子篇而不知義理之不純無稽之言二句襲正名篇而不知祇半句皆鹵莽滅裂之非

錢竹汀黨護荀卿性惡謂僞即作爲之爲而不知以人性爲仁義正荀子性惡之說又謂教人以善與孟子同而不知內外兩岐雖有孝弟之行皆反於性而悖於情又謂宋儒分義理氣質而二之已暗用荀子化性之說是不知宋儒理氣不相離之義

而本原之差與荀卿同謬附
卷二
大禹謨下
辨閻百詩引荀子解蔽篇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攻十六字而不知其虛壹而靜之旨乃佛老緒餘況荀子以寡欲為過既無過欲之功安有審幾之學所引危微之幾皆誤取聖賢經傳而不知與荀子相悖之非
辨王鳳喈引孔安國論語注謂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並不言見大禹謨不知注論語祇應如此非解十六字也又用閻氏謬說攻十六字而謂古道經載堯舜語皆憑虛武斷之非
吳幼清王耕野郝京山梅鷟攻尚書古文之謬而閻百詩王鳳喈尤誕妄附
辨黃梨洲作疏證序以陽儒陰釋之說攻十六字謂人心道心正荀子性惡宗旨是不知道統並不識荀子又謬謂孔子不踰矩祇是不失人心是並欲誣聖人卒之認心為性認氣為理習成無善無惡之邪說大為人心學術之害反敢誣毀程朱之非

王陽明陽儒陰釋之謬附
辨惠定宇言荀子之危猶慎獨微猶至誠誠之者猶慎獨誠者猶獨及一故能精非先精後一皆佛老清靜寂滅之旨與聖經賢傳相悖不知聖人微言亦不識荀卿雜學之非
易微言言太極言幾言誠言一貫言理言六經多生安之學皆拾老佛之緒餘採子緯之駁雜而妄以為七十子之大義推而上之即聖人之微言究之與聖賢相反而不知認賊作子之謬附
辨黃太沖為釋氏之學故議論先後互異即大珠和尚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蓋本無是非之心又欲以現成良知掃除理障立地成佛乃復冒名理學而不知恥之非
辨閻百詩引荀子攻人心道心而文義迥異用張霸書目攻尚書而卷篇不符其攻之法則裂經文徵誤注取三統之悖經引墨子之譌句憑虛造事藉端欺人因戴記之譌舛校經子之異同難以覼之有無駮以辭之增減而皆以詭譎武斷行之之非

乾嘉以來妄儒毀經誣聖屢變愈下之謬附
辨閻百詩謂樂記人生而靜四句本出文子引老子其識甚卑不知文子剽取樂記衹易數字而文義卽不能通又其文又互相抵皆雜輳他書而閻氏蒙昧不知之非
柳子厚論文子爲聚斂以成之書其說甚正附
辨閻百詩引論語堯曰咨一段本非引書之文至舜亦以命禹衹是省文乃妄謂舜之命禹未嘗增減堯一字反攻大禹謨增二十八句及無韻如引左傳維彼

陶唐節以減句攻五子之歌今又以增句攻禹謨引呂氏春秋廣運乃神以有韻詆禹謨今又以無韻攻禹謨皆閻氏利口亂信之非
引梅鷟論論語之謬尤無義理附
辨閻百詩引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亦知包咸之注謬乃復以二句爲吉祥語而增添字句文義終不可通又引漢魏禪冊均用允執其中天祿永終而刪四海困窮句以聯上下獨不悟增入四海困窮則上下文義不聯耶閻氏於論語精義不能深通而妄詆朱子不悟晚出古文之僞真可謂無知妄作之非
辨姚姬傳解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增添諸字而與論語本義不合又引文王視民如傷以證四海困窮而與四海困窮相反皆漢學執一賊道之非
包咸鄭康成解經之謬附
辨閻百詩引左傳惟能蔽志而孔氏作先字於義爲長卽是左傳有誤乃閻氏初以爲剽杜注旋以杜注後出未能豫見又誣造賈逵服虔王肅注左氏容有先斷人志之說而古文剽取之以無爲有支離已極夫

朕志先定卽先蔽志之實閻百詩以爲又剽何注乎蓋邪說肆行而不以爲恥之非
阮雲臺校勘記主張克字之謬附
辨惠定宇引王耕野言遷苗必徙其國何至逆命其說甚愚及苗已格而分北非服則舍之義又不知苗之叛服無常至謂禹受禪不宜舍朝廷遠征舜倦勤不能敷文德與惠氏以象刑威三苗皆迂腐不通之非
引荀子舜伐有苗爲誅四凶而成相篇有干戈不用三苗服惠氏不知及王鳳喈引書之謬附

辨閻百詩惠定宇引荀子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
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均與經傳不合之非
閻百詩引司馬法言戒誓之謬附
辨姚姬傳謂古文廓落不切碎細無統以無聖賢之學
故不識聖賢之言又以舜事父母比之格苗頑爲背
理是未細讀經文夫益始言德動天終言誠感神則
比舜之事父母尊之不可謂不至皆姚氏未體文義
而粗疏武斷之非
惠定宇謂益贊之言爲大逆不道不知經言孝親之

道難盡而格苗之化易行非以瞍與苗比優絀也
惠氏不通文義荒謬尤甚附
辨閻百詩姚姬傳引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十
二句疑爲禹謨正文余謂篇首三十餘句皆隱括夏
書而非夏書之正文如史記律書引書七正二十八
舍而尚書無其文封禪書引詩紂在位文王受命政
不及泰山而詩經無其文與此一例况史記引經注
內皆可考證此皆閻氏狡詐而姚氏受其愚弄之非
姚姬傳誣造司馬遷班固許慎皆真見大禹謨之謬

附
辨王鳳喈惠定宇遵鄭端簡之說闢侮聖之傍門小竇
雖一字亦妄引且有引數句而無一字同者其詆校
字句毫無義理者臚列篇後以示不足辨之例

卷三

五子之歌
辨王鳳喈惠定宇引墨子武觀謂武與五通即太康之
弟五人又謂導太康以淫樂亦王氏之誣造不知竹
書紀年逸周書水經注皆以武觀爲啟之第五子並

非五人且祇以西河叛墨子脫譌不足爲據所謂淫
溢康樂皆憑虛武斷之非
班固古今人表王符五德志韋昭國語注之謬附
辨閻百詩引左傳有窮后羿謂其下語不可知不知本
傳因夏民代夏政及靡滅浞立少康皆爲何事非强
辭欺人乎又藉王逸離騷誤注謂太康縱情慾以失
國非因久畋而與離騷經文相悖又與左傳竹書紀
年金氏前編不合皆閻氏因誤欺人而以無爲有之
非

梅鷟謂左傳有窮后羿與太康久畋無預之謬附
辨閻百詩誣造禹丁巳娶妻戊午生啟其后定與啟齊
年至太康失國時其母當一百一十四歲必無母存
皆憑臆誣造武斷而不論事理之非
馮山公之說不合情事附
辨胡朏明論其一章韻句寥寥而周書文傳解所引夏
箴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亦
韻句寥寥與此一例而胡氏不知又閻百詩王鳳喈
引國語單襄公之言謬謂改上爲下不知兩書事既

不同文亦相反殆各爲一書而強作牽合之非
胡朏明攻朱子易圖與閻百詩互相標榜之謬附
辨王鳳喈謂怨豈在明等句爲襲左傳國語之非
辨王鳳喈據鄭康成之駁異議謂古無六馬之制而不
知逸禮王度記周書王會解及荀子皆屢言六馬王
氏爲鄭氏佞臣執一賊道之非
史記蔡邕獨斷之說附
辨閻百詩謂其二章爲襲戰國策魯君避席擇言而不
知祗同酒色二字可謂誣經侮聖之非

辨胡朏明梅鷟引左傳謂其三章芟帥彼天常改其行
爲厥道滅卻二韻而尚書之義理簡嚴較左傳遠勝
特淺學不知之非
閻百詩王鳳喈據賈逵左傳注謂滅亡爲夏桀之時
是賈逵未見古文而誤王氏又誣造皇甫謐改王
肅書注尤爲荒謬附
辨閻百詩因蔡傳以周官六典八則借詁經字遂謂典
則二字爲襲周禮不知典則二字虞夏書亦自不少
何庸剽諸異代閻氏可謂恣意謗毀之非

辨閻百詩因爾雅郭璞誤以一字注作疊字遂以鬱陶
爲喜而與尚書孟子九辯史記及說文博雅方言均
不能合閻氏猶執迷不悟之非
謂爾雅釋詁爲周公之書而內解終風閟宮之詩時
隔數百年極爲乖謬附
卷四
允征
辨王鳳喈據鄭注書敘允爲臣名自是當時尚未見古
文而誤但經文既作允侯則竹書紀年與經合而孔

傳不誤乃謬謂一書不足信皆任臆武斷之非

鄭注書敘以厥匪元黄爲允征伊陟臣扈曰爲咸有一德之誤附

辨王鳳喈引左傳聖有謩勳謂剽惠訓字以攻允征不知以惠訓解惠本左氏斷章取義於詩經文義不協不可爲據又謂古文改勳爲訓方與罪狀羲和相合不知此左氏誤改經文二字皆可通勳義尤長亦王氏讀書粗疏不循文義之非

辨閻百詩引周官徇以木鐸謂與木鐸徇路爲二代同

禮之證不知周官是徇於官府非如遒人徇路具見閻氏讀書粗疏之非

辨閻百詩引左傳昭公十七年六月日食謂瞽奏鼓之禮夏氏未嘗用之於九月不知百官降物等禮與夏氏不同且左傳莊公三十年九月日食亦用奏鼓之禮況昭公十七年之日食大衍歷推之當在九月朔皆閻氏不細考而妄作之非

元史歷志論左傳昭公十七年六月不應日食之誤附

辨閻百詩以授時歷推算仲康日食在四年乙丑九月壬辰朔而元史乃在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其積年相差二十八年是同一授時歷而閻氏與元史推算不同尚可自詡通歷乎具見閻氏粗疏妄誕之非

金仁山論虞劆之歷與經文合宜遵之說附

辨閻百詩引姚立方言古文改夏四月爲季秋是任臆武斷又謂瞽奏鼓三句非怠惰不救尤淺學不通文義之非

辨王鳳喈言三統歷不載仲康日食則左傳所引日食

未必仲康不知三統以殷歷爲據故上始成湯不及夏氏而王氏蒙昧妄言之非

謂鄭所傳逸書本有允征其實祇有篇名而無書又謂覲禮嗇夫承命鄭注引左傳不引允征是當時尚未見古文王氏之謬均附

辨閻百詩謂先時一句襲荀子而文義不屬殲厥一句襲離上九爻辭而無一字同威克二句襲左傳而威字不同義皆閻氏任意武斷之非

詆金仁山讀書少之謬附

辨姚立方詆威克厥愛爲桀紂之殘申商之法及詈吳
光爲亂臣賊子皆肆口詆諆又引李靖問對以爲知
辨正尚書而删其尚書愼戒其終非作謀於始二句
尤爲狡詐欺人之非
閻百詩毫無眞識以人言爲是非之謬附
辨姚姬傳言威克厥愛孫吳之旨皆不識尚書文義之
非
辨閻百詩引司馬法七句以爲三代遺言當列爲經而
不知餘多駮雜又以玉石俱焚爲兵威恐敵而不知

爲戒飭將士之非
卷五
仲虺之誥
辨閻百詩引姚立方言左傳謂季札論樂皆非據詩書
之文已與左傳相悖謂猶有慙德繫評湯之詔濩又
謂成湯俯仰無慙尤屬淺陋不知聖人處世深遠之
非
眞西山論湯武之正附
辨王鳳喈引孟子以塗炭爲涴汚尚屬不誤又謂是無
火之黑炭不足爲患害則王氏任意武斷與經史易
林淮南子皆相悖之非
辨閻百詩引墨子非命三篇所取帝伐之惡帝式是惡
帝式是增脫譌不同而喪師闕師爽師亦異其釋書
之辭曰湯非之曰湯與仲虺非之曰湯爲仲虺之誥
以非之尤舛誤不通閻氏乃以尚書爲悖墨子具見
黨邪侮聖之非
辨閻百詩言式商受命與今文立政文義相反不知今
文非委曲繳繞則不能通古文簡潔而閻氏不知蒙

昧妄駮之非
王鳳喈引國語韋昭注謂爽當爲喪不知韋昭因上
文偏喪故謂喪譌爲爽而王氏不知之謬附
辨閻百詩引姚立方執蘇氏尚書解謂小大戰戰四句
全是爲免禍非爲救民而不知仲虺事後追述之意
見救民不容緩具見識解淺陋之非
姚姬傳詆成湯如石敬瑭比擬不倫之謬附
辨閻百詩引孟子謂后來其蘇后來其無罰不得出於
兩篇不知兩篇一事皆述舊聞具見粗疏妄駮之非

卷六

湯誥

辨王鳳喈以降衷為襲用國語考晉語之鬼神降衷罪人伏辜吳語之今天降衷齊師受服皆以禍福言猶言降福降祥若尚書降衷為性乃無過不及之理王氏秖校勘字句而於理氣之分懵然無知之非

辨惠定宇引洪範惟辟作威謂夏桀滅德作威何害於為君卽泰誓數紂之罪云作威殺戮亦誤其學之謬較申商尤酷大啟後世人主好殺之心之非

辨閻百詩引論語予小子履節孔注以攻湯誥以為伐桀告天之文而不知墨子為大旱禱雨之辭以為墨子引湯誓而不知墨子為湯說皆孔注憑虛臆造而閻氏據誤妄駁之非

王鳳喈據孔注攻湯誥而與墨子不合則孔注皆成妄語之謬附

辨閻百詩據國語內史過引湯誓與孔注同謂湯誓有二篇任意誣造而不知書無告天曰誓之例又謂孔注論語為湯誓以國語為據後萬夫有罪四句既為

辨閻百詩三引孟子湯一征節以攻尚書而無隙可駁惟以醜言痛詆毫無儒者氣象之非

辨王鳳喈謂葛伯仇餉及湯一征節皆湯征中語已屬不知闕疑伐燕章因趙注言二篇皆尚書逸篇謬謂湯一征節與后來其蘇非一篇文尤為恣意妄駁又謂湯一征為史臣之辭亦用閻氏武斷之非

辨閻百詩三引左傳謂取亂侮亡為尚書改左傳而不知左傳改尚書又謂兼弱攻昧非尚書文而不知左傳引經於前之例卽與左傳不合之非

辨王鳳喈以攻昧為竊釋詩之辭而忘左傳之為耆昧已甚粗疏又與姚立方以兼弱攻昧為古武經語尤為不通文義之謬附

辨姚姬傳以兼弱為背理不知孔氏之疏卽中庸治亂持危之義而姚氏蒙昧不知之非

辨閻百詩謂能自得師二句襲荀子而删得友者霸二句以圖叶韻不知尚書無韻且荀子四句駁雜不純而閻氏茫然不解之非

班氏白虎通及荀子堯問篇之謬附

湯誓則前子小子履三句亦必爲湯誓不知孔氏旣未見古文何由知論語國語引書同爲一篇又何能知有前三句後四句之分乎此閻氏信口武斷不論情理之非

引班孟堅白虎通之謬附

辨閻百詩引國語韋昭注以先王之令爲文武之教以攻湯誥而不知韋氏不循上下文義誤注之非

姚立方不識國語文義之謬附

辨閻百詩以史記湯誥爲眞古文湯誥而不知朱子以

爲齊東野人之語久有定論又謂四瀆合後世祀典而東爲江南爲淮亦與地輿方位不合具見閻氏無知妄作之非

董斯張以先罰後賞附會罰殛之文已甚迂腐王鳳喈言地理東西南北可通尤爲亂道附

辨閻百詩據史記索隱以授時歷推算湯十九祀三月丙寅封孤竹君步至三月建卯之月爲二十一日而其積年較授時多一十八年不足爲據況湯三月後始改正朔則夏之三月已爲建辰之月與史記相悖

此亦閻氏藉歷法飾姦言之非

卷七

伊訓

辨閻百詩引郝京山謂伊訓浮泛不切放桐復亳是欲豫占太甲三篇地步已屬荒謬其論今文如評時文然捕風捉影洵爲經學之妖之非

閻百詩謂京山之論朱子當歎如積薪尤爲謬妄附

辨閻百詩引爾雅謂載歲祀年尙書今文不拘以攻古文不知史臣紀年宜遵王制如伊訓之元祀泰誓之

十有三年金縢之克商二年不可更易其餘臨文均可通用如多方之臣我監五祀及天惟五年此皆閻氏以權詐欺人之非

謂三統歷所引伊訓爲眞古文而不知其不可通者有四事之謬附

辨閻百詩據三統歷謂十二月爲建子祀先王爲冬至配上帝以攻伊訓不知其積年舛誤改竄經文不可爲據且與尙書古禮相悖之非

據三統欲補漢書顏注改尙書蔡傳之謬附

辨王鳳喈謂三統引伊訓卽鄭氏所傳古文自屬誣造

謂十二月朔是至朔同日故祀方明配上帝不知古

者祭祀卜日不用朔旦尤爲錯誤至三統改元祀爲

太甲元年更屬不知王章又謂太甲繼湯崩年改元

而不知太甲本繼仲壬故祀先王見厥祖皆與經文

蔡傳相悖之非

論竹書紀年初祀方明尚有據不知太甲十年初祀

方明則元祀尚未祀方明可知王氏之謬已極附

辨閻百詩引墨子三條祇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與伊

訓大同小異餘皆脫譌舛誤不成文義而謂伊訓襲

用墨子具見閻氏叛儒入墨之非

辨王鳳喈引孟子謂鳴條之戰不得爲始攻欲掩鄭氏

以鳴條爲南夷之誤故引呂覽淮南子謂桀出亡皆

在東南皆向南行以證鳴條爲南夷而不知鳴條陌

近在安邑鳴條敗後桀始出亡何得爲南夷此王氏

黨同伐異之非

皇甫謐駮鄭康成以鳴條爲南夷之謬附

辨閻百詩引荀子謂得古人格心之道而不知因怒除

怨之有大弊詆伊訓改爲先王事語反淺近而不知

非引伊訓文具見讀書粗疏之非

畢秋帆更正爲逸書之說附

辨王鳳喈謂伊訓剽荀子而割裂其文前後不屬並不

知爲事暴君之文亦不知爲逸書皆淺學之非

辨閻百詩據左傳叔向書謂湯之官刑作於叔世而與

舜典官刑不合又誣造勒書豫告下民而伊訓無此

文義洵屬無知武斷之非

王鳳喈言周之九刑非周公書而與周官左傳相悖

之謬附

辨惠定宇引朱竹垞謂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不

知所謂流者將以宥何等之五刑所謂賊者又以何

刑刑之引荀子謂古無肉刑而荀子已斥爲俗說又

引甫刑謂苗民爲肉刑之始尤爲誕妄又謂肉刑夏

商無徵其昉於周而與左傳所引夏書昏墨賊殺皋

陶之刑相悖亦惠氏無知臆斷之非

卷八

太甲

辨閻百詩引禮記表記緇衣大學以增減字句攻太甲
謂民非后二句與盤庚重但太甲之臣有正義與盤
庚臣救之意不同謂毋越厥命下增也字不見天作
孽可違下亦增也字乎又謂大學顧諟明命上去先
王字而本章康誥亦去不顯考文王之文此亦閻氏
急不暇擇之非
表記緇衣改易尚書今文之謬附
辨閻百詩謂古文襲用戴記篇目而篇名不同謂古文
規摹文辭而戴記增損割裂均與尚書異又謂康成

所受十六篇有咸有一德而鄭氏以爲今亡又謂兩
尹告皆咸有一德之文而鄭注於西邑夏之下祗曰
尹吉亦尹誥未敢指爲咸有一德具見閻氏悖鄭武
斷之非
鄭注緇衣天當爲先之誤附
辨王鳳喈引緇衣謂兩尹告皆咸有一德而與鄭注不
合謂上引太甲下引尹告必非太甲而不知緇衣雜
湊成書之非
坊記引太甲之謬與緇衣皆後學不通經義之謬附

辨閻百詩謂伊尹稱字於君太甲稽首於臣爲君臣失
禮而不知尹躬即以稱名稽首所以謝過皆三代盛
事而閻氏學術卑陋少見多怪之非
孔傳以尹爲字之謬及閻百詩工爲迎合諂諛大爲
人心之害附
辨閻百詩謂昧爽時僅幾希不足爲憂勤惕厲而不知
聖人建立大本之學具見陋儒之非
引漢書劉向不寐趙廣漢不寢之謬附
辨閻百詩疑太甲之茲乃不義與無逸之不義惟王若

相表裏而不知其相反之非
辨閻百詩錯點孟子以三年以聽十字爲句已甚不通
又引孟子孔子沒節兩三年字作證尤爲不類又謂
太甲居桐六年歸亳引史記作證而三代世表亦謂
放桐祇三年至謂三年則太甲悔過遷善太易更屬
亂道具見閻氏不論義理心性刻薄之非
辨王鳳喈據史記太甲三年始放六年復辟以攻古文
本屬史記之誤又謂書序太甲既立既字可該久遠
是欲庇史記並欲誣書序又謂據孟子似在桐有六

年是並欲誣孟子矣而與經文書序孟子均不合之
非
又以經言三祀謂太甲悔過太易痛詈伊尹無人臣
禮尤爲荒謬附
辨閻百詩據孔傳太甲歸亳謂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
此二十六月考太甲繫繼仲壬是時湯崩已六祀久
葬於桐孔傳甚誤即痛詆王肅短喪及崩年改元失
禮亦孔傳之謬而與經文相悖洵因傳攻經之非
徐健庵議王鄭論禮之說甚平允王鳳喈詆僞傳與

經同出一手之謬附
辨王鳳喈言敬仁誠之義唐虞三代引而未發至孔孟
始發揮透暢皆與經文不符又謂古文采取其語理
是文僞尤爲亂道非聖賢不能爲聖賢之言豈能僞
造尚書皆王氏無知妄作之非
鄭康成注經於敬仁誠字毫不能采取其義況王肅
皇甫謐之陋儒乎今聖學既明而戴東原阮雲臺
言敬仁誠之義乖謬尤甚聖經不可僞爲觀此益
信均附

辨王鳳喈謂一人元良二句爲剽用文王世子自是小
儒伎倆又謂見爾雅元良首也遂改一人以實之具
見王氏不通文義之非
謂愼終于始爲襲荀子夫荀子愼終如始欲其愼終
也尚書愼終于始欲其愼始也亦不通文義之謬
附

卷九

咸有一德

辨王鳳喈謂鄭氏所傳尚書本有咸有一德自是閻氏

誣造謂鄭注當改亡爲逸尤爲武斷謂史記篇次在
湯誥下與太甲無涉是不知史記之誤又謂伊尹復
政繫鑿空撰出伊尹作相日長尤爲無知妄作而與
鄭注經傳相悖之非
詆孔疏爲遁辭之謬附
辨王鳳喈言天難諶命靡常爲剽書君奭詩文王及經
傳字句相同即爲剽竊不知經傳字句相同者甚多
不可謂竊王氏鄙陋於六經殊途同歸懵然不知之
非

推廣詩書相同之句附
辨王鳳喈據鄭康成禮注引緯書謂七廟始於周夏商未有之誤及馬昭難聖證論之誤韋元成議禮之誤又引呂氏春秋謂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正在湯時之誤逐條駁斥而王氏不知其誤之非
王鳳喈議禮其謬有八尤爲外誤附
辨閻百詩引大禹謨后非眾句及太甲后非民句皆告君語惟民非后罔事在下爲告民語而不知咸有一德經文更有精義閻氏淺學不知之非

辨姚立方言句末用德字十一用一字四用一德字四詆爲學語而不知召誥句末用命字十九洵小兒強作解事之非
辨郝京山言篇名咸有一德猶各擅一長洵明季瞀儒之非

尚書古文辨惑目錄下

卷十

說命

辨王鳳喈引無逸亮陰三年不言謂說命雜湊成文而祗同亮陰三言四字引竹書紀年七書說築傅巖之野謂說命參合增釋而祗同說築傅巖四字又妄用其參合皆王氏無知妄作之非
史記言胥靡之謬附
辨閻百詩謂說命襲無逸其惟二字無著語氣不完而

實不通文義之非
辨王鳳喈謂說命全用國語白公諫王成篇餘祗增潤數句而同者僅七句其餘一百數十句是從何處得來而謂祗增數句耶又謂賈逵唐固謂卽說命韋昭注斷其非尤爲大誤不知皆武丁作書下之注具見王氏讀書粗疏之非
王符生東漢之末曾見古文尚書故引說命與國語不同王鳳喈謂說命兼取王符潛夫論尤爲荒謬附

辨惠定宇引顧亭林謂相之名不見於經以攻爰立作
相不知經文作相祇以輔相爲義非作宰相也至命
說總百官始畀以冢宰之任可見而惠氏妄詆之非
辨姚姬傳解呂命爲呂侯命司政典獄既失以君命臣
之體至序言呂命本有闕文乃謂作一句讀則呂命
穆王訓夏贖刑尤上下之倒置反謂惟說命文義不
通不知惟說命總百官六字爲句此姚氏師心自用
無知妄詆之非
辨王鳳喈引墨子尚同篇駁雜不解之文攻說命中篇

不惟叛儒入墨抑且不通文義之非
辨閻百詩據緇衣謂引書無韻而說命改兵爲戎以圖
協韻不知說命本有韻因緇衣譌戎爲兵而閻氏妄
詆之非
辨王鳳喈據緇衣割裂脫譌之文以攻說命引爵罔及
惡德而脫惟其賢則義理不足政事惟醇譌爲立而
正事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譌爲純而祭祀是謂不敬
皆緇衣之誤反謂尚書改其顛舁離析其文之非
辨閻百詩據金氏前編以高宗肜日爲祖庚祭禰攻說
命以錯解爲實事不知金氏之誤有五不可爲據皆
閻氏謬以實事爲錯解之非
徐位山竹書統箋之謬及閻百詩心術之謬附
辨王鳳喈引竹書紀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而於事理不可通又增竄自公之言謂武丁入河往
就學自河徂亳入即位及爾交修余句皆子張之言
具見王氏誣造武斷惡習之非
辨梅鷟引傅毅迪志詩謂說命阿衡股肱俊乂啟字皆
剽迪志詩考傅毅生東漢之初尚見古文尚書故有

二迹阿衡克光其則爰作股肱萬邦是紀之句皆用
說命而梅鷟以爲剽取殊不通事理之非
卷十一
泰誓上
辨姚姬傳告天下曰泰誓告一方曰誓與尚書不合又
以史記所載爲真泰誓而不知與牧誓相複朱子早
詆爲齊東野人語而姚氏學識卑陋不知義理之非
辨姚立方謂泰誓祇賞罰二語不言軍政與今文五誓
不同不知泰誓非臨敵時其軍政皆具牧誓而姚氏

蒙昧不知之非
辨王鳳喈據史記謂文王受命改元七年而崩本史記之誤乃謂古文以七年作九年爲異又謂武王觀兵遵僞泰誓爲據而謂尚書略去觀兵具見王氏學識鄙陋之非
胡五峯辨受命之說歐陽永叔辨改元之說蔡九峯辨觀兵之說皇甫士安辨史記七年之誤馬季長辨僞泰誓之說均甚正大其史記鄭康成注及緯書之謬附

辨姚姬傳據史記謂夏商稱帝湯文未爲天子皆稱王不爲僭而考尚書詩商頌夏商皆祇稱王未稱帝此史記與詩書相悖而姚氏好奇妄信之非
史記夏商稱帝之謬皆已駁正附
辨閻百詩引朱子古史例不書時之書攻泰誓春字并據康誥多方洪範金縢及三統歷中伊訓畢命作證而不知竹書紀年逸周書均書時且金縢書秋與泰誓書春天然成對而閻氏妄詆之非
辨閻百詩據史記謂孟津在河北以東周盟邑爲證而

作禹貢時無此地名且河屬豫州確在河南卽稽之經史與道里時日渡河并東漢津名文字皆在河南而閻氏誤引之皆漢晉後之名非唐虞三代孟津之地而閻氏昏昧妄駁之非
引臨晉關白馬津富平津以爲時久名移之證而與當時情勢不符并舞文自敗尤爲謬妄附
辨閻百詩引荀子亂世以族論罪而武斷泰誓之罪人以族卽泰之夷三族自加之罪復謂紂惡不如是甚此以無爲有也又謂紂無世卿而不知荀子蜚廉知政任惡來此以有爲無也皆閻氏肆意武斷之非

閻氏心術不正黨庇惡人之謬附
辨閻百詩據史記及僞泰誓謂觀政於商卽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不知觀字音義迥異不能以觀政爲觀兵又謂底天之罰卽歸居二年更東伐紂而與泰誓不合皆閻氏捕風捉影附會妄詆之非
王鳳喈遵僞泰誓謂觀兵祇在武王口中一露之謬附

卷十二

泰誓下
辨閻百詩三引墨子曰紂越厥夷居曰紂夷處曰紂夷之居皆錯譌不解增損不一文義極不可通乃閻氏以爲辭甚古豈墨子所見另有三種泰誓耶具見黨庇異端之非
辨閻百詩引孟子天降下民謂改降爲佑意覺索然不知佑字義長又謂至武王恥之皆書辭武斷爲史臣作而與朱註趙注尙書皆相悖又謂此段無一毫似武王之勇是閻氏學識竟不知孟子精義之非

辨閻百詩據管子引泰誓武王有臣三千亦武斷爲史臣辭世無史臣可伐武王誓師者及黃虞稷問泰誓不能作於武王崩後又謂初祇稱王後或增武未可定具見理屈詞窮作遁辭以成騎牆之非
閻百詩謂古文縮其辭便減風致如評時文又烏知聖人之經王鳳喈又引淮南子武斷爲史臣辭與管子引書無涉尤爲謬誤附
辨閻百詩引左傳謂同德度義爲蕢宏語非書辭不知左氏有引經於經之先與引仲虺之誥兼弱攻昧一例又謂作揆度解便不可解幷不知德義之分具見閻氏經學甚淺義理不精之非
左氏引尙書古今文不同之數及閻氏詆蔡傳不讀左傳口角輕薄尤爲狂妄附
辨閻百詩引檀弓秦穆公左傳吳公子光之言謂時弗可失爲武王之急功而不自知其心胷淺狹不見聖人悲天憫人之心之非
辨閻百詩引墨子攻泰誓惡乎君子三句以道易德於理不切在彼殷王六句時紂尙在不足爲鑑受之大

帝乃誕受多方之譌與上帝不順二句隔二十一句遙湊皆脫譌不通之非
王鳳喈與閻百詩引墨子非樂篇以攻伊訓余已闢之矣今謂上帝不常二句別見非樂篇在非命爲泰誓則非樂亦必泰誓若忘其攻伊訓者尤爲誕妄附
辨王鳳喈引論語孔注謂周親爲管蔡仁人爲微箕與泰誓孔傳不同不知此孔注初未見古文之誤又據墨子兼愛引周親二句謂墨子稱爲傳則非泰誓可

知而不知墨子多錯譌不可爲據之非
辨閻百詩謂湯言今朕必往爲初興師武王師已渡河何必爲此言不知河北爲商辛畿內受虐酷深閻氏泰越無關不知聖人悲憫商民之心祇憒然妄詆之非
辨閻百詩引孟子我武惟揚一節亦武斷爲史臣辭尤屬謬妄又謂若武王自語爲自多其功是不知聖人作事光明正大質之商先王而無愧非陋儒所能知而閻氏誤駁之非

辨閻百詩謂孟子無畏寧爾一節不當入泰誓惟孟子所引自另一事一書與泰誓不同而閻氏誤詆之非
辨閻百詩謂泰誓剽用僞泰誓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不知立字義異祇同功永二字不可謂剽又謂用僞泰誓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及谷永傳以說婦人不知皆史記之泰誓非僞泰誓之文亦閻氏讀書粗疏之非
辨閻百詩據國語謂伶州鳩言厲六師爲追書若王大巡六師不可追書本屬妄駁不知湯武興師君臣之義已絕故湯誓曰輔予一人泰誓曰弼予一人及武成告神自稱周王皆陋儒膠固之見不能知聖人用中之心而閻氏執一妄詆之非
辨閻百詩攻泰誓乃汝世讎除惡務本殄殲乃讎諸句爲武王太甚惟世變日下桀紂之虐不同湯武之德亦異而閻氏不知之非
顧氏世讎之誤及黃氏之解附
辨閻百詩據墨子兼愛引泰誓文王若日若月三句爲泰誓襲用而不知其文脫譌支宂見閻氏黨庇異端

之非
辨閻百詩據墨子引泰誓小人見姦巧三句泰誓無有以爲破綻不知聖人之經決不能容此駁雜之文或誥以是商君告姦之法又引盤庚酒誥之重刑以文之亦閻氏怙惡不悛之非
墨子非儒篇造無爲有謗毀至聖尤爲謬妄附

卷十三

武成

辨閻百詩引三統歷之武成其稱武王非死謚之道謂

殺紂祀馘於義尤悖且於歷甚差於傳難信於經不合謂書日有定而不知越字有二義謂甲子未冠二月不知成王往新邑洛誥月日皆無亦可謂為偽書乎其經學甚淺孔疏定為偽武成確有所據而閻氏執迷不悟之非

石紫嵐謂祀馘非武王所以待紂之論甚正非閻氏所能知附

辨閻百詩引墨子兼愛篇泰山有道曾孫周王一節雜湊武成文脫譌不可妄以為岱宗禱神實屬誣造又

取泰誓雖有周親二句湯誥萬方有罪二句雜湊一處閻氏偏謬反謂墨子好集句為文以詆泰誓試觀兼愛下篇墨子集洪範大東為周詩集禹謨湯誓為禹誓加後世之集句為詩文確有憑據而閻氏懵然不知之非

辨閻百詩據左傳謂為天下逋逃主二句為武王告諸侯之辭此本左氏擅易經文以與楚子求諸侯鍼鋒相對今謂錯簡於王若曰節後若王追述告神之辭以告諸侯此苦心湊泊處蓋文義不能駁則以苦心湊泊肆意嘲訕況錯簡尚有五節閻氏均能測其情耶其齒牙伶俐大有駔儈口角之非

辨閻百詩妄詆武成商郊牧野為兩地謂武王陳商郊受率旅牧野若是兩地何以合戰乎自是閻氏亂道又引三統攷蔡傳謂癸亥王未至師為誤不知牧誓有甲子昧爽王朝至商郊之文耶是顯悖經文至侯天休命乃聖人順天而行而閻氏不知精義之非

辨梅鷟閻百詩黃棃洲引孟子攻血流漂杵皆謂武王虐殺是不通孟子文義也皆由心術刻薄不知聖賢

好生之仁故執迷妄詆之非

王鳳喈引王充論衡語增篇及逸周書克殷世俘解尤為謬妄皆與孟子相悖附

辨惠定宇據鄭康成誤注中庸衣為殷本緣史記觀兵以為再著戎衣而誤乃惠氏遂改武成一戎衣為殪戎殷考泰誓牧誓武成用商字者十七而無一殷字具見惠氏悖經侮聖肆意武斷之非

引國語戎商必克謂戎商卽戎衣尤為不通文義附

辨閻百詩謂華山之陽為禹貢梁州地是本不通經義

謂武王歸馬太遠以攻武成尤爲故生枝節顯悖地
理又引水經注門水東北歷陽華之山卽華陽今雒
南縣東北有陽華山正歸馬之地不知華山之陽正
當雒南地閻氏自詡地學乃竟執迷不悟之非
酈氏謂門水爲洛水枝渠之誤胡朏明註哀江南賦
以陽華山爲華陽之謬附
辨閻百詩引九年大統未集爲受命改元以攻武成本
屬妄詆又引鄭氏誤注文王世子爲稱王之始尤爲
荒謬不知武成九年言受方伯專征之命逸周書竹

書紀年均有確據而閻氏怙惡不悛之非
方望溪駁文王世子之論甚正及鄭氏誤注之謬附
辨閻百詩引孟子有攸不爲臣一段亦謂爲史臣作自
是小儒慣伎又詆大邑周爲自尊姚姬傳亦以爲矜
驕夫武王將卽天位告諸侯若自稱爲大邑周不爲
謙之至乎此聖人措辭因事制宜而二君皆粗淺陋
儒不知聖人之非
姚姬傳經說引孟子后來其蘇后來無罰二節武斷
爲周書尤爲乖謬附

辨閻百詩謂武成列爵分土非用孟子乃用漢書地理
志考班志正采取武成孟子之文而閻氏憒然不知
之非
辨王鳳喈引玉藻頤霤垂拱謂與武成垂拱不同已屬
不通文義又引說文謂單言拱義已顯又引繫辭謂
單言垂竟不知其意何指皆自造自駁卽文亦支離
不通具見王氏粗陋之非
辨王鳳喈誣造武成錯簡皆故作錯亂以自掩不知今
文梓材洛誥皆有錯簡而王氏私意妄作之非

程朱更定嘉惠後學王鳳喈以後生小子敢詆先賢
爲俗儒此正孟子所謂妄人何難者於王鳳喈何
誅
卷十四
旅獒
辨馬鄭誤注書序謂獒當爲豪自是當時未見古文而
誤乃閻百詩謂馬鄭親見旅獒故注書序云獒當讀
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賓屬任意誣造而於
序不合於文不通於經相悖閻氏執迷不悟之非

辨閻百詩謂旅訓爲陳而詆蔡傳不識字不知西旅無國名則貢獒者不知何國已屬不通又誣造太保作旅獒是桀篇名作書尤爲亂道又謂徑出旅獒爲篇題則大誥之大誥爾多邦多士之殷遺多士無逸之所其無逸多方之四國多方皆爲篇題具見閻氏剛愎自用學識淺陋之非

辨閻百詩據史記召公世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武斷武王時未爲太保不可爲據但呂氏春秋樂記鄭志皆有作太保之證而閻氏茫昧不知之非

辨閻百詩據國語謂仲尼在陳一篇爲旅獒藍本除首二句敘事餘相似者四句四句中所同者九字即以爲剽竊殊屬狡賴又謂九夷八蠻剽明堂位爾雅論語周官尤爲無聊之極至國語義理之精不如旅獒遠甚而閻氏鄙陋不識之非

辨閻百詩引荀子謂山皆百仞九仞安得言山而忘卻經文之言爲山具見其騃愚不通事理之非

王鳳喈引鄭注謂九仞當今尺四丈三尺二寸尤騃妄不曉事附

卷十五

微子之命

辨閻百詩謂微子之命以左傳王命管仲余嘉乃勳五句割湊充篇本屬不知是非又詆往字命字爲複不知往敷乃訓勉其至宋布教與往哉爲送行異服命謂上公九命與朕命爲王言異而閻氏蒙昧具見經學淺陋之非

王鳳喈謂純用四字排句非周時文章而與左傳王賜齊侯之命同尤爲疏謬附

卷十六

蔡仲之命

辨閻百詩謂蔡仲之命以左傳定四年祝佗之辭爲藍本而任意誣造其謬多端又謂乃祖爾考並提爲非類而忘其爲父子又詆篇首序事爲贅而無序則不知蓋愆爲何事皆閻氏荒謬武斷不通情理之非

駮王伯厚此傳未足信而踐土之盟傳與經不同傳又與傳互異左傳已不可據且何以解盟宋之役楚人先歃是異姓爲先也況黃池之盟內外傳皆

出左氏而左傳先晉國語先吳尤爲舛謬附

辨惠定宇引朱竹垞詆率乃祖攷王爲不莊重而所引酒誥乃穆考文王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皆與乃祖攷王同具見其疏謬之非

王鳳喈謂稱乃祖爲口肳輕慢之謬附

辨惠定宇誤以左傳引書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爲周書常訓篇文不知逸周書爲愼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與左傳引書迥異而惠氏粗疏不知之非

謂徐幹中論亦引逸周書而不知與左傳同之謬附

辨王鳳喈引竹書紀年忽謂僞書忽謂有據本無一定今謂冢宰二字爲蔡仲之命剽襲竹書又删文字以正竹書之謬具見王氏胷中昏昧之非

卷十七

周官

辨姚立方據史記魯世家謂周公作周官此司馬氏之誤與經文小序周本紀均不合且魯世家舛誤尤多又謂周官官名與立政異尤爲不通經義之非

辨閻百詩謂周官襲用漢書百官表而不知百官表全用周官之文且標名周官故朱子謂孔氏書班固述之且鄭志問周官鄭氏周禮注言作周官鄧皇后詔亦用周官而閻氏不知并欲抹摋之非

謂運文王世子爲中一段之謬附

辨閻百詩謂周禮冢宰專指天官冢宰以攻董正治官而於周禮不能通又謂剽明堂位有虞官五十四句爲首一段而於堯典百工不能合又謂唐虞百揆非官名而爲舜相堯禹相舜之相皆憑虛臆造與經文相悖之非

辨惠定宇引劉勰謂論語前經無論字又謂六經論字皆讀爲倫如王制必卽天論以攻論道之文而論讀爲倫祇王制之論辨論官論定尚不能通至學記言論學樂記言論倫祭統言論譔左傳言游鄉校論執政皆與倫字悖謬而惠氏信口亂道之非

辨閻百詩妄以丙吉問牛爲調和陰陽卽詆周官爲剽漢書不知周官燮理陰陽言道之本原非丙吉所能知具見閻氏經學淺陋之非

辨閻百詩謂司徒敷五典而不言周禮之十二教爲藝

人之田而不知周官舉其要又謂司空掌邦事不宜易事為士不知六官皆邦事不如邦土之切況居四民為司空之大政而閻氏茫昧之非

辨閻百詩據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以攻周官五服謂除去要服不應周家初盛而荒服不至乃康王報誥祇曰侯甸男衛而要服未至閻氏竟無知武斷之非

辨閻百詩據爾雅大板謂之業又借為敬謹之業事績之業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以攻業廣惟勤然長

發之有震且業毛傳訓危於文義不協鄭氏已易為討惡之業盤庚又曰紹復先王之大業閻氏讀書粗疏竟武斷妄語之非

卷十八

君陳

辨閻百詩據包咸論語注以孝乎惟孝為句自是漢儒讀錯乃謂與禮乎禮同而增一惟字文義迥異姚姬傳作解尤不可通王鳳喈謂石經作孝于惟孝愈不成辭至阮雲臺始知以乎為于不可通而以君子人與二句比之尙是顢頇籠罩之法試作注解數語便知孝乎惟孝無可通之理而閻氏竟鶻突以死之非

辨姚立方據左傳引書以攻君陳謂馨香於至治何與不知酒誥言受已曰弗惟德馨香祀呂刑言苗又曰罔有馨香德姚氏淺學尙不知至治之馨香又烏知君陳之精義乃竟無知妄作之非

辨閻百詩據論語草上之風必偃攻君陳惟風惟草為歇後語不知此原於周書之大聚篇武王告周公曰般政總總若風草和此如何周公告以行風和德所

謂大聚卽營洛之先聲故君陳曰從容以和畢命曰克和厥中此周室家學淵源閻氏不知武斷之非

辨閻百詩據坊記引嘉謨嘉猷一段以攻君陳謂臣工相告而於爾君文義不通謂在成王為導諛而實歸功臣下之辭又謂孔子引入坊記則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孔子尙知引論語乎皆閻氏憑虛臆造之非

姚姬傳王不當稱臣為君之謬附

卷十九

畢命

辨閻百詩據三統歷畢命豐刑以攻畢命謂壁中有零章賸句如九共帝告篇而百篇並無其名謂三統流傳定真而歆顛倒五經與古今文均不合又謂歆經學甚精皆附會經文爲莽謀簒竊欺元后見諸三統謂當莽委任所建立甚正不過初陳功德獻白雉加莽安漢公又奏列功德加莽宰衡奏起明堂辟雍莽已爲攝皇帝見諸班史反惜建武中興一切以人廢不知其以叛被誅真與佐命賊臣有同流遺臭之非

姚立方謂豐刑改作至于豐之謬附

辨王鳳喈誤以畢命豐刑爲畢命已極粗疏又謂鄭氏云今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知鄭氏下有不同字謂與豐刑不同阮氏校勘記已辨明乃竟信惠定宇之邪說以同命爲畢命皆夢中說夢之非

辨姚姬傳謂嘉績多於先王非子孫敢出之語以爲背理尤爲不通文義妄作之非

卷二十

君牙

辨王鳳喈引緇衣以攻君牙而不知鄭注之誤及緇衣增删經文之謬乃徑行武斷之非

鄭氏時尚未見古文錯讀錯解之誤附

卷二十一

冏命

辨閻百詩以不通官制攻僞傳而妄以武斷攻冏命蓋大僕大馭兩官原不相涉卽正于羣僕亦自正其僚屬乃妄謂官高而官仍是下大夫又臆造與王同車而冏命無此文自加之自詆之而毫無羞惡之動心真小人誣造行詐之非

閻百詩以誣造侮聖言而趾高氣揚反自詡抱照膽之鏡尤爲荒謬附

辨姚立方據史記謂穆王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已極錯誤與經文書序不合閻百詩又謂逸書十六篇原有冏命太史公親受之故改書序之文載入本紀皆任臆武斷以無爲有之非

史記背經之謬附

辨閻百詩引王輔嗣讀易夕惕若厲以攻怵惕惟厲不知易以若字爲句如離之戚嗟若節之則嗟若若書

之怵惕惟厲與夙夜惟寅卿士惟月同一句法又謂
讀厲不應聯上而小畜之貞厲大畜之有厲皆聯上
讀均閻氏執一賊道之非

卷二十二

統論

辨閻百詩引朱子之疑書傳誣造古文書疑而朱子未
嘗一語疑及尚書乃閻氏則誣造曰安國僞書又責
蔡氏之過皆屬詭辭欺人惜一時黃棃洲輩皆陽儒
陰釋之徒邪說成風而閻氏志得意滿顯與朱子爲

難卒之朱子論經以義理爲權衡其疑今文者恐學
者之穿鑿其不疑古文者欲學者之沈潛反復也閻
氏以難曉爲真三代與朱子異與六經亦不同具見
閻氏惑世誣民之非

辨閻百詩謂僞傳與經同出一手又引姚立方譏朱子
辨僞傳不辨僞經未免觸處成礙不知太甲服仲壬
之喪而處祖墓旁伊尹欲密邇先王其訓也禮之以
義起者也武王不襲父年而云九年大統未集言專
征伐撫方夏之九年也非有受命改元之事皆陋儒

不學之過也至閻氏謂經傳一手其與經文不可通
者有六事具見經學淺陋之非

王鳳喈拾閻氏之唾餘尤無足論附

辨閻百詩引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謂魯共王壞孔子
宅得尚書古文十六篇不知漢書藝文志前後兩岐
前載劉歆奏定七略謂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氏
自注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序云凡五十九篇
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
篇鄭康成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蓋孔壁之書

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本書除僞泰誓外祇二十八
篇加舜典益稷盤庚二康王之誥凡五篇共三十三
篇得多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爲五十九篇至五
十八篇經文內有三篇共卷者四有三篇同序共卷
者二共減十二爲四十六卷此與劉歆奏定七略篇
卷無不適合後載得書十六篇亦劉歆一人之書班
氏豈不知二十九篇之外得多十六篇之爲四十五
篇乎則五十七篇何以稱焉況劉歆顚倒五經使學
士疑惑爲新莽謀篡竊不可爲據乃閻氏專以此攻

尚書具見無知妄作之非

辨閻百詩誣造鄭注多於伏生十六篇不知鄭康成祇注書序並無尚書亡逸篇數又何有十六篇之經多於伏生乎乃閻百詩始以劉歆多十六篇爲據繼則誣造鄭注書多十六篇繼又減張霸僞書二十四篇爲十六篇終則以鄭注書之十六篇武斷即張霸之僞書二十四篇爲眞古文尚書而不顧與奏定七略之不合具見閻氏誣造武斷之非

辨閻百詩謂鄭注書十六篇即永嘉時亡失之舜典一

汨作二九共九篇三大禹謨四益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典寶八湯誥九咸有一德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十六篇亦名二十四篇蓋九共乃九篇析其篇而數之故亦曰二十四篇也但劉歆移博士之書亦以篇論故云得尚書十六篇張霸之僞書二十四篇孔疏以九共九篇共卷故爲十六卷篇與卷不同故可合九篇爲一卷而不可減九篇爲一篇此閻氏機械之根欲混卷作篇以欺後人之耳目具見心術狡詐之非

辨閻百詩以張霸僞書二十四篇合鄭注書三十三篇爲五十七篇然中雜僞泰誓三篇實祇五十四篇又釐爲卷祇四十五卷非得百篇序合充一卷不足四十六卷之數夫藝文志所謂四十六卷五十七篇者固尚書古文經也今卷數不足竟以書序作經可乎即曰僞泰誓爲鄭氏誤注不足深較乃以序加之篇而篇數過多（爲五十八）不用序而卷數又過少皆閻氏進退失據與劉歆篇卷不合之非

辨閻百詩以張霸僞書合鄭注書竭盡狡獪伎倆而武

斷以行之及案之史傳則既於劉歆七略之四十六卷不能合（祇四十五卷）又於劉歆博士書之多十六篇不能符（實二十四篇）閻氏竭一生精力將尚書二十五篇擿亂祇表章僞書二十四篇之目乃自詡得與聞斯文甚不知恥是閻氏欲爲張霸之功臣不知已爲聖門之罪人皆小人利口亂信之非

辨閻百詩四十六卷之分以同題同卷異題異卷雖極作狡獪而不能以書序充卷溷作經文乃恐儒者之議其後反謂孔氏以書序各冠篇首爲遷就之辭具

見小人以佞亂義之非
辨閻百詩百篇次第鄭與孔不同鄭以湯誓在臣扈後既乖事理之常又以費誓在呂刑前大夫君臣之分蓋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次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考論次第孔義甚正乃閻氏詆孔自爲之說是又憑虛武斷之非
辨閻百詩以孔壁古文比張霸百兩篇謂元帝時祕書猶有存者則梅賾所上之傳何難立窮其僞不知孔壁聖經漢魏諸儒之著述引用尚多使當時有一語

不相應已棄如張霸之僞書矣此亦閻氏比校字句不識義理之非
辨閻百詩謂張霸百兩篇當時未嘗售其欺馬鄭諸儒豈信此等僞書不知張霸之百兩與鄭氏之百二皆以圖讖稱於時故哀平之世僞書大行光武復興亦惑讖緯直至曹魏始漸漸滅乃閻氏以僞書二十四篇得之孔壁殆夢中說夢之非
辨閻百詩舉王莽傳引嘉禾篇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必王莽時所僞作不知此正劉歆顚倒五經藉僞書

飾符命當時公孫祿既劾其罪近代方望溪復發其姦然後知藝文志用劉歆一人之說而前後不符其弊正在於此乃閻氏極獎劉歆喜與小人作緣之非
辨閻百詩駁吳幼清敘錄謂漢魏諸儒仍有治汨作等二十四篇者及考之疏證則祇有僞書之目而無已亡之經及諸儒引用之句乃以立學獎飾劉歆謬矣若西漢用古文二十五篇則劉向說苑所引及孫疎稱莽功德所用尚有四事具見當時校祕書者尚能傳之非至梅賾而始顯也而閻氏昏昧不知之非

辨閻百詩謂衛賈馬鄭皆治僞書二十四篇而孔氏一家之學粲然此亦閻氏誣造之惡習而諸儒無是也若古文二十五篇則自鄧皇后詔以至馬鄭所引甚多亦非至梅賾而始有也而閻氏昏昧不知之非
辨閻百詩痛僞書二十四篇漢季微滅乃慨焉永歎不能去懷尚可爲儒者之窮經乎若古文二十五篇則自魏初讓禪表以至晉初文人多引用之非至梅賾上書而始有也而閻氏昏昧不知之非
總辨閻百詩以張霸僞書二十四篇合鄭氏注書三十

三篇爲真古文眞根柢其謬有十一事而詆古文二
十五篇爲僞書願與天下後世儒者詳細證之

尙書古文辨惑卷一

宏農張諧之敬齋父

大禹謨上

閻如璩尙書古文疏證目錄第三十三云大禹謨句句有本 缺

閻氏弱冠即有詆尙書之意其才甚高其學亦極博嘗昭代右文之會書籍亦甚備故能會萃羣書凡經傳子史百家有引書辭則曰此古文之勦襲也或字句相似則曰此古文之剽竊也多方掊拾以駁尙書其勤至矣乃

早年已定目錄積五十年而大禹謨句句之所本尙屬闕如蓋攻古文若是之難也若作古文者較之攻其難倍蓰想漢魏時方策雕刻之艱布帛漆墨之費若一介寒微欲積數萬卷書已屬難事況先考引書之辭繼擇可襲之句然後相機聯綴如補衲然未知需幾百年方可成此二十五篇僞書豈如三代史臣據事直書之簡易也此皆事理之所必無者且魏晉諸儒如王肅皇甫謐輩其著作具在義理駁雜誰能僞作尙書精粹之文乎乃閻百詩偏謬成性其見識殆如兒童正可付之一

笑也又引鄭端簡批舜典首二十八字云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元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史記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蹤想閻氏所謂大禹謨句句有本亦正如此特未能指實耳夫文明允塞書言舜之德也而易之文明言聖人之化詩之允塞美宣王之武功也四字雖同而文義迥異鄭氏駮二十八字外誤如此使閻氏指實禹謨其錯誤不知更有許多事也又引胡朏明云升聞二字掠大戴禮用兵篇姚立

方云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襲詩與易夫人知之至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云叡哲文明允恭元塞方興所上較賦易欽為文七釋易叡為濬允為溫而元字移用於下則是皆襲前人之文又不得謂襲詩與易也夫姚方興所上祇二十八字耳而取材富有若此更恐因所襲之書將欲起爭又成一大笑柄也自閻氏引此作俑而後之攻尚書者羣傳此為心法其於古文殆如近代之註杜詩雖一二字必誌其同處要之句句剽襲理所必無其泰誓武成亦云句句有本而一切闕如自識者觀之正不值一哂也嗟乎如閻氏者直以詆經為兒戲而已

閻如璩云二十五篇書以此人之語入彼人口中而不顧所處之地所值之時有不侔者孟子稱舜舍己從人今入於舜口中以稱堯當堯之時引書曰洚水警余余字自屬堯又入舜口中以屬舜余故連類及之以俟觀者思焉

案孟子稱舜舍己從人並未言引書之文則禹謨與孟子各自記言兩不相礙豈舍己從人四字孟子可用而虞夏之史臣不可用乎如皋陶謨言巧言令色矣論語

亦言巧言令色矣尚書之孔壬言共工之藏姦論語之鮮仁言小人之喪德世無以論語為襲尚書者其言之各成理也卽以本章論之孟子謂禹拜善言與書之禹拜昌言亦兩不相妨也何獨至舍己從人便有時與地之不同乎況孟子之稱舜也已未善而舍以從人人有善而取之於己聖人樂善之誠也而禹謨之稱堯也稽眾以求事理之當舍己以從人情之公聖人克艱之心也各安所止而又何有地與時之不侔哉又謂當堯之時則引書余字自當屬堯尤大不然如舜禹皋陶皆當

堯之時爲堯之臣也書言予違汝弼則予自當屬舜予決九川則予自當屬禹予未有知則予自當屬皋陶今不論其所引之文何人之言而曰槩當屬堯恐說經者無此武斷也假使孟子引書曰予乘四載此太禹之言而謂予當屬堯天下有此理乎哉況孟子釋書之意尤更精密言舜之所謂洚水者卽堯之洪水也若逆知數千年後有閻百詩之非理駁難而爲之分辨也者閻氏亦太不自量已閻氏之意欲觀者思之夫孟子稱舜本非引書舜讐洚水尚書具在道理原非深奧奚庸思也

願閻百詩平心易氣窮理十年克己十年使長傲遂非之病銷除淨盡然後可與之言尚書矣

閻如璩云鄭端簡亦疑古文謂僞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信安知好事者不取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以竄入之以圖取信於人乎其見與余合此卽僞作鶡冠子也柳宗元辯之曰人以賈誼鵩賦盡出鶡冠子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充入之非誼有取於鶡冠子決也又云傳記引書有本非韻語被僞作者增之以圖與韻叶若古人文實如此協比其音者呂氏春秋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增乃聖一字於乃神上皆四字句以神與文叶此屬其狡獪處

鄭端簡之說爲閻百詩攻尚書之本其揣測好事者之情狀可謂巧矣而施之古文尚書則誖甚夫不信僞泰誓者東漢馬融也馬氏見真古文尚書始知舊泰誓之僞觀其引我武惟揚一節皆泰誓之文與孟子不同其明徵也端簡之說其殆譎談而大乖於事實乎況古文義理之精有非魏晉小儒所可僞而爲者也鄭氏不知義理妄爲後世陋儒鑿此小竇使攻尚書者見此伎倆

便可搜羅駁雜之書比較字句以爲尚書口實究之於尚書無損也徒使世之後生未知經義便妄自尊大輕啟詆經侮聖之端壞人心誤學術使世道日下皆鄭氏階之厲也昔柳子厚之辯鶡冠子也非如閻百詩之憑虛臆斷也亦以其義理之精粗文辭之美惡比較焉而知之耳柳子厚云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余求鶡冠子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何以知其然耶曰

不類夫惟能知精粗純駁之類而後可與言辨古書矣今閻氏以古文晚出而搜取子史百家駁雜之書凡引用尚書與字句之似尚書者則皆以爲古文之襲取而其義理之精粗文辭之純駁舉不問也是其所見之偏謬直與柳氏相反天下之辨古書者能如是顢頇乎而況於毀經哉彼呂氏春秋極駁雜之書也其增删尚書其本不知尚書也乃閻氏謂禹謨增乃聖二字以圖與韻叶是以禹謨爲襲用呂氏春秋也天下有造雜舌之香而可參用蛣蜣之轉乎其亦甚不知類者也況呂書本四字韻語神與文叶閻氏乃謂本非韻語是於呂書字句音韻之粗尚不能知而徒訾謷尚書何其悖也考呂氏春秋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霸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子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故務在事事在大詳其文義皆每下愈況事求可功求成之論況王霸雜用孔墨並稱尤聖

人之徒所必距者而可與禹謨比較字句乎夫帝德廣運聖人之德全體而不息者也廣者大無外而運者久無窮呂不韋烏足知此至減爲廣運乃神是以運而見其神亦仍務在事之意也況神者聖而不可知者也非聖人之上又有神人也不知其聖卽不能知神之所以爲神矣閻氏乃謂古文增之其經學何淺陋至此凡此大義所繫其精粗純駁之分判若天淵乃閻氏反謂尚書狡獪其顚倒是非一至斯乎余故於禹謨之首痛言以例其餘使人知閻氏以雜說難聖經以霸術駁王道以異端闢聖學一部疏證不外乎此聖人復起罪不容誅凡爲聖人之徒皆當以息邪距詖爲己任則人心庶可望其漸正乎

王鳴盛云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晉人掇入尚書又增乃聖二字於乃神上不知乃聖二字不可增也洪邁容齋三筆論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爲尊詩書周禮左傳皆然堯舜去孔孟幾千年語言文字多不同蓋義理經推衍則益明足以補前聖所未及今以晚周之語移之唐虞之上其謬顯然左

傳王甚神聖以聖配神言之實始於此亦晚周之語又洪範後案云義理之學自唐虞以至周初未暇精析故洪範聖與蒙對多方聖與狂對秦誓言人之彥聖左傳文十八年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周禮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平列文中詩言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故臧武仲亦稱之直至夫子贊易論語孟子益加推闡始知聖義獨大其實在商代尚未及此義

王鳳喈遵閻氏謬說引呂氏春秋以駮尚書余已於疏證內闢其謬矣至謂乃聖二字不可增又引洪邁之說

以為孔孟之前未甚以聖為尊小言破義使後世學者不知聖經義理之精聖神功化之盛其為學術之害甚大孔子之惡佞亂義正為此也則試據經傳以辨之夫聖神文武益之所以贊堯也非本無而增之也呂不韋以姦俠黠賈纂取卿相聚當時之陋儒著書立說雜王霸同孔墨本不足以知此且刪去乃聖而不知神即聖之不可知者不可刪也故朱子曰非聖人之上又有神人也張子曰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呂書本屬異學故刪聖字王氏妄謂增之其謬一也洪容齋詞章之士不知聖學之精微聖經之淵奧故所記多一偏之說若謂孔孟之前未甚以聖為尊則詩書經傳所載皆以聖人為卑乎何其悖也朱子曰古人用聖字有兩樣大而化之之聖造極之詣也知仁聖義之聖一德之名也然宜隨其上下文義而釋之未可一槩論也洪氏不知而妄論之其謬二也堯舜之道具載虞書所謂欽明文思安安者聖人之德也安汝止惟幾惟康者聖人之心也而帝德廣運者又聖人之德全體而不息者也非生安之聖孰克當此且謂堯舜去孔孟幾千年是年歲亦不

知也況語言文字具在此心同此理同也不知王氏所謂與孔孟不同者何在又何用後儒推衍始足補前聖所未及乎其謬三也又引左傳王子朝王甚神聖之語以為以聖配神之始尤屬謬妄夫尚書之聖神孟子之美大聖神皆先聖而後神聖人之極致也若王子朝混言神聖以王之生而有髭故稱髭王猶言生而神靈云爾非謂靈王有聖神之德也乃王子朝妄言之王鳳喈輒妄引之其謬四也以詩言之則聖敬日躋者美成湯之德也其分量不為不尊矣王氏尚得謂商代未及此

義乎至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則一德之名也若正月之具曰予聖則又自以為聖人人雖小而聖人之名則甚大也其謬五也以書言之則允征之聖有謨訓君陳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固非聖人不能及矣至洪範之思曰睿睿作聖卽周子之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者也其分量不甚尊乎王氏以庶徵為聖與蒙對乎此孔子之以上智對下愚也以多方為聖與狂對乎此孔子之以生而知之對困而不學也不見桑柔之詩以聖人對愚人乎此以相反而對者也皆極其上下而言之也非與

蒙狂對而聖人之分量遂卑也其謬六也以左氏內傳言之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文公二年疑若一德之義矣然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非以禹湯文武之聖為齊聖乎是言齊於造極之聖人也至齊聖廣淵明允篤誠文公十八年則一德之稱也若不隨其文義論之不且膠柱調瑟而失其義乎至焉用聖人襄公二十二年是御叔之謝武仲非許武仲也他若聖人與衆同欲成公六年聖達節成公十五年聖人之宏襄公二十九年詳其義皆言造極之聖考其時皆在孔子之前夫何不尊之有其謬七也以左氏外傳言之則周語所謂聖人之施舍也議之魯成公來朝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晉郤至告慶篇古之聖王惟此之慎太子晉諫王篇魯語夫聖王之制祀也祭爰居篇齊語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桓公用管仲篇皆言造極之聖人與禹湯文武之聖王也其時皆在孔孟之前王氏尚得謂未甚尊乎其謬八也惟周禮知仁聖義忠和為一德之名朱子已論定矣夫聖人者與天地並立者也三代以上宇宙初開生安學利之聖迭出以治世而人情質樸不尚浮辭故稱聖者不多以書言之不過十數見而已然稽之經傳已

不為少王氏乃謂孔孟推闡聖義始大其亦不學無術背經而妄作者與

闕如瑑云引書者以書辭不明從下詮釋若事實臚陳於前聞者自了引者奈何復屋下架屋乎茲見大禹謨之於左氏矣左傳文公七年郤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釋書辭如此僞作大禹謨者將援戒之用休三語自不得如缺作釋辭又恐九歌終未明也

遂倒裝於前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此在尋常書篇亦無不可特與左氏引古例不合耳或曰據子言夏書僅戒之用休三語竟不知九歌何指矣余曰作夏書時九歌字面人所通曉無煩註明下及郤缺時便不得不費辭曾謂作夏書者置身三代首而卽如後代之饒舌哉

王鳴盛云郤缺釋書之言非經文也僞作古文者乃取其文盡入禹口中可乎周禮大司樂九德之歌鄭司農以左傳注之始明而作周禮者不明言也足徵彼時其樂現存

人所共曉則但言九歌而已但鄭司農不依郤缺次第乃倒其文此注家之體宜然而大禹謨乃與之同何耶

尚書爲聖王治世之經二典言授人時播百穀其說未備故大禹復陳養民之政水火金木土穀養民之具也正德所以養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身教卽在養之中也九功惟敘順敘而不亂其常九敘惟歌歌詠以自樂其生戒之用休以獎其勤董之用威以懲其怠又卽前日歌詠之言協之聲律以勸相之使之歡欣赴功得以常存而不壞養民善政於是爲備祇此四十八字而

教養之道勸督之法包括靡遺後世推廣擴充其理更無窮無盡此卽左氏尙不敢望而況魏晉之小儒乎考左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郤缺引書之意用威所以示威用休所以示懷也又因九歌以起下文也故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三

厤倒遞而出之而九歌之義始明因申之曰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乃歸匡戚之田于衛左氏之補引書辭也所以解九歌而起下之歌德也故大禹陳謨順敘也左氏行文倒補也乃閻氏謂尙書倒裝於前是順逆之不知也又烏能知六府三事爲釋書之辭哉況左傳以作文爲主有順敘經文於前者有倒補經文於後者千變萬化不主故常閻氏謂不合左氏引古之例乎如左傳宣公十五年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

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倒補經文文王明德與此傳正同閻氏尚得謂不合引古之例耶且閻氏之技以武斷爲王孟子云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朱子以爲孟子釋書之意而閻氏謬以爲泰誓之辭今此九功六府三事固大禹之謨也而閻氏反以爲釋書之辭何其謬耶夫大禹養民之政本在六府三事而董勸鼓舞之法其末也今閻氏謂書辭祇此三句則用休用威不知爲何等之謨大禹乃稱爲善政而陳之帝前哉又謂作夏書時九歌

字面人所通曉無煩詮明夫六府三事堯舜爲政之本所以養民非祇欲人之通曉也若謂無煩詮明則是虞帝之民皆知九歌卽六府可以不修三事可以不和也是烏知帝世養民之政與大禹陳謨之意哉況孔子删書所以立萬世爲政之準也使無六府三事則後世不知教養之政而祇存用休用威三言聖人豈不知本末若此且卽如閻氏之說不知郤缺又讀何書而能知六府三事之目也得非仍讀大禹謨耶至王鳳喈之論亦襲閻說不知何所考據而能定六府三事之非經文耶

夫臆斷以詆經烏能服天下後世之人心哉且謂取其文盡入禹口是尙不知六府三事爲帝舜之言非盡禹之言也而能知其言之非經文乎又謂大司樂九德之歌周禮不明言也足徵其樂現存人所共曉尤屬謬妄夫雲門咸池九磬之舞周禮皆未明言也豈皆人所共曉耶如使人皆共曉大司樂何庸以樂語樂舞教國子乎觀國子尙有教則人不能共曉明甚此皆憑臆妄說而於經義不可通者也又謂鄭司農不依郤缺次第乃倒其文是鄭司農之順注而以爲倒則左傳之倒補而

以爲順矣夫古史之紀事以順敘爲主故大禹之謨肅括而閎深聖經之體也左氏之傳委曲而奧折文章之宗也王鳳喈徒拾閻氏之唾餘以順倒爲辭又烏足爲尙書病哉大抵古文晚出史策具載閻氏等如疑爲僞便當卽其義理之駁雜處逐句指明使窮經之士望而心服豈非盛事乃理之說於聖人者毫無可指也但於百家之引書則曰古文之剽襲也或尙書所無則曰古文之破綻也至經傳引書則故割裂其句讀横截其文辭曰此與左傳引書之例不合也彼與論語孟子引書

之例不合也不惟使尚書之文齟齬而不相入並使他經之義亦隔閡而不能通此豈非小言破義巧言亂德也哉嗟乎若閻百詩輩眞聖教之罪人矣

姚鼐云臯陶陳謨辭頗有韻蓋當時君臣之間出納五言大抵言比乎詩矣吾因是思九德之歌何辭哉大抵即其君臣出納之辭而已孟子載齊景公命太師作君臣相說之樂徵招角招其詩曰畜君何尤九德之歌獨此遺文僅存推其義毋乃禹臯納言之辭與舞有九成以象其事則歌有九章以言其事之德是爲九德之歌左氏傳乃言水

火金木土穀六府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合爲九德此說之辟者也鄭康成誤取之以注周禮大司樂而僞古文遂以入之大禹謨其謬甚哉茲益著其爲僞而已

臯陶陳謨具載虞書自賡歌而外無一有韻者姚氏以爲言比乎詩不知所謂有韻如詩者安在得勿憑虛而武斷耶夫出納五言虞帝之辭然五言者言之比於五聲有清濁高下之節所謂詩也納者采詩以知民俗出者播之於樂以感人心也非尋常敷納之言不協聲律而即可爲九德之歌也今讀臯陶之謨毫無聲韻則姚氏之言已虛而無所據矣且使如姚氏之說爲君臣出納之辭則六府三事亦大禹陳謨之言安知不在九歌之內乎況古者作樂歌以象德舞以明功舜禹之治無大於敎養之政者其始也水土旣平則五行順治百穀繁滋於是敦典敷敎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順理而不亂其常作歌而自樂其生至於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唐虞之治於是爲盛此六府三事萬世永賴虞帝所以大其功也今姚氏以六府三事爲辟不知大禹之功德當以何者爲不辟也

朱子云九歌今亡其辭恐是君臣相戒此便是作韶樂之本尚書大傳云維十有四祀還歸二年廟中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金氏曰原當作敘）而夏道興則六府九敘非九德之二章與夫六府三事禹謨旣有明文朱子又有成說而伏生大傳又有確證後之小儒其亦可以無異議矣乃姚氏好奇立異信閻百詩之謬說而以大禹謨爲僞並以左傳爲辟其謂臯陶陳謨辭頗有韻者又求其有韻之辭而不得智盡能索乃取齊景公徵招角招畜君何尤之詩以爲九德之遺文則豈非師心自用如尊

司馬遷文爲秦誓之謬哉天下有生數千載後而執無
據之臆說以駁古聖賢之經傳其理庸有當乎姚氏以
古文名一時故妄自尊大不顧義理之安其經說尤造
妖捏怪喜與聖賢相悖而實不饜乎人心故其攻左氏
也則以傳之引尚書者斥爲辟說其右左氏也則以左
傳之好惡不當於聖人者謂吳起之倫附會私意而益
之皆毫無證據憑虛臆斷況以左傳注大司樂者鄭司
農也而以爲鄭康成其窮經也既不詳而其自用也又
甚拗尹彥明曰說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余觀姚氏

經說尤不勝吾道曰非之歎

王鳴盛云離騷啟九辨與九歌天問啟棘賓商九辨九歌
注九辨九歌啟所作樂也山海經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
辨與九歌以下注皆天帝樂啟竊用之伏生大傳云惟十
有四祀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
夏道興鄭康成注四章皆歌禹之功而獨無九歌則九歌
乃啟樂而非禹樂甚明晚出古文乃以爲禹告舜之辭則
虞已有此樂大非

王鳳喈據離騷天問山海經之注而悖經傳以攻尚書
詗不知本末輕重之分者矣考離騷啟九辨與九歌朱
子注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
承先志纘叙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
有次序而可歌也天問啟棘賓商九辨九歌朱子注竊
疑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也蓋其意本
謂啟夢上賓於天而得帝樂以歸如列子史記所言周
穆王秦穆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而聞鈞天廣樂九奏萬
舞之類耳此皆怪妄不足論也考山海經夏后開上三
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開

焉得始歌九招注言開獻美女於天帝而竊天帝樂以
下用之也至王氏所引離騷之注不知誰氏疑當是洪
興祖之補注耳朱子辨證曰九辨不見於經傳不可考
而九歌著於虞書周禮左氏春秋其爲舜禹之樂無疑
至屈子爲騷乃有啟九辨九歌之說則其爲誤亦無疑
王逸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據左氏爲說則不誤矣顧以
不敢斥屈子之非遂以啟修禹樂爲解則又誤也至洪
氏爲補注正當據經傳以破二誤而不惟不能顧乃反
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爲證則又大爲妖妄而其誤益

以甚矣若伏生大傳多與尚書不合而此傳所謂四章者既有六府則九原非九歌之譌與金仁山論此傳曰此九功之歌也原當作敘大訓大化其三事之歌與九功之歌舊矣禹言於帝比音而樂之以勸其民使之不倦至是而歌之廟也其後禹有天下蓋常用之後世守之以為禹樂騷所謂啟九辨與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享人鬼朱子曰九歌禹樂也所謂九德之歌也九韶舜樂也所謂九韶之舞也瞽矇掌九德之歌比於六詩意其辭詳矣至戰國時騷亦屢言之豈及見其遺音耶夫九歌見於經傳具有明徵而屈子之文伏生之傳朱子與金氏又皆已論定後之學者其亦可以遵而守之矣乃王鳳喈執洪興祖之謬論信山海經之邪說以為九歌乃啟樂不惟尚書不足信即周禮左傳亦不足憑果如山海經之說則開歌九招將九招亦啟樂乎即如大傳之說則所謂六府者非九歌之一章乎王氏背經傳蔑先賢何以昏昧如此夫自閻百詩作俑妄攻古文尚書而後之貿儒踵謬承譌妄自尊大皆有跨越聖賢之意輕忽經傳之心故一九德之歌也在

閻氏不過割裂左傳之文以遷就其私說至姚姬傳遂以左傳為辟說而以私意為公論矣至王鳳喈又謂左傳周禮皆不足信而山海經之怪妄為足憑竟以雜說駮聖經矣人心不正邪說肆行變本加厲豈有既極積至康有為輩出遂謂聖人刪定六籍皆劉歆之偽書而亂臣賊子竟為我
朝漢學之結局豈不痛哉

王鳴盛云大禹謨謂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者孟子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堯典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以五十載去十七正得三十三自謂巧合但鄭曰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開皇購得之孔傳乃改二十為三十當從疏所引鄭注改之推鄭之意前有鯀在下時舜年三十無妻即舜生三十也釐降二女至納于大麓皆徵庸二十年中事受終文祖至四罪咸服皆攝位八年中事三載遏密是居堯喪事格于文祖至三考黜陟皆即位三十九年中事也史記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

歸舜又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所云攝位八年居喪三年卽眞三十九年合計之五十年卽在位五十載是也此鄭康成說與史記合晚出孔傳乃改二十爲三十以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爲句以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爲在位謂在臣位也五十載者卽眞之年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壽百一十二歲案此說以乃言底可績三載與二十有八載合爲三十

不知底績三載本唐虞考績之成法不過言其績之可見者如此耳非歷試僅三載也夫鯀治水九載乃知其弗成以天下畀匹夫何等大事乃定於一考之後乎且在位自是帝位何云在臣位乎其以五十載爲卽眞之歲因大禹謨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與孟子薦禹十有七年合之爲五十耳大禹謨東晉僞古文本不足信卽使足信安知攝位八年居喪三年不在此三十三載中乎孔傳非也朱子中庸注舜年百有十歲蔡傳於此節云舜至是年九十三矣皆承孔傳之誤而忘卻中有居喪二年則誤而又誤者也近某氏自負考據於孔傳駁辨最嚴乃三十徵庸節仍用孔傳之妄而不知史記鄭元之說何耶又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三年命夏后總師此亦僞書不可信

甚哉王鳳喈之誕妄眞非人意料所及者矣其信鄭康成之句讀也過於經文而尊司馬遷之史記也加於二典本末倒置尚能知窮經爲何事哉則試舉其鑿空臆斷大背經旨者歷歷數之考孔疏鄭康成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

也夫謂舜生三十者謂鄭氏讀此以舜生三十爲句也謂生三十年者孔疏推鄭意而解之也非鄭氏有此注與此說也乃王氏稱爲鄭注鄭說其誕妄者一唐初鄭元尚書注九卷具存凡經中字有異同孔疏與陸氏釋文均載之未有記舜典爲二十在位者則知鄭氏雖讀三十爲二十而不敢以二十徑改三十且不敢注云三當作二此亦鄭氏略知不可據史而悖經也乃王氏謂孔傳改二十爲三十當從疏所引鄭注改之其誕妄者二尚書以紀事爲體未有空紀年者若以舜生三十爲

句則空紀年數如後世之年譜不太無謂乎且亦非尚書之體也至王氏以有鰥在下時爲舜年三十夫有鰥在下卽堯徵庸之年也不仍爲三十徵庸耶乃王氏拘泥不通其誕妄者三六經尚書最古故司馬遷二帝本紀皆以尚書爲藍本至舜之紀年乃自改爲舉用二十年攝政八年卽位三十九年顯與經悖乃鄭康成誤信之王氏竟藉以駁經其誕妄者四鄭氏讀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王氏亦謂釐降二女至納于大麓皆徵庸二十年中事洵於史記得舉用事二十年有合矣然稽

諸尚書有與經文大悖者舜之攝位在底績三載之後爲堯七十三載史記引之亦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是舜受終文祖卽在三年之後乃史記又有二十年而老之文不惟與經抵捂亦且前後矛盾至鄭元以三年爲賓四門之後三年不見堯典釐降二女至納于大麓祇此三年乎顯繫背經以文史記之謬而王氏信之其誕妄者五且考之事實亦不合舜於七十二載舉禹治水至八十載告成舜又於七十三載攝位至五載巡狩之後始於八十一載分州封山皆當其

時若謂歷試二十年則分州封山當在九十五載之後禹之錫圭告成已十五年矣始分疆畫界不太遲乎此固馬遷之謬顯悖經文亦且鄭氏之疏不核事實乃王氏信史詆經其誕妄者六王氏謂受終文祖至四罪咸服皆攝位八年中事此亦於事實有未合者考金氏前編堯之命鯀治水在六十一載至六十九載績用弗成洎舜歷試之時舉黜幽之典於是有羽山之貶計其時當在七十載之後至七十二載舉禹治水至八十載而功成若如王氏之說則舜之殛鯀當在九十年之後是

羽山之貶計過於三考之後而追罪於二十年之餘已屬太遲且是時禹功早成而追罪鯀人情之所不安恐聖人必不爲此也乃王氏拘執謬說是不知書因恤刑而類及之也且四罪亦非一時之事也其誕妄者七又謂攝位八年居喪三年卽眞三十九年合計之五十年卽在位五十載舜年一百歲也此亦考之有未詳者夫舜生三十卽徵庸之一年也歷試二十則舜年四十九矣攝位八年則舜年五十七矣居喪三年實祇二年則舜年五十九矣加卽眞三十九年則年九十八與舜年

一百歲不能合也卽以攝位八年居喪二年卽眞三十九年合計之亦祇四十九載與在位五十載不能合也此皆顯悖經文其誕妄者八至謂厎績三載爲考績之成法尤屬謬妄夫三載考績以一人考百工耳若堯之與舜其相契本有人所不能知者况妻之二女以觀其內九男與處以觀其外其察之也近其知之也愈眞蓋有不待三載而卽定者又何庸歷試二十年乎其誕妄者九又謂在位自是帝位何云臣位亦與尚書不合考虞書堯曰朕在位禹告帝曰慎乃在位皆天子之位也

若其他在位卽是臣位儻謂在位自是帝位則虞賓在位亦可謂在帝位乎其誕妄者十又謂孔傳言五十載因大禹謨三十有三載與孟子薦禹十有七年合之爲五十耳以爲巧合不知事之得其正者無往而不相合况二典之與三謨經之與傳皆聖賢之文乎其誕妄者十一至謂攝位八年居喪三年安知不在三十三載中尤屬虛謬夫攝位八年此史記之妄說而尚書無是也以尚書言之則攝位二十八年在臣位也三十有三載宅帝位也至居喪尤無庸及安得混而一之乎其誕妄者十二又謂朱子中庸注舜年百有十歲忘卻居喪二年爲誤不知上古之年本無可考安知居喪二年不在五十載內乎先賢尊經不可謂誤其誕妄者十三至謂某氏辨孔傳最嚴而不知史記鄭元之說意似詆閻百詩夫閻氏非不知史記鄭元之說者而不敢以史記之文鄭元之讀妄議二典天理之在人心不容盡泯也若王鳳喈則秉彝之良澌滅盡矣其誕妄者十四竹書晚出然用以佐經未始不可節取乃王氏不論義理合於己私則曰有據（如太甲十年初祀方明）不合己私則曰僞書如帝

舜三十三年命夏后總師此竹書之合於經者不可駮也卽曰僞書不愈於王氏之鑿空臆斷乎其誕妄者十五自閻百詩以古文晚出詆之爲僞已大爲人心學術之害然未有敢妄議今文者乃王氏變本加厲至以鄭元之句讀欲改二典之經文是欲攻今文尚書也漸不可長其誕妄者十六夫王鳳喈窮理之功既較閻氏爲淺研經之學亦視閻氏爲粗而毀經侮聖黨同伐異之心更比閻氏爲狠今以史記之說鄭元之讀便欲輕改經文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嗟乎王鳳喈之狂誖如此

無惑乎漢學之陋漸變西學積至康有爲出遂謂十三經皆劉歆之僞造也則作俑之罪豈容誅哉

閻如璩云文有承譌踵謬歷千載莫覺其非而一旦道破令人失笑者大禹謨皋陶邁種德德乃降是也孔安國傳言皋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也陸德明音降江巷反然左氏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杜注德乃降云言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也則降當胡江切方與上文

郕降于齊師相合左氏引古人成語卽從其末一字申解之者不獨此傳爲然也宣十二年君子引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昭十年臧武仲引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皆其例也不獨左氏爲然中庸卒章引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亦其例也又僖十九年載文王伐崇退而修教而崇始降僖二十五年文公圍原退而示信而原始降皆其義也是德乃降一句爲莊公釋書之語皆歷歷有證而僞作古文者並竄入大禹謨中分明現露破綻而千載之人徒以其爲聖人之經也而莫之敢議噫

閻百詩之駁尚書專尋錯解以發難可謂善尋隙矣而於左氏之文有所不能通也考左傳所引詩書凡於末一字申解其義者皆起下以結上之辭如宣十二年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上文責鄭石制之怙亂而引詩亂字出歸字以結怙亂之文卽其義也如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將有

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上言令尹圍之不能終而引詩出終字以結上難終之意亦其義也如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上言用人之慘與周公之不饗而引詩出佻字以結歸用人不饗之意皆其義也今莊八年之傳與此正同郕降于齊師此經文記事之辭而左氏敘之非君臣問答之文也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

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此三句自任不德以止慶
父之伐齊也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引書辭出二
德字也姑務修德以待時乎借書二德字言當修德以
結上之不德也文義何等分明況莊公結世仇之齊圍
同姓之郕師出不義而復爲齊所愚不告而受郕之降
於是慶父怒之莊公亦恥之特畏齊而不敢伐姑借修
德以旋師耳乃杜氏不釋文義誤以降下爲降服是引
書之詞不應慶父問答之文而應經文記事之語有是
理乎卽使如杜氏之注閻氏之說則下句當結上文降

字不當仍結歸德字也且以降字爲言郕降齊耶則慶
父方忿怒而欲伐其師以爲欲郕降魯耶則莊公亦羞
慚而難出諸口揣情度勢二者無一當焉固不如作降
下解之文從事順也至引中庸卒章亦起下以結上之
辭謂毛猶有倫故又引無聲無臭之無倫者以結上通
篇之義皆與左傳之文義相合而與閻氏之錯讀不能
合也又引文王伐崇文公圍原祇是降字典故與本傳
文義有何交涉而喋喋不休以爲佐證得非中心疑者
其辭枝耶況張衡思元賦云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

乎英六言樹德茂於英六卽用德乃降之義也張衡近
在東漢確鑿可憑乃閻氏以杜元凱之誤注便以德乃
降爲莊公釋書之辭夫臯陶明刑本以弼教其德之降
也故黎民懷之乃二千年後杜氏竟以遠不相涉之降
字釋書豈不使尚書之文上下不屬俾窮經之士望而
失笑也哉大抵閻氏才儘高學儘博但心術不正是一
生痼疾故讀書數十年祇作成長傲遂非家計而所交
黃太沖胡朏明朱錫鬯輩無一直諒之友少盡忠告使
閻百詩抱駮雜之學冥昧以終悲夫

王鳴盛云左傳襄二十一年季武子納邾之叛臣庶其以
公姑姊妻之又厚賜之於是魯多盜武子欲詰盜臧武仲
譏其賞外盜何以止吾盜又云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
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
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
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
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玩此
則夏書之言與大學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

諸人同意故武仲引以為證詞義甚明與臯陶何與而疏
巧為之說云此斷章為義故與尚書本文稍殊不知襄二
十三年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哀六年孔
子曰夏書曰允出茲在茲由己可矣夫子兩引夏書並與
臧武仲說合安得為斷章偽書偽傳及疏皆非也
余嘗謂孔孟既沒而七十子後學之徒各傳其本經守
其師說以教學者然往往於經義不能深通故戴記荀
卿諸書每有割裂經句不成文義者兩漢之士株守章
句其風猶存偶遇句讀錯誤或解釋不通則為顢頇大

言以籠罩之如包咸誤以論語孝乎惟孝為句而曰美
大孝之辭文不成詞言難成理至姚姬傳雖極力分疏
而於理終不可通吾甚惜其怙過飾非而不知自反也
王鳳喈之引左傳以攻尚書蓋亦類此夫大禹之言念
茲在茲也念臯陶之功而欲讓總師於臯陶也所謂念
茲在茲釋茲在茲者言念之於心固在於臯陶卽釋之
而不念亦不能違乎臯陶也所謂名言茲在茲允出茲
在茲者言之於帝固在乎臯陶卽誠出於無言亦不
能外乎臯陶也故欲帝之念其功也則所謂在茲者指
臯陶而言也若左傳之引書則異於是臧武仲所謂上
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者大學之無諸己而
后非諸人也所謂上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者有諸
己卽不可求諸人也是大學與武仲之言略同而於夏
書不相似也然則王氏所謂玩夏書之言與大學同意
者特可以釋武仲之言而不可釋夏書之言是亦於經
義不能深通而故為顢頇大言以欺人也夫杜氏之注
既支離而不切王氏之說又泛遣而無歸自我釋之臧
孫之意欲在上者洒濯其心壹以軌度自持而後可以

治人耳則軌度者當然之道也其引夏書也言念茲事
於心固必在於道卽釋茲而無事亦宜在於道言茲事
於口固須在於道卽誠出於茲心亦必在於道夫惟動
靜內外皆由於道是謂由己壹也在己信壹於道而後
詰盜之功乃可得而念也則所謂在茲者無不在道之
謂也王氏試取此義而繹之與大學之說同乎否乎王
氏以為此非斷章乎則左傳所引與禹謨文義不同尚
非斷章為義耶王氏以為與臯陶何與乎不知惟帝念
功者欲念誰之功耶乃王氏反謂詞義甚明不知左氏

傳中之詞義甚明而王氏心中之詞義甚不明抑何其言之不怍耶王氏又謂夫子兩引夏書皆與臧武仲說合尤屬不識文義考襄公二十三年夫子引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哀公六年夫子引書曰允出茲在茲由己可矣不知與武仲之說同者何在得無仍作顢頇大言以欺人耶在王氏之意以爲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卽大學藏身之恕也與夫子之恕施同有諸己無諸己與夫子之由己同然此特與大學相似而與武仲之引夏書不合也故謂夫子之說與大

學同則可而謂夫子之說與武仲引書同則不可夫大學之說尚與武仲引書不合而謂夫子之說能與之合耶爲王氏者試取順事恕施四字以釋念茲在茲而於臧武仲出奔之事不悖取由己二字以解允出茲在茲而與楚昭王卜疾之事相符則與禹謨文義之同否斷可知矣如不能然而仍爲浮廓大言以籠罩之則皓首窮經烏能知尚書之精義哉朱子曰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夫以孝

經之引詩而胡氏疑之豈不以詩之與文不相屬哉此亦聖人既沒而後學之徒不能深通經義聚斂成書學者尤當高著眼目以定是非之衡至於左傳非聖人之言而假名聖人之說者亦復不少是在學者是非既明分別觀之耳乃王鳳喈既不解臧孫引經之辭又不識聖人引經之義其窮理甚淺又漫無是非之衡而祇執一己之謬見曰此非斷章也書與疏皆非也則信乎拘虛之見終不能知聖人之門牆也

惠棟云通典引秦商鞅書曰晉文將欲明刑於是合卿大

夫於冀宮顚頡後至遂斷顚頡之脊人皆懼曰顚頡之有寵也斷脊以徇而況於我乎乃無犯禁晉國大治昔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皆曰親屬昆弟有過不違況疏遠乎故外不用甲兵於天下內不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是大禹謨之刑期于無刑者特法立誅必而然乃申商之學非堯舜之治也

巽哉惠定宇之攻尚書可謂以武斷爲勝而不顧義理之妄者矣夫商君之言開塞耕戰也欲人君刑九賞一

而以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六蝨爲大禁不計其勢之必窮而狃於說之易售怙於法之必行於是招之以告訐羅之以連坐壹之以農戰以坐收其富强之實而不顧元氣盡削嵒秦人已化爲虎狼而上下不悟也此在少知讀書者亦知其與堯舜之道相背而馳乃惠氏則以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一語與尙書刑期于無刑相似而以大禹謨爲申商之學非堯舜之治吾不知其何所見而爲此悖謬也今試取大禹謨讀之則知聖人之制刑也非期於刑人凡以輔吾教之不逮而

已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使人趨契與伯夷之教而不知有臯陶之刑是聖人之本心也迨至民協于中初無有過不及之差而刑果無所施矣夫明五刑義也法守也期無刑仁也法外意也商鞅所謂斷頭頡之脊而人皆懼有毫釐似此者乎何惠氏之蒙昧至是也況虞帝好生之德涵育發生與天地同故其法有盡而其心無窮觀其臨御之寬簡賞罰之得中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雖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仁未嘗不流行乎其閒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如商君之政民懼罪而圖苟免也乃惠氏以爲法立誅必而然天下有嚴刑峻法而能使民協于中四方風動者乎惠氏之見殆不知尙書之文義睹其字句稍似便武斷以逞私其亦鹵莽滅裂者與

閻如璩云舜五臣之中禹爲最稷契次之臯陶次之益又次之當舜問誰可宅百揆僉舉禹禹讓于稷契暨臯陶則可知也胡舜欲薦禹於天禹惟臯陶是讓而不復及稷契焉何哉或曰稷契乃堯之親弟計其年已高或不逮是時

而卒禹故弗及然愚考之春秋内外傳展禽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祭公謀父曰昔我先（原脫王字）世后稷以服事虞夏稷固逮禹之世即降而遷書亦云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又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吾意此二臣縱未必入夏朝要當禹攝天子政此二臣必在故諸書俱斥言之僞作大禹謨者祇緣莊八年傳有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遂援之以作讓臯陶而不知與當日人物情事脫漏者多矣

王鳴盛云作僞書者見孟子言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禹皐陶則見而知之遂以禹爲必當專讓皐陶者而後人因此并謂此時稷契已卒故禹讓不及其空妄如此

閻百詩昧是非之本心憑虛結撰以詆訾尚書本不足辨然不辨而其事未明人或以爲閻氏之說得其實也試觀纔闢之考帝王紀帝嚳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勳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帝嚳在位七十年而崩摯代立九年而廢帝堯在位一百年而

崩舜居喪二年乃卽位至三十有三載始命禹總師計帝嚳之崩至是已一百四十四年卽使帝嚳崩時稷契祇十數歲至是幾一百六十歲矣乃閻氏以爲必在其昧心一也竹書紀年禹三年皐陶薨帝啟六年伯益薨而稷契無聞則其前死已久閻氏豈不知之其昧心二也莊子言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惟堯舜遐上壽之外他不多見閻氏亦嘗引之乃於太康之毋誣造一百一十四歲而決其無存所謂惡之欲其死也於稷契實計一百五六十歲而謂其必在所謂愛之欲其

生也閻氏非有愛惡不過私意造作欲使尚書爲僞耳兩相形焉成何心術其昧心三也至國語展禽之言夏之興言禹之平水土也周棄繼之言水土既平棄繼柱爲后稷卽舜典命播百穀也祀以爲稷謂自商已來祀之也左傳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杜注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皆不窋胙土之事也國語祭公之言與韋昭之解尤更分明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謂棄爲舜后稷不窋繼之於夏啟也夫展禽之言稷祀典之神也詹桓伯祭公之言后稷

后稷之官也皆非指棄而言也乃閻氏以稷爲棄並刪去國語王字以圖朦混其昧心四也司馬遷所紀稷契祇舜典命官二事餘皆爲殷周有天下張本無所稽考故含胡言之曰唐虞大禹曰陶唐虞夏猶閻氏以虞書爲虞夏書云爾非謂稷契年一百六十歲至禹總師時尚在也況楊慎引呂梁碑云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數世始至不窋至太康失國去稷不務以失其官則稷死久矣至於契亦可比而知之乃閻氏强爲牽混以圖欺人其昧心五也凡茲閻氏所爲皆明知稷契前

死而故生枝節以求欺蒙故所引經史佐證皆假借含混之辭若王鳳喈則考據不精既不知稷契之早死經義甚淺又不解皋陶之見知乃反謂人空妄雖不至如閻百詩之譎亦可謂妄人矣夫神器重物也天下大事也授於人者固以得人爲難而受之人者亦不輕以讓人爲禮蓋必德洽天下而人化之功在天下而人歸之然後受之若固有否則禍變隨生聖人之所不敢出也觀伯益皋陶同朝而讓皋陶不讓伯益則聖人處事之得中可見矣況敢及於不在之稷契而以讓爲戲哉閻

氏牽及稷契已屬私意橫生乃復以爲左傳有邁種德二言遂援之以讓皋陶是自昧其本心而反疑人心之不得其正也惑之甚矣

閻如璩云虞廷十六字以上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荀子君子篇語也十六字以下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荀子正名篇語也其各有依傍而非能自撰出者或曰荀卿之造語若是其精乎余曰語之尤精者荀子固自言爲道經矣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荀子縱不得爲儒之醇將不得爲述者乎哉

六經與百家同文奚眞奚僞亦審其理之精粗而已聖人與異端同辭奚是奚非亦察其語之純疵而已張南軒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聖學者無所爲而然者也凡有所爲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學者持此義以辨是非定眞僞猶引繩以正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而異學無所容故大禹之不矜也其視地平天成之功皆我躬分內之事盡己分之當爲不見其能而又何矜與爭之有此聖人之與天地同量也若荀子則不然荀子云故尙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

長幼此先王之道也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此雖法先王之道而與大禹分量懸殊非能有再造乾坤之功者也又云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夫爲善用衆人之功而不矜則用衆而矜之迹不形也功成而矜之心乃漸生矣爲爲天下貴而不矜則矜之心有而不有也而自貴之心乃不有而有矣此皆有爲而然老氏之權謀以退爲進之術與大禹謨

之義判若天淵閻氏乃不察其文義謬謂禹謨依傍荀
子何其昧於精粗純疵之分也至荀子無稽之言祇半
言耳餘惟一謀字他無有也荀子云無稽之言不見之
行不聞之謀君子愼之此與禹謨各是一義閻氏其殆
急不暇擇耶想閻氏急欲毀經以夸世而取名故於字
句之相似者不顧文義之相悖並忘其字句之不全便
振筆急書如恐失之一經考察令人失笑似此鹵莽滅
裂豈非矇瞍以叩槃捫燭之見妄議日月之明乎夫荀
卿言人性惡大本已失程子久有定論乃閻百詩尊荀

子不醇之儒爲述者之明欲與作者之聖並駕齊驅何
其攻尚書之嚴而待荀卿之寬也自閻氏作俑詆諆尚
書而我
朝訓詁諸公趨而和之率皆勇於詆前賢而寬以恕異學
此是非所以不明人心所以不正而學術之所以日非
也則試徵論荀之誤錢竹汀云古書僞與爲通荀子謂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卽作爲之爲得此字義便大
聲急呼爲荀卿訟冤若程朱論荀之太刻者不知所謂
作爲卽告子以人性爲仁義也正荀子性惡之說也錢

氏自不識性何乃議程朱衛道之過嚴哉又謂孟子言
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
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敎人以善則一也夫孟子之言性
善也由天而之人有受中定命之理盡人以合天有下
學上達之功體用一原也性敎一致也若荀卿之化性
而起僞則本末相反內外兩岐雖有孝弟之行辭讓之
美皆反於性而悖於情者也（見荀子性惡篇）天下有反性悖情
而可以敎人善乎哉又云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分義
理與氣質而二之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敎人以變化

氣質爲先實暗用化性之說荀子未可以小疵而訾之
尤大不然夫謂義理氣質爲分而二之也是不知宋儒
理氣不相離之義也況荀卿之以性爲惡也既不知義
理之性有仁義禮智之常又不知氣質之性有淸濁美
惡之異其所謂化性而起僞者皆以禮義法度刑罰治
之而非有變化氣質之學也乃錢氏以爲暗用化性之
說則豈非援儒入墨而盜憎主人之意哉故程子以爲
大本已失而錢氏以爲小疵小大之不明本末之不辨
而欲識聖賢之門徑難矣昔李延平謂朱子曰今日二

綱不振義利不分故人心邪僻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氣
間隔而中國之道衰四夷盛皆由此來也自閻氏開詆
經之漸而毛奇齡攻程朱黃宗羲胡渭亦攻易圖後生
循習漸成狂妄乾嘉以來紀昀戴震錢大昕輩專以攻
擊朱子爲事而無不祖護異端者是故義利不明人心
不正而四裔橫此泰西之所以憑陵中國也嗚呼息邪
距詖儒者其勉爲聖人之徒哉

尚書古文辨惑卷二

宏農張錫駿安

大禹謨下

閻如璩云二十五篇之書其精密絕倫者在虞廷十六字
今不能滅虞廷十六字爲烏有猶未足服信古文者之心
也此蓋純襲用荀子而世舉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
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
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於道一於道
之語遂櫽括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

初非其能造語精密至此極也
天下之書有似同而實異者或字同而解異或句同而
義異其純駁之故雖利口不能淆是非爲一致此聖學
與異端之辨也尚書言恆性荀卿亦言人性言性同而
善惡之分懸若堯桀矣尚書言禮義荀卿亦言禮義禮
義之名同而原於天命之性與起於聖人之僞判若霄
壤矣夫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禮義之本原也自
荀卿以性爲惡天下之大本已失而凡感於物之情統
性情之心胥乖戾而不得其正推而至於應事接物亦

必有偏重偏輕之謬作好作惡之私而事之失於太過不及者不可數矣是雖字句偶似而與堯舜相傳之道統有不相背而馳者哉閻百詩詆尚書謬矣今又欲滅十六字之道統夫聖賢之道統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也道統若滅則生民將近於禽獸郎天地亦無所恃以立也閻氏縱不為生民計獨不懼近於禽獸乎乃以字句偶似而不察其上下之文亦不考其同異之故便謂虞廷道統之傳為襲用荀子之語得非病狂喪心者耶請言荀卿之解蔽荀卿曰故治之要在於知

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夫惡有蔽矣哉此一節言治心在虛壹而靜則心清明而自無蔽也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此一節言欲心之虛靜在精於道尤在壹於道而萬物各當其任也然精於道者謂專精一事而非有格物窮理之功也壹於道者謂專壹一事而非有反

身力行之學也故其卒不過正志察論而已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一節引舜以明之危猶懼也處一危之者心處一而常懼其不一則其榮滿側矣養一之微者心一而養之惟恐亂此心之一則隱微之中其榮非人所能知矣人心者人之心也道心者心壹於道也若夫危微之幾則非荀子之學所能知也夫荀子以人性為惡故有聲色臭味之人心而無仁義

禮智之道心以寡欲為誤則既無過欲之功安有審幾之學此皆誤引聖賢之文而於其一偏之學則扞格而不能入也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心亦如是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此一節申言心虛靜則清明而能應事也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此一節申言精之由於壹也則嘗此而論之夫尚書之所謂人心者生於形氣

之私也所謂道心者發於義理之正也若荀子則謂人之性惡故祇有人心而無道心所謂道心卽專精一事之心也不計其合義與不合義也尙書所謂惟危者謂人心之易私而難公所謂惟微者謂道心之難明而易昧也若荀子則人心之危卽危懼之意懼此心之不能一也道心之微卽隱微之際養此心之一於無形也此皆老莊淸靜之旨達磨面壁之功其於尙書已如薰蕕之不可同器矣至尙書之惟精則察之而不雜乎形氣之私也尙書之惟一則守之而使純乎義理之正也先

知後行不可亂序卽聖門博文約禮之學也若荀子則精於道者致精一事之謂也壹於道者專壹一事之謂也惟壹故精其所謂虛壹而靜者卽莊生之抱神以靜釋氏之坐禪入定也究壹與一不同閻氏字尙不明而乃鹵莽欲滅道統乎且道統者人心同然之理亙千古萬古而不敝者也又豈肆口詆毀之所能滅耶凡此荀卿之說不過佛老之緒餘與虞廷十六字字句相似而文義相悖虞帝自傳道統荀子自述異端各成一書而豈邪說之能混聖學乎乃閻百詩不知尙書之精深亦不察荀子之偏淺見其字句相似便欲援墨入儒以滅古今之道統嗟乎義利不明人心不正邪說肆行至於如此若此輩者平時既勇於叛聖賢不幸有事卽果於叛

君父自泰西入華以來人欲橫流之禍逮於今而未有艾也可勝歎哉

王鳴盛云允執其中見論語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並不言見大禹謨今益以三言爲十六字程子朱子出闡發精密其義益尊然此篇實出晚晉非眞古文蓋

魏晉間人采取古經成之其疑之者如吳澂郝敬輩竟爲删去元王充耘明梅鷟幷加以駁難謂堯舜本無此語則又過矣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於道一於道之語乃櫽括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其中成十六字其蒐輯補綴雖出後人而實古聖相傳之精言不可廢也但斷斷非大禹謨元文亦未見其必爲尙書語耳且荀子引尙書十六事皆稱書曰傳曰獨此作道經則知此古道經載堯舜語非出尙書

王鳳喈踵閻氏之謬引荀子以駮虞廷十六字余已於疏證內辨其是非使人知異學與聖學之不同義矣又謂孔安國之解論語舜亦命禹並不言見大禹謨以爲尚書非真古文之證余則以爲不然夫孔安國之訓解論語與考論尚書其年歲之先後均不可考而可憑虛臆斷以毀聖人之經乎故謂尚書之出晚晉也謂梅賾上書之時非古文始出之日也兄虞廷十六字爲堯舜傳道之微言經程朱之講論而其理大明非因程朱之闡發而其義始尊蓋其理大中既無小過不及之差其

道至庸又爲人生當行之事其辨理欲之界也則致知以察其幾而其守本心之正也則力行以求其實此其體用一原工夫有序固非老莊之緒餘荀子之邪說所能假託以欺人者乃王鳳喈以爲魏晉間人采取古經成之夫所謂古經者即荀子所引之道經也與虞廷十六字字句相似而文義相背觀荀子處一危之養一之微二句則可見矣王氏乃不通文義而爲是推墨附儒之論乎王鳳喈以爲魏之王肅晉之皇甫謐或僞作尚書乎試取若輩之文觀之能如尚書之文辭簡嚴義理精粹耶使魏晉間有此大儒能作尚書則韓昌黎之原道不得謂孟子之死不得其傳矣試由此等而上之如董仲舒賈誼揚雄之書尚不敢望而況肅謐之陋儒乎哉故程朱之前此理具在而知之者無人也程朱之後此理大明而知之者仍無幾也元之吳澂王充耘疑古文者也論形似而不知義理者也然尚未敢明目張膽以駮之也明之郝敬梅鷟駮古文者也無知而妄作者也然尚未如閻百詩之武斷也降至王鳳喈而武斷尤甚既謂虞廷十六字非尚書禹謨之元文是以禹謨爲

僞也又謂爲古聖相傳之精言是以道經之言爲古聖之言而援異端以入聖學可乎哉試取解蔽篇讀之惟危微之幾二句與荀子之學不類蓋荀子無所謂幾殆誤引前聖之言而不知其不相似也嗟乎如王鳳喈者既無窮理之功故是非不能辨又稟偏執之性故議論不能平而謬取佛老之論爲堯舜之言其貽害於學術人心豈有既哉

黃宗羲疏證序云朱康流謂余曰講學者未有不淵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可僞之乎余

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即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惟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爲人心道心之說所誤也夫人祇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不皆然

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祇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則此十六字者其爲理學之蠹甚矣康流不以爲然

國朝初黃太沖爲異學之魁初受業於劉念臺爲姚江陽儒陰釋之學後流於豪俠之爲全失蕺山矩矱其所著宋元明學案顛倒是非汨亂聖學門徑大爲學術之害今謂允執厥中堯之言不能有所增加請以渠家宗派論之達磨之初入中國也本謂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故其所言祇淨智妙圓體自空寂而已乃曹溪則言不思善不思惡矣陽明又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曹溪言認取本來面目矣陽明又言致良知降此而王龍溪言現成良知矣李見羅言止修矣劉念臺言獨體矣皆藉聖人之言以文釋氏之說守靈明之知覺去文字之支離然猶迭有增加如此況聖學與禪宗相反堯之一言渾淪無際學者不知審端致力之方舜於是判以理欲啟之知行蓋欲人知所從事而後可言執中也自是以來禹言幾康矣湯言性言仁矣伊尹言誠言敬矣皆漸次推

廣漸次精密爲後世開造道之方達天之學此亦理之自然不容已者今黃氏云然是欲如彼學之空諸所有也至謂人心道心爲性惡宗旨此亦非知荀子者夫既以人性爲惡矣而尚有道心耶況惟危惟微尚書之文之危之微荀子之語今字句尚不能明是殆道聽閭氏之言而遂說之也又謂此理散殊必擇之精而後始與我一此亦黃氏之妄說荀子尚有擇善之功耶此其見識尚不如惠定宇知荀子之深但無關正學亦任其囈說而已至謂後儒以心惟有知覺理在天地萬物是黃

太沖自造謬說以謗程朱也案程子曰性卽理也朱子曰性者心之所具之理又曰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心則統性情而無不在焉又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至王陽明始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是卽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也夫心之體性也性旣無善矣則心祇有知覺可知也迨天泉證道王龍溪掀翻其說謂性旣無善無惡則心意知物皆當無善無惡於是陽明始以爲接

利根人法沿及明季書成無善無惡之天下而現成良知之邪說上下肆行黃太沖謂人祇有人心卽心惟有知覺之說也本拾陽儒陰釋之餘乃恐儒者之斥其非而反誣程朱以分其謗則其心術不正而詭詐多端可見矣夫人各有心而其體爲性性者理之會也心者氣之靈也人生而靜無善惡之可言及其感物而動而善惡形焉其動於形氣之私則爲人心有善有惡者也其動於義理之正則爲道心有善無惡者也聖人有憂之於是分天理人欲之界示明善誠身之功務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一身萬事始能無過不及之差矣自陽明王氏認心爲性認氣爲理率天下之高才正士羣皈依於瞿曇之門謂但養其炯然之知覺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辭讓是非自能辭讓是非而現成良知之說起矣卒之立身行事大背於聖賢其魁桀黠猾之士如王龍溪顏山農何心隱李卓吾輩放蕩無忌以誦佛老爲名士以掊程朱爲高賢以訶詆傳註爲俊傑以呼盧挾妓爲風流皆自謂聖人之生實未離小人之域其鄒東廓許敬庵劉念臺諸公尙守儒者繩尺

然在姚江之門已是鈍根不足以承接異統降至黃太沖蓋亦倚現成良知而流於蕩者也不喜尙書亦不讀孟子夫孟子所謂放心卽黃太沖之人心流而忘返者也尙書所謂道心卽孟子所謂仁義之心人之本心也孔子之所欲人心之自得其正也而矩卽道心之節也今黃太沖謂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本心不言失道心夫道心者卽人之本心得其正而渾然在中隨感而應者也未放未失奚容求也若失其本心卽失其道心也黃太沖此之不知是甚不識孟子矣又謂聖

人祇是不失人心是並欲誣孔子矣不知孔孟尚能知尚書為何物哉充是說也將使天下之人喪仁義禮智之良而自謂性情得其正縱聲色臭味之欲而自謂口體不失其官也然則此十六字者言本體言工夫其為陽儒陰釋之蠹甚矣若聖學則列聖相傳垂為道統而非異學者所可冒名妄誑也嗚呼學術一差不能為吾道之干城反甘為斯文之蟊賊如黃太沖者是亦不可以已乎孟子有言此之謂失其本心

惠棟云荀子之言危微與俗解異危猶中庸之慎獨也微

猶中庸之至誠也荀子言一故能精非先精而後一也且微已造至極不須更言精又言一也荀子所言七十子之大誼推而上之卽聖人之微言也梅氏用其說以造經而誼多疏漏閻氏謂其造語精密殊未然又云人心之危中庸所謂誠之者也所謂慎獨也道心之微中庸所謂誠者也荀子所謂獨也誠之者功之始也獨者功之全也故荀子曰不誠則不獨精者精微一者道本得一而加功焉然後精僞尚書惟精惟一此誤解荀子也吾聞一而後精不聞精而始一蓋後人以為精察之精故誤耳

惠定宇作尚書考以駁古文拾老莊之緒餘尊荀子之異學而以程朱之注為俗解已具見瞀儒之伎倆矣又輯易微言以解易自以為得古聖之微言與宋儒異趣矣夫程朱者聖道之嫡傳也與程朱異趣卽不能與周孔合符故其所引證者若老墨莊列若荀管孫吳若慎文尸范若鬼谷鶡冠呂覽韓非淮南下至諸經緯二統歷無不取之惠氏以為解易乎是所解者諸子百家駁雜之易非羲文周孔潔淨精微之易也惠氏以為古義乎是所引者古昔異端曲學之義非古聖人之大義也

乃惠氏則以為推而上之卽聖人之微言是點鐵而欲成金也則試歷闢其謬其以危猶中庸之慎獨訓詁無此義而荀子亦無是學也中庸之慎獨所謂遏人欲於將萌者也自荀子以宋鈃之寡欲為過（見正論篇）則有導欲之事而無遏欲之功雖有慎獨之名何所用乎惠氏此解得無作顢頇語以欺人耶況荀子之致誠猶曰實致其功焉耳其曰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猶云獨斷獨行云爾與中庸之慎獨不同且惠氏亦云幾有善而無惡則獨又何用慎乎其謬一也又以人心之危為中庸

之誠之者夫誠之之功不外擇善固執之學其曰擇善
即尚書之惟精欲精以察之而不使雜於形氣之私也
其曰固執即尚書之惟一欲一以守之而使純乎義理
之正也乃惠氏則曰道本得一是老子抱一爲式之旨
一故能精是荀子虛壹而靜之說皆以異端詖邪之辭
誤解尚書且以宋儒精察爲誤則於擇善之功大相悖
即於誠之之學不能通其謬二也至以微猶中庸之至
誠尤屬錯誤夫荀卿以人性爲惡則仁義禮智皆雜於
聲色臭味之私又何有真實無妄天理之本然乎況惠

氏之解微字也皆以事之微細爲義（范子見微知著 趙岐注微小也）今
忽解爲至誠將事之小者皆若聖人耶且聖人從容中
道純亦不已與荀子養一之微不惟不相似直是相反
是惠氏不解中庸並不識荀子亦不知道器之分矣其
謬三也又以道心之微爲荀子之獨尤雜佛老之說夫
中庸之獨以時地言感物而動之初也若荀子之不誠
則不獨不獨則不形即所謂輕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
濟者也皆以處事獨斷爲解非以此爲至誠之全量也
乃惠氏以獨爲功之全是並荀子之文義亦不能通矣

又云性之初有善而無惡亦曰獨是即陽儒陰釋之學
以良知爲獨體者也其以氣爲理也即認賊作子也是
惠氏不惟拾漢學且習佛學矣況荀子以性爲惡而惠
氏又以性爲善以此解道心之微於荀子其能通乎其
謬四也凡此皆攻尚書之謬尚未及易微言之誤也則
試推廣言之其引說文之注謂天闕西北爲无引古文
奇字謂无與元同義此本漢儒之陋說又引北史梁武
帝問李業興云易有太極極是有無對曰所傳太極是
有無謂太極即乾之初九又謂之元故不可言无无通

於元故元爲道之本知元爲道之本則後世先天無極
之說皆可不用也夫繫辭所謂易有太極者謂陰陽變
易而太極無不在焉故一卦一爻各有太極今曰太極
即乾之初九是祇潛龍勿用一爻有太極而其餘三百
八十三爻均無太極也而可乎又曰元爲道之本是以
道爲元之末也得無岐元與道而二之耶況邵子先天
之說即圖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以示人而惠氏尚不知
太極爲何物使無先天之圖不更冥然無知耶即周子
之無極言太極之無形猶中庸言無聲無臭云爾非如

惠氏祖老莊之虛無以无與元同義也其謬五也其解
繫辭幾之先見者也引虞注云幾謂陽也陽在復初稱
幾惠氏云幾卽一也一古文作壹說文壹從壺吉卽吉
之先見之義朱子據劉向傳作吉凶之先見失其義矣
一之初幾也以此見性之初有善而無惡惡者善之反
不與善對故云無敵亦曰獨幾亦有善而無惡周子言
幾善惡非也夫虞注之以復初爲幾也是以動之初爲
幾自是正義何惠氏之以初爻爲幾也若以初爻爲幾
則聖人之繫辭何以釋豫之六二乎乃又云幾卽一是

以老莊解易而於易不能通也且幾旣有吉而無凶矣
則君子又何庸見幾而作耶非以人之易溺於豫卽凶
事萌動之端耶此皆參之經而相悖度以理而不通則
朱子之作吉凶先見不甚得經之正義乎又謂惡者善
之反不與善對故曰獨此正胡氏謂孟子言性善非與
惡對之善而朱子以爲陷於釋氏之餘至姚江之徒遂
以良知爲獨體皆以魂魄知覺之靈誤爲仁義禮智之
理惠氏陽儒陰釋其尚能知性耶況性之初有善而無
惡也以其不雜氣質而本心之發見也若幾則雜乎氣

質矣天下非生知安行之聖而能動念之初皆善而無
惡乎且惠氏屢言愼獨使幾有善而無惡則愼獨之功
祇擴充之事乎是惠氏並不知愼獨之學爲省察克治
之要特爲大言以欺人也其謬六也其言誠也謂大學
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故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大
學誠意歸於愼獨故荀子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
此大學誠中形外中庸誠則形之義也荀子所言卽七
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與宋儒旨趣不同孟子言存心
故云養心莫善於寡欲荀子言愼獨故云養心莫善於

誠或據孟子以駮荀子之非是駮大學也夫大學正心
之功莫若主敬其曰先誠其意欲人實其心之所發而
去惡以復善也發處得其宜斯存處得其正今荀子欲
以誠養心是不知大學之道也大學之言誠中形外也
言小人掩惡著善而人如見其肺肝也與中庸君子之
誠則形不同也卽荀子之言不獨不形也言不形則民
不從亦與中庸之分量相遠也程子以其言誠甚小故
駮之曰荀子元不識誠旣誠矣心安用養耶況大學之
誠與中庸不同大學以功修言乃戒欺務實之事謂格

致之後好善惡惡欲其實也中庸以至道言乃眞實無妄之理其誠者聖人之極致其誠之者亦大賢以上之詣也若荀子則以誠爲君子之所守政事之本則分量又小矣况愼獨者聖學之所以遏欲也荀子痛詆宋鈃之寡欲故其學也惟欲導欲以誘羣衆（見天論篇）不肯遏欲以致至亂（見正論篇）尙能於獨知之地用愼幾之功耶其所謂獨蓋孤守其虛壹而靜之旨而實見之事焉與老莊之抱一同而於聖賢之愼獨則毫不相涉也乃惠氏以爲荀子言愼獨是於荀子之學亦懵然不識也又以爲

七十子相傳之大義是不得聖人之門且以程子駁荀爲駁大學是不識大學並不識程子也其謬七也其言一貫也謂一貫之道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宋儒謂惟顔子曾子子貢得聞一貫非也以大學言之先誠意正心修身而後齊家治國平天下由本達末原始及終一以貫之之道也莊子天地云通於一而萬事畢其論一貫與宋儒同與孔子異道家以一爲終故曰通於一而萬事畢聖人以一爲始故曰吾道一以貫之此儒與道之別也夫聖人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

言萬殊之理皆自大本中流出非如大學之由本達末原始及終祇言學問先後之序也天下不皆生安之聖故學者下手做工夫皆先於萬殊處行得當乃能於一本處見得眞聖人所謂下學而上達也惠氏不知此理乃謂三尺童子皆知之何其言之易耶况引大學有誠正修之功而無格物致知之事正朱子所謂無頭底學問惠氏素無窮理之功卽不能知聖道之大其妄言一貫正釋氏所謂顢頇佛性尙能知一貫耶至謂道家以一爲終聖人以一爲始尤屬錯謬夫老子之言道生一

也抱一爲天下式也莊子之言一之所起與聖生王成皆原於一也均以一爲始者也若聖人之教及門有祇言一者乎惟顔子至卓爾之見始有上達之悟若曾子子貢聖人以其眞積力久是以呼而告之惠氏乃以宋儒爲非竟不知爲聖人之當面指示也豈非並論語亦不讀耶此皆喜與宋儒爲難而妄執陽儒陰釋之說以一貫爲入門工夫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以叛聖人之道究之亦不知下學爲何事上達爲何功也其謬八也其言理也謂人之性稟於天性必兼兩在天曰陰陽在

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曰性命之理樂記言天理謂好與惡也好惡得其正謂之天理失其正謂之滅天理後人以天人理欲爲對待且曰天卽理也尤謬其引樂記謂康成子雍以天理爲天性非是理屬地不屬天一闔一闢一靜一動謂之天理又引韓非子云凡物之有形者有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惠注云釋理字最分明又云凡理者方圓長短粗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本原無物字）可得道也惠注云道理二字說得分明宋人說理

與道同而謂道爲路祇見得一偏夫聖人之言兼三才而兩之也言易之所以六畫成卦也非以爲兼而兩之始可爲性命之理也故陰陽氣也柔剛質也而天地之道則命之理也人道之仁義則性之理也惠氏於理氣之分既不能解易之文義亦不能通而可與之言窮理之學乎若樂記言天理卽天之性也好惡則情之發而爲意故得其正則爲天理非以好惡爲天理也惠氏於此尚不能識乃謂後人以天人理欲對待爲謬是不知滅天理窮人欲本樂記之文而妄以爲程朱之說也且

旣知天命之謂性矣而曰天卽理也尤謬是不知天爲理之所從出也而可乎至駁康成子雍以天理爲天性之非也則曰理屬地不屬天尤爲非常差謬夫以陰陽之運古今不易而無理以主宰之則天運不幾於息乎是不知道之大原出於天也況一闔一闢一靜一動皆氣之所爲而何以謂之天理耶惠氏於道器之辨何以蒙昧至此乎其引韓非之解老也謂凡物之形有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是天下皆兩歧之理更無一是之理也況其所謂理者以形而下之氣爲形

而上之理是異端之說而聖學無是也老子非知理者而韓非尤謬惠氏何以謂釋理最分明耶其引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所以解老子之道可道也惠氏以爲道理二字說得分明乎而非老子之常道也夫宋儒之言理也謂在物爲理而人能盡其事物當然之理則謂之道其剖判理道尤更分明特惠氏溺於異端之說故茫然不察耳其謬九也又謂後人談孔學者祇及困勉之學而未及生安六經之書生安之學爲多談困勉之學未嘗不親切而有味以之訓詁六經則離者多矣此七十

子喪而大義乖非後人之過也夫孔子雅言詩書執禮所以教學者也作春秋所以警亂臣賊子也皆非言生知安行之聖人也卽以易論亦屢言上達之學矣然其一卦一爻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故孔子以爲寡過之書非祗言生安之事也如潛龍一爻以爲聖人側微可以爲君子遯世无悶可以爲學者養正於蒙亦無不可不知惠氏所謂生安之學多在何處得非於六經之文義尙不能解耶夫使六經皆言生安之學則聖人又何用刪定六經爲哉其謬

十也凡此十謬皆惠氏學不知道而喜與程朱相反故程朱之所是而以爲非而不知與聖人相悖也程朱之所非而以爲是而不知與異端相雜也此我
朝訓詁之儒膏肓深痼之病乃以諸子百家駁雜之說欲
上接仲尼之微言繼七十子之大義而反詆宋儒爲異趣焉無乃攪金銀銅鐵爲一器耶此辨惑之所爲作也

閻如璩云一人議論自有先後互異若南北背馳者黃太沖嘗謂聖人之言不在文辭而在義理義理無疵則文辭不害其爲異如大禹謨人心道心之言此豈三代以下可僞爲者哉晩而序余疏證兩卷則謂人心道心本之荀子正是荀子性惡宗旨又謂此十六字爲理學之蠹最甚何相反也

釋氏之學不論是非故無不易之論亦無一定之說羅文莊云彼以本體爲眞末流爲妄旣分本末爲兩截謂迷則眞成妄悟則妄卽眞又混眞妄爲一途故其應用無方若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昔大珠和尙破翠竹黃華不是法身般若云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

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此釋氏之法不論是非祗欲去著無滯者也黃太沖爲釋氏之學其託名儒宗也旣無窮理之功故見識有所不定又無誠身之學故操持有所不堅且拈椎竪拂之氣勝而訶佛罵祖之機熟故凡程朱之言無不被其詆訾者今其先後之言如南北之相反也是亦大珠所謂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者也本無是非又何能知道統之是非乎故其初之言義理也尙欲依附門牆不敢顯叛聖人

也既而大反其說也則亦苦聖學之難未若現成良知之立地成佛也況虞廷道心之論精一之功與黄氏之現成良知蓋有若薰蕕之不可同器者其爲異學之蠧固宜乃黄氏復言名理學夫陽儒陰釋之宗本欲除理障也而尚有理之可學乎但黄太沖云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何一聞閻氏之邪說便移換其是非之心爲顛頂之心其本心竟安在乎所謂現成良知當是非自能是非者乃竟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乎夫人有家藏祖訓已數千年豈有一朝因羣小謬言譏

貶而遂棄之如敝蹝也哉嗟乎如黄太沖者夫何足責而念臺氏直道淸節爲世所重乃竟以異學禍世益使人不能無恨恨也

閻如璩云或難余曰虞廷十六字爲萬世心學之祖子之辭而闢之者不過以荀卿書所引偶易爲道經而遂槩不之信吾見其且得罪於聖經而莫可逭也余曰唯唯否否堯曰咨爾舜允執其中傳心之要盡於此矣豈待虞廷演爲十六字而後謂之無遺蘊與且余之不信而加闢之者亦自有說讀兩漢書見諸儒傳經之嫡派既如此矣讀注疏見古文卷篇名目之次第又如此矣然後持此以相二十五篇其字句之脫誤愈攻愈有捃拾之繁博愈證愈見是以大放厥辭昌明其僞不然徒以道經二字而輒譏議歷聖相傳之道統則一病狂之人而已矣豈直得罪焉已哉嗟乎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此語不知創自何人而見之道經述之荀子至魏晉間竄入大禹謨中亦幾沈埋者七八百年有宋程朱輩出始取而推明演繹日以加詳殆眞以爲上承堯統下啟孔敎者在此蓋以其所據之地甚尊而所持之理原確也噫抑孰料其乃爲僞也乎

或有問於余曰閻百詩之攻虞廷十六字也或者難之以爲荀卿所引不過偶易爲道經子輒辭而闢之恐且得罪於聖經其亦可爲人欲橫流之障乎余應之曰此閻百詩設爲問答以詆尚書答者固多紕謬之辭卽難者亦猶鄙陋之見也夫尚書與荀卿其學術之相反固若水火之不相入矣今荀子有人心道心之偶同計其中必有大不相同者但能循荀子之文而解其義則其虛壹而靜之旨不待頃而知之矣況荀卿以人性爲惡（見性惡篇）則有人心而無道心以寡欲爲過（見正論篇）則有導欲

而無遏欲其與虞廷危微之界精一之功蓋無一之不
相悖者學者推究而得其是非使異端之書不得以亂
吾聖學之統豈非正人心一大快事哉若不分辨其是
非而含混置之是使閻氏之邪說惑世誣民而未有艾
也甚非聖賢息邪距詖之意也閒嘗卽人心道心之義
而推廣之尚書仲虺之誥言以義制事矣所以建中也
荀卿君子篇亦言以義制事矣欲知所利也此文正同
而義相悖者也尚書康誥言若保赤子矣以君保民也
荀卿臣道篇亦言若養赤子矣以臣養君也此文相似

而義各異者也閻氏亦將謂尚書之襲用荀子乎揚子
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孟子所
謂闢之者闢楊墨之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也若閻百
詩之攻尚書則是侮聖人之言耳虞廷十六字有何悖
謬而敢以孟子闢楊墨比之乎況心學者姚江陽儒陰
釋之學也以十六字爲心學之祖外若嚴吾道之防內
實煽異端之焰是亦黃太沖之徒援儒入墨之說也今
更有闢先聖之道者出則揚子所謂辭而闢之者必將
在是而非聖無法之魁如閻百詩者固在所不恕其助

桀爲虐之黨亦必聲其罪而討之以遏邪說之橫流蓋
至是非既明則韓子火其書之策其必在所取夫曰問
答之謬則既聞命矣至閻氏謂允執其中傳心已盡不
必演爲十六字而後無遺藴或尚有見於易簡之旨與
余曰此閻百詩飾邪說文姦言以濞亂天下而不知聖
人大中至正之道者也夫上古之世文字初開自唐帝
啟執中之傳後學茫然不知入德之門造道之方故舜
之命禹也判其理欲之界示以精一之功學者始知有
用力處由是湯曰建中孔曰時中至子思作中庸闡喜

怒哀樂未發之旨致戒懼愼獨交盡之功而中之道始
無遺藴矣推之湯誥言性至孟子言性善而其義始全
仲虺言仁至孔門言求仁而其道始備蓋理非一時所
能兼盡而道非一聖所能獨開其漸推而漸廣者道與
時爲變通其愈索而愈精者學積久而純備也洎孔孟
既沒而聖賢之道統不得其傳茫如闇如者一千五百
餘年至程朱大儒出然後復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其曰
主敬以立其本則欽之謂也窮理以致其知則惟精之
謂也反身以力其行則惟一之謂也先聖後賢若合符

節盡至是而堯舜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
明中天昭晰呈露夫以古聖開示其精密如此宋賢闡
發其詳盡又如此然如閻百詩者尚且大義未明微言
不析一睹異端之言有相似者便欲推墨附儒認賊作
子設使列聖皆未開發祇有允執其中之一言而宋賢
亦無所藉以為繼往開來之準則萬古當如長夜人皆
擿埴冥行矣閻百詩雖欲讀書少知義理為鄉黨自好
之士豈可得哉曰閻氏之不信古文者謂讀兩漢書見
諸儒傳經之派既如此讀注疏見古文卷篇名目之次

又如此豈諸書於古文尚書均有所不合與余曰不然
諸儒傳經之派兩漢書語焉不詳然諸儒之著述具存
於孔壁之古文皆有所考證者也至古文卷篇名目之
次孔疏言之甚悉閻百詩則以張霸之偽書為真而以
孔壁之真書為偽任胷臆以武斷者也請言其實考前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
因以起其家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
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塗惲惲授河南
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璜惲等皆貴顯又云司馬遷亦

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
古文說此亦班氏以臆言之且皆伏書於古文無涉者
也後漢書楊倫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
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
世然據孔疏賈馬鄭三家之書皆祇伏生二十八篇豈
以利祿之途未開遂未及二十五篇與抑以古字寫伏
書亦謂之古文尚書與兒孔壁古文尚書與賈逵為古
學如後漢書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皆長於古學之類與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
如後漢書杜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之類後漢書均未分析世遠書佚尤

難臆測此兩漢傳經之派與古文尚書毫無參差者也
惟荀悅漢紀云去聖久遠道義難明而古文尚書等通
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於學官也故東漢諸儒用
古文二十五篇者指不勝屈至馬扶風晚見古文尚書
其駁泰誓之偽證二十五篇之真具載孔疏至引我武
惟揚一節用泰誓本文與孟子不同尤為確證鄭北海
亦晚見古文尚書其言成王作周官有述天授位之義
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見周禮注其答趙商問尚書
周官師保之名具載鄭志亦屬毫無疑義此諸儒之著

述俱見古文尚書均有可考證者也乃閻百詩妄以古文爲魏晉間僞作欲將鄭志抹撥將馬扶風之引太誓經文鄭北海之周禮注亦可抹撥乎何其謬也但馬鄭兩儒早年誤注之書序均未改正以行於世鄭氏戒子書云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未所憤憤者徒以所好羣書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鄭氏所謂失誤欲覃思以終業及羣書不得寫定想亦以誤注之書并帶

胥次與乃閻百詩承誤踵謬陽用鄭注書序之次而陰遵張霸僞書之目是謬棄荊山之玉而賣藏其武夫也豈不悖哉又考漢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此用劉歆七略之說也與古文卷數篇數無不適合其後用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始有得多十六篇之說與古文二十五篇不符夫同一劉歆之言而前後不同其中自必有故乃閻百詩輒以爲僞而攻之及察其所謂眞古文者乃取孔疏所載張霸僞書二十四篇合鄭注伏書三十三篇爲五十七篇然考其卷則四十五

卷也與古文經四十六卷之數不合也考其篇則多二十四篇也與得多十六篇之數不合也卷與篇無一相合而譁然號於衆曰此孔壁中眞古文也天下亦多好學深思之士其疇能信之此閻氏任胷臆以武斷悖漢志背孔疏而不顧事理之刺謬者也况閻百詩所謂旣如此又如此者皆含混言之而不敢分明指示以掩覆其姦此亦小儒情現而屈之時也其所謂不徒以道經二字輕議歷聖之道統此又異端窮極而遁之辭也夫以閻百詩之造言誣聖於理旣有所不順於心亦有所

不安而反嘵嘵不置者蓋亦恐聖人之徒聲罪致討而多方學書以備正學之攻也儒者試取兩漢書孔疏及馬氏辨泰誓（見書序疏）鄭志及周禮注反復考之則古文尚書之疑案與閻百詩毀經之罪案不崇朝而可定矣曰閻氏之言信多虛謬矣而其所謂持此以相二十五篇其字句之脫誤愈攻愈有摭拾之繁博愈證愈見是以大放厥辭昌明其僞尚書能如斯之多疵纇乎余曰不然此閻百詩大言以欺人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之實荀子所謂姦說者也夫閻氏之學理解本淺其所以攻

尚書者又不論義理之是非而槩以詭譎武斷行之或割裂經文（如截孟子一人衡行二句為書辭以為史臣作以攻泰誓於桐處仁遷義三年割三年屬下句以為太甲放桐六年以攻太甲之類）或徵佐誤注（如引包咸注以論語孝乎惟孝為句以攻君陳引杜預注以左傳德乃降為降服以攻大禹謨之類）或摭三統之悖經（如引太甲祇見厥祖三統以為冬至配上帝引畢命三統以為畢命豐刑與經相悖以攻太甲畢命之類）或用墨子之譌句（如引墨子帝伐之惡等句攻仲虺之誥舞佯佯等句攻伊訓紂夷之居等句攻泰誓之類）或鑿空以造事（如稷契至禹總師時已一百五六十歲而謂其必在因禹未讓稷契以攻禹謨太康之毋誣造禹娶妻生子之年及啟定與其后齊年謂其母當一百一十四歲而斷其必亡以攻五子之歌之類）或藉端以欺人（如引河渠書因史記有夏書曰遂以禹抑鴻水等句為禹謨正文以攻禹謨漢書谷永傳引史記泰誓乃用婦人之言二句顏師古誤注為今文泰誓之辭遂以為偽泰誓以攻泰誓之類）或据戴記之舛誤（如引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以攻太甲引惟甲冑起兵以攻說命之類）或校經子之異同（如引大學顧諟天之明命無先王字以攻太甲引管子武王有臣三千有武王字以攻泰誓之類）或雖以古韻之有無（如引呂氏春秋廣運乃神以禹謨有韻為偽引論語允執其中又以禹謨無韻為偽之類）或駁以書辭之增減（如引論語堯曰咨一段而以禹謨增句為偽引左傳維彼陶唐一節而以五子之歌無帥彼天常為偽之類）其所定九十九條者無一條之當乎事理饜乎人心焉夫一閧之市未立之平而姦駔狡儈造言欺謾以擾亂市廛辨物則好惡從心論價則上下其手使闤闠胥亂交易

不得其直闔百詩之伎倆不過如此乃竟以淺學之士而放言橫議欲滅虞廷道統之傳其邪說肆行壞人心術慘於夷狄纂弑之禍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朱子云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有

王者起定毀經之罪誅叛聖之魁闔百詩其當為首惡也夫曰然則闔氏謂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見之道經述之荀子渠亦知荀子與尚書有異義乎余曰不能知也夫潛地窟者不睹天明守冬株者不知夏蔭況闔百詩之為人也其心浮動而不能沈潛其才粗疏而不知縝密又窮一生之力與尚書搆難凡有可以攻尚書者不暇細繹急錄諸篇故所引諸書舛誤多矣如引荀子一於道以附會惟一而不知荀子之為壹於道也引呂氏春秋廣運乃神以為本非韻語而不知呂氏之有韻也謂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皆出荀子正名篇而不知祇無稽之言四字也祇此字句音韻之粗闔氏尚不能了了而欲其順文析義以究聖學異端純駁之分闔百詩又烏能有此精心哉至宋程朱大儒闢荀卿性惡

之謬而取虞廷十六字推究闡明曰以精密然後堯舜執中之傳得所依據不淆於異端似是之非雖十六字中與荀卿同者六字然文義相背判若天淵尚書自上承堯傳下啟孔緒荀卿自上繼莊老下授李斯即以其所據之地言之孔孟既沒寥闃無人而李斯相秦得時行政據地非不尊也然尚書之理自純而荀卿之理自謬傳聖學者尚書自見其真而尊異端者尚書妄謂其僞易傳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賈氏惜誓云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彼學鳩飛槍榆枋安足與語天地之大哉則嘗推妄儒之積弊而論之自閻百詩作俑觝排聖訓大潰名教之防而後之學者積爲狂妄之習皆有非薄聖賢之意其恪守聖經者俗士以爲詬厲之具其敢爲邪議者時人以爲風氣之宗馴至乾嘉以來士風日陋昔之藉端以詆古聖者今則無故而詬先賢矣於是戴震錢大昕輩起而與程朱爲難詆窮理爲意見訾躬行爲迂拘究訓詁之緒餘拾許鄭之糟粕其上者以校讎經史爲不朽之盛業其下者則考子

書校古注以爲有拾遺之功標榜成風名爲樸學而世之士大夫徒知勘字句之同異不復知身心性命爲何事矣時則有號爲經師以大學士致仕家居民田數十頃至十餘年不完錢漕者則其爲人可知也逮道咸之末泰西入華向之尚樸學者漸變而慕西學光緒初

朝廷之重臣以主和誤

國而號爲樸學者競翻南宋之清議以阿世而取容詬岳忠武無恢復之實嘉秦謬醜有再造之功似此善惡倒置豈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哉於是康有爲輩出遂欲掃聖經而空之謂自嬴秦一炬經籍無存今之號爲十三經者皆劉歆僞造而非真聖人之籍也夫閻百詩祇僞尚書耳而其邪說肆行不至盡僞諸經不止者正以其始則詖辭起而是非淆其繼學術岐而綱常亂使荒經蔑古之習成而壞法亂紀之情勝馴至人心不正人倫不明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於僞聖經賢傳乎何有夫惟人心不正人倫不明是以衆志無所維繫而

主勢孤今茲之邪說淫辭敢於侮賢聖者皆他日之犯上作亂敢於叛

君親者也故自閻百詩開侮聖之漸一變而爲考據之學再變而爲訓詁之學三變而爲校勘之學學術愈下器識日卑至變爲泰西繙譯製造之學則聖學掃地以盡而學士大夫惟財利是趨不復知君臣之大義故康有爲倡變法之議而陽效外洋以固寵陰挾敵勢以要君孟子所謂下無學賊民興者蓋至是而亂臣賊子將接迹於當世矣嗟乎大河之障潰於蟻封百雉之城崩於螻孔

聖人復起守正道以黜異端反經興民防微杜漸如閻百

詩毀經之罪烏容逭乎哉

閻如璩云人心道心本出荀子以竄入大禹謨遂尊爲經久而忘其所自來矣竊以古今若此類者頗多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云云河間獻王作樂記採之今且爲經是即以子爲經之證也而必以人心道心爲無本焉亦過矣

荀子人心道心之辨余既闢閻百詩之謬矣乃閻氏復以河間獻王作樂記採用文子以爲以子爲經之證大子與經何異惟其理之是而已亦安用證佐爲哉余嘗讀樂記其言人心動靜之分性情之妙可謂精矣人生而靜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發而爲情也人心虛靈知覺事至物來則必知之而好惡形焉好善惡惡則道心之發原於義理者也性之所以有節也好姸惡媸則人心之發生於形氣者也知之所以易誘也若好惡無節於內而知誘於外則是道心微而不能爲主宰人心危而交受其蔽欺不能反躬自治以察其是非之界決其存遏之功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況以無節之好惡而接乎無窮之物感則心

爲物役而化於物也不難此所以爲大亂之道也夫以樂記之言探理欲之本原而事至物來不能擾其性情之正謹好惡之大分而知誘物引不能侵其宰制之權此其精微縝密必本於孔門之遺言而非諸子百家所能髣髴其萬一者若文子之引老子則殊扞格而不能通也考文子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此襲樂記物至知知而誤焉者也夫知者心之神明日與物接而宰制萬事者也若智則性之貞也遇事而判其是非未有因事而先動者也此於心性之分尚不

能知而況能知性情之妙乎又云好惛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此又襲樂記好惡形焉與知誘於外而誤焉者也夫知能知物而好惡形是好惡方起於意非好惛遂成乎形也且好惛皆意之實亦何形之有哉至智出於外尤屬乖舛夫知在內而外物引之故以爲誘之於外若智則性之德而何以能出於外也且智果何物能如人物之忽出忽入也哉祇此更易樂記數字而文義之牴牾道理之悖謬已不可通則知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者皆襲取樂記之文而非引老子之語也乃閻氏以爲樂記採取文子何其見識之卑淺而不知是非也柳子厚云文子十二篇其指意皆本老子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今案文子此章祇二百五十餘字而分作八九章其上下之氣脈尚不相應信乎其爲聚斂以成之書也閻氏博雜之學其窮理本淺又以攻尙書之故私意坌起而不可遏故見理愈謬彼文

子之文其叉牙相抵似不難見乃竟變亂黑白毫無是非又何能知荀卿危微之說與禹謨之人心道心有天淵之別也哉嗟乎如閻百詩者大抵正是顚倒見耳宜其謬也

閻如璩云古人文字多用韻不獨周易老子爲然其與人面語亦間以韻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窮終韻協竊意當日舜亦以命禹原未嘗增減堯一字而僞作大禹謨者於呼禹之下增十三句而至天之歷數在汝躬增四句而至允執厥中增九句而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又溢二句而止不惟其辭之費意之重而於古人以韻成文之體亦大不識之矣又引梅鷟云離堯曰節爲二段而增加其上則非舜亦以命禹之文矣正與余互相發

詩經爲有韻之書而周頌不能皆協其他諸經惟周易之十翼用韻爲多而不能協者亦殊不少蓋以本非詩歌勿庸沾沾以韻爲也適其便而已尙書亦然而伏生之二十八篇用韻尤少至堯禪舜之辭載之論語居然有韻之可協此亦孔門紀言之偶爾成韻於義理初無關繫也乃閻氏以爲舜之命禹未嘗增減堯一字是藉

論語之省文便欲抹摋禹謨命禹之辭也夫魯論之記命禹也初無不得增減一字之說也乃閻氏讀論語而揣測禹謨見孔門之所記而直臆斷虞夏當日之情事且自有舜亦命禹之文便於數千年後而爲上古史臣立一紀事不可增減之史法天下有此理乎哉故凡疏證所謂竊意者皆閻氏一人之私意而任胷臆以武斷者也況論語紀上古之事故其言簡禹謨紀當時之事故其說詳此亦理之自然不庸易者且堯舜皆生安之聖而大禹實學利之資其分量不同其誥誡之繁簡不

得不異此皆聖人時中之妙用閻百詩私意橫生固有所不能知也故前之增十三句也述大禹之功德陟元后之由也中之增四句也傳執中之心法作元后之本也後之增九句也申警戒之意作元后之心也末二句結上文之辭也意有何重而閻氏以爲辭費使斤斤以韻成文能如是之精密詳盡哉且呂氏春秋之引虞運乃神也閻氏謂本非韻語以禹謨有韻而攻之今論語紀堯之言也在尚書原無此語閻氏復以禹謨無韻而詆之閻百詩之利口亂信一至斯乎至梅鷟所詆尤無

道理夫尚書論語各自成書論語自略尚書自詳此即離爲三段增加其辭有何可疵而吹毛以求之乎況魯論爲孔門紀言之書禹謨爲夏史紀事之書或詳或略各有攸當論語載命舜之辭故命禹之文可從省尚書祇命禹之語故告禹之文亦加詳且兩經傳世均如日月之經天即使梅鷟不詆亦不能以尚書告禹之文爲論語命禹之文孟子引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敬爲古文尚書誦之

閻如璩云十六字余既證其所出非真舜言詳味堯曰咨

爾舜一節又覺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僞作者插入敬修其可願之下爲舜誤會堯之言何者四海困窮自不得如漢注作好天祿永終亦不得如朱註作不好蓋允執其中一句一義耳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仰而承天之福魏晉閒此人似認此二句爲一連故於上文先作警辭曰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下即續堯言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若極言安危存亡之戒者而不知與原義相左使古文果真是舜承堯之命於六十一載前解固如彼述之以命禹於六十一載後解又若此亦怪而

可笑矣又云漢獻帝禪位於魏册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使鄭沖奉策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皆節去四海困窮一句以聯上下乃朱子以二十五篇為據效其語意反以前此本為未定曾不悟晚出者之非

閻百詩欲滅十六字其毀經誣聖之罪以亂道統為大余既辭而闢之矣蓋討其顛倒邪正而援異端以淆聖學也至解釋文義亦窮經之要事而閻氏於論語咨舜一節橫生謬解亦有所不能通緣其私意紛拏力與尚書相梗而不能循經文之字句以驗其文義之通塞故

雖極力牽合而於論語之義理終有所不安耳考論語包咸注云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不知所謂窮極四海者極四海之物力乎抑極四海之土地乎其好侈騖遠之意恐與堯舜之心相反而不能相入也且經曰困窮而注曰極窮（包注困極也）又倒其解曰窮極此包氏之謬解不待儒者而知其不可通矣閻氏又謂允執其中一句一義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夫至四海困窮而後恤之不惟非聖帝明王之事亦並非堯舜傳授之心矣且舜之命禹也閻氏以禹謨增句而攻之今經文四海困窮祇四字耳所謂欲其俯而恤人不知從何處增添出來豈經文不可增而閻氏解經獨可增乎況聖人有愛民之心不得有困窮之事若當禪讓之際而汲汲以困窮為慮恐非能永保天祿者也此閻氏增添經字而於文義不可通者也又云天祿永終欲其仰而承天之福夫當禪讓之際或為警戒之辭或作勉勵之語皆聖人憂盛危明之心發於不容已未有不言修德行政而祇為頌禱之詞者彼夫漢魏末造其篡竊賊臣脅其君以揖讓之事而為賊佐命

者率引禎祥之說為天人之符於是華歆勸進則曰實應天福鄭沖奉策亦云用保天休曾謂堯之命舜亦如歆沖之阿諛乎此皆閻氏學術之謬見理之淺自蹈諂媚之習而不知於論語之義理固有所不能通也且閻氏亦知漢魏禪位册詔均用允執其中天祿永終而删去四海困窮一句以聯上下乎獨不知增入四海困窮則上下之文義不聯乎故允執其中則天祿可長保若四海困窮則天祿卽永絕矣一變易間文義迥異況堯以四海困窮橫亙二句之中具存警戒之意四海困窮

既不得爲聖明仁政則天祿永終亦豈得爲吉祥善事哉乃閻氏謬以天祿永終爲好語是直不知論語之文義也昔魏文帝受禪祭天地曰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推術數者咸以爲天之歷數運終玆世此豈非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之正義乎乃閻氏妄謂一句一義而於經文之義理隔閡而不能通其經學之淺陋較漢魏之季佐命之臣其不逮尙遠甚乃謬謂朱子以二十五篇爲據不悟晚出者之非豈知朱子大公無私據論語之字句以義理爲權衡

不必較量尙書而於兩聖之心傳自有如心心相印者若閻百詩則窮理甚淺既不能知堯舜之高深重以滿腔私意終身與尙書相梗天下有日存毀經蔑聖之心尙能知大中至正之理乎況閻氏之解論語也又陰用孔氏之僞書傳而陽與禹謨爲難者也夫其始也以朱子言孔傳之僞而波及尙書之僞而力攻尙書之僞而覆脫孔傳其卒也反咎朱子之信尙書似此變詐反復雖儀秦傾危之徒猶不能及其陰險尙足稱鄉黨自好之士哉案論語經文皆二句爲一事天之歷數在爾躬宜允執其中也舜之當法者也否則四海困窮天祿亦永終矣舜之當戒者也一法一戒無增句添字之嫌有保泰持盈之懼兩聖相傳治天下之道憂天下之心昭然呈露推之以讀禹謨三聖授受若合符節與論語原義有何相左即舜之承堯命禹有何彼此之分乎乃閻氏不知論語文義之正自蹈叔季面諛之私反以舜之命禹爲誤會帝堯之言而不自知其學識卑陋爲錯解論語之義也荀子有言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其閻百詩之謂乎

姚鼐云堯命舜之辭若曰汝爲天子則當允執中道而常哀念四海之困窮則天祿可以永終而無傾覆之患矣舜之所以命禹其辭不可聞要亦師其意耳豈必襲其辭哉三代王者咸守是道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即允執其中四海困窮之意矣考終命者福也君子曰終永終豈可以不善言哉包氏釋困窮爲窮極其遠之意則失之而解天祿永終不謬固漢儒相傳之正說也作僞古文者以謂舜命禹必襲其辭又分晰四海困窮句於下以謂文理易順而不悟其大不順矣

余觀姚姬傳之攻尚書詢所謂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者矣其解論語也亦承閻百詩之謬道聽而途說之則試歷指其謬夫唐帝之命舜也四海困窮祇四字耳言外有警戒之意而言中無哀念之文則姚姬傳所謂常哀念者以爲唐帝之意而論語無此文義也以爲姚氏增添之意於論語究何涉乎其謬一也謂舜之命禹師其意不必襲其辭似也夫以爲其辭不必襲何以姚氏所引之湯執中歷數百年而尚襲其辭獨至舜而其辭不可襲乎以爲當師其意則舜所謂人心道心之辨惟精

惟一之學皆唐帝執中之傳所蘊蓄而未發者也是尚爲不師其意耶姚氏自不解此其謬二也湯之執中誠如堯之允執其中矣若文王視民如傷是民未傷而視之如傷也與四海困窮不惟不相似直是相反乃姚氏一例視之其謬三也又引考終命爲福君子曰終而謂永終不可以不善言尤大不然夫以一身一家言之則考終誠爲福矣所謂獲保首領以沒於地下也若夫有天下者居天位共天職食天祿撫天下人民之衆承宗廟社稷之靈若天祿永終則宗廟社稷將不血食是尚

可爲吉祥善事哉況上承四海困窮之文則天祿永終尚能如閻百詩作好語乎且洪範之考終命戴記之君子曰終皆以人言若天祿則人君之玉食亦可如人之謂死曰終乎此皆姚氏之經學迂遠而不可通者也其謬四也又謂包氏解天祿永終不謬爲漢儒相傳之正說尤屬悖謬夫學者之窮經將以致用也以經文爲從違非以漢儒爲準的也其合經文者正說也其不合者邪說也若以漢儒相傳爲定則包咸之解論語以孝乎惟孝爲句是不通文義也亦可謂相傳之正說乎鄭康

成之解尚書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而臯陶之稽古不同天有文無義是全無義理也亦可謂相傳之正說乎使用其說以窮經不惟於經義支離而不能通即人心亦愚腐而不曉事其謬五也又謂作僞古文者分四海困窮於下以謂文理易順而不悟其大不順夫文理之順不順以尚書之文義爲斷姚氏迂拘之論不足憑也如包咸之孝乎惟孝是字句不順也鄭康成之稽古爲同天是文義不順也大禹謨有此病乎乃口給是尚而不知言之不足以服人其謬六也嗟乎如姚氏者使之

窮理則瑣碎而不能通經使之治事必迂謬而不知大
體使之敎士則學術日卽於偏詖使之帥物則人心日
流於怪僻姚姬傳眞小儒哉

閻如璩云左傳哀十八年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
元龜杜注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晚出書陸德明所見之
本乃是惟克蔽志孔穎達所見本則是先字然則此書又
出元凱後乎曰左氏集解成在太康元年此書出魏晉間
豈得預竊杜注竊意賈逵服虔王肅輩皆注左氏容有先
斷人志之說晚出書因之爾

閻百詩捃拾至此可謂極秋毫之末矣而於尚書無損
也考陸氏左傳音義惟能蔽志下注云尚書能作克而
孔氏所見之本則是先字陸與孔同生隋唐之際先字
於義爲長卽是陸本有誤不必因他書而襲之也乃閻
氏謂杜注有先斷意後用龜之說豈以尚書爲勦杜注
乎乃又謂尚書出魏晉間左氏集解後出不能預竊杜
注意賈逵服虔王肅之注左氏容有先斷人志之說而
晚出書因之何其私意之紛拏而措辭之支離也夫謂
古文之出魏晉間也是閻氏之臆斷也卽謂賈逵服虔

王肅有先斷志之說也亦閻氏之臆造也毫無證據而
以無爲有可乎且閻氏屢攻尚書襲左傳矣今禹謨與
左傳不同當恍然悟襲用左傳之說盡成錯誤乃閻百
詩怙惡不悛又以爲剽左氏之注然則陸氏之本何以
獨未剽之乎閻氏之利口亂信眞出人意計之外矣夫
惟先蔽志既以爲用賈逵等之注若經文朕志先定詢
謀僉同是卽先蔽志之實也閻氏又以爲襲何書之注
乎總之世道日降邪說橫流閻百詩蓋恣意肆行信口
亂說而不以爲恥者也至阮雲臺校勘記則引孫志祖

之說以爲釋文克字近得其眞疑後人以意改先字不
知孔氏與陸氏相後幾時而爲此不通之論也則信乎
步閻氏後塵者之不繹文義而喜主謬解也

惠棟云王充耘言謂之分北則非止一人謂其不敘則非
止一君至遷有苗遏絕苗民則不特遷徙其君長必幷其
國人俱徙之又何來徂征逆命之事耶三苗非在朝之臣
舜必將執其君而竄之舜執其君而無所難禹征以六師
而反不服迨至來格既革心向化矣又追其既往而分北
之豈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之義且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

禹豈宜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倦勤之餘而誕敷文德若果能之則亦不必授禹矣案耕野之言深合事理若謂竄與分北在徂征之後則苗以逆命而班師以來格而遭竄有苗當自悔其來若謂在徂征之前則三苗已不敘於三危之地卽有不卽功者亦使皋陶施象刑威之足矣不煩興師動衆也又云荀子議兵篇曰舜伐有苗此梅氏所據也案上下文堯伐讙兜禹伐共工此卽堯舜誅四凶事國語所謂大刑用甲兵故稱伐不必有誓師逆命之事也

王耕野之言可謂迂腐之儒拘泥而不曉事者矣夫唐虞之三苗卽今日湖湘黔粵之苗民也其種類甚繁其酋長無定其叛服亦靡常服則歸向而謀生叛則肆出而侵掠羈之以恩則與人雜處有易啟之爭威之以兵則竄密山深無可入之路蓋自古號難治矣夫謂分北則非止一人不敘則非止一君猶可謂擇其酋長之黠桀者而竄之若謂遷其君長必并其國人俱徙之則齊東野人之語非聖人之所忍出也當是時洪水氾濫小民昏墊久矣虞帝以三苗之梗化也將欲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計湖湘至三危遠約六千餘里而使灾餘之民事賦車籍馬之煩受飛芻輓粟之苦是疲善良以供獷猺聖人又奚忍爲此且醜類至多好人怒歎使果遷徙其國得不大開兵端耶且呂刑言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使果無世在下何以苗民至今尙若此之多乎此皆事理之所必無者也又謂三苗來格乃追既往而分北之爲非叛則討服則舍之義不知三苗之役其事非一時其叛亦非一次也聖經簡略獨不見後世之苗疆屢服屢叛尙能膠柱而調瑟耶至謂舜以耄期而授禹禹不

宜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尤爲不達政體夫禹受天子命奉辭伐罪卽遠涉苗疆獨非朝廷之事耶況舜之居攝也南巡狩至于南嶽距苗疆不遠獨至禹而不可遠征有是理乎且禹卽位之七年以南巡而崩於會稽較征苗尤遠國君道長豈天子祇宜安坐深宮耶此皆草茅腐儒迂闊而不解事者也又謂舜以倦勤之餘不能誕敷文德更屬說夢夫虞帝以生知安行之聖至誠無息安有倦勤之事所謂倦于勤者欲爲天下得人者也王耕野以聖人耄期之時如庸人老叟之耳聾目瞶

手僵足痿乎觀此後之宅帝位也十有七年至南巡蒼梧而崩則知此語之愚昧無知而於帝德廣運之量懵不知爲何事矣惠氏以爲三苗有不卽功者以象刑威之不煩興師動衆耶獨不見前明苗疆宣慰之叛興師動衆至十餘年而不能靖耶我

朝武功之盛遠邁前代然雍乾之際改土歸流至用兵十餘年而始定惠定宇獨不知耶乾隆末鎮筸之苗屢服屢叛至咸豐粤匪之起苗匪亦蠢動黔滇兩省歷二十餘年而始平惠氏乃欲以益稷之文駮大禹之謨欲以

象刑威之經生之見無乃太不曉事耶若其引荀子之議兵而謂舜伐有苗卽誅四凶事此自荀子之誤於大禹謨無損乃惠氏卽據此以攻尚書謂無誓師逆命之事獨不知荀子之成相有干戈不用三苗服乎此卽誕敷文德有苗來格之義惠氏亦能移作誅四凶事耶況王鳳喈之搜羅古籍也謂禹奉命征苗散見羣書若戰國策墨子韓非子荀子賈子淮南子鹽鐵論說苑揚雄箴具載十四事不能盡以竄苗之文誤爲征苗之文乃王鳳喈則以羣書之眞證大禹謨之僞惠定宇又以荀子之誤證大禹謨之無參相考焉而訓詁小儒之伎倆具於是矣

閻如璩云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故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于師之事此不足信

惠棟云荀子曰誥誓不及五帝則舜時未有也今梅氏采入大禹謨顯然與先儒相悖其說非也

荀子本駮雜之書而大略篇駮雜尤甚蓋其雜引羣書

或本書已取而未削其餘或本書未用而尚存其語故重複散亂不成條理而其徒輳爲大略篇蓋聚斂以成之書也乃閻百詩以駮書而攻尚書可謂知邪正是非之辨哉考大略篇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與穀梁傳大同小異不過謂風會遞降變詐日滋耳若以尚書言之則君臣相告曰誥舜典之命官臯陶之陳謨皆誥也謂五帝無誥可乎況舜伐有苗荀子議兵成相屢言之既有征討之事豈能無弔伐之辭則五帝之有誓明矣若楊士勛謂舜居五帝之末命

禹徂征為禹之事猶屬遷就之辭也且舜之征有苗至啟之征有扈祇二十餘年耳豈風氣驟降舜之時不必誓於師而啟之時遂不得不誓於軍中乎此皆小言破義欲卽帝王升降之會觀世運遷移之殊而膠柱調瑟不能通達事理者也若夫盟詛以要神周禮立司盟之官不得謂不及三王也交質以取信天子與鄭交質尚在五伯之前不得謂不及五伯也此亦考之六經質之實事而知其拘泥而不可通者也至司馬法所言尤無義理計虞夏殷周之世歷時一千數百年降至戰國而

世運之變亟矣乃所謂國中軍中門外交刃之辨幾若無甚等差可謂知風會之遷流世道之交喪乎若夫惠定宇之說亦拾閻百詩之緒餘道聽而途說之乃閻氏以禹謨為不足信而惠氏又以尚書為悖先儒是荀卿穰苴賢於舜禹而異端曲說邁乎聖經矣豈不謬哉

姚鼐云偽古文所採其有精理者數語而已其餘義雖無謬然不免廓落而不切碎細而無統且非聖賢而為聖賢之言苟深求之終有大背理淺鄙之見流露行間如大禹謨言益贊于禹以舜事父母之道比之格苗頑可謂不倫之甚其背理一也

惠棟云偽經勦孟子之語以聾瞶一世益贊之言尤多謬戾瞽瞍為舜之父而禹益皆其臣也以瞍為天子之父而斥之為有苗之不若此在後世為大逆不道豈宜竄入經典

姚氏之治經如此洵固哉高叟之為詩矣彼謂古文所採有精理者數語抑知經傳所引之多無精理乎夫古籍之引尚書也左傳為多計五十餘事中有幾句言理精切如論語孟子者乎精者未引而引者不精姚氏乃

舍去經文欲於引書中求精理無乃舍康莊犯荊棘乎至謂其餘廓落而不切碎細而無統尤大不然夫所謂切者謂切於倫常日用之實修德用人之要也非如姚氏矜奇立異喜生謬解以為切也今取二十五篇讀之有一語不關身心性情之德修齊治平之道者乎乃謂其廓落而不切是不知窮理為何事也至所謂統尤必學識高明始克知之否則有不知其為統者矣今試言其大者則禹謨之精一執中虺誥之建中湯誥之恆性太甲之明命咸有一德之協于克一說命之天道泰誓

之天地萬物父母皆天理之本原聖道之統會與宣聖微言並傳天壤無論魏晉陋儒憎不能知即漢之董廣川揚子雲亦豈能見及此哉乃姚姬傳自蹈碎細之弊不知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反敢以此誣尚書謬矣至謂以舜之事父母比格苗爲不倫尤所謂拘泥而不通者夫益之贊禹也奚爲言舜之事父母哉豈不以虞帝號泣怨慕之心負罪引慝之意竭愛盡敬之誠五十年如一日有非大聖不能及者益蓋心悅誠服久矣故一念誠之動物遂不禁心摹手追將大孝之心事氣象委曲傳出使數千載之後如見其心如睹其容始之以德動天而終之以誠感神則知舜之事父母益比之事天與神者至矣乃姚氏以爲比格苗何其讀書之粗也余嘗謂虞帝際人倫之變而立人倫之極堯典岳言不足闡揚聖孝賴益贊數語將大孝終身孺慕心事與瞽瞍底豫處發揮曲盡微此則聖人之孝雖孔孟無由知矣姚姬傳乃以爲背理恐其所謂理者乃後世諂諛之私而非天理也若惠定宇之見與姚氏同夫益之贊禹也將述虞帝于田之號泣而先曰德動天次言瞽瞍之允若

而即繼曰誠感神是以舜之事父母如事天事神也其尊天子之父不可謂不至矣況有苗不過天地間一國之人耳亦斷無不能動不可感者蓋孝親之道難盡而格苗之化易行非以瞽瞍與苗民比優絀也惠氏不通文義乃謂斥天子之父爲有苗之不若何其解經之悖也且謂勦孟子之語聾瞶一世是力詆孟子而不知爲孟子之引書也又謂益贊之言尤多謬戾是力詬伯益而不知爲伯益之稱大舜也此皆後世勢利之私中於人心故容悅阿諛之機熟而詆賢侮聖之氣盛雖日讀聖人之經而義理不明是非倒置有以爲大逆不道者矣則甚矣俗儒之無知妄作而不知窮理爲何事也

閻如璩云余向謂史記多古文說今異者不過字句間耳今且有出太史公手標舉書目其辭二十八字爲安國書所未載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魏晉間人竟忘其采用豈非天奪之鑒褫其魄與吾以口實也哉或問采用當入何篇余曰其大禹謨乎

姚鼐云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

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濬
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疑此大禹謨之正文
也作僞古文者豈不見此然爲論說之辭差易爲序事之
辭則難故雖見此語而不敢用耳
太史公檃括夏書以爲河渠書閻百詩以首六句爲眞
夏書可入大禹謨可謂極狡獪之伎倆矣姚姬傳遂疑
首十二句爲禹謨正文則受人愚弄而不知其非者也
余以爲禹抑洪水至功施于三代三十餘句皆檃括夏
書諸篇而初非夏書之正文也考史記河渠書閻氏所

引六句皆載夏本紀而大同小異姚氏所引多六句而
通九道三句亦載本紀使果爲經文本紀何以不標夏
書乎案太史公律書引書曰七正二十八舍而尚書無
其文封禪書引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而
詩經無其文與河渠引夏書正同皆檃括詩書之大意
而非引詩書之正文也以此類推其非書之證一堯舜
本紀凡所用尚書與經文不同裴駰司馬貞等皆注明
其異如能明馴德索隱注尚書作俊德是也今所引與
尚書頗有不同而索隱等均未言之其非書之證二既

爲夏書則文字有定不能任意更易乃河渠書與本紀
則易乘船爲載舟易乘橇爲蹈毳易乘檋爲即橋其非
書之證三夏本紀於用益稷之文將陸行乘車四句又
復重敘則知車舟橇檋特尚書四載之註腳決非經文
其非書之證四漢書溝洫志漢武之前以河渠書爲藍
本與此頗同然改抑爲堙改即橋爲則㩉書爲聖經可
如此數易乎其非書之證五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
作貢禹貢之序文也書序外誤決非聖人之書豈可溷
入禹謨其非書之證六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

發自孟子各書皆同太史公以爲在外十三年與孟子
不合周洪謨云蓋因兗州之賦十有三載乃同而誤也
禹謨紀禹之事豈有不知其在外之年乎其非書之證
七說文欙字云山行所乘者虞書曰予乘四載段注臯
陶謨文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𨊻段注
此四載之故訓也故統系之虞書猶河渠書溝洫志謂
臯陶謨爲夏書則亦以此四句統系之夏書也段玉裁
亦宗漢學者此注甚明其非書之證八案陸行乘車四
句本之益稷四載陂九澤三句取之禹貢其別九州三

句則用禹貢之序文也此皆渾括經傳確有據依乃闇
百詩狡詐以爲可入禹謨而姚姬傳卽疑爲禹謨正文
且謂水行乘舟四句漢儒惟司馬遷班固許慎明言出
於虞夏書皆真見古文尚書大禹謨者豈非夢中說夢
乎姚氏又云爲論說之辭易爲序事之辭難是陸行乘
車四句反難於虞廷授受十六字也何所見之謬也
王鳴盛云不虐二句本莊子不敖無告不廢窮民惠迪吉
三句本尸子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荀子富國篇
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又臣道篇形下如影齊

給如響淮南子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劉向奏云神明之
應應若景響任賢二句本戰國策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
貳地平天成本左傳僖二十四年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文十八年史克曰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地平天成中字本
韓詩外傳聽獄執中者臯陶也與其殺不辜二句本左傳
襄二十六年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好生之德二句本荀子其政好生而惡殺所謂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者也俾予從欲句本荀子大略篇惟予從欲而
治成允成功本左傳襄五年夏書曰成允成功汝惟不矜

四句本老子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大惟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又云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眾非元后
二句本國語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
邦惟口出好句本墨子尚同篇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
口出好興戎枚卜本左傳哀十七年王與葉公枚卜子良
以爲令尹往于田三句見孟子祇載見瞽瞍三句見孟子
引書至禹奉命征三苗古書所載甚多晉人掇入大禹謨
以己意潤色之
惠棟云文命本史記夏禹名曰文命敷字本禹貢禹敷土

承字本孟子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后克艱二句本論語
爲君難爲臣不易敏德本康誥丕則敏德若茲見周誥諸
篇嘉言本昌言伏字本盤庚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野無
遺賢見詩小序又本荀子堯舜南面而聽天下天下無隱
士無遺善萬邦咸寧本易彖傳稽字本召誥稽我古人之
德虐字本洪範無虐字無告本孟子天下之窮民而無告
者廢字本周禮八柄惟帝本臯陶謨時克倣時舉皇天眷
命本後漢書黃瓊疏皇乾眷命奄有本商頌奄有九有影
響見應璩與岑文瑜書善惡之應甚於影響又趙岐孟子

章指如影響自然儆戒無虞本詩用戒不虞從欲本左傳僖二十年以人從欲鮮濟在養民本左傳文六年邾文公曰命在養民修字本禹貢六府孔修正德利用厚生本左傳襄二十八年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萬世二句本史記自序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格汝禹用堯命舜語三十有三載總朕師本汲郡古文帝舜三十三年命夏后總師汝作士本堯典中字本呂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時乃功本皋陶謨臨簡本論語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眾寬本論語寬則得眾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本

孟子罪人不孥仕者世祿克勤二句本論語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本史記禹為人敏給克勤不自滿假本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矜字本逸周書矜功不至不伐本易大傳勞而不伐元龜本西伯戡黎格人元龜卜不習吉本左傳哀十年趙孟曰卜不襲吉禹拜稽首本堯典固辭本儀禮敢固辭帝曰毋本論語子曰毋汝諧本堯典往哉汝諧正月受命于神宗本汲郡古文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征苗一節本汲郡古文帝舜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君子在野二句本詩隰桑序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奉辭伐罪本鄭語史伯曰君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三旬本左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居字本詩致天之屆滿招損二句本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漢易盈為滿于歷山本尚書大傳舜耕于歷山誠字本召誥其丕能誠于小民神字本孝經通于神明禹拜昌言曰俞全用皋陶謨文班師本左傳襄十年荀偃士匄請班師振旅本左傳人曰振旅舞干羽於兩階本淮南子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

自鄭端簡詆姚方興所上二十八字開此傍門小竇而後之侮聖言者羣奉此為捷徑平心論之殊無義理夫古之竹簡雕刻匪易故兩漢之士率專門成業嘗有終身讀書不能全見六經者觀東漢之尚書尚有漆書則六經之難得已見一斑況乎子史雜集流傳尤鮮安所得會萃羣籍而剽襲之乃閻百詩王鳳喈惠定宇之徒一唱百和亦太不曉事矣故馬扶風之辨偽泰誓也以經證經所以資考證分真偽亦足見古籍之難得也下至魏晉之間相去祇數十年復經大亂之後分裂兵燹

之餘古籍散亡日見其少乃閻百詩等反其道而用之欲以口給禦人蠱惑俗子而不知於當時之情事殊背謬而不相合也且如影響二字本書中習用之荀子數用而不以為重尚書一用而王鳳喈即以為襲天下有此情理乎況惠定宇之攻大禹謨也其證后克艱厥后二句之剽論語祇同一臣字罰弗及嗣二句之剽孟子祇同一世字而已天下有兩句同一字而可謂之剽襲者乎其餘如敷之掠禹貢也承之掠孟子也言之掠皋陶謨也伏之掠盤庚也稽之掠召誥也虐之掠洪範

也廢之掠周禮也時之掠皋陶謨也修之掠禹貢也中之掠呂刑也矜之掠逸周書也屆之掠詩也誠之掠召誥也神之掠孝經也雖一字必搜羅之即使大禹謨字字有本亦何難之有甚有證克勤二句之掠論語引菲飲食四句而無一字同不允令人失笑也哉況竹書紀年出晉太康二年經束晳等考正其去梅賾之上古文為時不遠乃王鳳喈合其私則以為有據不合則以為偽書而惠定宇則凡竹書之與尚書同者皆以為尚書之剽盜得無與閻氏魏晉間偽作之說更相鉏鋙耶大抵近世訓詁之學以詆經為兒戲即以侮聖趨時局故一時標榜成風皆自矜得計而不以為恥者也余故於攻尚書之毫無義理如王鳳喈惠定宇者臚列篇後示不足辨使後儒有考焉

宏農張諧之敬齋父

五子之歌

王鳴盛云墨子非樂篇於武觀曰啓子（子原作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原作大）考墨子所謂武觀武五通武觀即五觀五觀即五子以其封於觀故稱五觀水經注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逸周書嘗麥解其在夏之五子亡伯禹之命

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云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沈約注武觀五觀也國在今頓邱衛縣蓋五子封觀作亂被伐來歸其後又導太康以淫樂故王符潛夫論云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當日情事實是如此左傳昭元年夏有觀扈楚語士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王應麟駮韋說云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應麟爲晚晉僞古文所惑信其所可疑故反疑其所可信而不知韋說確不可易也漢書古今人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列下中則已在下愚之列矣五子之歌必是史臣記五子淫樂致亡之事而豈五子所作之歌乎

惠棟云楚語啓有五觀左傳夏有觀扈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逸事與內外傳所稱無殊至楚辭謂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即墨子所云淫溢康樂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即周書所謂遂凶厥國也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韋昭注國語王符潛夫論皆依以爲說妄有淫泆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

案夏之武觀不見於經惟左氏內外傳兩見其事具竹書紀年蓋本無足論者王鳳喈乃欲以武觀作五子則始誤於班固王符而成於韋昭其謬試臚陳之考竹書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注武觀即五觀也夫王之季子猶言王之少子也斷無以兄弟五人而俱

稱爲季子者若因武與五通卽以五觀作五子是不通
文義也徐位山曰王季子啟之第五子也謂之武觀武
是一人之名非五人之稱也卽逸周書云其在夏之五
子水經注云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皆以五觀爲啟
之第五子非以五子五君爲五人也王氏乃謂五觀卽
五子則作亂西河者爲五人皆啟之季子乎其謬一沈
約云觀國在今頓邱衞縣徐位山云武觀以西河叛漢
因置畔觀縣屬東郡王鳳喈亦云以其封於觀故稱五
觀夫夏后分藩斷無以兄弟五人共封一國之理況五

觀康樂酒食荒怠於政使五人者共暴虐於茲邑小民
其能堪乎且爭權競勝決不能一朝居也王氏乃謂五
子封觀其謬二竹書云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
夫武觀以藩國得罪始放西河復敢以西河叛致煩天
討彼卽勢窮歸命以啟之賢明必明正典刑以大義滅
親卽幸得寬典亦必如明之高煦囚繫終身豈有能復
導太康以淫樂者乃王氏憑臆誣造其謬三班孟堅古
今人表最爲漢書之纇以太康兄弟五人號五觀列下
中則仲康當已在內乃仲康復列中下其謬誤已可槩

見王氏竟妄尊之其謬四王符之五德志本屬武斷古
事謂兄弟五人皆有昏德既與尚書不符謂降須洛汭
是謂五觀亦與書序不合且謂孫相嗣位夏道浸衰於
是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滅相是既不
知太康之失國於后羿又不知帝相之見弑於寒浞此
皆左傳所已言者尚茫昧如此而謂左傳所無者能武
斷而合其事實耶乃王氏謂當日情事實是如此其謬
五韋昭之注國語以五觀爲太康昆弟本沿班王之誤
又以觀爲洛汭之地意欲牽合書序尤屬不知地理乃

王伯厚既駁之王鳳喈復謬主之是不信其所可信而
反信其所不可信也其謬六以古今人表言之則太康
之弟五人與太康當爲六人與尚書合若王符之論韋
昭之注則太康昆弟祇五人是尚不知其人之多寡而
能知其人之賢否乎王氏鹵莽滅裂毫無考校其謬七
墨子譌字滿紙文理既不可通其左氏內外傳皆祇言
五觀之叛父亂國卽所引諸書亦無言五觀之淫樂者
乃王氏既曰導太康以淫樂又曰史臣記淫樂致亡之
事不知何所據而妄言之也憑虛臆造其謬八嗟乎如

王氏者雖博引羣書而不能虛心順理以辨其是非私意紛拏又烏能知聖人之尚書哉至惠定宇所引與王鳳喈不殊但左傳以觀扈並稱國語以管蔡爲比皆指其以西河畔與周書之作亂竹書彭伯壽之徂征並同而於墨子之淫溢康樂殊不相合也乃惠氏以爲墨子述其遺文而所述者武觀一人之文周書載其逸事而所載者武觀一人之事於太康之昆弟又不相涉也夫武觀啟之季子即其第五子也彼離騷之言自縱也既明言夏康矣而以淫溢康樂之武觀易之可乎其言五

子失家也即太康失國五子所謂曷歸者也今以武觀畔國當之殆憑虛武斷而不顧文義之安者乎況韋昭注國語誤以觀地爲洛汭王符作潛夫妄以滅相爲后羿漢儒習聞其事竟若是耶噫惠氏之武斷真較王氏爲尤悖戾矣

閻如璩云書有古人纔引忽隔以他語而妄入古文中庚續之者五子之歌有窮后羿是也左傳襄四年晉侯欲伐戎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弗救陳是棄陳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魏絳遂不復引夏訓祇據其事以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云云今試思有窮后羿下其語可得知乎不可知果是因民弗忍距于河而魏絳將引此鶻突語以告悼公乎且五子之歌予嘗妄意其書必不似今太康爲久畋失國何則離騷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王逸注言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屈去古未遠猶見百篇全書故述其亡由此

梅鷟云左氏論有窮后羿初未嘗言太康淫於田即辛甲虞箴亦專以責羿耳太康無預魏晉間書出始以后羿之

田轉爲太康之田

案閻百詩之攻尚書可謂怪僻矣而事之真者無往而不合非詭辭巧辯所能抵隙而攻之也考左傳襄公四年魏絳之對悼公意在和戎其引夏訓原欲以太康之事諫悼公之田及公猝問后羿遂不言太康之久畋而失國祇言后羿之好田而被殺然所謂因夏民代夏政者皆與太康失國事顯相關照雖因晉侯好田欲借事以諷諫然事有宗主雖變而不能離其宗也乃閻氏謂

有窮后羿之下其語不可知則夏書因民弗忍距于河
者歷二千餘年人皆知之獨至閻氏而不可知乎且閻
氏卽不知此獨不知左傳之因夏民以代夏政乎然則
非魏絳作鶻突語以告悼公也乃閻氏誣造鶻突語以
惑後學耳夫后羿之遷於窮石也所謂因夏民代夏政
者非因民弗忍而進據其國都乎此太康失國之始事
也卽辛甲之作虞箴也所謂用不恢于夏家者杜注亦
謂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非皆與太康失國事顯相
符合乎況靡自有鬲氏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后杼

滅豷非太康失國之終事乎而尚云鶻突乎此據左傳
而可證閻氏之謬一也考竹書紀年太康畋于洛表羿
入居斟鄩夫畋于洛表與尚書合入居斟鄩卽距太康
于河而入居其都也此據竹書而可證閻氏之謬二也
金仁山前編云傳稱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
夏政因民弗忍者卽傳所謂因夏民距于河者卽所謂
代夏政蓋距太康于河不使反國而羿遂據舊都以代
夏也此金氏以尚書質之左傳而可證閻氏之謬三也
乃閻百詩又徵之離騷以明太康之國非失於久畋夫

太康之娛以自縱也卽尚書所謂盤遊無度也屈氏未
嘗言作淫聲縱情慾也使果溺情聲色則當殀死宮闈
如漢成帝矣何至野死陽夏不得反國乎（一統志太康陵在太康縣東南二里）
此己足徵王逸之妄注而屈氏無誤矣況離騷所
謂不顧難以圖後者亦謂太康縱田獵之娛忘叛逆之
患不顧羿之窺伺其後而阻兵以距河也非如王逸不
謀後世之謬說也夫屈氏之文義旣與王逸不同屈氏
惟見全書故與尚書脗合乃閻氏欲藉王逸之誤注以
駮聖人之經是持爝火以爭日光未見其能濟也且梅

鷟以爲后羿之田無預太康事乎則屈氏於五子失家
衖之後而接敘羿之佚田浞之貪家澆之隕首復何爲
乎非以羿之代夏浞之殺羿少康之滅澆皆與太康之
失國同其始終故與左氏之傳文若合符節與此以離
騷合諸左傳而可證閻氏梅鷟之謬四也夫太康之畋
與后羿之田原不相涉耳乃閻氏信左傳而以后羿之
田爲眞遂欲駮尚書而以太康之畋爲僞特是太康之
失國經有明徵證之竹書楚辭而皆符故金仁山前編
從之

御批通鑑輯覽亦遵之閻氏乃欲憑臆別造一失國之由
甚矣其自欺以欺人也
閻如璩云馬景曰近讀五子之歌如太康出畋於其母何
與豈從子盤遊耶又豈厥弟五人逆知后羿將距于河遂
早御其母以從耶果爾則諫止其兄可也余曰金氏前編
謂太康在外忘反而羿入都纂國故五子御母避難逾河
而南以從之望太康以圖復國則此辨雖善恐未足以服
作僞者之心不若直以其母斷之而知必無是事也山公
問故余曰禹言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禹自堯

七十二載乙卯受命平水土則娶塗山氏當在丁巳至戊
午啟生計歷堯舜禹之崩及啟即位歲丙戌年已八十九
矣享國七年壽九十五而終竊以是時其元妃未必存況
又歷太康十九年方有失國之禍使啟若存已一百一十
四歲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妃定與之齊年天子何獨不
然是仲康等御其母以從母年當一百一十四矣莊子言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惟堯舜逾上壽之外他
不多見然則太康失國時固已無復母存矣山公爲大笑
案馬山公之論孔疏誤之也惟金氏前編與尚書合甚
得當時情事若閻百詩論太康之母則可謂鬼怪百出
者矣夫人之壽修短不齊國君之生子與后妃之年早
晚長幼亦不能一致況有元妃有繼室尤不能齊等魯
惠公之孟子聲子仲子其明徵也乃閻氏欲去太康之
母遂欲齊天子后妃之年夫使后妃定與天子齊年則
周武王八十一歲而生成王邑姜尚能誕子乎此豈非
一大笑柄乎乃閻氏於稷契之生當禹總師之歲實計
一百六十餘年而謂其必在於太康之母當失國之時
臆造一百一十四歲而謂其無存迹其死者欲生生者

欲死不過欲證古文尚書爲僞耳天下公是公非竟如
斯乎且馬氏之論雖與經文無涉而尚有義理閻氏則
據前編以駁之至察其所謂能服人者乃爲禹誣造一
娶妻生子之年爲啟與妃誣造一在世之年如是而已
似此任臆武斷豈能令人心服也哉況以夏王國事之
實而以讕言誑語誣之以毀經蔑古之大而以兒童戲
嬉行之漠然無所動於其心得無秉彝好德之良已銷
滅於無何有而不自知耶甚矣其誣也
胡渭作五子之歌辨云詩歌之肇見者惟股肱元首三章

耳夏后氏詩歌絕少其見於經惟五子之歌及孟子夏諺
而已五子之歌惟韻句寥寥爲可怪也夫賡歌三章句必
韻夏諺六句句無不韻而五子之歌不然第一章之韻句
尤疏章十五句其協者四五句耳豈作僞書者以掇拾補
綴爲工而忘其爲當韻耶

閻如璩云國語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五子之歌
易上爲下雖義較明而味浸薄

王鳴盛云周語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今
乃改爲下不知其上文云夫人性陵上者也又云獸惡其

網民惡其上其下文云郤至在七人下而欲上之則此句
必當作上不當作下僞作者不過圖協韻耳

上古詩歌之韻本無一定有句句用韻者如汝墳之魴
魚赬尾是也有隔句用韻者如關雎之三章是也有間
二句一韻者如葛覃之谷與木爲韻是也今胡氏辨五
子之歌而謂一章之韻尤疏是亦膠柱而調瑟者夫一
章之首訓與近本爲韻是卽兎罝與武夫相協之例也
其餘下與下婦予圖馬爲韻末二句不協是卽麟趾末
句無韻之例也一人三失三句是卽祭公之祈招思我

王度三句一韻之例也此皆考諸經傳參之詩歌無不
合者蓋已無可訾議矣乃胡氏以句句用韻難之試讀
三百篇中所謂句句用韻者能得幾篇乎是不知古韻
之無定也卽以他書證之六經之外逸周書爲最古其
文傳解引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似句句用韻矣
又引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
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不亦如
五子之歌韻句寥寥乎胡朏明乃欲一例視之無乃拘
虛之見耶至閻百詩引國語單襄公之言尤與尚書不

合夫單子以郤至之矜其伐故引書民可近不可上者
言正卿可禮讓而不可陵蓋之也若尚書所謂民可近
不可下者言愚民可親愛而不可卑賤之也此其事既
不相似而其意又屬相反當與五子之歌各是一篇乃
閻氏以爲易上爲下可謂識文義乎又謂雖義較明而
味浸薄豈義愈昧而味乃彌厚乎殆不知尚書之義味
爲奚似也若王鳳喈之說亦本閻氏之意而尤不識文
義夫國語以郤至之矜必有陵上之過故文義以上爲
長而尚書以黎民之貳懼有土崩之憂故文義以下爲

順但所謂民者於尚書尤切耳故兩書事既不同文亦各別王氏不知循其上下之文義而讀之乃謂尚書改上爲下以圖協韻不已謬乎溯我
朝之初學術不正士風亦日卑苟沿明季惡習以攻擊聖賢爲能事當是時閻百詩攻古文尚書而胡朏明作辨以助之胡朏明攻朱子易圖而閻百詩亦引歸熙甫易圖論以張之互相標榜一時後進趨而附之羣思詆排經傳以要名詬厲聖賢以阿世而學術愈不可問其隱微私欲之痼蓋有不可對人者而其書具在可覆案也

余故特論之使後之君子知所戒焉

王鳴盛云左傳成十六年晉郤至獻捷於周驟稱其伐單子曰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國語晉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伯國諫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五子讖太康之言而專與春秋內外傳中譏晉臣之言相複亦必無之事

案五子之歌夏書也左傳國語所引皆夏書卽五子之歌也以晚周之內外傳而引千餘年前之夏書正也非複也乃王鳳喈信閻百詩之說吹毛求疵不顧義理之正謂經傳子史之引尚書皆尚書勦襲經傳子史之文也者已可謂小言破義矣復敢爲翻覆之說謂五子讖太康之言與左氏內外傳譏晉臣之言相複亦必無之事又忘其詆諆尚書之襲內外傳也則豈非利口亂信變幻無常也哉君子曰此荀卿所謂喬宇嵬瑣欺惑愚眾齊給便利不順禮義謂之姦說者也奚暇與論義理哉

王鳴盛云家語觀思篇子貢問治民子曰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淮南子說林訓君子居民上若腐索御奔馬晉人采取其語以入此篇但改奔馬爲六馬則大謬矣後漢書輿服志注逸禮王度記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易京氏春秋公羊氏說同許愼從之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鄭康成駁異議從之史記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今夏書言六馬其僞顯然逸周書王會解天子車立馬乘六王應麟補注五子之歌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多言天子駕四應麟據逸周書以證五子之歌六馬爲是似可信但據駁異議則鄭意以古無六馬之

制此論自不可易蔡邕獨斷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六馬之制不但秦漢有之且起於晚周逸周書未必盡周初史臣所記或有晚周人附益者故有六馬之文但斷不可移之夏初耳

六馬之說孔沖遠言馬多懼深者得之非言上下車駕之制也王鳳喈欲以六馬之制駮尚書其謬誤請歷言之家語本非孔氏之書乃王肅割取傳記諸子所引孔子之語不擇是非聚斂成之今與尚書相似是家語之偶同尚書也若淮南子則漢人剽襲諸子雜湊之書尤

無條理不得與尚書比王氏乃以故奔為六為大謬夫奔以馬逸言而六以馬多言皆非朽索所能馭何不可言六馬乎其謬誤一也劉昭後漢志之注所引逸禮王度記似是古來車駕之制蓋其上下有等其降殺有經也故京氏公羊氏與之同而許氏從之若毛詩則守一經之說而不知三代之制豈得與逸禮同王氏乃謂夏書不當言六馬是既不解尚書之文又不識逸禮之法其謬誤二也史記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蔡邕獨斷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是天子六馬之制秦漢

皆同然考獨斷云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永安七年建金根耕根諸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是漢之御車不能一例所謂六馬蓋極其多而言之也王氏考之不詳其謬誤三也逸周書王會解天子車立馬乘六王伯厚據此以證尚書之六馬自屬確當乃王氏謂鄭意古無六馬之制豈鄭氏之意便可作古制耶況鄭氏之駮六馬也特據周禮校人乘馬一師四圉而言之此養馬之規非駕馬之制也王氏飾非亂是其謬誤四也王氏又謂逸周書未必盡周初史臣所記或

有晚周人附益故有六馬之文余謂即使晚周之人記周初之事亦必有周初史策可采非如王鳳喈之憑虛臆造也考王會解成周之會天子南面立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夫周公太公猶在而謂非周之初乎王氏不考古書憑臆武斷其謬誤五也況荀子勸學篇云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修身篇云故蹞步而不休跛鼈千里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議兵篇云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此皆處秦漢之前又非言天子車駕之制與尚書正同乃王

氏謂夏書言六馬其僞顯然豈荀子言六馬亦成僞書乎其謬誤六也夫夏后時世遼書闕無以考王者車駕之制然六馬以難馭爲義亦非言王者之車駕也王氏博引羣書凡與尚書同者則違理辨論與尚書異者則肆意主持究之理真則到處皆通而理謬則觸處成礙雖廣徵博取奚益哉

閻如璩云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魯君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又齊桓公曰後世必有以味

亡其國者晉文公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此即第二章歌所自出雖櫽括彼語而平列直收無復悠揚之韻

案五子之歌第二章與戰國策之文所同者酒色二字耳世有剽人之文而祇取酒色二字者乎恐庸夫俗子胷中亦有此二字也至有一于此足以亡國則稍知文者皆解爲之又安庸勦襲爲也乃閻百詩以爲櫽括彼語而無悠揚之韻彼不知經又烏能知文豈非所謂橫

逆之來非意相干者哉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置之不論可也

胡渭云左氏引夏書惟彼陶唐之文六句六韻今芟師彼天常而改其行爲厥道則又減卻二韻矣

梅鷟云五子之歌改其行爲厥道不與唐常方綱亡協則昧經書用韻之體矣

閻如璩云予妄意五子之歌必不似左傳哀六年所引夏書之文何則賈逵注謂爲夏桀之時不言太康逵固云十六篇逸則可知其無矣

王鳴盛云孔疏謂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

愚案賈服諸大儒並以爲夏桀豈不足據疏謂王肅云太康時但其注家語仍云謂夏桀疑皇甫謐妄摭入五子之歌又妄改肅書注耳又左傳文公十八年史克曰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則天常乃古語删此一句便覺無力尤妄也

余嘗疑左邱明不與聖人同時未見聖人删定詩書之文故左傳所引詩率多逸詩如俟河之清是也襄公八年其引書多與經異如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今文無

之是也（昭公二十年）有經文而引爲己語者如萇宏言同德
度義是也（昭公二十四年）有己語而混入經文者如引盤庚而
言惡之易是也（隱公六年莊公十四年）有經文己語混淆不清者
如士會言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取亂侮亡兼弱是也（宣公十二年）
此皆左氏以文人之筆逞一時之快其舛誤不少
乃閻百詩謂與左傳同者則以爲尚書之襲與左傳異
者復以爲尚書之疵其尚有公是非乎且念茲在茲五
句左傳歷引者三（襄公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哀公六年）皆與禹謨文義不
能融洽（余已於大禹謨內辨之）閻氏乃以爲古文尚書襲用左傳

不知左氏尚不能通其文杜注又不能知其解後人雖
欲襲之惡從而襲之若哀公六年所引夏書亦與尚書
不同在左氏之意以帥彼天常收結上文而尚書無之
今世遠書佚豈敢臆測但如左傳原文則以帥彼天常
加之唐帝殊失大聖分量夫帝堯之大所謂與天地合
其德者也今以左傳言之亂天常者則爲檮杌帥天常
者卽爲陶唐恐非所以言生知安行之聖也且失行二
句使有帥彼天常則重複而無序若無帥彼天常又瑣
細而無統惟如尚書删去天常四字而改其行爲厥道

則道者治天下之本而紀綱者治天下之法本末有序
而後無滲漏處也竊意五子之歌恐經聖人删定改歸
簡嚴其義理之精密文辭之該括較左傳遠勝而胡朏
明梅鷟之徒祇論用韻之多寡不計文義之純疵其亦
尋行數墨買櫝而還珠者與至閻百詩謂賈逵以滅亡
爲夏桀之時不知孔疏云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而解
爲夏桀之時非祇賈逵一人也惟王肅云太康時其見
古文明甚乃閻氏據賈逵之妄說而武斷古文之無並
忘馬扶風鄭北海之均見古文也者謬已極矣若王鳳

喈之說亦本閻百詩之意而肆意武斷尤甚夫賈服孫
杜不見古文而以爲夏桀之時是諸儒之誤解也王氏
乃以誤解爲定據得無喜非惡是而好惡不與人近耶
卽王肅之注家語與尚書不同意必注家語在前見尚
書在後但世代久遠不可考耳乃王氏謂皇甫謐摭左
傳之文僞作尚書改王肅之注使同孔傳不知何所考
據而波及皇甫謐耶且既勦襲左傳矣何以復删天常
古語使不與左傳同豈非故貽王鳳喈以口實耶王氏
胷無義理任意誣造又烏知聖人删書之精意哉

閻如璩云六典八則首見大宰小宰及司會司書大史乃
四章曰有典有則豈周因於夏禮與抑夏歌襲周禮也
典則爲治世之經唐虞風氣初開規制漸備至禹而益
詳自蔡氏著書傳以周之六典八則借詁經字而閻百
詩乘間抵隙遂以典則二字爲襲周禮夫典則何書無
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此虞夏之典也厎愼財賦咸則
三壤此虞夏之則也推之堯舜所行之典禹皋所陳之
謨皆天則之自然治世之大法也五子作歌豈有不取
虞夏之書而襲諸異代乎閻氏因蔡傳而詆尚書可謂

肆口謗毀而不知其非者矣
閻如璩云爾雅釋詁鬱陶繇喜也郭璞注引孟子曰鬱陶
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卽繇也疏引
孟子趙氏注云象見舜正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
思君故來忸怩而慙是其情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
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孟子已明下註腳曰象
喜亦喜僞作古文者竄入五子之歌中曰鬱陶乎予心顏
厚有忸怩憂喜錯認尚可謂之識字乎自孔安國書傳出
始云鬱陶哀思也然誤起於王逸之注九辨豈不鬱陶而

思君兮曰憤念蓄積盈胷臆也不知上云閔奇思之不通
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
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皆極憂憑語若果鬱陶爲哀
思則應正接不應用豈不二字惟鬱陶思君乃喜而思見
之辭故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
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又云爾雅始自周公釋言以下
或曰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
朱子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卻以爾雅證傳注余
謂降及近世不僅證傳注而已且據爾雅以駁諸經是

尙知先後本末之序者哉考爾雅鬱陶繇喜也鬱陶繇
三字一字一義非以鬱陶二字爲文郭璞以檀弓人喜
則斯陶詠斯猶注陶繇二字未注鬱字而以鬱陶注入
本屬錯誤（陸農師爾雅新義刪去鬱陶之注）乃閻百詩復藉郭注之錯
而以鬱陶爲喜尤大悖於經旨案鬱陶二字見於經傳
者二見之楚辭者一請歷辨之見於經者莫先於五子
之歌所謂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是也鬱陶者念宗
社之將亡憂思結聚而不得發抒也若郭景純之誤註
於此其能通乎於經旣有參差則此訓顯成謬誤乃閻

氏偏執謬解其於鬱陶繇之一字一義尚未看清而欲
爭經傳之訓詁使經文胥又牙相抵乎此據夏書而見
閻氏之訓不可通者一也其次見於孟子所謂鬱陶思
君爾是也夫象見舜之在牀也初見焉而心驚轉念焉
而以口給矣於是鬱陶思君四字一氣說出則鬱陶者
思之狀而思者鬱陶之實也卽趙注上曰愕然而下曰
鬱陶亦與思字作一例看均於經義不悖乃閻氏謂據
趙注乃喜而思見之辭是直誣趙氏矣又以象喜爲孟
子明下註腳是並誣孟子矣觀下文彼以愛兄之道來

故誠信而喜之其愛兄者卽思君之謂也是舜見其來
而喜非以鬱陶爲喜也此據孟子而見閻氏之訓不可
通者二也其次見楚辭之九辯所謂豈不鬱陶而思君
兮君之門以九重是也王逸之注亦以鬱陶爲思之貌
而不足服閻百詩武斷之心案閔奇思六句皆思見君
而不得其憂懣自不待言此下卽用正接與反折仍復
相同究不能以喜悅解也夫宋玉以頓宕之筆發其師
悲憤之氣此時尚能有喜意溢言乎故云豈不鬱陶而
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

不通言積念思君爲小人壅蔽而不得見也此其悲怨
之積情見乎辭方痛讒佞之誤國何嘗以反折而有
喜悅之意哉且屈氏窮愁一生斷未有喜悅而思君者
也此據楚辭而見閻氏之訓不可通者三也大抵閻百
詩之意因誤注爾雅以藉口而又錯解孟子以自文則
更於史記徵之考五帝紀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
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是亦以鬱陶爲憂思
之義也此據史記而見閻氏之訓不可通者四也考諸
古訓陶與遙古同音詩王風君子陶陶鄭箋音遙是也

猶與搖亦同音猶卽繇也禮記檀弓詠斯猶鄭注猶當
爲搖是也陶與繇古通用前漢書刑法志咎繇作士是
也繇與傜亦通用前漢書景帝紀省繇賦師古曰繇讀
曰傜是也說文䌛隨從也從系䍃聲注䌛亦用爲傜皆
隨從而爲之義也案爾雅釋詁恙寫悝盱繇慘恤罹憂
也鬱陶繇喜也陶與繇通用故博雅云陶喜也憂也是
陶繇二字可作憂亦可作喜猶治亂之義相反而亂可
作治也若鬱陶二字則是一義故繇與悠古通用前漢
書韋賢傳大馬繇繇師古注繇與悠同是也博雅亦云

鬱悠慎靖瘖憚憮恁俞思也故鬱陶與鬱悠同義此參之經史傳注證之爾雅說文而見閻氏之訓不可通者五也至訓詁之書爾雅之外以揚子方言爲古考方言鬱悠懷惄惟慮願念靖慎思也晉宋衛魯之間謂之鬱悠郭璞注鬱悠猶鬱陶也此乃鬱陶正訓與尚書孟子楚辭無不合者卽於爾雅之錯注亦所以正其謬誤補其闕失此據方言而見閻氏之訓不可通者六也若夫爾雅之書我

朝拾漢學緒餘者羣奉爲金科玉律蓋幾欲據爾雅以改

易經義矣至閻百詩以釋詁爲周公之書余竊以爲不然夫周公兼三王施四事制禮分官昕夕不遑而暇爲此訓詁書乎況以釋詁考之詎涙笑敖本之終風周公尚知衞莊姜之詩乎黃髮兒齒本之閟宮周公尚知其遠孫僖公之詩乎人越十餘世時隔四百數十年而閻氏乃附會於周公殆所謂鄉讀爾雅未熟者也余故辨爾雅非聖人之書郭璞有誤注之文使後之君子勿惑於閻氏之謬說云

惠棟云盤遊本無逸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畋于洛表本竹書紀年太康元年畋于洛表羿入居斟尋弟五人洛汭本書序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本固句本淮南泰族訓根深則本固基長則土寧愚夫句本中庸夫婦之愚兆民二句本說苑子貢問治民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又新序履民之上懔乎如以腐索御奔馬奈何不敬本召誥曷其奈何弗敬禽荒本越語出則禽荒甘酒本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彫牆本左傳宣元年厚斂以彫牆亡字本郊特牲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貽厥子孫本詩貽厥孫謀以燕翼子關石二句本周語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

有覆宗句本張超誚青衣賦有夏取仍覆宗絕祀顏厚本詩顏之厚矣忸怩本晉語君忸怩悔追本左傳哀十六年悔其可追

尚書古文辨惑卷四

宏農張諧之敬齋父

允征

王鳴盛云鄭注書敘允爲臣名傳以爲國名今此言允侯明允之爲國欲以見鄭之非也竹書紀年與僞古文合不足信也

鄭康成注書敘以允爲臣名具載孔疏是當時未見古文不知允之爲國名也至孔傳以爲國名其於堯典允子郎以爲允國非第自允征始也乃王鳳喈以爲經言

允侯欲以見鄭之非何其言之謬也夫孔氏之作傳所以解經也經言允侯而傳欲釋爲臣名不可得也況夏史之紀事也豈逆知二千餘年後有鄭康成之誤注書敘而故爲之正其謬也者王氏之論亦支離而不可通矣大抵鄭氏之注書敘毫無所據而以意爲之想是少時所作故其舛誤紛出不可一二數其注禹貢也則引厥匪元黃昭我周王是以武成之文爲允征之文也原注謂引允征其注咸有一德也則引伊陟臣扈曰是以太甲之時爲太戊之時也且列咸有一德於湯誥後尤爲倒亂次序以爲成湯之世何以下引伊陟以爲太戊之世何以又踞太甲之上也凡此錯誤觸目顯然王氏雖有百喙恐亦無辭以解也且竹書紀年有命允侯帥師征羲和之文與尚書合而顧命陳寶亦有允之舞衣則允之爲國明甚王氏乃以竹書爲僞豈顧命亦僞書乎甚矣其妄也

王鳴盛云襄二十一年晉祁奚因叔向被囚語范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注詩周頌言文武有惠

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逸書謩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謀鮮過有謩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杜注甚明今允征之文以勳爲訓吾以爲此經必是本作勳非祁奚所改作訓者直是僞撰允征人之意耳蓋祁奚並引詩書縱使以訓爲勳亦必不以書爲詩惠訓二字原以解詩苟如今允征則反當以解書矣明係僞撰者因作訓方與罪狀羲和文義相合遂併左傳惠訓之訓字竄入之而不自覺其大露破綻也

王鳳喈之論本之梅鷟可謂不求其本而惟吹毛以索

疵者矣案左傳祁奚之救叔向也所引詩書意在子孫保之與明徵定保耳左氏所謂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也而惠我無疆一言與叔向不屬夫叔向本有應對之才而未必有愛人之德則惠我之文不得不別加訓詁以為聯綴之地故以惠訓不倦釋之此左氏斷章取義以圖與叔向之事兩相比附非周頌惠我之文必以惠訓不倦為正義也故惠訓之說於經文既有所不協於字義亦有所不安王氏祖述鄭學獨不知烈文之詩毛傳鄭箋皆以惠愛為解絕無惠訓之文乎左氏既非詩義

杜注亦遷就傳文王氏並不知之其謬一王氏以為尚書必本作謩勳乎不知洪範所謂沈潛剛克者左傳則以潛為漸矣旅獒所謂惟德其物者左傳則以其為緊矣益稷所謂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者左傳則以敷為賦以庶為試矣將以書為定乎傳為定乎王氏欲以傳改經失本末之序其謬二況尚書之文無論謩勳謨訓皆與羲和罪狀相關以謨訓言之不過虛冒下文所謂謹天戒有常憲者皆謨訓之語也若以謩勳言之則聖人陳謩而有勳與羲和廢事而得罪尤屬鍼鋒相對王氏不知經義乃謂作訓方與罪狀羲和文義相合得非肆口彈駮而不識義理之正者乎王氏憒於經旨其謬三夫以惠為愛本於爾雅釋詁以勳為訓理皆可通惟以訓釋惠義所難解王氏久為訓詁之學乃不知左傳之悖經而反謂尚書之竊傳況謨訓二字人所習用使作尚書者以謩勳為謨訓亦必竊諸左傳而後得之則夏之史臣尚能通文義乎哉王氏肆意妄詆其謬四有此四謬乃不知己之膠柱而調瑟惟欲就尚書洗垢而索瘢其所謂大露破綻者適足見其經學之淺陋而已

閻如璩云或有曲為之說者曰夏質周文故日食之禮亦異不知三代典禮有異有同有革有沿此正沿而同之禮也即如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非襄十四年師曠所引夏書之文乎考之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周之正歲即夏之正月同徇以木鐸此非二代同禮之又一大驗乎

案夏質周文故日食之禮不同以尚書左傳較之其禮自明而閻百詩謬不謂然又引木鐸徇路與周禮徇以

木鐸爲二代同禮之一驗則試比而論之夫允征所謂木鐸徇路者所以求庶人之傳語卽師曠之庶人謗也其官師相規與師曠之大夫規誨同其工執藝事以諫與師曠之百工獻藝同皆修其職以輔其君勿使少過以速咎戾以此求言而羲和司天不以日食告王則不恭之罪不容誅矣若小宰之徇以木鐸也則警治官之屬使各修乃職考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者也是徇於官府非如遒人之徇於路也各有攸司奈何又混而同之乎閻氏徒見蔡傳之引周禮而不察事體之不同乃又以爲二代同禮之一驗亦可見其讀書之粗矣

閻如璩云日食之變人君所當修省然二分二至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而建巳之月先王尤忌之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止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卽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卽在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此非二代同禮之一大驗乎而僞作古文者略知歷法遂於允征篇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未嘗用之於九月也是徒知歷法而未知夏之典禮也

日食之變在天本有常度然古之人君必恐懼修省而不敢忽蓋謹天戒於上所以修人事於下其大者在修德行政以回天譴而救日之禮文其末也後世不知此意空以禮文緣飾其間其虛文彌盛而其眞意愈衰考諸左傳此月交分不叶本不應食當時歷法舛錯誤謂日食在正陽之月於是太史爭用幣之禮而左氏亦載諸內傳未免仍沿魯史之舊乃昧者並欲藉此以駁尚書則豈不謬哉案左傳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以爲歲首之正月止之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夫太史引夏書者所以爲伐鼓之證

其曰此月朔者指周之六月而言之非謂夏之曰食亦在四月也況允征明言季秋而可謂之孟夏乎闇氏以為夏與周同一典禮乎則左氏所謂百官降物者夏氏無有也所謂君不舉辟移時者夏氏無有也所謂祝用幣史用辭者夏氏無有也祇此奏鼓一事又無於社於朝之分卽可謂之同禮乎況夏之救日無隆殺而周之救日有等威其所謂禮之同者安在也闇氏以為魯之太史知夏禮乎案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曾鼓用牲于社矣以其為正陽之月也至三十年

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何以亦鼓用牲于社乎闇氏謂奏鼓之禮夏家不用之於九月茲周家何以亦用之於九月也夫太史於魯國日食之禮尚未能知而謂能知千餘年前之夏禮乎夫允征一篇在仲康為命討之大政在國勢為盛衰之要樞夏史記言不容苟簡若左氏所引日食之禮至微末事乃闇氏借此欲同二代之禮並欲改季秋之日食為孟夏之日食則豈非橫生枝節不顧事理之妄者乎況考元史歷志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姜氏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

不應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今歷推之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闇百詩自矜通歷獨不知此月之未曾日食乎夫此月既未日食則左氏之文皆成錯誤乃闇氏將錯就錯反以允征為錯嗟乎如闇氏者眞鑿空妄作而不自知其謬者矣

闇如璩云余向謂偽作古文者略知歷法當仲康卽位初有九月日食之變遂以贅奏鼓等禮當之而不知不合正陽之義今余既通歷法矣以授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四

年乙丑歲距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三十六年九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四一零五七（入日食限）九月定朔二十八日五九八六一二（壬辰日未正一刻合朔）日食在氐宿一十五度至仲康元年壬戌歲距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三十九年五月朔交泛二十七日三三六八二四（入日食限）五月定朔二十三日四二零八六五（丁亥日巳正初刻合朔）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以仲康四年九月朔日食而誤附於肇位四海之後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謬作季秋集房之文皆非也今歷學大明夐絕前代魏晉間書乃

出一妄男子多憑虛安處之論以歷法則不合於天文以典禮則不合於夏制折之於理既如彼其乖參之以數復如此其謬曾謂天下萬世人兩目盡眯而無一起而正之者乎

閻百詩引左傳强謂夏與周救日同禮以證允征之僞余既闢其謬矣茲閻氏復以歷法進謂以授時推算仲康卽位之初日食一在元年五月一在四年九月皆與允征不合余不解歷法無從知其是否惟歷法以積年爲據是爲起算之根歷代諸儒咸謂自周共和以前年

不可譜司馬遷作三代世表尚無甲子不知閻氏何所據以定積年之數也考元史授時歷議其論詩書所載日食事云書允征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今秦大衍歷作仲康卽位之五年癸巳距辛巳三千四百零八年九月庚戌朔泛交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夫同一授時歷也元史以爲仲康五年癸巳而閻氏以爲四年乙丑元史以爲九月庚戌朔而閻氏以爲九月壬辰朔是閻氏不惟與允征不符並與授時大異其距至元辛巳之積元史爲三千四百零八年而閻氏則爲三千四百三十六年相差二十八年積年不同則閻氏之歷法尙可爲定論乎哉夫閻氏以禮文相繩而奏鼓之制既不同於周禮復以歷法相梗而積年之舛又大悖於歷家考之於禮既如彼其乖參之以數復如此其誤而徒執尙書而詢詈之曰此書乃妄男子之所作也豈非儒者之所宜出也善乎仁山金氏之言曰虞劇以季秋日食爲仲康元年而唐傅仁均等以爲仲康五年癸巳之歲夫以歷數求之則魯歷殷歷周歷已自不同憑此御求豈無抵忤故以歷言歷

不若以經斷歷以經言之則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經爲合則季秋月朔之變是其元年之秋無疑也以經爲正又何假於歷哉自金氏尊經之論出我
朝
御批通鑑輯覽亦以季秋日食載之仲康元年具徵
聖主之明先儒之正下視毀經蔑聖之徒殆有如兩目盡眯擿埴而冥行者矣

閻如璩云姚際恆言僞作古文者改夏四月爲季秋月朔意謂夏與周制異若然則太史引證不合乎子亦當折之

矣何爲嘆不一語瞽奏鼓三句逸書原謂急於救日食非怠惰不救塡入殊不相合

案姚立方之說最爲紕謬允征本作季秋月朔閻百詩謬謂爲夏四月非尚書改爲秋九月也夫季秋月朔經有明文太史知之平子豈不讀之況太史引書祇以爲奏鼓之證至夏之典禮與太史毫無關涉其引書本無不合平子自無言可折非如毀經侮聖之徒不論義理而强辭以取鬧也至謂瞽奏鼓三句爲急於救日食尤於文義不合詳繹書辭蓋因羲和昏迷天象不能以日

食先時詔王令君臣上下豫先誡備及日食已見遂使嗇夫庶人奔走恐後其倉皇急迫之情形皆由司天者之遲誤有以驅之也是以諸司急遽之狀形容羲和怠惰之情姚氏於上下文義尚不能知而亦輕侮聖言其眞不自量哉

王鳴盛云閻百詩謂據授時時憲二歷推得日食當在仲康十一年閏四月朔此則閻之誤也夏商年數本無可考此日食左傳引夏書但言其典禮不指何王之世夏本紀雖言仲康時羲和廢時亂日而劉歆三統歷不載仲康日食則左傳云云未見必爲仲康總之奏鼓用幣之禮自是建巳之月所用非季秋疏引顧氏夏禮異於周者非是況鄭所傳逸書本有允征而覲禮嗇夫承命鄭注引春秋傳嗇夫馳不引允征則辰不集于房四句不在允征可見矣

王鳳喈之論殆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莊生所謂一曲之士也自司馬遷作三代世表共和庚申以前並無甲子紀年則夏商之年數無可考也久矣閻百詩謂據授時時憲二歷推得夏四月日食當在仲康十一年閏月朔不知積年不定何所據以爲起算之根

且尚書明言季秋而無端欲改爲孟夏豈非謬妄王氏既知閻氏爲誤而謂年數無可考矣乃復謂劉歆三統歷不載仲康日食則左傳引書未見必爲仲康是尚書之經文不足憑夏之本紀不足證而劉歆之三統歷爲可據也夫劉歆之作三統歷也以殷歷爲據故上始成湯而不及夏氏非獨不載仲康之日食也王氏試考三統歷內夏氏四百三十二年有一日食事乎其於三統歷考之已太疏矣且閻氏之誤在年數無定豈閻氏之年數無可考而三統歷之年數獨可考乎何其明於彼

而闇於此也至謂奏鼓用幣之禮自是建巳之月非季
秋所用尤屬不然考春秋書日食者三十六而在六月
者六事在九月者三事謂奏鼓用幣之禮皆在建巳月
乎則莊公之二十五年文公之十有五年皆以六月日
食鼓用牲于社矣然莊公二十五年之日食杜氏以長
歷推之實在七月猶昭公十七年之日食元史以授時
推之當在九月也何以亦行奏鼓用幣之禮也謂此禮
餘月不用乎何以莊公三十年九月日食亦鼓用牲于
社也豈夏氏不可用而周室獨可用乎王氏乃謂顧氏

夏禮異周之說非是其殆憑虛臆斷而不自知其謬者
與又謂鄭所傳逸書本有允征則閻百詩以無爲有而
王鳳喈承虛而接響者也考孔疏孔傳値巫蠱不行遂
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三十四篇外僞造尚書二十四篇
以足爲五十八篇此卽王氏所謂鄭所傳之逸書也然
祇有篇目而張霸之僞書久已不行故鄭康成之注書
序以允征爲臣名以厥匪元黃昭我周王爲允征之文
皆未見古文時妄說也及晚見古文則其說已行而不
及改矣乃王氏則以覲禮嗇夫承命爲難謂鄭注引春
秋傳嗇夫馳而不引允征則辰不集于房不在允征可
見是夢中說夢妄之內又生妄也顧亭林云嗇夫馳在
書允征鄭注不引書而曰春秋傳者孔氏古文康成時
未見也此皆平心易氣儒者之公論與王氏之私心邪
見豈止有泰山邱垤之判哉

閻如璩云金仁山前編曰兵法莫整於允征曰先時者殺
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於允征曰殲厥渠魁脅從
罔治也莫勇於允征曰威克厥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經也
愚請得而證之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此出

荀子君道篇所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
是整乃見於荀子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出易離卦上
九爻辭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是仁乃見
於易也威克厥愛允濟此出左傳昭二十三年公子光曰
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是勇乃見於左傳也凡
晚出之古文所爲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後人
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

閻百詩博稽羣書皆爲攻尚書之據凡子史雜說有引
書者率隨手記錄尋隙辨駁其一生讀書可謂多矣卒

之於尚書未曾細讀卽所引之書亦未曾細看且心術駁雜强執偏見以求己勝故議論多悖於聖人請詳論之考荀子君道篇曰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

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仕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故天子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是之謂大形夫書辭以上制禮法任賢能明賞罰主持公道則君子以進小人以退皆爲君之至道也書辭以下順推大形之效文義極爲分明惟書辭三句橫梗於中於上下文義均不聯屬删去而後可通閻氏以爲尚書剽荀子乎是不知其辭之抵捂也以爲此卽荀子兵法之整乎是不知其義之非論兵也閻氏於荀子之文尚未細看而遽欲駁聖

經陵先儒亦可謂其言之不怍矣至書與易雖體制不同然皆聖人之經理自相通所謂六經之道同歸而萬理同出一原也夫殲厥渠魁義也脅從罔治仁也三代遺經經聖人之删定遂爲萬世討罪之準其與離之上九爻辭原並行而不悖乃閻氏以爲襲用易經是不知理之同原又不知辭之異製也其殆如羅鉗吉網之羅織人罪乎若左傳之文本與尚書不同昭公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師奔命救州來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楚令

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夫帥賤則師徒無主寵多則政令不齊皆由主帥無威故吳光策其可敗觀無大威命一言與允征之威以嚴明訓者義迥不同況左氏又非引書而閻氏以爲襲用左傳誤矣夫聖人删定六籍尚書最古則他書所引必多乃閻氏以爲古文精詣之語無一字無來處豈允征與離之爻辭無一字同亦可謂襲之離卦乎況金氏博極羣書說經平正爲金華純儒讀書縱少豈有未讀易經左傳者乃閻氏

蔑視先儒而槩以讀書少目之且口角輕薄毫無寬裕

氣味又烏知先儒尊經守正不能以尚書為偽失是非之本心乎若閻氏者卑陋輕淺之見亦可憫已

閻如璩云休寧姚際恆攻偽古文余錄其尤害義理者如論威克厥愛云此襲左傳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任威滅愛之言必是祖述桀紂殘虐之論且又出亂臣賊子口其不可為訓明甚光所與處者鱄諸之輩所習謀者弒逆之事焉知詩書者耶後世申商之法厥由以興今作偽者以吾聞之曰為書辭不知既載聖經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罪可勝誅乎又李衛公問對臣案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先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故惟孫子之法萬代不刊案衛公問對亦繫假託然尚知辨正尚書之非可為有識

案公子光之意言楚師賤而無威故設計以敗之乃斷

章取義與允征威字不同且本非引書故語亦大同小異乃姚立方以任威滅愛為解是尚未能通左傳字義而可與之論尚書義理乎蔡傳云威嚴明也愛姑息也威者賞罰之明非嗜殺之謂也愛者婦女之仁非好生之德也況以軍法之嚴戒飭將士則威者所以愛之也易所謂師出以律者也義理何等平正乃姚立方不能知此而以詆尚書之故波及桀紂之殘申商之法不知與允征有何牽連且詈公子光為亂臣賊子鱄諸為詈謀弒逆又與允征有何交涉橫生枝節得無如醉人酗酒逢人侵侮乎又謂威克厥愛載之聖經生心害政不知盤庚所謂殄滅之無遺育酒誥所謂羣飲予其殺者措辭頗為過當而傳經數千年尚無生心害政之失況威克厥愛一言義理平實豈有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特恐毀經之徒以乖戾邪僻之心為偏詖淫放之辭使不學無術者道聽途說輕侮經典不待發之政事而其害已有不可言者矣且夏史自作允征公子光自述所聞兩不相謀姚立方自以吾聞之為書辭乃反借此以詆尚書非諺所謂無理取鬧者耶至李衛公問對本繫

阮逸僞書考孫子行軍篇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此言草莽之臣驟當將帥之任恩信未洽士卒未附故令其恩威並用耳非臨敵誓師之事也夫令文齊武孫子於義理尚無甚謬若李衛公之解是先以愛結士而後施嚴刑峻法也此正吳起吮疽之術孫武斬姬之法施愛立威以愚其民者況愛而言設之是先設此以為誘人之具而後用威以督之於終也既不知愛之發於仁亦不知威之原於義矣尚書古之遺經義理平實其

下視李靖之解又何啻荊玉之於礫石乎且衛公之對是言整軍之初與允征臨敵戒飭將士不同故衛公有言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其論尚書亦甚平允乃姚立方删去二語以為辨正尚書之非是己讀書無識不知尚書之義而並誣衛公亦不識尚書也余嘗謂拾漢學之緒餘者心多偏私而不公辭率狡詐而無實觀此益信儒者窮經貴有真識金氏以威克厥愛為勇閻氏即以為精詣之語有所自來及姚氏肆口嫚駡閻氏又以為尤害義理其胷中權度昏瞀如此朱子所謂無星之稱無寸之尺也而妄辨古文尚書之真僞雖欲不變白為黑倒上為下奚可得哉

姚鼐云威克厥愛此孫吳之旨豈三代用師之道其背理二也

三代聖王用兵之道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治人治人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伐暴除殘也非自為殘暴也然以好生愛人之心為伐暴除殘之事而仁或流於姑息勢必僨軍輿尸以成其大不愛而仁之道窮故義者所以濟仁道之窮者

也而威者義之用也所以制愛之偏者也夫軍旅之主威也制號令欲嚴以明定賞罰欲信以必進止坐作欲安以重步伐攻取欲疾以齊旨行軍之節制勿得少違以干大戻大司馬所以比軍眾誅後至者即是道也故威之克愛也即義之所以成仁也否則如徐偃王之愛惟喪師亡國而已若孫吳之師則狙詐之兵也與威克厥愛仁義之師如水火之相反乃姚姬傳不知此義而誤信閻百詩之邪說以此為孫吳之旨是不識尚書並不知孫吳矣又以威克厥愛為背理仁義者理之統會

也夫不知用威之適所以愛之也又烏知行義之正所以仁之哉
閻如璩云余愛司馬法仁本天子之義二篇眞太史公所謂閎廓深遠爲三代王師之遺言無疑頗怪小戴氏輯禮記不採入之列爲經頒之學官其言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其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如後世檄文以兵威恐敵之事既讀陳琳集有檄吳將校部曲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三國志鍾會傳

會移檄蜀將士吏民曰大兵一發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僞作者忘爲三代王者之師不覺闌入筆端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已
閻百詩力詆尚書而酷愛司馬法欲尊爲經可謂舍其本而末是圖者矣考仁本天子之義二篇亦有先代之遺言然平正者固多而駁雜者亦復不少其平正者率皆零星瑣碎無復整軍經武之大綱又多雜取左傳戴記之文不見三代之遺制其駁雜者則取春秋以後之事如王霸治諸侯者六曾謂三代盛時有是事乎乃閻氏於司馬法則欲尊爲經於允征則力詆爲僞何顚倒是非至此極也至所引七句乃討罪布令之文可謂純粹然謂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爲後世以兵威恐敵之事則閻氏讀書之不精非尚書措辭之失當也夫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言火之猛烈也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言天吏失德不戢士卒更甚于火也皆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故戒飭衆士以示脅從罔治之意允侯身爲天吏恭行天罰其約束卒伍也嚴其訓誡將士也切其自刻責也不少恕而其待脅從也又甚寬所謂三代王者之師

以仁爲本者也乃閻氏不知體認經義而强以己之私意武斷經文遂以嚴戒濫殺之辭爲示威恐敵之事如陳琳鍾會之爲者而不知其文義之相反也是非作者忘爲三代王者之師也乃閻氏忘爲戒飭將士之辭耳嗚乎閻氏讀書之粗如此既不知窮理以尊經又欲口給以文過徒執古文尚書謬謂爲魏晉間之僞書豈非所謂言僞而辨行僻而堅者哉
王鳴盛云酒荒本越語宮中之樂無至酒荒顚覆句本詩抑篇顚覆厥德崑岡玉石二句本晉書袁宏三國名臣贊

云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劉琨傳同後漢書董卓傳論崑岡之火自兹而焚

惠棟云允侯本竹書紀年命允侯帥師征羲和羲和廢本書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酒荒本越語入則酒荒有眾本湯誓今爾有眾顛覆本孟子顛覆湯之典刑季秋月朔本竹書紀年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天罰本湯誓致天之罰玉焚本周書世俘解焚玉四千

尚書古文辨惑卷五

宏農張諧之敬齋父

仲虺之誥

閻如璩云姚際恆言襄二十九年傳季札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慚德札之觀樂聞聲審音即能知帝王之德辨眾國之風皆自為論撰無一語攀據詩書之文若謂尚書先有此語而札乃攀據為說安在其為知樂耶札之此語乃是評湯之韶濩如孔子謂武未盡善意若是則武王亦當自為未盡善耶今誤以評樂之言加之成湯之身而仲虺

釋之史臣書之將聖人青天白日心事全驅入模糊曖昧之鄉豈不重可歎耶又聖人之道順時而已時當揖讓則揖讓當征誅則征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是俯仰皆無慚矣苟有絲毫之慚聖人必不為之觀湯誓必往之辭及論語昭告之語豈是抱慚負惡者耶

姚立方之攻尚書可謂太不自知者矣其論胥出於私意其理多悖於聖人烏能知尚書之精義哉夫吳季子之論樂也工為歌詩而以樂音為之節故歌王而知周之東歌豳而知周公之東歌魏而知其儉歌唐而知其

思深小雅則知周德之衰大雅則知文王之德皆本其
詩之人事風俗而融化以出之至見舞大夏而知禹之
勤而不德卽大禹謨之克勤于邦不自滿假者也與見
舞韶濩而謂猶有慙德卽仲虺之誥恐來世以爲口實
也凡皆鎔詩書之文爲論樂舞之本非其自爲論撰而
卽與詩書暗合也杜元凱云季札才博早知此樂歌之
文惟未聞中國雅聲故欲聽聲而知其興衰卽此可見
季子所論不皆自撰之辭而其所見之尚書與古文同
亦可於此而知之乃姚氏謂無一語據詩書之文得無

與左傳相刺謬乎又謂若尚書先有此語而札攀據之
安在其爲知樂此尤陋儒之見夫季子見韶濩而知聖
人之難是知成湯之事也並知其有慙德是知成湯之
心也不爲知樂之深者耶非與尚書同而卽爲不知樂
也若與尚書不同卽與湯德不類尚得爲聞樂知德者
耶況季子所謂難者謂以伐暴救民之事而內不免慙
德外不免口實見聖人處事之難耳若祇以樂論則韶
濩有何慙何難而季子言之耶乃姚氏謂札之此語是
評湯之韶濩如孔子謂武未盡善意夫孔子何以謂武

之未盡善哉得無以征誅之故耶使武王自以爲未盡
善則其德之精密去成湯不遠矣程子曰成湯放桀惟
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
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可謂定論矣乃姚立方不知
此義謂僞作書者誤以評樂之言加之成湯之身夫卽
以評樂言之姚氏以爲成湯之樂有何慙德而杜注所
謂慙於始伐者果何謂耶得非自慙爲征伐之始耶又
謂將聖人青天白日心事全驅入模糊曖昧之鄉夫伐
暴救民者聖人青天白日之心也而惟有慙德者聖人

天經地義之心也道原並行而不悖者也姚氏其知之
乎又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是俯仰皆無慙矣觀湯誓
論語之辭豈是抱慙負恧者是知聖人問心之無慙而
不知聖人慮世之甚遠也若使成湯之心如此自滿祇
如姚立方俗淺之心矣烏得爲聖人乎哉善乎眞西山
之言曰孔子於湯武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爲
未盡善非貶湯武也惜其不幸而爲此不得已之舉也
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爲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而無所

憚也論語微有不足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
之名以竊伺神器也聖人立言爲後世慮至深遠矣由
此觀之成湯學問精密其內省也甚切其慮世也甚深
與孔子正同彼姚立方者烏足知之

王鳴盛云塗炭二字本孟子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但
彼是言其洿汚非患害也說文炭燒木餘也炭與塗聯言
是無火之黑炭非如左傳廢于爐炭之炭何足以言患害
乎傳强以爲火皆非也

古書之辭有文同而義異者當各循其上下之文義而

解之不能以一義拘也若王鳳喈之論塗炭是也考孟
子論伯夷云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
坐於塗炭趙邠卿注塗泥炭墨也顧亭林云今人謂石
炭爲墨案水經注冰井臺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
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是知石炭石墨一
物也北人凡入聲字皆轉爲平故呼墨爲煤而俗竟作
煤字非也故孟子之言塗炭也以洿汚爲義蓋恐塗炭
之汚我衣冠也觀坐之一字可見其義矣若尙書之言
塗炭則異於是仲虺之誥云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孔傳
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
是尙書之言塗炭也言庶民之陷於水火也味墜之一
言其情迫其語危孔傳雖僞而於經義則不誤王氏乃
以爲與塗聯言不足爲患害乎獨不知陷於泥淖亦能
殺人乎又據說文以炭爲燒木之餘是許氏知木炭而
不知石炭也夫木炭石炭皆火之所寄也故本說文而
以爲火之餘則可而强謂無火則不可王氏何所據而
知尙書爲無火之黑炭乎案後漢書光武勅馮異曰三
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要

在平定安集之耳應璩與從弟書思致君於有虞濟蒸
人於塗炭沈約鼓吹曲救此倒懸拯塗炭誓師劉旅赫
靈斷非皆以塗炭比之水火乎易林冰炭異室淮南子
冰炭相息非皆以火訓炭乎乃王氏以孔傳訓火爲非
竊恐其考之有未詳也嗚乎王氏一偏之見又烏能知
尙書之大義哉

閻如璩云一書有被引數處雖微有增易義則歸一者墨
子之引仲虺之告於非命三篇是也非命上篇仲虺之告
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中

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三處下文墨子皆各從而釋之曰此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者嫌與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不與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複釋之之確如此僞作者不又露一破綻耶

案閻百詩之攻尚書以理則不論是非以文則不較純駁今又引墨子以攻仲虺之誥尤爲不顧邪正之分者矣考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其中篇則曰帝式是惡用闕師其下篇又曰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夫同一仲虺之誥也而三篇所引不同其脫文譌字屢見疊出有不成句者有不成文義者閻氏具有天良此亦可據之以攻尚書耶若以爲微有增易乎不知所謂帝伐之惡帝式是惡帝式是增者將以何句爲正文所謂喪師闕師爽師者將以何者爲定本耶若以爲義則歸一乎不知所謂帝伐之惡與帝式是惡帝式是增者其義云何又何以

歸於一耶乃敢謂尚書與墨子悖是不知墨子之悖經也夫聖人之經未有脫譌不句文義不通者烏得不與墨子悖哉閻氏可謂黨邪以害正者矣考墨子釋書之辭其上篇曰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中篇則曰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下篇又曰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信如釋辭則墨子於仲虺之誥尚不知爲誰氏之言而謂能與經義有合耶乃閻氏以爲釋之之確不知所謂確者爲湯耶爲湯與仲虺耶抑湯所爲仲虺之告耶何其文之叉牙相抵也夫閻氏知三篇釋書之異而諱云湯特非之是庇邪說侮聖言孟子所闢爲無父者其違之殆不遠矣夫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自天高地下而二氣紛綸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流形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厚薄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美惡之或異是乃道之本原人當盡我之所當爲而聽天之所自畀如是焉而已乃墨子恐人之諉於命也以爲自生民以來未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是欲求命於聲色而不知萬物之有聲

有色可見可聞者皆天命之流行也以命爲無是不知
道之大原出於天也況其兼愛無父又孟子所闢爲禽
獸者是烏可與聖人之經論文辭校同異耶夫以墨子
之引書其脫譌如此墨子之釋書其昏瞶如此而其所
論非命之理與兼愛之說又大悖於聖人使尚書不與
墨子悖也則尚書將流爲異端尚得爲聖人之經乎哉
乃閻氏以爲破綻豈天地抑邪與正之心至閻氏而消
滅於無何有之鄉乎人有病目者視正爲邪視順爲逆
雖俞蹏不易治蘇子瞻所謂顚倒見也閻氏此病其殆

入膏肓也夫

閻如璩云仲虺之誥非獨誤會用爽厥師亦且誤用式商
受命今文立政篇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
萬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非若仲虺
之誥竟貼上帝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興一商興其相反
有如此者

王鳴盛云國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二吾是以云韋昭注爽
當爲喪字之譌觀此益見爽明也之非

閻百詩謂式商受命以立政較之亦繫誤用洵屬强作
解事夫一式商受命也文義本自分明非有難解之義
也特以古今文體不同不得不遷就其上下之文義以
勉求其通故今文立政祇得作詰屈繳繞之詞而古文
商書自仍其簡潔明肅之素古人均有定論不能牽合
爲一也乃閻氏以商書爲誤用將以周書爲正用乎七
經具存恐不能皆詰屈聱牙如今文尚書也閻氏膠於
一偏不知聖經之大殆如以管窺天烏睹所謂天乎至
王鳳喈引國語謂爽當爲喪尤爲錯誤案國語柯陵之
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單子曰目以處義足以

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
必異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
聽淫曰離其名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
是以云韋昭注爽當爲喪字之誤喪二視與步也是爲
偏喪大韋氏謂爽當爲喪也是國語之譌字以上文偏
喪而知之也非謂凡書中爽字皆當爲喪字也王氏以
爽當爲喪乎則大誥之爽邦由哲者當作何訓也若謂
喪邦由哲其可通乎王氏以爲爽不當訓明乎則康誥
所謂爽惟民迪吉康者又當何訓乎恐國語之喪字雖

侫口亦不能解也則甚矣王氏讀書之疏也
閻如璩云姚際恆論小大戰戰四句據說我不除桀桀必除我是湯之伐桀全是爲免禍計非爲救民塗炭也若聖人非以救民爲亟則爲其臣子自宜生死惟命豈可爲此先發制人之策耶說得成湯全是一片小人心腸絕不知有君臣之分者殊可怪歎
姚鼐云仲虺以湯言足聽聞爲夏桀所忌然則湯非伐夏救民也爲自全之計如石敬瑭而已其背理三也
甚矣姚立方之論經舉一而廢百也夫仲虺之作誥也

具二代之始終括十餘年之事迹而釋當時內省之慙勉後時日新之德其理以權而不失其正其言有序而不離其宗古大臣引君當道無踰於此乃姚立方執四句以槩全篇而曰湯之伐桀爲免禍非爲救民也則夫表正萬邦用爽厥師者果何事耶得無坐井觀天見井中之天而未見井外之天耶洵可爲拘虛之見矣案仲虺之誥前五節皆釋湯之辭後三節勉湯修德行政以永保天命也其釋湯之慙也首一節言天立君以治民而天之命湯也不可違次一節言善與惡不並立而湯之奉天也不容緩次二節言湯修德以得民而民之歸商也非一日其言伐暴救民之實亦可謂備至焉耳矣乃姚立方若罔聞知而以蘇民之解（我不除桀桀必除我二句）爲發難之端此亦可爲尚書病耶夫商民之懼於非辜也猶夏民之墜於塗炭也夏民尚欲救之而使商民罹其凶害可乎況湯之聖德彰信兆民非徒夏民言之而喜卽他國之人皆聞之而慕也衆望喁喁則夏桀之忌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然聖人初無利天下之心故暴主尙無殺賢臣之事仲虺之追言此也特以時之不容後耳當

是時伊尹歸龍逢死人心之歸商卽天命之絕夏湯以一身繫天下之重而不及時興師使萬民嗷嗷遷延於水火非所以答天下之望也故卽商王聖德之言滿人聽聞而見時勢之不可少遲卽天命之不容稍緩非以桀之不相容而湯遂先發以制人也乃姚立方以爲先發制人之策得無忘其已放桀於南巢耶且姚立方前論湯之慙德已將君臣之分置之度外茲於伐暴救民又以爲不知君臣之分得非小人心腸無一不與聖人悖耶抑自忘其前後之矛盾耶王姚姬傳以石敬瑭爲

比更屬謬妄夫成湯之言足聽聞也寬仁之德既孚信於兆民而征伐之初又謳歌於他國然猶歷十七年之久極十一征之多而桀晏然於上毫無所疑忌於其心可見聖人秉鉞師以義動雖以韋顧昆吾之凶助桀爲虐而桀亦不得徇私而曲庇之也仲虺之追憶此也豈非以顚連呼籲之民水深火熱急欲一援手救哉若石敬瑭則割中國十六州之地行賂契丹爲兒皇帝稍有廉恥者皆羞爲之而上比聖人可謂擬人於倫乎姚姬傳自命爲儒而以惡尚書之故毀及聖人謬矣

閻如璩云兩書有本出一處偶爲引者所增易實於義無妨者孟子齊人取燕章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宋小國章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是也觀兩處上文其辭皆同雖易一爲始易始爲載乃古人文章不拘之處不得疑出於兩書奈何后來其蘇既竄入仲虺之誥后來其無罰復竄入太甲耶僞作者不又露破綻耶

案尚書本無可議孟子引書亦毫無可疑而閻百詩橫生枝節蓋有鋌而走險急不暇擇者矣考仲虺之誥所謂徯予后后來其蘇者蓋敘當時弔民伐罪以見兆民戴商之誠故其文詳太甲所謂徯我后后來無罰者又述先王子惠困窮以勉嗣君法祖之意故其文略兩篇本言一事又皆追述舊聞而各有精義文亦不同非仲虺言之於前伊尹卽不得述之於後也蓋原出於兩書非疑出於兩書也閻氏有何左證而謂不得出於兩書乎況孟子引書極爲分明取燕章兩引書辭皆仲虺之誥之文而中雜孟子之語宋小國章則惟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耳而湯始征數句不作書辭蓋承上文葛伯仇餉而終言之則節末所引之書太甲之文也閻

氏讀書粗疏而反咎尚書不其傎乎昔者舜相堯會逐四凶而天下咸服矣洎皋陶陳謨禹與言知人安民之難而謂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其爲親者諱祇不及崇伯鯀耳況舜典之紀羣后來朝也則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矣而益稷紀禹之言擧賢也又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亦祇增易二字閻百詩亦以爲不得出於兩書乎此皆史臣記之於前而大臣追述於後與太甲同若如閻氏之論則仲虺言之於前伊尹卽不得復述之於

後也有是理哉嗟乎閻氏之見識卑陋如此乃亦敢毀經蔑古尚欲倣司馬遷之著史記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也亦太不自量矣

閻如璩云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一節書辭孟子語頗相雜僞作者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互異故不援入書以東面而征西夷怨四句凡三見斷爲書辭入書民望之以下又孟子語蓋以別於書曰徯我后故此最其苦心分疏處但味湯一征自葛始亦史臣所作若仲虺面對成湯自不得斥其號於是變其辭曰初征自葛又其苦

心閑縮處乎

案孟子齊人取燕章湯一征下十四句疑孟子取商書之意爲論事之詞故於徯我后句又用書曰以別之明上文之非盡書辭也文義本自分明無隙可詆閻百詩又謂湯一征二句亦史臣所作此亦小人故智不過謂尚書襲用孟子非孟子改易尚書耳此等俗情淺識非理所存且文詞俗冗如屠市計簿村媼詥家而累牘連篇嘵嘵者可厭也閻百詩欲洗尚書之垢索古文之瘢旣無義理以明其惑又無左證以發其謬而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至於技無所施則惟醜言以詆之其心術狡詐其口語尖酸毫無忠厚意思甚矣儒風之不競也

王鳴盛云湯一征事孟子三見梁惠王下篇與滕文公下篇有同有異盡心下篇但有南面而征北狄怨三句考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一節正湯征中語此乃入仲虺之誥其謬一也梁惠王篇兩言書曰故趙岐注云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則湯一征一節與徯我后二句並非一篇之

文滕文公篇葛伯仇餉與湯一征乃繫一篇之文故其上引仇餉旣言書曰中雖間以釋書而其下引一征即不言書曰至其下徯我后則又加書曰其非一篇甚明今乃牽入一篇其謬二也湯一征史臣之詞今順手扯入仲虺口中不便直斥其號改云初征自葛其謬三也一征以下兩處文同俱繫書辭僞作者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句互異而去之以東面而征三處文同而取之以民望之以下爲孟子語而去之其謬四也其蘇無罰互異乃古人引經不拘處今疑其出於二篇而其蘇入仲虺之誥無罰入太甲

中篇其謬五也
金仁山曰案書序前乎湯誓有帝告釐沃之書有湯征汝鳩汝方之書今皆亡矣史記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其詳不可得而聞矣故前編紀征葛之事載之商湯元祀爲夏桀之三十六年然以書序之不可盡信也故疑之而不敢質今王鳳喈之論略同金氏乃竟以葛伯仇餉及湯一征十四句爲湯征中語何其憑虛臆斷而不知闕疑也夫仲虺之誥事在湯之十八祀商湯征葛事在湯之元祀故葛伯仇餉於湯征爲敘事在仲虺之誥爲追述安在虺誥一篇不當言初征自葛乎昔禹於帝前曾言予乘四載隨山刊木矣禹貢又言禹敷土隨山刊木禹曾言予決九川距四海矣禹貢又言導九川非皆追述之例乎況初征自葛繫綜湯之始終而言之正得追述之體乃王氏以入仲虺之誥爲非其謬一也趙邠卿未見古文尚書其梁惠王篇以兩言書曰故注爲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其所謂二篇者猶云二次引書耳不能據此便定爲二篇也至后來其蘇具載仲虺之誥其

湯一征十四句與虺誥大同小異者三句耳其餘或盡尚書或雜孟子今百篇散佚不全均難臆斷乃王氏强定爲二篇是不知闕疑之義其謬二也至葛伯不祀一事疑出湯征然湯征既亡而强謂葛伯仇餉與湯始征節爲一篇之文又豈非鑿空武斷乎若后來無罰本太甲之文其非一篇明甚乃王氏謂牽入一篇其意謂后來無罰與其蘇同今與葛伯仇餉皆入仲虺之誥是入一篇而言辭不明白文義亦不通貫其謬三也謂湯一征爲史臣之詞此亦閻百詩之謬說要是鑿空語耳今謂不宜入仲虺口中豈史臣可直敘而左相不可覆述前事乎其謬四也又謂一征以下兩處文同俱繫書辭尤爲妄說考湯一征十四句其文之異者至二十四字之多豈孟子擅改經文乎恐有論事釋書之辭雜入其中而不能辨也決不能俱爲書辭也又謂僞作者以天下信之句兩篇互異而去之以東面而征三句三篇文同而取之以民望之下爲孟子語而去之要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謬五也至后來其蘇與后來無罰本出二篇非疑出於一篇也各自成文各具精義乃王

氏欲混而同之其謬六也夫王氏之謬如此乃不自知
其謬而謂尚書爲謬可謂不自知其分量者矣
閻如璩云仲虺之誥有四語兩見左傳雖間倒置辭則相合者襄十四年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三十年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是也晚出古文緣上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與下推亡固存皆四字句亦去兩者字之字以相配又以良亡韻協遂易國之道也爲邦乃其昌亦韻協此本無韻而忽韻豈非妄作宣十二年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

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上引兼弱攻昧成語次引書詩以釋之可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各有所出非如今同出仲虺之誥也襄公傳兩引皆有者字之字今隱括爲一句亦古人文之常但未有本出一書而錯綜割裂如隨武子此等引法者隨武子旣不妄則晚出古文妄可知矣
王鳴盛云左傳亂者取之云云孔疏謂取尚書之意而改爲之辭其言非本文是也但并隨武子釋書之語所謂兼弱者盡入之仲虺口中且并釋汋詩之攻昧二字而亦入之則蒐竊之迹殊不可掩耳
姚際恆云左傳惟取亂侮亡爲仲虺語兼弱攻昧爲古武經語（王鳳喈同）推亡固存亦是從上亡字增出存字以釋書辭今並作書辭而改國之道也爲邦乃其昌以協韻旣使經如補衲復使傳無完膚矣
閻百詩自謂與姚立方好以左傳駁尚書其故有二一因左氏文章之士議論多詭於聖人故釋經之辭與杜氏之注於經義多不相合易於摭拾以亂是非一則文人之筆乘機引書率以己之意見驅使經詞或增或删

或先或後於經文每不相合易得罅隙以資謿謔皆孟子所謂爲機變之巧者也考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襄公三十年鄭伯有奔許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此二者皆左氏夾敘己見改竄尚書而於經文不能相合者也閻氏以爲尚書删左傳之字而協其韻不知左氏增尚書之文而去其韻也況一仲虺之誥也而一曰言一曰志言與

志不相同左氏之引書尚可信乎且一取亂侮亡也以一傳言則顛亂其辭以兩傳言則倒置其句比兩傳而較之尚顛倒割裂無所適從而欲執此以駁尚書將何以取信於稽古窮經之士乎似此曲意徇私荀子所謂以公心辯者今則以私心辯矣其可乎哉乃閻氏復取隨武子之引書以相難則試比而論之左傳宣公十二年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

養時晦耆昧也夫一取亂侮亡也此傳祇四字而襄公兩傳則增為八字其信手增竄任意顛倒三傳各異閻氏將以何傳為正經而以參差互異之文駁尚書乎且增減皆出左氏閻氏尚得謂尚書去字以相配乎何其考古之不精而立言之太易也閻氏又謂未有本出一書而錯綜割裂如隨武子之引書者尤大不然夫隨武子之言兼弱攻昧也是引經文於仲虺之前也非兼弱攻昧不出於仲虺之誥也案左傳有引經文於經之先者如昭公二十四年萇宏曰同德度義泰誓曰紂有億

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是也夫同德度義亦泰誓之文猶兼弱攻昧亦仲虺之誥之文也而列於經之先者因左氏之亂敘而尚書亦不得如其常也有引經文於經之後者如文公七年郤缺曰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而敘九功六府三事於後是也夫六府三事皆屬經文而左氏移於經之後與隨武子之引書移於經之先者相反而實相同也閻氏以為未有如此錯綜割裂者何不取兩傳而平心觀之乎夫以左氏之引經散亂如此然讀者各

隨文義經與傳兩不相妨閻氏乃欲執傳以駁經字字而校之句句而索之使尚書之經義以比勘而益見其精左氏之引書以互校而愈徵其妄乃閻氏以古文為妄吾恐懲妄作之罪閻氏不得不首伏其辜也若王鳳喈則已知左氏改易尚書之辭矣但兼弱攻昧亦仲虺之誥之文左氏引以釋書而非釋詩之語也王氏獨不知乎故釋汋之詩者昧也非攻昧也耆致也所謂耆昧者杜注謂須暗昧者惡積而後致討於昧孔疏謂養紂而致之於昧然後攻之也夫武王之遵養時晦也豈養

是商辛闇昧之君待其惡積昧極而後伐之哉古文雖晚出有似此莽懿狙詐之術者乎使以耆昧之義入之尚書則駁而不純恐不得爲聖人之經也乃王氏以爲入釋詩之語是不知經傳之純疵亦未考經傳之異同又不知於經義不能相合祇見其經學之淺陋而已至姚立方以兼弱攻昧爲古武經語與王鳳喈同令人失笑夫傳所謂武之善經者用武之善道也非古尚有武經如後世孫吳之書也字義之不明而亦可與經爲難乎又謂推亡固存是從上亡字增出存字以釋書辭夫

經所謂推亡者承上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而言也所謂固存者承上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而言也信如姚氏之言則固存者爲釋何書辭乎得無如枝指贅疣而無所用乎是不知左傳引經之疏亦不知尚書條理之密也乃以爲使經如補衲夫尚書本一襲無縫天衣也自左氏引之而閻百詩王鳳喈姚立方駁之拆圖移繡使紫鳳天吳竟顛倒於裋褐豈不謬哉

姚鼐云隨會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固是古語而解以兼弱則非是古王者繼絕扶危惡忍兼弱哉今以兼弱入仲虺之口其背理四也

案取亂侮亡與兼弱皆尚書仲虺之誥文如日月經天有目共睹姚氏以爲古語已屬亂道至以解兼弱爲非是則左氏妄引之咎非尚書之過也乃姚氏以兼弱入仲虺之口爲背理尤屬謬妄夫尚書所謂兼弱者乃兼容幷包之謂孔沖遠謂制爲己屬是也命官以振其衰擇賢以佐其治在我者固不利其土地而他國亦不得侵其事權正中庸所謂治亂持危者姚姬傳乃以爲背理誤矣

閻若璩云傳記引書有本非韻語被僞作者刪之以圖與韻協荀子其在仲虺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刪得友者霸二句以王與亡協此屬其狡獪處

孟子有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自周室東遷而天子之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强陵弱衆暴寡海內紛爭迄無寧宇於是齊桓晉文之徒出始假尊周攘夷之名爲富國强兵之計而霸者以顯然皆尚權謀矜功利假公濟私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若夫三王之時則天子巡

狩而慶讓之典行諸侯述職而幽明之績著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安所得霸者而稱之董江都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況仲虺成湯左相爲見知之聖人豈有告其君以求霸圖存之事如荀子之堯問篇乎當是時南巢已放天下歸心告之以能自得師進其德也戒之以人莫己若惕其心也若霸與存則於商王之義何所處乎且仲虺是語亦古人之言而仲虺述之蓋必人君有知人之明與尊德樂道之誠舍己從人之美乃爲能自得師孟子所謂湯之於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者也若荀子之自爲得師恐如宋神宗之用王安石雖自爲得師而他人以爲不可師者矣至自爲謀而莫己若亦辭不簡潔義不明備兩相校焉優絀昭然祇此格言二句若無新奇經荀卿刪三字增入五字而道理卽不中正語意亦不精純況霸之一字又非聖相所當言乎則甚矣荀子之文之雜而閻氏駁經之識之陋也或曰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韋非古之霸王乎余曰此白虎通之臆說而丁公著述之皆聖賢之所不道也班氏博聞之士識不足以及此若荀子則亦知仲尼之門人羞稱五霸矣所謂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言之非不切矣見仲尼篇而以學術之不純致是非之無準况其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諸篇皆荀子所錄傳記雜事與家語尚書大傳說苑新序相出入故駁雜尤甚且此引仲虺之言也楚莊王言之吳起述之皆霸國之君臣尙可與聖人之經校勘同異乎乃閻氏謂僞作者刪去得友者霸得疑者存以圖協韻殊不知仲虺自述所聞本繫四句王亡可謂韻矣不知好問二句裕與小何以協乎此尙可謂之知韻乎閻氏

引此駁經是以蘭茝之芳而欲漸之滫也則甚矣閻氏之卑陋而不知薰蕕之不可同器也

王鳴盛云放桀南巢事見國語呂氏春秋論威篇說苑權謀篇荀子解蔽篇口實本左傳襄二十二年公孫僑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楚語王孫圉曰使無以寡君爲口實生民有欲本周書文酌解民生而有欲昏德本左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帝不臧本左傳后帝不臧實繁有徒本左傳昭二十八年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周書芮良夫解實蕃有徒寬字本國語湯以寬治民有禮本左傳閔元年親

有禮國語晉文公殆有禮矣覆昏本左傳覆昏亂惠棟云南巢本魯語桀奔南巢塗炭本孟子坐於塗炭苗莠本孟子惡莠恐其亂苗也秕字本左傳用秕稗也戰戰本詩戰戰兢兢聲色本月令仲夏止聲色日新本易日新之謂盛德懷字本左傳小邦懷其德中字本孟子湯執中慎終始本表記君子慎始而敬終

尚書古文辨惑卷六

宏農張諧之敬齋父

湯誥

王鳴盛云降衷下民本於國語晉語梁由靡曰以君之靈鬼神降衷吳語夫差曰今天降衷于吳

自堯舜開執中之傳一時聖君賢臣蓋莫不謹危微之辨致精一之功矣越五百餘歲而成湯出焉所謂以義制事者精以察其幾也所謂以禮制心者一以守其正也而所謂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者卽執中之心法也然

不知道之大原出於天則性善之理不明於天下故在下者不知有可賢可聖之資而在上者亦不知有先知先覺之任作君作師之權此克綏厥猷湯之所爲兢兢也夫天以一理二氣化生斯人舉凡人倫庶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無過不及之理賦於人心所謂衷也故人之生卽有仁義禮智之理與心俱生是之謂性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然氣之稟也不能無淸濁美惡之殊故人之生也率不能盡子臣弟友之分必待在上者養之而生聚遂治之而爭奪息教之而倫理明

乃能使之安於其道而不違其當然之則此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所以不使失性也王鏊齋曰自虞書危微精一數語之外惟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四語足以亞之性之爲言實昉乎此朱子曰孔安國以衷爲善便無意思衷祇是中是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今人言折衷者蓋以是爲準則而取正也聖人之經賢人之論言之已可謂備矣乃王鳳喈不知此義以爲降衷二字襲用國語何其憒於尚書之精義也考晉語呂甥告大夫曰盍請君于秦乎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

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吳語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實式靈之敢告于大夫韋昭注衷善也夫國語之言降衷也猶言天之降祥降福也韋氏以善詁之於文義猶有所不切而況惟皇降衷精微之理非韋氏所能知乎觀其以鬼神降衷爲言則知其於理氣之分尚不能知而天人性命之精更未能了了於胷懷間矣乃王氏以降祥之粗迹而擬諸降衷之精理是不知經傳之純駁亦不知文義之異同並不知衷之爲言當作何訓詁也噫謬已甚矣

惠棟云滅德作威僞尚書以爲過洪範曰惟辟作威則作威何害於爲君泰誓數紂之罪云作威殺戮亦誤惟君陳無倚勢作威乃不與洪範悖耳

案惠氏之解經如此其學術之偏詖眞可以殺天下後世矣夫夏桀之滅德作威也卽史記所謂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者也其作威也凡諫臣關龍逢之死

成湯夏臺之囚與夫肉山酒池石室瑤臺之毒痛百姓胥包括於其中皆滅德之實而作威以行之與洪範之作威其相反明甚乃惠氏謂以洪範觀之則作威何害於爲君雖申韓之言不烈於此矣夫洪範之言作威也司馬溫公謂誅一不善而天下之不善者懼故謂之威非如夏桀之殺賢臣戮無辜而亦可謂洪範惟辟之威也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惠氏其殆修申韓之術哉況泰誓數紂之罪也其所謂作威殺戮者卽承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而言也乃惠

氏以爲亦誤則是斮脛剖心之事與夫所謂焚炙忠良刳剔孕婦者皆商受應作之威而不得爲過舉也惠氏之心殆與紂之謂暴無傷不誅而合矣獨是桀紂之作威無害則湯武之聖言皆誤吾恐惠氏之說行必將驅天下中材之君盡法桀紂之作威以自騁其欲故李斯之說二世也謂必嚴刑峻法行督責之道然後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者矣惠氏傾心荀子其見殆與李

斯同彼北齊高洋之好殺北周天元之濫誅與唐武后之誅戮宗室殘殺大臣冤死者以鉅萬計自惠氏觀之皆英主應作之威不得以殘酷目之也使惠氏生當其時不且爲周興來俊臣之酷吏耶至謂君陳之倚勢作威乃不與洪範悖惠氏之意亦謂臣之作威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耳不知人臣作威之禍小而人君作威之害大惠氏心申韓之心學申韓之學久與之化故見商君之明刑猶至於無刑而謂虞帝之刑期無刑與商君同見桀紂之作威而謂殺戮之慘何害君道此皆惠氏學術之顯露所謂重處發熟處難忘者也吾不意惠氏之經學竟顛倒至此也則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有何難哉

閻如璩云余嘗取論語孔註與尚書孔傳校之如予小子履一節孔曰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安國親得古文二十五篇豈有註論語時遇引及此篇而不曰出書某篇者乎據古文則予小子履等語正湯誥之文也而孔不曰此出湯誥乃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何自爲乖剌如是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湯

誥之文也

王鳴盛云安國親得壁中古文且爲作傳如今本果真何以明明克夏歸亳告萬方而反云將伐桀而告天明明湯誥而反云湯誓且明明在尚書而反遠引墨子以爲據安國論語註何晏采之確然可信不比東晉突出之孔傳也晏所采可信則今本之不可信百口奚辨哉抑安國以爲伐桀而墨子以爲禱旱二說不同但古書同說一事而所傳互異者甚多不足爲怪獨安國一人之口自相矛盾且親作書傳而反指爲墨子之文不言尚書則湯誥之爲僞

作斷斷無疑耳
朱子曰尚書孔安國傳恐是魏晉間人所作託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是孔傳爲僞書朱子早有定論至閻百詩與論語註校以爲予小子履一節不言湯誥卽信爲僞則兩書見有早晚漢儒之注經前後矛盾者非一恐未可執此以爲據也若古文經二十五篇則義理之精純文辭之簡潔決非三代以下小儒所能僞作如湯誥惟皇上帝四句開古今聖學之原立君師建極之準其理閎深其言肅括

雖漢之董廣川揚子雲尚不能知而豈魏晉間之賢儒所能夢見乎乃閻氏以孔註之不言湯誥便欲移孔傳之僞波及尚書無乃太不曉事乎夫古之簡策造作不易兼世遠年湮字體屢變故所見異辭所聞異辭引書者又隨意增減遂多異同雖以春秋內外傳出自左氏博洽之儒而所引尚書經文互異者殆三之二況降至戰國異端蜂起諸子各持邪僻之見簧鼓一世於經義旣不能知則引書豈能相合故其間脫文譌字與不成句者雖荀子猶不能免況於楊墨之異端乎而可據之以駁尚書乎夫墨子兼愛篇之引書也本爲湯說不名湯誓也湯誓自屬今文安國早經受讀以諸儒注經例之當云今湯誓無此言孔氏乃不知湯誓之無此語乎況墨子此篇亦無湯誓之名孔氏何所據而知爲湯誓之辭也且考墨子之書乃大旱禱雨之詞孔氏又何所據而知爲伐桀告天之文也凡此論語之註皆憑虛臆造之言與所引墨子旣不相符則所言湯誓豈可爲據乃閻百詩不責孔氏援引之多誤而駁古文湯誥之非眞竊恐毀經侮聖之太易易也且孔氏論語註之未及

古文又自有說當漢之初興也魯論卽行孔氏誦習已久以訓詁作註則易爲力若古文則離析之久無人能識非以今文參校不能明其字句則難爲功其事有難易其書成卽有後先觀天漢之後始獻古文則論語註在前尚書古文在後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乃閻氏因孔註之未及古文而並謂尚書爲僞其侮聖言一至此乎王鳳喈以爲明明在尚書而反遠引墨子乎是不知論語尚書之有早晏也以爲明明湯誥而反云湯誓乎則湯誓者孔氏臆造之名而尚書不任其咎也以爲明明

克夏歸亳告萬方而反云將伐桀而告天乎則伐桀告天者孔氏臆造之詞而將之一言又王鳳喈私意舞文之字於尚書無涉也夫古書引事所傳互異亦屬理之所有乃於子史雜說則恕之惟恐其不寬而於尚書古文則攻之惟恐其不盡何寬嚴之迥異也尤可異者安國一人之口一書之註而自相矛盾於所引墨子不能相合則所註皆成妄語尚可據之以駁湯誥乎閻氏倡始作俑其辭雖駁孔氏之傳而意在毀聖人之經已屬狂妄王氏深文周內若與尚書古文有宿憾者然何苦

不平心易氣而自昧羞惡是非之本心也豈以毀經蔑聖便可博取大名以夸世與不然何存心之不公也莊子云知詐漸毒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閻氏王氏之惑世甚矣哉

閻如璩云或問墨子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則論語予小子履一段其爲湯誓之辭無疑然今湯誓無之何也余曰伐桀大事湯之誓必不一而足格爾衆庶此告民伐桀之辭敢用元牡此告天伐桀之辭雖小序無湯誓二篇之說安知不更在百篇之外乎然則予何以知其不出於湯誥耶余曰墨子生孔子後書未焚也內史過生孔子前書未删也而所引同於孔註皆以爲湯誓此所以信其必出於湯誓也又云墨子兼愛篇所引予小子履十三句本爲湯說未云湯誓恐孔安國因上文有禹誓之名亦從而誓之然內史過遠在墨子之前業已稱爲湯誓矣意安國註論語時亦以國語爲據後四句旣爲湯誓則前三句亦爲湯誓可知故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非因上文而槩稱之也古人讀書精審

安國註論語卽以論語所引爲正文以國語所引爲正名蓋以經傳爲之據也信可謂讀書精審者矣班固當東漢之初校理祕典得見古文尚書而所著白虎通兩引予小子履皆以爲伐桀告天之辭而不以爲湯誥此所以信其不出於湯誥也

閻百詩引孔氏論語註以駁尚書余旣闢之矣而閻氏之辨愈出而無所止則試進而論之考墨子兼愛篇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

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
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此言湯貴爲天子不憚
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夫此湯
說也皆離析湯誥之文以成之非湯誥者祇今天大旱
四字耳乃墨子引爲桑林禱雨之文又以身爲犧牲爲
湯兼愛之證此眞異端之邪說尙可爲駁尙書之據乎
況其所謂禹誓者乃大禹謨誓師之辭耳其文曰濟濟
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兹有苗用天之
罰以禹謨之詞與湯誓之語任意改竄聚斂成文尙復

成何義理而可爲孔氏之據乎惟尙賢篇引湯誓曰聿
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與湯誥之文大同小
異然其引禹謨則曰禹誓亦曰禹誓矣(見墨子明鬼篇)引洪範之王道蕩蕩則曰周詩矣(見墨子兼愛篇)隨意稱名
則所謂湯誓者何足信今而傳後乎以此知湯誓之名
乃湯誥之譌而孔氏不能知也夫以湯說爲湯誓而不
知其非孔安國之註論語可謂舛誤乃閻氏曲意彌縫
謂安國註論語時亦以國語爲據(謂內史過引湯誓)又安知孔
氏之必見國語乎況孔氏旣未見古文湯誥矣卽使得

見國語不能知一人有罪之爲後四句何從知予小子
履之爲前三句乎且何由知論語國語之引書同爲一
篇乎閻氏自說自解而不知其說之不可通使旁人冷
眼觀之不禁失笑乃反謂孔氏讀書精審以論語所引
爲正文以國語所引爲正名夫所註者論語所引者墨
子而無端牽及國語余不能知其何說也考國語襄王
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
君必無後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
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

人在盤庚曰國之臧則惟女衆國之不臧則惟余一人
是有逸罰此三引書皆隨手改換與尙書大同小異夫
告軍曰誓告人曰誥誥與誓一義也計民曰夫計地曰
方方與夫一義猶邦與國一義也今旣改邦爲國改方
爲夫矣何必不改湯誥爲湯誓乎雖更易篇名左氏亦
有所不知也況此四句固儼然湯誥之文也以爲湯誓
而湯誓無之則豈非左氏擅改篇名之過哉且呂氏春
秋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湯乃以身禱
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與國語文正同亦以爲禱雨之文則國語所謂湯誓者又可信乎乃閻氏以爲有二湯誓在百篇之外何其誕妄至於此也夫軍旅曰誓漢儒均有成說卽尚書以誓名者今古文共八篇皆臨敵誓師或於事前後告之無告天而謂之誓者乃閻百詩横生邪議不顧篇名之不符況尚書自聖人删定之後共存百篇經秦火之餘篆隸之變簡策之錯亂摩滅可識者僅五十七篇而後世輇材小儒不知純駮之辨尚欲逞其胷臆誣毁聖經今欲求之於百篇之外則其理道之不明將何以别是非

定眞僞耶乃閻氏以墨子國語之引書信爲湯誓之文夫墨子無父之教弊在不識書之大義而不在書之末焚閻氏歸命異端固已無足辯矣若國語閻氏以爲內史過之引書何以左傳賜命之篇（僖公十一年）同此一人同此一事且同出左氏之筆內史過並未引書乎則知此左氏引書之誤非內史過說書之錯也乃以爲生孔子前雖兒童之見不騃於此矣其不足信明甚閻氏又據白虎通而信其非湯誥之文尤屬謬誤夫班氏所兩引者論語之文也若引論語之文而牵及湯誥是爲論語之解義而非白虎之通義也況以爲伐桀告天之辭與尚書正自符合乎閻氏號稱博洽既不明經義之是非又不諳著書之體製而任其堅僻狙詐之性肆其頡滑解垢之辭欲以侮聖毁經皆鄉黨自好之士所不忍爲而況賢人君子者哉

閻如璩云尤可笑者國語單襄公決陳必亡一篇有引先王之令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云云是又犯先王之令也解曰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夫單襄公周臣也以

周臣而對周天子述周令其可信無疑而僞作古文者乃竄入湯誥中徑以爲商先王之令將單襄公爲眯目夢語之人乎

姚際恆云作僞者誤以文武之教令爲湯之教令其原文以天道賞善而罰淫領句彝字卽應上善字慆淫應上淫字天字應上天道今領句别置於前則下全失照應既乖舛不符又隔越不貫胡其至此耶

案國語一書好述古制稱先王其述古制有二有明述者如夏令曰九月除道是也（本篇）有暗述者如先王制諸

侯使五年四王是也(觀社篇)雖用堯制羣后四朝而祇云先王之制也其稱先王有三有明稱周先王者如我先王世后稷是也(征犬戎篇下同)有暗稱周先王者或上用周事如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是也或上引周制如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今陳國道路不可知是棄先王之法制是也(本篇)雖不言我而亦稱周之先王也若不引周事周制而泛云先王空說道理皆稱先代聖王而非周之先王如先王知大事之必以濟衆是也(錫晉命篇)循文義以讀之始可通其文而

不至爲注解所誤考單襄公決陳亡一篇所述先王之法共四節其一節云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先王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首引夏令則所謂先王之教者前代之先王也其二節云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民無懸耜野無奧草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其三節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

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今朝也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首引周制周官則所謂先王者周之先王也至於四節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允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嬻姓矣乎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此節首引湯誥之文而無周事周制則所謂先王之令者商王之誥而非文武之敎也閻氏以爲單子周臣對周

天子宜述周令乎則首節先王之教韋氏解爲月令之屬月令秦書亦可謂之周令乎閻氏以韋昭之解爲可信乎則所謂文武之教者不出湯誥果出何書韋氏何不指明而爲是顢頇之語乎況陳侯棄綱常之大君臣宣淫三代人情惇厚其事甚不經見六經注字絕少而以媟嬻解者尤不多覯故左氏特兩引湯誥淫字以爲陳侯之切證若引周書述周令恐不能有此親切文字也且韋氏祇知周時國語宜用周制而不循上下之文義殊多滯礙如諸侯五年四王唐氏以爲堯制而韋氏

引王制五年一朝之語以爲周制夫王制先儒以爲殷禮（金仁山曰王制與周禮不同舊說是殷禮故胡氏盡入商湯之紀）韋氏不能知也則其解亦安足信哉至姚立方之說似有條理然不得國語之意則其說仍泛遠而不親余意國語之引湯誥祇取一淫字耳陳侯棄妃嬪帥卿佐以淫於夏氏是淫之實也南冠以出固非彝之實亦淫之旁證也非以慆淫爲淫而以彝爲善也觀此則知姚氏並未細讀國語而其說有所不能通矣況湯誥之所言者大而國語之所證者小故左氏斷章取義裁取六句以證成其說今試

取湯誥讀之幾會有隔越不貫處耶夫湯誥之言禍淫也述夏王滅德作威以明天人相感之理而其言造邦也勉諸侯撫民謹度以承君臣更始之休其理大而精其語簡而括又豈若國語引書以證君臣宣淫之猥瑣乎哉嗚呼學者必明於大小之辨而後可與之言經義矣

閻如璩云或問僞湯誥不足信矣真湯誥亦可得聞乎余曰司馬遷親從安國問古文故殷本紀曰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下有以令諸侯四字詳其語意殆爲論功定罪誥誡諸侯而作初不必述告天伐桀之事也馬遷所見必真古文湯誥余故錄之又云反覆史記湯誥讀愈有味四瀆配四方實後代祀典之祖真史遷所受書無疑董斯張亦取此篇絀湯誥

且評於罰殛下曰記稱殷人先罰而後賞豈不信哉

王鳴盛云作僞者妄采他書撰爲湯誥不知鄭康成所傳孔壁真古文本有湯誥今雖亡猶畧見於史記殷本紀乃遺卻不采因取他書語已足成篇若將史記入之反覺不類且湯所以告諸侯者皆欲其勤力民事語多典據非可空造與今本絕不同故不得不棄之也然此乃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其爲可信的確無疑其所稱四瀆配四方考後漢祭祀志光武定北郊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唐人亦然似與此東爲江南爲淮方向少不合者蓋

因古人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非同東與西
南與北迥相反故湯誥以江爲東瀆未必非南以淮爲南
瀆未必非東也史記所載湯誥旣屬可信則東晉晚出湯
誥其僞可知
朱子曰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莊重因舉
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伐紂言辭不典不知是甚底齊
東野人之語也是朱子於史記湯誥已有定論今考其
文義首言諸侯無功於民則罰殛之次言禹稷皐陶有
功故立其後次言蚩尤作亂帝乃弗予終言女爲不道

毋令之國反復言之不過以危語恐猲諸侯耳當是時
韋顧昆吾助桀爲虐者皆已破滅其來朝勸進者胥服
湯之羣后無可定之罪亦無可論之功詳其文則空衍
古事絕無計功罪之意乃閻百詩以爲論功定罪而作
無乃夢中作囈語乎且其意則粗淺而無理其辭則俗
俚而不經朱子以爲齊東野人之語自是定評乃閻氏
謂反覆讀之愈覺有味所謂入鮑魚之市久而不聞其
臭者閻氏殆與之化矣若夫四瀆之說亦司馬遷敷衍
大禹治水之功本無聊之極辭於湯誥義無所取於漢

唐祀典事不相涉且四方之位與地輿亦不相合子長
文章之士遇聖人之大誥則手忙脚亂不能正措一辭
閻氏乃反復而夸耀之余不能知其何說也至般人先
罰後賞乃漢儒之曲說非聖人之言先儒久有定論賞
罰者馭世之大權聖人執兩用中之道於是焉在故賞
與時推移而隨事以處中不能以先後拘亦不容以賞
罰判也董斯張乃以此附會罰殛之文則豈非拘泥不
通之士哉若王鳳喈拾閻氏之唾餘者也謂鄭康成有
所傳孔壁之古文本閻氏誣造之謬說今又以史記之

湯誥卽鄭氏所傳之湯誥王氏又何所據而敢爲此妄
語乎以爲司馬遷嘗從安國問古文乎則儒林傳所謂
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漢書
言之甚明不聞史記之湯誥亦古文也王氏乃以此自
欺而欺人乎以爲湯誥諸侯勤力民事乃史記祇云勤
力迺事不知所勤力者何事以爲語多典據則蚩尤作
亂帝弗予有狀者不知天有何狀出何經典以爲非可
空造則此誥一百二十六字皆空衍禹稷皐陶之功無
一句切湯之事卽無一字之不空也乃王氏以爲的確

可信漢學考古之識卑陋竟至此乎至地輿之學閻百詩王鳳喈每自矜詡亦知東爲江南爲淮方向少不合矣乃復强自解說謂古人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則禹貢之導河至龍門也謂東至于華陰南至于底柱又南至于孟津地勢其能合乎謂西過洚水至于大陸又西播爲九河方向其能通乎又謂湯誥以江爲東瀆未必非南以淮爲南瀆未必非東天下有如此轉移無定之四方乎哉然則岷山導江謂南別爲沱又南至于澧可乎導淮自桐柏謂南會于泗沂南入于海

可乎閻與王地輿之學亦如是之顢頇不清乎今以尚書湯誥與史記校之則尚書如泰山之高而史記不啻蟻垤之細也尚書如滄海之大而史記不啻牛蹄之涔也乃閻百詩王鳳喈欲以史記所載爲真孔壁之湯誥也何其謬也

閻如璩云余向謂湯伐桀以十八祀乙未秋往明年丙申三月建卯歸史記索隱云孤竹君是湯三月丙寅所封王至東郊大令諸侯畢胎氏於是日封今以授時法上推湯十九祀丙申歲距至元辛巳積三千零四十五年步至三月建卯之月則丙寅爲二十一日其脗合如此

閻百詩自詡通歷嘗以授時法用邵子經世之紀年推仲康季秋之日食而與授時之積差二十八年日食差一年積年不定則推步之無準明甚若孤竹之封索隱謂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並不言是十九祀又謂出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而今本無之至王至東郊大令諸侯封畢胎氏則閻氏臆造之詞索隱無是也正義又謂前注丙寅一本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亦不知是何年二說不同皆不足據閻氏乃欲上推月日無論月日

無準也卽謂十九祀爲丙申繫用經世之紀年而校授時之積多二十八則授時當爲己巳歲次且不符而妄步丙寅爲二十一日是藉歷法以飾姦言非余所敢知也又考之史記湯還亳三月大誥諸侯咎單作明居湯乃改正朔易服色尚白以情事計之王歸亳已在三月諸侯來朝勸進王乃踐天子位大誥諸侯司空咎單明居民之法乃改正朔則改正當在三月之後況夏之三月已屬建辰勢不能追改已往之月乃閻氏以三月爲建卯之月不惟於情事不符無乃與史記相剌謬乎漢

學以武斷誣造爲慣技觀於此益信
惠棟云首二句見帝王世紀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本盤庚萬方出逸湯誓衷字本左傳天誘其衷性字本中庸天命之謂性恆性本韓非子說林絜哉民性有恆滅德本左傳滅德立違無辜本左傳哀十六年叫天無辜上下神祇本晉語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禍淫本左傳士貞子曰神福仁而禍淫降災本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台小子本湯誓非台小子請命本漢書賈捐之曰爲百姓請命隕於深淵見左傳哀十五年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

尚書古文辨惑卷七

宏農張諧

伊訓

閻如璩云近代郝敬力攻古文讀書三十條朱子復起亦不得不歎如積薪其言曰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轉移變換皆可通用諸傳獨孟子近古所引太甲伊訓等語質直而少逸響正與二十八篇一律足徵伏書是眞孔書是假

甚矣郝京山之誕妄而憯於經也夫伊訓一篇伊尹訓

嗣王而作也伊尹以太甲嗣位之初當乘天眞之未漓而教之故歷陳成德之艱與敗德之易而終於天命之不常以警戒之其訓嗣王以祇身亦可謂親切焉耳矣乃郝氏以爲不切放桐復亳夫太甲尚未敗度何至放桐旣未放桐豈有復亳之事其所謂不切者皆欲豫占太甲三篇地步郝氏所著經解喜立異義素號經中之妖似此肆口妄論豈非以矇瞍而論黑白乎乃閻百詩反令張而尊崇之余不能知其何心也至孟子引伊訓者一太甲者三皆與古文一律無一語詰屈聱牙似盤

誥者郝氏所見殆與耳食無異尚能知伏孔真假之辨
耶況其所論今文之真一則曰文辭如流雲雜霧蒸涌
騰沓不可摶埴再則曰真意委婉周至含輝斂彩晶光
自爾溢發捕風捉影如近代評時文然郝氏終身窮經
不知由經以求道而惟文辭焉是求亦可謂買櫝還珠
矣非能知尚書者也乃閻氏以爲朱子復起歎如積薪
夫朱子以孔傳爲僞未嘗攻古文尚書也郝氏之論正
朱子所謂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閻百詩倡始作俑而
招集貿儒搜討邪說乃反誣先賢以不韙之名吾誰欺

欺天乎則甚矣井蛙之不可以語海而一曲之士不足
與語聖道之大也

閻如璩云大禹謨三十有三載即唐虞曰載允征每歲孟
春即夏曰歲伊訓惟元祀即商曰祀泰誓惟十有三年春
即周曰年也愚質之今文反多未合若商必曰祀何周公
曰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亦俱稱年或曰此以周之年述
商在位之數若對商臣言則曰惟十有三祀對商民言則
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仍不沒其故稱矣愚曰然則多
方亦有天惟五年非對商民以言商君者乎疑祀年古通

稱不若爾雅之拘觀周公稱高宗三年不言參諸論語戴
記俱然一入說命便改稱三祀亦見其拘拘以爾雅爲藍
本情見乎辭矣又云太甲元祀惟梅氏書劉歆三統歷所
引真古文仍是元年且安國書亦無誕資有牧方明一語
閻百詩攻古文尚書於萬無可駁之中而設法以駁之
無中生有亦可謂小言破義矣而於尚書無損也夫載
歲祀年二帝三王之制惟史臣之紀年斷不容更如舜
典之二十有八載太甲之元祀說命之三祀泰誓之十
有三年是也其餘臨文之際歲祀年均可通用如洪範

之王省惟歲多方之奔走臣我監五祀及天惟五年是
也若洪範之十有三祀本宜稱年而以示武王尊德重
道不臣箕子之意故變例書祀非史臣所敢專也乃閻
氏以今文爲不拘何以堯典之在位七十載舜典之二
十有八載五十載陟方無不稱載將二典亦拘拘以爾
雅爲藍本乎而有何情之見於辭乎以古文爲拘不見
太甲說命泰誓皆史臣紀年之辭與金縢之克商二年
同即金縢之周公居東二年洛誥之周公誕保文武受
命惟七年亦史臣紀年之辭一篇皆今文何亦拘拘稱

年而不與祀載通稱乎閻氏此之不知則亦何必吹毛求疵以侮聖人之言而自取誕妄之罪也昔唐元宗天寶之初嘗改年為載矣考通鑑天寶四載（此史臣紀年之例）以王鉷為戶口色役使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此通用之例）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貫籍不除鉷以有籍無人為避課六歲之外悉徵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亦通稱之例）據此則天寶四載紀年不可通用以存時王之制其餘歲年互用與尚書同閻氏尚不知史氏之體製而能知經學之精微乎至以劉歆三統歷所引伊訓為真古

文仍是元年尤多荒謬不可通者案三統歷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夫太甲元年作序者之辭也乃曰使作伊訓誰實使之不可通者一若伊訓則伊尹作之史臣紀之而太甲則其君之名也乃劉歆承書序之文而以其君之名加之元年之上如年號然商之史臣敢如是紀年乎且以年易祀大悖殷商紀年之制不可通者二乙丑本非朔日乃劉歆欲以即位告廟之禮改為冬至祭天之禮故添朔字以證至朔同日不可通者三考覲禮之方明諸侯覲天子會同而盟則加方明於壇上以為神明之象故天子禮日月山川之後反祀方明與諸侯行盟誓之禮而以載辭告焉若太甲即位告廟而祀先王於方明復何謂乎不可通者四三統歷於書序尚書之文祇增竄十一字而其不可通者已如此是仍劉歆顛倒五經以佐新莽居攝之故智而閻氏乃以為真古文不已異乎

閻如璩云治歷者以至朔同日為歷元班固律歷志悉載之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商改月十二月為

子月也蔡傳謂三代及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以太甲元祀十有二月為建丑之月商之正朔其祀先王者以即位改元之事告之不知此乃建子之月其祀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之故也班志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僞作古文者以元祀十有二月為正朔遂以三祀十有二月亦為正朔祠告復辟皆以正朔不知商實改月未嘗以十二月為歲首曷為復辟於是月乎使商實不改月則十二月者建丑之月朔旦安得有冬至而劉歆乃以為歷元而

書之乎故特著之以補顏師古漢注之闕且以正蔡傳之誤

嗟乎閻百詩之論眞可謂信史而疑經黨姦邪以侮聖賢者矣甚哉其不仁也夫劉歆之作三統歷也顚倒五經之辭爲新莽營居攝之事蓋以歷法文姦言者而閻氏藉其改竄之文以與尙書爲難則豈非心術邪僻喜與小人爲緣者哉余不知歷而卽其積年之舛誤與改竄之經文則至朔同日有不可信者請臚陳之商載祀六百舉大數言耳金氏前編以邵子經世計之則二十

八王六百四十四歲乃三統歷則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多外丙仲壬之六年尙少十五歲且加外丙仲壬尙少一王其積年舛誤一也三統歷以周昭王以下亡年數故據伯禽以下爲紀伯禽封魯爲成王八年積至惠公四十六年抵春秋而止以史記魯世家計之爲三百二十一年以前編計之爲三百八十六年乃三統歷則三百四十二年與史不合且總散之數亦不符其積年舛誤二也三統歷云魯獻公十五年正月甲寅朔旦冬至而明史朱載堉疏云獻公甲寅冬至別無所據惟

非郊祀之隆奚庸配帝況祇見厥祖故陳祖德卽位告廟故有在初之文若以爲冬至郊天無乃迂遠而闊於事情乎其爲改竄明甚乃劉歆欲以伊尹郊天之文爲新莽攝位之據其改竄經文三也夫以三統歷積年之舛誤與改竄之經文其彰明旣如彼劉歆之爲賊佐命其卑鄙又如此乃閻氏信劉歆之邪說駮尙書之經文並以蔡傳爲誤且欲補漢書顏注之闕不知告卽位告復辟皆在十二月其爲商之正朔已成鐵案閻氏雖欲以三統歷亂之不過如百千蚍蜉鼓發狂鬧耳南山可移此案烏可動哉

王鳴盛云鄭元所傳古文伊訓其書雖亡猶見於漢書律歷志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蓋劉歆領校祕書親見古文歆撰三統歷載伊訓班固采入律歷志的確可信僞作者取其文而失其旨妄加删改孔傳係一手僞造又爲踰月卽位之說皆非也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先卒外丙立二年崩仲壬立四年崩乃立太甲趙岐注甚明史記殷本紀律歷志並同則太甲元年乃仲壬崩之明年而僞書僞傳以爲太甲繼湯

何其謬也爾雅商曰祀周曰年古人臨文卻不拘此元年僞孔乃改爲元祀何也商人以丑爲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劉歆以三統歷推是年爲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至朔同日歷家以爲歷元伊尹祀于先王者三統歷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言外丙不言仲壬則太甲身有四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無論太甲繼仲壬不繼湯卽使繼湯湯必以去年崩至踰年正月太甲改元年至十二月朔乃行郊祀之禮十二月是元年末非元年初也乃僞作者並去朔字慮郊祀典禮

難於空敘改爲卽位陳訓以祀先王爲奠殯告卽位並謂此時湯崩方踰月果如此則崩年卽改元矣崩年改元亂世之事曾謂伊尹爲之乎誕資有牧方明孟康等注據儀禮方明以說之鄭注賈疏尤備方明以木爲之繪天地四方神明之象祀天之時用以陳設覲禮則諸侯咸會而盟故設以司盟作僞者祇就祖德陳訓敷衍成文遂删此語謬矣竹書紀年云太甲十年大饗太廟初祀方明紀年亦僞書此條尚有據

王鳳喈拾閻百詩之餘引三統歷以成辨駁大篇所謂祀年不拘者余已於疏證內闢之矣謂劉歆領校祕書親見古文是也惟班固藝文志所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及伏生傳授經二十九卷者劉歆七略之說也又謂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者劉歆讓大學博士之書也班固采劉歆一人之說而前後篇數總散不符謂非篇數故舛及有心疑惑後學誰其信之況劉歆顛倒五經爲新莽作居攝之證公孫祿會劾其罪方望溪亦發其姦乃王氏以爲的確可信其謬一也孔氏踰月卽位之說洵不學之誤乃王氏因傳而詆及

尚書則考之有未精也夫太甲繼湯伊訓並無此文自僞傳之論出諸儒多以爲非蔡氏繼作承朱子之緒論始謂太甲繼仲壬之後居仲壬之憂與史記合伊尹故卜日於商之正月祠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吳氏曰孔氏以爲湯崩則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則知伊訓所謂祠先王見厥祖者所以明其繼仲壬非繼湯也乃王氏以伊訓爲太甲繼湯其謬二也三統歷引伊訓太甲元年改祀爲年此亦劉歆顛倒五經之一端非尚書之本爲元年也爲商

之史臣而不守商王紀年之法敢乎哉況以其君太甲之名加之元年之上尤爲不學無術乃王氏謂伊訓改朔旦冬至爲至朔同日夫史記共和以前並無甲子可爲元祀其謬三也又謂劉歆以三統歷推是年十二月紀則夏商年數愈無可考王氏亦知推算仲康日食爲閻百詩之誤不知三統歷之至朔同日據何書計年而能推算不誤乎乃王氏半明半昧其謬四也三統歷解伊訓云伊尹祀于先王者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

歲也夫使伊尹果以冬至祀天而以成湯配之依論語湯誥之例當云伊尹敬用白牡祀昊天上帝於圜邱不當云祀于先王也今經文既曰祀先王而三統歷之解乃曰配上帝何名與實之不相符而經與解之齟齬不相値也況祀先王當卜日豈能妄用朔旦乎妄解既失正義增竄尤亂經文其謬五也王氏復謂太甲身有四服夫太丁先湯而卒不知年歲卽使卒年距湯崩不遠而以二君六年之久計之未有成湯太丁外丙三喪尙不除服者則太甲祇服仲壬明矣劉歆素習禮制王氏

亦孰鄭學而蒙昧若此其謬六也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越紼而行事禮有明文然亦祀天於南郊而以祖配之非祀先王於方明也若方明則朝覲之禮設方明於方壇（儀禮鄭注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與圜邱之制相反且諸侯有會盟之事則祀方明無則罷祀（見賈疏）是無所用方明也夫大喪祭天不敢以卑廢尊禮猶可以義起也今太甲之祀方明也尙欲乘此大喪與諸侯會盟乎何劉歆之越禮亂經至此極也乃王氏袒護莽臣反謂設以司盟而不知凶禮賓禮不可同時且亦非祀天之事其謬七也

至謂十二月是元年末非元年初尤爲舛誤商人建丑而不改月則太甲之元年卽仲壬崩之明年元年之十二月卽商人之正歲爲太甲改元之第一月如漢書紀高帝之元年冬十月也使非一歲之首何以太甲復辟亦必於十二月乎至崩年改元蘇氏已辨孔傳之誤矣乃王氏因傳誣經其謬八也三統歷於十二月增竄朔字欲以證至朔同日其引伊尹祀于先王也不過以伊尹攝祭郊天爲王莽作異姓居攝之證耳與下文引周公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同一機杼乃王氏以爲尙

書删去朔字比匪人侮聖言其謬九也又謂竹書紀年
亦僞書而所謂初祀方明者尚有據爲其足以佐三統
歷之邪說而與王氏之私心合也考紀年太甲十年大
饗于太廟初祀方明夫紀初祀方明者明十年以前之
未祀方明也紀大饗太廟者明祭天之不祀方明也則
劉歆三統歷方明之誤不待辨而知之矣況誕貣有牧
方明於文義則不可解於禮制則不可通其謬十也夫
以劉歆之顚倒五經爲賊佐命凡有人心者無不唾棄
而詬詈之乃王氏主張三統以與尚書爲難得無倒亂

是非乎嗟乎若王氏者欲爲莽國師劉歆之功臣不知
已爲名教之罪人矣哀哉
閻如璩云墨子有引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
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異心山
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葆有
引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
有引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
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
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殃
其家必懷喪皆改竄補綴成之
案首條見明鬼篇與伊訓相似者祇山川鬼神二句次
條見尚賢篇與伊訓同者祇求哲人輔四字三條見非
樂篇與伊訓相似者惟恆舞于宮二句餘祇言孔章等
八字同耳且脫譌舛錯不成文義不能句讀其不可與
尚書比若天淵之懸殊疏證所引墨子大率類是而此
三條舛誤尤甚乃閻氏以爲改竄墨子而成伊訓得無
羞惡是非之良已澌滅於無何有之鄉耶使伊訓需墨
以成當必脫譌不能句如墨子矣何以道理正大文辭

簡潔如此耶昔孟子嘗闢墨翟爲無父業有定論今閻
百詩既叛儒而入墨矣余尊儒奚暇與異端爭口舌哉
王鳴盛云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
岐注牧宮桀宮也此僞本乃改爲鳴條殆嫌與商郊牧野
相溷故據序改之但岐謂造攻桀造作可攻之罪其說近
鑿今既爲始攻解自應從牧宮若序云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則已爲敗桀之終事安得爲始攻乎又鄭康成注書序
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疑卽朕載自亳之異文又曰征
是三朡則僞作者竟以其無所附麗而遺之

甚矣王鳳喈之執謬而不通也上欲毁古聖之藩籬下以守漢儒之門戶且素有怙惡之心而强辭謬論以與古人相爭又並其是非之本心而失之則亦何貴有此町畦之見耶既引孟子以駁尚書試歷歷辨之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與尚書不同考經傳引書多有同異不獨孟子然也乃王氏以為尚書嫌與牧野相溷故據序改之夫商書與周書時已隔代牧宮與牧野地不同方豈有相溷之理乃王氏云然殆仍閻百詩臆造之惡習其謬妄一也又謂既為始攻解自應從牧宮

若戰于鳴條之野已為敗桀之終事不得為始攻尤失事理之實案桀都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湯之升自陑也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夏師敗績桀既出奔遂入其都乃至牧宮則鳴條為伐夏之第一戰尚在牧宮之前而謂不得為始攻可乎其謬妄二也況王氏謂鳴條之戰為敗桀之終事尤自有故考孔疏鄭康成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邱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

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且吳起言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皆指安邑何得言在南夷乎謐言是也鄭康成誤以鳴條為南夷孔沖遠以與地輿不合引皇甫謐以駁之而王氏黨同伐異之私從此起矣案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卽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

大清一統志云古禹都及漢置安邑縣在今夏縣界元和志以安邑縣為夏舊都不知此後魏所分之南安邑也今鳴條岡在夏縣之西安邑之北鳴條古在安邑西則

故安邑在夏縣界可知括地志亦云安邑故城在夏縣據此則鳴條之在安邑毫無疑義鄭康成之誤亦不待辨而明矣乃王鳳喈守門戶之見强詞以相爭遂引呂氏春秋云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淮南子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觀下文伐三朡三朡在今山東定陶南巢在今江南巢縣然則桀出亡地皆在東南且逸周書殷祝解云湯將放桀於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以下又再徙方至南巢可見桀之出亡皆向南行故鄭以鳴條為南夷夫謂桀之出亡地皆在東南

之誤正由誤認夷字至言南可言東又閻百詩之謬說已於湯誥篇辨之矣其謬妄四也夫鳴條之在安邑考之諸書而皆符案之地輿而悉合則鄭注之誤明甚是非者天下之公鄭氏手注諸經冀以啟後人非欲以誤後世也其有誤注亦望後學繩愆糾謬以匡其不及非欲人護短飾非以强執其未合也王氏自謂盡心鄭學將三紀矣乃諱疾忌醫以孔疏駁鄭爲附會並以鳴條之戰爲敗桀之終事皆所以矯飾鄭注南夷之誤卒之地有定形事有定理其所極力矯飾者經眾論之辨駁

而益彰似此變亂是非不惟失人心同然之理即鄭氏有知亦何樂有此文過遂非之後學以自誤而誤人也其謬妄五也至征是三朡亦沿書序遂伐三朡俘厥寶玉之文夫以伐暴救民之事而所俘者惟在寶玉本非孔子之言亦決非聖王之事鄭氏誤引及此其識解亦少卑矣尚書聖經與此不類臣棄遺之焉攸用之其謬妄六也嗟乎若王鳳喈者雖盡心於鄭學不足爲康成之功臣祇可謂鄭氏之佞臣而已

閻如璩云荀子臣道篇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

可也而謂東南爲鳴條則不可謂桀之出亡皆向南行可也而以南行爲南夷則不可況鳴條在南巢之西北幾三千里桀之師敗於鳴條尚未出亡南行而謂爲南夷可乎其謬妄三也又謂舜葬于蒼梧之野是南夷地孟子言舜卒于鳴條以爲東夷者古人言南可言東正與鄭合案金仁山曰諸馮在河中府河東縣其地有姚墟負夏衛地鳴條在今解州乃湯與桀戰處東夷西夷猶俗言東邊西邊又語類或問舜卒于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于蒼梧之說

何耶朱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

考

大清一統志云帝舜陵在安邑縣西北三十里鳴條岡南高三丈廣四十餘步有祠禮記舜葬蒼梧史記舜葬九疑元結司馬光皆辨其非孟子明云卒於鳴條當以爲斷是禮記蒼梧之葬本不足據況鳴條與蒼梧南北相去四千餘里其能合爲一地耶且東夷西夷猶言東邊西邊自西之岐周以至東之鳴條盡於負夏兩地相距不過千餘里便自可見而能遠至蒼梧與南夷乎鄭注

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爲語甚精得古大人格君心之道非伊尹不足以當繼以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而僞作伊訓者乃改爲先王事先王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語反淺近楊倞注荀子亦以此書爲伊訓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案因懼而改其過因憂而辨其故因喜而入其道尚是人臣因時諷諫之法若因怒而除其怨則有大弊而不可行者夫因怒而除君之怨亦宜審是非直枉之分若

因怒而除己之怨豈能無妨賢弄權之弊古之大姦大惡如李林甫盧杞秦檜嚴嵩輩所以毒害忠良者莫不藉君之怨以除己之怨而因怒以成之也況於事暴君之義而可逢君以長其惡哉乃閻百詩既不知爲事暴委曲之術又不知有竊柄媢忌之姦而以爲大人格君心之道非余所敢信也至所引書辭從命不拂爲下則遜二言亦後世容悅之臣希榮固寵之私以伊訓校之則從諫弗咈者好善之宏規爲下克忠者事君之大義荀子所引其亦駁雜而不純矣乃閻氏謂改爲先王事語反淺近是非顛倒余不能知其何學也夫書辭與伊訓同者祇七字耳楊倞誤以爲伊訓而閻氏卽誤引以駁尚書近世畢秋帆始正其誤注曰逸書然則閻氏經學之粗尚出畢氏下哉

王鳴盛云荀子臣道篇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事中君之義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此荀子論人臣格君之道僞作者乃改爲先王事

王鳳喈喜踵閻百詩之謬余已於疏證辨之矣但考荀子臣道篇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爲前一節蓋論人君用臣之道與此節文義不屬王氏不能知也此節論人臣事君之義故有事聖君之義事中君之義事暴君之義章末引書所以證事暴君之義也乃王氏删去暴君之文何也得無欲遵行書詞爲阿諛苟容之臣耶其言曰恭敬而遜聽從而敏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而能化易時關(注當爲開)內之是事暴君之

義也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詳荀子之文可謂分明無疑義矣乃閻百詩漫錄其辭既誤以為格君心之本王鳳喈復割裂其語亦不知為事暴主之文且均不知所引者逸書非伊訓之辭也二子讀書之粗如此尚欲吹毛以求尚書之疵亦可憐已

閻如璩云墨子引湯之官刑未言作於何時然左傳昭六

年叔向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杜注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注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則湯之官刑正作於商之叔世其非湯所制明矣僞作古文者不能參考左氏見墨子有湯之官刑遂以為湯所制而述於伊尹以訓太甲不知其時固未嘗有此刑也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仲尼聞而非之春秋之末且然曾謂成湯盛世而即豫設法以告下民哉或曰鞭作官刑虞時已有豈至湯而無官刑耶余曰湯雖有官刑但三風十愆勒為一書以告下民湯未嘗有此制也或曰杜注言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則恆舞于宮安知非湯之法耶余曰即湯之法湯未嘗勒為一書豫告下民也

王鳴盛云九刑之作原於周公賊藏盜姦為大凶德有常無赦是也然說者猶謂此乃後世作九刑者記周公之言非周公自為之書也觀於周公則禹刑湯刑必不作於禹湯可知且必不容述於伊尹之口以訓太甲又可知矣

人之喜爭者遇事輒辨論以為快然必論與事相值故

事以辨難而益明乃有議論紛然與其事全不相似而不自知其無謂如閻百詩之論官刑是也夫湯之制官刑所以儆有位也於下民無涉也即三風十愆為官刑之綱目亦皆邦君卿士縱欲敗度之事非關下民之罪也想其時太甲稍踰繩檢伊尹已深窺其微故陳三風十愆之失使瞽蒙日誦於側以訓戒之蓋大人格心之道非伊尹不能知也若官刑以告下民於義何所取乎況伊訓具在何嘗有勒成一書豫告下民之事乎乃閻氏執叔向之見妄謂湯之官刑豫告下民何其與伊訓

之支抵捂而不相入也豈其未讀伊訓耶抑誣造辭以
加之罪也蓋閻氏學術偏淺既不知古聖制刑之本原
又不知衰世用刑之偏倚而妄意叔向之書即聖人明
刑弼教之意不知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此叔季罔民之
術欲越法以入罪而曲法以任情非聖人恤刑之本心
也若任其輕重無所檢制勢必因愛憎爲出入隨喜怒
爲死生而刑遂不可復治至於斷獄失平始取聖王之
式制爲一定之法抑已晚矣是衰世之人弊非法弊也
乃謂三辟之興皆叔世將唐虞象以典刑亦叔世乎此

亦足徵叔向立論之偏矣考呂氏春秋孝行篇引商書
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高誘注商湯所制法也是湯
之制法所以教民孝真聖世弼教之意也況鞭作官刑
見於虞書乃閻氏惑於叔向之成說而不顧與伊訓之
不類反復辨論皆以勒爲一書豫告下民爲辭是其堅
僻之性好勝之心强辯之口蓋有不可以情理論者尚
能知尚書之真僞耶又謂作古文者不能參考左氏夫
必參考左氏而後作尚書則古聖賢作經之志荒矣甚
矣閻氏之迷不知返也且子產之鑄刑書也正自有故

夫刑者天下之公法也所以使民知禁而懷刑非欲民
不知輕重然後忌上而懼罪也溯自虞帝欽恤五刑已
備周公制禮大司寇正月之吉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
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皆欲使
民知法而遠罪非盛世不能及也降至春秋詐僞滋起
於是不爲刑辟之說生焉既可骫法以從輕亦可違制
以從重上下隨心已非盛世中正之道矣而鄭國族大
寵多必有違法以害善良任情以縱姦慝者輕重失中
不得不立法以齊之此子產救時之策非叔向所能知

也至晉鑄刑鼎又與子產事體不同夫唐叔之法度晉
國之舊章也范宣子之刑書晉國之亂制也今上不能
守唐叔所受之法次不能用文公執秩之法而法姦以
失貴賤之序其何以爲國此聖人聞之所爲長太息者
也非以其著刑書爲其用亂制也閻氏乃比而同之誤
矣王鳳喈又謂周之九刑乃後世記周公之言非周公
自爲之書尤爲謬妄案左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太
史克對曰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
賄爲盜盜器爲姦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杜

注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王氏自引左傳而自駁之則史克所謂作誓命者誰作之乎得無與左氏相刺謬乎况尊叔向之書以駁尚書業以九刑為周之亂政矣今詳史克之語則作九刑者乃周公也曾謂周公大聖而有此亂政哉叔向之說愈徵其不可通矣考逸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是月王命大正正刑書太祝以王命作筴眾臣咸興受大正書太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大正坐舉書乃中降再拜稽首王則退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為歲典

是九刑之書周初即有故史克以為周公之書曾謂成王四年而可謂不起於始盛之世乎且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書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而墨劓宮刖殺其目各五百焉此亦可謂非周公之書而為叔世之事耶王氏執一偏之說而臆斷以詆官刑甚矣其惑也夫閻百詩王鳳喈既不知伊尹格心之道又不知古聖制刑之原而挾叔向之偏見以駁尚書初不知與伊訓不相似也清夜自思得無自耻其無謂乎

惠棟云朱彝尊謂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臯陶者流鞭扑贖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刵椓黥之謂肉刑之始矣荀卿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愚考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梅氏尚書未足深信至周官分職掌之司刑則肉刑其昉於周與

惠定宇引荀子以駁尚書可謂荀子之所非而惠氏以為是者矣考荀子正論篇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為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

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是謂惠暴而寬賊非惡惡也荀子之言深切著明是以此為俗說非以此為正論也惠氏乃引竹垞之說謂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則舜典所謂流者將以宥何等之五刑其非鞭扑諸輕刑可知也且所謂怙終賊刑者又將以何刑刑之竹垞殆未計及此耶其亦可謂師心自用而不顧上下之文義者矣又謂苗民制五虐之刑為肉刑之始尤大不然夫五刑者帝王馭世之大用也賞以命有德而

刑以懲有罪故臯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百王
之所同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五刑而聖王效尤用
之之理况苗民之制五刑也既不知輕重之等又不別
曲直之辭其所謂劓刵椓黥者皆淫刑以逞虐及無辜
者也穆王尚反復誥諭以虐威庶戮爲戒而謂周公設
官乃承用其五虐之刑是豈知聖人刑期無刑之道哉
惠定宇又謂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徵亦屬錯誤夫伊
訓之言墨刑也惠氏既以梅氏古文不足信矣則試徵
之左傳昭公十四年叔向曰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
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
彼古文後出不足信矣左傳亦不足信乎商之官刑不
足徵矣臯陶之刑亦不足徵乎然則謂舜無肉刑夏商
無徵與肉刑昉於周者其皆無知而武斷者與
閻如璩云百官句本論語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烈祖本
詩衎我烈祖鳥獸魚鼈咸若本賈誼新書文王之澤下被
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降災本左傳上天降災假手本
左傳隱十一年而假手于我寡人虐寬本禮記祭法湯以
寬治民而除其虐今王本召誥今王嗣受厥命罔不句本

召誥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立愛二句本禮記祭義立愛
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
敢慢於人四海本孝經刑於四海求備本論語無求備於
一人侮聖言本論語侮聖人之言作善句本易文言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小大本賈誼新書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淮南子君子
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
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
王鳴盛云假手本晉語驪姬曰無必假手於武王明忠本
左傳君明臣忠人備本淮南子氾論訓君子不責備于一
人檢身本亢倉子訓道篇君子檢身常若有過頑童本鄭
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善殃本漢書吳王
傳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小字本三國
志注蜀先主勑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
爲
惠棟云子弗率本司馬相如諭巴蜀檄子弟之率弗謹人
紀本揚雄解嘲人綱人紀先民本商頌先民有作又國語
昔曰先民數求本詩抑篇罔數求先王輔字本墨子尚賢

篇以屏輔而身耆德本逸周書耆德篇

尚書古文辨惑卷八

宏農張諧之敬齋父

太甲

閻如璩云太甲三篇標出篇名爲禮記所引者四一表記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一緇衣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又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一大學顧諟天之明命今古文於顧諟天之明命上有先王字於毋越厥命以自覆也無也字有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二語於無能胥以寧則重盤庚爲罔克胥匡以生使古文果真吾不知作禮記者必於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去先王字於毋越厥命以自覆下增也字去慎乃儉德等語於罔克胥匡以生不使之重盤庚易爲無能胥以寧是何心也

禮記引太甲標篇名者四而閻百詩有說者三亦可謂苦心冥搜矣獨是禮記本漢儒雜記之書除大學中庸樂記諸篇其餘率雜湊成文而坊記緇衣尤甚況其學不能深通經義故所引書增減割裂舛誤叢生今以戴記之舛誤而反以定尚書之真僞恐聖賢之經經戴記

之引用鮮有不僞者矣則請取禮記之引尚書者觸類
引伸以解閻氏之惑閻氏以爲作大學者何必於顧諟
天之明命上去先王字乎以大學本章言之不見康誥
克明德之上亦去惟乃丕顯考文王乎斷章取義閻氏
皓首窮經何以尚未之知也且必以太甲增字爲僞將
康誥增字亦僞書耶閻氏其何辭以對也又謂毋越厥
命以自覆下何必增也字乎以本章太甲言之不見天
作孼可違下亦增也字乎閻氏何不比而觀之也以爲
何必去愼乃儉德二語乎以緇衣君陳言之不見出入

自爾師虞庶言同之下亦去則繹二字乎夫去則繹二
字則經文不完而義理亦不足閻氏不知戴記之誤而
惟尚書焉是求余亦不能知其何心也若夫罔克胥匡
以生者有人君教養之道焉尚書之正義也無能胥以
寧者有無主乃亂之意焉非革命之時則戴氏之誤記
也閻氏乃以爲與盤庚重則大不然夫盤庚之匡以云
救也左傳所謂匡救其災是也謂耿圮於河則蕩析離
居不能相救以陷於死也太甲之匡以云正也論語所
謂一匡天下是也謂民非君上則厚生正德不能相正

以樂其生也閻氏乃比而同之豈其不識文義耶抑不
論義理而惟欲吹毛求疵也間嘗推而廣之表記之引
甫刑也敬忌罔有擇言在身乃以躬易身復增一而字
而經文漸歸於不簡緇衣之引甫刑也非時伯夷播刑
之迪乃去非時伯夷四字增一不字而文義亦歸於不
通其引君奭也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
于厥躬乃云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以周田觀文
四字易割申勸寧四字不惟句讀有所不協卽語意亦
有所不通況以文王易寧王何以言集大命于厥躬也

凡此戴記之錯誤更僕難數閻氏乃信禮記而疑尚書
將以此爲禮記之誤耶抑以此爲尚書之僞耶雖利口
諞言恐亦無辭以解也甚矣其惑也
閻如璩云戴記引書自梅氏書出不特規摹文辭抑且標
舉篇目如見六引兌命則撰說命四引太甲則撰太甲三
引君陳則撰君陳以及引太誓撰泰誓引君雅撰君牙至
引尹吉曰不知爲何書緣康成所受十六篇有咸有一德
知此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出其中故註曰吉當爲告尹
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其確指如此果

爾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既竄入咸有壹德中何惟尹躬
天見於西邑夏三句均爲尹吉曰而竄入太甲中耶又云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鄭注天當爲先晚出
書卽是先字其出康成後可知
甚矣閻百詩之駿尚書洵如兒童之見哉夫標舉篇目
是見戴記而知篇名未見戴記雖篇名亦有所不知也
以今考之戴記所引者兌命而尚書何以撰說命也戴
記所引者君雅而尚書何以撰君牙也天下有襲用其
篇名而敢更易其名者乎獨不畏與事體不符耶乃後

之註戴記者皆以爲兌當爲說雅序作牙也豈非戴記
引尚書而誤乎將謂尚書見序而知篇名耶何戴記所
引並書序之不知也閻氏標舉篇目之說有所不能通
矣若規摹文辭尤當有據以緇衣考之則引說命者二
其曰爵無及惡德者而去惟其賢三字使文辭亦有所
不完其曰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者於大義
尤有所甚悖而尚書無是也引君牙者一其曰夏暑雨
則增一日字小民惟曰怨咨則以資易咨冬祁寒小民
亦惟曰怨咨則又去一咨字以致鄭氏誤解讀資爲至

其他二引君陳一則凡入未見聖去凡入字一則庶言
同則繹去則繹字上下割截不惟語句不全抑且義理
不足以至三引太甲而增損割裂無一與尚書同閻氏
謂規摹文辭何戴記之多誤而尚書之無一誤也閻氏
以爲康成所受張恭祖之尚書卽有咸有一德乎乃鄭
氏之註尹告也則曰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是其書
已亡而未能見也夫鄭氏自以爲未見而閻氏於數千
年後强詞武斷謂其見之且知其所見者之爲十六篇
也此豈非咄咄怪事哉閻氏又謂康成確指尹吉卽咸

有一德乎乃鄭氏之註咸有一德也則誘之書序不敢
自以爲咸有一德也其註天見西邑夏也則曰尹吉亦
尹誥未敢謂卽咸有一德也夫鄭氏不敢確指而閻氏
以徵末之後學代爲指之則豈非自欺以欺人而人卒
不可欺并累前賢以不韙之名乎奚所覬而必爲此也
至康成鄭氏初蓋未見古文洎晚見二十五篇見鄭志趙商問
周官而曩者書序戴記之註均未追改遂成兩截之論乃
閻氏以鄭註之天當爲先而疑古文之後出夫以先爲
天者戴記之誤也謂天當爲先者鄭註以意改之似不

誤而仍誤也古文作先者尚書之正也觀鄭注謂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其與尚書之先見西邑夏者有分毫之相似乎哉乃閻氏私意橫生惟欲證尚書之爲僞而不顧篇目之有異文辭之不同與鄭注之多誤是殆信口亂道而於事不能相通者也噫謬矣

王鳴盛云禮記緇衣篇先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注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其下文又引太甲曰天作孽四句云云其下文卽緊接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三句云云

鄭注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據鄭注尹吉卽尹誥尹誥卽咸有壹德則先見西邑云云亦繫咸有壹德之文而斷斷非太甲何則上引太甲下引尹吉緊相承接則知尹吉斷斷非太甲矣而僞作者順手撏撦遂援入之又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鄭注同位尊卑等爲其相褻辟君也忝辱也爲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此義亦與今書及傳異

王鳳喈喜用閻氏之邪說以詆尚書其所謂尹告卽咸有壹德者余已於疏證內辨之矣而緇衣坊記之篇經後學之雜記其言事也旣紛然而無章而其引經也又格乎其不相入況古人之引書也言一事記一理或引詩以釋其義或引書以佐其文朱子所謂詠歎淫泆其味深長者未有一事而牽引數經且雜亂無次而於所言之事不相附麗如戴記者則請言其謬考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此言一章之大指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

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愼也此申言三者溺人之宜愼若夫引書者四其首引太甲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鄭注謂禽弩已張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萬民乃可後施也此似釋大人溺民之意也其次引兌命也首曰惟口起羞似證君子溺口之義至甲冑起兵二句則已泛遠而無所屬矣若引太甲天作孽之四言與先見西邑夏之三言則與上文溺人相比既不能水乳之交融而與上文引書相參尤覺其混雜

而無序況此章三引太甲而一章標明太甲一章獨曰尹吉此豈非隨人記錄雜湊成文之一證哉余嘗謂王鳳喈鄭氏之佞臣也今緇衣之引先見西邑夏也鄭注祗云尹吉亦尹誥不敢定爲咸有壹德也而王氏武斷以定之是昔之爲佞臣者今又爲鄭氏跋扈之臣矣豈不謬哉又考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夫父子不同位猶禮言人子坐不中席及隅坐隨行耳所以使人子知敬其親也其理至顯人所易知乃引

尚書辟不辟以釋之參以所言之理既扞格而不能通校之所引之書亦鉏鋙而不相入使鄭氏勉强比附以臣子相褻聯合上下於坊記已覺難明於尚書尤屬甚謬乃王氏以爲尚書與此義異夫鄭氏注禮之誤解而尚書何以能與之同也夫緇衣坊記其紕謬若此者何也此蓋聖人既沒而七十子後學之徒各守其師說著書立言以傳於世其學術有精粗其器識亦有深淺甚有於經學不能深通而亦假聖人之號以夸世而取名此戴記偏倚駁雜之說與引經異同割裂之辭所由來也間有所言之事與所引之書若可通矣而精粗不相似尤當高著眼目判其純疵如引咸有壹德以證君臣之不相疑又烏知聖主賢臣咸有壹德之盛哉昧者不察乃信雜說而疑聖經多見其不知類也

閻如璩云君前臣名禮也雖周公親則叔父尊則師保亦自名於王前曰予旦未有敢自稱其字者何晚出書所載太甲既稽首於伊尹矣伊尹又屢稱其字於太甲豈不君臣交相失乎君之失緣誤倣洛誥臣之失緣誤倣緇衣何者緇衣兩引咸有壹德一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一曰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王肅注史記言君臣皆有壹德是必當時臣工贊美湯君臣之辭故君則號臣則字不必作於湯前僞作者見書序爲伊尹作咸有壹德遂將緇衣所引盡竄入於其口又撰其辭於前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喋喋稱字不已不大可嗤乎又云君而稽首於臣臣而稱字於君冠履倒置莫此爲甚果商初有此孔子讀書必有天下殆哉之歎

君前臣名禮也然伊尹名也非字也奚知之蓋考經傳與史而得之上古人情質樸未有以字行者以尚書考

之則舜禹皆名也觀帝曰格汝舜帝曰來禹可知也若伊尹之爲名則伊尹祠于先王伊尹作書商之史臣屢書之成湯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周公亦言之至高宗稱伊尹則曰先正保衡亦可見元聖勳德不忍斥言其名也況自稱尹躬者三正君前臣名之禮如周公予旦之辭尤爲明顯此尹之爲名可徵者一稽諸賢傳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至伊尹相湯伊尹樂堯舜之道孟子尤數數言之未有言伊摯者此尹之爲名可徵者二下至司馬遷之史記已甚粗疏

非經傳之比矣然其所記伊尹處士伊尹去湯適夏之文皆稱伊尹惟謂伊尹名阿衡最爲疏謬然以商頌君奭格之其謬顯見即班固之人表序元聖於上中晚出之竹書紀伊尹之歸商皆名伊尹從無以伊摯書者此尹之爲名可徵者三考之戴記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字之興始於周至周末而漸盛夏商無有也此尹之爲名可徵者四惟孫子用間篇云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亦未言伊摯爲伊尹之名即魏武之注亦云伊摯伊尹也未嘗分孰爲字孰爲名也夫以伊尹之就

桀爲成湯之用間則其以伊尹爲伊摯者尚可信哉惟司馬貞史記索隱始云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似以孔安國爲據洎考之孔傳祇云伊尹字氏而無名摯之文則閻百詩之以尹爲字蓋始於孔傳成於司馬貞而蔡傳亦沿之而誤者夫孔傳之僞朱子具有定論今閻氏不以經解經而據僞傳之誤以駮尚書余不能知其何心也若孫子之異說與司馬貞之誤注直等諸稗官鈴說不足有無可矣烏能爲任聖名字之據哉若三代以上君臣相拜乃盛世明良交泰之休從

世所仰慕而不可及者故太甲之拜手稽首以謝前過猶成王之拜手稽首以謝誨言迄今讀之猶想見一堂揖讓之盛乃閻氏以爲太甲之失誤倣洛誥豈成王可稽首於誨言而太甲不可稽首以改過耶何孔子刪書均未有天下殆哉之歎也此皆學術卑陋習聞諂諛容悅之私不知都俞吁咈之盛故少見多怪至於如此使其知唐虞三代賡歌颺拜之美肯執小人之見駮斥尚書徒爲識者所姍笑哉至王肅史記之注言君臣皆有一德與尚書經文尚不相悖乃閻氏以爲當時臣工贊

美湯君臣之辭故君號臣字不必作於湯前夫湯之自作誥也故可自稱朕躬天下有臣工贊美其相而可稱爲尹躬者乎恐文義有所不通也況尚書具在皆君臣交儆之文曾有一篇贊美君臣如閻氏之論乎余嘗謂閻百詩久奔走公卿間工爲揣摩頌揚之辭其疏證駁金縢蔡傳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李泌對唐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此君前稱謂得體處乃蔡傳言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果爾周公亦爲失言若王陵讓陳平絳侯何面

目見高帝地下北齊明帝臨崩遺詔（案此北周明帝遺詔閻氏誤）朕得啓手啓足從先帝於地下與蔡傳同一失夫當閉戶著書之時尚有媚骨則直言極諫之會豈敢犯顏此在君臣之間毫無誠意已不如王陵之持正若明帝遺詔立言甚屬得體乃閻氏於死生之變骨肉之親亦欲造作一副輭熟無骨肋語以悅人之聽吾恐後學誤入此途則揣摩迎合習爲柔媚而本心羞惡之良不知銷歸何所矣此與攻太甲之稽首詆伊尹之不稱名皆閻氏善爲呪詛隱微深痼之病非徒解經文義之小失也余不可以不辨

閻如璩云昧爽丕顯見左傳昭三年讒鼎之銘坐以待旦見孟子乃周公中夜以思此理忽得遂坐以待旦昧爽欲明未明之時也旦早也明也相去時僅幾希此何足以見成湯憂勤惕厲之盛而舉以告嗣王乎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辨色黎明之時日出則日旦矣雖分有先後實相去無幾若漢劉向傳書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趙廣漢傳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皆自夜至旦歷時甚久故史志其異豈所謂昧爽與旦之間哉連綴

此語者不惟文理弗通亦大不曉事矣

考左傳昭公三年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夫夙興以務大顯而後世猶怠此叔向言其君不能勤動以立國也若尚書之昧爽丕顯則雖事物未接而爲商王修德之大原學問之根本與左傳迥異乃閻百詩以爲時僅幾希不足見成湯憂勤惕厲之盛余則以爲不然夫先王之顧諟明命也天賦之則爲明命人受之則爲明德故人之生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以爲應事宰物之本但氣質旣拘之

於初物欲復蔽之於後則明者或有時而昏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沒者故雖昏蔽之極而當平旦清明之會此心一有覺焉則卽此幾希之頃而其本體已洞然矣若聖人之心則清明純粹天理渾然自無人欲之私故當寂然不動而淵然大公之體如衡之正平及其感而遂通而粲然順應之常如鑑之照物然商王之心則不敢自聖而懈其顧諟之功也使靜而不知敬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敬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夫體立而

後能達用維於沖漠無朕之中而戒懼者愈嚴愈密乃能於隱微獨知之際而省察者益精益明故商王之當昧爽也雖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不敢少弛其存心養性之功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所謂戒愼恐懼以養其未發之中也及其事物交至而吾心本然之體湛然清明不爲物蔽乃能密勘其善惡之幾而存遏不謬詳審其事理之分而品節不差此商王丕顯其德於昧爽之時立天下之大本所以行天下之達道也非所論於時之久暫也況聖人之德至誠無息又何久暫之可言乎乃

閻氏學不逮此而引劉向讀書不寐達旦廣漢勤事徹夜不寢駮斥經文此皆買菜求益之見夫豈知古先聖王本原之極功聖神之能事哉

閻如璩云傳注有錯解之辭要久而後錯始見論始定無逸篇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孔傳曰湯孫太甲也唐孔氏因之至蔡氏集傳出而論始定則祖甲之非太甲明甚不義惟王之非太甲事亦明甚作古文者於太甲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若與無逸相表裏者豈料其爲錯解也哉

案蔡氏之駁孔傳允矣國語帝甲亂之史記帝甲淫亂

之說皆古籍錯誤不足爲據當以無逸經文爲正至閻百詩因孔傳之誤而疑及太甲之經文亦所謂無理取鬧者夫太甲之不義以欲敗度縱敗禮而言也與祖甲之不義惟王不惟不相似直是相悖稍通文義者皆能知之閻氏妄相糾纏豈識字而不通其義耶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夫奚辨

閻如璩云孟子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一段玩其文義自以伊尹放之於桐三年爲句於桐處仁遷義爲句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爲句蓋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

惟伊尹訓是聽蓋凡六年始復歸于亳亦猶孟子昔者孔
子沒一節有兩三年字史記孔子世家謂子貢凡六年然
後去是也雖殷本紀載帝太甲旣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
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帝太甲居桐宮三
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首三
年字指初卽位後不指被放之後與孟子少異要爲六年
之久復辟親政則與孟子無異僞作古文者依傍書序以
放桐事入上篇三年復歸事入中篇以合書序而不顧不
合孟子夫成王幼而卽位未聞失德若太甲比然一闢流

言數年未悟直至風雷示變然後迎公以歸曾謂太甲固
顚覆典刑者纔放桐宮卽翻然改悟如是其易乎哉
閻百詩變亂經傳以攻尙書寔使孟子句讀之不明文
義之不通而必强證尙書與孟子異甚哉其心術之不
正也夫伊尹之放桐太甲之居桐祗此三年夫人而知
之無六年之說也乃閻氏以伊尹放之於桐三年爲句
於桐處仁遷義爲句尙可成文若三年以聽伊尹之訓
己也則文義不可通矣考孟子之文以伊尹放之於桐
三年爲一句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

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共爲三讀一句其理明甚故伊尹
放之於桐三年總紀其數也若悔過若自怨自艾若處
仁遷義亦仍於桐三年覆述其數也乃閻氏謬謂被放
三年始悔過又三年始惟伊尹是聽天下有悔過怨艾
處仁遷義已三年之久而尙不聽伊尹之訓有是理乎
况伊尹之訓嗣王仁義而已伊尹之放桐亦欲嗣王處
仁遷義而已若如閻百詩之說則三年之久處仁遷義
猶不令太甲復辟必遲至六年惟伊尹之言是聽然後
歸亳則是伊尹之志不在格君而在擅權是乃操懿篡

奪之所爲烏可以是而誣元聖哉若昔者孔子之沒也
三年之外門人將歸是已持心喪三年也子貢復築室
獨居三年則其廬墓六年文義最明乃閻氏欲以彼而
例此余不能知其何說也得勿見兩三年字便以爲相
同而不論事體文義耶至司馬遷之史記舛誤最多不
足爲據不第與孟子異也觀堯舜之紀年尙與二典相
悖則其他尙可信哉乃閻氏以爲六年之久與孟子無
異獨不觀史記之三代世表乎其言曰帝太甲故太子
太丁子淫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悔過自責伊尹乃迎之

復位是司馬遷之世表亦謂伊尹放桐祇此三年也乃閻氏欲援史記以爲孟子之證非所謂作僞心勞日拙而於事究不可通者哉若夫尚書小序雖非聖人之作亦周秦間學者之書也而太甲之序於尚書不悖於孟子亦屬相符乃閻氏以一二三年字不合其私心卽以爲不合孟子遂謂太甲悔過遷善未有能如是之易者夫成王之於周公也幼不更事旣有疑周公之心晏處深宮又毫無警戒之意入之流言旣露疑心盡銷忽遇風雷示儆然後悔悟以迎公盖不處憂患之境則智慧不

易生也若太甲則遠處桐宮使之居憂如放廢然煢煢悽愴以起其思悲哀哭泣以感其念服衰疏食以還其驕經此一番鉗錘而驕奢淫泆之心銷磨淨盡遲至三年則困心衡慮而善念生動心忍性而志向定其翻然改悟處仁遷義有不易如反手者哉乃閻氏故錯點孟子之句又不知史記之非而於數千年後預爲太甲悔過遷善立一年歲定局甚矣其惑也

王鳴盛云如僞書及傳則是自湯崩太甲立不率教卽被放後改悔復迎歸復位皆在此二十六月之內也悖謬極矣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此舉不明則訓之冀其改悔不改則又誡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得已而放之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年之內卽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乍放乍迎如置棊然也史記殷本紀載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首三年指初卽位後下三年指被放後前後共六年最爲明白書序云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旣之爲言可

該久遠不必在一二年内古文簡略省首三年字耳於史記不乖刺也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一節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於桐處仁遷義三年據文似在桐有六年之久孟子行文取便不必核實要其爲六年則同奈何作僞書者竟謂太甲卽位未久卽被放廢放後未幾又卽復位伊尹之無人臣禮一至於此僞傳與經同出一手傷教害義大有關繫不可不辨

王鳳喈喜踵閻氏之謬以駁尚書惟於太甲放桐事則異閻氏主張孟子而錯點句讀以文其私王氏力持史

記而大肆議論以成其謬要皆無知而妄作者也則試言王氏之謬謂太甲放桐歸亳皆在二十六月之內此仍僞傳之誤夫仲壬之崩古籍無考不知的在何月惟太甲終喪服闋之時正處仁遷義之後伊尹卽奉迎以歸尤可見桐宮之放非出於得已也乃王氏信傳疑經詆爲悖謬其謬一 謂放君大變之事不宜輕舉似也然所謂不明則訓之不改則又誡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放之者於尚書有何異乎夫太甲之初卽位也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以告之不惠則作書以誡之罔念聞

又直言以諫之至此而猶不克變乃營桐宮以居之王氏豈未讀尙書乎何不知伊尹不得已之苦心也而痛詈元聖其謬二 謂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年之內此黨護史記三年之文而糊塗不曉事者夫古今來處廢立之變而不失其正者惟伊尹與霍光耳王氏久熟史漢獨不見霍光之於昌邑王乎受璽二十七日便被廢放而昌邑之羣臣尙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則知其臣早有謀霍光者其後賀就國豫章與孫萬世交通亦謂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

綬乎使如王鳳喈之說遲至一二年之後昌邑之黨羽布列權要霍光雖欲廢之以妥宗社其可得乎何王氏見事之闇也其謬三 又謂放後須實見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乍放乍迎如置棊然此尤不知聖人之心夫伊尹之於太甲也君有過則放之以宗廟社稷爲重也君悔過則迎之以正君定國爲志也其放也行權以合道其迎也因時以制宜伊尹初無容心也乃王氏以迎爲易然其謬四 至史記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不惟於經文相悖亦且於事理不符夫太

甲在亮陰之中不過縱欲奢侈不遵湯法耳非必有暴虐之事也當是時伊尹爲冢宰臨百官總攝朝事太甲初不與政也若如史記之說則太甲三年之中恣爲暴虐伊尹身爲阿衡不過以誥誡備數而聽其暴虐以亂天下豈所謂輔幼主格君心者耶在伊尹聖人作用不至有昌邑生亂之謀然積時之久君臣之間漸生嫌隙而羣宵又從而煽惑之私立黨羽互相猜疑伊尹雖欲放之桐宮而禍端之來尙有不可料者聖人見微知著其審幾觀變必不如是之遲徊也夫孟子之論鄉也亦

曰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耳未有遲之三年者也儻使時久惡積則微箕不能得之於商辛而謂伊尹能行之於太甲乎此在司馬遷固於理不達而王鳳喈亦於事不明其謬五若書序所紀放桐祗有三年於經文不悖乃王氏欲臆斷書序以合史記謂既之爲言可該久遠獨不知太甲卽位之後卽日月之間亦可言既立乎且史記之文本用書序使果有年可紀書序何必不紀之而必待司馬遷於既立不明四字中復增一三年字乎此皆史記作祟而王氏復欲自欺以欺人其謬六至孟

子之文本甚分明放之於桐三年以伊尹放桐言也處仁遷義三年以太甲居桐言也非放者一三年而居者又一三年也乃王氏强作六年以合史記其謬七夫伊尹行聖人之權而不悖於經處天下之變而不失其常所謂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使非德行有以孚乎人至誠有以感乎主烏能致此乃王氏不知元聖至誠動物感發之速而詆被放歸毫爲時未久已屬毫無知識又詈伊尹爲無人臣禮傷敎害義此尤謬之謬者夫王鳳喈所爭者年數之多寡耳若放之三年而卽無人臣禮傷敎害義豈遲之六年而卽有人臣禮不傷敎害義乎此皆學識鄙陋膽大妄爲不惟不知聖人之用亦且不知史記之非其謬八嗟乎觀於此者可以知王鳳喈之人之學矣

閻如璩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爲間月則二十七月而後卽吉王肅以中月爲月中則二十六月卽可卽吉王肅以前未聞有是說也今孔傳於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蓋僞作者之

意非以三祀十有二月爲正朔乃以是月爲服闋而卽吉也服果闋於是月則太甲之元必改於湯崩之年一年二君此豈三代所宜有乎僞作者不知三代典禮既以崩年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禫共月後儒短喪之制上擬古人蓋至是而其僞愈不可掩矣

三年之喪鄭康成以爲二十七月王子雍以爲二十五月各執一說聚訟久矣閻百詩左袒康成本遵後世禮制乃謂二十六月卽吉王肅以前未有是說則於禮典事實有不合者善乎徐健庵之議禮也其言曰案公羊

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荀子禮論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蓋漢以前無有以禫爲二十七月者言之自戴德始自此以後鄭康成則主戴說而以爲二十七月王子雍則主古禮而以爲二十五月紛紛之論至程猗許猛而極而朝廷之制禮亦隨其議論爲廢置自魏迄晉用王氏之說至宋依王淮之奏改用鄭說至於今因之雖朝有定制人不敢違而二十七月之文終不見於經故後儒猶各持一說不能相下惟雜記云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注父在爲母可爲間月而禫之證又

何疑於戴氏鄭氏之說哉此論雖主鄭氏而持議平允無偏私之弊觀孝經援神契之五五二十五月與漢樊敏碑之五五斷仁則知王氏之有所據而閻氏之論殊不公也凡此皆平王鄭之爭云爾於尚書初無涉也乃閻氏又據僞傳以攻尚書不知孔氏之傳不惟於世系不符亦且與經文相悖夫太甲之卽位也繼仲壬而王非繼湯也使如孔傳之說則湯崩踰月日有朝夕之奠奚用祠先王時在殯宮之側奚用見厥祖皆與尚書經文不能相通惟太甲卽位於仲壬之柩前居憂於仲壬

之殯側伊尹乃祠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其禮至大非如奠殯之簡也祗見厥祖攝而告廟非令太甲居位主喪也故吳氏曰太甲服仲壬之喪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視仲壬爲叔父爲之後者爲之子也祗見厥祖謂至湯之廟也蓋太甲旣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祗見厥祖若止是殯前旣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祗見也吳氏之說辨駁甚明況孔傳以桐爲湯葬地若使湯崩踰月則湯尚未葬太甲曰在殯前何用遠營桐宮始能密邇先王也凡此皆與經文極相悖者而僞傳旣爲書序

所誤閻氏復欲藉傳以攻經若王鳳喈輩則又道聽途說而謂僞傳與經同出一手蓋至是而毁經侮聖之說橫而豈知傳與經如水火之不相入哉至三祀十有二月朔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服者衰冕之服備物盡文也蓋太甲當終喪之餘正改過之後伊尹卽奉迎以歸必於朔者國之大事當於正朔行之也乃閻氏又執僞傳服闋之說以攻尚書夫湯崩踰月之辭旣與經文相悖則計數二十六月亦有所不能通況禫祭亦須卜日卽使如王肅之說祗此一月內勢不能於祥祭之

後更卜禫祭又何能於正歲朔旦以冕服歸亳乎此皆
勢不可行亦事所必無者既無祥禫其月之非豈有崩
年改元之事特仲壬之崩古籍無傳不知確在何月耳
嗟乎孔傳自僞尚書自真其相反既如此而閻氏讀書
既粗不能知義理之正居心甚謬一任其偏僻之私始
也疑僞傳而及尚書卒之攻尚書而舍僞傳辛苦一生
至於鶻突以死而不悟悲夫
王鳴盛云真德秀謂敬仁誠並言始於此唐虞未有愚謂
敬仁誠之義直至孔子子思孟子始發揮透暢如揭日月

而行前此則豈惟唐虞夏商未嘗及此卽文王周公亦引
而未發蓋義理愈推則愈明也僞作古文尚書者生於孔
孟之後采取其語入伊尹口中其理則是而其文則僞讀
者存其理而辨其僞可矣
王鳳喈不知聖賢之學性理之精而好强作解事故其
言率隔膜不相入程子所謂祇好隔壁聽者乃今於論
太甲見之夫真西山之言太甲也謂敬仁誠三字並言
始見於此非謂唐虞以來未嘗言敬言仁言誠也乃王
氏以爲敬仁誠之義文王周公亦引而未發直至孔孟

發揮其義始明則雖皓首讀書夫豈知窮經格物之爲
何事哉試以虞夏言之其言敬則夙夜惟寅愼乃有位
祇台德先是也若欽哉若允恭若敬修則又反覆言之
而不厭者也其言仁則不虐無告好生之德安民則惠
是也其言誠則至誠感神是也不得謂未嘗及此也以
文周言之則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者非所謂敬乎懷保
小民惠鮮鰥寡者非所謂仁乎祈天永命格于上帝者
非所謂誠乎況曰敬德曰不冒曰受命則又言之更僕
而難數者也不得謂引而未發也惟是時經數代事之

理以開而愈廣道歷羣聖心之德以進而益精於是孔
聖有作集羣聖之大成爲後學開入德之門造道之方
其繼往開來之功允爲前無古後無今耳余獨怪王氏
謂孔孟之後斯道大明何兩漢以來下及後周訖無一
人能得其傳者如董江都之繁露解釋春秋乃言災異
而詭於理道揚子雲之法言規摹論語乃辭淺陋而貌
爲艱深以比尚書古文之精粹其相去殆不可以道里
計下至康成鄭氏東漢之鉅儒王氏之所心悅而誠服
者也其注曲禮之毋不敬也曰禮主於敬倘可相通其

注中庸之仁者人也則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可謂之知仁乎其注誠不可捹也則曰不言而誠可謂之知誠乎以鄭氏博洽之學當孔孟之後奚不采取其義入禮注中使敬仁誠之理朗然揭日月而行如朱子之章句集註豈不甚善乃半明半昧似囁嚅不能言者然其視尙書諸篇精純簡肅蓋不啻荊玉之與燕石大豈不欲言之似聖人亦其識有所不及也則知學問精粗大小之致夫豈可以旦夕僞爲者哉況義理者天下之公也程子有言有有德之言有造道

之言有德之言以聖人言聖人事如伊尹作太甲是也造道之言以賢人言聖人事如張橫渠作西銘是也故文僞而理不是者有矣未有非聖人之作而其理不悖於聖人者也（如書序孔傳可見）乃王氏以尙書爲僞作夫以董子之純正揚氏之工文尙不能窺尙書之涘而況魏晉以下王肅皇甫謐之徒又遠不如鄭北海者乎而謂能采孔孟之語爲任聖之文乎至王氏存理辨僞之言尤所謂蒙昧不曉事者夫旣以尙書爲僞則千百妄庸之子承譌踵謬皆輕而侮之吾恐敬仁誠之字義尙不能

知而謂能存其精微之理耶試觀戴東原之言敬也謂未應事時敬而不肆以虞其疏則無事時有敬而有事時無敬是不知聖人之執事敬也且詆無欲故靜爲雜於異端則又自相矛盾而懵不知敬之爲何事矣阮雲臺之言仁也謂聖人之仁必偶於人而始可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齋居不得指爲聖門之仁則人身有仁而已心無仁是昧於體用之分也吾不知顏子寂寞陋巷何以言其心三月不違仁也況聖人明言我欲仁而仁至未有必由人而仁始見者是尙能知

爲仁由己與己欲立達之精義乎哉戴東原之言誠也則曰侔於天地化育之謂誠是天道爲誠而人道非誠也不知文言傳之所謂存誠者又何說耶而可望能存其理耶此皆漢學之魁而其言敬言仁言誠質之先聖之言悖謬如此於王鳳喈何誅嗟乎聖學晦盲異學放恣於斯爲極安得聖賢復生熄邪說放淫辭正人心明學術而迴狂瀾於旣倒哉此余之所禱祀以求者也

王鳴盛云禮記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彼所引爲古語則非尙書甚明且旣入伊

尹口中則樂正云云自不可用於是改爲弗慮云云而仍
用成字叶韻且彼云一有元良而此改一人葢見釋詁元
良首也遂以此語竄之而郭璞則云元良未聞然則改之
者皆非也又彼原稱世子今乃以訓長君亦不合又云愼
終于始本之荀子愼終如始
王鳳喈用閻百詩之邪說以文王世子而駮尙書旣不
知義理之精粗又不論上下之文義不過勘字句校異
同但有一二字之相同者便以爲襲用某書此雖兒童之
見尙不能欺而況通儒正學者哉夫戴記之引古語也

其言司業結前樂正之授數也其言司成結上師保傳
之成其德也元良卽承上道得以貞卽承上國治也其
言一有設言不定之辭皆敎世子之事也若伊尹之告
太甲則不然其曰慮曰爲者承上進德之序與矯情之
偏言能愼思則知益明能篤行則治日進也所謂元良
者知行並盡蘊之於心而無一理之不備體之於身而
無一事之不周則皇建其有極而萬邦有皆正之效其
言一人皆責成君上之辭易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者也其上下之事理不同其規模之大小亦迥異況戴
記此篇雖名文王世子而雜記視學養老敎士之禮又
各舉大略不能貫串始末且屢言周公踐阼橫梗於中
使上下文義窒礙而不能相通此皆劉歆爲莽賊營居
攝之事私行竄入豈若太甲如精金美玉無瑕可指者
哉乃王氏以爲太甲改戴記是殆欲以盲辨色以聾辨
聲也吾恐黑白淸濁之異位也至牽涉爾雅尤屬無理
夫釋詁之以元良爲首也謂如狄人歸先軫之元則良
之爲首於經皆有所不通故郭注云良未聞非謂元亦
未聞也乃王氏謂伊尹見釋詁遂以此語竄之不知一

人之於良字義何以能通王氏於爾雅不熟豈於文義
亦不通耶況王氏研經而不知窮理讀書而不能細心
其一生之伎倆惟校字句之異同而不知文義之向背
故謂愼終于始爲剽用荀子夫荀子之議兵也曰愼終
如始欲其愼終也伊尹曰愼終于始欲其愼始也兩句
祇一字少異而文義有大不同者王氏不能知也此猶
謂尙書改戴記而不知文義之兩不相涉也然則謂王
氏爲瞀儒夫豈過哉
王鳴盛云顧諟句本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天監本

詩天監在下命字本詩有命既集昧爽本牧誓甲子昧爽以懌本康誥則予一人以懌有辭本洛誥汝永有辭不義本無逸不義惟王習與性成句本賈誼新書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予弗狎句本孟子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桐字本孟子放太甲於桐密邇本左傳成公十六年以魯之密邇仇讎吳語董褐曰孤以不得密邇于天子萬世無疆之休本召誥無疆惟休師保之訓本左傳楚共王曰未習師保之教訓匡救本展喜曰匡救其災視遠二句本楚語致

遠以爲明聽德以爲聰厥德本詩聿修厥德克配上帝本詩大雅

惠棟云阿衡本商頌實維阿衡上下神祇本論語禱爾于上下神祇左右本商頌實左右商王昧爽丕顯本淮南子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儉德本左傳儉德之共也冕服本周語太宰以王命冕服嗣字本周語夫晉侯非嗣也困窮本淮南子湯布德施惠以振困窮視遠二句本論語視思明聽思聰天無親本左傳皇天無親同事本韓非子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高字本中庸譬如登高必自邇亦本中庸

宏農張諧之齋父

咸有一德

王鳴盛云鄭氏所傳真古文尚書增多十六篇中本有咸有一德緇衣引作尹吉而鄭注以爲卽咸有一德今亡蓋據古文爲說也考鄭氏之例全亡者云亡不立學官逸在祕府者云逸咸有一德當云逸云亡者字之誤若謂注禮記時未見古文尚書則本傳從東郡張恭祖受禮記古文尚書二書之見實在同時其爲字誤無疑且其次第與僞

孔傳不同疏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史記殷本紀於湯誥之下卽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所載與鄭氏合則可信矣鄭注書序於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頗不可曉要之王肅注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紀載湯君臣同德之事如明艮喜起相似斷斷與太甲無涉矣作僞者見書序茫無可據遂鑿空撰出伊尹復政一節以取配合周公復政之意將咸有一德篇本屬尹在湯朝贊襄於湯者移入太甲朝陳戒於太甲司馬貞信僞書反據之以駁史記紀於成湯朝爲顚倒失序艮可笑也且伊尹復政之事傳記所無今此篇有今嗣王新服厥命語則是太甲歸亳後尹輒翩然歸矣殊謬不然據君奭及襄二十一年傳尹奉太甲歸後作相之日方長今據其說伊尹於太甲初喪時卽放之而自攝奉太甲歸後旋卽復政若始終未嘗相太甲者據疏伊尹壽百餘歲此告歸時應七十左右以百餘歲之人七十左右未名爲老太甲後爲賢君稱太宗乃竟置伊尹於不問未嘗一日留相王室伊尹亦優游私邑安享以沒有此理乎疏明知其不可通乃强爲之說云尹

欲告歸太甲留之此則遁辭耳豈知伊尹本無此事而此篇本僞作不可信耶

王鳳喈之攻尚書其駁經也皆鑿空臆裁而悖君子不知闕如之義其論事也又任情武斷而不知聖人進禮退義之宜況以小人之心强度君子之腹其能有合耶則請歷言其謬謂鄭康成所傳真古文尚書本有咸有一德此出閻百詩之誣造而鄭氏無是事也考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注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夫

據書序而以爲咸有一德是闕疑而不敢定也又云今亡是鄭氏當時尚未見咸有一德也乃王氏云鄭注以爲卽咸有一德改疑詞爲決詞顯與鄭悖其謬一也謂鄭氏之例全亡者云亡逸在祕府者云逸此亦閻百詩之臆造而鄭氏無此例也夫古文尚書之在後漢有逸在民間者不僅在祕府也若鄭氏之說則仲虺之誥太甲說命諸篇見在而云亡其汨作九共典寶一十三篇見亡而云逸見孔疏其所謂亡逸非誣造乎乃王氏强爲咸有一德改亡作逸以附會其說其謬二也謂鄭氏從

東郡張恭祖受禮記古文尚書以爲見古文之證尤非事理之實夫范書所謂古文有以古訓言者如賈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是也有以古篆言者如杜林傳漆書古文尚書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是也然皆祇伏生二十八篇無孔壁之古文今以張恭祖之所授卽孔壁之書則汨作九共諸篇鄭氏何未曾一言之且注緇衣則闕疑而不敢決注書序則引伊陟臣扈以爲證果見咸有一德者能如是悖經乎其謬三也謂書之次第鄭康成與孔傳不同似也但

鄭次夏社於湯誓之上則失事理先後之常尚未伐夏何能遷社移費誓於呂刑之前則悖君臣冠履之分此其疵纇之大者至咸有一德孔次於太甲之後則與經文相符鄭次於湯誥之後亦不知而妄作也其謬四也況鄭氏次第之差亦沿史記而誤史記載咸有一德於湯誥下故鄭氏從之而不知司馬遷之未見古文也至漢書儒林傳言司馬遷從安國問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耳皆伏生之今文於咸有一德無涉也乃王氏動輒藉爲口語糾纏不休其謬五也謂鄭

注書序於咸有一德下引伊陟臣扈曰此亦鄭氏當時尚未見古文之證夫伊陟臣扈皆太戊之賢臣周公所謂格于上帝者也而能越一百數十年上及太甲並贊襄成湯乎此亦足徵鄭氏次第之誤矣乃王氏怙過飾非祇云頗不可曉夫似此是非顯著者尚不可曉而能知尚書之眞僞辨義理之精微耶其謬六也王肅之注言君臣皆有一德並未明言何君王鳳喈能據史記之誤而謂於太甲無涉耶況伊尹復政商之史臣紀之聖人存之尚書已數千載末學小生敢以憑虛無據之詞

斥為偽書乎且言一德於成湯則啟人君好諛之心言一德於太甲則勉嗣王法祖之學是非之分懸若霄壤何王氏之識卑陋如是其謬七也至司馬貞之信尚書本儒者尊經之常史遷之書悖經甚多原不足據此亦秉彝好德之良不容昧者人各有心能皆澌滅其本心如王氏之悖理而傷道乎其謬八也太甲歸亳克終允德則伊尹復政告歸乃聖人進退之大義觀太甲下篇不以寵利居成功則伊尹退休之意已可見矣在太甲宜有留師保之心而在伊尹自宜盡去就之分各盡其

道兩無遺憾朱子曰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伊尹之陳戒卽至誠懇切處伊尹之告歸卽灑然無累處也乃王氏以為不然其謬九也謂尹奉太甲歸後作相之日方長尤為臆造考君奭祇有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二語卽襄二十一年之傳亦祇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而已皆未言其作相之長短也夫相之數年相也相之數月亦相也卽太甲居桐三年亦相之之日也況卒無怨色卽太甲之所謂圖惟厥終也此後商書既無明文則太甲之留否與伊尹之去否皆難臆測儒者守聖人闕疑之訓敢以末學之心武斷前聖之事乎乃王氏徑行臆斷其謬十也又謂伊尹壽百餘歲七十左右未名為老夫聖賢之進退適於義而已非論其老不老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夫七十致事之年也況伊尹以威權震主之餘豈可不盡進禮退義之節在太甲固深信而不疑在伊尹必引年以盡分迫至告歸之時太甲號稱賢君自宜留元聖以相王室以伊尹自任之重亦必留相以輔幼君抑或義不可留亦可歸老私邑自樂天年君臣之遇合自古為難聖

人因事制宜不能以成格拘也乃王氏以俗儒之見執膠柱之詞欲於咸有一德之後為古之賢君聖相立一鐵板定說其謬十一也孔疏謂尹欲告歸太甲留之此亦推尚書之餘意想事理之當然何嫌何疑而為此遁辭乎乃王氏力攻尚書既無釁隙之可乘而訢及孔疏非怒於室色於市者耶況咸有一德具在已成鐵案王氏能以截截諞言使聖經便成偽書乎恐天下後世人不能盡昧其是非之良也其謬十二也嗟乎若王鳳喈者洵駁雜之陋儒哉

王鳴盛云君奭天命不易天難諶大雅大明天難忱斯文王天命靡常咸有一德言天難諶命靡常乃剽竊君奭大雅也

自鄭端簡啟詆經之竇而閻百詩王鳳喈亟從之於是一二字之與尚書相似者亦必標出如數典然曰此剽竊某書也既不知六經之同歸又不知百慮之一致而比校字句易如探囊蓋久如兒童之戲矣今王鳳喈既以天難諶命靡常為襲君奭之文大雅之詩又以太甲與蔡仲之命經文相似而不知深淺之不同乃云不意

三代以上作書之人亦效後世剽竊之技不顧雷同之恥其謬顯然陋哉斯言則試舉詩書而歷辨其謬彼咸有一德之言天難諶也王鳳喈以為竊君奭與大雅似也但君奭既曰天難諶又曰天不可信大雅亦曰天難諶斯不知詩與書何以互相竊也雖曰周公一人之作周公獨不畏其雷同耶且大誥有越天棐忱康誥有天畏棐忱君奭有若天棐忱皆與天難諶同義豈武王周公成王亦互相剽竊如此乎其說之不可通者一其言命靡常也王鳳喈以為竊君奭之天命不易與大雅之天命靡常亦似也但以詩言之文王之詩又曰駿命不易周頌敬之篇亦曰命不易哉是亦成王之竊周公與何不知雷同之恥耶且以書言之康誥云惟命不于常君奭又云天命不易將周公襲取武王乎何亦有剽竊之技也其說之不可通者二即其言受天明命也而大誥亦云克綏受茲命康誥又云誕受厥命召誥又云我受天命豈武王成王召公皆彼此剽盜不顧雷同之恥乎其說之不可通者三且太甲云萬世無疆之休王鳳喈以為襲召誥無疆惟休亦甚相似但召誥既云無疆

惟休亦無疆惟恤君奭又云無疆惟休丕承無疆之恤不知召誥之竊君奭與抑周公之剽召公耶其說之不可通者四則試以詩推而廣之文王之詩有永言配命矣下武亦曰永言配命大明之詩有小心翼翼矣烝民亦云小心翼翼卷阿言如圭如璋矣而板之篇亦曰如璋如圭雲漢言如霆如雷矣而常武之篇亦曰如雷如霆至民勞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抑詩亦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豈皆以剽竊之技作詩歌之偽篇乎其十五國風反復詠歎之章更無論也況豐年之詩與載芟一

章萬億及秭四句無一字異豈亦不知雷同之恥耶其說之不可通者五更以書推而廣之康誥有克明德慎罰矣多方亦云罔不明德慎罰康誥言不敢侮鰥寡矣無逸亦云不敢侮鰥寡召誥則云王其疾敬德無逸亦曰則皇自敬德況一柔遠能邇也舜典顧命文侯之命凡三言之一天降喪于殷也酒誥多士君奭亦三言之豈皆有剽竊之技耶何不知語羞雷同也且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史臣載於舜典禹復言於益稷所不同者惟二字耳大禹聖人亦如此剽襲乎其說之不

可通者六噫觀於此者可以知萬理之同原而閻百詩王鳳喈輩攻尚書之伎倆真不啻兒童之見矣乃欲以此欺天下後世之人其能乎哉

王鳴盛云七廟始於周夏商以前未有也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鄭據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故七廟獨周制爲然蓋禹之時祇有四親廟至子孫并禹則五矣湯之時祇有契及四親廟至子孫并湯則六矣周文武之廟不毁以爲二祧始祖之廟亦不毁則爲七矣此不易之論也王肅議禮必反鄭元肅之意以爲自古帝王皆以七廟爲定制於四親外添高祖之祖父兩代并始祖爲七商六廟之外添太甲太戊武丁三宗於是商廟反多於周矣且一代之興有無始祖者未有無受命王者肅以始祖入於定制數内已非又以受命王不遷反爲權禮而非定制肅意蓋欲於始祖四親外任意加增湊足九數耳不知契

稷有功德又實商周之祖故祖之禹則不强立祖矣祖且不强立况强欲多宗乎肅逞其臆見遂謂殷三宗亦不毁其實三宗非受命王不可比文武據韋元成馬昭說殷三宗亦毁何可比文武乎又禮器穀梁傳所云七廟盧植尹更始以爲專是周制雖諸書不云周室其實皆是周制以諸書皆周儒筆也家語肅私定本不可據乃肅遂云七廟是常禮非獨周制可乎王制云三昭三穆者四親當言昭穆二祧非以昭穆而記者順文并言之耳何必疑乎喪服小記云王者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恐庶子王不得立故

又明之注證以衛侯元有兄縶縶不良於行元代立適子雖在而得立四親王肅乃以王爲受命始基之王此何所據然則謂商有七廟非也呂氏春秋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莫知爲何篇語作僞者取其文而改竄之其所云五世之廟正湯之時也

王鳳喈引鄭康成王制之注以駁尙書幷取馬昭韋元成之說以助鄭而攻王旣不知上下之無章又不究義理之多舛而散漫鋪敘毫無條理則請辨鄭注之非以及馬韋之誤而王鳳喈之謬說一攻而自破試臚陳之

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禮器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穀梁傳僖公十有五年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家語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孔子曰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荀子禮論篇有天下者事七世此記傳所載七廟之制皆有明證者也況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此亦禮之等殺出於人心之同然而不容已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尤七廟之確證後之儒者可不必紛紛聚訟矣乃鄭康成之注王制不知禮意之精妄用禮緯之說而王鳳喈輒引之以駁尙書以爲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以證商書七廟之非案陳祥道曰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故天子七廟舜之時禋于六宗與藝祖而七則七廟之制其來尙矣此鄭氏之誤一也又謂禹四廟至子孫五尤爲不知禪讓統緒之重

金仁山曰舜郊嚳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未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爲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爲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嚳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況大禹正月朔旦旣受命于神宗矣乃於舜喪畢之後自立其四親廟豈聖人而肯爲此乎此不知以天下相傳卽承天下之大統也此鄭氏之誤二也又謂殷五廟至子孫六蓋謂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然在湯之時則祖

契與四親廟而為五矣至外丙仲壬則宗湯而為六矣及至太甲則外丙仲壬二帝一世始備七廟之制故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亦足徵伊尹作此在太甲之時非成湯之世矣奈鄭氏當時未見古文其誤三也周因殷禮仍遵七廟之制是已然謂文武受命其廟不毀以為二祧則名實乖違案祭法遠廟為祧此高祖之祖父親盡當遷者也乃鄭注謂遷主所藏曰祧是以文武世室百世不祧者為祧也又謂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是不惟二祧

又有三祧也況以文武百世不遷之廟仍在七廟之數則周之所祀實祇五廟是下與諸侯同也此鄭氏之誤四也況君臣上下降殺以兩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廟而祭之仁之至也曰七曰五曰三曰一義之盡也今天子諸侯均四親廟其何以別尊卑辨等威乎此鄭氏之誤五也西漢季世王莽思移漢鼎誣言符讖於是陋儒造作邪說肆行光武中興得力讖緯異論益橫鄭氏為習俗所移考論圖緯大為學術之類今又以稽命徵鉤命決為二帝三王祖廟之證彼禮緯

駁雜又烏知古聖人之禮制乎此鄭氏之誤六也夫以鄭氏之注不信經傳而信緯讖解已屬卑卑況前與劉歆不同後又與王肅迥異故王肅作聖證論以駁之而馬昭復難王肅以伸鄭氏之義則請詳辨其誤馬昭引喪服小記以為王者立四廟之證案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夫諸侯立四親廟天子無四廟之禮劉原父曰而立四廟句上有脫簡耳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吳草廬曰而立四廟四字無所系屬義不可通劉氏以為上有闕文是也今案大

傳以其祖配之之下有諸侯及其太祖六字今以大傳之文補之言諸侯不得如天子之追禘太祖以上所祭上及太祖而止耳而太祖之下則立二昭二穆為四親廟也禮之闕文豈得為天子四廟之證此馬氏之誤一也馬昭又引禮器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案宗廟以七為正數則七廟七尸自無疑義但周之七廟自開國已然陸農師曰周旅酬六尸蓋言成康之世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至兩世室之立在懿

王孝王之後使當懿孝之後則周有九廟旅酬當有九
尸矣夫文武世室雖在七數之外所謂百世不遷者也
今云不在七數卽不享嘗不同祭是尚不如毀廟猶有
祫祭之時也百世不遷者能如斯耶觀左傳襄王之時
尚致文武胙于齊侯則其享嘗不絕可知矣此馬氏之
誤二也馬昭又引曾子問孔子言七廟無虛主若數至
高祖之父祖則與文武而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
案七廟無虛主是孔子言天子巡守以齊車載遷廟之
主故七廟無虛主正足爲七廟之證乃謂周以文武受

命特爲七廟夫文武在成康之世尚在親廟之列未議
及祧不祧也當時何以卽有三昭三穆也卽懿孝以後
文武有功德親盡不祧而所立者世室也非廟也不曰
廟而曰世室正以廟數不能減於七亦不能加於七耳
而所謂三昭三穆者仍在也如以功德之祖而充七廟
之數是仍在祧遷之列何必又創爲世室之名且與不
毀之義相悖此馬氏之誤三也馬昭又引張融云周禮
守祧奄八人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
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陳祥道曰是不知周公制禮之

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使
文武二宗仍在七廟內設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
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將親廟又益殺乎此馬氏之誤
四也馬昭又謂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夫
天子七廟自太祖之外三昭三穆皆親廟也天子於諸
侯增益二廟所以昭尊卑之分不論其有功德無功德
也卽無功德之祖豈無高祖之父祖耶今以功德不遷
之祖入於親廟之數而造爲有其人無其人之說則是
天子之廟隆於諸侯者祇多二無定之虛名而其實祇

五廟與諸侯無異也所謂降殺以兩者何以無所降殺
耶此馬氏之誤五也又謂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
祀之是不知禘祫之分也夫禘非合食不及毀廟何有
毀廟牽連言之混而無別此馬氏之誤六也至韋元成
四十四人之議尤多疏謬所論天子七廟實止五廟今
核其說乃實止四廟耳其言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
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
爲立廟親盡也此其說有五誤焉韋氏引喪服小記而
立四廟句上有闕文劉原父吳草廬之說甚明元成他

絕故止於三昭三穆所謂積厚者流澤廣也此制禮之
精義王氏獨不知耶其謬一也一代之興凡創業之祖
與功德之宗百世不遷皆出於天理人心之同然而不
可易今曰禹不强立祖況强欲多宗是以古聖之立祖
三代之稱宗皆爲强立之名目矣既不知大禹祖堯宗
舜之義又不知聖人尊賢尚德之心而堅僻自是其謬
二也又謂商添出始祖故六周有兩受命王故七則是
天子之廟全無定制特因隨時增添故參差不齊愚恐
古之聖王不如是之顢頇也夫商之三宗周之文武皆

在不祧之列使如王氏之說則以文武入七廟之數而
親廟止有四與諸侯同以三宗入六廟之數則親廟止
有一不及於祖有是理乎其謬三也又謂商之三宗非
受命王不可比文武尤爲謬妄夫三宗皆繼世以有天
下者也以有德故宗之非關受命王也若武王則可謂
受命王矣至于文王爲商之諸侯身不及王何有於受
命乃沿司馬遷之謬說以文王爲受命王將聖人所謂
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者爲虛語乎是不知文王之不祧
以至德而宗之也其謬四也又謂戴記穀梁傳諸書所

無所據而引此闕文其誤一以立四廟爲王者之禮雖
有配天之祖亦不得立廟則天子止得四廟比諸侯反
殺其一其誤二禮莫大於配天既祭天以祖配矣而仍
不爲祖立廟豈宗廟之禮反隆於配天之禮而乃靳之
耶其誤三配天以功德不限定何世之祖而曰不爲立
廟親盡也豈有功德者皆在應祧之廟耶況祖以功建
故無可毀之理若親盡而不立廟又與祧廟何異其誤
四小記之文本言禘祭太祖所自出而以太祖配之如
商禘嚳而契配周禘嚳而稷配耳與祭天配天何與而

乃以禘爲祭天以配爲配天其誤五凡鄭康成馬昭之
謬皆原於韋元成之論歷代諸儒久辨其誤而王鳳喈
猶承譌踵謬莫知其非謂四親與受命王不毀爲五原
是定制夫以天子之尊而下與諸侯同是無君臣之等
尊卑之殺也況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
殯五月而葬喪事之序尚有尊卑豈宗廟之重而反無
上下之分耶且天子之廟止於七何也太祖之廟創業
之始百世不遷者也必三昭三穆者四世其服已窮然
猶緦也五世同姓已殺然猶免也至於六世然後親屬

云七廟雖不言周室其實是專指周制以諸書皆周儒筆也夫他無所據而祇以周儒所記卽爲周制已屬臆斷況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疏云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夫同一王制也鄭氏以爲殷制王氏强以爲周制是王鳳喈久爲鄭氏之佞臣今又爲鄭氏之叛臣矣其謬五也又謂四親當言昭穆二祧非以昭穆而王制云三昭三穆蓋記者順文并言之

耳夫文武當周之初其昭穆固已定矣雖居親廟之中而昭穆有常所謂仰惟穆考率時昭考是也卽當懿王孝王之時建立世室而文居后稷之右武居后稷之左其昭穆仍依舊而不亂使文武世室不論昭穆何以至春秋時富辰尚言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邘晉應韓爲武之穆乎乃王氏謬謂文武不當言昭穆以爲四親廟之證而不知與傳記相悖其謬六也又謂喪服小記云王者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注證以衞侯元事言適子雖在而得立四親王肅乃以王爲受命始基之王此何所據夫名爲庶子王而證以侯國事於義既不可通且上有闕文於禮亦不相協此庶子王亦如之者愚以爲承上諸侯立四廟而言之耳言庶子有爲受命創業之王承大宗七廟之重不得顧其私親亦立四親廟與諸侯同如光武中興自承孝宣元成宗廟之統而別立南頓以上四親廟使郡國侍祀下如諸侯之制卽其證也王氏乃以爲何所據獨不知禮以義起耶其謬七也又謂呂氏春秋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作僞者取其文而加以改竄夫可以觀怪是莊

周齊諧之說也可以生謀是管商權詐之計也王氏亦知御覽引爲商書逸篇其書乃齊梁間所爲假託徐邈注以自重矣若尚書聖經經聖人之刪定有如是之駁雜語乎況尚書與呂覽所引四句之中祇易四字而純駁之分不啻珠玉之與瓦礫亦可知尚書之精非後世所能僞爲矣乃王氏以咸有一德爲改竄其文是入芝蘭之室而欲雜以鮑魚之臭也其謬八也夫天子七廟記傳均有明文況尚書經聖人之手尤爲確證且劉歆辨之王肅正之韓昌黎亦議之至程朱而其論大定乃

王氏膠於鄭康成之說注而并執馬昭韋元成之謬論以遵緯而駁經其爲害於學術人心豈有旣哉余故不憚詞費歷正其非使後之君子有所折衷焉

閻如璩云咸有一德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本倣國語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禮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但二者皆以民非后在上興起下后非民乃是告君語義今倒置之則是告民語義不容出伊尹對太甲之口矣

文無定體惟其是爾況尚書聖人之經而可執一以賊

道耶夫君民相須之理古今同然惟文義各有指歸則言辭不能一致彼禹謨之言衆與后也謂人君失衆則罔與守邦所以上承民之可畏而下儆在位之宜慎也至太甲之言后與民則無仰承俯注之辭而有交警互成之義蓋伊尹喜其君之終德已與禹謨文義不同矣若咸有一德則君民維繫之理前已盡言而上下使事之情自有定分故伊尹之心又進一解若將使其君爲堯舜也者欲太甲略以貴使賤之文擴取人爲善之量夫天以理賦人散爲萬善人君能樂取萬善之理乃可

充滿一德之全苟自廣以狹人則匹夫匹婦不得自盡一善之不備而一德之休亦不能足其分矣故伊尹之自任也一夫不被其澤則有內溝之憂而其告君也一夫不能進善則有撻市之恥此皆伊尹素志必使其君主善爲師之量無一人之不盡無一善之或遺焉則其告君之精切固非比校字句者所能知也閻百詩不知此義乃謂以上興下方是告君語義亦淺之乎其讀書矣

姚際恆云咸有一德篇中凡句末用德字者十一乃陳戒

于德常厥德夏王弗克庸德眷求一德咸有一德惟天佑于一德惟民歸于一德惟天降災祥在德惟新厥德臣爲上爲德可以觀德是也句末用一字者四德惟一終始惟一惟和惟一協于克一是也句末用一德字者四眷求一德咸有一德惟天佑于一德惟民歸于一德是也其句內所用一字德字不在此數通篇將題字面糾纏繳繞此殆學語者所爲耳

咸有一德伊尹傳道之書也自堯舜開執中之統歷聖君賢臣次第推闡以迄伊尹始啟一德之傳已可謂闡

發盡致矣其理則精粹而不雜其序則整肅而不亂蓋
有非元聖不能作者夫其言之成理也則德無常師數
語爲最精張南軒曰書自危微精一數語外惟此四言
爲精密但大舜聖人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鋩耳
朱子曰大抵此篇袛是幾个一字上有精神此心纔一
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故所謂一德者語其理則純壹
而不二語其運則流行而不息語其大用則包括而無
遺者也夫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明萬殊之理善
統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一本之原惟博而求之於

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乃能泛應曲當而各
得其宜孔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卽是道也若夫其言之
有序也則首言天命之靡定而以德之常否爲興亡之
幾夏之亡不常其德者也商之興咸有一德者也一與
二三之所由致也次勉太甲以日新既克成君之一德
又愼求臣之一德至於主善而協于克一乃能擇天下
之善而執萬事之中追萬姓咸知王心之一則一德功
化之盛洋溢海內矣末又推取善於民以終一德之義
此皆萬化之原萬事之本聖道之純全聖功之極致固

非拘文牽義者所能少窺其萬一也彼姚際恆者末學
小生不過習制藝之微爲口耳之學耳乃囿於俗學之
餘習而謂句末用德字者十一用一字者四用一德者
四繳繞題字如學語者之爲是以評制藝之伎倆而欲
施之於聖經也彼召誥之言命也句末用命字者十九
而句中者尙不在數亦將以此爲召誥病乎此皆小兒
强作解事者也井蛙不知滄海蜉蝣難語歲時況與之
論天地之大古今之遙不且驚怖聖言如河漢哉
郝敬云篇名咸有一德似是較數故曰咸有猶各擅一長

云爾今所言皆純一意則伊尹不合自矜與湯咸有此一
殆後人依題擬撰遂揀湊砌而乏天眞
郝京山經解本多謬妄錢牧齋文章之士尙闢其謬蓋
明季之瞀儒也況所駁古文尙書其私心邪見膠滯胷
次無復平正之理故淺俗尤甚今謂篇名一德似是較
數猶各擅一長云爾使湯與伊尹袛有一節之長不知
征葛之後天下何以嚮應若此得非天佑一德民歸一
德耶而謂各擅一長何其識解之卑卑也且伊尹以元
聖之德作此精粹之文以自矜其德欲何爲乎豈伊尹

公天下之心反不如郝氏胥中猥瑣之態耶夫伊尹以堯舜其君自任者也今以一德告其君蓋欲勉嗣王以法祖以成其自任天下之志而何自矜之有是以黼黻藻火之絢爛而矇瞍謂之不章也京山真妄人哉

王鳴盛云九有句本墨子非樂九有以亡二三本詩二三其德左傳成八年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終始惟一本荀子終始如一

惠棟云復辟本洛誥朕復子明辟告歸本戰國策商君告歸常厥德本易恆其德厥德句本易不恆其德庸德本中

庸庸德之行皇字本詩皇矣上帝監方本詩監觀四方神主本詩百神爾主矣九有本商頌奄有九有革夏本多士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服厥命本召誥茲服厥命又今王嗣受厥命終始句本荀子議兵篇終始惟一日新本大學苟日新常師本論語而亦何常師之有

尚書古文辨惑卷十

說命

宏農張諧之敬齋父

王鳴盛云亮陰三年不言襲取無逸坊記喪服四制論語春秋繁露竹林家語正論解雜湊成文又說築傅巖之野本竹書紀年史記孟子離騷墨子說苑潛夫論作僞尚書者采取諸文而參合增釋以入之

王鳳喈引無逸六書以攻說命亦可謂博聞强識矣夫喪服四制論語繁露家語之引書皆無逸之文也而坊

記引無逸之文謂爲高宗之言舛誤尤甚要皆祇亮陰三年不言六字而已今以校說命之書則王宅憂亮陰四句所同者僅亮陰三言四字耳夫以無逸之六書僅止一書所引之經文僅止六字又與說命之相同僅止四字王氏乃以爲雜湊成文余不能知其何說也夫六書祇屬一書則不可謂之雜非集眾書以成一書則不可謂之湊今所引者六字相同者四字而即詆爲雜湊也豈其不識字義耶何昏昧如此也至說築傅巖之野亦祇六字王鳳喈復引七書以攻之考竹書紀年武丁

三年夢求傅說得之史記殷本紀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孟子傅說舉於版築之間離騷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墨子尙賢篇傅說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說苑善說篇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秕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濟夫論論榮傳說胥靡而井臼處虜也此七書者與說命相同祇說築傅巖四字耳乃王氏不憚煩勞博引羣書以爲四字襲取之證且謂采取諸文而參合增釋以人之大相同祇四字而尙何參合增釋之有且尙書經文祇

言傅說之築耳卽孟子版築離騷操築均屬符合無胥靡之說也自墨翟有帶索庸築之言賈誼有傅說胥靡之賦而司馬遷遂以胥靡誣之夫以傅說王佐之才天民之量斷無身爲胥靡亦豈有爲刑徒庸築之理此猶戰國縱橫之徒造割烹要湯之事爲食牛干穆之言以掩其頑鈍無恥之過而不知干名犯義聖賢之所不敢出也在司馬遷之識固悖於聖人而王鳳喈之心亦昧於聖道夫既不能知聖賢之心迹況能辨尙書之眞僞哉

閻若璩云案古文襲今文之誤如無逸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說命則亮陰三祀旣免喪其惟弗言以爲相表裏矣不知無逸其惟二字是承上三年不言語氣則上句不言二字不可删也又是起下言乃雍語氣則下句言乃雍不可删也今上下皆删獨留此句其惟二字竟無著落語氣不完何以便住

閻百詩以無逸駁說命旣不知尙書之體製又不解文義之指歸而憑臆私造大似盲者論日祇成叩槃捫燭之見者矣夫商臣之記說命與周公之作無逸兩不相

謀者也商臣紀所見以敘其君之事故其文直而詳周公述所聞以戒其君之逸故其詞曲而婉兩者詞不相同理自各足而何相表裏之有故無逸之論高宗也而曰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有猶豫不定之意焉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惟字作有字解見玉篇卽論語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之意也皆委曲以告其君之辭也若說命之紀事則不然首言宅憂亮陰重喪禮也次言三祀免喪紀服闋也其惟弗言惟字作獨字解見博雅言三年之後猶自不言也夫三年不言禮也至免喪而猶弗言則於禮

爲過此羣臣之所以咸諫也皆直書時事無少委曲故無適其惟二字放得活而說命其惟二字頓得緊文義不同字義亦異乃閻氏不能深通其義肆行詆諆試問惟字有何無著語氣有何不完而欲執一以賊道耶況古文今文各自成篇夫誰刪之而誰留之閻氏其殆病中作譫語乎吁誤矣

王鳴盛云國語白公子張諫靈王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

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作僞者全取國語以成此篇餘祇增潤數句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曾有之乎賈逵唐固謂此卽說命昭引之而斷其非云其時未得傅說則昭之意以爲說命皆得說之後所作而此段乃未得之前敘述得說之由非說命本文作僞者據孟子引若藥二句爲書詞故斷爲說命本文不從韋昭又王符潛夫論所載與國語略同作僞者亦兼取之

王鳳喈謂說命全取國語以成篇甚哉其好詐也夫白公子張之諫楚靈王也引武丁之事取說命之文惟欲其王之納諫而已而左氏文章之士割裂經文不能全符經義其引自河徂亳也列諸篇端則於文義不相屬

其引默以思道也忘卻宅憂則於事理不能通其敘象夢以求傅說也則其辭繁冗而不簡其述津水以及天旱也則其語俗俚而不文計與說命半同半異者以入于河等十九句其同者祇自河徂亳等七句耳夫王氏固專校字句者今謂以國語成說命餘祇增潤數句豈尚未尋行數墨耶何虛詐不實也嘗試考說命之文共一百七十二句使除國語所引之詞二十六句豈祇餘數句耶王鳳喈校勘之學而悖謬若此亦欲妄語以欺人者矣王氏以爲伏生二十八篇中無有如說命者乎

獨不見左傳季文子之對魯宣公耶其言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此皆引虞帝之事用舜典之文亦出左氏而與尚書有同異之不齊者也又不見大學之引秦誓乎若有一个臣一節形容君子好善之誠與小人蔽賢之隱慝切詳盡其詞居秦誓之少半而其理爲孔曾之所並存此皆

伏生今文與說命同爲傳記所引王氏亦將謂取左傳以成舜典取大學以成秦誓乎其亦可以翻然悔悟矣至謂賈逵唐固謂此卽說命昭引之而斷其非尤屬大誤案國語武丁於是作書下韋昭注云作書解卿士也賈唐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傅說夫韋昭賈唐之注皆注武丁之作書也韋昭以作書爲解卿士之意賈唐以作書卽說命之文故韋昭以爲作書之時未得傅說至得傅說升以爲公然後乃作說命也亦見韋注韋昭亦未見古文尚書者故意以朝夕規諫之下爲說命

之文而不知武丁作書亦史臣記事之文也王氏以爲說命皆得說之後所作夫既得說而升以爲公矣則使說進諫之詞尚非得說之後耶尚非說命之本文耶王氏於韋昭之注尚不能案其部位知其文義而惟說命焉是詆殆猶聾者不能聞鐘鼓之聲而妄欲審音以正樂也何其悖耶若王符潛夫論所載則與國語頗異而與說命正同其言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

能中興稱號高宗夫王符當東漢之季計其時古文尚書散逸民間而王符親見之故能獨闢蹊徑引說命之文與國語不同乃王氏以爲尚書兼取之尤所謂失是非之本心者夫以古文爲魏晉間之僞作也倡自閻百詩而王鳳喈踵譌而和之者也計王符至魏祚之終大約不過八九十年耳當是時竹木雕刻工費既艱帑帛罷書亦非易事王符以草茅之士庶孽之子爲鄉黨所不齒雖著書三十五篇誰復於華門圭竇中發潛德之幽光者況天下大亂兵燹橫起安定地處北邊寇亂尤

夙且久潛夫之論得不燬於兵亦云幸矣乃欲家傳而戶誦之以為作說命者采取之資豈非悖謬不通之論哉迨范蔚宗後漢書出人始知有潛夫之論然已遲而非事理之實矣嗚乎若王鳳喈者不知義理不通時變祇口耳之小儒而已

惠棟云顧氏炎武謂相之名不見於經而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案外傳祇云升以為公墨子亦云傳說庸築乎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無作相之事此梅氏之漏義也

顧亭林謂相之名不見於經亦謂三代以上無宰相之

名耳非謂六經無相字之義也考易之泰象曰輔相天地之宜詩之桑柔曰考慎其相卽參諸尚書太甲之相亦惟終立政之勱相國家皆以輔佐為義非謂其作宰相也推至孟子七篇言相字最多所謂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亦皆以輔佐為義以虞夏有百揆之職商周有冢宰之任而絕無宰相之名也執此義以解說命所謂爰立作相者如瞽之有相亦置之輔佐之任耳其親正人也則置諸左右其喜從諫也則朝夕納誨皆所以格君心輔君德使之盡輔相之職非竟畀以冢宰之任也或曰然則武丁竟未用傅說為冢宰乎曰否觀中篇命總百官卽置諸冢宰之任也使當審象旁求之後得說傅巖之時卽立為宰相何至後來又命總百官不失之複乎顧氏於此偶失參考而惠定宇卽以為古文之疵非通經學古之士也夫丞相暴秦之官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相國丞相皆秦官故呂覽亦曰相者百官之長也與總百官同而官名則迥異惠定宇能通此義何至以古文說命為詬病哉

姚鼐云呂刑者呂侯作是篇以命四方司政典獄有邦有

士者也其首曰惟呂命既乃曰王曰猶周公曰王若曰例也惟呂侯命曰吾王享國百年年既耄矣而不敢自息猶大度作刑以詰四方此呂侯善則稱君詞也下皆述王之語至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復是呂侯之詞言凡受王民者當奉王訓而已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言呂侯告命人以穆王欲訓諸夏以贖刑故呂侯作是書耳經師失其讀以呂命為句謂穆王作是篇以告呂侯與其通篇辭義既不相傳矣偽作古文者不悟其失乃于說命效之首曰惟說命而其篇內第高宗傅說相告詞耳其於文

義何由可通此非所謂竊之不中者耶
余嘗謂爲訓詁之學者矜奇立異率以私意武斷一切而不顧文詞之不能通且以是爲非强曲爲直而不知義理之失其正如姚姬傳之論呂刑蓋尤矯然而自異而不知其解經支離而不可通也夫尚書之名命者自說命以迄文侯之命凡九篇若原命巢命諸篇則書亡其君陳君牙雖不名命亦命也皆以君命臣之詞也若呂刑則穆王欲用贖刑而篇首有惟呂命之文與他篇不類惟孔傳謂呂侯受穆王之命爲天子司寇文義尚

可稍通乃姚氏則以呂命爲呂侯之命有邦有土也尚書有臣工之詞而亦可謂之命者乎是無上下之分也其誤一至篇首惟呂命四句皆史臣紀事之詞其餘皆穆王之詞無一語及呂侯卽篇末受王嘉師亦謂諸侯嗣世子孫牧朝廷之良民當鑒茲祥刑而已蓋爲勉勵之詞以詔來世非上有王曰而下忽爲呂侯之詞也乃姚氏不知呂侯承王命以作書則呂書皆成王言而妄以篇首史臣之詞爲呂侯之命同官復以篇末穆王之言爲呂侯之命後世是雜亂而無章也其誤二若書序呂命二字本沿經文之誤文不成句故陳氏大猷疑有闕文乃姚氏以呂侯告命人爲解旣支離而不可通以經師失其讀爲言尤顚倒而悖於理夫不以呂命爲句而謂呂侯命穆王訓夏贖刑文義其可通乎是冠履之倒置也其誤三凡此皆今文之可疑而於古文無涉也自蔡九峯以惟呂命之不類而云與惟說命意同以見訓刑爲呂侯之言猶孔疏言篇名呂刑而經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乃姚姬傳緣此而波及說命謂於文義不可通夫呂刑爲訓刑之書惟呂命三字成文

於上下不能相屬而說命爲命官之詞惟說命六字爲句於詞義何所不通故高宗之用傳說也命總百官畀以冢宰之任非如呂命含混其詞並無司寇之文也夫義理天下之公也其文義之通與否有志窮經者無不知之乃姚氏誤以惟說命爲句而不自知其語之不可通反咎經文之不能通使其知說之命總百官爲一句也得無自恥其詆古文之無謂乎
王鳴盛云畢子尚同中篇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

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下篇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說命中篇本此

余案墨子尚同三篇語其篇則重複而無序言其詞則雜亂而不成文論其理則欲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而以上帝天鬼降罰恐之此豈非異端惑世誣民之邪說哉乃閻百詩既以墨子雜湊不解之語攻聖人之經而王鳳喈復以墨子支離不句之文駁傳說之命嗟乎儒風不競邪說肆行之二人者皆當

聖明之世讀孔孟之書而叛儒入墨反以異端之糟粕駁聖人刪定之書不其傎乎

閻如璩云傳記引書有本非韻語偽作者每竄改以圖叶韻如禮記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改兵字為戎以下與躬叶此屬其狡獪處

閻百詩利口幡幡反覆無定其引呂覽攻禹謨也帝德廣運六句運神文君本屬有韻而閻氏以為無韻其引荀子攻仲虺之誥也能自得師四句王亡裕小本屬無韻而閻氏以為有韻翻雲覆雨已可謂輕薄不足數矣今緇衣引兌命惟口起羞四句而曰本非韻語是作緇衣者之謂戎為兵非說命之改兵為戎也夫戎與躬為韻是三百篇兩句一韻之例尚得謂之無韻乎況緇衣之引說命者二爵罔及惡德則謂罔為無政事惟醇則謂為立而正事黷于祭祀則謂為純而祭祀其句字既多脫謬其文義復多乖謬亦將謂作古文者改竄之以圖文從字順乎乃閻氏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耶

王鳴盛云緇衣引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此取之而改艱奧作平易語又離析其文

王鳳喈據緇衣之所引以攻說命既不能辨其理之粹與不粹又不能知其文之通與不通而妄言害道可謂以謬句詆經訓者矣夫緇衣之引說命也所以釋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也乃即其所記之言核其所引之書得無以祭祀事神釋卜筮歟何其義之隔閡而不能通也況爵僅無及惡德而已而無惟其賢之文將爵可以及庸人乎是義理之不足也民立而正事謂之不敬矣將立而邪事乃可謂之敬乎純而祭祀是為不敬矣

將黷而祭祀乃可爲敬乎此皆悖於理滯於詞非聖賢之言不可爲訓者乃王氏以艱奧稱之天下有悖理害義舛誤不解之文而可謂之艱奧者乎則知近人之以今文爲艱奧古文爲平易者皆皮相之士而不知聖人之大道者也今以說命校之則爵罔及惡德者言任官也得惟其賢以成之而其理中正不偏矣是緇衣割裂經文之誤也民立而正事者政事惟醇之譌也言爲政之本也心安於義理之正則政事皆得其當矣純而祭祀是謂不敬者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之譌也言祭不欲

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故曰禮煩則亂非如緇衣之以事煩而亂也此三節者各自爲義且上下相隔四節本不連屬而作緇衣者不能深通其文誤牽混而一之且割裂譌舛不成文理乃王氏不知緇衣牽合之誤而妄議尙書離析之非是不知本末之序並無復是非之公也天下有學識淺陋私意紛拏如王氏者而尙欲以小人之見攻聖人之經不亦玷儒林而羞當世讀書之士哉

閻如璩云高宗肜日序以爲高宗祭成湯蔡傳謂其祭禰廟蔡傳近是矣至金氏前編出而論始定曰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史遷繫於祖庚紀內凡書之訓告其君多繫其所言之臣如仲虺之告伊訓無繫之君者此書訓體乃繫之君既非義例矣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則似若追書者史記之言當是也蓋繹祭之餘也以祭之明日繹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又曰典祀無豐于昵詳味其辭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雊雉之異乎則此書祖己以訓祖庚明矣太史公博極古書繫之祖庚當必有據夫既祖己以訓祖庚則典

祀無豐于昵之非高宗事亦明甚作古文者生於金氏之前錯解未正之日故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若與高宗肜日相表裏者抑豈料其錯解也哉凡晚出書之以錯解爲實事其誤如此

閻百詩博極羣書而喜奇好異慣用武斷以成錯誤蓋言之不論義理者今謂高宗肜日蔡傳近是至金氏前編出而論始定愚以經史考之金氏之言有不足據者五事則其論不可爲定也試歷言其事尙書雖有十體至名篇之義則因事立名毫無義例謂訓告其君多繫

其所言之臣無繫之君者似也何以伊尹之訓太甲告單之作沃丁皆繫其君之名乎其言之不足據者一也謂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無以廟號稱者此曰高宗肜日似若追書亦似也然高宗夢得說亦見諸說命之序將謂說命亦追書之書乎且高宗祭禰故名高宗之肜若使祖庚祭於高宗之廟則史臣之紀事必曰祖庚祭太廟不能祇言高宗廟祀也況所作者尙有高宗之訓能易高宗之訓爲祖庚之訓乎此其理不待智者而明矣其言之不足據者二也謂繹爲祭之餘君不親行

固也然有鼎耳雊雉之異則武丁之因災而懼與祖庚無涉矣使以廟號之故而以高宗之肜爲祖庚祭高宗之肜若高宗之訓又何詞以解爲祖庚之訓耶況周書成康之世以諡名篇若以高宗爲疑便生異議則成王之政（書序有成王政篇書亡）康王之誥又何以別立新義也此皆後儒嗜奇好異之病其言之不足據者三也且金氏之論以史記爲據謂高宗肜日史遷繫於祖庚紀內今以史記考之則尙書經文武丁與祖己問答全載武丁紀內金氏獨未見乎是太史公博極古書並未繫之祖庚

金氏何所見而云然也其言之不足據者四也考史記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此金氏之據以立論者但司馬氏作文特借祖己作書以爲武丁餘波而於祖庚之事無一語言及豈可據此便以高宗之肜武斷爲祖庚之肜高宗之豐昵臆造爲祖庚之豐昵乎況王若虛曰考之於書此篇卽祖己訓王之詞其曰高宗者史氏追稱耳諸篇皆然而云武丁旣沒祖己嘉之而作謬矣且立廟稱宗自國家之事豈能獨出祖己之意哉觀

此則史記不可信其言之不足據者五也至竹書紀年紀武丁二十九年肜祭太廟有雉來五十九年陟祖庚元年卽位居殷作高宗之訓一事分紀二年又若祖庚作高宗之訓者已屬紕謬至徐位山之箋亦仍金氏之意以殷本紀爲據而謂孔疏以爲訓高宗祭傳以爲祭禰廟二說皆謬且引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格王者至道之王高宗也訓于王者訓于祖庚也此尤悖謬之甚者夫肜祭太廟而有雉與尙書雊雉同其爲武丁事明甚卽祖己之言亦當時面諫之語觀史記武

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其爲當時問答亦明甚
且乃訓于王乃者繼事之詞皆一時之語非能隔二十
餘年之後也今謂格王爲高宗訓于王爲祖庚將武丁
二十九年祖庚已嗣位爲王乎況紀肜祭有雉於武丁
而不紀尙書之文紀高宗之訓於祖庚而不追言雉雊
之事兩事各不相涉與書序史記不同乃徐位山不言
高宗之訓而强牽高宗肜日以入祖庚無乃與竹書自
相刺謬乎此亦近人武斷臆造之痼疾欲於金氏論外
另生枝節故並闢之其言之不足據者六也若閻百詩

之意則與金氏迥異金氏不過誤據史記耳若閻氏則
心以毀經而多私識亦以尋釁而多謬其尊金氏之論
也不過借其言以證爲祖庚之肜非高宗之事則典祀
豐昵之戒已成落空而黷于祭祀之文胥成僞作夫說
命與高宗肜日兩不相涉者也自孔傳之解黷于祭祀
也謂高宗之祀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而閻氏投間
抵隙以金氏爲定論則孔傳卽爲錯解而高宗之豐昵
亦無實事以證其僞傳與經同出一手之意而不知金
氏之說不可據也夫金氏之論不定則謂晩出書之以
錯解爲實事者皆閻百詩之妄以實事爲錯解者也其
貽誤於經學可勝歎哉

王鳴盛云竹書紀年云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
于甘盤是言居河就學於甘盤非旣學之後復入於河也
此書雖亦係晉初束晳等僞撰而此條尙屬可信故白公
子張云武丁入于河往就學也自河徂亳入卽位也今僞
書乃以爲學後居河與情事不合且此自河徂亳句及下
文爾交修余罔余棄句皆白公子張之言並非書詞細玩
原文自明今入之高宗口中皆非也

王鳳喈引竹書以攻說命是信野史而疑聖人之經也
可謂徇末忘本者矣夫竹書晩出雖非束晳僞撰而作
於戰國雜學無識之士故所紀三代之事每與經文相
悖如伊尹之放太甲而自立也太甲之出桐而殺伊尹
也而欲據之以攻尙書自非愚昧無知豈復顚倒至此
故讀雜書者必以聖經爲準其合於經者取之其不合
者置之而已乃王鳳喈私心用事同其私則以爲可信
異其私則以爲僞書且旣名爲僞書矣而凡與尙書有
一二字之相同者則以爲古文襲用之如引竹書傳說

視學以爲說命言學襲取之證此豈非胷無是非信口
亂道之過哉今引竹書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也謂說命與情事不合余則以爲不然夫武丁之言舊
學于甘盤也計必自童年始是養正爲作聖之本也其
入宅于河也小乙欲使知民間之疾苦故令與小民同
處無逸所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者也至自河徂亳則
命回亳都立爲世子也其事皆有序而不可亂其文亦
最明而不容誣故甘盤小乙之舊臣也以商王之大臣
教天子之元子計必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

則有師始能喩教以養成其德何至從師野處獨不畏
習俗移人乎夫以知識甫開之時而令出居於外以就
甘盤之學吾恐內無嚴憚之心而外有紛華之漸則知
誘物化將有日流匪僻而不自知者矣此居河就學之
說揆之事理而斷不可行者也其既也爲學既有得矣
乃可使歷練世故以知小民稼穡之艱故其遯于荒野
也則與田夫同畎畝之勤而其入宅于河也又與小人
共室家之業至疾苦咸知始能化其驕貴之習而上下
之情以通然漢宣帝久處民間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

失而學無所得反謂王霸雜用而不知聖王之大道者
矣此入宅于河斷在從學甘盤之後也夫學中之根柢
既深而田間之閱歷又熟然後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
而國以治戴記所謂一有元良萬國以貞者也故其終
之自河徂亳也卽策立爲世子時也乃竹書以居河就
學皆爲世子時事夫世子國之根本也常則問寢視膳
變則監國撫軍豈可使遠離君側故孔沖遠曰殷道雖
質不可既爲太子更與小人雜居是竹書之蔽尙不如
孔疏之明也乃王氏以爲於情事不合夫豈知古者建

儲定國教養世子之深意哉若白公子張之言所謂武
丁入河往就學自河徂亳入卽位者皆王鳳喈誣造之
辭而國語無是也夫國語既未引甘盤之事矣其謂武
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似入河在德成之後
非初學之時亦不言入河爲何事王氏何以知入河之
爲就學也豈其德通神明始就學於甘盤耶抑王鳳喈
誣造技熟並欲僞撰國語及增竄白公子張之言耶且
既以竹書紀年爲束晳僞撰之書而反強補國語之闕
何擇言之不精也至自河徂亳亦國語之辭入白公之

口似若子張之言矣而謂爾交修余罔余棄句亦爲子張之語則又謬妄之甚者考國語白公申言前事若武丁之神明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夫使說規誨箴諫者武丁使之也其下曰字爲武丁之言乎抑爲白公之言乎且曰必交修余是命傅說交修武丁耶抑令傅說交修子張耶所謂無余棄者棄武丁耶棄子張耶此其義不待通人而後能明矣乃王鳳喈以爲白公子張之言並非書詞豈其不通文義耶抑私意橫生則雖顯見易明之事亦能使黑白變色東西易位也嗚乎悖已

梅鷟云後漢書傅毅迪志詩云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注言傅說功比伊尹詩又云爰作股肱書則云股肱惟人詩又云俊乂式序書則云旁招俊乂詩又云啟我童昧書則云啟乃心詩又云清我濯溉書則去沃朕心皆本傳詩

余夙讀傳毅迪志詩慨念傳毅當東漢明章之際古文尚書散逸草野未立學官而當時文人學士多好尚之詩言二迹阿衡克光其則者卽高宗所謂罔俾阿衡專美有商者也詩言爰作股肱萬邦是紀者卽高宗所謂股肱惟人四海仰德者也此亦東漢文學之士引用說命之一佐已乃梅鷟則以爲說命之文襲取傅毅之詩豈非所謂非意相干者耶夫古文雖晚出遠在范史之前迪志具載范書餘不多見何由知傅詩而襲之況傅毅之作詩也以傅氏之遠裔搜傳說之故事所謂數典而不忘其祖者也其事順而易若古文尚書卽使誣爲僞作豈能知傅毅之用說命也者何由旁搜而遠討之乎梅氏已可謂蒙蔽之甚矣至所引餘詩尤屬無謂夫詩謂俊乂式序者言漢之中葉傅介子傅喜輩以功封侯耳於說命無涉也若以旁招俊乂爲剽俊乂二字則皐陶亦有俊乂在官之謨不近取尚書而反遠取漢詩有是理乎卽詩言啟我童昧與書之啟乃心祇同一啟字耳不知堯典之啟明君牙之啟佑何篇不可用而遠於漢詩求之乎吾恐梅氏童昧之見亦無可啟之日也至詩云清我濯溉與書之沃朕心一字既不相同文義

復不相似蓋幾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矣乃梅氏則以爲
挹彼注茲也豈東漢之清泉尚能沃及殷商之中葉乎
亦可爲一笑已
王鳴盛云作則本左傳昭公六年叔向曰聖作則高后本
盤庚惟木二句本家語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總百官
本竹書紀年成王元年命周文公總百官樹字本左傳文
十三年天生民而樹之君天聰明本皋陶謨天聰明又法
言惟天爲聰惟天爲明欽若本堯典欽若昊天衣裳本管
子大臣有善衣裳賀之爵德本荀子性惡爵不踰德有備

無患左傳襄十一年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啟寵四字左傳
定元年士彌牟曰啟寵納侮言惟服本詩我言惟服非知
二句本左傳昭十年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司馬
法非知之難行之難甘盤本君奭時則有若甘盤和羹本
商頌亦有和羹又左傳如和羹焉多聞句逸周書芮良夫
解古人求多聞以監戒師古句史記秦始皇本紀事不師
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又學記引兌命敬孫務時敏厥
修乃來又兌命學學半又兌命念終始典于學文王世子
亦引兌命念終始典于學學記教學相長又教學爲先竹

書紀年武丁六年命卿士傅說視學養老先正本文侯之
命亦惟先正緇衣昔我有先正詩羣公先正保衡本君奭
時則有若保衡堯舜本孟子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
哉若撻于市本孟子若撻之于市朝格于皇天本君奭時
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明保予本洛誥公明保予沖子阿
衡本詩實維阿衡拜稽首二句本左傳僖二十八年重耳
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惠棟云宅字本顧命恤宅宗免喪本左傳請免喪而後聽
命弗言本論語三年不言以台正于四方三句本呂覽高

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
恭默本嵇康幽憤詩奉時恭默思道本楚語君子獨居思
道夢字本書序高宗夢得說說築本孟子傅說舉於版築
之間傅巖本書序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相字本史
記舉以爲相惟木從繩二句本說苑木受繩則直人受諫
則聖奉若天本揚雄劇秦美新奉若天命多聞句本楚語
人之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先王本孟子遵先王之法而
過者未之有也愆字本孟子詩云不愆不忘堯舜本曹植
求通親親表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本孟子匹夫匹

婦烈祖本商頌嗟嗟烈祖

尚書古文辨惑卷十一

宏農張　　　著

[印]

泰誓上

姚鼐云告天下者曰泰誓告一方者第曰誓伐紂雖以諸侯從然戰但用西土之人耳故須重誓而泰誓之辭則更簡史記所載是也明乎此而今僞泰誓三篇不待辯而可斥矣

案泰誓篇名古者泰與大同以篇首有大會于孟津故曰大誓猶大誥篇首有大誥爾多邦故曰大誥也乃姚姬傳則分告天下者曰泰誓告一方者曰誓已可謂矜奇立異矣夫牧野之誓師也其告友邦冢君與泰誓同其告三卿亞旅之屬卽泰誓之御事庶士也惟加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遠方蠻夷之後至者耳其所誓之衆加於泰誓豈一方之衆反多於天下耶何所見之偏也至詆尚書爲僞泰誓而以史記爲泰誓尤屬荒謬考史記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絶于天毁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

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夫計史記之文可謂簡矣然惟毀壞其三正及乃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爲司馬氏之文餘皆與牧誓相複武王爲民伐暴乃竟無可措辭耶夫啟之伐有扈也所謂怠棄三正以不守夏后之正朔也今曰毀壞三正豈紂不須正朔乎吾恐襲取而失其義也至爲淫聲變正聲卽使師涓作新淫聲也夫武王伐紂將以救民也今所謂用婦言毀三正離昆弟作淫聲者皆非降災下民毒痡四海之事也武王弔民伐罪何以致八百諸侯不期

而會乎試與泰誓校之則聖經道理之正大辭氣之簡重相去遠甚乃姚姬傳以史記爲眞尙書爲僞得無倒亂是非耶自閻百詩開毀經之竇士之陷於顚倒見者不知凡幾矣閻百詩以湯誥無可攻之隙也見史記有湯誥則反覆而稱贊之非不知其陋也欲以尙書爲僞湯誥也今姚姬傳見史記之泰誓而亦以尙書爲僞泰誓也豈程子所謂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者耶朱子云古文自是莊重如孔安國書序并注中語非西漢文章祇是六朝軟慢文體因舉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伐紂卽史記所載泰誓言詞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也觀於此言可以知姚氏輩識見之卑學術之陋矣

姚際恆云伏書之誓甘誓湯誓牧誓費誓泰誓凡五篇誓辭之體以行軍政令及賞罰之法爲主雖記當時告衆之言亦可見一代之兵制豈徒醜詆敵國如後世檄文乎亦有略數敵罪如甘誓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湯誓舉桀之時日曷喪牧誓舉用婦言今泰誓三篇僅有賞罰二語絕口不及軍政惟是洗垢索瘢若恐不盡誓辭至此蕩然埽地矣

伏書之誓雖有五篇然甘誓則上伐下也費誓泰誓則敵國相爭也其事之大小不同故文之繁簡亦異惟湯誓與泰誓同事而泰誓與牧誓同時皆處君臣之大變而又值天人交應之時聖人之不幸也彼啟之告六事也皆行軍之常耳若湯武之放伐而無誓則興師之意不明而犯上之罪滋大故弔民伐罪必歷述其賊仁害義之實使天下共知之而亂臣賊子始不敢藉口以誣其君此聖人之心光明正大非故洗垢索瘢也其不同於諸誓者一也聖人見天人之理極明而知君師之責

甚重故湯言民有恆性惟克綏猷乃可以君臨天下武王言人爲最靈惟屬亶聰乃可以作民父母此其開性學之原立皇極之本使天下後世之爲君者知稍不盡職卽有愧於爲君也故吕東萊曰此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彼俗儒烏足知之其不同於諸誓者二也然湯又不如武之繁者則時爲之也啟之誓寥寥八十字耳至湯誓則漸多矣迨誕告萬方而愈多矣若武王之泰誓則上篇以誓諸侯中篇以誓羣后之師下篇則誓周邦之眾士也風會趨而愈下文告積而日繁其不同於

湯誓者三也維紂罪浮於桀故湯之告眾曰割夏邑而已至仲虺則曰民墜塗炭矣湯誥又曰萬方百姓罹其凶害矣然猶不若紂之甚也若武王之數紂則沈湎冒色二節言虐民慢天之實也播棄犂老數句言臣下皆化於惡也狎侮五常二節又皆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之事也其誓眾分三等雖雜出而不嫌於重其流毒亦多端惟歷陳乃可平其氣當是時會者數十萬使一語不切其能服天下之心哉此不同於湯誓者四也若夫鳴條之戰惟亳邑之眾耳至孟津之會則諸侯皆以師從

其上篇之告諸侯也祇曰永清四海中篇告諸侯之師也勉以立定厥功皆未至於戰期故未責以戰事非不告之以行軍政令也至下篇則告周之眾士也想文王服事殷紂則周民之被虐與亳眾正相反迹其水深火熱民之積恨已深其情形愈切其辭色亦愈厲非因賞功戮罪始能作士卒之氣也其不同於湯誓者五也至牧野之誓將戰之時也其士女元黃實篚其小人簞食壺漿皆聚商郊故武王之數紂也祇取其害于家凶于國及姦宄于商邑者言之雖誓師之詞亦所以慰商民

也惟是一人不戒百夫趑趄故自諸侯卿士師卒之長夷狄之酋皆誓戒之其進退擊刺之法與迓奔殺降之戒均具此篇夫泰誓詳於天人之理而略於號令之粗以其無戰事也牧誓則詳於行軍之規而略及賞罰之政以其臨敵時也昧者不察乃岐泰誓牧誓而二之夫文有古今之分豈武王一人之事而亦有古今之判哉其不同於湯誓者六也學者知泰誓牧誓之不可分爲二事也則知姚氏之不通經義而所言皆拘虛之見矣王鳴盛云文王受命改元七年而崩武王十一年觀兵十

三年勝殷殺紂嘗日情事實是如此晚晉僞古文惟以七年作九年爲異其泰誓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滅殷與鄭同但泰誓上篇敘十一年觀兵中下篇始敘十三年滅紂今僞書略去觀兵發首即云十有三年則非也

古籍之誣聖人惟文武爲甚其原出於史記之陋而雜以符命讖緯之文經大儒辨正其理始明乃近世俗學變亂是非如王鳳喈之攻泰誓蓋其悖理害義之尤者也則試歷闢其謬夫史記之紀文王受命稱王也是司馬遷學識之陋也一沿於毛氏之詩傳（緜毛傳虞芮質成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而誤增西伯爲受命之君（周本紀虞芮俱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再誤於周詩及小序（大雅文王有聲文王受命其詩序文王受命作周也）而不知受命爲追述之文（周本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是誤以爲當時之詩）其言西伯陰行善諸侯來歸蓋以西伯爲陰謀取商矣至受命稱王追王古公公季則尤悖義之甚者夫商辛在位西伯嘗北面而臣之今而改法度制正朔是商之叛臣也孔子所謂服事殷者文王之至德竟如斯乎況大傳中庸皆以追王太王王季爲牧野之後周公制禮之事司馬遷即未見戴記竟不知君臣之大義耶夫

受命者受商王之命錫斧鉞專征伐者也非如乾鑿度之文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也史記既鄙無識而鄭康成惑於讖緯之邪說復以赤雀丹書爲文王受命之符其注詩書禮也數數言之以致經史徵引外誤相承大爲人心學術之害胡五峯曰文王致紂敬信得專征伐是紂與天下諸侯均入化育之中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稱王爲受命陋已文王得征伐之柄九年而薨故書曰惟九年大統未集安有稱王之事先儒妄生此論是以文王爲曹操司馬懿之流矣夫操懿尚不稱帝而謂文王爲之哉乃王鳳喈以文王受命稱王爲實事其謬一也至改元之說史記未明言而隱於後七年之內蓋以虞芮質成爲受命之元年也皇甫謐世紀因之謂文王四十二年更爲受命之元年是皆漢晉小儒之陋也考周書文傳解紀文王受命之九年言自受命專征之年數之此其九年非若改元則祇紀九年也況酆保解則書二十三祀小開解則書三十五祀以守商王之制未有以年紀者則知改元稱年亦史記之誤也若武王即位上續文王之年尤屬

誤甚考周書柔武解則紀武王元祀矣小開武解又紀武王二祀矣中間散逸文不能全以至克殷解陳于牧野未紀年月孔晁注十三年正月至大匡解始書十有三祀卽武王克殷之歲也則知上續父年亦史記之謬也故歐陽永叔曰泰誓稱十一年說者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幷數之爾遂以西伯聽虞芮之訟爲受命之元年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自後世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果重事與西伯卽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

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幷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夫周書可據如彼而歐陽氏之辨明著如此乃王鳳喈以文王改元爲實事其謬二也若夫史記之紀東觀兵至于盟津也則誤用僞泰誓之文而又譌作九年者也其曰武王自稱太子也白魚躍入王舟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也皆遵僞泰誓之說而本於中候我應之

文我應云文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孔疏渡河得魚是復告之旣誣聖人以叛逆之謀又啟後世以符命之僞司馬氏學不知道何意悖謬至此耶夫伐暴救民固古今之通義而君令臣共乃天地之常經使商辛之暴虐尚未至於微子去箕子囚比干死也則天命未絕人心猶繫君臣大義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武王乃觀兵盟津如孔傳所謂卜諸侯之心用示弱之計是乃劉裕朱溫之逆謀豈武王而肯出此況中庸稱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樂記謂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豈有觀兵更舉之事故

蔡九峯曰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有言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因僞泰誓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史記十一譌作九十三年伐紂史記十三譌作十一譌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未始有觀兵之事也且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傳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是蓋謬中之謬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脅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夫僞泰誓

既不可信而蔡氏之辨又已極明乃王鳳喈以武王觀兵爲實事其謬三也至古文尙書作九年則武成之經文所謂惟九年大統未集者也是史記之譌非尙書之故異也使周紀之七年不譌當如史遷之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矣何王鳳喈又用僞泰誓之說而以觀兵爲十一年伐紂爲十三年也得無自相抵捂耶故皇甫謐曰周書稱文王受命之九年惟暮之春在鄗召太子發作文傳夫九年猶召太子豈有崩於七年之理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而張守節正義亦曰七當爲九蓋以

太史公紀伐紂爲十一年與尙書相悖也乃王鳳喈仍以七年爲實事得無自相矛盾乎其謬四也若僞泰誓之書不知出於何時意必漢初曲學俗士采取緯書僞作此篇自董仲舒對策引之司馬遷作史用之人遂以爲眞泰誓矣而雜於伏生今文之中兩漢均爲所欺自古文泰誓出馬季長駮之而僞泰誓遂廢馬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鵰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案此泰誓文與孟子所引不同）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案此泰誓文孫卿受作紂）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案此泰誓文禮記受作紂）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夫馬氏辨泰誓之僞確有明徵乃王鳳喈於數千年後淆亂眞僞其所謂泰誓者今文之僞泰誓也其所謂僞書者古文之眞泰誓也復敢以泰誓無

觀兵爲非是以蘭芷爲不芳而喜聞鮑魚之臭也其謬五也嗟乎觀此五謬則知王鳳喈之小言破義邪說害正大爲人心之害此辨惑之所爲作也

姚鼐云王自周以前非天子號也猶曰君焉耳文王稱王無疑也三分天下有二諸侯皆奉之爲君矣然而不謂之僭何也文王服事殷而諸侯事文王何僭之有太史公曰周武王爲天子後世貶帝號號爲王周以王爲天子號故吳楚不謂之僭不可也夏商以帝爲天子號故湯文未爲天子皆稱王不可謂之僭也文王沒而謚曰文自周公始

於是有追王之禮王之稱於是嚴而不可干後世乃執周公之法而疑文王之事豈非過哉商頌曰帝立子生商元王桓撥易曰王用亨于帝太子晉曰黎苗之王此商周以前所稱帝與王未嘗不異其名實者也箕子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故曰天王文王稱王則有之矣曰天王爲天下王則未也

姚姬傳据史記而以文王稱王爲無疑可謂好異而悖於理者矣考史記殷本紀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此司馬遷之謬而姚氏所据以立論者也夫周天子之號爲王不待言矣謂夏商以帝爲號此亦史記之誤而稽之於經則不然故太史公之作夏殷本紀也皆以尚書與序爲本而少雜傳記以成文獨至帝王之號則與經相悖而不能相通如夏之帝啟帝太康也商之帝太甲帝武丁也皆以帝爲稱然成湯未嘗稱帝號曰武王亦殷本紀之文而商之子孫自尊爲帝可乎此又史記之自相抵捂者也稽諸尚書則唐虞皆以帝稱如唐帝則曰汝陟帝位矣虞帝則曰帝庸作歌矣其四岳羣牧則皆稱后如班瑞于羣后是也此史記

之合於經者也若夏殷之世則啟之告六卿也史書王曰允侯之掌六師也史書王命卽成湯誓師伐桀亦曰夏王率遏衆力未有稱爲帝者如殷之高宗肜日祖己以訓于王則曰王司敬民也西伯戡黎祖伊奔告于王則曰惟王淫戲也況武王誓師亦曰今商王受在彼夏王矣豈有如史記之以帝書者乃姚氏謂王自周以前非天子號也何所見而云然耶且史記引商書之二篇亦曰王勿憂今王其奈何矣不知何忽悖經而改爲帝姚氏又何所据而證文王之稱王也至謂湯文未爲天子皆稱王此尤悖義之大者夫湯誓之稱王也史臣追稱之詞也不觀亳衆之稱我后乎猶唐虞之言羣后亦曰我君焉耳況長發之禘祭也則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夫當其子孫之祭猶稱武王豈有北面臣桀之時擅稱王號如吳楚之僭越耶此亦不待知者而知其不可矣若文王之謚文不自周公始而其不稱王尤有明徵夫西伯戡黎史記與伏傳皆以爲受命之五年則稱王久矣乃史臣之紀尚書猶稱西伯也得非史記伏傳之誕耶況武王之誓師也五稱文考則謚文已十三年矣

追武成告廟始稱文考文王則其爲追王無疑而文王事殷之心已足大白於天下乃姚姬傳復藉史遷夏殷稱帝之誤以證文王稱王之非僭然考之尚書而不合稽之商頌而尤乖猶妄謂執周公之法以疑文王之事無乃考据不詳而立論好奇之過哉又引商頌帝立子生商與易之王用享于帝皆以上帝爲解與夏殷之稱帝無關至元王桓撥似可爲諸侯稱王之證矣然亦追尊之號而舜典無此也且商頌之美成湯也亦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成湯猶祇稱王則契之追王又何疑乎

若國語所謂黎苗之王則因九黎亂德三苗逆命擅自稱王是以夷其宗廟子孫爲隸其與文王之不稱王正屬相反今引以證稱王之非僭無乃與其私旨相刺謬乎至洪範之爲天下王與王省惟歲同春秋之書天王與王正月同皆未有以少異也使文而稱王與此又何別之有若姚氏者可謂好奇之士知道則未也

閻如璩云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書考之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月而不冠以時洪範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書年而不繼以時確哉朱子見也更以逸書考之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書年月日并書朔朏而不繫以時不益見朱子確耶唐孔氏謂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故日月時年皆具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如牧誓有日無月史不編次故不具也大抵史各有體例書不可爲春秋猶春秋不可爲書今晚出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耶

閻百詩用朱子古史不書時之說以駁泰誓可謂假前賢之言以濟其私者矣考朱子與林擇之書謂据伊訓

則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据孟子則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特加時以繫年以見行夏時之意又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拙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更煩子細詢考也夫既欲擇之詢考其非朱子之定論明甚特討論春秋忘卻泰誓之十三年春耳乃閻百詩見隙生心遂假此以爲攻辨之本其

引康誥多方也則證月而不時其引洪範金縢也則證年而不時然猶是朱子所引之尚書未可以概古史也閻百詩乃更以逸書證之所引伊訓畢命皆書年月日并及朔朏而不繫以時似可為不書時之一佐矣然考其文乃三統歷之說也夫三統歷乃劉歆顛倒五經為新莽作受命之證且紀年以紀歷亦可謂之古史乎其中亦有書法可與春秋參考乎何比擬之不倫也況其引伊訓也曰太甲元年史臣能以其君之名書元年之上乎商人稱祀能悖王制而改祀為年乎曰十有二月

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夫古者祭祀卜曰太甲當宅憂之際伊尹不能於正歲朔旦而代祀先王也其引畢命也則曰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然三統歷所引之篇乃畢命豐刑閻百詩以為百篇書內有此篇名乎乃閻氏不言豐刑祇云畢命得無左傳所謂掩賊為藏者耶此皆與尚書經文相悖而於理決不可通乃閻百詩妄引之以攻泰誓何其昧於邪正之大分也夫閻百詩於朱子之書非能知而尊之者也如朱子之於詩辨小序也於易蓍啟蒙也皆其手筆論定之書確不可易而閻百

詩用馬端臨胡渭之說以為嘲訕談笑之資者不知凡幾矣（見疏證）況書之伊訓朱子以為商不改月乃閻百詩以三統歷攻之經曰伊尹祀先王而歷改曰冬至配上帝其於朱子之言如水火然今以朱子書牘未定之言而私計可以攻泰誓至於稱確再三而不能已豈非截截諞言能俾君子易辭者哉惟朱子欲借竹書則試以竹書證之案竹書不能如春秋其紀事不皆書時而大事必書閻百詩以為贋本則取其合於經與他書同者而已如唐帝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七十

三年春正月舜受終于文祖虞帝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此皆其與經合而書時者也周成王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四年夏四月初嘗麥此皆其書時而同於周書者也閻百詩尚得執不書時之說舉一而廢百乎如謂竹書同於春秋主書動事故日月時年皆具則請考記言與尚書同者有逸周書在夫周書班志具載篇目劉向所謂百篇之餘者也案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又作維解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又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

于太祖此二解者與竹書同又皆年時俱書與泰誓同
者也況金縢紀周公居東之二年也亦曰秋大熟未穫
與泰誓之書春天然成對又係伏生之書閻百詩尚能
執一春字而謂非古史之例以證泰誓之爲僞書耶且
周室改月時隨月移閻氏久執爲定論今周書三篇皆
以夏時紀事同於竹書殆猶春秋用周月而詩經則仍
用夏時也則甚矣後學之不可執一而賊道也
閻如璩云孟津河朔本一地史記周本紀敘諸侯不期而
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在武王渡河之下又十二月戊午師

畢渡盟津諸侯咸會左傳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是泰
誓三篇俱作於河北之孟津與河之南洛之北無涉孔傳
以孟津在洛北書與傳同出一手故上篇曰大會於孟津
中篇曰王次于河朔則上篇誓於河之南中篇誓於河之
北截然異地武成曰既戊午師逾孟津言已越孟津而過
之非以孟津在河南乎蔡傳於禹貢之孟津下引杜預云
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
即此是以孟津在河北及泰誓卻云上篇未渡河作又以
孟津在河南其漸譌而南也自東漢始考更始二年使大
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
孟津猶在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
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
謀誅宦官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則已移名
於河之南猶蒲州城外有蒲津關對岸爲朝邑縣臨晉關
地不同名亦各異而史記曹相國世家從漢王出臨晉關
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唐臨晉屬蒲州則亦移河
西之關名於河東大河流經濬滑二縣境北曰黎陽津南
曰白馬津然通鑑地理通釋白馬北岸即黎陽津故白馬

兼有黎陽之名通典於黎陽縣下曰有白馬津即酈生言
杜白馬之津不知漢白馬津在河南是唐亦移河南之津
名於河北惟通典河陽縣注云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
其南蓋水北曰陽故河陽即孟津若其南岸則自名富平
津不得有孟名晉書杜元凱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
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蓋以舟相比若橋然大抵歷代浸
久土俗傳譌予獨怪泰誓武成皆三代人所作忽認南爲
北如東漢以後之稱孟津者
閻百詩引史記杜預之說以證孟津之在河北余謂皆

漢晉以後之盟津非唐虞三代之孟津也奚言之蓋考
諸經史而得之夫孟津之名肇於禹貢禹之導河也皆
以山水記地不以地名記山水以無可記之地也曰積
石曰龍門曰華陰曰底柱曰大伾皆以山記地也曰孟
津曰洛汭曰洚水曰大陸皆以水澤記地也其時草昧
初開祇有九州之名而無春秋若盟者小小之邑聚然
其名孟津者何也案爾雅孟長也博雅孟始也大也卽
顏師古注漢志之孟津亦云孟長大也言大河自龍門
而下兩山夾水陸岸崇深河面寬不過一二里惟東至

孟津而兩岸無峽河流開放寬至三十餘里蓋至是而
河口始大爲津渡之長也猶龍門之大亦號爲孟門也
夫旣以津之大而爲名又無兩岸可記之地則所謂孟
津者南北岸之通稱也況河屬豫州則南岸尤爲孟津
之專稱若移諸北岸則入覃懷而屬之冀州矣乃閻百
詩以東晉杜氏之說妄證唐虞之津地此据經而知其
不合也其誤一也稽諸正史則漢志所取之三統歷本
於國語言周師初發以戊子日在析木此夏正十月之
二十八日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辰在斗柄癸巳

武王始發此夏正十一月之初三日也戊午度于孟津
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則其
月之二十八日也案孟津距周之豐計道九百里有奇
漢志謂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劉歆以爲武王
戎車三百兩與革車合三萬八一日便可飛渡孟津耶
況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見史記）渡河亦非易易也故武
王啓行之後計不過十日卽可至孟津耳其諸侯之期
會而未至者不能不久俟以守其信樂記所謂久立於
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夫待羣后之來與會諸侯之事皆

在河南則有河之隔其戒備尚可稍寬爲時甚長惟整
暇乃可集事況所會者祇友邦之君與周之卿貳而其
師徒之濟河者固自若也此卽分舟啓行以寬三十里
之河當嚴冬水沍之會洲渚瀠洄舟楫與之沿溯曰不
過一渡而止亦非十數日不辦使如劉歆閻百詩之說
則河南之師行太遲旣不知渡河之艱而戊午之後始
會諸侯時日甚迫將何以至朝歌也此計道里考時勢
据史而知其不合也其誤二也逮渡河之後越二日庚
申則夏正十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

昧爽而合矣案紂都朝歌今之衛輝府淇縣夫朝歌至河朔計程三百八十里戊午至癸亥計時祇六日耳以時日較之則武王戊午一誓己未一誓駐河朔者二日師近敵境所以憩師也至庚申師行計必日行百里乃能於四日癸亥夜陳商郊使再遲延一二日其何以至牧野耶卽曰日夜兼行兵家所忌聖人決不出此故孟津大會斷在河南此据漢志時日計之而知其不合者也其誤三也若原其外譌之始因史記之借盟爲孟以附會於春秋之邑其後又誤於論衡之解孟爲盟以爲

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孟津亦曰盟津至杜元凱始合二說而一之以孟津爲東周之盟而不知唐虞之孟津與武王之大會相隔千有餘年而能以春秋之盟邑定上古之孟津耶況會與盟不同以會而附於盟尤無義理是史記之敘大會於河北皆以臆料而失之而不知計道路之遠近時日之寬促渡河之難易如劉歆之不解事也其誤四也閻氏又謂孟津之漸譌而南自東漢始尤未考當時之事勢夫光武之貳於更始也其時所據之地祇河內以北數郡耳河之南尺地非其有也其

拜馮異爲孟津將軍也非不知其地在河南乃其地祇有河北也非欲其固守河之北亦欲其進取河之南也如遣馮異取關中則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是也觀異招李軼之後而下河南成皐以東十三縣斬武勃於士鄉聚則可知光武進取之意矣至安帝永初五年先零羌寇河內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燒孟津皆孟津在河南之古名夫旣建都東洛保河爲固豈有設要津於河北之理卽周室衰弱與後漢同都亦不

能設津關於河外故中平元年設八關都尉而孟津其一獻帝初平元年曹操責袁紹曰諸君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凡此見諸史册皆在河南無言河之北者非移名於河之南也況東漢以孟縣南之津爲河陽津各有主名如初平元年河內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於以知河北爲河陽津而河南乃爲孟津也此考史事而知其不合者也其誤五也更以東漢之文稽之班孟堅生當建武之間至永平初年已弱冠其距馮異

之守孟津不過十餘年耳其遊居賦云遂發軫於京洛臨孟津而北厲想尙父之威虞號蒼兕而明誓旣中流而歎息美周武之知性謀人神以動作享烏魚之瑞命非先至孟津而後渡河乎張平子東京賦云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非以孟津在洛都之北乎李伯仁孟津銘云昔有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遹往克殷此皆文人學士作爲賦銘且用武王之事尤足證孟津在洛之北河之南也此考文字而知其不合者也其誤六也閻百詩又引史記臨晉關謂正義注在臨晉縣則唐亦移

河西之關名於河東猶東漢移河北之津名於河南此又閻氏舞文之過而張守節無是也考曹相國世家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正義卽蒲津關也在臨晉縣故言臨晉關今在同州也案漢書地理志臨晉注故大荔秦獲之更名大秦之大荔漢之臨晉而唐則分馮翊朝邑二縣皆同州之屬也其言今在同州則漢關仍在河西明甚今閻氏去其今在同州一句而强移河西之關爲河東之關以證東漢津名之誤無乃存心詭譎而舞文以自敗乎其誤七也閻氏又謂河至黎陽北曰黎陽

津南曰白馬津通典於黎陽下曰有白馬津卽酈生言杜白馬之津不知漢白馬津在河南此亦誤也夫河至滎陽以東皆東北行今不曰河東河西而曰河南河北此固已失之矣卽酈生之說漢王也謂項羽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也願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當是時項羽在東漢王在西其守白馬之津以拒項王也必據河爲險守西北之津不待智者而決矣閻氏乃謂

漢白馬津在河南也不與史記相剌謬乎閻氏自詡地學以武斷爲勝而不知楚漢時地輿之形勢故於事勢不能合也其誤八也閻氏又引通典以河陽爲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所謂南者在河陽之南乎抑在河之南岸乎辭不別白故胡三省之注富平津也亦引杜佑曰富平津在河陽縣南則閻氏之謂在南岸亦武斷耳若富平津史無所考惟見於水經注云尙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又曰富平津晉陽秋曰杜預造河橋於富平津則酈氏所謂孟津富平津皆以河南岸言之

於河陽無涉也考晉書杜元凱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
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而富平津晉志又闕夫既
以孟津為險矣今建橋於富平津自南而達於北仍是
孟津也又何庸避險為也故閻氏所謂孟津在北富平
在南皆於理有所不通余意杜預之孟津富平皆以河
南言之其曰孟津渡險卽其祖畿覆於陶河者也計必
東徙津口以就安流（案孟津之西尤險）考
大清一統志河橋在孟津縣東北杜預建橋於富平津久
廢平縣故城在孟津縣東俗謂之小平通典小平縣城

在鞏縣西北有津曰小平想富平津當距此不遠特易
小為富耳其東則後漢之五社津也閻百詩讀書不探
其本惟以利口臆斷為能乃謂歷代寖久土俗傳譌而
不自知其讀書之粗也其誤九也余故曰閻氏所證皆
漢晉以後之盟津非唐虞三代之孟津也惟作泰誓武
成者皆三代以上之人故能確知孟津之地非近代陋
儒如閻百詩所能知也欲知上古之孟津當以禹貢及
泰誓武成為正
閻如璩云嗚乎痛哉作偽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古未有

夷三族之刑也有之自秦文公二十年始入春秋後楚滅
若敖氏之族晉滅先穀之族君子謂其誅已甚矣偽作古
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
遂竄入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上以
慘酷不德之刑予後世人主嗜殺者之口實苟一詳思未
有不痛其言之易者至古仕者世祿不得世位世卿兩見
譏於公羊傳皆曰世卿非禮也似卽起自春秋之世然考
之詩宣王有蹶父孔武幽王則有蹶維趣馬宣王有太師
皇父幽王則有皇父卿士其為傳世無疑晚出書以受官

人以世吾無徵焉爾
閻百詩之為人好勝而喜拗故雖商紂之虐亦必黨護
而曲庇之非不知商紂之虐也以惡泰誓之甚也夫泰
誓之言罪人以族也特總言受淫刑之大綱耳其醢九
侯脯鄂侯醢梅伯與炮烙之法所以焚炙忠良者不知
凡幾矣況罪一人而及其父母兄弟妻子不猶愈於刳
孕婦斮朝涉之濫及無辜乎且受刳比干之心剖比干
妻以視其胎（見帝王世紀）亦罪及親族之一證也然武王之
言罪也謂加之罪云爾非必如秦之誅戮之也其言族

也亦曰罪及其孥耳非必如三族之廢也乃閻百詩則深文而周內之而引荀子一人有罪三族皆夷之言以附於秦夷三族之法而復痛哭流涕傷其不仁是自加之而自傷之而又何悲耶又謂紂惡不如是甚夫既自加以慘酷不德之刑而又嫌其太甚耶得無欲委過於武王耶至官人以世本不在虐政之中使果任賢使能如殷之用伊尹伊陟巫咸巫賢也又何世卿之可譏乎惟用諂諛讒毀之臣如費中惡來輩世濟其惡則害民滋大耳乃閻百詩以為幽王有世卿而受之世官無徵

大周之盛也召虢召虎相繼柄國太公丁公迭入宿衞豈至幽王之時始有世卿耶況幽王之趣馬不過與蹶父同氏幽王之卿士亦祇與皇父同字閻百詩又何所徵而知其為父子傳世也此皆閻氏武斷之慣技欲以幽王之有世卿證受之無世卿而不顧其事理之不可通豈武王反以官人之小過誣及商受耶將武王為妄語者耶則請徵之史記考秦本紀仲衍之後遂世有功其元孫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荀子成相所謂蜚廉知政任惡來者也周武王伐紂殺惡來其蜚廉則周公相武王驅於海隅而戮之想當時崇侯奄君之屬亦必有父子專政世濟其凶者特年久失傳故史册無考耳然祇此一事已足徵聖人之不妄語矣閻百詩雖欲黨惡助凶其如史記荀子何哉

閻如璩云自偽泰誓三篇出以觀兵為上篇伐紂為中下二篇太史公書悉詳載之由漢迄宋未有辯其非者伊川程子出則謂武王無觀兵之事而武王之冤始白今試平心易氣取泰誓讀之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

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非即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之說乎又曰惟受罔有悛心予小子夙夜祇懼以爾有眾底天之罰非即歸居二年聞紂虐滋甚更徧告諸侯東伐紂之說乎凡此書出於魏晉之間皆有明徵而世之儒者必欲曲為文解謂觀政非觀兵若以此晚出三篇為大異於偽泰誓者嗚乎其亦未之思矣

王鳴盛云泰誓上篇言觀兵中下篇言滅紂今偽書三篇皆十三年滅紂時事十一年觀兵祇在武王口中一露殊非

案閻百詩與尙書古文爲仇凡僞書邪說欲以古文附會之雖機變之巧哉亦可惜枉讀一世書耳彼孔傳之以觀政爲觀兵也是漢儒學識之陋也既不知書序十有一年之誤爲經文十有三年之譌故於序文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於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以附會於史記之謬以一年之時分爲兩年之事正蔡氏所謂謬中之謬者況觀兵與觀政不同觀兵者陳兵以示威以觀示爲義讀作去聲齊桓之觀兵於東夷楚莊之觀兵於周疆是也若觀政則以觀看爲義讀作平聲覘商政之

得失觀羣情之向背是也閻百詩於一字之義尙不能辨而欲附會觀政於觀兵是乃據僞傳以駮聖經余不能知其何心也況在泰誓之意謂文王大勳未集者言文王不遽伐紂善則歸親之義也謂觀政于商者自敘前此不遽伐紂之意與僞書之觀兵初無涉也追紂罔有悛心始以爾有衆底天之罰此皆以聖人愼重之心爲行文先後之序蓋反復於天命之得失民心之從違始爲此應天順人之舉非如史記與僞泰誓遲至三年爲兩次伐紂之事也乃閻百詩欲以史記之謬僞泰誓之譌以附會於尙書之經文試問三年服畢者於何處而徵之歸居二年者更於何處而見之也無乃昧於是非之大分而未之思耶然閻百詩尙知僞泰誓之爲僞也若王鳳喈則以僞泰誓爲眞既不知識緯之誣聖以眞泰誓爲僞又安知義理之至公乃謂十一年觀兵祇在武王口中一露爲非夫豈知觀政之心乃聖人詳審於天人之際而深望其君有悔悟之誠非若僞書鄙陋直作以臣脅君之事也王鳳喈此之不辨卑哉其識也

尚書古文辨惑卷十二

宏農張諧之敬齋父

泰誓下

閻如璩云有一書被引數處雖小有同異辭則甚古者墨子引泰誓紂夷居一段是也天志中篇云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僨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非命上篇云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扇天亦縱之棄而弗葆非命中篇云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

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亦不棄縱而不葆今晚出古文於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二句以合負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孟子書豈墨子所見乃另一泰誓乎可謂舛矣

閻百詩引墨子以駁泰誓余反復讀之但覺其文義之不通譌字之滿紙而不能知其辭之甚古也豈閻氏所謂古者卽文義不通之謂耶察墨子三篇所引惟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二句文義尚可通耳然此墨子明鬼之意非聖人敬天尊祖之精義也夫尚書所謂弗事上帝神祇者言紂慢天之實也遺厥先宗廟弗祀者言紂悖祖之心也墨子不知此義妄删宗廟二字而以鬼神混淪言之此皆異端之教知鬼神之可畏而不知祖宗一脈之傳此又其二本無父之心所推而成之者也閻氏讀聖賢書乃甘心以無父之學謗毀聖經獨不思墨氏之學卽孟子所闢爲禽獸乎况其餘所引大同小異其曰紂越厥夷居紂夷處紂夷之居者文辭均不可通皆泰誓乃夷居之譌也其乃曰吾有命乃曰吾民有命曰我民有命者文辭稍通而文義迥異皆泰誓

乃曰吾有民有命之譌也其曰無廖僨務天下無廖排扇毋僇其務者皆拉雜不成文理乃泰誓罔懲其侮之譌也至天亦縱棄紂而不葆與非命上篇稍同與非命中篇異而泰誓無之尤爲無足言者夫此三篇所引既自相悖戾而不能通又互有減增而不能一豈墨氏所見另有三種泰誓耶閻氏既以爲甚古則三篇所引之同異當歸畫一閻氏將以何篇爲真泰誓而欲以之考證古文耶吾恐雖有百喙亦不能措辭以解也至駁犧牲粢盛二句牽合負子之言尤屬無謂吾不知所謂舛

者曌氏之舛耶閻氏之舛耶若以古文泰誓爲舛吾不能知其舛之所在矣

閻如璩云自書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荀卿又釋之曰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皆一脈相傳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降爲佑意覺索然又趙氏稱孟子尤長詩書其於書之辭必熟習乃晚出書天降下民一節玩其文義似應至武王耻之皆書詞蓋史臣所作故孟子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曰文王之勇正一例也僞

作者欲竄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末二句又刪去惟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字是書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試思此段在泰誓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

古之聖王首出庶物任作君作師之責以參贊天地其理初發於湯誥而大明於武王之泰誓厥後左氏師曠之語荀卿之文雖亦知作君之艱而未知作師之義故或養之而不能遂其生或治之而不能格於善而教化作師之道則無聞焉皆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閻氏於此豈能知孟子所引與左荀之文有天淵之判哉

夫天降下民以生初言之天佑下民以生後保佑言之各自成義而泰誓之理尤長乃閻氏以爲意覺索然余不能知其何說也至趙邠卿謂孟子尤長詩書此漢儒揣料之辭本不足以知孟子况孟子學幾於聖其答齊梁之君也變動不居隨機而應物故其所引之書但取其大義之所存不斤斤拘牽於字句往往有書辭已語錯雜不能分者非如後儒尋行數墨如閻氏之爲也乃閻氏以爲孟子於書辭必熟習豈以亞聖亦爲尋章摘句之徒耶何其陋也又謂天降下民應至武王耻之皆

書辭此尤於文義不能通夫朱子集註最稱精密其以衡行二句爲孟子釋書之辭亦以武王誓師斷無自稱武王之理乃閻氏故與先賢悖其謬一趙氏雖未見古文而其注孟子亦知衡行二句并非書辭故另爲一節以爲伐紂之由與書辭不聯亦屬妥適乃閻氏故與漢儒悖其謬二卽曰史臣所作當時大誓衆士何由知後世謚爲武而稱之觀金縢武王旣喪始書武王則知泰誓三篇斷無書武王之理乃閻氏故與經悖其謬三考泰誓之本文祇予曷敢有越厥志耳言不敢越志而違

天也自孟子增惟我在五字便見武王自任天下之重處惟我在三字頓得鄭重覺天下雖大何人敢越志而衡行故孟子釋之曰彼獨夫之肆虐亦武王之恥也天下字暗指紂一人則明指紂也乃閻氏以天下爲指民言其謬四若孟子之答齊王納約自牖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故公劉非好貨也而引詩便同好貨太王非好色也而引詩便同好色武王非好勇也而引書便成大勇蓋天理人欲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甚遠孟子能於立談之頃

而剖公私於幾微之際判義利於毫釐之間使人君當下便有可警發則效處非孟子學幾於聖烏能如此乃閻氏以爲泰誓此段無一毫似武王之勇而豈知自古聖賢伐暴救民大事皆從戰兢惕勵中做出來也其謬五嗚乎若閻氏者尚可與之論泰誓讀孟子哉

閻如璩云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亦史臣辭亦被竄入於其口乃晚出書御撰作武王自語抵牾至此黃虞稷問管子所引泰誓有武王字死然後有謚豈泰誓竟作於武王之崩後乎余曰泰誓三篇成於初有天下日止稱王武或後史官增入歟管子引時如是未可定又縮其辭爲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便減卻無限風致自擬爲古祇增其拙

王鳴盛云管子所引乃史臣之辭非武王之語淮南子兵畧訓云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玩此則此言的是史臣之詞晚出書忽變作武王語大謬

伏書誓師之作其大者祇甘誓湯誓牧誓三篇若費誓

秦誓不足論也古文則泰誓三篇而已考甘誓諸篇皆夏啟商湯周武誓眾之詞雖或有史臣所作亦必如其君之言以號令眾士其史臣之詞祇篇首敘事數語耳夫啟之討有扈也敘事之文祇大戰于甘二句武王之至牧野也亦祇甲子昧爽五句至湯誓則並無一語及之若史臣之言則格乎其不能入也天下有史臣之辭而可代其君以誓師者乎此皆理之所必無者也今以校古文泰誓祇上篇首二句中篇首四句下篇首三句爲記事之文其所謂史臣之詞無有也況諸子之引書

自成一家之言其增損字句勢必不免故管子之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是管子之增字亦不少矣乃閻氏以增武王字便以爲史臣之詞此與孟子引書以武王恥之爲史臣所作同一見解但似此兒童之見豈能欺天下後世讀書續學之士哉若黃虞稷之問蓋亦讀書人之公論而知閻氏之說悖理難行以爲作於武王既崩之後而於泰誓之誓師有所不通以爲作於孟津誓師之時而於武王之加謚有所甚

礙此雖截截諞言有不能相說以解者夫武王之誓師也歷數商辛悖天虐民之事而自述順天救民之心又臨事而懼不使三軍萌輕敵之思而忘一心之戒此皆當時之事不惟不能作於武王既崩之後亦不能作於初有天下之時今曰初祇稱王後史官或增爲武又諉過於管子而不敢定豈非理屈詞窮而姑爲是遁辭以成騎牆之見耶則何如泰誓稱予之爲愈也今以古文泰誓較之管子則泰誓莊重謹嚴豈管子所敢望乃閻氏以爲泰誓縮其辭便滅卻無限風致夫聖人之作經所以明道也學者之讀書所以窮理也况泰誓爲武王之誓作經聖人之删定久如日月經天無絲毫之可議矣乃閻氏以爲滅卻無限風致如許制義然豈非朱子所謂文字之妖哉而尚能知古拙之爲聖經耶至王鳳喈謂管子所引乃史臣之詞尤屬臆斷夫淮南子之論兵畧也祇言紂之卒與武王之卒耳既未引泰誓之語又非引管子之書與閻氏攻泰誓之意毫無關涉王氏何所據而玩淮南之語便知管子所引的是史臣之詞也吾恐所謂大謬者非王氏其孰當之

閻如璩云左傳昭二十四年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是同德度義本萇宏語今襲左此語於引泰誓之前而又列諸泰誓中豈有同德度義爲泰誓之詞而下接以泰誓曰耶又增同力度德一句以配合同德度義左氏度字本謀度之度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猶可解同德度義便不可解矣而孔傳乃强解曰德鈞則秉義者强夫德既鈞矣又何謂之秉義乎豈義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豈紂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爲秉義者乎

卽如其解又何以起下泰誓離德同德之義乎更可笑蔡傳寡陋以同德度義爲古者兵志之詞世竟有不讀左氏傳者

余嘗謂左氏文章之士其逞快引書往往以己之意見驅使經詞故或增或減或先或後於經文每不相合閻百詩喜乘此隙以攻尙書余已於仲虺之誥力闢其謬矣今又引同德度義以爲長宏之語余更有以折之夫左氏有引經文於經之先者如同德度義亦泰誓之詞而列於泰誓之前復引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

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若以經證經是也亦猶士會之論邲戰也而曰兼弱攻昧亦仲虺之誥之文而列於虺誥之前復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若以經釋經是也此皆左氏引經之例相比而論之閻氏雖有百喙其將何辭以解也更統而論之左傳引今文者二十事書所無之三事無論也其增損字句文義迥異者十二事其同者五事而已引古文者三十二事書所無之二事無論也其增損字句文義迥異者二十三事其同者七事而已閻氏乃欲以引書之同異攻尙書古文之爲僞將今文之不同者亦僞書乎甚哉其闇而不曉事也至謂同德度義便不可解足徵其於經之義理所見甚淺夫德者得也得乎民心者也而義者宜也宜於動衆者也德以平日之仁愛言而義則以臨事之是非言故僞傳曰德鈞則秉義者强所謂師以義動如武王之伐暴救民也謂義不在德之外不見論語之聞義而徙與修德各爲一事謂義不居德之上不見大傳之精義入神欲崇德祗此一途紂所爲無不悖德而武王之師兼爲秉義與下離德同德不已立竿見影耶閻氏

於德義之分旣不能知於僞傳之文尙不能解自揣學問淺陋又何苦與聖經爲難哉若蔡傳意同力度德二句爲古者兵志之辭蓋以度德度義有比較勝負之意非不知同德度義左氏亦引入傳文也乃閻氏以爲不讀左傳天下惟閻百詩爲曾讀左傳乎哉余嘗謂閻氏口角尖酸祗論蔡傳二十八字其輕薄之態活現紙上更毫無忠厚氣味哀哉

閻如璩云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時亦不可失也吳子因楚喪而伐之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

時也弗可失也皆爭取人國者之辭若武王伐紂有天下自所謂迫而起不得已而應亦何至出語如泰穆吳光曰時哉弗可失哉縱上文有永清四海志在天下然涉急欲有功之心非武王也讀者其更味之又湯誓爾尚輔予一人不過曰致天之罰而已泰誓爾尚弼予一人則曰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豈湯武辭氣各不同乎抑文有今古爾

朱子曰孟子謂取之而燕民不悅弗取文王是也祇為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武王是也此事間不容髮故聖人處天下之變祇是識時文王率叛國以事之

為知時武王率叛國以伐之亦為知時所謂時者上順天理下合人心不失其義理之當然而已故戴記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乃閻氏以為武王當迫而起不得已而應則是聖人弔民伐罪之舉尚須人推挽而進之夫豈能知聖人之時與夫畏天命悲人窮之心哉自後世不識時之義而言時者多流於利害之私故泰穆吳光皆欲乘時為爭國之計然武王永清四海欲一洗沫土舊染之污所以除凶殘非以之急功利也閻氏試取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平心味之更為水深火熱之商民無辜籲天設身處之當知時哉不可失之心而見武王之非急於有功矣至湯誓致天之罰與泰誓永清四海初無優絀之分若湯武之辭氣不同吳才老久有定論於此二句無關亦非閻氏私欲紛拏之心所能知也

閻如璩云墨子引泰誓之言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亦有韻之文乃晚出書以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竄入泰誓下篇首以為鑑不遠

在彼殷王六句倒置之竄入中篇又以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二句為伊訓咸有一德所用而減去之止留其後之語反似墨子當日將古泰誓篇凡韻相協者采集成之又泰誓既云受罪浮於桀自不得用為鑑不遠在彼殷王故遂易殷王為夏王以作照應之辭

王鳴盛云又因上帝不常三句別見墨子非樂篇已取入伊訓遂刪去之夫此二句在非命篇既謂之泰誓則在非樂篇者雖不言泰誓其為泰誓可知乃以泰誓入伊訓而於此反刪去古書盡失其本來面目矣

閻百詩喜攻古文尚書雖以墨子重複脫譌文義不通之語亦必記錄字比而句校之以爲尚書襲取之疵余已屢辨而深闢之矣今引非命篇以駁泰誓余試歷陳其謬考墨子泰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文義隔礙已不可通其曰惡乎君子則我西土君子之闕文也曰天有顯德則天有顯道之譌也曰其行甚章則厥類惟彰之譌也夫所謂顯道者卽上天元亨利貞之理賦於人而爲五常者也王者法天以起不可狎侮之義若墨子之顯德則於下何所屬乎是墨子引書之不通而泰誓不任

其咎也乃閻氏以爲竄入下篇首其謬一也又在彼殷王者夏王之譌也謂人有命者謂己有天命之譌也餘亦大同小異不能皆符夫事之可爲鑑也必在敗國亡家之後使人聞之而知懼也故文王之詩曰宜監于殷久在殷紂喪師之後若武王戊午之誓師則去殷紂之敗尚有七日殷王尚巍然於臣民之上自謂己有天命何所鑑而爲此語也故泰誓以爲夏王以鑑其降黜夏命也墨子譌爲殷王而閻氏以爲六句倒置不知其文義不通也其謬二也至上帝不常九有以亡閻氏以古文竄入伊訓咸有一德而減去之獨不記引非樂以攻伊訓者何人耶況上帝不順亦載非樂閻氏亦忘之耶吾不知墨子引書爲泰誓之文耶爲伊訓之文耶而咸有一德更無論也且上與謂暴無傷不聯而下與惟我有周不屬以四句言之則九有以亡與祝降其喪又倒置之甚者閻氏獨不知耶其謬三也若惟我有周受之大帝與上文祝降其喪不能相通亦不解所受何事且帝字與喪亡不協閻氏亦以爲有韻之文乎今以泰誓考之其曰受之大帝者乃誕受多方之譌也與上帝弗

順祝降斯喪尙隔二十二句遙遙相湊此皆墨子引尚書不惟眞用泰誓語采集而成抑且錯入伊訓文雜湊而得其上下文義之不能通閻氏不能知也其謬四也若王鳳喈亦知上帝不常三句別見非樂篇矣謂非命篇旣爲泰誓則非樂篇不言泰誓其爲泰誓可知亦似也但非樂篇之引書也因湯之官刑而及之者也其曰舞佯佯黃言孔章者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章之誤也其曰上帝弗常降之日殃者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之誤也惟無九有以亡上帝不順八字耳王氏乃謂

古文以泰誓入伊訓吾不知成湯之制官刑也何以逆知六百餘年後有武王之泰誓而采取之耶不知墨子之論官刑而以爲武王之誓軍士王氏得勿作讕語耶甚矣其粗疏也

王鳴盛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見於論語不言泰誓孔注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是言周之才不如商今泰誓孔傳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是又言商之才不如周使泰誓果眞孔注論語獨不憶泰誓有此文而注皆稱周之才無貶詞乎

況如孔注則此書乃在誅管蔡之後何以今在泰誓中篇耶又墨子兼愛中篇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墨子稱爲傳則非泰誓可知

王鳳喈因論語孔注與尙書孔傳之不同而駁泰誓眞所謂貴枝葉而賤本根者矣自秦燔詩書儒士隱匿漢興論語先出學者稍稍習之故孔安國之注論語最早其後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尙書時科斗書人不能識孔氏乃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而尙書始出蓋在武帝之季世而孔氏已老矣惟論語與尙書所見有早晚故注與傳所解有異同乃論語孔注之誤非尙書孔傳之過也夫論語之引書而不言泰誓也猶引湯之事而不言湯誥也孔氏之以管蔡釋周親微箕釋仁人也是未見古文泰誓而誤注之猶未見古文湯誥而誤爲墨子之引湯誓也若泰誓之孔傳則親見古文書矣故雖朱子疑爲僞書而解周親二句獨得其本義不能因注與傳之不同而謬謂泰誓亦成僞書也夫

儒者之傳注所以解經也得其解則尊而用之失其解則棄而不用可也若因傳注之迥異而疑經文之爲僞天下有此情理乎況以論語之誤注而訴及泰誓之文得非如酷吏羅織人罪者耶又因孔注管蔡欲移經之時以就誤注亦所謂非意相干者吾不意泰誓之誓師何以在誅管蔡之後也夫論語之言興滅繼絕也卽樂記所謂武王克殷而封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封夏后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者也論語之言重食喪祭也卽武成所謂重民五敎惟食喪祭者也乃孔注則

誤為二帝三王之所以治王氏亦將移此書於前古乎夫移此事於前古何以有祝陳杞宋之可封卽武成一篇亦當在唐虞夏商之世耶王氏比而觀之雖欲憑虛武斷其將何辭以解也至引墨子武王將事泰山隧一節尤為舛誤夫武王之事泰山也其有道會孫數句特雜湊武成之文而脫字譌句文義極不能通者也若雖有周親二句則湊泰誓之文萬方有罪二句則湊湯誥之文而於上下文氣又齟齬而不能入者也况以此為武王兼愛之事王氏縱不為武王計亦甘心入無父之

教為無父之人乎又謂墨子稱為傳則非泰誓可知吾觀墨子引甘誓之大戰于甘也則謂之為禹誓矣引湯誥之予小子履也則謂之為湯說矣使王氏以墨子為準將欲索禹誓湯說之文其孰從而求之吾以知王氏之以駁經為兒戲也噫

閻如璩云湯誓今朕必往此自是湯初興師告諭亳衆之言今入武王口中其時八百諸侯渡河而北直抵紂都城下何必為此言豈非說夢

閻百詩以湯誓為湯初興師告諭亳衆之言余深以為不然夫湯之伐桀也誓師之辭祇此一篇其在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使非作於臨敵之日亦必作於將戰之前况以甘誓例之夏啟之大戰于甘也則有賞祖戮社之令蓋非賞罰嚴明無以作士卒之氣而使赴功也今湯之誓師而亦有大賚孥戮之辭也使非臨敵誓衆以勵士氣而一人心則於義無所屬矣是閻氏之言考之於經而不能合也今以湯誓與泰誓校之亳衆知己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不可不順天亳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

民之危在聖人不可不救民故湯之言必往也所以釋亳衆之疑也天之視聽在民不可不奉天之意民之責望已久不可不救民之生故武王之言必往也所以慰商民之望也其心同其事同故其語同武王豈必欲學湯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乃閻氏以諸侯渡河駁之夫武王之次於河朔也此皆商辛畿甸之地正水深火熱之秋也當是時其君子元黃筐篚其小人簞食壺漿計必有相迎道路絡繹而不絕者其受虐之害既深故其望救之情尤急其責周之辭愈迫故其伐商之意亦

愈殷武王以民之視聽爲天之視聽其言必往也蓋自渡河以來耳聞呼籲之聲目睹塗炭之狀而此心愈不能已也閻氏乃以爲何必爲此言秦越肥瘠無關欣戚夫豈能知武王伐暴救民之心哉

閻如璩云吾嘗疑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必史臣美武王之辭非武王自語蓋紂之惡甚於桀而武王除殘之功亦遂高於湯史臣正紀其實處非誇也僞作者以三篇俱武王語一例竄入口中試思禮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

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謙謙於父之前而於商先王忽侈然自多其功聖人氣象豈至於此吾故疑焉

閻百詩之攻尙書也祇圖有辭之可措而不顧其義之不可通利口截截亦可謂枉做小人焉耳矣彼孟子之引天降下民也其孟子釋書之辭以有武王字則謬謂史臣所作管子之引三千一心也其管子增加之文亦以有武王字則執爲史臣之詞若孟子所引泰誓我武惟揚五句旣無增加武王之礙又非史臣記事之詞吾不知閻氏何所疑而定爲史臣美武王之辭非武王自語也夫古文尙書閻氏之所詬厲而伏書者閻氏之所尊崇也今試取甘誓湯誓牧誓讀之除去記事之文有一句爲史臣美其君之詞乎無有也檢其誓衆之言有一句非其君之自語乎無有也吾不知閻氏之謬爲此言者何据而妄立此說者何心也閻氏以爲武王除殘之功亦高於湯乎是不知于湯有光之義也以爲武王侈然自多其功乎是不知聖人同仁之心也夫湯之放桀也惟有慙德亦恐後人之不知其心耳自武王踵事

而起而商王伐暴救民之心乃大明於天下故湯武放伐之舉皆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武之事質諸湯而無愧湯之心證之武而益明學者試取泰誓數語反復讀之覺武王心地之光明與氣象之正大可與天下後世共見之閻氏乃引泰誓善則歸親之義以爲古文之疵夫謙謙於文考之前人子之尊親也大明商王之心古今之通義也聖人氣象因事制宜昧者不察乃妄疑武王之誇何其誖也

閻如璩云孟子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

辭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辭今竄入泰誓中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皆以爲武王語不失孟子之文義乎且玩所引王曰自是至商郊慰安百姓之辭其與河朔誓師固絕不相蒙者也史記載武王至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武王使羣臣告語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卽其事也僞作古文者既不辨古人文字有議論敘事之異又不辨武王時事有誓師弔民之不同而一槩混置譌謬甚矣

昔者孔子既沒聖人之道衰降至戰國學者各以其術

鳴而聖人之書幾晦盲而不明於世獨孟子之傳爲得其宗計其時去聖未遠古籍尚多存者而孟子學近於聖獨能得其大義流及後世一敗於狂秦之燔書學者不得見聖人之經再敗於古文篆隸之遞變學者不能通古人之文自孔壁尚書出而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孔安國乃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計其閒必有不能通曉而以意增損者此古今之文艱澀平易之所以分而傳子所引大同小異之所由來也今以孟子考之其明引尚書與顯舉篇名者其同異尚不甚多惟善陳善戰一章雖言武王伐殷之事與安慰百姓之言而不言所引之書其文雖與泰誓小異而其義則與泰誓不同且絕非一時之事一日之言故朱子不註書文直曰孟子之意云爾吾意孟子之時古籍尚多當商周革命之際必有一書雜記軼事備載武王安民除暴諸大政如逸周書者孟子之所引與論語所載興滅繼絕諸節皆其事也特世遠書佚無從查考祇當疑以傳疑爲可惜耳其事與誓師絕不相蒙其義與泰誓亦兩不相礙乃閻氏必欲伸孟子而

抑尚書亦淺之乎其爲丈夫矣

閻如璩云漢書郊祀志明云泰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顏師古注今文泰誓周書也魏晉間作書者似以此爲逸書之文而微易其文竄入泰誓中篇僞泰誓唐代尚存故師古得以知之今以僞泰誓爲足信乎不應爲晚出書遂廢以僞泰誓不足信乎不應晚出書復與之同又有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見史記周本紀及漢書谷永傳以說婦人見漢書禮樂志皆釐革僞泰誓之未盡者耳

閻百詩引僞泰誓以攻泰誓其搜隙索釁亦可謂費盡心機矣余嘗考之其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所與僞泰誓同者祇立功永三字耳而僞書之所謂立言樹立也左傳其次立功是也泰誓之所謂立言速意也史記所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是也兩立字不同則所同者祇功永二字耳天下有句同一字而可謂之勦襲者乎閻氏亦可謂之妄人矣又謂僞泰誓唐代尚存故師古得以知之而引史記漢書以證鼇革未盡之實此尤自欺以欺人者考漢書谷永傳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

天顏注今文周書泰誓之辭夫此二句乃司馬遷所作之泰誓具載周本紀非馬氏所駁之僞泰誓也師古之注書固誤而谷永之引書尤乖又其下云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亦以爲泰誓之辭獨不知爲今文牧誓之辭乎師古猶可曰忘之閻氏博學强識傾心今文亦能忘爲牧誓之文乎卽漢書禮樂志引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師古亦以爲今文周書泰誓之辭閻氏精熟史漢亦忘爲史記之泰誓乎凡此皆師古之錯誤閻氏心知其舛且搆成此釁以爲攻

尙書之資而此後之講訓詁者皆承虛接響道聽塗說而不知其非天下之眞讀書者有幾人哉噫

閻如璩云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斯時武王三軍六師未備觀牧誓可見州鳩以天子之制稱之亦追書之常若當武王時而曰王乃大巡六師則大不可矣

案湯武之誓師稱王先儒之說有二蔡九峯曰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敘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林少穎曰史臣之敘述總其多而言之蓋泛指諸侯之師也此皆言史臣之追書者也金仁山曰湯武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王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一年者疑湯亦然有謂民無二王桀紂未絕則未可王湯誓泰誓之稱王蓋追書也蘇氏則曰商周之王不王不繫於桀紂之存亡也愚謂受命稱王之久其說失之僭而桀紂未絕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蘇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無制也夫湯武興師之時是卽受命之日張子所謂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爲君臣天命旣絕則爲

獨夫者其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師徒既興則桀紂卽
獨夫矣豈待南巢牧野之後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既
興師矣而猶自稱諸侯以令於衆則是以諸侯而伐天
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也而必謂史
臣追書不幾於嫌聖人而文之哉此駁史臣追書之說
也余嘗反復考之覺金氏之說通權達變而不失之拘
揆理度情而不流於僭爲得兩聖人之心觀湯之誓衆
曰輔予一人武之誓師曰弼予一人非王之自稱乎武
成之告皇天后土名山大川也曰有道曾孫周王非稱

王以告神乎乃閻氏以史臣追書六師爲大不可固哉
其讀書也
閻如璩云晚出泰誓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當時
百姓讎紂固多有之何至武王深文之爲世讎樹德莫如
滋去疾莫如盡發端泛語也何至武王易其辭爲除惡務
本以加諸紂身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若當時
百姓未知讎紂而武王實嗾使之者其甚矣夫
顧炎武云商之德澤深矣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
威乃汝世讎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

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
文出於魏晉之僞撰耶
閻百詩以泰誓乃汝世讎除惡務本殄殲乃讎諸句爲
武王太甚余謂此可以觀世道之變焉可以辨桀紂之
等焉可以徵湯武之德焉若以此而詆爲僞書則猶若
矮人之觀場也夫所謂世道之變者何也湯武之事應
天順人而湯之誓師寥寥數語武之誓衆則煌煌大篇
風會日降由質而趨於文也況民情質樸雖受暴主之
虐而不起其爭若商周之際則人心浮動周師一出而

諸侯偕來使非歷數紂惡不足銷天下之憤氣而慰八
百國之人心故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時爲之
也至桀之爲暴不過遏衆力割夏邑而已毫衆固安然
無恙也卽滅德作威敷虐于萬方百姓受其害者亦祇
告無辜于神祇焉耳若紂之暴虐所謂刳孕婦斮朝涉
炙忠良作炮烙者亦極人生未有之奇矣況文王服事
殷紂歷二十年其事君也甚敬則周人之受虐也必深
武王之言世讎也所以慰周人之心亦以抒積年之憤
蓋幾經水深火熱今而後始得反之也胡湯之言桀也

皆常語而武之言紂也有恨詞則紂之奇虐爲之也孟子有言堯舜性之也湯武則反之而至於聖人者也余嘗反復商書所謂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覺商王反之之功致爲精密若武王之泰誓其言天地元后之義與作君作師之心皆能洞見本原精確不易而修身治心之功則未暇及故湯誓則寬裕敦厚之意多而泰誓則整肅嚴厲之氣勝此亦聖人之德有生熟之分而不可一槩論者也若詆爲僞書則又不知泰誓之精義非聖人不能作也今試熟讀而詳味之上篇以君

道爲主言紂失爲君之道而天命武以君師之責中篇以天命爲主謂紂之違天虐民于桀爲甚故天之命武乂民于湯有光下篇自誓其衆士故言紂自絕結怨之實而以文考照臨西土終之其辭氣莊重而不浮其條理精密而不亂且其光明俊偉之槩具見聖人正大懇摯之心此豈後世小儒所能僞爲讀書者具此通識當無疑於聖人之經矣至顧氏本非攻尚書者也而以世讎爲及其先世則膠柱調瑟之過黃度曰紂大作威以酷害其民凡其民之子孫皆得讎之故謂之世讎非上

及於商之先王也日知錄之論亦可謂固哉高叟之爲詩矣

閻如璩云墨子兼愛下篇引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晚出書亦剽竊之

考墨子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卽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卽此文王兼也不特所引之書脫譌而不文抑且所釋之詞重複而無義況以文王爲兼愛余於閻氏又何責焉

閻如璩云墨子尚同篇引泰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墨子釋之曰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墨子生孔子後詩書完好未遭秦焰且其書甚眞非依託者比而晚出書獨遺此數語非一大破綻乎或以爲是與商君之法不告姦者殺告姦者與殺敵同賞等爾恐武王無是語余證以二條曰盤庚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酒誥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等所立法較泰誓不尤甚乎或者無以難

閻百詩引墨子之所有證泰誓之所無而其理有不可通者夫墨子駁雜不通之學與脫譌不解之文奚足爲據要當以理爲斷耳則試歷陳其謬考墨子泰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夫聖人吐辭爲經又經聖人刪定之其爲大中至正之道也明矣今以三代聖明之世而欲行收司連坐之法使不告姦者與姦同罪無論武王大聖決無此言卽孔子又何所取而存之百篇之中耶此據義理之不正而可決其必無者也若武王之泰誓則誓三軍之士也在聖人仁愛之心固以伐暴救民爲主而決善惡勝負之勢則尤在一心同德之和固不必嚴刑峻法以發小人姦巧之私也卽曰軍旅主嚴必威克厥愛以作三軍之氣然亦曰不迪有顯戮耳無所用糾舉連坐之刑也此據事情之不符而可決其必無者也今取泰誓三篇而以此文入之不能屬也以文義之不類也余嘗考商君開塞書其言王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墨子

所引與此書甚相合此乃暴秦之所爲雖五霸尙不忍出此而況武王之大聖乎此據文義之不類而可決其必無者也閻氏以爲墨子之時未遭秦焰詩書完好乎何其所引諸書脫譌舛誤之多也以爲其書甚眞非依託之比乎然皆孟子所謂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安用此異端之書爲也況其非儒一篇造無爲有謗毁聖人如謂晏嬰對景公沮尼谿之封言孔某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夫白勝之亂在哀公十六年秋孔子已卒數月景公已死十二年晏嬰之沮尼谿也史記在昭公二十五年事隔三十九歲又惡能知白勝之事而對景公乎此皆墨子不學無術而好造言以誣聖人則其所引之書豈復可信閻氏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又奚忍背師而從之也或者疑爲商君之法是尙有是非之本心者乃閻氏復引盤庚酒誥以證之夫盤庚之言殄滅也特以遷徙之際恐姦人乘隙生變刦掠道途而爲此權宜之法非平世之常法也酒誥之罪羣飲也亦因紂之舊俗有羣聚飲酒謀爲叛逆者非因飲酒而卽殺之也然此二節亦皆先儒所疑尙書義理

之失中者未可以爲聖人之經而曲徇之也况泰誓之言罪人以族也言商紂之暴虐罪及其親族耳非如狂秦之夷三族也乃閻氏以夷三族比之而復痛哭流涕傷其不仁且謂輕加三代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予後世人主嗜殺者之口實今以商君之法而欲加之泰誓也豈三代上應有此慘酷之刑而後世人主不至以嗜殺爲口實耶吾不知前此之一副痛淚從何而來而此時之一腔忍心何以悍然不顧也彼唐武后之行告密也而酷吏來俊臣之徒羅織人罪冤死者以鉅萬數得非

此告姦之言階之厲耶乃閻氏不知此言之背理而復引盤庚酒誥之重刑以證之且曰或者無以難則甚矣禦人以口給者其是非之良已泯沒於無何有之鄕而不自知矣

王鳴盛云嗟我友邦冢君本牧誓越我御事庶士大誥越爾御事又越尹氏庶士御事惟天地句莊子達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亶聰詩亶不聰作民父母洪範天子作民父母惟宮室句淮南子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孕婦句墨子明鬼昔者殷王紂剞剔孕婦震怒洪範帝乃震怒觀政史記楚世家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貫盈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誅之句湯誓天命誅之受命王制受命于祖上帝二句王制類乎上帝宜乎社冢土詩迺立冢土民之所欲二句左傳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弼予一人湯誓爾尙輔予一人時弗可失左傳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吉人易吉人之辭寡凶人左傳子產曰爲凶人惟日句詩天保惟日不足播棄犂老墨子尙鬼播棄黎老仇字微子相爲敵仇黜命書序成王旣黜殷命朕夢三句國語單襄公曰吾聞之泰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

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天視二句孟子引泰誓百姓有過二句見論語作奇技王制作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淫巧月令毋或作爲淫巧孜孜皐陶謨予思日孜孜予一人湯誓恭行句牧誓今予惟恭行天之罰讎字荀子反顧其上若仇讎獨夫受荀子引泰誓曰獨夫紂樹德務滋左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誕受多方見多方予克受節見坊記引泰誓惠棟云越我御事本洛誥越自乃御事聰明中庸聰明睿智官世孟子士無世官觀政卽今文泰誓四月觀兵事犧牲微子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度德左傳不度德罪鈞墨

子引泰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聽朕言湯誓恐聽朕言監不遠詩殷鑒不遠在夏詩在夏后之世予有亂臣十人見論語雖有周親二句見論語勗哉夫子見牧誓自絕于天漢書光謂昌邑王曰王行自絕于天斮朝涉句淮南子紂斮朝涉之脛剖賢人句淮南子剖賢人之心崇信牧誓是崇是長是信是使姦回左傳其姦回昏亂以悅婦人見史記雛字淮南子不善則吾雛也樹德務滋戰國策秦客曰樹德莫如滋果毅左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誕受顧命誕受羑若多方尹爾多方

尚書古文辨惑卷十三

宏農張諧之敬齋父

武成

閻如璩云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際亡劉歆校理祕文其篇具在其作三統歷引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質之今安國傳迥異其事迹時日亦多未

合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誅紂是歲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旁之所謂惟四月既旁生霸是也粵六日庚戌是爲二十二日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爲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爲二十七日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皆劉歆古之於象緯考之於經傳無不脗合而後著其說班固所謂推法最密者也今後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爲王至于豐其說既無所本以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又與其事相乖且古人書時記事有一定之

體召誥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則爲戊申顧命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則爲癸酉皆從前日而數之非離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祀廟越三日柴望則爲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以記事乎又召誥自丙午以至甲子皆冠以三月顧命自甲子以至癸酉皆冠以四月至洛誥戊辰爲烝祭之日而於後結一句曰在十有二月其詳明如此今晚出武成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至戊午師逾孟津已在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陳于商郊至甲子昧爽受會于牧野是爲二月之五日不見冠以二月豈今文書法耶又石紫

嵒謂三統歷武成篇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似非武王所以待紂古文未必實予曰參以周書世俘解當日正有此事但不必如周書已甚聖人舉動磊落光明豈若後世回互者之所爲哉

王鳴盛後案武成篇全用閻百詩謬說支蔓冗長其非自造者茲不贅敘

閻百詩以三統歷所引爲古文武成篇而不知劉歆顚倒五經之不可信故其悖理害義之端有不可更僕數者試歷歷言之去古既遠經籍散失孔沖遠當隋唐之際書籍尚多又經疏旁及逸事尚賴以少見源委考武成疏云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以今考之大抵本之逸周書故顏師古注漢志以爲今文尚書之辭猶注僞泰誓爲今文泰誓之辭也乃閻氏以爲眞武成其謬一也一月壬辰蔡九峯以爲建寅之月蓋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以正月爲一月也乃三統歷則以爲周正建子之月謂是月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欲於二

月置閏也夫正朔王者之大典也皆於革命之後改正朔易服色以立一代之制今將伐紂而卽以周正紀事也恐聖人之改正朔不若是急急也閻氏得無又譏武王之急功耶（見泰誓）況死諡周道也王之朝步自周也去其崩之歲尚有七年何以知其爲武而加之諡耶使古文武成有此吾恐其訕笑齒冷也其謬二也據三統歷二月庚申朔則死霸爲辛酉既死霸當爲壬戌粤五日何以能爲甲子若似今文召誥從前日而數之則爲丙寅若似古文武成離前日而數之則爲丁卯三統歷所

引乃閻氏所謂眞武成者何甲子之不詳乃至是乎其
粵若來三月用召誥而譌更不足論也況牧野之敗也
紂已自燔而死武王於此宜有所不忍言者矣當必葬
以天子之禮使武庚置守冢世奉厥祀豈能以黃鉞斬
紂頭懸大白之旗如史記之悖謬乎故武成之不殺紂
亡也爲尊者諱亦可以見聖人大公之心也今三統歷
所引武成曰咸劉商王紂其義理不純其文辭亦不雅
使古文武成有此吾恐又譏其襲用君奭之咸劉厥敵
矣其謬三也三統歷又謂四月己丑朔甲辰望乙巳旁

之閻百詩以爲十七日但武成篇曰既旁生霸以望與
既望例之則旁生霸者十七日既旁生霸者當在十八
日丙午也粵六日何以能爲庚戌乎此又閻氏之誤也
況武王燎于周廟朱子疑燎非宗廟之禮而閻氏引周
官閽人設門燎司烜氏共庭燎以辨之夫門燎庭燎所
以照衆爲明也凡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皆具焉非宗
廟之禮所專有事也今以燎爲祭祀之名與祠禴嘗烝
同豈廟門設燎庭燎有煇卽可謂之大祭祀乎何閻氏
之以口給而不以理論也且武王之克商也殺禋告廟

燔柴告天典禮尤重其前期則有告卜致齋之事卜尸
宿賓之煩其居期則有戒具陳設之典省視滌濯之勤
故祀廟以九獻而加爵旅酬之文盛祭天以七獻而奏
樂祝嘏之事繁蓋已極委曲繁重之數矣而其後期又
有繹祊歸脤之禮本非一日之間所能終事也今三統
歷謂庚戌燎廟辛亥祀天也無一日之隔則前祭未終
後祭已起方有事於周廟而郊祀之致齋已成虛文將
有事於圜邱而繹祭之賓尸均無誠意其二禮迭興則
人力必有所難給其爲時甚迫則禮數勢有所難周何

如丁未祀廟庚戌燔柴之能從容成禮乎而其祀馘之
害義更不足論也其謬四也閻氏以劉歆爲占之象緯
而合乎考宋志沈約云劉歆作三統歷以說春秋屬辭
比事雖盡精巧非其實也何承天云劉歆三統法尤復
疏闊此古人之議三統者也況泰雲九之告閻氏也謂
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法推癸亥爲建
丑之月朔日非如三統歷爲四日後卻三日矣蓋古歷
不正自六家歷以來斗分皆四之一故沈約論六歷至
今所差或三日或二日數時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

其術斗分多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可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祇足以惑時人耳此論定則武成篇所記一月旁死霸二月死霸四月旁生霸等日皆四分之一之歷所步差至二三日者先後不合固皆不待言矣見疏證閻氏以爲精而反藉以攻古文尚書其謬五也閻百詩以爲考之於傳而合乎則劉歆所據之國語非余所敢信也夫景王之將鑄鐘而問七律也欲以審音也乃伶州鳩對以武王伐殷之事所對與所問得無齟齬不相值耶反復周語之文以伐殷之初武王欲合五位三所

而用之所謂五位者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是也以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言周之當代殷如帝嚳之代顓頊也果如其說則是武王以日月星辰之次爲趨吉避凶之符較孤虛旺相之說尤爲荒誕是乃後世術士考星躔推身命以惑世誘民之說豈武王伐暴救民而肯出此所謂三所者則以天黿爲齊之分野而太姜之姪逄公之所憑神也鶉火爲周之分野而天駟爲農祥又后稷之所經緯也夫分野之說荒遠無稽先儒久有定論今以星在天黿而

遠及太姜並其姪逄公之神其怪誕無據得無聖人之所不語乎若夫后稷播穀爲有周開國之本而以辰馬農祥附會之其浮夸不尤在左傳之上耶至五位三所與七律文義不屬則强合之曰自鶉及駟七列韋昭注謂鶉火之張天駟之房合張翼軫角亢氐房列爲七宿而不知析木已入尾箕斗三宿天黿已入女虛危三宿尚可謂之七列乎又曰南北之揆七同注謂鶉火爲午天黿爲子自午至子爲七支與七律同數而不知蒼龍七宿已在寅卯之分尚可謂之七同耶此皆左氏理不

足以見極而辭半涉於虛誣故論一篇則前後之不類論結尾則散漫而無歸其他三統所引左氏內外傳者多事沈約已有定論而閻氏信之其謬六也若謂考之於經而合滋所謂惑者矣以尚書古文考之所引誕資有牧方明者伊訓無有也所引王命作策豐刑者畢命無有也其言冬至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皆劉歆誣造之詞其言畢命豐刑尚書百篇亦無此篇名也以今文考之所引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者顧命無有也乃以金縢之文移入顧命公孫祿劾劉歆顚倒五經

使學士疑惑非此類與尤可議者劉歆之譜三統歷也藉歷法以文姦謀爲新莽營居攝之事故立周公七年以爲復子明辟之歲言周公之歸政也迨新莽之篡漢也執孺子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非皆三統歷階之厲耶今反復洛誥乃周公遣使者以得卜復命之文劉歆之罪其容誅耶其謬七也閻氏又謂後出之武成言四月武王至豐其說無本夫史臣所記皆直書其事故爲信史若如閻氏之論則伏生二十八篇皆本於何書耶况武王之

伐商也篇首既詳其日則四月之王來自商必當記往還之期是僞武成之疏漏而不學非尚書之太精密也不觀多方之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耶至謂古人書時有一定之體尤爲不達字義彼召誥之越三日爲戊申顧命之越七日爲癸酉也言越者於也故從前日而數之如古文畢命之越三日壬申也卽古文武成之越三日庚戌也言越者度也故離其日而數之也閻氏不知越字有二義而以爲書時有一定之體則三統歷所謂越五日甲子越六日庚戌者何以參差不能齊乎其謬八

也又謂召誥之日冠以三月顧命之日冠以四月今武成癸亥甲子未曾冠以二月爲非伏書之法此尤考之有未精者夫古史之記事也其爲時不久則甲子之紀愈詳若敘事彌長則日月之書益畧故周公之營洛也其至洛師也以乙卯而不冠以月其歸宗周也並不記其日不尤爲疏漏耶况成王爲天下之共主起居必書乃其往新邑也不知何月其卽辟于周也不知何日惟有成王在洛命周公後故有公定予往之辭閻氏以爲此今文書法乎則日之不能知而遑問其月耶至謂戊

辰之烝在十二月尤屬舛誤夫洛誥謂逸祝册者以周公後祭告文武之册也作册逸誥者以留洛告命周公之册也故告廟在前册命在後今三統歷以戊辰爲十二月晦則作册逸誥不當在周之正月耶不得謂考之於經而合也閻氏又以三月甲辰朔推之須三月後十二月前置閏方能於亥月盡得戊辰而三代之歷法歸餘于終是占之象緯而亦不合也三統不足論閻氏反引洛誥以攻武成無乃古文之不若乎其謬九也若夫石紫嵐謂祀馘周廟非武王所以待紂此尚知義理者

而閻氏以爲參之世俘解當日正有此事是不知三統之武成正据世俘爲藍本也其文曰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曰朕聞文考修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天于稷夫武王之與商同者祇成湯放桀一事不知修商人何典而斬紂獻馘也昔漢高帝以匹夫不學提三尺劍與項籍爭天下洎破籍烏江尚能以魯公禮葬之穀城發哀而去豈武王大聖而義不逮此況閻氏於世讐二字詬詈武王至不容口今於縣首獻馘也乃又謂聖人舉動磊落光明非若後世回互者之所爲是非於武王前倨而後恭也乃欲證僞武成之真以見尚書之僞故袒護作三統之劉歆耳其謬十也嗟乎觀此十謬可以見閻氏之心矣

閻如璩云墨子兼愛中篇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巡狩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僞作武成者移爲伐紂時事論語載雖有周親四語於大賚後俱初定天下事亦自相類僞作泰誓者又割入中篇反若墨子引古一似今人好集句爲文章者矣

王鳳喈嘗引墨子此段以攻泰誓謂雖有周親二句墨子既稱爲傳則非泰誓可知余已据墨以闢之矣閻百詩又引此以攻武成余更箴其膏肓可乎夫墨子之引傳也其字句則堆砌而不成辭其次序則隔閡而不能通而其文義則半明半昧若小兒之學語者然所引何傳而能如是之不成文理耶今以武成考之其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者惟有道曾孫周王發之誤也增泰山二字而即不可解也其曰有事大事者將有大正于商之誤也删四字而即不知何事而況删五句之多乎宜文義之不相屬也其曰既獲仁人者予小子既獲仁人之誤也删三字而不能成辭也至尚作以祇四字乃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之誤也删去七字尚能成文理耶其商夏蠻夷醜貉六字乃華夏蠻貊之誤删去下句而文氣亦不能順也皆墨子雜取武成之文而脫譌舛誤非武成移爲伐紂時事也至雖有周親二句乃雜湊泰

誓之文萬方有罪二句又雜湊湯誥之辭也亂勦二代
之書其文氣之割裂自難聯屬而尚有文義之可玩乎
閻氏以爲武王既定天下望祀山川或岱宗禱神之辭
非伐紂時事乎夫望祀山川則既獲仁人將欲何用若
岱宗禱神經史絕無明文經有武成尚不足信閻氏誣
造之說其可信乎況墨子之意以武王爲兼愛之事自
非伐暴救民不足以當之若謂望祀禱神於墨子之本
旨亦有所不能通也閻氏不辨墨子之駁雜而惟武成
焉是求吾恐學者之援儒而入墨也閻氏又謂論語載

雖有周親四語於大賚後亦初定天下之事是不惟懵
於泰誓並誣卻論語矣夫天下大定之後則周親仁人
尚與誰較勝負百姓有過又責武王以何事也是皆以
偏私之心爲流遁之詞祇圖有辭之可措而不知無理
之難通甚哉其陋也又謂泰誓割入中篇反似墨子引
古如今人好集句爲文章者余仍以墨子證之其兼愛
下引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
此洪範之文也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
之所視此小雅大東之詩也二書皆有韻而會集一處

非如後世集唐句以爲詩者乎又引禹誓曰濟濟有衆
此大禹謨之文也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此湯
誓之文也蠢茲有苗又大禹謨之文也用天之罰又湯
誓之文也合二篇爲一誓非如後世之集經史以爲文
者乎大抵辭達理明者雖萬變而貫通無滯而强辭奪
理者卽一語而抵捂難通閻氏其何說之辭

閻如璩云晚出武成孔傳不言有錯簡孔疏始言之宋劉
氏王氏考正逮朱子而益密蔡傳從之以厎商之罪七十
八字又惟爾有神四語移于征伐商下爲起兵告神之辭

是已不知紂爲天下逋逃主二句左傳昭七年爲武王數
紂之罪以告諸侯之辭非告神者左氏不應有誤故僞作
者繫於其承厥志下爲王若曰之辭若諸侯來受命王追
述初起兵禱神如此以見天與人歸此最作者苦心湊泊
處朱蔡移置必反爲所笑千載之下余殆欲測其情云

閻百詩謂武成之錯簡孔傳不言至孔疏始言之則作
僞傳者之學尚不知武成之錯簡其不能作武成明甚
宋儒紛紛考正逮朱子蔡氏而益密則厎商之罪以下
爲初起兵時祭告天地山川之辭亦明甚若左傳所引

逋逃主二句爲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之辭則左氏隨筆改易之過而武成不任其咎也夫左傳之改易尚書也不可枚數如洪範之沈潛剛克也則改爲沈漸剛克矣(文五年)盤庚之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也則易爲劓殄無遺育矣(哀十一年)夏書之賦納以言明試以功也言舜典則敷奏改爲賦納矣言益稷則敷納易爲賦納明庶易爲明試矣(僖二十七年)此皆左傳擅易尚書之過非獨改武成告神之辭閻氏謂左氏不應有誤何其誤若是之多也况楚無宇之對楚子也以其君欲求諸侯故易告神爲告諸侯之辭而其下卽曰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其言求諸侯所以欣動其侈心又恐納亡人而諸侯不服亦所以興起其懼心也此皆爲臣者納約自牖以諷諫其君其易辭也爲理之所應有不較勝於左氏之易經文耶乃閻氏不知此意謂僞傳與經同出一手抑且謂武成錯簡皆僞作者故意爲之以求合左傳之文其繫於王若曰一節之後也若諸侯來受命而王追述告神之辭以告諸侯則於左傳不悖而於文義亦稍可通夫既知左傳非告神矣則僞作武成者易

告神之辭爲告諸侯之辭豈不直捷簡當也哉乃計不出此而故爲錯簡以求合所謂皇天后土名山大川及惟爾有神者究與告諸侯不能相合則亦何用此苦心湊泊爲也得無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耶且武成之錯簡除此二節之外尚有五節閻氏欲測其情以爲皆何所爲而錯簡也大抵閻氏之攻尚書以偏私之心爲機變之巧惟其義理中正雖吹毛而不得其疵亦證佐分明雖洗垢而不得其隙甚至技無所施則穿鑿於空曲無字句之中但使有詞可措以爲詬厲嘲訕之資如攻孟子引虺誥之湯一征也則曰此其苦心分疏處攻虺誥之初征自葛也則曰又其苦心閃縮處與此苦心湊泊同一伎倆似此機心用事非維氣象不佳抑且心術不正而閻氏方且自以爲得意謬矣

閻如璩云牧誓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朝歌之南卽商郊地非二地也僞作武成者敘武王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似武王於癸亥頓兵商郊甲子昧爽始及牧野誓師誓已而戰一地也分作兩地用之可乎蔡傳云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

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蔡氏
亦以商郊牧野爲一但認武王與師爲二尚未允三統歷
載師以戊子日發癸巳武王發丙午逮師言武王至師中
至戊午度孟津癸亥至牧野皆親在師中豈待甲子昧爽
哉蔡氏不信班志故有此誤且古者王出征則王將將必
與士卒相習然後如臂之使指豈有臨戰之日將始至軍
者乎其亦不識兵法矣又大雅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與
論語孔子愼戰同一心法今武成曰俟天休命恐非武王
心也夫苻堅寇晉寢不能旦固不足論若魏武臨陣安閒

如不欲戰亦豈所以論武王乎讀者其味之
閻百詩攻武成蔡傳其讀書不細而顯悖夫經其見理
甚粗而不軌於正乃徒執三統以爲定議舉兵法以論
聖人其殆無聊之辭乎余試據理以折其角夫商郊牧
野本一地也孔傳謂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亦自可見
考
大清一統志牧野在淇縣南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後漢志
朝歌南有牧野去縣十七里通典卽紂都近郊三十里
是閻氏何以知其誤作兩地也夫武成之言陳于商郊

也以武王癸亥夜陳言之也其言會于牧野也以受率
其旅會戰言之也一地而分言之非二地而兩用之也
使商郊爲一地牧野又爲一地則受軍牧野何以能與
武王合戰耶此閻氏强詞之咎而武成本無瑕之可指
也又引牧誓蔡傳謂蔡氏亦以商郊牧野爲一但認武
王與師爲二尚未允夫謂與師爲二者以武王癸亥未
至牧野也此尤悖經之大者夫三統歷之言四日癸亥
至牧野也爲師至耶爲王亦至耶不可得而知也若其
引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則若王在師中矣卽兵法

之言將必與士卒相習然後如臂使指也是招近募選
隆埶詐尚功利之兵相與鬭智力角雌雄也非所以論
聖人也若聖人之兵則同心同德非兵法之所能拘矣
閻氏以癸亥之夜王親在師也獨不記牧誓之文甲子
昧爽王朝至于商郊耶是癸亥之夜尚未至牧野也乃
閻氏以爲王在師中不待甲子昧爽也是直以三統駁
牧誓也又謂蔡氏不信班志故有此誤是又以三統駁
蔡傳也閻氏何顚頊至是耶豈忘卻牧誓爲伏生之經
文不比古文尚書急則詆爲僞作耶其讀經也不詳其

信三統也甚篤乃反以不誤爲誤何其謬也又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與孔子愼戰同一心法而武成言侯天休命非武王之心此非閻氏之所能知也所謂侯天休命者勝負不敢自必惟順天而行以盡義之所當爲其成敗利鈍之數一聽於天而已不與焉者也非如僞傳以夜雨畢陳爲神人和同之應也夫聖人之愼戰也其臨事而懼之心與順天而行之心原自並行而不悖其臨事而懼則心有主而所謀者周其順天而行則心無私而所守自定以武王之伐暴救民當商受之親離衆

畔蓋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無商矣而武王於此不敢自信者蓋聖人有濟當世之志而武王初無利天下之心則仍一夙夜祗懼以恭天成命而已閻氏有攻尚書之癖其心旣偏拗而不公無知聖人之明其才又利口而無信乃以持堅魏武上詬經文余故曰非其所能知也

梅鷟云晩出武成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非武王殺之可謂巧矣然孟子非不通文義者何至讀書誤認紂衆自殺以爲武王虐殺哉

閻如璩云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孟子語似當日書辭僅血流杵三字未必有漂字緣趙岐注有漂字晩出書同則出趙氏後可知又此章血流杵孟子明言爲武王事朱子乃謂孟子設爲是言試思武王本無是事孟子何苦設爲是言孟子本爲武王辨誣反先誣武王而後辨之乎

黃宗羲云武成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商人自相殺也孟子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是明言武王殺之兩意相背則知孟子所見之武成非孔安國古文之武成也

王鳴盛云王充論衡語增篇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武成亡於建武王充猶及見之彼眞本武成必不以倒戈與流杵爲一緣此是兩敵相爭故描摹至此

近世陋儒攻尚書者衆矣而攻武成血流漂杵者尤夥大抵皆拘文牽義而不得聖賢之意者也則試逐節論之夫孟子之不信武成也蓋習見夫戰國時上有好戰之君而下有善戰之臣其攻城野戰伏尸動以數萬計而武成有辭過其實者恐當時藉以爲口實故爲此拔本塞源之論以遏絕其好殺之心非未見倒戈攻後之

文而不知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也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之也梅鷟以爲孟子讀書不至誤認耶不知孟子不信武成明言血流杵非仁人之事所以絕禍亂之萌而爲生民立命也非以爲武王虐殺之也其不得聖賢之意一也閻百詩謂書辭僅血流杵三字趙注始增漂字故武成與之同推其意不過謂武成襲用趙注以證其魏晉間人僞作之私耳於孟子救時之大義有何交涉耶况戰國策言秦白起伊闕之戰也則曰流血漂鹵賈誼言黃帝涿鹿之戰也則曰血流漂杵皆在趙

注之前作僞者獨不知襲用之耶閻氏志在徇私其不得聖賢之意二也閻氏又謂血流漂杵孟子明言爲武王事朱子注設爲是言是誣武王也此尤不知孟子之心夫朱子推孟子設言之意是懼起後世之惑而長其不仁之萌所以爲當世止殺非必爲武王辨誣也故以實言之則爲周師攻擊追逐而殺之仁者之事固非所宜有而以設言之雖爲商人奔走蹈藉而殺之仁者之心亦有所不忍也此孟子之微意而朱子大明其好生之仁夫必倒戈反攻而亦無一人之受傷則兵不血刃

而仁者之師始符而孟子之心始慰也閻氏以爲是誣聖人以過耶抑闇聖人之幽耶况味而何其三字語氣是明言血流杵非仁人之事非明言爲武王事也閻氏於孟子文義亦不能通耶其不得聖賢之意三也若黃黎洲之論言武成是商人自相殺言孟子則明言武王殺之兩意相背則孟子所見之武成必非孔氏所傳之武成黎洲固陽儒而陰釋者得無佛氏所謂想入非非者耶夫孟子之不信書也特以仁者之師不宜殺人如此之多而未嘗言何人殺之也黃氏何所據而謂明言

武王殺之也非不通孟子文義耶况書序雖非聖人所作而流傳最早其曰往伐歸獸者卽告神克商歸馬放牛之事也其曰識其政事者卽散財發粟列爵分土之政也與武成若合符節黃氏以爲孟子所見別有武王殺人之武成勢必如逸周書之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見克殷解武王遂征凡憝國九十有九馘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見世俘解方能與黎洲之見相合也吾不知孔子删書何所取而存之百篇中耶將取其殺人

之多耶夫孟子所取尙二三策程子以爲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若如黎洲之言則孟子將何所取耶得無痛心疾首而不忍言耶其不得聖賢之意四也若王鳳喈之引論衡則尤有奇僻不可思議者考論衡自紀王充生於建武三年曾受論語尙書僞武成亡於建武其見與否不可知考語增篇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則周之取殷與秦漢一也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故以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以德取人則是三皇五帝之

屬力與德不能兩立雖爲武王所擒亦宜殺傷十百人孟子曰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血浮杵固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事也夫孟子言血流杵之過其實也所以爲武王明心欲時君之修德以行仁也而王充譏不血刃之失其正也所以爲商紂吐氣欲人君之尙力而爭勝也其事雖若相似而其理正屬相反彼血流漂杵孟子猶以爲疑今又曰赤地千里卽使果見武成將何以取信乎孔疏以爲僞書於此可見其不得聖賢之意五也嗟乎觀於此者則知孟子之心與梅鷟等之心其仁不仁可見矣

惠棟云中庸曰壹戎衣壹讀爲殪戎大也衣讀爲殷言周殪滅大殷也康成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歟高誘呂覽注云今兗州謂殷氏皆曰衣蓋古衣字作㐆从反身殷从殳㐆聲故讀爲衣是則中庸之壹戎衣卽康誥之殪戎殷也梅氏不知衣卽殷字而於武成仍用中庸之語云壹戎衣天下大定斯爲贅矣又國語引大誓曰戎商必克戎商卽戎衣也

惠定宇引中庸壹戎衣之注以攻武成亦可謂鄭氏之

佞臣矣夫鄭康成之注中庸也必謂衣讀如殷者蓋爲僞泰誓所誤以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滅紂是再著戎服不得爲一戎衣故以衣爲殷也其曰壹者言武王承三世之業一身用兵伐殷而滅之也此亦漢儒臆造之說非中庸之解衣當作殷也乃惠氏承其謬而甚之謂中庸之壹戎衣卽康誥之殪戎殷故讀壹爲殪解戎作大且謂古衣字作㐆從反身殷字從殳㐆聲故衣有殷音已可謂意匠經營矣而於鄭氏之注已不能通也又謂武成仍用中庸之語爲贅則大不然夫武成之言伐商

也以至王來自商凡七用商字今忽於一戎衣而易爲
殪戎殷也則乍商乍殷史臣紀勝國之號竟恍惚無定
耶況武王滅商之前所爲泰誓牧誓凡用商字者十而
無一殷字意當時自有分別惠氏乃能自我作古耶又
引泰誓戎商卽戎衣意惠氏於殷商之判不安於心故
以武斷之技紐合爲一以避他人之攻用心已可謂巧
矣然衣之讀殷也以從反身而得若其讀如商也不知
又從何得聲耶況以戎商必克而易爲戎衣於文義其
能通乎此皆惠氏守漢儒門戶之見不能正鄭氏之誤

反欲怙鄭氏之非謂之佞臣誰曰不宜

閻如璩云孔傳不釋華山曰桃林在華山東是明指太華
山言則所謂華山之陽亦卽太華山可知竊以果太華山
之陽爲禹貢梁州地武王歸馬於此無乃太遠桃林爲今
靈寶縣西至潼關皆是而馬獨驅出太華山南事所不解
讀水經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
門水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卽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
之山門水出焉者也遂躍然曰武成之華山乃陽華山非
太華山今商州雒南縣東北有陽華山其斯爲武王歸馬

之地哉與桃林之野南北相望壤相接胡朏明註哀江南
賦華陽奔命曰華陽在今陝西雒南縣卽武王歸馬處子
山自江陵奔命使周取道商洛入武關此陽華山之南正
其所必經故曰華陽奔命若作太華山之陽失之甚矣

閻百詩於地理之學號稱精熟而說經之地有極謬者
蓋本其逞私之心縱其好勝之性而加以禦人之口武
斷之才故有本是也而以爲非本非也而以爲是者矣
如攻華山之陽是已余世居陝州自陝州西行至陝西
之華陰祇二百二十里所謂華山之陰者也余之車輪

馬迹過此者不知幾度矣自閿鄉西南行出太峪口至
陝西之雒南亦祇三百餘里所謂華山之陽者也余鄉
人之賈陝西者道商雒出藍關不知凡幾余亦耳之熟
矣蓋雒南與華陰南北正對而中隔華山桃林今屬閿
鄉西南與雒南斜對相去不過二百里閻氏以爲歸馬
太遠其疏一也考
大清一統志華陰縣南至雒南縣界四十里東南至雒南
界四十里西南至雒南界八十里雒南縣北至華陰縣
界一百里南至商州治九十里東北至河南閿鄉縣界

一百二十里則其地之方位與道之遠近舉可見矣蓋
商洛正華山之陽而閻氏不知其疏二也山海經云太
華之山削成而四方余嘗望之與旁列之小山均不連
屬非如他山蜿蜒數百里聯綴不絕也一統志云太華
山在華陰縣南十里則華陰爲華山之陰卽商州雒南
爲華山之陽不言可喻而閻氏以爲甚遠其疏三也閻
氏以華陽爲梁州地乎夫禹貢之言華陽黑水也謂梁
州之域東距華山之南西至黑水特指東西極邊而言
之以爲封疆之界故謂華山之陽爲商雒可也而謂梁

州之地皆爲華陽可乎猶禹貢之紀豫州也西南至南
條荆山北距大河以爲封域故謂荆山之陰爲湖北南
漳穀城宜也若謂豫州一方皆爲荆山之陰無乃顢頇
而無所稽耶其疏四也閻氏以武成之華山爲陽華山
乎大陽華一小山耳以其在華山之陽故謂之陽華山
亦曰華陽山且華山踞其西北相去不過百里作史者
能舍太華之尊而紀一小小之陽華耶其疏五也考水
經注而以
大清一統志

皇朝輿圖核之洛水出冢嶺山又東至陽虛山合于元扈
之水卽圖之雒南縣治獨處二水之交山海經所謂陽
虛之山臨于元扈之水是爲洛汭也洛水又東歷清池
山傍東合武里水水南出武里山東北流注于洛卽志
所謂拒陽縣後魏真君二年於今縣東四十里武谷川
置俗謂之清池川是也洛水又東要水入焉水南出三
要山東北逕拒陽城西而東北流入于洛卽志所謂三
要鎭在洛南縣東南九十里三要山下是也此皆正當
華山之陽而閻氏並未詳考其疏六也又洛水於拒陽

城西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案一統志門水
無可考而案之輿圖靈寶之宏農澗於洛不屬決非洛
水之枝渠恐酈氏誤也考山海經陽華之山楊水出焉
而西南流注于洛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河是山之
陽爲楊水而山之陰爲門水也則非洛之枝渠可見矣
考一統志陽華山在雒南縣東北以輿圖核之其南卽
文峪河西南流注于洛者也其北卽門水爲宏農澗之
上源者也特古今之水名不同耳閻氏不知酈氏之誤
其疏七也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卽華陽山海經所

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夫酈氏之注即華陽也言
其山在華山之陽故山亦名華陽非以陽華山之南爲
華陽之地也乃閻氏以爲歸馬之地其疏八也閻氏以
爲與桃林之野南北相望壤相接乎固已然陽華之北
爲潼關閿鄉迤南之地呂覽所謂秦之陽華藪者也其
山之陽又爲盧氏迤西朱陽關之地在商洛之東北所
謂華陽奔命者非道之所能經矣案一統志所引輿程
記自武關西北行五十里至桃花舖又八十里至白楊
店又八十里至麻澗又百里至新店又百里至藍田縣

以輿圖核之皆商州之地案寰宇記商洛縣在商州東
九十里盛宏之荆州記武關西北一百二十里有商城
故古今之取道商洛者雖雒南近在華山之陽倘非道
之所經而況偏東北之陽華其去道又甚遠乎是胡朏
明之註賦亦誤乃閻氏信彼疑此以爲非太華山之陽
其疏九也夫閻氏非不知商雒爲太華山之陽也而必
謬作陽華山者欲攻擊華山之陽以證武成之爲僞書
耳然事有定理地有定形豈利口武斷便可以是爲非
也哉

閻如璩云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詩稱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此受命之說無稱王改元事也自周
書以文王受命九年春在鄗而改元之說興自太史公書
以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稱王之說興至歐陽
永叔泰誓論出而文王之冤始白今試取晚出武成讀之
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非即
受命改元之妄說乎又西伯受命稱王亦不始史記其遠
自文王世子來武王對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
撫諸鄭氏注言君王則受命之後此亦可見

閻百詩引逸周書以攻武成謂大統未集即受命九年
之說余據理以折之夫受命改元之誣皆起於太史公
之史記而周書無是也考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時
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可見者祇此而已
閻氏即以九年爲受命改元之證乎獨不見酆保解則
稱二十三祀矣小開解則稱三十五祀矣繼文傳之後
則柔武解紀武王之元祀矣皆守商王之制未嘗以年
書也則知所謂九年者乃受命專征之九年非受命改
元之九年也閻氏失於參考謂改元之說起於此殊未

得事理之詳也考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沈約注案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又紀年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蓋自受專征伐之命於此始九年矣案風俗通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殷何緣便得列二王哉俗儒不能採綜多其辨論至於訟閱太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此皆古人爲文王辨誣者也今試取武成讀之所謂撫方夏者非即方伯之職乎其大邦以力自恃遇文王而力無所施其小邦以德望人

遇文王而德如其願所謂畏力懷德者皆撫方夏之實政文王祇自盡其職初無心於大統之集也此即周書程典解所謂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者閻氏乃以爲受命改元之事得無悖論語至德之旨耶何其謬也閻氏又謂文王世子君王其終撫諸爲稱王之始不知此乃劉歆之增竄鄭氏之妄注而揆之義理必無此也方望溪曰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複㳠枝贅既長益辨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傳乃知是篇誣妄語亦當時劉歆所增竄也莽將即真稱天

公使者見夢於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真故僞附此記以示年齒命於天而夢中得以相與昔周文武實見此兆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徵矣此乃禮義之大閑故刊而正之余嘗謂鄭康成去古未遠箋注諸經其爲功固甚多而其學不見極誣聖人言符命信緯書其爲害於學術亦甚大世之君子觀方氏之說則可見戴記之誣亦可知鄭注之妄矣

閻如璩云孟子有攸不爲臣一段亦史臣作紹我周王二句則史臣述士女之辭僞作者亦竄入武王口自不得不

去其首句又改爲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試思今文大誥曰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其自卑如此於勝國則曰大國殷曰大邦殷曰天邑商其尊人如此豈有武王初得天下徧告羣后而乃自尊爲大邑周乎即文理亦不可通矣

姚鼐云武成言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東晉本以爲告皇天后土辭夸亦甚矣如宋賢定本則半爲告諸侯語其爲矜驕也則均武王之矜乃至是乎其經說後我后后來其無罰至惟臣附于大邑周八句皆周書

之言也孟子於宋小國章引其辭詳於齊伐燕章引其文畧然其爲兩引商周之事以明王道則一也說孟子者誤以徯我后后來其蘇與若時雨降民大悅爲一事疑其出於商書而於宋小國章遂斷其辭與下文不屬僞古文因說孟子者之誤而逕載其辭於商世遂不悟其當爲周矣是語也非伐紂之辭也意武王克紂之後而東伐奄國或周公東征時之書故曰我后曰我周王是天下已定於周之辭也

自閻百詩倡詆經之謬而此後之說經肆無忌憚者至

姚姬傳而極余不得不亟辨之夫孟子之引尚書也皆孟子之語與尚書之辭增損錯出於一節之中而文理通貫若不可分故朱子註謂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閻氏何所見而知爲史臣之作耶至昭我周王自屬士女之辭而武王述之即以爲史臣所作亦史臣之紀王言而非史臣敘事之語也若詆大邑周爲自尊則又閻氏無隙可抵而爲此無聊之極詞耳夫辭令之文體製殊異或抑然自下而人飲其和或侈然自高而人服其大其因事制宜各有攸當甚未可舉一而廢百也閻氏以爲大誥曰小邦周多士曰我小國爲自卑乎獨不見召誥之言作大邑洛誥之錯簡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也況大誥之文一則曰無疆大歷服再則曰弼我丕丕基是奄有九有爲天下之共主又豈一國一邑之可比耶閻氏又謂於勝國則曰大國殷曰大邦殷曰天邑商爲周之尊人似也然獨不曰大誥之言殷小腆逋播臣耶夫言豈一端而已夫亦各有當也當庶邦之來受命也武王於新君即位之初大誥羣后以天子之尊對諸侯之衆而自稱

曰大邑周乃自謙之詞非自尊之詞也閻氏不識事體乃欲舉此以槩其餘無乃與姚姬傳詆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爲武王之矜驕同爲執一而賊道耶若姚氏之經說則又剛愎自用有不可以情理論者夫孟子之引尚書也於宋小國章其辭詳其湯居亳三節兩引書辭言湯之行王政而王天下也其有不爲臣二節兩引書辭言武王之行王政而王天下也姚氏以爲兩引商周之事以明王道可也若齊伐燕章則有湯而無武雖亦兩引書辭所以證湯之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乃姚氏

亦以爲兩引商周之事吾不知所引周事之爲何事於上何所承而於文何所屬耶姚氏殆未讀孟子耶況后來其蘇見諸虺誥后來無罰載之太甲皆所以爲民大悅之證是原爲一事非誤以爲一事也是本出商書非疑出於商書也姚氏乃欲於齊伐燕章割后來其蘇三句以爲周事則於商之事不能完而於周之事無所屬欲於宋小國章割后來無罰三句以爲周書則於商之書有所闕而於周之書不能通姚氏不自咎說經之妄而反謂說孟子之誤將欲誣趙邠卿耶抑並誣朱子耶

若夫商書我后之文與周書之我王迥異所謂后者皆稱諸侯之辭猶曰我君焉耳如湯誓之稱湯爲我后而夏桀始稱夏王是也姚氏以爲說孟子者斷其辭與下文不屬今既聯其辭矣吾不知后來無罰者與不爲臣東征之事文義何以能相通也且以爲武王克紂已定天下之後矣則所謂徯我后者爲徯何國之諸侯耶甚矣其妄也夫姚姬傳讀書粗疏而信閻百詩之說果於誣經執商事爲周事而不顧義理之不安割商書爲周書而不計事實之不順且謂孟子引武成泰誓皆非伐紂時事不過憑臆誣造而經文愈失其真此風一倡新學小生皆敢割裂聖經以逞胸臆之妄而學術將不可問此辨惑之所爲作也

閻如璩云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疏引孟子班爵祿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卻連天子在內地又四等與分土惟三不合蓋用漢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之說也益驗晚出書多出漢書

閻百詩謂武成列爵分土疏引孟子班爵祿章非是而以爲用漢志之說初不知班孟堅之論正用孟子之文

也夫班氏之志地理也於周則引周官之職方氏具載辨九州之國而畧其封國千里四公六侯之制其曰爵五等土三等者正用武成之文而其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爲附庸者正采取孟子之文也此亦班氏典校祕書獲見尚書古文之一佐矣閻氏乃欲藉孔疏以攻武成何其與班志之相悖也若夫列爵分土之制諸經不同惟周官義疏

御案云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蓋天下初定夏商以來建國一仍其舊別無土地可以大封孟子所言周初之

制也至周公建典則商奄既誅滅國五十始廣齊魯衛晉之封見於傳者殷民七族殷民六族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本未嘗躬其宗祀奪其土田故三等之國封域雖增所食穀土不過少加於百里七十五十之數而不甚相遠也

聖訓煌煌通達事理議論持平而諸儒紛紛聚訟之說可以熄矣

王鳴盛云玉藻頤霤垂拱此說臣侍君俯身之狀非此垂拱之義史記曹參世家云陛下垂拱此二字所出但說文

拱斂手也則單言拱義已顯若垂字係本易繫辭垂衣裳而天下治不連衣裳而單言垂竟不知其意何指況武王時史官何知夫子繫易乃取而組織成句乎

王鳳喈以垂拱攻武成可謂無隙可乘而自作支離之詞以欺人者矣夫武成之言垂拱也所以狀天子篤恭之容也蓋自法制既定而後則分爵土以班諸侯取賢能以任卿士修五教重三事而天下無不厚之俗崇信義報功德而天下無不勸之善武王於此夫何爲哉猶虞帝之恭己無爲而天下自治也則垂拱者卽聖人之修己以敬以安百姓者也王氏不知此理而引戴記之頤霤垂拱以爲臣侍君俯身之狀非武成垂拱之義其學甚膠執而不通夫玉藻之垂拱言身俯則手沓而下垂是臣下侍君之敬也而武成之垂拱言心存則端拱而不肆是武王臨朝之敬也君臣之分雖異而其理則一夫何不同之有況孔疏謂說文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而天下自治輔漢卿又釋之曰垂而必拱不盡垂也其理雖淺而大義已明乃王氏謂垂拱二字出自史記已屬

亂道復引說文謂單言拱義已顯是欲删尚書之垂字也又謂垂字本易繫辭垂衣裳夫六經之言垂詩則言垂帶矣禮則言垂佩矣奚必衣裳而始可言垂也又謂單言垂竟不知其意何指夫單言垂者王氏之臆造也自造之而自駁之不自省文理之不通而反謂尚書之無所指余不能知其何說也況武成所言垂拱也繫辭所言垂衣裳也各自成理祇一垂字同耳王氏乃謂武王史官取夫子繫辭組織成句不知一字偶同何所用其組織耶豈文字亦不能通耶似此誕妄之人支離之

詞斯亦不定論也已
王鳴盛云晚出二十五篇文從字順豈宜更有殘闕而此篇既戊午以下文無次第或僞作者自嫌其過於完整故作此錯亂之狀以自掩耶今此篇實屬魏晉間好事者采集成文並非眞本則錯簡固可不論俗儒乃取此篇移易其前後而更定之紛紛曉曉皆可不必也

案武成錯簡自劉原父王荆公程子皆有改正次序至朱子參考定讀如今本惟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尚有闕文則武成之錯簡舊矣乃王鳳喈以爲晚出書文從字

順豈宜更有殘闕夫錯簡者以世遠歲久韋編自絕則竹簡錯亂失其前後之序耳此與文從字順何涉王鳳喈何顚頇至此極也況孔門之記論語也尚有誠不以富錯簡之文曾子之傳大學也亦有格物致知殘闕之傳何獨於武成而疑之乃王鳳喈以爲僞作者故作錯亂之狀豈今文梓材之殘闕洛誥之錯簡亦皆故作錯亂以自掩耶甚非情理之所宜有也若夫詆爲僞書固拾閻百詩之牙慧而謂錯簡固可不論又不知前賢窮經明道之苦心也恭讀書經傳說彙纂

御案云武成錯簡自孔疏疑之後儒互有更張至程朱而始定朱子更以漢志曰辰及經之前文細推之移四月既生魄於丁未祀周廟之前更爲精密的當無可復議矣惟用附我大邑周之下闕文不可復補程子移反商政二句於其下稍有結束但反商之政如救焚拯溺急不容緩武王仁民之心迫切實甚豈能待歸豐之後自二月以至四月乎然所闕實非一兩言可了也今惟以朱子之更定者爲據他家聚訟紛紛可以息矣大哉王言其尊崇程朱考定錯簡如此王鳳喈乃謂俗儒取此

篇移易前後而更定之皆可不必何物鯫生乃敢詆程朱爲俗儒是攻尚書爲侮聖言而論武成則又詆先賢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於妄人又何難焉
王鳴盛云厎罪本周語厎紂之多罪暴天物本王制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亂畧本左傳以討亂畧率俾句本君奭惟爾有神本左傳惟爾有神裁之神羞句本左傳無作神羞相予本左傳平公之靈尚輔相予天休命本易象傳順天休命甲子昧爽本牧誓其旅若林本詩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勤家本祭統孔悝鼎銘云其勤公家

惠棟云惟一月壬辰五句本漢書律歷志劉歆武成篇商罪本逸周書商誓殪商之多罪紂所過名山大川十三句本墨子兼愛篇與閻如璩同既戊午二句本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二句本國語王以二月癸亥陳未畢而雨倒戈本史記紂師皆倒戈以戰大定本六韜入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反商政用呂氏春秋復盤庚之政釋箕子之三句本荀子大畧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四囚哭比干之墓散鹿臺之財二句本史記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振貧窮大賚本論語周有大賚歸

馬二句本樂記及史記駿奔走二句本禮大傳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先王本國語昔我先王世后稷大邦畏其力二句本左傳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本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又逸周書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亦謂受專征伐之命志字本中庸善繼人之志肆予東征七句本孟子重民二句本論語所重民食喪祭垂拱句本管子任法篇垂拱而天下治

尚書古文辨惑卷十四

宏農張諧之敬齋父

旅獒

閻如璩云安國壁中書原有旅獒篇馬融鄭康成親從講習知旅獒不得讀以本字故註書序馬云作豪酋豪也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蓋從篇中文與義定之也僞作此篇者止見書序有旅獒字遂當以左傳公嗾夫獒焉爾雅狗四尺爲獒之獒若似馬鄭爲不識字也者亦待之太薄矣

甚矣閻百詩之以無爲有也夫馬融鄭康成初未見古文時誤註書序而讀獒爲豪具載孔疏孔沖遠謂其不見古文妄爲此說蓋已無可疑者乃閻氏於孔疏而知之復卽孔疏而翻之以爲馬鄭親見旅獒原文其讀獒爲豪蓋從其篇中文與義而定之是旅獒別有原文馬鄭之註序並無錯誤不知何所證據而爲此說也且無論其毫無證據也卽以書序言之亦自有不可通者書序云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若獒讀爲豪將西旅獻其方物乎抑祇獻其國之酋豪也恐不能以國之酋豪便

抵作方物也鄭氏知文義之不可通也則增一見字而委曲以解之謂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不知獻與見不同信如鄭註則序當云西旅獒來見不當倒爲西旅獻獒也況四夷之入貢也皆酋豪遣其陪臣敬獻方物未有國人而遣其酋豪且卽以豪爲方物者於理既有所不合於文亦有所難通此皆錯誤顯然是非昭著又前儒已成之迹無所用文過飾非之辭乃閻氏以詆諆尚書之故並欲袒護馬鄭之非私意紛拏殆喪其是非之本心而不知也夫

閻如璩云書序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孔疏上旅是國名下旅訓爲陳二旅字同而義異孔傳所謂因獒而陳道義是也此從下文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例出而蔡傳竟解作國名可謂字並不識矣又旅者陳也因獒而陳道義此自史臣所命篇名非當日太保胷中有此二字以訓戒王今云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分明是既有篇名後案篇名以作書或曰惟克商以下書之本序太保乃作旅獒亦史臣爲之辭耳余曰然則召誥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不曾有召誥字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不曾云作呂刑以詰四方何獨古文直罵題

書序有旅字者三篇芮伯作旅巢命嘉禾旅天子之命訓旅爲陳是也惟以旅獒爲陳獒則於書經體制有萬不可通者夫旅西戎之國名也旅獒周書之篇名也若以旅爲陳而去其國名安知其爲何人之貢獒而陳其道義乎如旅巢命之篇使去其巢之國名祇云旅命不幾與商之肆命同爲陳天命以戒王耶卽賄肅愼之命使刪肅愼二字祇云賄命則未知以幣賄賜何國之君

恐於理有所難通也況孔傳以爲因獒而陳道義何如因西旅貢獒而作書之爲直截簡當乎是果蔡氏之不識字耶抑閻百詩錮蔽之識不能通經也天下有識者自能辨之又謂旅獒篇名皆史臣所命固已觀尚書五十餘篇無一非史臣追書不獨旅獒然也若謂太保胷中未嘗有此二字不知當日因何事以訓戒王也恐召公大賢不能如是之昏昏也夫太保乃作旅獒亦史臣追記之辭閻氏雖佞口何以知爲既有篇名案名作書也卽以召誥言之太保卽召字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非卽誥字乎以呂刑言之惟呂命卽呂字作刑以詰四方非卽刑字乎此皆史臣記錄以敘事爲點題與旅獒有何分別而爲此嘵嘵不厭耶若以二字全出爲罵題試以周書證之如大誥云大誥爾多邦多士云爾殷遺多士無逸云君子所其無逸多方云告爾四國多方皆與旅獒同不知閻氏以爲點題乎以爲罵題乎恐閻氏雖巧辯亦不能推類以成其說也況罵題者乃近代評幼學時文之法欲其次第淸出而大家初不拘此閻百詩乃欲以此伎倆訾謷聖經何其儗不於倫而所見之悖謬乎凡此小小機械瑣瑣蕪辭於尚書之義理毫無交涉而閻氏設法挑駁祇足見其陳義之不高識趣之卑下而已於尚書乎何損

閻如璩云序書者出删書之後見召誥有太保字遂以太保爲召公之官曰太保作旅獒不知武王時召公尚未也然史家多以其人所終之官書之亦追書之常若當武王時敘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乃作旅獒則大不可矣凡僞書之以追書爲實稱其謬如此又云案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則可證武王時未爲太保矣

閻百詩臆料召公當武王時未必爲太保也而搜羅羣書積數十年以至屬纊卒不得一未爲太保之證其爲太保之證經子咸具閻氏又私匿而不肯言追其身既歿其孫學林檢手書十一條始據史記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二語以爲武王時未爲太保之證今尚書疏證所謂補遺者也蓋亦難矣余謂尚書以經文爲主經文既作太保未必皆繫追書書序卽非聖筆亦是周秦間文字未必見召誥而妄註旅獒也且史記多誤又屬含糊之辭令人於言外得之不可爲據何以

定前此之不爲太保乎則試徵之於子考呂氏春秋介立篇武王卽位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此卽樂記所謂武王克殷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者也鄭注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非爲武王太保之一證乎若以有保無太爲疑獨不見洛誥之予乃允保耶則更徵之於經考樂記孔子之論武也始而北出注謂象觀兵盟津時也再成而滅商注謂象克殷時也三成而南注謂象克殷而反也四成而南國是疆注謂

彖南方之國侵畔者服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注
謂彖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夫周召分治此卽鄭氏甘
棠之箋所謂作上公爲二伯者也非作武王太保之又
一證乎更稽之鄭志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
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案鄭箋專指行露此誤以爲兼說二詩）詩傳
及樂記武王卽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
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
文王與紂之時乎又問曰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
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

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
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
初時然矣此又鄭氏據經而證召公武王之時爲太保
也凡此經子所徵及先儒成說皆有確據乃閻氏以太
保二字之故不惟考據之不精抑且偏私之未化故同
一追書也而書序追書則可史臣追書則不可不知此
何理也且追書與直書皆屬官制之末於精義毫無關
繫惟閻氏欲借端以僞經不得不據實以辨誤使天下
後世皆知閻氏之武斷不可爲據也則經學庶可冀漸

明乎
閻如璩云國語仲尼在陳一篇正旅獒之藍本但自昔武
王克商至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皆孔子語
今割昔武王克商二句爲序以分同姓異姓四句入召公
口中亦所謂敘議錯雜者也國語指肅愼氏貢楛矢肅愼
內傳稱爲周北土書序爲東夷韋昭注曰北夷之國其地
卽今寧古塔謂東者是也今竄爲西旅獻獒又所謂東西
莫辨者矣又云九夷八蠻又襲用禮明堂位及爾雅之文
九夷復同論語八蠻復同周官一事且兼數書其亦自炫

其學之博也與
　閻百詩以國語爲旅獒之藍本以今考之所相似者祇
六句耳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二句共十二字
所同者八字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二句共十一
字所同者分玉展親四字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
忘服也二句共十四字所同者異姓之無服五字夫克
商而通道蠻夷此尋常記事之文國語知之周之史官
豈能不知卽分邦國之器物亦周室制度之常國語知
之太保周之上公豈有不知乃以十餘字之相同便謂

竊彼以撰此恐經傳之相同者正多不能皆謂之僞書也卽如一九夷八蠻也見於明堂位出之爾雅九夷又見論語八蠻復見周官閻氏以爲皆襲用國語乎抑各自作文用字也況以篇中方物押侮爲山及九仞等字凡二字以上皆以剽竊目之此卽聖人復生豈復能自成文字余皆不能知其何說也且三代盛時四夷入貢皆聞風慕義而來非如後世好大之君設法招誘使之入貢以夸柔遠之名也今考國語有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一語則其義理之精不如旅獒遠甚乃閻氏信粗而疑精余又不能知其識之何卑也至克商二句國語爲敘事國史作序亦敘事也卽展親四句國語仍敘古制太保自述周章亦皆爲敘事之文無所謂議也乃閻氏以爲敘議錯雜此卽文之議論敘事尚不能知而況於尚書之精微乎若夫國語之肅愼東夷也尚書之西旅西戎也各自立國亦各自朝貢兩不相混者也乃閻氏以十餘字之偶同便痛詆尚書以爲東夷貢矢竄爲西旅獻獒豈以截截諞言便能使天地晝晦東西易位乎祇自見其心術之狡僞而已矣

閻如璩云論語譬如爲山譬喻文也今曰爲山九仞正言之則反索然矣梅鷟亦謂爲山攘諸論語九仞攘之孟子余謂掘井可以九仞言而爲山不可以九仞言觀荀子一書於山皆曰百仞若九仞安得爲山豈似古文之駁且妄與

王鳴盛云鄭注儀禮七尺曰仞宜以鄭爲正卽如僞傳周尺當今六寸一仞當今四尺八寸九仞當今四丈三尺二寸何足以言山乎

閻百詩攻尚書引荀子山皆百仞而謂爲山不可以九仞言王鳳喈又以周尺計之祇今尺四丈三尺二寸誠哉其勢之小也夫天下之名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而岱華霍恆四嶽爲宗所謂太華之山其高五千仞是也然山之大小不同獨不知中庸言山爲一卷石之多乎故謂卷石之山爲小則可而謂小者之不得爲山則不可閻氏自矜地學獨不知吾鄉大梁之夷山乎矮處城之一隅其高不過尋丈而夷門因之以名故謂夷山爲小雖善辨者不能以誇大而謂小者之不足言山雖利口者亦不能以服人也且山與爲山不同夫山產自

天者也自二氣鼓盪五質融結山之隆然起者直不可以尋丈計若爲山不過園林游賞之地壘石砌土而成極其大如宋之艮嶽亦可謂擾民傷財矣天下有以人力爲之而能如岱華霍恆之大者乎雖騃且妄如兒童亦知其必無是理也乃閻氏以百仞爲準直以荀子之言山駁尚書之爲山於事理既有所不明於物情亦有所不達而王氏復準周尺以助之則所謂騃且妄者非此奚屬使識者觀之不且啞然一笑乎至論語爲山固屬譬語而旅獒亦非正言爲山九仞喻大德之將成也

一簣喻細行即所以喻受獒也閻氏此之不知其心粗氣浮惡能知尚書之精微哉

王鳴盛云無有遠邇本盤庚方物本左傳僖七年諸侯官受方物人不易物二句本左傳僖五年民不易物惟德繄物狎侮本禮記表記狎侮死焉而不畏也不貴異物賤用物本淮南子精神訓不貴難得之貨而器無用之物

惠棟云賓字本爾雅賓服也王乃昭德之致本國語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狎侮本論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犬馬非其土性不畜本左傳慶鄭曰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所寶惟賢本大學惟善以爲寶張衡東京賦所貴惟賢所寶惟穀則邇人安本左傳遠至邇安允迪本皋陶謨允迪厥德

尚書古文辨惑卷十五

宏農張諧之敬齋文

微子之命

閻如璩云向謂微子之命雖當日眞命書不可考要自無甚可議近方覺純以僖十二年傳王命管仲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爲藍本而割湊充篇且旣易往踐乃職爲往敷乃訓又曰往哉惟休旣易無逆朕命爲無替朕命上已曰愼乃服命不太複乎

王鳴盛云此篇通體純用四字排句商周之際文章固當

如是乎且詞意複疊皆牀上安牀屋下架屋耳

閻百詩之讀書眞皮毛之見哉夫王命管仲之文皆褒奬之語應對之浮辭耳與尚書之相似在句法之類而其義理之精微文詞之條理不能同也乃閻氏謂尚書以左傳爲藍本則豈知窮經學古之道哉試以微子之命言之首節總冒一篇而崇德象賢四句其大綱也乃祖成湯一節所以崇德也踐修厥猷一節所以象賢也結曰建上公尹東夏言封微子於宋職此故也往敷乃訓一節申言統承先王三句之意宏乃烈祖世世享德者統承先王之事也愼乃服命率由典常萬邦作式者修禮物之事也蕃王室毘一人俾有周無斁者皆作賓之事也往哉惟休一節總結全篇若左傳數句其義之精微有如是切乎其文之條理有如是密乎恐左氏文章之士不能望其項背也至閻氏謂往敷乃訓與往哉惟休二往字複愼乃服命與無替朕命二命字複尤屬不識文義夫往敷乃訓者勉其至宋而布教也與往哉爲送行之詞不同也愼乃服命者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凡車旗獻享之節也與朕命爲王

之所言不同也閻氏之所謂複者竟如是耶至王鳳喈好拾牙後慧者也其所謂牀上牀屋下屋者未能指明得無仍閻氏之意耶若謂此篇純用四字排句商周之際文章不當如是則請以左傳觀之襄公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汝環玆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非亦純用四字排句乎特皮毛相似中空無物與賜之者非其人耳王氏尚得曰非周時之文

乎亦可以翻然自悔矣

王嗚盛云王若曰猷本大誥元子本左傳哀公九年陽虎曰微子帝乙之元子也惟稽古三字本泰誓惟稽古立功立事案此文卽漢之僞泰誓 崇德本左傳文二年謂之崇德象賢本禮記郊特牲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賓王本易利用賓于王乃祖本盤庚齊聖廣淵本左傳文十八年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本周書撫民以寬二句本祭法及國語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踐修本左傳文元年踐修舊好上帝時歆本詩大雅上帝居歆以蕃王室

本左傳襄二十九年子展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永綏厥位本文侯之命永綏在位

惠棟云庸建爾于上公本漢書董賢傳惟稽古建爾于公無替朕命本漢書王莽傳莽策命孺子曰毋廢予命

尚書古文辨惑卷十六

宏農張諧之敬齋父

蔡仲之命

閻如璩云左傳定四年祝佗述蔡仲之事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意此必古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蓋劈面一喝聞者心悸戮其父而用其子自與平常封褒不同若將是語入篇中勢便懈甚至以乃祖文王與爾考並提其無乃非類也乎在祝佗述事自不得不追其顚末曰昔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

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而僞作是篇者亦如其例彷彿其辭以爲篇端之序此爲左氏本書乎抑書襲左氏也或曰如子言則蔡叔獲罪之由終莫知矣余曰古者有編年之史有每事別紀之史余意蔡叔獲罪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不必贅序於蔡仲之命也或曰子必以書無序而後可余曰是何言書有有序者無序則其指不見有不必序者强序則祇覺其贅而已吾願學者以書自書不必如引書者之追其事傳自傳無庸以傳

之文闕入於書而已又云王伯厚以此傳爲未足信云考
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五月盟于
臯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愚謂不爾僖公二十八年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蔡侯
次在第五衛子次在第七此會也祝佗述其載書王若曰
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衛又在蔡
上此盟也盟所以敬共明神本其始也較會之次爲重傳
固云乃長衛侯於盟不會云會何有誤
閻百詩攻尚書謂蔡仲之命以左傳祝佗之辭爲藍本

甚哉其私意勝而强詞多也故於左傳則不惠其事體
於尚書則故倒其是非其謬請歷言之考定四年臯鼬
之盟將長蔡於衛故祝佗欲伸衛以抑蔡本欲立蔡之
罪案必先述魯衛晉之功而以周公爲首其言曰昔武
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
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云云而封於
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云云而封於殷虛分唐
叔以大路密須之鼓云云而封於夏虛皆述三國之功
也其曰管蔡啟商惎間王室所以正蔡叔之罪也乃閻
氏擅改左傳云昔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管蔡啟商惎
間王室相隔數十百言而强合一處使與尚書蔡仲之
序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若相配然是閻氏
之易左傳以倣尚書而反謂尚書之襲左傳也心術不
端其謬一至蔡蔡叔三句乃正蔡叔之罪其子蔡仲四
句亦言當時之蔡爲罪人後裔耳於蔡仲無涉也乃閻
氏以爲述蔡仲之事不得不追其顚末可謂知左氏之
意乎讀書不細其謬二又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
之違王命也夫蔡仲命書共數十言而祇取此語亦以

違王命爲蔡叔之罪案耳非以爲發端第一語而特述
之也乃閻氏武斷性成以爲劈面一喝聞者心悸使果
如其說則王之聲色俱厲者蔡仲將獲戾是懼而又何
封焉在祝佗因事加怒本屬溢惡之言故下云若之何
其使蔡先衛也而閻氏復從而甚之試觀周書命辭有
一語似此剋核否況賢君聖相立言自有體制氣象必
自從容今讀蔡仲之命嚴厲之中自有懇切意思乃一
入淺學之心胸頓改聖人之辭氣其謬三至率乃祖文
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詞嚴義正而親愛之意

流露於行間蓋旣伸天下之公議而又盡骨肉之至情
義之盡仁之至也乃閻氏以文王蔡叔並提爲非類是
因其聖狂之不齊而忘其父子之同氣也閻百詩私意
横生以爲非類則可矣若周公以兄弟之親而亦謂爲
非類則周公何以爲聖人卽閻氏忘其兄弟之親而議
爲非類則悖理傷道閻氏爲何等人乎其謬四若篇端
之序則史臣所紀三叔得罪失國之由蔡仲復封賜命
之本其位冢宰三句正三叔之罪案也致辟管叔于商
五句定三等之罪名也克庸祇德其子改行也以爲鄉

士周公友愛之情也叔卒而仲受爵不絕其子也仍蔡
舊封不絕叔於蔡也字字精切句句謹嚴奚左傳之敢
望乎乃閻氏謂僞作是篇者彷彿左傳之辭以爲篇端
之序其謬五閻氏以爲左氏不本於書乎不知蔡仲命
書祝佗讀何書而知之左氏又讀何書而能記之也以
爲書襲左氏乎則序所謂致辟管叔于商降霍叔于庶
人者左傳無有也尚書又襲取何書也閻氏其何以解
此耶其謬六余嘗謂西漢中衰新莽竊柄而賊臣劉歆
顚倒六經爲新莽營居攝之事其周公攝政見之三統

歷者劉歆佐命之策也而惟此序惟周公位冢宰正百
工九字詞嚴義正爲能破姦臣之狡詐立萬世之綱常
乃閻氏心服劉歆屢藉三統歷以駁尚書今又以此序
爲贅余不能知其何心也其謬七閻氏又謂蔡叔獲罪
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不必贅序於蔡仲之命似也然命
書無序則篇中所謂改行所謂蓋愆所謂違王命不知
皆爲何事非閻氏所謂無序則其指不見者乎何其言
之自相矛盾也且戮父用子與平常封褒不同閻氏亦
曾言之今讀命辭戒始飭終之語多而懲前毖後之意

重與其他命書絕不相似必得序文乃與王言鍼鋒相
對於此見尚書之精切卽可知閻氏之所謂贅者太妄
也其謬八況左傳所以釋春秋亦編年之史也考祝佗
之言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
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
捷齊潘宋王臣莒期是衛在第三蔡在第四也然考之
春秋則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是蔡在第五衛又在第七也夫皐鼬之盟左傳
謂長衛於蔡與召陵經文不同故王伯厚以爲不足信

乃閻氏分會盟爲二事謂長衞侯於盟余竊以爲不然
夫春秋會盟之役蔡侯衞侯同者三若曹若踐土若召
陵無不蔡先於衞者況踐土之時晉文主盟與衞不協
叔武以未成君之人攝事稱子能敘於蔡侯之上乎夫
齊霸國之餘威而宋王家之上賓也自城濮敗楚之後
凡會盟之次齊宋多在晉之下諸侯之上蓋霸主以國
之大小爲次之先後不能執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之言
便謂成周室定制也且宗盟亦非言會盟事也今以齊
宋而敵於魯衞蔡鄭之後二國能甘居人下乎恐晉文

老成練達亦有所不能許也若謂有異姓爲後之例二
國皆甘心後歃何以襄公二十七年晉楚盟宋之役楚
又先歃乎豈踐土之後臯鼬之前又異姓爲先耶此皆
於事理有所不能行者也況召陵之役會者一時盟者
又一時臯鼬未敘諸侯故傳文尚可相混若踐土之役
則會盟爲一事春秋之赴告若彼左傳之追述又如此
是傳與經相抵捂也且王子虎涖盟而不同歃故春秋
不書而其要言曰皆獎王室亦諸侯自盟之辭乃左傳
述載書有王若曰三字無乃與要言相刺謬乎是傳與

傳又矛盾也故觀春秋之次則井然有條而觀左傳之
文則紛然無序此皆左氏逞其筆鋒不顧當時之事實
如哀公十三年晉吳黃池之盟內外傳皆左氏一人之
書而左傳先晉國語先吳兩書迥異其事既無實其文
卽不可信則此之所引尚書又何足論乎乃閻氏謂其
工侔造化思涉鬼神其謬九閻氏又謂書自書不必如
引書者之追其事傳自傳勿庸以傳之文闌入於書此
亦閻氏之私心夫尚書上古之經左傳可引書無尚書
襲傳之理今觀祝佗之引書祇以車七乘改行帥德及

周公以爲卿士與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四句耳其大同
小異者亦祇蔡蔡叔與命之蔡二句耳在左傳爲追述
先世之事在尚書爲實紀時事之文此亦各自成書兩
無所妨乃閻氏謂尚書亦如引書者之追其事也左傳
尚可追敘而尚書不許紀事有是理乎況致辟二字則
曰出子產之言各致其辟是二字亦盜竊也冢宰二字
則曰本祝佗之言周公爲大宰是一字亦剽襲也且冢
宰二字見於周禮具於尚書凡少通文義者無不知之
又奚用剽竊左傳爲哉乃閻氏凡尚書一二字之同左

傳者皆爲以傳之文闌入於書天下有不選言命辭而能成文者乎此皆無理不通之甚者也其謬十觀此十謬則知閻氏之駁尚書不在義理之精惟在同異之字亦淺之乎其讀書矣

惠棟云朱彝尊謂左傳成王命蔡仲曰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而梅氏書增益其文有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異哉斯言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成王命康叔則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

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誰之祖與吾不能無疑於蔡仲之命也

王鳴盛云乃祖二字盤庚之告其臣民也今王命蔡仲而稱文王爲乃祖獨不思蔡仲之祖卽王之祖而口脗若此之輕慢可乎

惠定宇引朱竹垞語以駁尚書而王鳳喈同之甚哉其不能通經也於何知之亦以尚書證之而已夫康誥武王命康叔之辭也自伏生之書以洛誥篇首之文脫簡於康誥之首而書序及漢唐諸儒無不誤解爲成王命康叔者故於文義旣抵捂而不能通於稱謂亦顚倒而不能敘至宋蘇氏始辨其誤而朱子與蔡傳從之可謂定論不磨矣而爲漢學者顚亂是非仍守誤解至以爲宋儒病今惠氏引康誥以駁古文也謂成王命康叔則曰丕顯考文王以丕顯相譽似若莊重矣若酒誥謂乃穆考文王敘昭穆非所以述功德也洛誥謂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與乃祖文王字義俱同惟文字在祖上不知又何以分敬怠也謂乃考文王乃文祖爲莊重卽不得謂乃祖文王爲佻輕惠氏其又何辭以解也至周公之

稱武也曰光烈考武王可謂推尊之至矣而成王之命康叔稱武王曰乃寡兄夫寡兄者寡德之兄豈成王代其考爲自謙之詞乎抑何怠慢不恭之甚也惠氏當知拘守誤解之不可通矣況武王康叔成王周公雖有君臣之分究屬骨肉之親家人相語當以質直者爲至情乎抑以浮華者爲正義乎能通此義而何疑於蔡仲之命哉況左傳所載祇違王命一語豈祇此一語便可作蔡仲命書耶乃惠氏以爲古文增益誤矣至王鳳喈以稱文王爲乃祖有口脗輕慢之非亦仍惠氏之見考周

書大戒解周公之告成王也則曰敢稱乃武考之言與康誥祗遹乃文考同卽與乃祖文王不異皆欲其以祖考爲法而鄭重以出之使聞之者服行彝訓不敢一時之少忽乃王氏以爲輕慢是於尚書之語氣尚不能知而况義理之精微乎閻百詩又以乃字作虛詞解試思於此能解得通否

惠棟云杜氏預注左傳凡引書在二十九篇之外者曰逸書見逸周書者則云周書惟襄二十五年傳書云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此周書常訓篇文也杜氏偶不照而云逸

書梅氏遂采入蔡仲之命云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意自謂二十九篇之外逸書也徐幹中論云書云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蓋逸周書漢人皆見之

近代爲漢學者其讀書甚粗而憑臆武斷不顧事理之實其謬可歷言之考漢書藝文志伏生所傳尚書經二十九篇內有僞泰誓今惠氏旣以僞泰誓爲眞矣惟左傳所引皆古文泰誓無僞泰誓之文若槩曰二十九篇無乃名實不符乎且杜氏之注本無定例也如左傳之引取亂侮亡也以爲仲虺之言引有窮后羿也以爲夏

訓雖在二十九篇之外杜氏不敢注爲逸書如襄公十一年之引居安思危也二十五年之引愼始敬終也昭公六年之引聖作則也十四年之引昏墨賊殺也皆古今文所無而左傳以爲書杜氏卽注爲逸書若以泰誓論則尤有自相刺謬者如成公二年之引商兆民離也則注曰周書襄公三十一年之引民之所欲昭公二十四年之引亂臣十八也則注曰今尚書泰誓無此文至昭公元年之引民之所欲也則又注曰逸書似此前後抵捂而惠氏不知乃謂皆曰逸書其讀書之粗一也考

左傳無引逸周書者惟文公二年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爲逸周書之文注周志周書也杜氏以周志爲周書亦不知爲逸周書也使其知逸周書何至注泰誓爲周書乎乃惠氏以爲注逸周書爲周書祗憑臆造並未細考其讀書之粗二也至襄公二十五年傳書云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惠氏以爲周書常訓篇文尤屬疏謬考周書常訓解愼微以始而敬（盧文弨本注句字）終乃不困言愼微以敬其始欲人之作事謀始也左傳引書云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欲人之始終敬愼也

蔡仲之命云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言思其終所以愼其初欲人之卽始而知終也三書各自一義不相沿襲乃惠氏旣不考左傳所引與逸周書不同又不察蔡仲命書與左氏傳亦異而徒憑虛武斷謂杜氏偶誤爲逸書梅賾遂采入古文得無不通文義耶其讀書之粗三也至徐幹中論亦用左傳之文兩漢簡策難得安能盡人見之使徐幹果見逸周書當云愼微以始而敬矣何至與常訓解迥異哉則甚矣惠氏之武斷一切也

王鳴盛云冢宰本左傳定四年祝佗曰周公爲太宰竹書

紀年成王元年命冢宰周公總百官羣叔流言本金縢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致辟本左傳襄二十五年子產曰惟罪所在各致其辟囚蔡叔于郭鄰本逸周書乃囚蔡叔于郭陵三年句本周禮大司寇三年不齒乃祖本盤庚皇天無親二句本左傳僖五年宮之奇引周書愼厥初三句本逸周書常訓解愼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無荒棄朕命本盤庚無荒失朕命

案王鳳喈所引皆不足辨惟竹書紀年乃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所得皆王氏久詆爲僞書者乃以

冢宰二字引竹書以證尙書之僞在讀書自好之士已不肯失此本心況竹書原文乃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九字今王氏又擅去文字以彌縫竹書之闕得無抱嗜痂之癖耶豈不怪哉

惠棟云冢宰本周禮百工本堯典允釐百工以車七乘本左傳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爾尙字本酒誥蓋字本魯語臧文仲曰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以蕃王室本左傳子展曰以蕃王室

尚書古文辨惑卷十七

宏農張諧之敬齋父

周官

姚際恆云史記周本紀成王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與書序同而魯周公世家則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其云成王作者不必成王自作云周公作者亦奉成王命爲之也序與史本不抵捂作僞者見序合周紀不參以魯世家遂謂成王作周官矣考立政官名與周官之六鄉鄉有

其四而爵位復迥別自餘無一同者不知成王作周官時周公尚在乎不應成王顯與之違周公既沒乎可以周公肉未寒而盡反之乎必不爾矣

天下有一定之是非而昧者或依違於兩可皆私意紛拏而不知事理之公者也如姚立方之論周官是已夫太史公之作周紀也率本尚書篇目爲紀事之據而依書序爲藍本其引序者十之九而未及者十之一如成王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此用書序之文而於尚書無不合者也若魯世家之文其曰周公作周官者乃司馬氏之失於參考自相抵捂非一篇而成王作之周公又作之也乃姚氏謂序與史本不抵捂夫既與經文相悖而又與書序不符且以本紀證世家矛盾之相刺所謂不抵捂者安在乎況世家外誤尤多既紀金縢禱疾於前而風雷之變復紀於周公卒葬之後其開金縢之書也則失其時而無序而備親逆之禮也亦礙於事而不通其悖經如此則所紀周公作周官其尚可信耶推姚氏之意欲以本紀參合世家謂成王命周公爲之不過欲證周官之爲僞書耳然世家可合而本

紀又齟齬而不相入且亦非事理之真也況以末學小生生數千年之後欲爲上古史臣立一通融作僞之法不令人失笑耶又謂立政官名與周官之官不同尤屬不識文義夫立政周公言尊賢任人之書而周官乃成王設官分職之法也其事體不同故作書不得不異乃姚氏以爲周公尚在不應顯與之違周公既薨不宜驟與之反則是成王之作周官也非欲訓迪百官爲周家任職授政之準不過顧惜情面爲周公阿諛曲徇之文使成王之學識鄙陋如此則周公十餘年之間所謂格

君心成主德者果安在哉況立政之官不惟與成王之周官不合亦與周公之周禮迥殊所謂常伯常任準人者周禮無有也豈有一人作書而自違之自反之耶姚氏其又何辭以解也考周禮天官小宰鄭氏注云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灋之即鄭志趙商之問周官三公也亦曰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與鄭注前此之說合則知周禮六官之屬乃周公灋成王之周官以作之君賢臣聖互相參考以爲一代制作之書宜其廣大精密歷數千年尚不能出其範圍夫豈姚立方鄙俗之心胷所能測其涯涘哉

閻如璩云周官篇其自漢書百官公卿表來乎表云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

後充之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以此運爲中一段或曰然則三公曷不載周禮余曰古者三公多繫兼官惟六卿是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又朱子語類有引漢百官表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曰其說與周官篇合豈孔氏書所謂傳之子孫者班固得以述之歟余方以周官從漢表出此忽以漢表述之孔書殆顛倒見亦當盡從抹摋又案鄭志十一卷今不傳疑亦多爲後人所羼何以驗之周禮保氏疏引鄭志趙商問曰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此二語分明是古文書康成及時人安得預見以相沓問余謂學者遇此等處盡從抹摋不必復疑焉以藉口可也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今改之曰不學牆面以論語爲出於周官可乎

余讀漢書百官公卿表而歎古文尚書雖經新莽之亂尚存祕府使班氏得參考以見周室一代之官制亦後世之至幸也夫周之設官也事爲之制曲爲之防莫詳於周禮而體統簡密職守嚴明莫備於周官今以漢表與尚書周官參考之其曰夏殷亡聞者言夏殷置官不

見於書傳而曰周官備矣者言尚書之周官篇備載周制也若天官冢宰即冢宰之掌邦治地官司徒即司徒之掌邦教春官宗伯即宗伯之掌邦禮夏官司馬即司馬之掌邦政秋官司寇即司寇之掌邦禁冬官司空即司空之掌邦土也此參周禮而言之也其曰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者即周官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者也若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則引周官篇之文而周禮無有也其曰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者即周官之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也其曰三

公無官有其人然後充之者即官不必備惟其人之說也又立三少爲之副即周官之貳公弘化也若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此亦周官之文而周禮之所未及也又曰四岳謂四方諸侯此亦引周官之文所謂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者也凡此漢表所引其周禮所有者祇天官冢宰六句耳可知皆引周官之文非取之於周禮也想班孟堅自永平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故能殫精古文尚書以述周家百官之制乃閻百詩以爲周官來自漢表而不知漢表本

出於周官也使如閻氏之說則班氏所讀何書而能於周禮之外得知周家官制之詳且標名爲周官之文非親見之何以能若合符節也況以班孟堅良史之材蔚爲辭宗而所敘漢表之文氣體萎弱校周官之莊重簡嚴尚不逮遠甚而況魏晉小儒之碌碌乎知此義者方可知其本枝源流之辨矣若文王世子所記虞夏商之設官則三公不見於經而四輔亦無其證不過取伏生之大傳以爲疑丞輔弼之職而王莽曾襲用之甚未可與班氏漢表述敘周官之文相提而並論也考朱子語

類案漢書百官表中卻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其說與周官合豈孔氏書所謂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者至是私有所傳授故班固得以述之歟余敬引伸先賢之論曰自孔氏考定古文尚書悉上送官藏之書府故劉歆繼父校書奏厥七畧光武中興典籍猶在永平中班氏典校祕書殫心六籍旋受詔終成所著漢書故删取劉歆七畧之要爲藝文志所謂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是也此皆班氏親見古文尚書之實證也其書之逸在民間者即荀悅漢紀所謂去聖久遠道義

難明而古之尚書通人學者多尚好之故馬扶風鄭北海皆於晚年獲見尚書全經如馬氏之見泰誓鄭氏之見周官亦皆有確證者也夫班氏之見尚書史有實證而漢表之與周官文又相符復經朱子言之乃閻氏以與私心不合之故而欲盡從抹撥是不論義理而任意武斷也夫盡從抹撥四字又烏能服天下後世之人心乎其妄一也更考之鄭志趙商問曰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

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乃閻氏恐人之信鄭志也始則曰今不傳而今之鄭志三卷固儼然在也再則曰疑多爲後人所羼則後人所羼者果何文也若祇曰此古文書康成及趙商安得預見以相咨問則是鄭小同逆知數千年後有閻百詩者以漢儒未見古文妄攻尚書而故投閒抵隙以攻其短也必不然矣乃閻氏又欲盡從抹撥是又不論義理而任意武斷也其妄二也更考之周禮鄭氏注小宰之職以六屬舉邦治注云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灋之觀此注文與鄭志三年六年之說合則知周公之作周禮灋乎周官而鄭氏已見周官始注周禮也閻氏又得不論義理而任意武斷乎其妄三也更考之後漢書鄧皇后紀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而患其謬誤乃博選諸儒劉珍等詣東觀讎校傳記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元初六年太后詔徵濟北河閒王子男女四十餘人鄧氏近親子孫三

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乃詔曰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夫不學牆面周官之文也而鄧太后詔書用之斯亦後漢時古文尚書宮掖受讀之確證也乃閻氏不知此證而謂牆面出於論語是又不論義理而任意武斷也其妄四也有此四證閻氏雖欲詆周官爲僞而謂其出於漢表天下後世其孰能信之

閻如璩云周禮治官專指天官冢宰非可泛及僞作者云董正治官似未諳治字之義又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運此爲首一段又一代之官名與職任不同唐虞時四岳自官名百揆非官名也如契作司徒官名也敷五教則其職舜所謂百揆亦敷五教之類耳不得爲官名苟以爲官名則五典四門大麓一例字面有一官名在內乎或曰然則此爲何官余曰此卽舜相堯禹相舜之相也有君斯有相百王之所同其名亦隨在而異在周曰冢宰在商曰阿衡若唐虞則不可的知矣或曰

舜又云使宅百揆非使之作相乎余曰宅居也言使之居揆度百事之任耳非如伯禹作司空則官名矣僞作周官者不通此義竟認百揆與四岳俱官名其殆圖對偶親切者與

閻百詩引周禮之治官以攻周官殆無可吹求而故作此無謂之駁難者乎夫周禮之所謂治官者如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此指天官冢宰而言之也若以八灋治官府則治六官之官府非專指一官而言之矣此卽周禮一書尚不能同而欲舉一以例其餘則周官所謂董正治事之官其又可同乎言各成理閻氏何不諳文義也若戴記之駁雜莫甚於明堂位蓋亦劉歆增竄以爲新莽攝政之證閻氏不知其言虞夏商周設官之謬而以爲周官襲此何其學識之庸陋也方敏恪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尚書周官之明文也明堂位乃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何相刺謬耶百官之稱其來已久禹謨亦云率百官若帝之初必非官祗五十而虛加一倍以數之也則明堂位之言決非其實矣觀方氏之論則

閻氏之侮聖言終是顚倒見耳至唐虞之百揆卽唐虞之宰相也閻氏以爲舜相堯禹相舜之相所言亦甚明切乃復謬以百揆爲職任之名得無自相矛盾耶夫有官斯有職未有分職而未設官者以舜典言之禹宅百揆則百揆者其官而亮采惠疇其職也猶契作司徒則司徒者其官而敷五教其職也卽參之五典節則愼徽五典以職言之賓于四門則四門以地言而迎賓其職也若百揆大麓皆以地言故曰納言百揆則必有其官府猶山之有大麓也使百揆無官之可名無官府之

可居則堯之於舜也何以納之舜之於禹也何以使宅之乎閻氏乃以爲一例字面則五典可以職言大麓亦可以職言乎得無不識文義耶況尚書聖經絕無一例之說如舜之流四凶也有官名人名國名之不同亦猶舜之愼五典也有職名官名地名之不齊閻氏亦能强合爲一例耶且閻氏謂君之有相隨代異名在周曰冢宰在商曰阿衡則阿衡冢宰皆商周之官名也而謂百揆非唐虞之官可乎哉且蔡氏明云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卽周之冢宰也乃閻氏謂唐虞不可的知無

乃掩耳而盜鈴耶或問舜他日使宅百揆非使禹作相乎則以閻氏之言杜閻氏之口雖有百喙恐亦不能措一辭也乃復謬曰宅者居也言使之居揆度百事之任耳夫有官斯有任任其事所以守其官也今也有其事而無其官旣無百揆所居之官又無官屬所居之府且百事至繁所謂四岳九官十二牧皆其事也不知所謂百揆者居何處以揆之而其官屬又居何處以左右之也閻氏之言何前後抵捂至於此也乃反謂周官不通此義甚矣其傎也

惠棟云劉氏勰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邦之語案六經論字皆讀爲倫如詩大雅於論鼓鍾王制必卽天論是也公食大夫禮注古文倫或作論此亦梅氏之漏義也

劉勰以綴文之士尋行數墨其偏僻之說本不足爲尚書病惟惠氏謂六經論字皆讀爲倫則余有不能無疑者以王制言之如凡制五刑必卽天論論當讀爲倫是也其下意論輕重之序若以倫讀之則有不能通者矣至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其與天倫之義

尤有所不能通者矣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而升之學大樂正論造士而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凡此諸論皆與論辨之義同而與天倫之義迥異若夫執技論力惠氏雖欲讀爲倫其將何辭以解也此卽王制一篇尚抵捂而不能相通況欲槩之六經耶且以他篇推之學記有論學取友之語樂記有論倫無患之文又曰使其文足論而不息皆以倫字讀之不能通也若祭統謂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尤與天倫之

義有齟齬不能相入者更以他經證之襄公三十一年
左傳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杜注論其得失又豈倫
字之義所能通乎觀於此則知惠氏之經學不足爲據
而劉緦之論亦文人之妄語也已
閻如璩云一代有一代之官制西漢三公則丞相太尉御
史大夫是丙吉爲丞相道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問之
曰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此自謂其丞相爲三公耳
與太師太傅太保之三公了不相涉僞作周官者不通西
漢時三公而妄以太師太傅太保當之曰茲惟三公燮理

陰陽失之遠矣
閻百詩謂西漢之丞相與周之三公了不相涉是已而
周室之三公與漢之丞相了不相涉閻百詩殊不知之
奚以明其然也夫成王之言燮理陰陽也寔惟是少陽
用事未可大熱恐時氣失節云爾哉必將輔弼皇極俾
經綸大經參贊化育爲萬世規故道者陰陽之理而邦
治之所當行者也惟三公與天子坐而論之則以明其
理而出治之源以淸以果其行而立政之德以固由是
議道以置法而有裁成輔相之規明道以出治而有經
綸康濟之畧於以綱紀人物運行造化則陰陽順其序
而不亂民物亦各得其所而永康矣此乃天人相與之
理聖賢參天之量豈區區一丙吉所能夢見乃閻氏欲
以問牛之語便抵周召之事業是徒知陰陽之粗迹而
不知聖賢論道經邦之大用也其於周官義理之精茫
昧實甚況西漢官制成王作周官時烏能豫知之哉則
甚矣其了不相涉也
閻如璩云周禮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焉與唐虞時司
徒敷五教者名數迥別不應成王訓迪教官不以本朝職

掌而乃遠引上古之制得無類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乎殆
必不爾周禮太宰之職六曰事典小宰之職六曰冬官掌
邦事則司空宜曰掌邦事彼易事爲土者亦以左傳定四
年聃季爲司空又曰聃季授土今文書禹作司空平水土
遂以爲所自出乎不知司空之職鄭氏謂其掌營城郭建
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不止邦土惟事字方
包括得盡余謂冬官亡作書者以王制補之如司空執度
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非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
利之所出乎

閻百詩引周禮司徒司空之職以攻周官不窮義理之精微而祇爭名數之同異其真管窺蠡測之見哉夫唐虞之勅五典也本性分之固有爲職分之當爲所謂天下之達道而萬世之常經也若周禮之十二敎雖亦有敎以德禮之意而雜出於刑政之間又因五方風俗之殊而爲一朝勸戒之法與唐虞敬敷在寬之義其旨有不同矣且其所謂德禮之屬亦不能出五敎之範圍如以祀禮敎敬則父子有親也以陽禮敎讓則長幼有序也以陰禮敎親則夫婦有別也皆偏而不舉者也其餘

或提其綱而不及其微或舉其末而不知其本皆於五品之人倫有不能盡其義者也故言唐虞之五敎則其義切而精而言周禮之十二敎則其事寬而緩非周禮之不如唐虞也蓋以其六鄉三物之敎出於比閭族黨之中以立其根柢而其餘敎法皆可以漸而入故六德者修身之本也六行者制行之則也六藝者窮理之事也而又設八刑以策勵之此周室六鄉之敎本唐虞之遺典而又制爲學校敎人之法所以本末具舉內外交修雖與唐虞少異卒能作人材而厚風俗也若成王作

周官則異於是蓋訓迪司徒之職而不及比閭族黨之敎則祇當舉其要而不能職其詳故舉唐虞之五典以示之則朝廷之十二敎與六鄉三物之敎皆賅括於其中此尚書周官之精意非章句之小儒所能知也乃閻氏以爲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不已異乎況鄭志云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周禮注云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灋之則周官在前周禮在後成王何能豫知司徒之十二敎而引之也閻百詩考據不精得

無作譎語耶若夫周禮小宰之職曰冬官掌邦事閻氏謂不宜易事爲土余尤以爲不然夫五官之長所謂治敎禮政刑之典皆邦之事也今獨以司空爲掌邦事不與五官混淆而無別乎況鄭氏謂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則知所掌之事皆土木建造之事非僅車服器械之事也不觀唐虞命官司空與共工爲二職乎故以土言則度地居民爲司空之大政所以明居久亡不能刪商書之篇也若以事言則監工督造非司空之本圖所以考工雖存不能補冬官

之闕也乃閻氏徒見考工記便以工事爲司空之職可謂見其末而昧其本者矣至謂作書者以王制補周官尤屬虛妄夫聖人之設官也舉其大則小事不遺提其綱則細目自備恭讀周官義疏

御案云冬官名司空者四時之有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度地居民立城邑治溝洫川梁於農事既畢爲官司空者蓋主於空虛不用之時而使民有興事任力之實用也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冬官不立則三時之利不能盡四民之業無所基故司空

之職居四民時地利工事其末耳今其大經大法無一存者蓋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惟百工造作之法猶可傳述然觀匠人營國爲溝洫僅具高闊廣袤之度而所以建立城邑分處四民因山川形勢以辨井牧隰疆潦規偃瀦町原防者無一及焉則工事中有關於大經大法者亦不存矣

聖訓煌煌如揭日月而行亦以居四民爲第一義蓋眞見其本知其大者而閻百詩所謂周官襲王制之謬如一星爝火之微可以熄矣

閻如璩云禹貢五服曰甸侯綏要荒通帝畿在內周禮六服不數王畿曰侯甸男采衛要又有九服與九畿同則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並無五服字面作周官者於本序曰六服合周制矣後又曰六年五服一朝將以此五服爲同禹貢乎不應內諸侯與外諸侯同一朝期以五服爲仍周制而除去要服乎又不應周家初盛大一統之時而即有荒服不至之事於是蔡氏爲之辭曰周五服在王畿外與禹異六服則幷畿內數之似未睹周禮之書其妄尤甚於作古文者矣康誥篇首云侯甸男邦采衛所列五服與周

禮無異不見要服者鄭氏云以遠於役事而恆闕焉余謂要服路遠斧斤版築之事可以弗及未有六年一朝可寬之而不數如唐孔氏者目要服猶在九州內不比夷鎮藩三服在九州外謂之藩國世一見矣益驗周禮眞出周公而僞作者多所抵捂云

一代有一代之制禹貢之五服與周禮之九服不同固已而周禮六服之朝又與周官不同奚定之亦以經文定之而已夫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而周官者成王已行之制也考周禮大行人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

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六服之朝也其見有六歲之差所以酌遠邇之地其貢有六物之異所以適輕重之宜至十二年王巡守則侯服十二朝甸服六朝男服四朝采服三朝衛服二朝要服再朝而六服之朝期一周校之周官其朝期無不同也所異者惟六年五服一朝耳盛世佐曰書云六年五服一朝謂六年之間而諸侯來朝者徧也其義正與大行人所言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者合書祇言五服者不數要服也汪克寬曰衛服之外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非若五服一歲至五歲各以所貢來見也考之武成止曰邦甸侯衛酒誥亦止曰侯甸男衛而蠻夷鎭蕃不與焉則不必辨其服之異而自得其說之同矣此二說者皆以經證經具見古之聖王重內輕外不肯敝中國以務遠畧其來朝也聽之其不來也亦聽之其謂之要服也亦惟受約束羈縻勿絕而已閻氏以爲除去要服不應周家初盛即有荒服不至

之事乎夫洛誥稱諸侯之和會也止及采衛康王答諸侯之聽命也不數蠻夷豈非成康盛時不必要服來王之鐵案耶況成王伐淮夷踐奄國遷其君於蒲姑皆以其偪處內地忽服忽叛周官所謂四征弗庭者也閻氏以爲此非荒服不至之事耶且周制九畿每畿皆五百里而王畿不在其中幷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周之疆域豈能如此之大以左傳考之則江漢之間既皆爲蠻荆之地而白狄赤狄錯處晉郊姜戎茅戎屢敗王旅其土犬牙相錯半在王畿之內而其人豺狼成性常爲列國之憂故周禮之言九畿必極之四夷以外者所以示周室無外之規而非事理之實也閻氏自矜地學乃以爲要服猶在九州內藩國乃在九州外夫豈知周室疆土廣輪之數哉至謂蔡氏周官之六服幷畿內數之似未睹周禮之書尤未通考周初之制夫祭謀父之諫征犬戎也所謂甸侯賓要荒者皆周盛時之規也所謂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者亦周先王之訓也而其首曰邦內甸服邦外侯服非合畿內畿外幷數之耶則知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而周初之所未能行

者也又謂康誥錯簡不見要服以爲要服路遠宜闕版築之事未有六年一朝可寬之而不數者似也夫康王之初卽位也其典禮至重既不比常朝之期且新君甫立尤宜盡入覲之職乃康王報誥祇曰侯甸男衛而已而要服者未嘗至也此固成康之盛德寬大以柔遠人亦不肯糜費以煩內地閻氏雖欲嚴以數之又烏從而數之若以爲孔疏之咎則如康王之誥者又豈後儒之筆墨所能增入要服者哉閻氏徒知據周禮以駮周官而不知周禮爲周公未成之書周官爲成王已行之制

故參之經傳考之疆域於周禮多不能通學者必具此通識始可與之言窮經矣

閻如璩云詩虡業維樅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懸捷業如鋸齒爾雅大板謂之業禮記大功廢業卽謂此也懸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梅賾所上古文尚書其不足信明矣

閻百詩謂爾雅大板謂之業後借爲敬謹之業事業之業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皆顓頊武斷質之經傳而不能合者也考爾雅釋詁之文晊將業席大也舒業順敘緒也續緒采業事也烈績業也未有以危墜訓者無論敬謹也惟釋訓之疊字則曰業業翹翹危也郭璞注皆懸危始有危墜之意夫爾雅釋詁閻氏所尊爲周公之書者也其釋言以下乃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閻氏亦不深信今證諸釋詁而並無敬謹之訓也得無三代之文其單言業者並無此義耶則試徵諸詩惟靈臺之虡業維樅有賁之設業設虡與爾雅大板之說合其

餘言業者惟長發之昔在中葉有震且業耳考毛傳業危也鄭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正義伸其義曰夫箋所以易傳者此詩上述元王相土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已有漸盛之勢至中葉相土威服海外既有征伐之威且以立子孫興王之業故湯遵而興之此章總結通篇以起下得臣之助不應於此又言上世衰弱也故鄭氏之箋於義爲長此豈非爾雅事業之訓乎惟雲漢召旻二詩兢兢業業毛氏有恐危之訓其

烝民之四牡業業傳以爲言高大也常武之赫赫業業
傳以爲軍行業業然動也此雖疊字之義尙非僅敬謹
之訓而況單舉業字釋詁並無恐危之義乎則試證諸
書惟臯陶謨之兢兢業業者與釋訓疊字之義合其古
文之止舉業字者惟周官之業廣惟勤一言亦釋詁績
緒采業事之訓也閻氏旣以爲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
義晚出書爲不足信矣然盤庚之遷殷也不曰紹復先
王之大業乎此卽釋詁烈績業之義也夫殷盤周誥詰
屈聱牙正閻氏所謂眞尙書者早出殷商之世不比東

晉之書閻氏以爲有此義耶無此義耶其亦不待辨而
自明矣如閻氏以詩書皆殷商之文則試推之周昔者
孔子之贊易也於乾之文言則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
業也於坤之文言則曰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於繫辭旣曰盛德大業矣又曰崇德廣業矣卽左氏之
作外傳也祭公諫征犬戎則曰我先王不窋不敢怠業
矣內史過譏晉侯則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矣此皆周
之經傳與商頌商書同而與周官之業廣惟勤不異閻
氏又何說之辭更質之戴記則檀弓所謂大功廢業者

孔疏以業爲所學習猶曲禮之所習必有業也蓋業則
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誦則在身所爲
其事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也然則所謂業者卽
釋詁績緒采業之事而非釋器大板之謂也夫大板所
以懸鐘磬也故謂之懸樂器則可而謂爲習樂則不可
謂習樂爲八之一業則可而謂凡言業者皆指習樂則
不可閻氏如具此通識則尙書所謂業廣者與易傳之
廣業同而又何周官之可議哉
惠棟云撫萬邦本國語韋昭注聘者王者所以撫萬國巡

侯甸本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守侯甸弗庭本左傳
以王命討不庭歸于宗周二句本竹書紀年歸于宗周遂
正百官未亂本老子圖之于未亂又漢書匈奴傳揚雄曰
六經之治貴於未亂百揆四岳本堯典萬國咸寧本周易
夏商官倍本明堂位論道本考工記坐而論道陰陽本漢
書丙吉傳調和陰陽官不必備二句本文王世子少師少
傳少保本賈子保傅篇貳公本王制鄭注佐公論道冢宰
十八句皆本周禮九牧本逸周書六年五服一朝本左傳
昭十三年叔向語時巡本周禮大行人王巡守殷國方岳

本左傳昭十三年杜注盟於方岳之下黜陟本堯典反字本劉向封事反汗以公滅私本左傳文六年以私害公學古入官本左傳僑聞學而後入政議事句本左傳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牆面本論語正牆面而立不期驕本戰國策平原君曰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恭儉本孟子賢君必恭儉德字本左傳儉德之共也無載爾偽本左傳引詩曰無載爾偽弗畏入畏本太元禮次七曰出禮不畏入畏推賢讓能荀子非十二子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

宏農張[illegible]

君陳

閻如璩云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漢包咸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是以書云爲一句孝乎惟孝爲一句友于兄弟爲一句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序引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是其證也偽作君陳者竟將孝乎二字爲孔子之言歷覽載籍所引詩書之文從無此等句法或問載籍中亦有孝乎惟孝句法耶余曰仲尼燕居子

貢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乎禮非此等句法耶又爾雅言微乎微史記言時乎時法言習乎習辰乎辰才乎才皆此句法至改從君陳篇讀者自朱子始

王鳴盛云蔡邕石經論語作孝于惟孝其殘字載於洪适隸釋班固白虎通五經篇引並同惟論語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後開成石經遂定作乎至宋儒且以書云孝乎爲句矣此則因偽書之謬而幷亂論語之文也豈知論語原以孝于惟孝爲句于字必不可爲句絕作乎者非是且

書云孝乎不成句法其割惟孝下屬實襲晉人僞書不足信也

余嘗謂孔子既沒聖人之道衰七十子之徒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傳諸後學復墨守一家之說而學術益裂秦燔六籍學者不得全經漢儒嗣出各守專門之業而不能深通大義重以古篆遞變錯誤易生往往割裂經文破亂句讀甚者不成文義則爲顢頇泛語以籠罩之而字解句釋之學亦不能通積誤千餘年經程朱大儒改正句讀而大義始明如包咸之解論語孝乎惟孝

蓋其割裂之尤無義者也閻百詩乃欲藉此錯句以攻尚書不其謬哉夫包咸之以孝乎惟孝爲句也是漢儒割裂經文破亂句讀之過也而其解爲美大孝之辭也是因不成文義而故爲顢頇泛語以籠罩之也究之孝乎惟孝之義歷二千餘年無有能知其解者卽邢叔明之作疏也亦仍云美大孝之辭不能自措一辭也則甚矣錯句之誤人也閻氏乃引戴記禮乎禮以況之而其句之不相似者非强辭之所能奪理也彼爾雅釋訓之言微乎微者釋上式微二句以微乎釋式微之首句以微釋式微之次句也史記淮陰侯傳之言時乎時者重頓時字歎時之易失以起下之不再來也至揚子雲規模句法故法言所用尤多所謂習乎習者歎習慣之移人辰乎辰者歎時之易逝才乎才者言儀秦之非才也皆起下之辭與史記相似而與禮記不類若禮記之言禮乎禮也以爲重頓禮字而與下文夫禮相複義不可通既非釋上之詞又無起下之義故鄭氏亦以泛語注云禮乎禮唯有禮也義雖可通而於語氣不合至吳幼淸始解之曰先云禮乎者設爲問辭後云禮者設爲答

辭也故禮乎禮之文經

欽定義疏定爲二句而文義始明閻氏能知禮乎禮之爲二句則知孝乎惟孝作一句讀者之不能通矣況孝乎惟孝與禮乎禮增一惟字句法既不相同文義自不得不異閻氏以孝乎惟孝宜作何解義耶何古人之不能解也近世惟姚姬傳自以古文作家特解此四字云孝乎者君子之自致於親也惟孝者道所當致於親者也孝子不過乎物文王之爲世子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有過非孝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有不及

非孝也夫子告子夏曰禮乎禮禮而不於禮是非禮之禮大人所弗爲矣孝而不惟孝是生事不以禮死葬祭不以禮苟以私意違道以事親者矣異哉此解是漢學不解之解非吾儒之所能解也夫善父母爲孝爾雅有明訓矣姚氏以爲孝乎者君子之自致於親於孝尙未盡其道惟孝者道所當致於親乃爲能以道事親耶顧同一孝字也何以下綴乎字於孝卽不能盡其分吾觀聖人之美武王周公也曰其達孝矣乎亦用乎字何以有達孝之稱耶且何以上增惟字於孝卽能極其量耶

吾觀聖人稱舜爲大孝而堯典之舉舜也祇曰克諧以孝未嘗稱惟孝也夫乎者語餘之辭（見說文）所以足上也惟者發語之辭所以起下也若作一句讀則二孝字中乎字結上惟字起下其勢必決裂而不能通且皆有語氣而無實義故孝之分量雖聖人不能於此二字爲大小之分姚氏於乎惟二字作何訓詁而居然創分二義耶況閻百詩之言禮乎禮也以其句法相似非以其文義亦相似也乃姚姬傳以孝有過不及猶師商之有過不及欲合禮記論語二章而一之夫禮所以制中也旣無太過不及之差安有非禮之禮而可謂之禮者乃姚氏以禮乎爲非禮之禮何其義之悖經也且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以文王孝極其至非慮其過也孟子言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以曾子孝極其至非謂其不及也乃姚氏妄意牽合如此姑無論其經學之悖謬也祇觀禮而不於禮孝而不惟孝二句其支離費解殆如小兒初學作文之雜湊尙能成文義耶且禮乎禮者聖人之答子貢也姚氏以爲告子夏是欲移仲尼燕居爲孔子閒居之文也姚氏讀書之粗疏如此尙能解孝乎惟孝

不可解之義哉則甚矣孝乎惟孝之不成辭也至王鳳喈謂蔡邕石經作孝于惟孝其殘字載於洪适隸釋余所未見而謂班固白虎通所引並同余所見則不然考白虎通五經章故孔子曰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此盧文弨校定之本亦講訓詁爲漢學與王鳳喈同志者也其爲乎字明甚更考後漢書包咸會稽曲阿人少習魯詩論語王莽末歸鄉里建武中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八年卒班固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固以彪所

續前史未詳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作國史詔收固繫獄及郡上其書顯宗甚奇之乃使終成前所著書至建初中乃成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建初四年天子會諸儒白虎觀講論五經令固作白虎通時包咸之歿已十五年矣夫以二人南北異地前後異時一以經學名一以文學顯既師友之無分又術業之不同班氏復不爲章句之學豈能知包氏之解論語以孝乎惟孝爲句者乃盧文弨之刻白虎通也於孝乎惟孝之下斷一句字若惟恐人之不誤讀也者吾不意漢

學之是非顛倒至於此也且白虎通之引論語也曰聖乎堯舜其由病諸删去上文必也其割裂經文不待通人而知之矣乃盧文弨不能正其誤反引惠定宇之說以聖乎堯舜爲句其由病諸爲句使何事於仁必也六字不能成辭亦如孝乎惟孝之不能解豈不令論語一書晦盲而不彰也哉則甚矣漢學破亂句讀之爲害大也至陸德明釋文始云孝于一本作孝乎然亦因古文相似故漢時有相傳之錯後學拘守而不敢改非孔門之記論語者如子思述聖亦駁雜而不通文義也在王

鳳喈之意祇以于字不可爲句絶以杜程朱正誤之義而不知孝于惟孝之尤不可通也况論語一書明白如話其言平淡而其理精深幾曾有一句重複支離不能成辭如孝于惟孝者乎卽釋文之記同異也如奚其爲爲政也增一字而不得其宜乎有亂十人删一字而大失其義其他割裂經文如漢儒之以君子無所爭必也爲句何事於仁必也爲句傷人乎不爲句必不得已而去於斯爲句使文義破碎者不可枚數在當時經學初啟章句未明自不足怪今値程朱分章正句義理大明

之日乃復捃拾漢儒之謬誤不以破亂句讀爲錯而以割裂經文爲奇使經傳之精粹中正如論語者一變爲駁雜餖飣而不可復解則豈非聖學中洪水猛獸之禍哉余故於孝于惟孝四字一言以蔽之曰文義不通而已矣夫積字而成文綴文而成義未有有字而無文義者王鳳喈既謂作乎非是卽當將孝于惟孝四字作何解義明白示人雖與尚書之文不合而於論語之義可通尚可强詞以欺末學乃於破句錯字之不成辭者不能置一解而祇謂書云孝乎不成句法若孝于惟孝何

處更有此不成文之句法耶彼閻百詩之引禮乎禮也
既因多一惟字與孝乎惟孝不相似矣王鳳喈何不於
經傳中如孝于惟孝句法亦舉似一二使天下好學深
思之士知古之經傳尚有如此不通之句亦可質諸論
語而無愧矣王鳳喈將於何處索之耶嘉道間阮雲臺
作十三經校勘記其論語孝乎惟孝云皇本乎作于釋
文孝于一本作孝乎案惠棟九經古義云蔡邕石經亦
作于故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後世儒者據
晉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爲乎以惟孝屬下句以合之

若非漢石經及包氏注亦安從而是正耶夫阮雲臺之
取九經古義也非取其句亦取其義也乃徒知孝于惟
孝之爲古句而不知漢儒錯句之毫無解義也尚可謂
論語古義耶其尚書君陳惟孝友于兄弟云古本孝下
有于孝二字山井鼎曰足利所藏古本論語及皇侃義
疏作惟孝于孝足利本論語作孝于惟孝潘岳閒居賦
作孝乎惟孝乎于通用固無意義文少有異耳據此則
尚書脫孝乎二字明矣夫以漢儒錯點句讀之故使日
本之學者復改作惟孝于孝其爲不通也則均乃欲據

此並改尚書亦使之不通豈不異哉惟阮雲臺云今皇
疏亦作孝于惟孝山井鼎論語考文亦言古本乎作于
不言作惟孝于孝與此不合以乎爲于已不可通若惟
孝于孝更無是理古本之謬往往類此要之閒居賦最
爲近之孝乎惟孝者猶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故曰美
大孝之辭夫阮氏知以乎爲于之不可通則知石經包
注之誤與皇疏釋文之錯矣若惟孝于孝其錯之尤錯
者也又知孝乎惟孝猶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是倣吳
幼清一問一答之辭已知作一句讀者之不可通矣然

惟者發語之辭若以孝乎爲讀惟孝爲句其文義尤有
所不能通也阮氏以君子人與二句比之尚是包咸作
注顢頇籠罩之法試將孝乎惟孝作一二註解語便知
文義之不可通矣則何如以孝乎爲句惟孝爲讀友于
兄弟爲句之平正通達也此亦阮氏少知古本之誤而
尚有怙過之意故雖聞義而不能從也若朱子集註真
可謂以義理勝雖萬變而不可易者矣嗚乎至哉猶憶
光緒七年祇役潞河與友人韓仲韶同事其人蓋從王
軒爲漢學者一日舉孝乎惟孝幷包咸之注以詆尚書

余問之曰美大孝之辭混言之辭非所以解文義也至孝乎惟孝應作何解仲韶深思久之竟無以對余是以知爲漢學者大抵皆口耳之學道聽途說而不知其義者也此尙書疏證之辨所以不獲已也

姚際恆云左傳僖五年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謂馨香屬黍稷言黍稷屬祀神言意謂祀神在德茍有德矣其馨香非第黍稷乃明德之馨香也今上無黍稷字突曰至治馨香夫馨香於至治何與耶此處旣未言祀神突曰黍稷非馨夫黍稷於治民何與耶種種迷謬皆爲呑剝周書成語

案周公之訓蔡傳之義精矣而姚立方淺學陋識有所不能知也彼以爲馨香於至治何與耶獨不知周語内史過之言耶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其政腥臊馨香不登是非言至治之馨香耶況酒誥之言商受也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非以無馨香之德故發爲腥穢之治乎卽呂刑之言苗民也亦曰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非以其刑政之發聞莫非腥穢而不復知有馨香之德乎此皆具載經傳朗如日星姚氏以攻尙書爲心而不知窮理爲何事烏足知此況旣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寧惟是牲牷肥腯粢盛豐備方可謂祀神乎哉姚氏之於文義亦有所不能通矣夫至治之盛也其和氣發越休聲旁流猶馨香之宜人而動物也故可以感神明亦可以移人心化風俗成王之告君陳也亦以商之頑民非可刑驅勢迫爲也欲商民之漸化惟在於德而德之所成斯爲至治欲君陳益進其德以至於馨香之治通於神明而何商民之難化哉此周公之訓固極精

微而成王之誥猶得要領爲漢學者儻知此義則自知君陳文如山立非淺學之所可攻矣

閻如璩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而取譬意方見今改而截其半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將成王爲好作歇後語而令君陳猜測之乎至漢書敘傳我德如風民應如草應字内含有草隨風偃之意且固在論語後則可若成王告君陳豈容如是

閻百詩引論語風草之文以攻君陳其文義亦若相似矣余以爲此文武相傳之家學具有淵源非閻百詩之

所能知也考逸周書大聚解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於殷政告周公旦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周公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賓大夫免列以選赦刑以寬復亡解辱此謂行風夫殷政之若風草也是上不能以風化而下亦不肯從風有積有虛蓋民之從其所好而不從其所令也久矣周公之欲和此也必曰來遠賓廉近者何哉蓋治不起於近畿則賓旅之感孚無準

恩不先於貴仕則愚賤之鼓舞何從故必自察四郊賓大夫始此風行而後動物之化有不疾而速者矣若夫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營邑制命之曰大聚王親在之是卽他日作新邑營洛都之先識而爲風化之權輿也夫風之行於天地之間也其來也不知其所自其去也不知其所如其拂物也化如神其動物也妙無迹其和如春則庶卉滋榮其肅如秋則百物堅實故其化育之妙鼓舞萬物而不知其所以然卽草之從風亦不知其然而然此神化之妙蓋有非聖人不能知者昔文王肇造區夏仁風翔洽任賢使能而士歸之關市平而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而農民歸之其遠人之聞風而至者譬若風行而草從之也周公親承家學其對武王者卽其受諸文考者也迨周公之居洛也所治者商之頑民卽前日殷政若風草之民也其民之心術漸染於商之汚風爲時已久故迪屢不靖歷數世而餘風未殄若欲作其愧恥之心而革其暴戾之習非一朝一夕所能變也乃周公師保數年民懷其德所謂上以風化下而下亦從風而靡其感通之妙想與成王講之

素矣故成王之命君陳也以修德爲本原以敎化爲先務特取其令德孝恭使繼周公所司之職以化周公所化之民道在待之以寬持之以久使商之頑民優游謳變於品節之中而從容變化於範圍之內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如風之動物草之從風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商民之人心風俗皆潛移默化而不自知矣其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卽武王之殷政若風草周公之所謂行風反其道而用之者也其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卽武王之欲和此周公之所謂和德也見大聚解至康王嗣

位式化厥訓世變風移而其命畢公也亦曰君陳克和厥中皆此和之一字使風草化於無迹也余故曰此周室家學之淵源也若夫聖人之對康子其所謂風草之機以勢位相臨者也彼班固之敘孝文其所謂風草之應以黃老爲治者也至武周言風草之感通皆聖人神化之妙用彼季氏漢文又烏能知之閻百詩以爲歇後語其於尚書之文又烏能知之

閻如璩云愚嘗以爾有嘉謨嘉猷等語出於臣工之相告則爲愛君出於君之告臣則爲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乎今亦未敢定此語出何人但此語之所自來則孔子引入坊記者也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謨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觀下善則稱親一節取證泰誓予克紂六句皆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也乃僞作君陳者祇見書序有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遂通篇俱作成王語安知當日不夾以臣語如顧命體例耶自斯言一啟君以正諫爲要名臣以歸美爲盛節而李斯分

過之忠孔光削稾之敬遂爲後世事君之極則雖有賢者亦陰驅潛率以爲容悅之徒而不自知矣

姚鼐云君陳乃臣下相稱之辭今從禮記剿取以爲成王以此美其臣是欲自爲名矣況王不當稱臣爲君乎

閻百詩引坊記以攻君陳其說之不可通者約舉之已有數端試歷陳之夫君陳之文在書有定辭矣閻氏以爲嘉謨嘉猷六句出於臣工相告則爲愛君出於君之告臣則爲導諛似也然成王爲天下之共主使同僚相告能稱成王爲爾君乎是僚寀之間有彼此之分也觀周公之作君奭其言成王未嘗稱爾君其說之不可通者一且成王之告君陳其事有定體矣學者紬繹其文便可窮究其義其言之無失也雖中主不能指爲過其言之有偏也雖令辟不能辭其咎乃閻氏定爲導諛已不能通其大義又謂成王不爲是憑臆斷而欲翻三代之成案也其說之不可通者二又謂此語之所自來則孔子引入坊記尤屬大謬夫戴記半出漢儒而坊記緇衣等篇其舛尤甚程子以爲賈誼董仲舒所記庶幾近之今閻氏以爲孔子之言則夫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孔

子尙知引論語乎且三年其惟不言周公無逸之辭也今坊記引之而以爲高宗之言孔子至聖能舛誤至此耶其說之不可通者三若嘉謨嘉猷之言則成王舉君陳已往之善而歸功於臣以來衆言也想其久爲卿士其謨猷入告者成王聞之熟矣及見諸施行則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乃能行之夫以善言上聞而君不我違使得行之於外此非人君有從善之德不克及此亦人臣之所欲宣上德意以明示於衆者也乃君陳有善不自以爲己功而歸之於君成王受善亦不以爲己出

而歸之於臣使周初之君臣皆知此意則臣良而更顯其君之功豈不庶幾唐虞德讓之盛哉乃閻氏以爲導諛是知蔡九峯之一說而不知呂東萊之又一說也其說之不可通者四閻氏又謂引書有例漢儒雜記能以上下文例之而可通乎以下文例之則善則稱親而引泰誓皆爲人子之言其善則稱君者必爲人臣之言亦似可通若以上文例之則善則稱人而引文王有聲之詩所謂惟龜正之武王成之者爲龜之稱武王乎豈不令人失笑也哉其說之不可通者五夫古文尙書閻百

詩久誣爲魏晉閒僞作矣乃謂斯言一啟君以正諫爲要名而能開誠布公歸功於臣者有幾君臣以歸美爲盛節而能陳謨獻猷得行於君者有幾臣吾恐漢高帝之於張良唐太宗之於魏徵尙不能及而何論猜疑之君臣哉況如秦李斯之姦邪漢孔光之庸鄙其所謂分過之忠削稾之敬者乃所以佐其姦邪庸鄙之術如李斯焚書之議孔光承莽之風尙可謂之謨猷入告耶此皆後世容悅之風日新月盛故皆潛移默化而不自知彼閻氏以太甲拜手稽首之文而謂孔子有殆哉之歎

以金縢先王地下之注而謂周公有失言之愆此皆諂諛之尤者曾謂閻氏亦讀僞君陳而成此癖耶其說之不可通者六嗚呼觀於此者可以知閻氏存心之私措辭之謬矣至姚姬傳謂君陳爲臣下相稱是不知君陳爲成王命官之辭也又謂成王以此美其臣爲自爲名天下有好名之君而肯歸美於臣者乎是其學識之淺尙在閻百詩之下也又謂王不當稱臣爲君夫君陳周臣之名也成王呼之曰君陳康王追稱之亦曰君陳猶穆王之命君牙也乃姚氏析其名而二之以爲攻尙書

之具此乃自我作古憑虛臆斷而不顧義理之實者尚
可與言尚書之精微哉
惠棟云令德孝恭本國語而令德孝恭東郊本竹書紀年
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周平公卽君陳
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師保句本左傳股肱周室師保萬民
黍稷二句本左傳宮之奇引周書孜孜本皐陶謨予思日
孜孜未見聖四句本緇衣引君陳出入二句本緇衣引君
陳在辟宥本文王世子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無求備句
本論語必有忍二句本國語富辰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

有濟也生厚本左傳成公十六年民生厚而德正

尚書古文辨惑卷十九

宏農張諧之敬齋父

畢命

閻如璩云嘗疑劉歆三統歷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
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今古文皆無不知歆從何處
得之旣而思書大傳有九共帝告篇之文安知非安國所
得壁中書有零章賸句如伏生所傳者乎歆去安國未遠
流傳定眞僞作古文者以王命作策豐刑與己不合特爾
遺去亦猶作伊訓者遺誕資有牧方明作武成者遺粵若

來二月數句也或曰子何於此書惟劉歆之是信耶余曰
歆之人雖非而於經學甚精適當王莽委任之日諸所建
立亦甚正反惜建武中興一切以人廢耳
姚際恆云今畢命較三統歷所引增王于豐宅洛大事須
告文王之廟故至于豐然君陳畢命自當一例而獨畢命
云然者蓋因逸書有豐刑二字旣不可解故用豐字傅會
以爲王于豐猶今伊訓以逸書方明作乃明耳
余嘗謂劉歆作三統歷皆爲新莽篡國之事而引經
以爲欺元后之徵故其所引皆與經文不符而與莽事

相附班史所謂誦六藝以文姦言者閻百詩以與經文不合屢藉之以駁尚書是又借姦言以攻六藝余不能知其何心也至引歷以駁畢命則有非情理之所及者試臚陳其謬夫三統所引畢命豐刑之篇於畢命無涉也其曰王命作策豐刑亦不知作何解也閻氏已知為今古文所無不知從何處得之矣乃忽巧為傅會欲藉此以攻畢命以為安知非孔壁中書有零章賸句如伏生大傳有九共帝告之文乎夫九共帝告百篇中之書也其篇名具載於小序而其文少存於大傳若畢命豐

刑百篇尚無其名將於何處索其文乎其謬一閻氏以為歆去安國未遠流傳定真乎夫三統之引武成也則引偽武成矣顏師古以為今文尚書之辭也其引伊訓也則與古經文不同以誕資有牧方明不知作何解也其引顧命也則與今經文不同以王有疾不豫為金縢之文也夫歷與經之不同以劉歆喜作偽書為新莽篡國而作故牽引諸經以亂之也若豐刑者篇名尚無又可信其非偽書耶其謬二乃閻氏不以豐刑為偽而以畢命為偽以作策豐刑與己不合特爾遺去是尚知有

是非耶夫畢命孔子刪定百篇之書而康王冊命畢公保釐東郊而作也若畢命豐刑不知為何篇之書而可與畢命較同異耶況孔疏謂漢初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其辭妄言作豐刑耳且又安知非劉歆偽作此不可解之語以變亂經文如伊訓之誕資有牧方明也乃閻氏袒護偽書曲庇賊臣其謬三或詰閻氏於三統信劉歆太過而閻氏委曲以庇護之曰歆之人雖非而其經學甚精則試於班書徵之考王莽傳莽為大司馬用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

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故劉歆之言居攝也曰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早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故三統引伊訓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經言奉嗣王祗見厥祖而必改為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者何也蓋為王莽居攝之後祀上帝於南郊作證也（見居攝元年）言伊尹之攝冢宰已會郊天也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故三統引周公七

年爲復子明辟之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反政故洛誥
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夫成王之在位也三
十七年無周公之七年也而三統必改繫之周公者欲
爲王莽之居攝張本也其曰復子明辟言周公得吉卜
而復命於王也而必改作反政者所以欺元后也言莽
之居攝而終反於漢猶周公攝政七年而終反政於周
也洎王莽篡漢亦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子
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此皆劉歆以經學爲莽謀篡竊
欺元后而見於三統者也其他若武成若顧命若畢命

豐刑皆故變亂其文以掩飾其改經之迹而已其議功
顯君之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體
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奉漢大宗之後不得顧其私
親周禮曰王爲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攝皇
帝當爲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
其與羣臣奏居攝也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
不能共事天地脩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
不居攝則恐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
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

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扆南面而
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
服也此劉歆之經學見於諸經而徵於莽事者也其與
羣臣奏起明堂辟雍也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
今安漢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
越若昱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丕作二旬大功畢成其
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
涖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此亦劉歆之經
學僞作經文前倣召誥而作後則倣尚書之文也夫以

劉歆之竄經文外講義作僞書皆所以爲賊佐命迷誤
後學者也其經學尚可謂精耶其謬四又謂劉歆當王
莽委任之日諸所建立亦甚正夫班史之作劉歆傳也
祇及王莽持政止而曰後事皆在莽傳則其建立可知
矣故劉歆者莽之腹心而典文章者也其所建立不過
承莽意旨草奏營篡盜造符命上以欺元后下僞示信
於衆庶耳故莽之始柄國也風益州令蠻夷獻白雉因
奏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故周公及身在而記號
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又奏

言春秋列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爲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宜宋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羣臣奏加九錫而劉歆等亦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爲列侯會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於是符命之僞起元后深知不可而大權旁落力不能制於是羣臣奏安漢公爲攝皇帝復

進封其子安爲新舉公臨爲褒新公其兄子光爲衍功侯始建國元年莽廢孺子嬰爲定安公而紅休侯劉歆亦以功封爲國師嘉新公又爲莽作符命四十二篇班於天下初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

命莽遂據以即真歆等內懼而已凡此劉歆之所建立皆所以希容固寵爲賊佐命而遺臭萬代者也閻氏以爲甚正其於薰猶不判尙欲襲其遺臭耶其謬五又謂反惜建武中興一切以人廢是悼劉歆之不遇時而恨光武帝之不能用也考莽傳更始元年衞將軍王涉大司馬董忠與劉歆謀共劫持莽東降南陽天子以全宗族事發莽誅忠劉歆王涉皆自殺閻氏以爲欲用其言耶其言皆欺君罔上之謀不可爲訓以爲欲用其人耶其人已伏亂臣賊子之法不可復生也閻氏自謂史漢

精熟何顚倒至此耶其謬六至姚立方以三統與畢命比校字句是不知畢命豐刑百篇中無此書於畢命無涉也若夫宅洛大事宜策命於廟所以重其事示不敢專也而君陳畢命不同者以史臣之記有詳畧非策命之禮有重輕也姚氏乃斤斤比校於一字之間陋矣夫姚立方其小焉者也若夫變亂是非顚倒邪正則閻百詩其罪魁也夫

王鳴盛云劉歆作三統歷班氏宋入律歷志載畢命文凡十六字鄭元所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載於孔疏者有罔

命無畢命閻若璩遂謂畢命古今文皆無不知劉歆從何
得之此說非是鄭元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則畢
命乃逸篇非亡篇鄭固親見之矣惠棟謂鄭所述二十四
篇冏命即畢命之誤是也因逸書已亡作僞者采取三統
歷文冠之篇首至豐刑之義册命霍侯之事則作僞者亦
已不詳其說故竟棄之孔疏反以三統爲妄謬矣

余嘗謂爲訓詁之學者其讀書鹵莽雖篇目之細亦不
能知其詳其用心粗疏即同志之言亦不能盡其意若
王鳳喈者蓋鄭康成之佞臣而與閻百詩同攻尚書者

也其粗疏尤甚夫三統歷之引書也所引者畢命豐刑
之篇非畢命之文也閻百詩以爲今古文皆無以其爲
孔子所删百篇外之書非所定百篇中之書也而猶以
九共帝告比者蓋爲詐僞以欺人欲於百篇之外移入
百篇之中也王氏乃以閻說爲非是既不知豐刑之
名又不解閻氏之意得無夢中作讝語耶考畢命孔疏
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
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
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此僞作者傳聞

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
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元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
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元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
妄作也阮雲臺校勘記云案不同謂異於豐刑也漢志
豐刑本異於序逸篇册命霍侯又與漢志不同亦不與
序相應故知其非也與字上宜有不字夫鄭元所謂逸
書二十四篇載於孔疏者張霸之僞書也其中有冏命
無畢命各自成篇與畢命無涉也乃王鳳喈引惠棟之
說以冏命爲畢命之誤豈非節外生枝也哉即鄭元所

謂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亦與畢命無涉使果有其書
當名霍侯之命不當名畢命也况三統豐刑與書序相
悖逸書册命霍侯又與豐刑不同亦不與書序相應而
皆與周書畢命無干乃王鳳喈亂牽胡扯以畢命爲采
取三統年月冠之篇首而棄豐刑之義册命霍侯之事
得非夢中說夢者耶吾見其昏昧無知顢頇無辨而已

姚鼐云畢命嘉績多於先王此豈爲人子孫敢出之語其
背理七也

案畢公弼亮四世在文武之時已爲大臣然當時八虞

二號胥備諮詢辛尹蔡原皆任諏訪重之以周召分治賢材盈朝故畢公於文武之世其任事也不專故其奏功也亦不顯歷成以至康王又閱三紀舊德世臣風流彫謝故畢公於此時其任政也既久故其功績亦愈多其處位也益尊故其德業亦愈大康王謂休嘉之績多於先王之時蓋歷敘其德業之盛而將付以保釐之任也乃姚姬傳以爲非子孫敢出之語若爲多於先王天下未有臣子而可與先王比功者尚復成文理乎此據蔡傳而言之者也若以經文言之則多功也言畢公之

嘉績皆爲功於先王以其恢擴先王之業如周公所謂覲文王之耿光而揚武王之大烈也則不必增字而文從字順義尤正大姚姬傳其何說之辭

惠棟云越三日壬申三句本竹書紀年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郊字本書序分居里成周郊父師本微子右先王本左傳襄十四年右我先王毖殷本洛誥伻來毖殷頑民本書序遷殷頑民升降本左傳襄二十九年其以宋升降乎勤小物本國語智伯國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正色本公羊傳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垂拱本漢書辥宣傳垂拱蒙成仰成本愼子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旌別句本太公六韜彰善句本緇衣彰義癉惡風聲句本左傳文六年訓典本左傳告之訓典靡靡本韓非子紂作靡靡之樂服美本左傳襄二十七年服美不稱惡終本左傳必以惡終放心本孟子求其放心不剛句本周禮大司徒六德和字鄭注和不剛不柔澤生民本荀子臣道篇澤被生民四夷本竹書紀年成王二十五年四夷來賓左衽本論語吾其被髮左衽矣

尚書古文辨惑卷二十

宏農張諧之敬齋父

君牙

王鳴盛云緇衣引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鄭注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鄭讀此字屬下句僞孔以咨音同資義可與怨連遂於下句怨下添咨而此資改爲咨上屬怨字於是冬祁寒成三字句與夏日暑雨不齊乃删去曰使亦爲三字句若緇衣引書失其本文而鄭誤讀誤解者非也

王鳳喈引緇衣以攻君牙非惟不識君牙亦不知緇衣爲何等書矣夫緇衣劉瓛以爲公孫尼子所作也雖依倣聖賢之言其義理不純文詞不屬者爲不少矣且其引經也不能深通其義而割裂經文增删字句使經學以此而愈晦所謂七十子亡而大義乖者也乃王氏以爲尚書增删其文豈不謬哉則仍以緇衣證之彼君牙之言夏暑雨也緇衣則增一曰字猶其引太甲曰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而不知尚書之無厥字也其引小民惟曰怨咨而改咨爲資以致鄭注資當爲至誤屬下句亦猶其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而誤改割申勸寧爲周田觀文四字以致鄭注解割爲蓋亦誤屬於下句也若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則句下脫一咨字猶緇衣之引君陳也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又於句下脫則繹二字也此皆緇衣之引書失其本文者王氏其知之乎其他割裂增删之文猶不可更僕數其尤舛者引逸周書祭公將死對穆王之言（見祭公解）而誤以爲葉公之顧命鄭氏亦以沈諸梁解之豈不迷誤後學也哉至鄭氏之誤讀誤解見於緇衣者尤多若兌命之惟甲胄起兵君陳之庶言同君奭之在昔上帝皆鄭氏之誤讀者也其解尹吉之先見西邑夏也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及君奭割之言蓋也君牙資當爲至也皆鄭氏之誤解者也以其注戴記之時尚未見古文尚書也王氏試取緇衣而細讀之便知余之以公心辨非若彼之私心自用者矣

惠棟云乃祖乃父本盤庚惟予二字本康王之誥惟予一人小子本顧命予末小子嗣守文武本顧命嗣守文武大訓克左右本文侯之命亂四方本顧命而亂四方虎尾本

易履虎尾冰字本詩如履薄冰翼字本臯陶謨汝翼股肱心膂本國語太子晉曰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纘字本左傳纘乃祖考無忝本左傳無忝乃舊五字本堯典敬敷五教二正字本論語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圖其易本老子圖難于其易不顯哉六句本孟子引書

宏農張諧之敬齋

冏命

閻如璩云孔傳不甚通官制有兩職不相通誤合爲一如冏命之傳太僕長太御中大夫是也周禮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其佐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眂祭祀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此等官以僕名初無預於馭車之事若大馭中大

夫掌馭玉路以祀與戎僕齋僕道僕田僕皆馭王車而大馭爲最尊是大僕之職與大馭初不相涉也晚出冏命篇作大正正于羣僕又云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則官高出入起居發號施命等語則似大僕所掌與書序合至命職親與王同車又似大馭非大僕所可當得無誤記周禮二官爲一乎然其誤亦有故漢百官公卿表太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豈非經與傳之所從出哉凡余駁正古文皆抉摘其所以然使無遁情近儒謂揚子雲生平昌黎亦被瞞過朱文公出方是千

年照膽鏡雄爲狐妖無遁處快哉斯喻也
閻百詩謂孔傳不通官制允矣蓋大僕與大馭兩官原不相涉也至謂經文命作大正四句官高職親與王同車又似大馭則私心誣造非情理之所宜有也案周禮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掌王之燕令夫大僕之正服位也王眡朝則前正位入亦如之祭祀賓客喪紀則正服

位詔灋儀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此尚書所謂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者也若其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也而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於是有小臣者亦掌王之小命與三公孤卿之復逆而其相小灋儀正燕服位均如大僕之灋有御僕者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王之燕令而以序守路鼓惟祭僕祇眡祭祀而已此皆羣僕侍御之臣尚書所謂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者也若

隷僕雖亦名僕而所掌事褻不屬大僕見序官閻氏乃亦廁之羣僕之中則其於周之官制亦未得爲甚通也夫周禮之大僕與尚書命冏之大僕正其職之所司若合符節皆以旦夕承弼厥辟者也其官一下大夫耳陪僕暬御之臣後世所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然而人主朝夕與居居氣養體恆潛移默化而不自知況諸職所列事無大小皆有灋儀時雖燕閒必正服位其防之也豫故雖糾其謬而無形其喻之也微故雖繩其愆而不覺使人主以行以習日就月將而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端本於是矣是故三代已上左右僕從雍容論說而有餘三代已下法家拂士犯顏極諫而不足穆王之命冏作大正也豈不以其職雖小而與君最親上薰陶涵養乎君德而下簡擇表率乎羣僚其所繫爲甚重哉乃閻氏以爲官高職親與王同車又似大馭者何也則欲因僞傳以僞經必謂穆王命官之辭亦不通周之官制而古文尚書之僞始定也乃尚書無可藉口則誣造武斷以詆之此尚可謂有人心者哉夫命作大正卽命伯冏爲太僕正也猶是下大夫

而爲羣僕之長也其曰正于羣僕者卽其僚屬侍御之
臣小臣則上士四人祭僕則中士六人御僕則下士十
有二人穆王所謂左右前後有位之士也其官雖不如
中大夫之尊而朝夕相處則涵養氣質之功多其職雖
不如參乘之貴而進見無時則陶淑性情之意厚此與
大馭掌車路之官蓋有不可以少混者閻百詩以爲與
王同車乎而冏命無此文何所據而爲此誣詞也豈以
命作大正便可謂與王同車耶況無昵于憸人充耳目
之官穆王欲其愼簡僚屬選擇正人蓋恐以非先王之

典迪人主於邪僻耳官不變職亦不變故命辭亦不變
閻百詩又何所據而以爲官高職親有似大馭耶豈心
昏易忘亦誤記大僕大馭爲一官乎何憑虛誣造以行
詐也至班史公卿表應劭之注蓋祇知穆王之命伯冏
而不知周禮之已有大僕也其以大御爲眾僕之長亦
如孔傳不通官制之過於經文無涉也乃閻百詩以爲
經之所從出豈以誣造與王同車四字便可加之罪而
無辭乎此如閻百詩之攻秦誓罪人以族也自加之而
自詈之一時愚無知者道聽途說眾口一辭遂使閻氏

趾高氣揚雖以謠言誣經而毫無羞惡之心慚愧之色
甚哉其甘心爲小人也其引近儒之論揚雄也以子雲
比尙書以昌黎比朱子如子產受校人之欺（見疏證）而儼
然以朱文公自居心意甚快夫冏命聖人之經非如揚
雄之爲莽大夫也亦非如揚雄之作劇秦美新也無可
媒孼而閻百詩以末學小生誣造與王同車四字便欲
以班史表應劭之注爲經之所從出彼世有眞讀書者
細加考核閻氏雖有妖狐譎詐伎倆將何所遁其情哉
閻如璩云姚際恆謂周本紀王道衰微穆王憫文武之道

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復寧紀謂太僕國
之政非太僕正也命伯臩申誡之非命伯冏爲太僕正也
與書序絕不相侔余曰子知不侔之故乎蓋逸書十六篇
原有冏命太史公親受之故知其義而改書序之文載入
本紀若魏晉間無由睹逸書但止依傍書序爲說而不顧
與史背馳古文之僞又見一斑云
司馬子長作史記其唐虞三代之紀一以尙書爲主而
以書序爲節目謹守繩尺不敢少越蓋有不知而誤畧
之者矣未有知之而敢故改之者也若穆王之命伯冏

而曰申誡太僕國之政則其文衍國字之誤而太史公之失於參考者也當是時承昭王南征之後王道衰微穆王欲復文武之道必自正心修德始而太僕左右八主以旦夕承弼厥辟必得賢人君子之選乃能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以紹前人之烈故命伯冏爲太僕以爲正本清源之計蓋欲正一身以正朝廷也若以爲太僕國之政則周室分封未聞有太僕之國也即曰國中之政則一事有誤而誡之一人有過而謫之是何與本原之圖亦非所以復文武之道且亦非太僕之所有事也則

國字之爲衍文明甚乃姚立方欲藉誤字以駁尚書以爲太僕國之政則非太僕正也以爲命伯冏申誡之則非命爲太僕正也與書序不侔即與尚書迥異在姚立方末學小生因誤起意而不顧義理之不安自不足論而閻百詩又誣造而甚之以爲逸書十六篇原有冏命太史公親受之故知其義而改書序之文夫閻百詩所謂逸書十六篇者即鄭注書序之二十四篇張霸僞造之百兩篇而鄭元以百二篇爲尚書者也考孔疏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

遂有張霸之徒僞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伏書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又考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故當時亦立其學又考孔疏或云百二篇者以前漢有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鄭元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

近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鄭氏惑緯故亦信張霸僞書而不疑也夫以張霸之二十四篇至成帝始出鄭氏可見司馬氏烏能見之乃閻氏竟臆造武斷以無爲有而毫無慚愧之色豈非羞惡之良已澌滅於無何有之鄉而不自知耶抑爲姚立方等所標榜趾高氣揚而忘其爲無知妄作也乃反謂僞作冏命者止依傍書序而不顧與史背馳夫史記之背經者多矣豈皆經文之僞耶則試以今文證之彼史臣之紀金縢也天示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而

史記載於葬畢之後將欲迎周公於九原之下乎彼康王之卽天子位也宣示文武之德報誥以勉諸侯而史記乃以康誥名篇不慮混康叔封衛之文乎此皆太史公改書序背經文爲史記之誤耶抑尙書與史背馳而金縢與康王之誥亦皆僞書耶閻百詩於此尙能再措一辭否

閻如璩云怵惕維厲卽易夕惕若厲之義也乾之九三夕惕若爲句厲无咎爲句證以文言雖危无咎知句讀自宜如此三代以上人必不誤讀厲聯上若王輔嗣輩可知詎

意周穆王時竟有以王輔嗣爲本而摹脫之如怵惕維厲者其出魏晉閒可知

閻百詩引周易以攻冏命謂怵惕惟厲之文卽夕惕若厲之義余竊以爲不然夫乾九三之宜以夕惕若爲句也其義有三一則以爲若厲則是似厲而非眞以爲厲也其義理有所不足也二則易與書文體各別其以若字爲語辭者甚多如離之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節之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是也三則厲字爲占辭而下聯无咎爲義如復之六三頻復厲无咎睽之九四睽孤厲无咎是也閻氏以爲厲字不可聯上讀乎試以易徵之如小畜之言貞厲也大畜之言有厲也震之言震來厲及震往來厲也皆以聯上爲文而下爲句絕儒者窮經當隨其文義而讀之能如閻氏之執一而賊道耶若尙書之文體與周易迥異但考其義理之純駁察其文體之異同則三代上聖賢之文豈末學小生可以俗筆僞託者彼冏命之言怵惕惟厲也蓋穆王深知爲君之難而惕然警懼惟恐有傾危之時此乃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如堯舜之欽禹之祇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武王

之夙夜祇懼周公之言皇自敬德召公之言王敬作所皆存心以爲修德之本而祈天永命於是焉在此質之義理而純粹以精者也若其文之體製則與尙書一致而與易之彖爻殊途其所謂怵惕惟厲者如舜典之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洪範之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召誥之無疆惟休無疆惟恤呂刑之有德惟刑皆是此等句法其古文尙書同此者尙多也閻氏乃以聯上爲誤與夕惕若一例無乃不通文義耶抑懲熱羹而吹齏耶此皆閻氏攻尙書之心甚切而無隙可抵竭一生之力窮搜

五十年且會萃衆家而所得祇有此數及日薄西山所定一百二十八目其有次無目有目無文闕而不能補者尚數十篇於是搜羅愈急而毫無義理者皆具焉此條其一也甚至引唐魏元同選舉之疏謂元同不通周禮以詬詈冏命蓋尤無聊之極者也迨屬纊告終而所闕尚二十九條亦可憐已

惠棟云怵惕本祭義必有怵惕之心聰明本中庸聰明聖知齊聖本詩人之齊聖無良本禮記引泰誓惟予小子無良左右前後本賈子新書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匡其不及本新書太傅匡其不及格非心本孟子爲能格君心之非交修本國語交儆余巧言令色本皐陶謨便辟本論語友便辟吉士本詩王多吉士及立政耳目本皐陶謨股肱耳目

尚書古文辨惑卷二十二

宏農張諧之敬齋父

統論

閻如璩引朱子語類作古文書疑云尚書諸命皆分曉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祇似如今榜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又云尚書孔安國傳恐是魏晉間人所作託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問盤庚曰不可曉當時遷都不明說遷之爲利不遷之爲害中篇又說神說鬼若使如今誥命如此好一場大鶻突尋常讀尚書讀了太甲伊訓咸有一德便著鞔過盤庚卻看說命然高宗肜日亦自難看要之讀尚書可通則通不可通姑置之大抵古文自是莊重如孔安國書序并注中語多非安國所作蓋西漢文章雖粗亦勁今書序卻是六朝軟慢文體因舉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伐紂言詞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也

閻百詩以機械變詐之士爲毀經侮聖之言當其始也

亦知非秉彝之所同好而其理之不足以相勝於是誣罔先賢以不韙之名以爲一己惑世誣民之助故告其子詠曰破人之惑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今取朱子之所疑告天下天下人自有所疑然後出吾疏證以相示庶其有悟乎夫朱子之所疑疑書序孔傳也非疑古文經也疑今文之多不可通非疑古文之文從字順也然當是時學術尚明人心尚正信邪說者固多而持正論者亦復不少如顧亭林諸公多不以攻古文爲然於是疏證之邪說有所不

能行矣然閻百詩憑虛誣造之詐又百出而不窮故其第十七篇云天祐斯文篤生徽國孔子之後所可取信者一人而已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而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考閻百詩輯朱子古文書疑取語類文集無一語僞及尚書今閻氏乃命名曰古文書疑何誕妄至此耶觀朱子書尚書序後云漢書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故別定此本

使學者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所難詳味此語則朱子之所疑者疑今文之難通非疑古文之平易也如疑古文之平易則如閻百詩妄詆爲僞不必令學者沈潛反復矣若恐人之穿鑿傳會則所疑者乃在今文而不在古文也閻氏之好惡得無與先賢相悖耶既誣造朱子以毀經之名而已反得居窮理之列是猶閻百詩之攻秦誓也誣引荀子一人有罪三族皆夷之言以附於秦夷三族之法而復痛哭流涕傳其不仁其攻冏命也誣造太僕與王同車而旋力攻其

不通官制皆經文所無自造之而自駁之如誣朱子之法吾誰欺欺天乎況蔡九峯之著書傳也奉師命而作也故二典禹謨皆用朱子舊注其今文之不可通者皆闕疑而不敢强解正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者乃閻百詩竟失其本心誣無爲有反詆蔡氏爲明背朱子吾恐閻氏之顯叛孔子也不幸當時朱竹垞胡朏明黃梨洲輩皆信耳而廢目無一人取書疑而參考之而一唱百和邪說成風當是時閻百詩之氣愈盛向之隱誣朱子者至是而顯與朱子爲難矣故其一百十四篇云朱

子於古文猶爲調停之說曰尙書諸命皆分曉蓋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與民下說話恐請得而詰之曰諸命皆易曉然所謂易曉者則說命畢命等篇皆古文也故易曉至纔涉今文如顧命文侯之命便復難曉諸誥皆難曉然所謂難曉者則盤庚大誥等篇皆今文也故難曉至纔涉古文如仲虺之誥湯誥便又易曉此何以解焉且顧命康王之誥同爲伏生所記遂同爲難曉尙得謂命易曉耶周官君陳同爲安國所獻遂同爲易曉尙得謂誥難曉耶閻百詩之因尙書古文而

攻及朱子可謂至矣夫朱子之論經也以義理爲權衡欲學者窮理以致用也非祗論其文之難曉與易曉也如葉味道錄云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雨反風禾盡起也是差異盤庚更沒道理要得人遷也須說出利害今更不說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作亂說起若說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孔氏者多分明易曉出伏生者都難理會是朱子之所謂易曉者以其義理之得中所謂難曉者以其義理之多錯也乃閻百詩不知此義

以詰屈難解者爲眞而以條暢無疵者爲僞則請代前賢而折之閻氏以爲命之體纔涉今文便復難曉乎夫顧命繼世授受之大事也成王所以正其終卽康王所以正其始其命辭極精而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爲後世法愼是以往則閹寺不能定策於宮闈權姦不得擅生其覬覦辭嚴義正何嘗有一語之艱澀難通乎若文侯之命非不文從字順也特以平王忘親背義知申侯立己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故其文委靡頹墮不能自振朱子所謂難理會者以其苟且偸安

非謂其文之奇崛難通也閻氏以爲誥之體纔涉古文便又易曉乎不知仲虺之誥鄭君臣相語與周官君陳同非曉諭民庶之文也湯誥誕告萬方與康王之誥報誥諸侯同以今考之除美若二字不可通外其欲明德愼罰求助羣臣諸侯之意流露毫端又何嘗有一語詰屈聱牙乎閻百詩乃以爲難曉乎閻氏又謂古文假作於魏晉間今文則眞三代故其辭難易不同（見疏證答武進周某語）

愚再總今文而折之堯典諸篇惟方鳩僝功載采采及在治忽庶頑讒說諸句難曉餘皆文從字順夏氏之

書若禹貢甘誓均明白如話商書若湯誓若西伯戡黎會有一語詰屈如盤庚者乎周書五誥及多士諸篇最稱難解而牧誓洪範金縢顧命康王之誥下至呂刑文侯之命其理之純駁不同而無一語似五誥聱牙者至周公之書閻氏以爲極難曉而無逸一篇居然文從字順不煩解釋而自明與古文垺亦可謂之僞書乎更推廣六經而總論之如詩中豳風之七月鴟鴞東山諸篇大雅之文王諸篇皆世傳周公之詩而無一語詰屈聱牙如書之五誥者至周禮儀禮皆周公之書其中有古

字之不同名物之有異制度之各殊故望之古光陸離而其義之理明辭達者自若也若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與他經體製不同固韓子所謂奇而法者然其取象有所自來而其理之隨事各足固無不文從而字順也又何嘗有一語詰屈難解者乎夫閻氏以難解者爲三代之眞以易曉者爲後世之僞何質諸六經而於聖賢之書籍殊不相似也得非孟子所謂執一賊道者耶故其始也尊朱子以惑人而以無作有升冒先賢以不韙之名其繼也詆朱子以惑世而以口禦人兼開後世以毀經之漸卒之學術不明人心不正是非淆亂而後學無復義理之衡至舉朱子所謂史記中齊東野人之語而閻百詩以爲眞湯誥姚姬傳以爲眞泰誓則聖賢道學之傳掃地以盡後學不復知爲何事矣夫閻百詩之書疏證旣不難詆程朱而惠定宇之易微言卽不憚叛孔孟吾道日非至康有爲出直謂聖人之六經皆劉歆之僞書而閻百詩毀經侮聖之禍於斯爲烈彼乾嘉以來拾漢學之緒餘者亦知讀聖賢書祇因學術荒悖至以亂臣賊子爲此學之結局豈不誤哉

閻如璩云朱子於古文嘗竊疑之至安國傳則直斥其僞不知經與傳固同出一手也（見一百十四條）又云姚際恆亦以經與傳同出一手僞則俱僞笑世人但知辨僞傳而不知辨僞經未免觸處成礙似暗指朱子言余問之則曰如辨伊訓傳太甲繼湯而立之非矣則於僞經王徂桐宮居憂不能通蓋未有太甲服仲壬之喪而處祖墓旁者辨泰誓上傳武王承襲父年之非矣則於僞經大勳未集九年大統未集不能通蓋未有文王不受命改元而得稱九年者故莫如俱僞之俱僞之斬卻葛藤矣

王鳴盛云劉歆三統歷載伊訓班固采入律歷志僞作者取其文妄加删改孔傳與經是一手僞造又爲踰月即位之說皆非也

閻百詩幼攻孔傳而其意本在毁經故攻孔傳之後妄謂僞傳與經同出一手既非義理之有差又無佐證之可據不過任意武斷以逞其狂妄之私而已姚立方雖有論辨而其論太甲繼湯也未曾細繹經訓其論文王改元也未能詳考周書自謂觸處成礙又何嘗一語不四通八達乎若王鳳喈之言一手僞造則又拾閻百詩

之唾餘者也試歷闢姚氏之謬姚立方以爲辨僞傳太甲繼湯而於經文桐宮居憂不能通乎不知使太甲不繼仲壬則成湯未葬何由營於桐宮乎夫天下有非常之事則禮之可以義起者非小儒鄙陋之見所能拘也故太甲服仲壬之喪居亮陰之地此尋常居憂之禮則然若伊尹之營宮於桐使親近成湯之墓以興起其善心則大臣格君心之道非尋常之居憂所能妄比矣姚氏以俗儒之見妄詆聖經獨未讀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耶其謬一也謂辨武王承襲父年之非而於泰誓大勳未集武成九年大統未集不能通乎夫武王冒襲父年史記之陋也謂文王受命改元亦司馬遷之謬也不見周書文傳之先酆保則書文王二十三祀矣小開則書文王三十五祀矣文傳之後柔武則書武王元祀矣寶典則書武王三祀矣大匡則書武王十三祀矣皆守商法稱祀以存時王之制若文傳文王受命之九年言文王受商王之命專征伐者已九年矣是史臣紀事之語非紀文王之年也若果紀年則當改稱九祀矣姚氏考之不詳其謬二也夫所謂觸處成礙者而無一可

礙則姚立方之詆不辨僞經其誕妄明甚若閻百詩之言經與傳同出一手而不知其中之大不同也則試歷辨其謨大禹陳謨未有自言之不能知之即當時史臣記言亦未有自述之不能解之乃孔安國之釋禹謨也念茲在茲四句體例尚不畫一文義尤多參差較蔡傳之解釋明析尚不如遠甚使經傳一手豈至如此而閻氏不知其誤一若太甲之元祀繼仲壬而王非繼湯也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與史記合當是時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

前方居憂於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祠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乃僞傳不通經義以爲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夫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祗見況終日在殯經文又何以稱奉也且湯崩踰月而太甲卽位是崩年卽改元矣崩年改元亂世之事經文何嘗有此乃僞傳不解經文致此舛戾而閻氏憒然失考其誤二太甲服仲壬之喪當是時湯崩已六年祔祖廟葬桐宮爲時久矣乃孔氏之解祗見厥祖也不知湯已祔廟而以爲尚在殯宮故以桐爲湯

之葬地而不敢爲已葬之辭然使湯果在殯則太甲日居殯側已可謂密邇先王矣乃舍殯宮之近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有是理乎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文之謬不知外丙仲壬二帝故顯悖經文而閻氏亦蒙若其誤三逮太甲終喪之時正在改過之後伊尹卽於三祀正朔奉迎嗣王以歸事之變禮之正也乃孔氏惑於序文不明禮制謂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以致閻百詩有王肅短喪之譏而經文自繼仲壬居憂桐宮初無是也況禫祭亦當卜日不能用朔則

嗣王歸亳乃終喪之後明年之正朔也奈僞傳背經而閻氏罔知其誤四若武王之泰誓所謂十三年春大會孟津者史臣已大書而特書之矣乃序文復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迹其下文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卽十三年之事而譌作十一年者也乃僞傳惑於僞泰誓之邪說以十一年爲觀兵（史記譌作九年）以附會泰誓觀政之文以十三年作伐紂（史記譌作十一年）以附會二年再伐之事其以武王伐殷釋爲觀兵也則年無所繫之月其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釋爲伐紂也則月無所繫之年是乃謬中之

謬使武王蒙數千百年爲君之惡僞傳不知經之至精閻氏亦不知與傳之相悖其誤五至武成通篇之錯簡唐孔沖遠作疏始云首尾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恐簡編斷絕經失其本而漢孔氏不知也使僞傳與經同出一手則孔安國不當以錯簡作傳何待至孔沖遠而後知之乎乃僞傳以書序爲本序誤則僞傳亦誤如康誥有洛誥之錯簡則僞傳卽以武王爲成王而近世習訓詁者反尊用孔傳之僞而疑蔡傳之文余皆不能知其何心也其誤六夫自閻百詩倡作僞之端始藉朱

子之疑僞傳而波及聖經其繼也謂僞傳與經同出一手卒之尊僞傳而黜聖經且引僞傳以攻聖經使後生小子窮經未通便有輕侮聖言之意其貽害於學術人心豈有旣哉

閻如璩云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云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

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夫一則曰得多十六篇再則曰逸書十六篇是古文尚書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也

案漢書藝文志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備篇籍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氏自注云爲五十七篇

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康成敍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孔氏書序云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夫伏生本二十八篇加舜典益稷盤庚二康王之誥凡五篇共三十三篇得增多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爲五十九篇若四十六卷則五十八篇經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又大禹謨

皐陶謨益稷與康誥酒誥梓材皆三篇同序共卷共減十二爲四十六卷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此卷數篇數與劉歆所奏七略無不合者夫班志旣以七略爲宗則所謂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者劉歆七略之辭也與增多二十五篇無不合矣其云得多十六篇者劉歆移讓太常博士之書也本一人之辭未有與古文經之篇數合於前而反舛於後者况七略繫奏定之書不可更易與移書論事不同恐後之十六篇不能如七略之確也且班氏非不知數者豈不

知二十九篇之外得多十六篇之爲四十五篇乎則五十七篇之說何以稱焉計其間必有譌字如禮經十七篇之譌爲七十也者而非後世之所能臆度也況劉歆顚倒五經爲新莽營篡竊之計其三統歷所引尚書無不與經相悖故公孫祿劾其迷惑後學乃閻百詩不責班氏之舛與劉歆之謬而專以古文經爲僞噫何其傎也

閻如璩云尚書百篇序原自爲一篇其分冠各篇之首自孔安國傳始也鄭康成注書序尚自爲一篇孔穎達尚書疏備載之所云尚書亡逸篇數迴與孔傳不合孔則增多於伏生者二十五篇鄭則增多於伏生者十六篇

案閻氏謂書序分冠各篇之首自孔安國始是也至謂鄭多伏生十六篇則大不然考孔疏云鄭元註書序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並無尚書亡逸篇數又何有十六篇之經文增多於伏生乎又孔疏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膚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註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其他惟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亦見孔疏並無鄭注多於伏生十六篇之說不知閻氏何所見而云然乎孔疏具在試取而考之則知鄭註無十六篇明甚而閻氏駕空欺人之罪不容逭矣推閻氏之意不過欲尊張霸僞書二十四篇以黜古文經耳乃始則以劉歆多十六篇爲據（不計前後篇數不符）繼則謂鄭註書多十六篇（以無爲有）繼又減張霸僞書二十四篇爲十六篇（以多爲少）終則以鄭註書之十六篇卽張霸之僞書二十四篇爲眞古文尚書何其憑虛臆造不憚煩也嗟乎人皆有是非之心劉歆顚倒五經祇欲頌功德媚新莽耳若閻氏者奚所爲乎何好善惡惡之良至於今而幾泯滅也

閻如璩云十六篇者卽永嘉時所亡失之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三大禹謨四益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典寶八湯誥九咸有一德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

成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是也十六篇亦名二十四篇
蓋九共乃九篇析其篇而數之故曰二十四篇也
案永嘉所亡失乃歐陽大小夏侯之學考隋書經籍志
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
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是也至
張霸之僞書二十四篇因書序而僞作之而鄭註尚書
並無其文載之孔疏甚明又誰能知其何時亡乎即閻
氏自我作古强謂實有其文張之僞書與鄭注之尚書
均是古字既是一部必合爲一編以昭尊守何以鄭註

三十四篇至唐尚存而獨於永嘉時亡此僞書二十四
篇乎此亦理之所必無者也乃閻氏云永嘉時亡是臆
造者一也至閻氏能知二十四篇之目亦本孔疏考孔
疏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
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
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鄭
康成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
又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
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註書序舜典一汨作二

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
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
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
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
八篇故爲十六卷案張霸之僞書與鄭註本不相涉張
霸僞造古文百兩篇爲緯者附之而其中有此二十四
篇鄭康成依尚書緯作書論謂尚書百二十篇以百二
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與百兩篇適合西漢之末訖
於東漢讖緯盛行時人遂以張霸二十四篇合鄭註三

十四篇以符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此載之孔疏彰
彰可考者也乃閻氏則以僞書二十四篇爲壁中尚書
與孔疏顯悖是臆造者二也僞書二十四篇孔疏以九
共九篇共卷故爲十六卷篇與卷不同故可合九篇爲
一卷而不可減九篇爲一篇乃閻氏云十六篇亦名二
十四篇强以二十四篇爲十六篇以求符乎劉歆多十
六篇之數然則謂壁中書二十五篇爲十六篇可乎此
閻氏機械之根變亂之源欲混卷作篇以塗後儒之耳
目是臆造者三也爰發其覆願與天下後世儒者平心

察之

閻如璩云以五十七篇釐爲四十六卷則堯典一舜典二汨作三九共九篇四大禹謨五皋陶謨六益稷七禹貢八甘誓九五子之歌十允征十一湯誓十二典寶十三湯誥十四咸有一德十五伊訓十六肆命十七原命十八盤庚三篇十九高宗肜日二十西伯戡黎二十一微子二十二僞泰誓三篇二十三牧誓二十四洪範二十五旅獒二十六金縢二十七大誥二十八康誥二十九酒誥三十梓材三十一召誥三十二洛誥三十三多士三十四無逸三十

五君奭三十六多方三十七立政三十八顧命三十九康王之誥四十冏命四十一費誓四十二呂刑四十三文侯之命四十四泰誓四十五百篇序合爲一篇卷四十六

案閻氏以張霸僞書二十四篇合鄭注書三十三篇共五十七篇釐爲四十五卷並書序一篇以求合乎四十六卷之數亦若與藝文志有合矣獨是藝文志所謂四十六卷五十七篇者固尚書古文經也即二十九卷者亦伏生傳授之經也皆非書序所能溷乎其間也即閻氏所敘次五十七篇者雖僞書亦冒經之名者也亦無書序厠乎其間也今欲釐爲卷而數有不足竟以書序作經可乎即閻氏好爲武斷亦應有則俱有乃以序加之篇而篇數過多不用序而卷數又過少進退失據閻氏雖利口恐百喙亦無以解也此乃閻氏肆意逞私毫無忌憚之病使古文經有此破綻則閻氏之謿侮當有匪夷所思者矣

閻如璩云凡此皆案之史傳參之註疏反覆推究以求合乎當日之舊始之而不得其說則茫然以疑旣而忽得其說則不覺欣然以喜以爲雖寡昧如予猶得與聞於斯文

也詎不快哉

案閻氏指張霸僞書二十四篇以求合乎五十七篇四十六卷之數而卒不能合然亦撥費苦心矣其極意經營祇在孔疏而武斷以行之若案之史傳則旣於藝文志之四十六卷（祇四十五卷）劉歆書之多十六篇（實二十四篇）均不能合不知閻氏所案者何史傳也獨是壁中古文經與藝文志之篇數卷數未嘗不合也特以劉歆多十六篇之說故閻氏力攻爲僞耳今此張霸僞書之目昭昭然可僂指數者固二十四篇也而强減爲十六篇可乎

於聖經之非十六篇則僞之於僞書之非十六篇則經之將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心乎況此五十七篇昭昭然可僂指數者固四十五卷也而以書序作經强增爲四十六卷可乎且聖經尙存而力攻其書僞書已亡而特表其目卽使張霸之書真爲古經而其書不存於世奚補乃閻氏方欣欣然自謝爲得與聞於斯文也豈宣聖旣歿而聖人斯文之統僅寄於二十四篇之目乎恐斯文不若是之淺陋也嗟乎閻氏高才博學窮一生之死力與古文尙書爲難乃僅爲張霸僞書表章二十四

篇之目是欲爲張霸之功臣而不知爲聖門之罪人也亦可惘已

閻如璩云四十六卷之分鄭以同題者同卷異題者異卷孔則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鄭注四十六卷原無武成而以百篇序實爲末卷孔則有武成一篇已足四十六卷之數不便以百篇序復爲一卷祇得引之各冠其篇首其曰宜相附近此則遷就之辭云

鄭注尙書幷無四十六卷前已言之矣孔疏所云增益僞書則鄭注書序舜典至冏命二十四篇不曰鄭注書經而曰鄭注書序則原無經文可知也乃閻氏自作鄭注四十六卷洵可謂無而爲有矣同題同卷異題異卷是閻氏自作狡獪以欺人卽余所謂撥費苦心者鄭氏初無是也而究祇四十五卷不能與四十六卷相符不得不以書序作經以足其數閻氏漢書最熟亦思藝文志所謂四十六卷者尙有書序廁其中乎抑皆古文經也況與藝文志卷數不合則僞者之不可爲真已可見矣至孔壁古文同序同卷異序異卷乃孔穎達之說非孔安國之說也考孔疏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

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乃閻氏則以經文已足四十六卷之數不便以百篇序復爲一卷祇得各冠其篇首不知藝文志四十六卷本祇經文幷無書序卽合百篇序爲一篇特附經後不雜經之卷內亦是正辦而必冠篇首耶然竊閻氏之意尙不止此彼明知書序之不可以作經而恐人之議其後也故反責古文之卷數相合不能以書序作經如閻氏之爲所謂盜憎主人而欲先發以關其口者也至以孔氏宜相附近爲遷就之辭可謂不自知其疵而專

欲柰人之疵者矣
閻如璩云百篇次第鄭與今安國傳亦殊不同鄭以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孔則在太甲後鄭以費誓在呂刑前孔則在文侯之命後鄭依賈逵所奏別錄爲次而孔則自爲之說也
考孔疏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案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則湯誓在夏社之前明矣乃鄭康成注書序移夏社疑至臣扈於湯誓之前是湯尚未誓

師何得云既勝夏乎與序顯悖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是鄭氏未見古文而以意次之不知其爲復政太甲而作也故注序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則其不知而妄作已可見矣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夫費誓魯侯之誓也以侯國之誓而加諸王朝誥命之上可乎哉鄭氏祇計時世之後先而不顧冠履之倒置恐聖人删書之次不若是紕謬也觀聖人定書百篇而以費誓秦誓次全書之後懍然見尊王之大義乃鄭氏誤次之而閻氏又偏主之恐非聖人擇善而從之意也孔疏云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次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考論次第孔義是也所論甚正乃閻氏以爲鄭依賈逵所奏別錄爲次而孔則自爲之說是又憑虛武斷而不論義理者也謬已甚矣
閻如璩云孔壁古文秘府果存其書雖有假託僞撰之徒出秘書以校之其僞可以立見成帝時徵天下能爲古文學東萊張霸以所造百兩篇應帝以秘書校之非是遂下張霸於吏若元帝時秘書猶有存者則梅賾所上之傳何

難立窮其僞哉
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等勸上存之（師古曰存者立其學）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論衡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取視莫能讀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成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

篇獻之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
吏白霸罪當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
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人遂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案
張霸百兩之篇成帝姑息未焚其書遂使讖緯之說惑
世啟姦釀新莽篡竊之禍流毒東漢閻氏不考源委乃
以詆經之故而假其篇目以為真欲何為耶夫書以有
所校而可證其偽亦以有所考而可得其真若古文尚
書之與經傳合者閻氏既以為竊取矣不足與校是非
也今去漢二千餘年如劉向揚雄之文馬融蔡邕之書

其可與古文尚書相考證者不一而足若東晉元帝時
距魏祇數十年雖遭永嘉之亂而漢魏諸儒之著述存
者實多使古文有一語不相應當時已棄如張霸之偽
書矣豈俟二千年後尚須閻氏鑿空以攻之哉

閻如璩云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
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為張霸所偽造不
知張霸偽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曾謂馬
融鄭康成諸大儒而信此等偽書哉今張霸書已不傳而
見於王充論衡者有曰伊尹死大霧三日此何等語而可
令馬鄭諸儒見耶偽泰誓三篇馬融尚辨其非若百兩篇
甫出即敗已著於人耳目者王充淺識亦知未可信而馬
鄭諸儒識顧出王充下耶然則汨作九共二十四篇必得
之於孔壁而非采左氏案書序者之所能作也

閻氏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為漢儒授受之古文
不知鄭康成所受之張恭祖者仍伏生之二十九篇其
受汨作九共也以何書為證以講授經文何語為據閻
氏欲取信千古亦宜指明以袪後世之惑乃遍考疏證
無有也若猶是孔疏所載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之

目也乃張霸所造之偽書非鄭氏所受之古文也毫無
證據而可移張霸以就鄭康成乎至鄭氏崇讖緯之說
乃能與張霸相合亦有確據考孔疏或云百二篇者誤
有所由前漢時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
附之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
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
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
候夫百二篇之與百兩篇其所差幾何哉重以哀平之
世讖緯橫出張霸之偽書大行而劉歆亦藉偽書以媚

新莽光武復興惑於緯學桓譚鄭興諸君子皆以不善讖輒軻於時而賈逵之徒以經學附會圖讖遂致貴顯故馬鄭諸公無不信圖讖者考鄭元傳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元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鄭氏戒子書曰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秘書緯術之奧則二公之篤信讖緯已可見矣乃閻氏高視諸儒豈知張霸百兩篇之行與鄭氏百二篇之合正在此伊尹死

大霧三日等語乎然則謂汩作九共二十四篇爲必得之於孔壁殆閻氏病中之譫語乎

閻如璩云尚書五十八篇原無嘉禾而王莽傳有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必王莽時所僞作何也漢人尚災異故張霸書有伊尹死大霧三日之說王莽欲居攝故羣臣奏有周公爲假王之說蓋作僞書者多因其時之所尚也

西漢之季王莽專政造作符命竊伺神器而劉歆典文章爲之點竄五經以傅會居攝之事其時張霸案序所造僞書尚未禁錮而要世取資之徒競附求進所謂假王莅政勤和天下者安知非卽百兩篇中之嘉禾篇乎余嘗疑藝文志皆用劉歆之說而前云古文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後云得多十六篇一人之言不應自相矛盾如此及讀方望溪書說公孫祿謂劉歆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然後知劉歆之意在藉僞書以飾符命諂新莽乃恍然與孔氏之正義有合也考孔疏藝文志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張霸僞書二十四篇也與公孫祿

顛倒五經之說若合符節孔氏當隋唐之際古書尚多必有書詳載此事故孔氏以爲劉歆所謂十六篇卽張霸之僞書二十四篇而言之確鑿如此使無確證孔氏何必於數百年後憑空臆斷乎嗟乎此亦好善惡惡之良留於人心而不容泯沒者矣

閻如璩云吳文正尚書敘錄信可爲不刊之典矣然亦有誤其謂漢魏四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二十八篇耳不知此外仍有治古文尚書者也又云古文尚書不甚顯於西漢而卒得立於學官者劉歆之力也

案西漢平帝時立古文尚書於學時王莽經營居攝欲以收士子之心而劉歆亦顛倒五經頌莽功德以爲居攝之本皆五經之蠹非真於經學有力也閻氏識見卑陋乃獎飾附莽之劉歆謬矣至閻氏謂漢魏四百年間仍有治古文尚書者閻氏既有其人當卽治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者而指其人引其書以實之斯足以塞吳氏之口而服後世之心乃考其疏證祇有汨作九共等之目而無五篇已亡之經也有衞宏賈逵馬融鄭元之名而無所引五篇已亡之辭也則仍鑿空以駮吳文

正也余試以西漢治古文二十五篇者言之考劉向說苑貴德篇引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大禹謨之文也一八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此五子之歌之文也敬慎篇引書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此太甲之文也孫竦爲陳崇草奏稱莽功德云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今文作不怡見史記注）公之謂矣此引古文舜典之文也據此證之具見西漢之世古文尚書雖不甚顯而校秘書者尚能傳之非至梅賾而始有也惟劉歆雖校秘書而欲藉張霸僞書以諂新莽取富貴故其文無一語及二十五篇亦可憐已

閻如璩云漢室中興衞宏著訓旨於前賈逵撰古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氏作注而孔氏一家之學粲然矣

考後漢書衞宏傳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賈逵傳逵數爲肅宗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楊倫傳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案賈逵作三家尚書古文同異其爲伏生二十八篇

無疑乃閻氏混同視之其考之已不精矣至衞宏作訓旨賈逵作訓爲伏生二十八篇或爲孔氏二十五篇范蔚宗均未分析言之惟馬氏作傳鄭氏作注具見孔氏正義陸氏釋文皆謂祇伏生二十八篇馬氏曾治古文而二十五篇未作傳者以利祿之途不存也然而通人學者多尚好之（見荀悅經籍論）則試以東漢引古文二十五篇者言之鄧皇后詔曰面牆術學此用周官之文也班固漢書百官表曰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

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周公召公於周是也皆用周官之文也傅毅迪志詩云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此用說命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之文也又曰爰作股肱萬邦是紀此用說命股肱惟人四海仰德之文也梁竦悼騷賦云殷伊尹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此用咸有一德德無常師協于克一之文也王充論衡答

佞篇云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此引大禹謨之文也王符潛夫論五德志云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此引說命之文也張衡思元賦云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此用大禹謨之文也馬融辨僞泰誓云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皆用泰誓之文非孟子引書之文其見古文尚書尤爲確據至其引荀子獨夫受及禮記予克受皆用泰誓本文不用所引紂字均可槩見鄭康成鄭志趙商問曰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又鄭氏周禮小宰之職以六屬舉邦治注云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灋之此亦見古文二十五篇之確證據此觀之具見東漢之世古文尚書雖未立於學而二

十五篇流傳人間儒者率多習之較西漢尤盛亦非至梅賾而始有也惟西漢文質樸故多引書體東漢以後則徑用經辭運化成文不復作引書蓋亦文章風氣之變也

閻如璩云不意鄭氏而後寖以微滅雖博極羣書如王肅孫炎董稽其撰著並無古文尚書豈其時已錮於秘府而不復流傳耶何未之及也

案鄭氏注尚書三十四篇至唐猶存並未微滅若張霸之僞書二十四篇當東漢之季圖讖不行人已棄之如

涕唾乃閻氏於僞書之亡猶慨焉永嘆不能去懷是尚能則古稱先而自命爲儒者乎至王肅注左傳知乃底滅亡爲太康時不得謂未見古文尚書也孫炎固無可考然二十五篇之流傳自若也則試以曹魏之世引古文二十五篇者言之魏文帝讓禪表云堯將禪舜詢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不嗣（今文作不怡）此用古文舜典之文也曹植求通親親表云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此用說命之文也阮籍樂論引書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見史記注）以出納五言女聽此古

文益稷之文也荀勖食舉樂歌時雍云西旅獻獒此用旅獒之文也據此證之具見曹魏之時古文尚書顯行於世文人學士率傳誦之乃吳臨川則謂漢魏四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二十八篇其考古已不精而閻百詩又以王肅孫炎撰著未及遽抹摋曹魏一代之儒何其謬也閻氏云事之真者無往而不得其貫通余於漢魏諸儒引古文事而益信

閻如璩云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節也易由枝節而返根柢也難考據之學亦爾予之辨僞古文喫緊在孔壁原有真古文爲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非張霸僞撰孔安國以下馬鄭以上傳習盡在於是大禹謨二十五篇則晚出魏晉間假託安國之名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後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脫依傍之分明節節皆迎刃而解矣不然僅以子史諸書仰攻聖經人豈有信之者哉

案閻百詩既以張霸僞書二十四篇爲真古文正根柢矣余不習考據而以所知者校之其不合者十一事焉試總論之漢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今張霸之書幷合鄭注祇四十五卷卷數不合其謬一篇數

本五十四鄭氏不知誤注僞泰誓三篇閻氏知爲僞書仍用充數以僞作經其謬二卷數不合閻氏以書序充數以序混經其謬三漢志謂得多古文十六篇今張霸之書二十四篇篇數不合其謬四張霸僞書之目具載孔疏非孔疏分析閻氏尚不知其篇名而能知爲真古文乎乃竟反客作主弄假成真其謬五書序雖非聖人作具有次第乃閻氏依鄭注之次顛倒上下與序顯悖其謬六張霸僞書漢季已滅鄭注書序原無經文乃閻氏欲借彼篇目黜此聖經其謬七張霸僞書本言災祥

鄭注伏書亦言符命見孔疏乃閻氏表章邪說不慮惑入其謬八僞書久亡又以司馬遷史記之湯誥爲真古文魚目之陋豈能混珠其謬九僞武成早亡又以劉歆三統歷之僞武成爲真古文蹄涔之水欲比滄溟其謬十漢魏諸儒傳習孔書確有左證乃閻氏謂孔安國以至馬鄭盡傳汨作九共二十四篇憑虛武斷以無爲有其謬十一有此十一謬願與天下後世通儒共質之至閻百詩矜爲根柢亦祇以誣造武斷爲伎倆耳非真能考據者也閻氏云事之贗者無往而不多所抵捂余於其尊張霸僞書二十四篇而益信

叁輯 5－570

〔清〕夏之芳撰

禹貢彙覽四卷總論一卷

清乾隆積翠軒刻補修本

高郵夏筠莊先生輯

書蕢覽

積翠軒藏板

自序

昔鄭漁仲有言禹貢一書深於道者也芳嘗三復斯編墨守孔疏蔡傳無得於中年来潛心究玩參之衆經酈注以求其合知明德之功於斯為極至若稅斂之政不外土田土貢之物悉關戎祀粟米之征準以甸服而始知鄭氏之言誠有得於禹貢者暇時不揣譾陋因會萃羣書間為証明輯

成數卷顏曰彙覽以見是書之成非一人一家之學也勦說雷同固所弗取而於前人之說力事攻許則亦心竊非之夏之芳識

乾隆十年歲在乙丑九月下浣

序

自古談經之家採集衆說不患其弗博患其誇多闕奇胸少折衷則鑿迮橫決之弊生至立論攷証間叅已意不患其不

新患其泥古癖今膠執一見則牽涉附會之弊出甚矣著書之難也尚書禹貢一冊談地里者多權輿於此然而古今輿圖之分合陵谷川澤之遷

移殊難臆測士生千載
下欲求夏時之山川脈絡
疏通証明尤其難矣古
未究心是書者或專釋
或兼及獨孔氏家為近
古身為博士親見圖籍

而山水地名未一舉郡縣
之所在間有標識又率
多顢頇唯地里志支分
派別記載為詳如新安
之澗水穀城之瀍水蒙
陽之蒙山青陽之蒙山

首陽之鳥鼠同穴山之
類劉為分晰山海經所
言禹治水之事多涉誕
妄即所載山川方鄉里
至雖存而遠近整屬紕
無可稽此不得據以注

經者也自後歷代箋注
之家皆多徵佚其間見
於它書援引者有易
氏之禹貢疆里廣記程
氏之禹貢論傅氏之禹
貢集解廣記不無蕪

明要皆殘文斷義未由
識其全書他若林之奇
張九成呂祖謙吳澄王樵
諸家俱係注釋全經又
非專心致力於是書者
國朝經學昌明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發
前人之所未發昭如日星
一時績學之士望風興
起閻徵君有四書釋地
朱處士有禹貢長箋胡
處士有禹貢錐指其於

川瀆異同河流源委悉
出孔蔡陳言而外本之
班鄭酈以已見誠可謂
博而新矣然折衷鮮得
其是膠執亦所不免則
地里之學可輕言乎哉

夏君侍御筠庄為余同
年友鑽研經史廢食忘
寐而於禹貢一書尤洞究
貫穿窮端竟委不乏靈
於舊注亦不立意牴牾
輯為彙覽四卷折其异

同務期孟當使讀是書者一展卷而瞭如指掌真禹貢之功臣後學之津筏也夏君政事文章朝野瞻仰乃年未五十即養親告歸以著述自任

良由志行卓越故其書亦精覈過人今年春其嗣子孝廉杏春將以此付梓乞文於余余雖經學淺薄而料是書之必行於世得以附名不朽也故樂為之序

乾隆丁卯二月金壇年愚弟王步青頓首拜撰

禹貢彙覽凡例

一禹貢自注疏而外各家解詁不無牴牾參差本書恭考博載總依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為主至所載各條俱於經義注畢另文恭錄

一引用各書如山海經水經注遊征記地里志各省郡縣志及先儒註釋其採錄全文者悉標書名人名於首惟節取數言暨融貫諸家解義以成文者不便瑣載故名曰彙覽以見非一家之私言云爾

一禹貢一篇有兼釋者有專釋者專釋者如易氏之疆里廣記傅氏之集解廣記全書散佚無存間有見於他書援引者槩不敢遺至全經箋釋各家其論說有發前人之所未發者詳加擇取毋狥毋濫

一習禹貢者多本二孔之注疏蔡氏之集傳取其有裨舉業然發明頗少滲漏實多玆編於疵謬處曾經

欽定指駁者如九江孔殷舊說謂九江之在尋陽厥土青黎注舊說訓黎為小疏之類悉遵改正庶談經者有所折衷而不失云

一是書綱領具載總論至注文先後次第之別如篇名下兩段前段言以貢命名之義後段言一篇之大旨敘九州則於一州之下詳撮形勢如冀州以河為主先於河之所經所入所受備言大畧後方逐句詳釋經文末及各家之通論餘論逐節逐段亦然此是書之大概也

一所採各家總期闡明經義其違謬者雖係先儒舊說不少附會如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馬融王肅從之而鄭康成又創為四列之說殊為穿鑿治岍及岐舊注呂者呂梁岐者狐岐等語語極詳贍第岍岐為雍州山乃不見於雍而見於豫此記事者妙筆以壺口梁岐本為一役經文遂連及之玆注故暢明其義而於山海經文淘汱不載可見區區

去取之意

一古今箋注各家長短互見非古是今者其失也妄薄今愛古者其獘也偏導山舊解正義及王氏葉氏皆作通水解閻氏作循行之謂觧最為明通東迤北會于滙之滙舊觧總涉沾滯惟邵氏解數語簡淨明潔今悉從之其餘可以類推

一中國水患莫大於河而禹功之遠亦莫著於河故孔子稱其盡力河由禹治後至今遷徙

者凡五而暫潰時決未至糜爛為害者不在其間一周定王時二王莽時三宋仁宗時四金章宗時五元世祖時迨明築斷黃陵岡真使一淮受全河之水而淮揚之害深矣余生居澤國見聞確切故凡於言河處溯其源流明其利獘留心水利者幸詳察之

一所採各家之說俱以註釋之經文為先後不以箸書之時代為次序以便一閱了然

九州治水總論

高郵夏之芳

九州分兩界以南北雍豫冀兖青徐六州為北條梁荆揚三州為南條北條南條各有高下若以東西分高下則雍梁冀豫荆五州高俱在西北故多言山兖青徐揚四州下俱在東南故多言水言山則因水之發源言水則因水之入海至高處亦有言水者係上源之水必非近海之水低處亦有言山者係經流之山必非發源之山故兖青徐揚連叙先從低起多言

入海即為導水張本次荆豫梁雍連叙後從高止多言發源即為導山張本

九州之水除弱水黒水但當以河泲江漢淮渭洛為主河泲經四州江漢經三州淮經兩州洛渭各經一州洛渭從河入海江淮河泲各自入海餘水多由七水附見故凡叙山水看何州以何水為害何州以何水為急即主之如冀水莫大於河而汾涑淇漳恒衛不過皆從河之水或記施功或記底績無非以識河

治決不當河汾作對若兖則河泲皆瀆不嫌對舉即此類推凡徐之淮荆揚之江漢豫之洛雍之渭皆當作一州主水即徐有泲雍有河豫亦兼有河泲須分賓主

禹之治水自冀而兖則疏河之下流自兖而青則疏泲之下流自青而徐疏淮自揚而荆疏江漢是先從低處做起然上流不濬則終虞壅塞於是自荆而豫以濬洛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渭河之源皆自下而上也

九州土色性田賦總論

辨土多兼言色性惟荆揚之塗泥豫之壤墳壚單言性梁之青黎單言色且他州惟一色而青與黎分爲二他州只一性而壤與墳壚墳與廣斥分爲二他州同一土而青之海濱豫之下土分爲二正見聖人交正以底慎財賦處

土兼色性性以土脉墳起生氣厚者爲上其柔而無塊及粘膩者爲中壚與塗泥最下色以黄爲上中次則赤白下次則青黑如雍之性壤侶當遜他州之墳然色既最上土高而壤壤不爲嫌故田居一至徐爲赤埴墳則色性皆佳故田居二至青爲白墳雖有斥鹵不妨大美故田居三豫專言壤不及色當是色雜然較之單色白者優故豫田居四冀田居五若兖則土墳雖貴而色黑爲下然猶以墳故居第六梁州則上不如墳壤下亦不至塗泥而猶可辨其色爲青黎故田居七至荆揚之塗泥色性皆非土斯下矣荆田居八者地高於揚耳無優劣也

九州書法總論

史氏祇千二百言而起例則一中多以互文見義一如總提敷刊統攝九州條列載治例舉一州俱先本施功說自覃懷以下餘州遂言底績若謂由施功而底成功云爾分言則八州例見合論則九州互見以見凡底績者無不本於施功其施功者無不底於可績也又如九州首冀則曰覃懷底績終梁雍則曰和夷底績又曰原隰底績中間包許多功績見他州可例知也

九州或言作或言宅無兼舉者惟兖作宅並舉結則

又單言既宅壺口諸山言刋不言旅荆岐諸山言旅不言刋而結又兼言刋旅言川或不言澤言澤或不言川而結又川澤並舉皆條例也北條莫大於河泲故發灉沮會同之例南條莫大於江漢故發江漢朝宗之例

紀山川而不紀風俗者教由乎上也紀物産而不紀人材者化由乎下也

導山導水總論

大禹導山本爲導水一例足矣何以又分山水蓋專

言導水則雍冀豫梁荆諸州發源之水不偹所以發導山一例止言導山則兖青徐揚諸州入海之水亦不偹所以又發導水一例故導山單重發源不重入海言入海特總其歸宿導水單重入海不重發源言發源特別其分流

九州内雍冀豫是北條山之高處徐青兖是北條水之低處梁荆是南條山之高處揚州是南條水之低處北條山之高處是河泲淮渭洛發源北條水之低處是河泲淮渭洛入海南條山之高處是江漢發源南條水之低處是江漢入海入海在低處故禹導水以兖青徐揚四州爲壑發源在高處故禹導山惟雍冀豫梁荆五州

分叙九州處著禹能辨九州之形勢分理山川處著禹能順山川之性情叙九州則重九州不論山川首尾叙山川則重山川又不論九州前後

條分南北上各貫一導字此正禹依山行水見禹之爲導禹之爲隨也導如鄉導義取在前隨是追隨義取在後

禹貢彙覽卷一

高郵夏之芳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禹貢

貢賦之法不始于禹弟治水後即舊制而更定之篇中記載不一而名爲禹貢者昔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州域無分今幸告平成烝民乃粒奠厥攸居皆懷報上之心各以方物所有樂獻於上耳不言賦篚者以雖曰賦篚亦非廹之輸納實由心悅媚上等於貢物然且賦止甸服貢盡九州賦止中邦貢無四海言賦不可以該貢而言貢則可以該賦故總以貢名之且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貢者從下獻上之稱取貢名篇義寓一統而尊王也

此篇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分五段看首節概舉治水之要見成功有自冀州以下分記逐州治水之成功皆自下而高導岍以下條析隨山濬川之成功皆自西北而東南九州攸同二節又合水土貢賦而總結之錫土至末則併記建侯綏服及祇德之化以要其終告厥成功括盡五段意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記禹治水之要也分土則州域辨而水勢高下可知如某州最下治之宜先某州最高治之宜後可以隨地而施功隨刊則州道通而水勢緩急可知如何水以何山爲急在所當滌何水以何處爲急在所當濬可以因勢而利導定山川則州境別而水勢出入可知如水出於某州而源流可稽水入於某州而脈絡可考可以舉導山導水之功

敷分也分九州以定疆域也杜佑曰九州本制起於顓頊辨其疆界始於禹貢周公職録曰黄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周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及舜攝位分冀爲三分青爲二及禹即位復九州之制故曰禹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洪範曰鯀陻洪水失五行相勝之序以土能治水故鯀執爲治水之法其施功也惟務以土而陻之障之與水爭勢於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而增其勢禹則以水性潤下惟行其所無事則水得其性

故敷土而散之所以有成功也山之爲言宣也含
澤布氣調五神也又産也言産生萬物於時平地
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
斬木通道鄭疏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
道以觀望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蘇軾
曰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曰行山
表木奠定也定器于地通名爲奠川者穿地而流
也凡水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於海者命曰川禹
治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疏川導滯封殖九穀考工

記曰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
上必有涂焉廣谷大川風俗之所以分故推其高
大者先正之如大山定而山之西爲兗大河定而
河之南爲豫則九州可別此分畫之要也鄭樵曰
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
分州必以山川定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
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禹
貢所爲萬世不可易也○敷史記作傅刊漢書作
栞

冀州

冀州以河爲主河水衝壺口經梁岐汾水入河覃
懷河内地恒衛趨易水而易入河大陸則傍河者
總是治河之功

河自積石以上所受之水不可知其流入雍州則
雍之渭受灃涇漆沮諸水奔赴入河始流入豫州
豫之洛又受伊瀍澗諸水奔赴于河始流入冀州
是豫河之患大于雍而冀河之患又大于豫以冀
一州受雍豫渭洛全河衆委故也

壺口梁岐恒衛大陸雖同一河實爲兩地其壺口
梁岐與雍州積石龍門相近此冀之西河也其恒
衛大陸與兗州九河逆河相近則冀之東河也西
河接連雍豫因積石龍門未經疏鑿功多創始故
壺口梁岐以載治爲文東河接連兗州而九河逆
河已受導播功有因襲故恒衛大陸以既從既作
爲文

壺口梁岐山也不重山而重水衡漳恒衛水也不
重水而重地

冀州帝都之地不容不急故先治之不言疆者以餘州所至可見盖書疆界于帝都之上等諸州矣以疆界而定帝都之域有限量矣故不書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冀州形勝挾太行之險三面距河首尾燕晉表裏山河東河以上西河以東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會陰陽之所交所謂神州也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朱子謂平陽蒲坂其地磽瘠人民朴陋儉嗇惟堯舜能都之

而漢地理志又言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周成王封弟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爕因改爲晉後分三晉冀西爲晉冀東爲燕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蘇秦謂趙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沲易水有碣石雁門之饒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以給食矣冀州之域北近戎狄故歷代爲爭戰之區鄭樵以爲天地設險之大莫如江河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雖堯舜之都于今爲河北在昔皆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在今永平幽薊冀都皆爲河南地夫冀州三面距河則冀又似全在河北以今考之自大河南徙懷慶以下河已穿豫入徐僅繞冀州西南之半而東則陸走山東河南無復洪流襟帶之舊舜分冀爲幽并以北方來王拓境彌遠也

九州治水之次先從下者始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也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

南次兖東南次青南次徐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兖而下皆準地勢繇下而高繇東而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兖在冀之東南冀兖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之水不經于兖冀爲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冀而後兖蘇軾曰河水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兖爲多而青

徐其下流被患亦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兖青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揚次荊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兖而終于雍職方氏始于揚次以荊而終于并禹貢言治水之序職方言王化之序序治水先下而上序王化先遠而近

既載壺口

載始也雍冀之交夾河而南皆山也壺口乃受河之口河水傾注其中形如壺然故名壺口河自積石北行出塞外阻陰山乃折而東行凡二千里又折而南流[illegible]當下流之衝此禹治冀州于是經始也鯀治水始于冀與徒役作九仞之城訖無成功禹亦始于冀州要必先導碣石九河以達其入海之路下流既疏則上流自殺是故龍門可鑿伊闕可排也○既載二字古本屬上冀州爲句鄭注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

用徒之數則書于册以告帝徵役而治之也

治梁及岐

壺口在冀西南爲河之下流梁岐在冀西北爲河之上流梁岐壅塞河出孟門之上先鑿壺口下流既通則上流水勢自殺始可施功殺河勢實爲開河道也梁岐雍州山不言于雍而見于冀者以壺口梁岐爲一役不可分而言之也爾雅曰梁山晉望也東即晉陽之梁山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廣平曰原太原原之大者山南曰陽北曰陰西曰右汾出于太原經于太岳西南至汾陰入河此蓋導汾也河入海汾入河二水相屬禹自壺口至太原治河即以治汾岳陽縣因堯都極意崇防但不知道壺口以及梁岐故致罔功禹先疏下流以殺河勢河流既定太原以上只修鯀功自可奏績矣曰修以見鯀甸之中畎澮井疆無不治也曰至以見山川之環帶左右無不治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此冀之土因水治而平也覃懷近河地名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淶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懷襄之時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漳水橫流入河故曰衡漳曾氏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漳水有二出大黽谷爲清漳出鹿谷山爲濁漳清漳之水東流注於濁漳之水清濁相蹂爲漳章者文也別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其後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致功之盛所繇來矣○衡古橫字漳漢書作章

厥土惟白壤

壤土之無塊者白言色冀土非盡白而白者多壤言質冀土非盡壤而壤者多自水土平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興地利定賦法也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天下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制其畿疆而溝封之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

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又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博物志曰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麥禾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

正義曰冀州土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上頒其式曰賦以下供上曰貢賦通人力所出貢止於地産田塡也五稼塡滿其中錯在上自下而升一等豫之錯上中是也錯在下自上而降一等冀之上上錯是也無錯者其等已定有錯者其等難定先賦後田者冀州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并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賦非盡出於田也餘州皆賦出於田故先田後賦至九州之田與賦又不竝等者何冀州土厚水深號爲沃野豫州天地之中商賈所集揚州東方之都會荊州南夏之名

區故冀豫爲羅綺之鄉荆揚爲魚鹽之海他物所出利倍於田所以田輕而賦重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狹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國地險患多田土之外雜出不厚所以田重而賦輕夫夏后氏五十而貢謂自治其田而貢其稅畝五十而以其五貢商人七十而助謂借民力以治公田畝七十而以七助徹則公私合并百畝而取其十畝皆什一也若其授田多寡不同皇氏劉氏謂夏之民多商之民稀周之民尤少熊氏謂夏稅百畝之半商稅其

七周全稅之賈氏謂夏據一易之地周據不易之地是古之民反多而後世之民反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常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豈理也哉盖古之百畝非今之百畝也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自秦至今皆二百四十步爲一畝周尺當宋尺八寸四分當今營造尺八寸織造尺六寸四分則周人百畝爲今二十一畝有奇耳夏田視周之半者亦以尺度代更非田有多寡也夏十二寸爲尺周八寸爲尺若亦以六尺爲步百步爲畝則夏之五十畝當今田二十四畝有奇視周田畧等矣夫務廣地者荒數口之家治田五十畝必至鹵莽多至百畝必至蕪棄古聖王之厚民也躬教稼穡敬授人時使之繁碩穎栗少田之入當多田之收故田野治而民用足夏之五十般七十周百畝正限制之使不得廣種而鮮收若多予之而田必治則唐虞三代非無田也生人之率大都五十年而加一倍唐虞至周末幾二千載其間無大兵革而地猶足養其人則夏后之時水土

方平地多人少必矣曷爲僅予之五十耶八口之家精於治田不過當今之二十畝不可益也且井田之制世業世祿相傳已久溝塗經界爲力甚難三代更命若皆一一更張不大煩擾乎度其時不過更易尺度以爲一代之典曰五十曰百止易其名數不易其封殖亦畧舉其成數言之耳今考歷代田賦之制詩疏言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通典謂黃帝始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間爲四道此井田之原也其

法肇於黃帝成於大禹漢食貨志謂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又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鹽鐵論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藉一漢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董仲舒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用商鞅除井田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又力

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故民貧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漢制田賦之外有口賦有算賦民年七歲出口錢二十至年十四而止十五歲出算錢百二十至六十五而止武帝增口錢之三以補車騎馬而口賦始二十三爲率其口賦已重於田賦唐制人授田一頃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民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凡授田者丁歲輸粟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綾絹綿麻非蠶鄉則輸

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折絹三尺謂之庸其法以人丁爲本後以戶籍散亂田畝賣易楊炎遂作兩稅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皆無之王畿之外八州皆以田賦當供者市易貢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作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又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之君畫

井田開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迨後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下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復可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稅多而田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矣邱濬曰三代之貢助亦是視田而賦之未有戶口之賦兩稅以資產爲宗

禾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外不得毫有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于稅外別有徵求此時弊非法弊也鄭介夫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先王使貧富强弱無相過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其法大脩畫地爲井八鳩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溝洫畎澮川涂畛徑以立其隄防疆井既定無得侵奪商鞅開阡陌乃有豪强兼并之患然未明以田與民也官不得治而民乃自占爲業耳迄于漢亡兵火之餘

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但隨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損益之爲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始有券信日漸一日公田盡變爲私田而井田永不可復矣此田賦之大較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高平曰陸陸漉也水流漉而去也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及其已過信洚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此地謂之大陸冀州于田賦後記此者說者以爲成功遲也然帝王經畫畿輔之意深矣是時京師無漕輓之仰給而坐擁千里以自贍使地利不盡而野多曠土何以佐經費而賦額又最重寧忍厲民以取盈如覃懷大陸一帶彌望沃野皆堪耕作而洪水初退之餘因之樹藝其收必倍故記之以見力穡爲天下倡亦以實京師而壯根本也乃連言衡漳恒衛豈冀州水無大此者盖大河之旁其地最苦崩嚙横決而得一二支水疏引穿渠以便灌溉尤于耕作爲易故連言之

御案曰漢書溝洫志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鉅鹿正在西山之下自是大河所經程大昌以爲鉅鹿去河絶遠未嘗逕邢以行非也當從孫炎之說爲是

島夷皮服

海中可居者曰島島到也人所奔到也夷居其上常衣鳥獸之皮水土既平以皮服來貢一以示羈縻之義一以明不貴異物而彼自來獻也雖諸夷不責其貢效誠亦不拒也○島史記漢書作鳥唐

開元中改作島

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三面距河且有賦無貢貢道可無記也唯北境絶遠者浮海而來繇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夾掖也碣石海畔山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禹貢於九州之末必載其達于帝都之道者以見舟楫之所可至庶各方之朝貢商賈之貿易無虞阻隔耳

濟河惟兖州

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兖州以河濟爲主河流初見雍入海于兖經豫冀凡四州濟水發源于冀入海于青中經豫兖亦四州濟流狹河流廣

曰兖州數土也曰濟河眞大川也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謙故云兖兖信也又端也元命苞曰五星流爲兖州分爲鄭國其地本顓頊之墟故謂之

帝邱後爲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濟或作泲清濟濁河足以爲固此王公所以設險然兩巨浸幷在一州水患可知黃河自三代以前在兖之西故兖地爲河東自周定王時舊道湮塞河隄屢壞乘上游之勢決而東下故兖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幷州王氏炎曰周定王時河徙巳非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瓠子又決魏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竝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清河靈鳴犢口則河分流入博州屯河始塞後又決于平原則東入濟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遂與漯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夫河不行于大伾之北而道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濆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不合矣或曰今兖州與古兖州若何曰古之兖兖也今之兖徐也合徐兖而治之也禹分兖徐各置一牧周幷徐入屬青又分青屬兖自濟以南皆屬焉及周公封于曲阜伯禽爲魯侯遂主泰山之祀故合

徐兖而治之者昉諸魯之受封也○濟古文作泲其从水从齊者則兖州之川而非四瀆之水兖舊爲沇正義本改从水當以古文爲正

九河既道

一九河一徒駭謂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二太史謂大使徒衆通其水道三馬頰謂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四覆釜水中多渚形如覆釜也五胡蘇胡下蘇流也其水下流也六簡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七絜絜苦也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

也八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九鬲津言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凡水導之後道者曰既道水自得夫故道者曰其道禹之治水先從其下處治之下流既殺則上流自淺九州既通則導河之功過半矣故治水之功必始于九河或謂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者非也蓋河患爲兖惟甚兖州平曠無兩崖之束所以潰決常在此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也河過大陸趨海勢大土平遷徙不常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河獨行經流禹于旁近疏鑿以殺其溢也余闕曰多其委使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迨禹之故道失其後西京時受患特甚自瓠子再決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偶合于禹迹故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而河又南徙乃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按九河在今滄瀛景德之間或者求于此而不得則以爲淪入于海又或以爲齊桓填閼八流以自廣止存徒駭不知河昔北流故分爲

九河自周定王五年河道既改則九河漸湮焉得一經流既息支流仍在縱非海水淪没其故迹亦難復求且曲防桓公所禁塞河宜非齊所爲大率河底常高今于開封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倍之水行地上初無長江之淵深故自古瀕河之地每有非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彌漫横流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數年之後下流既淤則中流河底以漸而高而河不容于不徙矣既徙之後則故道漸爲平陸所以不

可復尋也宋太祖詔曰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堙塞故道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勿弭李垂曰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并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一九河奚利哉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于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河且不可況九河與

一御案曰孔穎達九河疏據爾雅郭璞注以簡潔爲二河朱子孟子集註亦因之曰簡曰潔分舉犂然蔡傳則據曾畋之說合簡潔爲一河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林之奇嘗辨之以爲九河勢均安得以一爲經流八爲支派哉當從朱子孟子集註爲正

雷夏既澤

洪水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今高地水盡故復爲澤也此濟水所鍾濟治而雷夏始成其爲澤也雷夏大野菏澤孟豬皆沛水也或爲所絕或爲所經或爲所溢然實分二派一派東北流出河入海而會于汶此兗州雷夏之濟豫州菏澤孟豬之濟也一派東南流從淮入海而合于泗此徐州大野之濟也兗豫青三州之流長徐流短

灉沮會同

河出爲灉濟出爲沮河濟爲兗之大川灉沮治而兗境無水患矣二水勢均故曰會同會同朝宗皆天子見諸侯之禮而以爲喻許慎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則灉水即汳水也灉東入于泗其下流入于睢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經睢州其沮水與又考古時汳泗皆在河之東故灉入泗今河徙而南灉在河西泗在河東灉爲河截斷今入河矣沮水一在開封陳留縣經睢州寧陵縣一在夏邑縣經永城至宿州皆流入泗今一入河一入淮二水皆豫徐之水去兗尚遠經所謂灉沮會同灉乃河之別流出于兗州者正如沱潛二水或出荊或出梁也河既徙而南則灉爲平地矣山東濟南固有濟之別流小清河是也則別是一灉沮

也汳非汴水今章邱流縣有漯水入小清河亦河之別流與濰異稱者或稱灤或稱漯一水也此其兖之濰沮會同與○濰史記漢書竝作雍晉人始改作濰

御案曰水經汳水至梁郡蒙縣爲濉水又獲水出汳水于梁郡蒙縣北無狙獾字當是濉獲二字之訛

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

兖土寡山而夾于兩大流之間其民皆山居巢栖

以避之水害既除民乃下高邱居平土就蠶桑也禹貢惟冀揚梁雍不貢繭物兖篚織文徐篚元纁璣組豫篚纖纊青篚檿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于兖盖濮水之上是名桑土史記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古稱齊人織作氷紈繡綺號爲冠帶衣履天下濮州志曰兖之桑土爲上入其境蔭蔽阡陌當蠶而治絲帛者比隣至不相往還帛成可以衣舉室其餘則貿之詩稱抱布貿絲盖自昔而已然與邱形四方高中央下爾雅曰非人爲之曰邱天下有名邱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廣雅曰小陵曰邱方言曰冢大者謂之邱九州惟兖雍言宅者雍最高兖最下故舉以包餘州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兖無高山而平地河患爲甚今且可蠶可居草木茂蔚稱樂土矣而土色獨黑豈以久受水之故耶關鎮志曰西北之風雄以烈其土燥以墳其產朴以悍東南之風雌以順其土沃以濕其產靡以從故君子首西北而尾東南墳者土膏脉起也繇抽

也又茂也木之爲言觸也氣動躍也條長也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者其政升平則草木茂盛稽命録曰出號施令合民心作樂制禮得天心則草木有益于人者長以養民王者得禮之制澤谷生赤木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周官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歲欲豐甘草先生歲欲苦苦草先生歲欲惡惡草先生

○繇說文作䌛衛包改作繇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此以九州較所謂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也必十有三載者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見其致功之難也史記太歲在子旱明歲美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歷十二辰而豐隆以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也○載馬鄭本作秊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此以九州較所謂庶土交正厎慎財賦也舜作食

器流漆墨其上諫者十餘人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中而後世譏之貢漆何為蓋世漸遠于茅茨而踵美增華宗廟宮室有宜于增飾者即聖人不廢也篚而入貢以示敬凡幣帛之屬皆盛以篚而球琳不與焉或謂精者入篚非也禹制貢皆服食器用斯稱惟正之供者乎周禮太宰以九貢制邦國之用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水山多漆刻漆多于夏月日出之始過此則陰氣淪陽氣升無所獲也周禮載師云

漆林之征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是兖州宜漆也詩曰素絲五紽五緎五總周禮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一蠶為忽十忽為絲蠶眠生繭二繅成絲雕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述異記曰沮渙二水波紋皆若五色故一名績水○漆古本作桼俗从

漆

浮于濟漯達于河

二水上承黃河縣淄青之北入海禹釃二渠引河

其一漯也浮者舟行水之謂也漢末河并行漯川其後河徙而漯亦不復存矣或曰漯即濟水泛溢湍漯無涯因名曰漯風俗記曰漯水東北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則此水盈耗有時也至唐高宗以濟漯絕不相屬疑禹貢所記非實許敬宗曰禹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伏流過河而南出為滎古者水官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分皆能識之是亦一說也○漯五經文字云漯水字本作濕俗譌為

漯

海岱惟青州

青是濟會汶入海處則濟汶皆宜入紀第以汶入海近不爲青害而濟之治又詳見于豫兖二州故在本州但紀濰淄之治亦如揚州不紀江漢而紀彭蠡震澤之治也

青于中國爲正東取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名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浮海入海曲之閒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當越海而有遼東舜分青

州爲營州即其地也蘇秦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四塞之國也司馬遷曰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于海膏壤千里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夫東方之極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無際外空夷落內衛中夏則青州形勢斯爲險絕矣

泰山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金氏曰岱起東方爲中國水口表鎮連延而生諸山北即原山濰水出其西淄水出其東東即蒙艾爲沂水諸源又東濰山濰水所出西南即泗水所出按齊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武王封太公于齊未得薄姑之地成王時滅薄姑益封太公遂有全齊所以爲齊天齊也盖臨淄有天齊淵建國命名以此古稱秦得百二齊得十二稱東西秦兼煮山鑄海之利故富強甲天下或曰今青州與古青州何若曰古青州合登萊濟南地今青州特古青州一隅耳自秦以前青州尚未分析漢始分青州西境爲濟南東境爲北海齊瑯琊

于乘東萊五府而古青州之域不可復考矣

嵎夷既略

此言青之土平也嵎夷即堯典羲仲所宅也略者封殖以正疆界開畛以墾田畝又用功少曰略左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嵎夷爲青州邊界之地無與于淄濰故先言之○嵎夷夏本紀爲禺鐵

濰淄其道

此言青之水治也既道者禹導之也其道者水得其故道也濰水俗名淮河淄多伏流俗謂上下有十八漏相傳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也河濟下流兖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之西南雖距岱而無羣山之險故嵎夷略而瑯琊左右皆樂土東北雖至海而非橫流之衝故濰淄道而濟汶上下皆安流則視他州施功爲甚易其先紀土後紀水者以青州水患淺凡土之平不繫乎水治也○濰淄漢書作惟甾其史記作既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此言水害除而舊性復也青州土有二種青幽之閒凡土高且大者謂之墳斥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濶地皆斥鹵故云廣斥煮鹽最苦積潦水害不除廣斥亦不能成鹽矣州境海濱者三而青土獨舉海濱以鹽利所開志其始也水性味鹹而海水獨苦鹹者亢極而反之義也水極則反火乃爲鹹若遇土而煎熬爲鹽則純鹹矣是籍土以制其太過遂復本性也古者夙沙氏始煮海爲鹽其後又出河東大鹵臨邛火井馬今則所在有之○濱史記作頻俗加水旁

濰淄爲一州之患故其道而通州之土可辨其色白而性墳嵎夷爲東表之地故既略而一方之土可辨則廣漠而斥鹵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厥篚檿絲

三代之時鹽雖入貢利與民共自管仲興鹽筴以奪民利漢興除山澤之禁至孔桑輩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昭帝名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而卒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以用不足復建自後禁榷與古今相終始矣蓋管仲鹽筴止于齊而吳越尚未榷也兩淮煮鹽自漢武帝官與牢盆始也專置鹽官亦自武帝令大司農分部置幹鹽官始也鹽利之重自唐劉晏始也其初止四十萬緡至大歷乃至六百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矣籍民業

鹽自唐肅宗置亭戶始也令商人輸粟塞下增其直自宋太宗置交引法始也至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分三之二紹興末年泰州海陵一監三十餘萬席爲鈔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

絺葛之精者堯儉故夏日葛衣禮紾絺綌不入公門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詩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周禮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錯雜非一種畎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周禮嬪婦化治

絲枲枲麻也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鉛青金也能殺蟲毒古稱黑錫黑鉛之錯化成黃丹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誠得數也北土無松故取于岱詩曰徂徠之松徂徠與岱相接也又曰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松桷有梴寢成孔安怪石亦取爲器用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以生水水生木木含火土山多雲鐵山多石石者氣之核也土精爲石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又地以石爲骨山多大石曰礐山多小石曰磝作牧海水患息始芻牧也上古牧養之盛在海岱之間故禹貢獨稱萊夷作牧檿絲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取爲繒帛尤堅韌難敝中琴瑟弦檿絲出于萊夷元縞出于淮夷織貝出于島夷故青揚徐敘于厥貢之下兗州專言絲貢而青州則有絲枲檿絲絺即氷紈之類齊魯桑麻之業爲最饒矣

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有濰淄二水皆入海而去濟遠不與河通惟

汶出原山西南入濟以達河青州有三汶有入濰者有入沂者而此入濟之汶則今所謂大清河也大清河爲濟正瀆挾汶入海故漢以前不謂之汶而謂之濟自河南徙而濟水中枯止汶水北流汶自爲汶而不可名濟矣今所謂大清河者第得汶之首尾而實以東平諸泉繇濟故瀆入海蓋亦不得專謂之汶矣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自元人引以濟運而入海之道已湮今汶水南接淮泗北通白衛而漕渠實嘉賴之嘗考汶水合北濟故瀆以入

海泗水合南濟故瀆以入淮此水經故道也自元憲宗過汶南流入泗以餉宿蘄戍邊之卒謂之引汶入濟此堽城壩所由始也至元世祖以江淮水運不通開渠以導汶入洸復置牐以遏泗會洸合而至任城會源牐南北分流此天井閘所繇始也二十六年又開河繇西南達西北直屬御漳謂之引汶絕濟此會通河所繇始也明初會通河塞永樂九年濬其故道遏汶水全流入于南旺分而為二六分北流以達御漳四分南流以接沂泗此南

旺所由分也然會通初開未受河患行之百年安流無警至正統景泰以後河決祥符黃陵諸口橫貫張秋運渠東流入海而運受河患于北于是務築塞以防之此張秋決河所繇平也正德嘉靖以後決曹單諸口直貫魚臺塌場口東南入淮而運受河患于是務開渠以避之此夏鎮新河所繇成也蓋沂泗汶洸諸水挾百八十泉之流互相轉輸以入于運自金口之堰修而泗水盡入于漕戴村之堰修而汶水盡入于漕張秋之功成而河之北

決塞夏鎮之功成而河之南道徙故漕之利在汶與泗其要害在河然漕之資汶者其正也資河者非也當河之未南徙也以汶泗諸流濟三千餘里而未嘗不足自淮達濟悉置隄防惟恐黃河衝入為患及河之決而入運也不虞其泛濫則虞其淤塞雖有山東諸泉不復為運河之利蓋黃河未來之時運脉全賴諸泉故當時建閘築堰以節宣之尺寸之水盡為漕用黃河既來而運道不資于泉故泉政日弛泉流日微于是徐洪以下專恃河運

矣此古今變遷之情形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他州皆止二至此州獨言三面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必曰海岱及淮而徐州疆界始別也徐州沂泗諸水在其前冀東與兗豫之地皆可接引而在懷抱拱揖之內亦東方一形勝也徐即魯境地連淮海東夷

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或曰

徐卯以爲名自古爲少昊氏之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成王封伯禽于魯在大野蒙羽之野又武王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微子宋公爲商後在徐州泗濱西至豫州盟豬之野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其俗亦有二曲阜沂泗則禮義文雅之邦而彭城則雄傑鷙悍自負淮夷徐戎皆在其域其邊海之地在安東日照間不甚延長然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闢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有建瓴之勢故自古爲南北之襟要在今日則爲運道南北往來之衝矣嘗考禹別九州宜有均一之制而較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之兗淮岱之徐相去不能千里荆河之豫千里而近海岱青州千五百里而縮荆山衡陽荆州二千里而遥東海西河冀州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陽之海相去且五千里龍門之黄河燉煌之黑水相去以四千里至華陽黑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别品殊墳壤故道里無得而均然荆河淮濟之

間至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壤别難并揚州之大獨不可得而獲耶盖九州之别實倣井田之法一州爲王圻八州建國以蕃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區别境壤不因土宇之大小惟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四海之内夷險不齊如荆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修地利盡民疇既闢曠土實稀故徐兗豫境土最爲狹也至淮漢以南函劒以西江湖瀘灎關山重復又僻在遐陬潤踈稼政平土蓋寡闢田甚難故揚雍梁最潤遠也西漢之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盛天下戶口千三百餘萬徐兗豫當五百五十萬而荆梁雍揚當三百萬戶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潤九州之别惟民田是均斷可考矣

淮沂其乂

淮出桐栢遠矣于本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也徐之水以沂名者有三出于尼邱山而南入泗者曾點浴沂之沂也沭陽之沂河口周禮

沂沭之沂也出于艾山西南入泗者爲最大此禹貢之沂也治徐之水以淮爲主而沂次之淮水當荆塗二山未鑿之前淮水從荆山西麓迂廻以入于渦麓高水漲爲患故禹鑿開兩崕使水行其間淮乃安流也抑淮至今日水患彌般者淮自古北受泗沂本皆清流若黃河入海于天津汴河入海于樂安與淮無與也自山西沁河決斷黃河黃河決斷汴河自朱仙鎮東潰越徐邳亂洸汴直下不復東流徑南入于淮以趨海故直謂之黃河非復泗沂之舊清河以東之淮亦皆黃流而淮境苦水特甚矣且運河之水必賴黃河以充而河水西入淮則勢分而東流亦緩其力不能刷沙關套所在淤積日甚而尾閭幾于不淺且黃水多發于四五月鳳泗來水多發于七八月河長固當潰淮淮長則亦潰河此爲交蝕之害泗州河身高于運河丈餘自高趨下其勢陡激以區區之漕渠爲鳳泗之歸宿必橫決而莫禦每崩五壩掃湖頭嘴諸市而與淮一此爲泗河獨發之害倘黃淮並發泗沂沁

汴諸流橫溢滔天勢不能南越維揚之高而入于江則渟洄淹灌于全淮之境矣此淮水今日之勢也

蒙羽其藝

山之可種藝者衆矣而獨舉徐之蒙羽與梁之岷嶓以例餘州岷嶓江漢所出其山最高蒙羽非其匹也而爲淮水所經意其壤地沃饒亦略同與羽山之下其水恒清牛羊不飲齊乘稱沂川芙蓉山下有湖溉田數千頃香粳畝鍾古稱瑯琊之稻今沂澤二州仰咖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爲匹則蒙羽爲沃壤可知

大野既豬

大野濟水所絶濟于四瀆得天地貞信寛徐之氣故豬而爲澤爲十藪之首既澤向未爲澤今乃澤也既豬向故爲澤今復故也禹之時既鍾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于淮濟通于汶淮通于沂汶通于洸而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于濟則是大江以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于大野相聯而當時入

貢之路若青之浮汶兖之浮濟徐與揚之浮于淮泗亦皆于大野相關是大野在古已爲貢道之要害矣至明尤爲漕粟所資于是設四水櫃以濟漕運曰南旺曰安山曰馬場曰昭陽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啟閉而南旺地形最高爲南北分水之脊向非南旺會通雖開亦枯瀆耳是數十載久廢之大野復爲利涉之用也○豬史記作都

東原底平

原端也廣平曰原平而有度也詩曰原田蕪蕪又曰周原膴膴底平則可耕東原之地肥饒蘆泉之沃頗宜粳稻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赤赫也太陽之色土黏曰埴包叢生也埴土性美而墳起故草木漸包○埴釋文云鄭作戠漸包說文作蔪苞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土黄爲上赤次之白又次之青黑爲下水之象也土稟冲和之氣故壤爲上太燥者不凝故墳次之青在壤上者以有斥鹵之利豫壤同而先冀者或田賦通爲上下也色性相參而三壤則矣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元纖縞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故曰裂土而封必用白茅取其潔清也燾以黄土黄取王者覆四方也翟雉也五

采備曰夏翟雉尾至夏則光鮮也出于羽山之畎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司常云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染者象之謂之染夏後世無夏翟故染氏染鳥羽象鳳凰以爲之嶧山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是生孤特之桐中琴瑟凡桐山石間生者爲樂器則鳴張協曰寒山之桐出自大宜含黄鍾以吐幹據蒼岑以孤生陸佃曰桐性宜濕地不生于岡詩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陽難得而生孫者尤難得

也磬石在泗水旁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今靈壁
有磬石山去泗水五六十里禹時泗水故横流于
此其石碩厚清越如被塗澤而乏煙雨蒽蒨之姿
凡産石磬有九如小華涇水共水烏危之類而禹
貢泗濵獨著者固以其輕清上浮其音特清或亦
徐州中土輦輸爲易也古者淮有夷出蠙珠及美
魚蠙珠母也故泗州名蠙城珠者陰之陽也故勝
火性天子藏之蛤蟹珠龜與月盛衰水圓折者有
珠淵生明珠而常不枯夫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

水不能掩其耀也古者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作爲網罟以佃以漁盖取諸離周禮𠭴人掌以時
魚爲梁盖梁以取水也二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于
寢廟孟秋天子食稻與魚季冬命有司始漁天子
往嘗魚貢物不詳其地者一州所出也羽畎嶧陽
淮夷必指其地者惟此地所産爲良也元黑繒繒
帛之細者謂之纖繒之精而白者曰縞元之用三
爲衮以祭爲端以齋爲冠以居縞可以爲冠有虞
氏盖衣縞以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禫而纖此厥篚

之貢亦通州所共也○翟史記漢書作狄

浮于淮泗達于河

泗水出陪尾山其原有四故名泗泗入淮淮泗不
與河通而灉水則出于河入于泗者也繇泗湖灉
繇灉湖河此一道也汴入河南出而泗則至大野
受汴之合者也繇泗之上源以湖汴繇汴而達河
又一道也西則繇灉東則繇汴盖後世所謂汴渠
者禹時已有之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莨菪
總一河耳盖河自關陝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

接淮泗皆古之運河也○河說文水部引作菏
御案曰史記河渠書叙禹功畢廼云自是之後滎
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與濟汝淮泗會則汳水爲
鴻溝分流禹時所未有許慎所云乃漢周以後水
道不可爲禹時淮泗入河之証也盖徐州貢道自
淮入泗自泗入汴入漯以達河當在菏澤以東若
菏澤以西汴水屢見屢伏與河無相通之理泗水
安能達于河耶蔡氏所謂泗之上源自繇以通
河者亦未明晰

禹貢彙覽卷一終

淮海惟揚州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揚州以江爲主揚雖北近淮而于徐已書其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莫大于彭蠡東莫大于震澤彭蠡之水不瀦則今江東江西之水爲揚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洩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故特舉二澤以告成

揚州南距海北據淮井而方之蓋萬里後世華離

分析殆且百郡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且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其地以淮海爲際蓋并有淮東西江東西及兩浙之地淮之西當在桐栢荆州之界江之西當在衡漳之界而禹會諸侯于塗山會稽亦禹迹之所至也若五嶺之外則未屬焉蓋五嶺接壤荆州藉使已入版圖亦當屬荆而不屬揚矣玫其形勝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至豫章爲水戒險阻之國而分言之則廣陵獨襲揚州舊名良爲南北重鎮若建康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于進取者也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實爲吳楚閩越之交亦一都會也若守江必先守淮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長江以限南北而長淮又所以蔽長江也淮之東根本在廣陵而以山陽盱眙爲門戶淮之西重鎮在合肥而以鍾離壽春爲捍蔽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

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欲固兩淮先防三口自古天下裂爲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誠重之也

彭蠡旣豬

彭蠡澤名江漢合流滙爲彭蠡又章水出聶都山至南康合豫水爲豫章至贛州又合貢水爲贛水俱注于彭蠡蓋控引衆流總成一川呂覽曰禹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中有大石禹刻石以記功其用力豈易也哉

陽鳥攸居

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如漢築河堤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汎濫其後民頗居作其間常被漂沒以此知大禹廢彭蠡以居陽鳥其爲民防患之意蓋深鴻雁木落南翔氷泮北徂與日進退故稱陽鳥

三江既入

三江者松江東江婁江承震澤之下流而洩之入海者也三吳之水悉注于震澤震澤之水三江分洩之以入海則震蕩者平定相因之勢也海内之

水皆源高而流下惟震澤西南受杭歙諸郡之水西北受宣州諸溪之水既高若建瓴而入海之地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内四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内溢而外噎則激蕩靡寧勢固然也故必使三江之流既深且廣務使海下于江江下于湖而又流潤易瀉則震澤治而東南無水患矣且海水濁江水清必江流日駛能滌去潮沙而後海口常通乃水利不修東江已不可問松江亦日就湮淤惟婁江尚存流亦漸狹水何可得

而治哉由今考之松之黄浦者猶古之東江也稱之劉家河者古之婁江也吳淞爲古三江之首自宋慶歷間于吳江築長橋以便挽路而江流從此慢緩海沙隨潮日積吳淞日淤黄浦劉河雖通震澤之水源多勢盛二河不能驟洩每當霪潦水遂爲災治之之法宜先治澱山湖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

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于海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洩則下流治而水澇無憂矣鄭僑常論天下之水以十分之自淮而北五分繇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爲逆河入于海也自淮而南五分繇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是也蘓子瞻以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彭蠡爲南江皆非其實夫北方之水河爲大故凡水皆以河爲稱南方之水江爲大故凡水皆以江爲稱然則三江之

江豈必疑爲大江之江耶

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名言水之震蕩而難定也分滙吳越之流以入海縣澤而川谿翕而散故漫三萬六千頃峙爲七十二峯縱横二百八十餘里水來甚多而洩之甚緩此東南多水患也金吉甫曰案揚州自建嶺至柳虔北枝趨數浅原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枝轉而北趨介衢爲歙嶺亘宣而抵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俱滙爲彭蠡其岡脊以東之

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故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功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浙亦山溪不勞施功故餘不書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小竹簜大竹竹之通目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敷言盛也言竹之爲物易茂難凋故至于四敷也少長以大木枝上竦而曲卷者曰喬竹亦草本竹生于水而蕩于水以其忘水故别言之塗泥地泉濕也塗杜也杜塞孔穴泥近也以水沃土使相黏近也南方陽氣之所積濕居之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古者田雜五種雖旱乾水潦各有所収揚州之土塗泥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然培糞灌漑之功至厥賦遂至下品入中品至後世火耕水耨而粒食盡東南之美唐以來江淮田爲天下最漕餉並仰給焉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

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又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黄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至秦以黄金鎰爲上幣鑄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漢武帝乃造銀錫爲白金三品錫即銀也考工六齊皆用錫以和赤金爲器也周漢用金猶今用錢皆以完質計數授受無剪鑿虧折及鎔并耗失取諸山澤者歲增行于人閒者無損故

周漢黃金充溢賜予以萬斤計其值僅倍于白金一兩值錢不六百魏晉而降耗金日甚散于穿鑿消于火薪摹畫宮闕塗飾神像費至不貲金所以日亡而值日昂也然而欲爲採金之說則又非也金玉爲山石之精非若草木之旋芟旋長也或暴發輙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失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且鑿鑛之徒皆亡命輕俠聚而難散致有甲兵之禍無利而有害若以金少爲憂而金非財也特財之權耳以金多爲富在一家則

可通天下而論則非也金愈多粟帛將愈貴困之將愈甚矣故前世每當草易之始則財匱及承平久生聚衆而穀不加多也于金少何尤焉瑤琨美石詩云何以舟之唯玉及瑤則瑤者玉之次琨又瑤之次也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以英蕩輔之簜可爲矢亦可爲符節之函也齒象牙革犀皮也大傳曰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乃備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掌皮秋斂皮冬斂革犀之爲獸含精吐華象則體巨性馴而禹貢止徵齒革莫獻犀象

者賤異物也羽鳥羽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令毛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老萊子避楚聘至江南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也荆揚之羽毛信美矣惟木多不勝名也島夷百濟日本之屬皆揚州之東島夷也葛越用葛爲之蕉葛升越弱于羅紈者也織貝如吉貝木棉之類其文斕斑如貝所謂貝錦也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曰織文閩廣多種木棉秋深即開

露白棉茸茸採其花績爲吉貝林邑國有班布婆利國有古貝海南蠻人有疊巾皆所謂織貝也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常用而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故錫命而貢之橘柚渡淮皆化爲枳故曰體天然之素分不遷徙于殊方蜀漢江陵千樹橘與千户侯等橘畏寒今吴中特盛于洞庭兩山者以四面皆水水氣上騰尤能辟霜包而後貢者亦以其畏寒也揚州之貢其田則下下而不及諸州其貢則齒革而不言絲紵又周禮職方

所載揚州之賦其穀則宜稻而他種皆非所有其利則金錫竹箭而絲枲亦非所宜漢鹽官在東南者會稽纔一廣陵無之皖城有鐵官無鹽官則知漢鹽鐵官之置多在西北而不在東南矣唐自河西淪于藩鎮而國用全在東南迄于今日視唐尤倍朱提之貢額不減而漕運至三百萬蘇松嘉湖四郡又有所謂白糧上供者淮鹽爲海內最而淅鹽次焉且卉服自古中國未有故嬪婦之治止于絲枲民未有其服官未有其調也至宋元後始傳入中國而多穫其利矣○史記無惟木二字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之貢在北者可徑達淮泗在南者必沿江海以達淮泗至淮泗則與徐州同貢以達于河矣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故必沿岸乃無虞也○釋文云沿鄭本作松漢書江海上無于字

禹時江淮未通至吳夫差掘邗溝然後江淮始通即今之瓜儀淮三壩是也蓋江淮之通塞天下之利害也江淮塞病在一州江淮通病在九州何也天下之水在西北者爲西北之利在東南者爲東南之利淮洩于江則淮弱不能與淮北諸水爲抗淮弱則泗與濉沛諸水皆弱而不能與大河爲抗時徙于南時旱于北有不耕之田矣是便于揚而不便于青徐也江受淮則江溢而不能勝江西諸水之衝江溢則彭蠡震澤之間皆溢而不能越海之衝川高于洫洫高于田有水澇之憂矣是便于揚之貢道而不便于揚之水利也此禹之不通江淮爲慮甚長與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以江漢爲主江漢發源于梁而荆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上游之勢故梁不言但言岷嶓沱潛揚亦不言但言彭蠡震澤惟于荆州首及之此實上貫梁州下貫揚州

荆山在青谿之北首曰景山三面險絕惟西南一徑可行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也荆州以荆山名荆強也其氣燥剛稟性強梁也其形勝則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疑爲險阻之國沅

湘衆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江水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陜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吴夫蘄黄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濡之上腴連雲夢之巨藪斯亦雄區矣然識者以爲非宅中圖外之地故水要莫如武昌險要莫如襄陽路要莫如荆州信哉今考全荆流峙之次自熊耳西導桐柏之源至陪尾以奠漢陰諸山然後上遡岷嶓析而爲二導

之至其歸也則嶓冢漢漾咸至大别屬之江岷陽江沱咸過九江受漢水之輸達諸海蓋西北則析東南合之相比攬結若天塹焉其獨擅雄奥有以也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發源梁州入海則在揚州而荆州其合流也合則力大勢鋭不至海不已故以朝宗狀其勢諸侯見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猶朝也欲其来之早也江漢合流赴海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也今考江水方出三峽勢如建瓴夏秋一漲頃刻千里然遡夷陵而上山阜夾岸勢不能溢嘉魚而下江面浩濶順流直注兩岸俱平衍下隰水易漫流但江當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迴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逆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荆州夾江南北各沿岸爲堤咫尺不堅千里爲壑漢水特多泥沙自古遷徙不常但均陽以上山阜夾岸江身甚狹不能溢襄樊以下景陵以上原隰平曠故多遷徙潛沔

之間大半滙爲湖渚復合流至乾鎮驛中分一由漲池口出漢川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以故往時承襄間雖遷延而無大患者由湖渚爲之壑三流爲之瀉也自潛沔湖渚漸淤爲平陸上流日壅竹筒湖復湮淺下流日隘故水患多在荆襄承天潛沔間

九江孔殷

九江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九水滙爲洞庭也漢志云在尋陽者非江南凡水皆呼爲江九江參差

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以禹貢考之當在澧水之下巴陵之上湘水出于陽朔湘猶相也言有所合湘水與瀟水合曰瀟湘與蒸水合曰蒸湘與沅水合曰沅湘會衆流以通洞庭九江惟沅資湘最大皆自南而入荆江自北而過洞庭瀦其間名爲五瀦每歲六七月間岷峨雪消水瀑漲自荆江逆入洞庭清流爲之改色昔禹之治水堅則鑿之感則釃之淺則瀹之大則決之急則排之而其要有二曰經曰緯

夫漢之南入江之北滙非楚水大經乎然漢則東爲滄浪過三澨乃至大别江則東别爲沱至于澧過九江至東陵迤迤北而滙焉隨地注瀉使游波寬緩不相激薄何其緯之有緒也經緯既脩水爲安流平成既久民多濵水爲居或築而業之故潛沔之間所謂滄浪句澨諸澨皆大不容刀甚至不可辨而澧水與江相去百餘里然禹時之九江猶受岷江之輸今九江自相經緒瀦爲洞庭且與江漢敵大矣禹所患者經不足以持緯治之宜後緯而先經今所患者緯不足以受經治之宜後經而先緯周禮稻人職曰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此雖主治澤田實治水緯法也阡陌既變故道湮没智巧之士始隄而障之築垣居水雖自古所譏然亦有利有不利也惟察水勢審土宜堅爲之堤以禦水之經而又分注以漕使有所游蕩而得所歸則經緯得理水奚從孽哉江漢之區異時穴口無慮數十民環居堤上水有所洩歲不爲患自穴

口漸塞水患濵至今當增修江漢之堤而開濬諸口以散其漲使民得堤以爲衛不患於水水及堤得口爲瀉不至釀而決隄盖排釃並施防澮均舉經緯之義備而視滄浪三澨沱澧九江之迹猶近之矣

沱潛既道

梁州有沱潛而荆州亦有之其源實一也凡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合流於梁復自荆分出猶如濟水入河復自河出也沱水

流入于江而非出于江也沱水又名夏水冬竭夏
流故名長夏也其謂之潛者水伏流而涌出也
九江爲江漢之經流沱潛爲江漢之别流自江漢
朝宗而水道一得其正一安其常矣
雲土夢作乂
江南爲夢江北爲雲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合而
言之則爲一分言之則二澤也左傳楚子涉睢濟
江入于雲中又曰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
也雲爲高爲水所没至是始得爲土夢在前雖土而

未可作今乃可耕治也葢夢地差高而雲下總因
江漢水治而然荆之功九江其經流沱潛其别流
雲土夢作乂而荆之水土無不平矣故曰滔滔江
漢南國之紀○史記漢書皆土在夢下蜀石經本
同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州之土與揚州同其地稍高故加一等今揚土
腴沃甲天下而荆土瀉鹵薄瘠不逮遠甚此非民
之呰窳媮惰不任稼穡也荆江合蜀衆水所委源

高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
以爲阻固隄防不修則靡潰千里不見涯涘昔人
疏爲九河以疏瀹之而後水之患消瀕河之民既
久安乃盜河爲田而河之故道湮没無存水泛爲
災職之繇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
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元纁璣組九江
納錫大龜
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職方氏揚州其

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所產不無優劣金起
于汝漢又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杶榦栝栢四
木名栝爲弓幹舉其用故不言地也烏號之弓爲
以柘枝弓人辨六材一曰柘月令曰季春無伐桑
柘栝即檜也栢葉松身詩云檜檝松舟舟楫所須
也周禮曰冀州其利松栢禹貢取松于岱畎者以
其材良取栢于荆州者栢可爲舟荆爲水國故檜
栢並取皆資以爲舟也栢掬也蒙霜不變得其貞
也細密爲砥麤糲爲礪皆磨石也金刄雖剛而弗

加砥礪則剌不入擊不斷磨之以礱礪加之以黃砥則剌也無前擊也無下礪之與弗礪相去遠矣砮矢鏃之石也孔子曰肅慎貢楛矢石砮以分大姬不言荆梁而言肅慎則二州不貢砮久矣周禮司弓矢掌八矢枉殺矰恒弓所用也絜鏃茀庳弩所用也而石鏃無聞焉惟挹婁之國青石爲鏃將無中國之器日良無取石鏃耶今東夷猶産水花之石堅利入鐵即肅慎之遺而蜀楚無聞矣丹者丹砂上者爲藥下者爲采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

上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此造化之所鑄也周禮以爲五毒之一唯以攻瘍瘍箘簵竹名楛木名三者出雲夢之澤皆爲矢幹近澤三國常致貢之荆州自古爲用武之地故杶砮箘簵制貢于弓矢獨詳取其有名者聖人以威不恪必精且良也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厥名言其尤美也匭匣也鄭云猶纏結也茅以縮酒茅氣甚芬故爲香茅周禮醢人有菁菹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蕭即縮也

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盖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飮之故謂之縮古人榨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管子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菁者茅之狀菁菁然也重之故包而又匭此州染元纁色善故貢之古人謂幣爲元纁五兩者一元一纁爲一兩元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冕則上元而下纁服則元衣而纁裳圓者曰珠不圓者曰璣璣小珠也故曰人

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蒼璧小璣璣亦蚌之陰精也組綬屬其小者以爲纓也天子佩蒼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凡弟子縞帶幷紐約用組少儀曰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楚有組甲三千組亦武備所須也古者君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連結于襚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又錦繡纂組害女工則組爲

盛飾禹時必不尚此制貢者服御以爲組纓戎事以爲組練耳尺二寸曰大龜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元采五色上隆象天下平象地生三百六歲遊于蕖葉之上三千歲尚在著葉之下明吉凶不偏不黨唯義是從王者無偏無黨尊用耆老不失故舊則出凡取龜用秋攻龜用春而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龜上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孟

冬之月命大卜釁龜筴以牲祠龜筴塗以牲血謂之釁龜釁者龜甲所卜也筴者蓍草所以筮也龜生于水發之于火于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王孫圉曰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其說有自來矣納錫者言必錫命而後納之一以見其非常一以見重其事也○毛或爲旄砥古本作厎簵說文引此作簬楛說文引此作枯厥名二字鄭氏下屬包匭菁茅爲句納古本作內

諸州貢物次第總以當州貴者居先故本州所出與揚州同是以或先言齒革或先言羽毛耳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均與洛不通必陸行逾洛然後由洛可至南河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也由荆至冀中隔豫州其近于漢者則竟浮于漢不必沿江而入漢近于潛者則徑浮于潛而入漢不必

自江而入漢總隨其貢物所出之處期于便事而已沱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自禹制貢荆揚獨繫而二州田土並列下等想賦固不盡繫于田也○洛古本作雒釋文曰本或作潛于漢非

荆河惟豫州

豫州以洛爲主濟洛二水同由豫州入河雖濟大洛小共爲豫患而乃先洛次濟者盖洛爲害于一

州濟則爲患于數州其雷夏既澤大野既豬濟水之治已散見于兗徐諸州唯洛出入皆在豫故與雍州之渭同一發例以經四州之河濟終后于一州之洛渭亦賓主之辨也○觀洛入河之文知菏澤孟諸之水未嘗不入觀導菏澤之文知伊洛瀍澗之文未嘗不導此史文互例也

豫舒也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元命苞曰鉤鈐星別爲豫州其地八方所輳爲天下樞故古人于此定都三河三亳咸在斯區夏都城南踰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周召定都洛邑而成王卒不果遷逮宣王中興自濟之洛狩于圃田及于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然宣王卒亦不果至平王遷而周衰故謂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然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故稱爲咽喉九州闔域中夏秦觀曰天下形勝無過洛陽與長安二者皆大發于

周而其機啟自神禹龍門鑿而涇灃漆沮會于渭汭入河長安始可都矣伊闕鑿而伊與瀍澗會於洛汭入河洛陽始可都矣豫之河患次於兗故二州疆域並繫以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出陸渾山東北入洛洛出冢領山東北入河瀍出北山東南入洛澗出澠池山東南入洛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四水以洛爲主澗瀍既入洛此先言伊者以受害之先後也古稱三川伊洛河也其形若異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異者涇渭漆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各別志之伊洛瀍澗四水俱入河故與江漢同文世稱伊水爲鸞水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瀍據淮南經訓當作廛

序治水之先後則自下而及上故言伊洛瀍澗序水之次第則自上而及下故下文言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

滎波既豬

沇水入河而溢爲滎洛出爲波洛入河則記波豬宜也而兼識濟出之滎者以濟亦豫州入河而後溢爲滎故蒙洛入河又見滎能受濟之溢波能安洛之流也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禹于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或曰狼蕩渠或曰浚儀渠或曰石門渠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

汴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東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絕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渠而河汴達于淮泗者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宋都于汴歲漕六百萬石專辨江淮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宋漕凡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陳蔡之粟自惠民河京西之粟自廣濟河後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所運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唯汴河是賴而已若宋時近都城者唯汴蔡諸水而黃河流經城之東北以達于海至元時河始南徙逼城流合汴泗入淮明正統時亦嘗分決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南入海如故夫土疏涸易遷徙而流雜泥沙又易淤澱以故水載高地堤日增而城益下也治河之策或疏或塞無容執一故道若高則不必于疏新流若下則不必于塞當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然治河于滎澤之間則宜疏濬之功多隄防之力少蓋自滎澤孫家渡口至項城南頓二百里間涓涓之流時有淤淺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

湍悍之勢不可遽回惟疏澤深廣使水勢少殺則決口可塞矣○波史記及馬鄭本皆作播說文作潘又禹貢錐指云案馬鄭王本波並作播伏生今文同孔安國解作一水自顏師古始以爲二水

導菏澤被孟豬

濟陰之南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孟豬在菏東北相去百四十里水流溢覆被之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乃覆被耳孟豬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涸時多故導菏澤之溢時乎被孟豬

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故可以導此之溢被
彼之地也兗豫接壤滎與菏澤皆以志濟滎波在
豫西北菏孟在豫東北菏澤今涸矣○孟豬史記
作明都漢書作盟豬

伊洛瀍澗水之流者四水以洛爲主入河其大勢
也滎波菏澤孟豬水之止者四澤以洛濟爲別入
河其復流也惟流者得其歸故止者得其澤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此因土之不同以辨性之不同也高者則壤下者

墳壚土黑曰壚盧然解散也凡耕之道必始于壚
爲其寡澤而後枯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凡糞種
墳壤用麋渴澤用鹿土化之法謂化之使美也糞
種謂煑其骨汁以浸種非謂得麋鹿之糞以糞田
也墳壤潤解也渴澤謂故時停水處即墳壚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豫州田賦與冀州相乘除爲上下其雜出之等低
于正賦者則先言正後言錯高于正賦者則先言
錯後言正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利林漆絲枲又周官載師漆
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爲征而此則貢者盖周時
豫州在畿内故載師掌其征而禹時豫
在畿外故有貢推此則知冀州不言貢之意矣紵
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
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漢
制賈人不得衣紵罽季札贈子產以縞帶子產獻
紵衣焉紵亦美服也故吳地貴縞鄭地貴紵詩曰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纊綿也漬繭擘之精者爲綿
麤者爲絮内則曰婦事舅姑左佩緘管線纊玉藻
曰纊爲繭緼爲袍磬有以玉爲之者詩云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治玉之石爲磬錯也凡言錫者皆非
常貢豫州職貢畧與兗相似者盖二州皆近冀冀
爲甸服專供粟米兗豫二州近京師則專供服御
禹制貢先服食而後器用以及珍幣也○枲史記
作絲纊史記作絮

浮于洛達于河

此在豫西境者東境則徑入河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亦以江漢爲主岷嶓志江漢之源重在江漢非重岷嶓也沱潛志江漢之流重在江漢非重沱潛也此沱潛是梁州上流之沱潛與朝宗下流之沱潛在荆州者有別

華山四州之際東北曰冀東南曰豫西南曰梁西北曰雍四隅分四州也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曰陽梁雍爲黑水者七而此水爲梁

雍二州之界當自雍之西北經梁之西南以入於南海以今考之闌滄江之爲黑水無疑蓋黑水在梁雍間涉者則脛黕黑梁者西方金氣勁强也或云梁米出于蜀漢香美踰于諸梁梁州之名以此梁之名四川也以岷瀘雒巴四大川也宋南渡始分益梓利夔四路○華九經字樣云當作崋

岷嶓既藝

岷山江水所出嶓冢漢水所出蜀以山在蜀東者通爲嶓冢近在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古之岷山史稱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汶山即岷山也中江出于崍山北江出于岷山皆注于岷江方江漢之流未滌水或汎濫二山之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矣岷山多梓栢大竹隨水而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天下謂之天府○嶓古作番岷史記作汶後同

沱潛既道

江漢支流皆名沱潛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蜀之山川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于岷者皆曰江出于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源流之治見之江漢惟一見而沱潛于二州再書既道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別也酈道元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罡

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鄭元曰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漢疏通即西漢水也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溷崖水脉漂疾歷代爲患蜀守李氷嘗鑿平溷崖避沫水之害則禹當時于此用功多也梁州之山西山皆岷北山皆嶓南山皆蒙峨眉之在禹貢則蒙山之首也旅獨于梁雍言之者盖九州始于梁雍以見前諸州

名山皆有祭也旅獨于蔡蒙荆岐言之者盖梁之山終于蔡蒙雍之山始于荆岐以見州内諸名山皆有祭也

和夷厎績

和夷西南夷名其地致功可藝也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即所謂和夷也山海經曰和山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則和亦以山名矣○和鄭讀爲桓釋文云和讀如字又作龢

蔡蒙旅平則地之高者平和夷厎績則地之下者平總見水治而無不奏效耳

厥土青黎

黎黑也或云黎似黎草色訓疏者非不言質者質不一也不及其性者以非壤非墳也○黎史記作驪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或以爲户有

增減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歟然豈冀揚豫梁獨年力之難齊而餘州皆可歲耕者耶盖冀州地大物阜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寛之豫爲中土原田既美人功亦修幾與冀埒故賦既上中而又間出上上以進之揚田下下然人稀而地力亦盡故賦高于田二等而間出又進一等此實東南繁阜之權輿矣梁田下上似優于揚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劣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爲之上下間出調劑可

謂客矣以四州為法而餘州可見雍荆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之升極人功修也雍州之降極人功少也後代卒不能易禹之等惟雍州沃野千里秦漢以來稱天府之國而禹時洪水初平風氣未開觀公劉大王之初起陶復陶穴則昔之雍州豈後之雍州哉然田曰上上則人事氣化亦已有所待矣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

璆美玉也又玉磬也君子比德于玉者温潤而澤

仁也縝客而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聲詘然樂也瑕瑜不掩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若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故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鐵先于銀者鐵之利多于銀也蜀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臨邛有古石山出石鑛火燒成鐵甚剛因置鐵官天下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漢關內有鐵官唐天下有鐵之縣一百三宋鐵冶七十七皆多

于漢益州醯町山出銀犍為郡朱提山銀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千犍為正梁州之境是梁州銀獨美也鏤者可以刻鏤剛鐵也凡世所謂鋼鐵多鍜鐵為之偽鋼也真鋼雖百煉不耗滅金剛不淘不消可以切玉華陽國志曰堂登縣有孫水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砮是也又寰宇記曰定筰縣有鐵石山山有砮石火燒之成鐵為劍戟極利定筰與堂登不遠砮貢于荆又貢于梁重武事也熊獸似豕赤熊見則

奸人自遠熊壽五百歲則能化羆嶓冢之山其獸多羆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邱謂之三德狐死首邱不忘本也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九尾者子孫繁多也詩曰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夕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莊子曰豐狐文豹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貍伏獸也禮曰貍首之斑然管輅曰雖有牙爪微而不僵雖有文章蔚而不相蓋鉛錫之精是為狐貍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織毛

而曰皮者毛附于皮故皮表毛也又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徐貢浮磬此貢玉磬豫貢磬錯則樂器磬最重矣貢鐵實始於此至漢桑孔之徒榷利遂與鹽並至唐理財之官遂號鹽鐵使鐵利彌重矣○織皮二字鄭氏連下西傾爲句謂西域之國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州僻在西南隅去帝都最遠故貢道水陸並行西傾雖雍州山其南桓水出焉乃梁之水也桓之

東有潛水與桓通故自西傾山下陸運依傍桓水而來不曰浮桓而曰因桓至潛乃用舟也潛之北有沔阻樣枝津水淺不得渡必舍舟而陸南歷岡北迤邐而接漢沔焉沔之北有渭又阻褒斜褒水南通沔而斜水北通渭其間絶水百餘里又必逾褒而歷衙嶺從褒斜届武功以入于渭焉至渭則絶河而渡即達帝都矣自渭入河由西而東橫絶而渡不由河中行也貢道莫利于水莫不利于陸故言浮言達其常也唯荆梁間曰逾然陸運特以濟水運之窮耳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曰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是浮潛逾沔之道漢人嘗用之今蜀人通貢賦水則大江陸則棧道潛沔入渭之道無復講矣○西傾句呉氏以爲屬上是傾漢書作頃

桓潛相通河渭亦相通故于桓潛則言因言浮于河渭則言入言亂既浮潛而逾沔復逾沔而入渭

本亦逾渭不言者以一逾字貫沔之上下故蒙上文遂言逾沔入渭也

御案曰今水經注云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岡穴即郭璞所謂峒山括地志所謂龍山大石穴也蔡傳作南歷岡北非是迤邐接漢沔句亦有脱誤

黑水西河惟雍州

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梁州之境先華陽而後黑水從梁至雍自南向北故雍州之境先

黑水而後西河
雍州以渭水爲主曰屬者屬于渭如貫珠之相連曰從者從于渭如少長之相隨曰同者同于渭如彼我之相敵蓋惟入河則渭治惟渭治故衆水治也
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雍壅也四面有山壅塞爲固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凶急又雍州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以爲名漢改雍州爲凉州以地處西方常寒凉也秦

謂之秦州以其東自函關西至隴關在二關之間謂之關中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蓋關中形勢自古爲帝王之都但地迫西戎周秦漢唐世有邊境之患必盡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爲郡乃可爾章俊卿曰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爲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陜夫江南所恃以爲固者長江也而四川據長江上游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也而陜西據黃河上游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陜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云

弱水旣西
此言水之變者治以下言水之常者治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

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散渙無力不能負芥其水去雍州遠甚而混流泛濫欲治主水先治客水唯因其性而導之西不復出没于雍乃治水之法也○弱說文作溺

涇屬渭汭
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于今爲笄頭山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渭水出南谷山東入河汭水出弦蒲藪西北東入涇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雍州之水渭爲大

涇之源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于汭而下屬于渭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者渭也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川與渭灞滻澇潏灃鎬爲關中八水而溉田之利得之涇水爲多鄭國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子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漢兒寬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卬之田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自宋迄明屢修鄭白二渠自項忠余子俊阮勤並鑿石通水乃得引涇入渠水分三限上限入三原櫟陽中限入高陵三原櫟陽南限入涇陽立斗門以均水秦漢時涇河平淺計古溝澮猶有存者故引河作渠猶易年久河益深水勢與渠口相懸必就上流然後能引水而疏鑿非故渠且多石故其用力尤難然欲變舄鹵爲沃壤亦存乎人而已

劉麟有言北隨四地以開渠南高涇渭之岸東北杜入河之口如李冰壅江作堋法即高陵櫟陽以北不讓江南諸郡矣○汭本又作内

漆沮既從

羭次之山漆水出焉沮水出子午嶺雍地四漆沮而實三派詩漆沮言于渭之上流書漆沮入于渭之下流禹貢漆沮唯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宅皆非也導渭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所謂漆沮者僅一見而其水行之序又在灃涇之下則灃涇而上凡後世名爲漆沮者皆非禹貢之漆沮也周之漆沮在漢漆縣豳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自遷岐爲始岐固在漆縣境也秦漢以後皆言洛即漆沮所謂洛水者源出戎夷中自入塞後逕鄜坊同之三州始入渭槩三水而考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東南而合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故後人皆指入渭之水爲洛而曰洛即漆沮言其本同

也

灃水攸同

灃水出秦嶺西北流至短陰山入渭灃渭相若故言同漆沮下流既已附從則上流不壅灃水亦遂東行詩曰灃水東注維禹之績是也灃水之深十仞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于外矣○灃漢書地里志俱作酆

治弱水以及涇漆沮則自西而東涇漆沮既治而後治灃則自下而上禹之度勢隨宜所以先後順

理也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此言地之高者平諸山皆旅治功畢也治水從下自東而西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也荊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麋星荊即三原之嵯峨山特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舉在目前視秦中如指諸掌史載黃帝鑄鼎於荊山者是也岐者山有兩岐也周自大王居岐之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岐山南有周原其山四周也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山也既高且廣多出物産故禹貢曰終南惇物其以太一爲終南垂山爲惇物者非也盖終南南山之總其山首枕蒿芒尾貫羌蜀表裏秦關盖邦域大觀云鳥鼠詳導山○惇史記作敦

荊州之山有五分南北看荊爲漆沮所經岐爲涇汭所經此北條北境之山也終南爲灃水所出惇

物爲灃水所經鳥鼠爲渭水所經此北條南境之山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此言地之卑者平下濕曰隰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至豬野之澤豬野今涼州也其間相去幾三千里而皆曰底績豳風特務桑農好稼穡本業而涼州自魏太祖北伐言姑臧無燥地澤茂草盛水土乃爾誠沃土也又漢書涼州之畜爲天下饒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穀雜常賤地理

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届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則通謂之豬野矣○豬史記作都野漢書作埜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見黑水之已治也宅謂造廬舍定疆埸敘謂革其凶頑而遷於善也三危之山在鳥鼠山西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左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

瓜州瓜州即三危蓋燉煌地多生瓜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其中首尾不出禹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蓋西方金氣所積也三苗西羌之祖其國近南岳在柴桑彭蠡之間即左洞庭右彭蠡負固而亡者也及舜乃徙之三危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又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使安居焉後世以爲投之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其竄者既丕敘其留者猶不即工故命禹徂征及後來格考其善惡而分背之

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峝山箐之中有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獞之類凡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獷捷者曰猫即三苗之後也○宅史記作度

厥土惟黃壤

色有五章黃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黃而又壤故爲上上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以此也古稱秦地天下三分之一人衆不過什三而量其富居什六然就其間較之惟涇渭灃漆之區最爲沃壤

西北二邊逼于戎狄故禹於雍州自終南至鳥鼠則自西而東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而外賦出六等生聚蓋不侗也戰國秦漢時富庶甲天下自唐而宋乃滋不如雖關中亦仰東南之粟古今地利之變遷如此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人功修也此州降之極人功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或曰球玉也琳珠也琅玕珊瑚屬也夫禹貢揚之貢金雍之琳琅幾如漢人酎金之誅荊之大龜梁之熊皮幾如漢人天馬之求青之海錯揚之橘柚幾如唐人貢荔之擾然古者以貢爲賦正什一便民之法禹貢所須皆爲土貢之物豈有過求抑古時用玉甚多器用雜佩之屬不一而足今世小民則有不識玉者蓋土石之精其生有限取之有盡故金玉皆以代降至今益少宜加節限周禮王府掌王之金玉供王之

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春官大宗伯曰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服蒼玉夏服赤玉秋服白玉冬服元玉又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君子比德

于玉蓋古之用玉如此○球史記作璆琳鄭作玪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此言內貢之道通雍之西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西南境則會于渭汭積石在今西寧衛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如削中流黃河西臨蕃界龍門山蓋即壺口之南支兩山對峙形分而勢合東藉西而始成其爲口西藉東而始成其爲門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崖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

曰龍門計浮于積石而來者至于龍門之上則止此一道也浮渭而來者則會于渭汭此又一道也水北曰汭蓋謂之北也貢賦之來或由漆沮或由涇澧皆會于渭水之北而入河也夫導河始于積石即以爲貢道治河因以治漕自古已然考春秋時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泛舟之役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由渭入河由河溯汾皆逆流東行也漢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初止數十萬石至武帝則四百萬石後又益至

六百萬石大都取于山東諸郡從渭水而上鄭當時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武帝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大便利其後隋唐宋多因之又考河從積石北流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内後謂之河套即秦始皇所斥奪匈奴河南地也在古以爲通舟轉輸之道盖唐虞聲教暨于

朔南冀之北垂遠出河外猶在荒服所以不可及也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内秦始皇逐出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帝開朔方復取之唐築三受降城即其處宋時爲西夏所據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盖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强失之則弱歷代知爲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爲唐虞之故疆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比言外貢之化遠織皮毛布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髳之屬皆就次序明禹之功及戎狄也崑崙之邱是唯帝之下都在吐蕃界或云近甘肅其嶺峻極經夏雪不消世呼雪山析支即今陰山河南境也後漢書謂河關之西南羌地濵于賜支至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羌有百五十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河水屈而東北流逕于其地是爲河曲渠與搜二國其地當大宛界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逸周書曰渠搜以鼩犬鼩犬者露犬

也能飛食虎豹西方爲戎戎者强惡也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書曰西戎即叙特就文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搜漢書作叟崐崘史記作昆侖

御案曰鄭康成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是崑崙析支渠搜皆本山名而因以爲國號也

禹貢彙覽卷二終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本節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大勢自西北而東南以地有高下之分水有源流之别也山川之分見于九州者其經聚見于後者其緯無經則不知定所無緯則不知脉絡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蓋方洪水懷

襄故川舊瀆半皆浸没不可施功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鎮爲表識自西决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下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于是濬川之功可施蓋其序然也導山舊解俱訓以爲通水故傳云治水通山因以山名之正義云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也王氏云導澗谷之水而納之川葉氏云濬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海禹貢錐指云導者循行之謂導山猶曰隨山闡導字義較活

岍岐荆皆雍州山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皆冀州山岍在隴州晁氏以爲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皆古之岍山未識何據汧山俗名吳山地里志曰吳山在縣西即古汧山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汭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始此乃東至于岐又東至于荆而渭之入河灃漆沮汧之入渭皆在所經矣于是逾于龍門之西河則壺口正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决長城而入而壺口當其衝冀州之功于是伊始以殺河勢

者也乃南至于雷首雷水出焉雷首一名首陽山即夷齊所隱處去蒲坂三十里又名中條山壺口龍門兩河夾山而峙一東一西壺口治則龍門治故冀州與導山言壺口遂不言龍門至于龍門即至于壺口故雍州與導河言龍門遂不言壺口蓋互相見也太岳則汾水所經堯都在焉太原岳陽之修蓋于是而相度也太岳即霍山又于是而底柱析城即三門山是也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三門分天門地門人門惟

入門不可過析城山峯四面如城方七百里高萬仭王屋山有三重其狀如屋河南通志云形如王者車蓋故名其絕頂曰天壇即濟水發源處從底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而沇水之導東懷之績皆在所經矣又于是而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太行爲河北脊以接恒岳諸州皆旋其趾延袤千餘里歷叙衆山而繼之以入于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于海矣一云入于海當與逾于河句一例看蓋逾河既爲禹渡河則入海亦禹涉海也○岍史記漢書作汧馬本作開底史記作砥後同太行列子作太形

前分記成功之事此下總記導山導水以見九州山川之脉絡而施功有次第亦就成功中再揭之耳導山導水雖異其實隨山本爲治水故以導爲文河在北爲北條江漢在南爲南條又于北條中分大河北境之山大河南境之山于南條中分江漢北境之山江漢南境之山論横勢則先北而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義最精密

本節與導河導沇二節相應雖並爲河濟經始而尤重在河及者相距之近至者相去之遠此荆山是北條荆山曰逾曰至蓋指禹而言曰入蓋指水而言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熊耳外方桐柏豫州山西傾一名嵹臺山鳥鼠水經注云同穴之枝幹也太華即西岳也熊耳兩峰相競如熊耳然故名外方即嵩高陪尾漢志謂即横尾山山川之脉皆起西北上節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乎冀之東南禹循西傾而東至于太華其陰則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其陽則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河自下龍門其勢湍急及華之陰喬岳綿亘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而涇渭漆沮伊洛瀍澗諸水入焉熊耳四山者志伊洛淮水所以治也熊耳伊水所出西流注于洛桐柏淮水所出陪尾泗水所出○圉漢志作圄陪史記作負漢

書作倍

本節與導洛導淮導渭三節相應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至嶓冢更言導者别其爲南條北條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别

此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嶓冢漾水所出在梁州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內方大别二山名漢水所經在荆州蔡傳謂內方在荆門軍或二山同名左傳吳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是大别盖近漢者也地理志云江夏章山即古內方大别乃漢水入江處在漢陽郡之北與黃鶴山夾江而峙江漢二水合流其下或傳禹植柏于大别其根盤踞井底爲柏泉山

本節治漢水之經始與下導漢節相應合下節觀之皆自梁而荆導梁之岷嶓所以求江漢之源導荆之諸山所以求江漢之所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岷山梁州山江水所出衡山敷淺原皆荆州山衡山湘水所經敷淺原江水所經岷山亘地千餘里與太行相埒北跨雍州之境自蜀以西近江源者皆爲岷山其脉有二北一支爲衡山盡于九江之西南與岷山相連屬南一支爲敷淺原盡于九江之東北與岷山相隔絶不得以爲衡山之脉連延而爲敷淺原也故禹導岷及衡之後必過九江以導敷淺原岷山之陽其山非一衡山南岳也又别名岣嶁水經注云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南岳記云南岳周回八百里回鴈爲首嶽麓爲足敷淺原即廬山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經言導山獨記雍梁冀豫荆揚之山而兖青徐不記焉盖三州之山絶在河東之東不與西屬各于其州見之矣唐僧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

桐栢自上絡南逾江漢擕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
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故星傳北戒爲
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
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
爲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
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
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
表裏謂之南河○岷漢書作嶓後仝
從導岍至敷淺原舊説以爲三條故馬融王肅从

之遂以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四
列之説創于鄭康成遂以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
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殊爲未確當
从蔡傳爲正
本節與下導江節相應前逾于河與此過九江皆
指禹言岷嶓皆南條山不言導者蒙導嶓冢之文
也
禹貢雖指云山有見於九州之下而導山無之者
隨刋不及而施功及之亦或州境所分與貢道所

經冀之梁青徐之岱徐之蒙羽梁之蔡蒙雍之終
南惇物積石龍門是也有見于導水之下而導山
無之者以其山之臨水而特志之隨刋則未嘗及
也弱水之合黎黑水之三危河之積石龍門大伾
江之東陵是也有見于導山之下而他無所見者
岍雷首析城太行恒山朱圉外方陪尾内方敷淺
原是也有再見者北條之荆壺口太岳厎柱碣石
西傾熊耳桐栢大别衡山是也有三見者岐鳥鼠
太華嶓冢岷山南條之荆是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自此以下至又東北入于海皆濬川之事禹敘山
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
弱水弱水在甘肅境西若弱水條支去長安四萬
里則又一弱水合黎山名此水出合黎因以爲名
在漢張掖郡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墟其
沙隨風流行隨處有之唐書西域傳云吐谷渾西
北有流沙數百里是也盖弱水之正者入合黎其
餘則入于流沙耳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

沙見其支流有所洩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其逆行
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于西海
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
故于雍止曰既西而于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
紀實也自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弱釋
文曰本或作溺
水之疏導已附見于各州此則從源至委核其治
否故謂之導非必疏瀹決排而後爲導也○九州
所紀諸水是當時施功次第導水所紀九川是此

日循行次第
萬水能載而弱水獨弱萬水皆清而黑水獨黑萬
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曰至于某入于某
總見順性而導之意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北海之內
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山海經曰灌湘之
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
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考雍州名黑

水者有六禹貢之黑水未知確在何所李元陽曰
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
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闌滄江潞江二水
皆由吐蕃西北來盖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
掖否水勢洶湧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
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于梁州之境若
不相屬惟闌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
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即爲
夷緬則禹之所導以分別梁州界者惟闌滄足以

當之孟津之會曰髳人濮人以今考之皆闌滄江
內則闌滄江之爲黑水無疑或曰隴在蜀之北蜀
在滇之東北而禹貢黑水爲梁雍二州之交又入
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
疑其湮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
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
隴之間正如三足鐺然黑水之源正在鐺頭故雍
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
對華陽而言也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

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移也雲南志亦稱西珥河出浪穹縣羅谷山下數處湧起如珠樹世傳黑水伏流别派也滙于太和縣東爲巨津形如月生五日逶縣西南由石穴中出又會蘭滄江而入南海又謂蘭滄源出雍州南吐蕃鹿石山南流至交趾入海則蘭滄之爲黑水益可信也羅泌曰禹導黑弱而西戎即叙然後見其仁之至焉黑弱二水塞外之横流失其故道而爲邊民之患者也

今爲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使不爲吾民害則已矣又奚必由塞外而決之以入于流沙南海而後已哉計弱水之距流沙與夫黑水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遥然導弱必至于合黎而納餘波于流沙導黑必至于三危而入其流于南海禹之心一視夷夏視西戎無以異于梁州之民此天地之所以大也

御案曰雍州黑水在黄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在黄河之南其大槩之截然者如此蔡傳以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東南猶據紙上之言而臆度之也今依地理今釋正之

御案曰金沙蘭滄一爲梁州之黑水一爲導川之黑水然皆非四大水之黑水也昔人謂蕃名山川皆以形色西南夷地水色多黑故悉蒙黑名如打冲金沙蘭滄俱得稱黑水也而真黑水之源去蘭滄之西三百餘里蕃名哈拉烏蘓色禽經蒙蕃怒彝猓猓界由緬甸入南海即佛書所謂黑水出阿耨達山即大崑崙在今達賴喇嘛界東是也禹迹

之所不至蓋中國在阿耨達之東故名震旦所入大水唯黄河一支可見黑水出阿耨達之東實在中國之西南未嘗流入内地故從古無人知其源委也

御案曰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縣有滇池澤在西北葉榆縣有葉榆澤在東滇池今雲南府昆明縣葉榆今大理府泰和縣相去五六百里程氏以漢滇池即葉榆之地非是蔡傳引此不加考耳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

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此下濬川以叙導山之成功江淮河濟爲四瀆而四瀆中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其次江漢皆發源自西經中國以入海故次漢次江漢先于江者漢在江之北也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達于海源短于江漢故次濟次淮渭與洛入河故后言之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勢激峻故其流急風俗通曰

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古今記河源者各異張騫謂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鄭樵謂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而正源自出崑崙山大抵自古所傳皆言崑崙王鏊以爲天下之山起于崑崙天下之水亦宜出于崑崙水經所載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西北陬東南流入渤海者是也爾雅釋水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積石在河州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自古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于蒲昌逕積石而爲中國河故曰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西域傳云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蒲昌即鹽澤也山海經曰不周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東至玉門關一千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即

河水之所潛而出于積石山者也經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河始闢龍門又名禹門在雍域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蓋孟門實龍門之上口非即龍門也兩山石立河出其中廣不百步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其水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濬波頹疊所謂下龍門流駛竹箭非駟馬之追也蔡傳云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書

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也不知龍門以上禹功所不及故畧而言之非爲荒遠也至于鑿山穿地以通河流想亦因舊修闢非本無水道而全恃人力以始闢者華山遠而望之若華狀或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服之羽化故名山北曰陰其間爲潼關本名衝關言黄河南流衝激華山之東後因關西有潼谷水因以名關黄河自鹽澤暨潼關凡四大折由積石而迴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爲

涼肅甘沙四郡又一折也北流千里而遥至九原豐州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挂大河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自此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北又一折也砥柱在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折而南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東十步其水縈迴謂之海眼深不可測三門惟神門修廣可行舟爲唐宋漕運之道自砥柱以下百餘里竦石桀出勢

連襄陸雖經鑿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漩波怒溢自漢及魏晋嘗發數千人治平河阻雖世代加功水流湍洊濤波尚屯故有衆峽諸灘之言孟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故名武王會諸侯于此故又名盟津一名武濟又曰富平津又曰陶河大抵河自華陰而下其流皆湍悍至孟津而其勢稍緩始可横舟而渡世傳禹治洪水于此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退于淵其事近誕洛汭洛入河處洛水至鞏縣入于河洛既入河河

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言在洛水之内也河洛清濁異流皦焉殊别應暘靈河賦曰資靈川之遐源涉津洛之阪泉謂此大伾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在大名府濬邱之東周五里有奇蓋襟太行之左麓也山一成曰坯鄭康成曰大伾地喉也沇出伾際矣濟沇之水與滎澤出入自此上縈帶伾阜絶岸峻張翕險嶠而不平洚水在冀州治北俗名枯洚渠河渠書曰禹道河至于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乃厮二渠以引

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蓋一渠自黎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旁西山以東地形髙敞壞堤水勢不便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所謂洚水即濁漳大陸地名其地近澤而廣平故名大陸耳自大陸以北播列爲九下至滄州合爲一河逆迎也逆河者既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即渤海也其播而爲九也則勢不得不分其同爲逆河也則勢不得不合非禹有意以分合之也

大抵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而北過洚水不可復知若九河久湮更不可考羅泌曰聖人于冀兗間逆設爲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民耕既至則不墮民舍程珌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牧以防其决故謂之逆河二説似鑿按河過大陸趨海勢大土平遷徙不常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耳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絶經流獨行其勢固然非齊桓冐曲防之禁固塞九河也至周定王五年河遂南徙漢元光三年河遂徙從頓邱東南流入渤海後遂縣漯川與濟並行入海宋紹熙以後乃南連大野并泗入淮金初又改由渦近歲復由泗入淮河已南徙千餘里乃欲究其故迹難矣大抵河不兩行合流則迅分流則緩迅則力能刷沙緩則泥沙日積積久則河高不能行下流既淤則上流必決新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

分爲九乎然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令九河之下即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爲河其實即海也海水内呑九河外灌不惟藉水以刷沙而海之潮淤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後世不知其説而徒欲棄地以授河其名則大豈知水性者哉○孟史記漢書並作盟伾或作岯史記作邳

歐陽元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

治堤一也有𠟱築修築補築有剌水隄截河隄護岸隄縷水隄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絙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潨也水工之功視土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爲難決河口視中流爲難塞十丈之口視百丈之口爲尤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並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轉纜索之功居多徐有貞曰平水土在知天時地利人事天時既經地利既緯人事乃就夫水之性可順以導不可逆以堙方今治者往往反是治斯爲難循覆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平夷勢已濫肆又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大洪口適當其衝于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泄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爲阻者

然欲聚而湮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反成澤池今之措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繼爲力以時節宣俾其後無溢涸之患潘季馴曰水性就下以海爲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四溢遂以濬海爲上策不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套以下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縱欲别鑿必深濶相類方可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

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浚水力自能衝刷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海無可濬之理唯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而沙自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若隄日繕而決日聞則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耳苟多築縷隄以束之又為遥隄使有所游盪築必以真土

則復何患焉如不咎制之未備而上流既聽其旁決下流復岐而分之其趨于海口者直強努之末耳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達于海乎難者必以禹播為九河為言不知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黄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于海其意蓋可見矣況黄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鄭縣孟津鞏縣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之河南之閿鄉

縣起至歸德之虞城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水日濁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即至停滯如何其可分總之天下之水惟江河為大江在中國右為陰水泉所從出者多行不數百里輒深廣不可涉又性善洄瀦故江永漢廣無滙澤湖湘之漭瀁而善容其險而不為敗者勢也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勁又北地土厚水泉少至行數十里不

得井故河當水落伏漕時行萬千餘里之水其河身僅與東南川江數百里之水等其淺者可涉曾不足為害而秋水時至百川灌輸挾六七月之淫潦盡天下西北大半之水並入河助為勢湍悍迅猛旁激直射漫患于平土僅以開封大名魚臺徐沛數郡委之而土中夷曠無崇山巨磯為之防無洞庭彭蠡太湖為之滙又無古溝洫澮川封植防庸為之奠方二三千里之地數蒙其患而莫之勝救也豈足怪哉

此導北條北境之河所以次導岍一節之功河不言自者河源出荒遠特自見處言也河不言會者水莫大于河莫與之敵也龍門用鑿者開其險阻所以洩上流壅塞也九河用播者河身溢得地而縱捐其地以予之而怒可殺也河形曲遇平衍而土指原野以界之而勢可散也龍門以上不播者兩岸皆山勢不能潰無所用播也至大陸而下乃播者四向平地一潰而不可禦不得不播也既播而復合者河水多沙易淤不合則勢分力小不能

刷沙入海而沙淤易塞也曷言乎逆河也河性赴海有不容已之狀海潮逆上若有相持之勢也曰至曰過曰播曰同曰入皆指水而言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漾水名通典載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在天水者漢所出也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漾初出爲沮以其沮洳也又北方人以漢水爲沔水漢沔通稱也泉始出山曰漾闞駰云漢或爲漾常璩華陽國記曰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因名漾禹貢東流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禹貢錐指云漾沮雖有支津與西漢通要皆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漢志以嶓冢所出爲西漢水其漾水則出氐道酈注從舊說云西漢水至葭萌入漢俱屬訛誤常璩承其誤而又撰漾水之名以西源爲沔其謬滋甚漢水東過南漳荆山而爲滄浪之水即漁父

所歌也或云在襄陽即爲滄浪之水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則是滄浪即漢水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滄浪本地名非水名大抵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地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三澨水名入漢或以爲地名許慎言澨者俾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曰文公十六年楚軍次于勾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

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薳澨大抵皆水際及邊地名也今鍾祥縣有汊澨漳澨蓬澨而湖廣通志曰沔陽州黄蓬之山下枕大江其東南有三澨焉北爲滄浪之水又云三澨水在景陵縣南三十里源自安陸達景陵承天志曰三澨一云在沔陽一云在京山而景陵有三參水又有三汊水云是三澨匯廻也水之以小注大者則爲入水力稍相參配者則爲匯水東廻爲彭蠡大澤曰東匯曰東爲謂漢自西東

流而匯爲彭蠡又東流而爲北江非謂在漢之東也朱子曰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府之北瀰漫數千百里其源則東至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贑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西岸漸廹山麓而湖面稍狭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然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郤而自潴以爲

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初非有資于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于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日高勢亦不容江漢之來入矣又况漢水自漢陽大别山下南流入江則與江爲一已七百餘里矣謂其至此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之以北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

以方言之則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也湖口横渡之處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于江而不得浅亦因其可行之隙而未嘗不持以東也烏睹所謂北江中江之别乎吳幼清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爲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似别爲一水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並于兩江匹配與他小水入

大水之例不同故于荆州言朝宗于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若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于海七字爲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洛之後矣凡大水多重源河源有三濟源有二漢源亦有二而與江合爲一瀆故先以漢入江言之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郢沔之間瀦爲藪澤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今考漢發嶓冢抵上津入

郧地流至漢陽與大江水合其受決害者隕襄承漢四郡而襄承爲甚襄陽古有大隄曲是隄防之設自商周已然矣童承叙曰漢水最濁與河水相似每與江湖水合其流必澄故常填淤而沮澤之區因成沃壤民漸芟剔墾爲阡陌民田必因地高下修隄防障之大者輪廣數十里小者十餘里謂之曰院其不可隄者悉棄爲萊蕪院必有長以統丁夫主修葺然法久弊滋或修不以時院愈多水愈迫客隄益高主隄益卑故水至不得寬緩湍怒迅激勢必衝嚙主隄先受其害客隄隨之客水驟至泛溢洶湧悉爲巨津矣○漾史記作瀁漢書又作養

此導南條北境之漢所以次導嶓冢一節之功漾漢在梁州滄浪至大別入江在荆州彭蠡入海在揚州漢不入江則漢之患不息漢遽入江則江之流不能安故必至大別而後入江然長江天塹自古爲雄以漢入江是又益一江矣故有彭蠡之滙然彭蠡一澤並納江漢兩大並至必虞潰溢故有

北江之爲夫漢何以曰北江當其與江水並滙亦以爲江之所爲併忘其爲漢遂不復名爲漾爲漢爲滄浪爲三澨故直曰北江

御案曰水經注云西原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始原曰沔蔡傳改云會泉始泉曰沔辭義不明且泉字當是白水二字之誤即白水江也

御案曰東匯北匯傳欲以巢湖當之而自謂不應記其小而遺其大則巢湖不可代彭蠡也明矣

御案曰朱子彭蠡辨獨取鄭樵之說謂經文東匯

以下十三字爲衍文蔡傳因之後來諸儒或信經文或從朱蔡今亦並存不廢但經文畢竟爲主且古今水道遷移安能歷久悉合故以順經文者爲正說而朱子之論辨則爲附録後節辨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之誤與此一例庶不失先後經傳之義耳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中出而會于都江

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華陽國志曰岷山一名沃焦山易氏云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在西徼松山之外境陸游曰嘗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而漢起三澨至大別之麓亦卒附江以達于海故江爲四瀆之首而楚大別亦以爲望今言江源而止以岷山不及吐蕃之犁石是舍其遠大而取其近小也故合江河二源言之皆出吐番河源出于正西轉西北由積石入中華又北過虜境轉東北流過河南山東至江南正東入海江源亦發于西轉西南入中華過雲南諸郡南流過四川馬湖合大江轉東南荊吳至正東入海今江河之入東海者相距二三百里皆在正東則二源發於正西者當亦不甚遼絶以方求之西兌金也金乃水之所從出理或然與江沱鄘道元謂開明之所鑿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

沱自岷而別凡自江水溢出別爲支派者總名爲沱梁荊二州皆有之李冰守蜀始作堋以楗水而闢溝以釃之大溉蜀郡廣都之田用以富饒今成都二水此江沱支流自西北而匯于府之東南乃所謂二江雙流者也蓋江至此諸源既盛遂分爲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渡馬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復東注于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功故畧之也湖

廣志曰沱江在當陽縣南百六十里由枝江縣界入大江其水與沮水漳水合入江水大則衝泛濵河者苦之大抵江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故疏其上源為三十六江所謂江別為沱也河流注兖州卑處入海更湧故疏其下流所謂播為九河也水經注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今九溪是也至慈利與婁水會稱婁澧至石門與渫水會稱渫澧至澧州與涔水會稱涔澧至安鄉與澹水合稱澹澧謂之澹口流注于洞庭湖俗謂澧江口也澧居

江沅之中與九水分源合派以赴洞庭經記東至于澧者當洪水之時雲夢一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于高阜之處有山可識者乃可施疏瀹之功自東陵以下高阜而多山者宜莫如澧由澧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江偕九水入洞庭以趨尋陽雲夢始出而江流之在雲夢中者始了然可辨江始分而為二酈道元註水經于江陵枝廻洲下有南北江之名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滂湃不復至澧竟自夔

門而下荊門然會澧故道猶可考耳九江沅湘九水會于洞庭也今洞庭會于江非江流入洞庭矣昔以長江入洞庭故殺而漫今以九江入長江故扼而隘然荊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至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濁土人謂之翻流水朱子以為江流自澧而東即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若謂九江即今江州其下少東即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于匯也又曰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

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于東陵也羅泌曰東陵與夷陵相對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信矣故唐志以今鄂州巴陵為是九江蓋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許叔重曰迤衺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于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合于彭蠡所謂至于東陵東迤北匯也偽以迤為溢而分流與經義不合且以大水過小水謂之過二水相受大小均謂之會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迤邐相屬漢水稍折而南江水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

江北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以彭蠡言似無仰于江漢之水而江漢二水並持東下又不見所謂北江中江或疑經文之誤然匯者迴也乃下流泛濫使水勢不能洩於是迴旋渟滀瀦而爲澤之謂也春夏之閒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能流而逆注倒積漭爲鉅浸無復畔岸其匯爲澤如此雖無仰于江漢之所入然實賴其下流充牣故湖水壅閼阻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耳非謂江漢之水入澤內而爲匯也邵氏曰江漢水漲彭

蠡鬱不流逆爲巨波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遏彼不遏則此不積所謂匯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匯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匯不于彭蠡其勢則然也若截入爲澤則但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匯哉漢水不言匯者爲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逮二水既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第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水自南岸而入三江並持東下

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並流爲南江可知矣且江漢合爲一水唯見爲江不見爲漢故曰中江曰北江以其勢相敵故曰江漢朝宗其言南入于江東匯爲澤蓋已無遠不包而曰南曰東與今水道屈折迤邐勢正相符又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澤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湖口爲江漢所匯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合何得疑其爲誤也或疑渭洛入河不言中河北河不知河源在星宿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而

洛渭二水近出鳥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遂達于河幾不能見安得與河爲敵若江漢並流不容相揜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可以包漢固其宜矣○地里志岷作嶓澧史記漢書作醴林少穎云孔氏以東迤爲句而北字屬下非于俗本作爲誤吳幼清曰上文東匯澤爲彭蠡句當在東迤北會于匯之上金吉甫曰匯係誤字當作會于漢二說

禹貢錐指正其誤

此導南條南境之江以汶岷山之陽一節之功岷

山與沱在梁州曰澧曰九江曰東陵在荆州匯入海在揚州江水之大不惟並漢實足以吞漢不獨可引江以包漢實可化漢而爲江故必導江而後可以導漢然非肇端于岷别派于沱濬決于澧澤之間疏滌于九江之畔遽欲指東陵而爭趨望彭蠡而來匯也難矣曰中江者見言南則遺北言北又遺南俱小之乎言江也惟曰中以見南來者皆其南北來者皆其北有建中立極之義焉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

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泉源爲沇流去爲濟濟齊也又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山海經曰王屋之山㶟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泰澤郭景純曰㶟沇聲相近即沇水也河南志曰濟水發源于王屋山頂五斗峰下之太乙池乃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于濟源縣三里匯爲二池所謂濟源池東池即東源西池即西源東源周廻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廻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王屋山亦有二一在山西之垣

曲一在河南之濟源實一山也綿亘數縣然濟水發源正在濟源西耳自大禹而後濟水入河之道已數變初名沇水東出温縣西北始名濟水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成皋溢出爲滎水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也且濟性最勁疾故能入河穴地而出爲滎也郭緣生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北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别不能混合滲漉入地洑行而溢爲滎爾王隠曰河決爲滎濟水受焉故有濟堤

爲北濟也盖濟溢爲滎乃濟之旁出非正派也正派乃出陶邱北入于河者至是乃出耳邱再成爲陶邱其形再重也于高山上一重作之如陶竈然館陶縣有陶山即此昔堯先居唐後居陶古所謂定陶也吳幼清曰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湍非有來處如菏澤被孟豬之被出者言在平地自下而涌非有上流如某水至某處之至菏即濟也一名五丈溝西至金山縣界東南流合泗水泗水東北流自任城縣東與菏水合又東流入徐州沛縣界

初學記云濟水至乘氏縣西分流爲二其一東北流今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過昌邑縣北金鄉縣南至方輿爲沛水過沛縣東北至下邳而入淮郭緣生述征記曰二濟既南北異岸而相遠亦踰千里其東北流者入鉅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所謂清口也春秋遇于清即此水色清深又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又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萊而入海杜佑曰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

河實荷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盖因舊名非本濟水水也今按濟水自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濟爲河所淫王莽之世川瀆枯竭濟入河不復截河而南後漢永平中修汴渠起自滎陽東至千乘大都貫濟故瀆以行後河徙益南津渠勢改即枯瀆亦杳不可尋今惟汶水自泰安州出者由故道東北流入海自元人始引汶水入洸爲運河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壩以遏其流而入海之道遂湮今所謂大清河者乃汶水出洸河者復從張秋分

流而入會齊東南諸山泉溝澤北經長清齊河至歷城會濼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海實濟之故道也所謂小清河者即濼水發源濟南趵突諸泉流至城北大明湖出而合之由華不注山下東流會巨合水又東經章邱會淯河又會漯河三水合流經鄒平長山新河又會孝婦河東經高苑入博興樂安界合于烏河又北至馬車瀆入海盖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非真涸竭也既伏地中則發地皆泉又不特歷下諸

邑爲然故一見爲濟源再見滎水又見爲山東諸泉而溢爲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也劉向稱濟能蕩滌垢濁通百川于海蕩出雲雨今東阿之井取以煑膠則能鎮墜下膈止吐皆以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也○溢漢書作軼此導北條北境之濟亦汉導岍一節之功濟水發源于冀經流于豫分流于徐入海于青凡三伏而四見自沇入河則雷夏以西無不治而兖冀之患平自滎至菏則孟豬以下無不治而豫州之患平

自陶邱以上濟之性異也禹則因其異而治之自陶邱以下濟之行順也禹則因其順而治之導河而遺其所伏者治荒遠之地宜畧導濟而並誌所伏者治中國之地宜詳濟入河而不強之並流者所以殺河之勢濟既溢而惟順其獨流者所以殺濟之害導濟而不見疏鑿之功者以濟性至勁而青兖之土疏也入海而自東以之北東[illegible]南阻而迂流之性順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出于豫經于徐而入海于揚淮者均也均其勢也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爾雅曰淮別爲滸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爲醴東流爲淮自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夫淮初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即大復山也風俗通曰淮廟在

唐州東二十里廟前槐樹下有一泉眼淮水出焉其源甚窄可蕩而踰流至徐揚間始大岷山之發江僅若甕口淮出桐柏力能泛觴卒之成川注海其所從來遠也沂水自下邳入泗泗水至臨淮淮浦縣入淮乃沂先入泗泗入淮耳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其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泗水出卞縣桃墟西北墟北有澤澤方一十五里淥水澂渟三丈如減澤西際阜俗謂之嬀亭山有三石穴廣圓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數夕之中

則傾陂竭澤矣土人識其將漏預以木爲曲狀約
障穴口魚鼈暴鱗不可勝載自此連岡通阜岡之
西際便得泗水之源也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
各徑尺餘沂水出沂山又曰艾山又曰臨樂山水
有三源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謂之魚
窮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右會洛預水出洛預山
東北流注之沂水沂水自西南入于泗泗水自東
南入于淮淮泗之會即角城夫淮本受泗沂以入
海皆清流故淮爲清河自宋神宗十年黃河南徙

合泗沂而與淮會支反爲主清河以東之淮亦且
化而爲黃矣河與淮合蓋河之利而非淮之利也
河濁善淤得全淮之水與之並力刷沙是河利也
然河或有時而淤則淮入海之道爲河所並塞凡
汝潁肥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皆無所洩故于淮
非所利也或謂宿遷而下河流迅溜蓋黃河上流
往自歸德出沛下徐地勢高卑不甚相遠雖泛濫
可支厥後黃河徙出蕭碭直下徐邳地勢高猛衝
淌新堤不啻拉朽所衝堤缺滚爲深淵下埽植樁

百計難塞幸而堤就雖能東水在堤其實水行堤
上急如建瓴則故道宜講此一說也或謂清河縣
北有老黃河本洙泗東趨赴淮入海故道治河者
誠能又開此河趨海必湧雲梯關下淤套葦塲當
自蕩滌而海口廓矣此又一說也或謂邳州下流
有鋤頭灣河流二十餘里行緩沙留故邳徐漲今
鋤頭灣不可改易宜于黃河水落之時姑截住上
流任其漫散直須從邳州以上力濬河身之積淤
河中必見老底兩旁必見老岸則水由地中而缺

口自出河底既深則老岸即堤岸外即田矣直以
築缺之力而濬老底以築堤之力而清老岸此又
一說也至高堰築于漢陳登明陳瑄復大葺之良
爲兩河關鍵昔者黃河自宿桃至于清河奪清淮
入海之道淮河勢弱退讓而不敢爭始穿高堰入
高寶河而泛濫于高泰山寶興鹽之間黃河因無
淮水之刷沙積河淤桃源不能即流遂由崔鎮等
處四潰國計民生胥病矣必高堰堅築淮不能溢
則清口積沙借淮以衝或者不察虞淮漲之浸泗

欲決堰以瀉淮不知堰一決則淮盡趨于湖入海之分數少而淮弱矣淮弱則黃躡其後而清口淤矣清口一淤高堰雖決必不能盡洩淮漲也蓋淮但可導之以入海而必不能使之由湖以入江淮南之地由高寶而東則俱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淮之不得達于江也地限之也嘗譬之淮爲泗患淮即泗之冦也爲泗計者宜逐之出境而誘之四出使掠内地可乎黃爲淮患黃即淮之冦也爲淮計者宜堅壁以待而預自退縮使黃得乘勝長驅

可乎況今淮黃合從而至上不圖守之于要害下不圖洩之于尾閭而徒曰撤堰是不知割地之難于自完而滅虢之終于取虞也又有爲開周家橋之說者不知周橋之去高堰幾何特堰迤北而橋迤南耳黃能躡淮而趨高堰獨不能躡淮而趨周橋乎夫淮退則黃進淮愈退則黃愈進黃既浸淮而入必不能敵黃而出故必固高堰使全淮盡趨于清口而後黃淮庶不爲泗患矣

此下三節皆叙西傾朱圉一節之功桐柏導則淮不爲豫之患泗沂會則淮不爲徐之患東入海則淮不爲揚之害

御案曰禹時江淮本不相通自春秋時吳伐齊于廣陵城今揚州府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東北通射陽湖屬淮安府山陽縣而北至末口入淮此溝通江淮之故道也至晉永和中江都水斷乃于歐陽埭在江都縣西南引江至廣陵城而北出白馬湖合中瀆入淮謂之山陽瀆隋時又開廣之以通戰艦明初陳瑄循故瀆開新運河以

通漕此即今之運道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水經註曰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别源合水出南鳥鼠山盖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出其中東北過同穴枝間又東北流而會于殊源也鳥鼠同穴山名一名青雀山在渭源縣西與南

谷山相連以爲二山者誤矣孔氏云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李巡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如鵽而小黄黑色穴入地三四尺今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雍大記曰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泉眼周圍七尺四時流注即渭河之源也灃涇漆沮四水見雍州皆入渭渭入河灃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旣得灃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灃源發于南

而其末流投于北入渭未嘗東也而詩云東注者謂正流東灃已入渭則遂與之俱東也

此節言渭水自西而東之次雍州散言境内諸水要非西東之次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洛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又落也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也春秋說題詞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王者沉禮焉山海經曰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考熊耳有三一在陜州東一在宜陽漢光武破赤眉積甲與熊耳山齊者也一在盧氏兩峰相並如耳者禹所導洛處也四瀆之外大水甚多而獨言渭洛者雍水莫大于渭豫水莫大于洛而渭則與涇灃漆沮散列洛則與伊瀍澗並叙不舉渭洛獨言之不知二水爲諸水之綱也又渭洛不得爲瀆而禹亦導之者蓋梁雍之貢皆由渭以達于西河荆豫之貢皆由洛以達于南河渭汭洛汭爲四州貢道之衿喉故特詳

之先漢後江先濟後淮皆自北而南渭洛在北而後列者以其河不得爲瀆也蔡傳云江漢自其源導之故先言山而後言水淮渭洛自其盛處導之故先言水而後言山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王明逸不然其說曰經文之例凡云導某水自某山者皆水出其山之名也蔡氏之說大拘今按四瀆之水以海爲宗渭洛

之水又并以河爲宗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河不擇流而以海爲壑源委則有閒矣又按天下之水皆趨東海者以天地之形西高東下也然此就中國言之耳崑崙天下之中山形最高東西南北皆下崑崙之東江淮河濟皆東流流沙以西皆西流自吐蕃兩廣水皆南流沙漠以北皆北流大海之量百川歸之而不竭者正以尾閭洩之從下處轉輸回環無窮故曰如沃焦然非真焦竭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叙水土之平治也首句揭其冒以下詳其實上文分叙各州祇舉一隅至此總結之正以見九州之同耳蓋禹自導山導水后疆域雖異水土之平治則同四海之隩已可奠居則不特兗之降邱宅土雍之三危既宅也九州之山刊木祭告則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既旅也是合高卑之地無不治矣九州之川濬滌泉源則不特導渭入河導洛入河也九州之澤已有陂障則不特彭蠡既豬震澤底定也是合流止之水無不治矣四海之水各有所歸則不特江漢會同歸于海涇渭會同歸于河也是合小大之水無不治矣所謂攸同者以此

州注也郡國所注仰又疇也疇其土而生之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人皇居中州以治八輔顓頊至禹皆爲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

大分爲并州幽州分青州爲營州至禹復爲九州商之九州冀幽營兗徐揚荆豫雍也周之九州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漢承秦制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改雍曰凉梁曰益增交趾爲交州晉分爲十九州自晉以後爲州彌多所統彌狹離析磔裂禹制不可復問唐分天下爲十道後爲十五道宋爲十五路已又增三路又爲二十三路明爲兩直隸十三省而州名並亡禹州之與舜異者禹主于治水幽并營皆北方廣莫之地懼水

患少故幽并統于冀營統于青時四夷來王封域極廣周時大約與禹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矣華陽璆鐵砮磬在禹貢爲梁州之山與貢也而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矣禹貢豫州曰被孟豬而職方以望諸隸青是青之入豫也禹貢青州曰鹽絺海物而職方兗州曰其利蒲魚是兗之入青也蓋周以禹之冀州分而爲三以禹之八州合而爲六省

去徐州者蓋洪水之害淮河爲大禹于其下流施功爲多故建徐州周時碣石淪于海正東之地不及于虞故有青兗則雖革徐而東方地不爲有餘也并梁于雍者以雍爲王畿居中制外梁爲雍阻固故合之以爲王畿形勝也蓋州始于人皇州統縣縣統郡始于周郡統縣始于秦州統郡郡統縣始于漢割據之世置州乃多至隋而州郡相等唐乃混州郡爲一宋始有府猶與州並置不相統自後府始大而州益小蓋與縣等矣同猶和也室隅

爲隩言隩極其涯際也又隩深也厓内近水者爲隩宅言四方之宅皆可居也上文諸州有言山澤者皆舉大言之而不及其小故于此復更總之言九州之内所有山川澤無小無大之皆治也或曰九山岍壺口厎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内方岐也九川弱黑河漾江沇淮渭洛也周禮所記九山爲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岳山醫無閭霍山恒山九川爲江漢滎洛淮泗河泲涇汭漳虖池嘔夷九澤爲具區雲夢圃田孟豬大野弦蒲貕養楊紆昭

余祁此山川之見于經者林氏曰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言之若必欲以弱水而下爲九州雷夏而下爲九澤則導岍而下果九山否乎其論較精刊者去蘙鬱驅猛獸也旅者定祭秩立表鎮也王樵曰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言刊旅者舉始末以包中間也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九州之川不曰通流而曰滌源者此所謂濬畎澮距川則田里無水潦壅塞之患也澤止水也水鍾曰澤易解

冂天地之間水最多然坎爲水而兌岀于澤者以坎乃陽水陽主動江河之流是也兌乃陰水陰主靜湖海之滙是也陂繁也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澤言旣陂水定之後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禹之導水豈無隄防亦惟其宜耳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陁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杜預曰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歳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

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絶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雨水輙復横流延及陸田其舊陂舊堨皆當修繕以積水諸所造立皆決瀝之又曰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則陂澤爲利亦大矣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洪景盧云海一而已地勢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詩書禮經之稱四海蓋引類而言之耳濰沮會同以水言四海會同以人言蓋水患旣去非特

九州之民往來無阻而蠻夷戎狄皆復會同于京師矣按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江河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爲溝澮以達于川井田之制卽自禹定之也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惟曰盡力乎溝洫而已使天下皆有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而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小水有所疏分則大水不至溢決而水無不治則田無不闢此一舉兩得之道也朱國盛曰天下之水當以天下分之禹之決川疏

河所以抑洪水也其盡力乎溝洫所以備洪水也以天下之溝洫盛天下之霪潦則黃河安流入海四海之田皆墾而國計無虞矣後世舉古溝洫封畛之法而盡毀之水何得不爲害也哉○輿古本作壊史記漢書作輿源史記作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以下總結九州土田貢賦之事首句推貢賦之由下四句以庶土穀土平分六府孔修不單是治水六府皆有事如敷土而土可宅可藝可作乂是

修土也刊木而木漸包惟條惟喬是修木也土可作藝而或賦總或銍秸或粟米是修穀也苟金不修則荆揚必無三品之貢若火不修則雍青安得鹽鐵之供凡此皆孔修者也

府官府也水火金木土穀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府孔大也又甚也修即大禹謨所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是也水土旣平故六者之利無不興而六者之官無不舉也夫穀出于土經不言五行而言六府者以穀之利甚大且水火不資于作爲金木自

産于川澤惟土麦稼穡非力不成故兼言之也土者財之所出土以庶言者凡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土也交俱也謂美惡高下俱得其正也底致也愼者視其土所出不責所有于所無祇惟服食器用也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三壤者田之上中下三品也成賦者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中邦中國也蓋田賦則止于中國土賦或及于四夷故特言中邦以示無濫取也交正庶土以定貢結九州貢篚之物也咸則穀土以定賦結九州九等之田與

賦也夫地産美好鮮不爲祟民之所利無幾而上之所徵無窮至有一食物之微一木石之異致貽禍一方者觀禹之厎愼可見制賦之心矣若田之肥瘠懸殊有不易之田一易之田再易之田上者或畝一金而下者草萊汚下募人佃之而不得又有陵谷變遷浸蕩失陷者是則壤之法可不兢兢哉地之肥瘠等級甚多而止定爲上中下三壤者舉其大較也三壤之中又各有三品復有上下錯而總之爲三壤禹之法亦密矣任土之貢生産有

常履畝之収等級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爲奸不亦休哉○中邦二字鄭本下屬錫土姓句

錫土姓

此修封建之法即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也

土以立其國姓以立其宗土姓錫而宗國定矣國立而後民人有所依宗立而後族姓有所繫人有所依斯有以君之族有所繫斯有以宗之方水土未平諸侯各有國土百官亦各有族姓至此而復

錫之者前此必有未普故復徧錫之耳左傳胙之土即所謂錫土是也命之氏即所謂錫姓是也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百世而不變曰氏者則其子孫之所自分數世而一變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勳德輯其分族也封建之來固久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宜賞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非禹所得專而實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封建立姓皆始于黃帝又曰軒邱命氏

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夫上古之民屯冥顓蒙猶草木鹿豕然此其勢不至于狡鬬摶噬不止則必就其能萃能羣者而君之宗之成聚成邑成都成圻而封建昉焉人皇之世業分天下爲九區軒后之世選賢與能分州畫野並建萬國俾各有守守以爲天下治故封建者法天星土因地山谿順人歸往物土方宜實制天下之大義也在易屯之象曰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比之象曰地

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不其重與黃帝方制萬里爲萬國各百里禹塗山之會亦稱萬國建國凡五等而其時海上有十里之國湯定三等之封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千七百七十三國虞夏之制不可詳考而夏殷之制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三

國名山大澤不以頒其餘以祿士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由此言之分國更小是附庸小國多于大國也自封建法壞而井田雖在不得獨存蓋封建之君視其田皆世業民猶佃戶郡邑之世制地廣大且人傳舍其官田之授受農之上下安能時察而定之哉史記伏羲制嫁娶正姓氏以重人倫之本而使民不瀆國語曰司商協名姓商金聲清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也傳曰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

絶祀無國無之白虎通曰姓者生也書云平章百姓所以有百者何以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各具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觀射父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晉司空季子曰同德爲同姓同姓爲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

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陳隨隠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氏謚官邑六者而已今推廣爲十七類一曰以國爲氏五帝之前有國者不稱國以名爲氏所謂無懐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神農軒轅雖曰炎帝黄帝猶以名爲氏至唐虞夏商周而后以國爲氏諸侯亦然魯衛齊宋之類是也支庶稱氏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衛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二曰以邑爲氏原以周邑而得氏申以楚邑而得氏魯有沂邑

因沂大夫相魯而以沂相爲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爲王卿氏而以甘士爲氏三曰以卿爲氏四曰以亭爲氏封建五等降國爲邑邑有關内侯鄉侯亭侯關内邑者溫原蘇毛甘樊祭尹之類是也封于鄉者以鄉氏如裴陸耨寵也封于亭者以亭氏如麋采俞台歐陽也五曰以地爲氏居傅巖者爲傅氏徙稽山者爲稽氏主東蒙之祀者爲東蒙氏守橋山之冢者則爲橋氏彤氏因彤頒食于彤門顔氏因考叔爲頴谷封人東門襄仲爲東門氏桐

門右師爲桐門氏隠于甫里綺里者爲甫里氏綺里氏六曰以姓爲氏姓之爲氏與地之爲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賜者爲姓不得賜者爲地居姚墟者賜以墟居嬴瀆者賜以嬴姬之得賜居于姬水姜之得賜居于姜水七曰以字爲氏八曰以名爲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戴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曰魚莒

魚石若無字者則以名魯孝公之子公子展其子公孫夷伯其孫無駭爲展氏鄭穆公之子公子豐其子公孫段其孫曰豐施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爲朝氏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父字爲氏者也季孫鉏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父名爲氏者也九曰以次爲氏伯仲叔季之類是也十曰以族爲氏族近于次者氏之別也孟氏仲氏別兄弟也丁氏癸氏別先後也祖氏禰氏別上下也第五氏第八氏

以同居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別也軒轅氏軒氏熊氏熊相氏名之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叔孫氏嫡庶之別也十一曰以官爲氏太史太師司馬司空是也十二曰以爵爲氏皇王公侯是也十三曰以謚爲氏莊氏出于楚莊王康氏出于衛康公魯僖公宣公之後爲僖氏宣氏文武哀繆皆是也十四曰以吉德爲氏趙衰人愛之如冬日後爲冬日趙氏古有賢人爲老成子後爲老成氏十五曰以凶德爲

氏英布被黥爲黥氏楊元感梟首爲梟氏十六曰以事爲氏夏后氏遭有窮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生少康支孫以竇爲氏漢武帝以丞相田千秋乘小車出入省中因以車爲氏十七曰以技爲氏巫者之後爲巫氏以至卜氏匠氏豢龍御龍干將氏又有以爵系爲氏如王叔氏王子氏王孫氏公子氏之類國系爲氏如唐孫氏室孫氏廖叔氏滕叔氏之類族系爲氏如仲孫氏孟孫氏叔孫氏叔仲氏之類名氏爲氏如士正氏士季氏士吉氏士

蔿氏之類國爵爲氏如夏侯氏柏侯氏韓侯氏扆侯氏之類邑系爲氏如原伯氏溫伯氏召伯氏申叔氏之類官名爲氏如師宜氏師延氏師祁氏尹午氏之類邑謚爲氏如苦成氏古成氏庫成氏丁若氏之類謚氏爲氏如蠻子氏共叔氏惠孫氏顏成氏之類爵謚爲氏如成公氏成王氏之類至于複姓如長孫氏万俟氏宇文氏慕容氏豆盧氏獨孤氏達奚氏賀蘭氏賀若氏赫連氏之類而姓氏益混矣夫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賜姓故

古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而後世一之則誤矣鄭樵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别貴賤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亡氏與失國同可知其爲賤也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于文女生爲姓故姓之賜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嬀姞

之類是也所以爲人婦之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孔穎達曰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聯屬其旁支别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别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别于下而戚單于下是言子孫當别氏也王鏊曰今人多以氏爲姓姓以繫百氏之正統氏以别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盖别姓則爲氏别氏則

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愷既出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詩曰振振公族太史公曰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又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十四氏又如周本姬姓其子孫如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各以國氏而皆姬姓也夫先王姓氏爲重謂姓氏必稱其功德也後世以降專尚門第有司

選舉必籍譜籍尚官之弊至于尚姓尚姓之弊至于尚詐欲通歷代之譜而别其真僞不亦末乎且自族别而爲姓姓别而爲望望别而爲房故姓多則訛其俗望多則訛其姓房多則訛其望疑舛相承豈復可辨春秋之時諸侯之國凡一百十五可以知其姓與爵者四十有六晉楚之類是也知其姓而不可以知其爵者一十有八焦陽之類是也知其爵而不可以知其姓者一十有七沈之類是也爵與姓皆不可知者三十有二陸渾之類是也

有姓同而異其實者如唐氏有二堯之後爲唐則
伊祁姓燮父之後封于唐則姬姓虞氏有二姚姓
之虞爲舜後姬姓之虞爲仲雍之後夏氏有二以
國爲氏者夏后之後以字爲氏者則陳宣公之
子子夏之後商氏有二成湯之後爲商商君衛鞅
之後亦爲商周氏有五后稷之後爲周又姬姓唐
先天中改爲周氏又暨氏上元中准制改爲周氏
又代北賀魯氏普氏後魏並改爲周氏自此以降
姓氏益紛且有知其姓而亦難盡信者如趙爲芊

姓而子長以爲姬姓曹國爲重黎之後又以爲吳
國之後姜氏爲伯夷之後又以爲四岳之後夫四
岳舉伯典三禮此豈得合爲一人者至若避諱改
氏如宋以武公名司空改爲司功氏晉以僖侯名
司徒改爲司城氏籍氏避諱而改爲席氏奭氏避
漢元帝諱而改爲盛氏避仇改氏如端木賜之後
改爲沐氏墨台之後改爲怡氏疎氏避王莽之難
去足爲東而姓氏因以多紊矣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明禹以德率諸侯而諸侯故各廸有功也上節
是以人治人推廣德化之仁此節是以己治人端
本澄原之義不距即下東漸西被是四訖乃祇德
之極功也

台我也朕亦我也皆禹自謂非指堯舜也距違也
禹既任天下之事則率屬倡牧儀刑百辟者固其
職此所以祇敬我德以爲率先而其所行自無違
距也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展禽曰禹能以
德修鯀之功是祇德亦治水之要道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下五節乃疆理天下之事即弼成五服至于五
千者是也禹敬德以先天下教化之行固有本矣
苟不立疆理之制則阻而不能達故爲定五服之
等禾本總納者稻可以供廩禄草可以充芻秣也
納總銍秸而又服者以其地近使無力役之征四
百里不服者以其地遠故但有粟米之征也

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日月躔次千里故以千

里象之此里乃道途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甸乘也周制六十四井爲甸方八里居一城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又甸田也服事也謂之甸服者以皆田賦之事也禾全本曰總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或曰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銍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以銍貢者謂半藁也秸亦藁也郊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藁秸之設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而爲轉輸粟米

之賦也粟穀也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內納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銍三百里則去穗而納秸四百里則粟五百里則米不言納者蓋不遠納于帝都或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于都耳天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爲之轉輸力雖勞而賦則省此古時酌乎賦役不兩重之良法也林氏曰九州皆言田賦此但及夫甸服者鄭氏云侯綏等所出賦稅各入本國則亦必有納總銍之差此但據天子立文義或然也觀經文于納銍之上特加一賦字則凡賦之出于田者皆可觸類而通故自侯服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又述作之體也

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貢入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貢入不過五十里所以輓輸不勞也禹之甸法通于天下詩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王畿獨以甸名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

務本重農也帝王建都必擇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師衆也言天子之居既衆且大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爲國故冀州不言貢而專以總銍秸粟米爲賦兗州供蠶絲豫州貢絺紵則衣服資焉若夫大輅南金犀革象齒珠貝之類皆遠于畿甸而或貢于要荒之服焉苟以爲貢篚之要國家所急則堯舜之都遷于荆梁久矣其肯以冀爲都區區禦大河之患圖一日之安耶及周之衰荆揚陷于吳楚而貢金不入天王求之于魯蓋以魯通于吳

也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甸服之名古今不同唐虞稱服殷周稱畿或曰國畿或曰王畿周公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爲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爲侯服侯服之外爲甸服是甸服又爲諸侯之國矣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分侯服五百里爲三等也百里句是內臣之祿二百里二句是外臣之爵蓋甸服是天子之祿采邑是天子卿大夫之祿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

受地視伯圻內不以封故卿大夫食邑亦取于侯服千里之甸天子專之後世不然故王畿地削而日弱百里二百里次第之詞與上甸服同三百里計數之詞與下綏要荒同

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侯順也又曰斥侯而服事也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采蓋食邑也人君賜臣以邑采取賦稅謂之采地何休曰謂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之取其租稅耳又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爾雅曰采寮官也周官任土之法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家邑大夫之采地即家削之賦也小都卿之采邑大都公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邦都之賦也張氏載曰采地所得亦什一之法其餘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于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所謂幣餘之賦也呂祖謙曰周禮一曰牧以地得民是畿外諸侯世爵者也二曰長以貴得民畿內諸侯世世受采地者也男任也任王者事侯者侯也侯逆順也言男則子在

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男邦小國自三百里以外皆諸侯大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古者建國率小大相維其邊國皆大國也寰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爲中外之差寰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爲中外之差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霆百里所潤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比王者爲陰南面賞法爲陽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功德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侯服之賦亦納總
銍穀粟米則諸侯卿士之祿也綏服之地亦建公
侯伯子男則揆文奮武之事也
綏安也內安中國外安邊疆也王者之施政教總
期于安靖文武並用一張一弛安民之務也或曰
安服王者之政不使要束而自服也此亦諸侯耳
以稍遠而變名爲綏也揆度王者之政教而行之
恐牽于文法有所窒塞故文教必揆也武以衛言
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修之內三百里

非廢武衛而文其所重外三百里非無文教而武
其所急自綏服而內爲華夏之地外爲儀狄之區
綏服介華儀之中文治內武治外辨之于微防之
于豫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五服之地以漸而
遠聖人之治亦以漸而略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
之以必治也治外夷則法度宜略治之以不治也
要徼也邊徼也或曰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要束以
文教也又如裳之有要所以綱統四裔夷者易也
無中國禮法也蔡法也放有罪曰蔡法三百里而
差或曰蔡之言殺減殺其賦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要服是可以要結爲戎索者荒則政教荒忽但當
因其故俗而治之蠻則慢而甚于夷矣流則遠放
之罪甚于蔡也或曰蠻之言緡也以繩束物之名
流如水流其俗流移無常政教隨其俗也又流行

無城廓常居也夫流與蔡並在蠻夷之外則帝王
之擯小人嚴于防夷狄矣苟徒驅之出境使雜居
逖戎中猶懼其相誘爲非故更驅而外之也
五服之說不一鄭元以爲五百里制定于弃乃禹
弼之每服之閒更增五百里而別至于五千里相
距爲方萬里夫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
土元之說難可據信也但周禮王畿之外有侯甸
男采衛要夷鎮蕃九服服五百里是爲方萬里漢
土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

里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何以頓異易氏曰禹之五服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計其兩面之數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是計其一面者也周之王畿與禹甸服同不言五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也禹五服總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周九服通為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為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合五千五百里其增于禹者藩服耳然周之藩服雖不列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于禹而其地未嘗增也周禮雖稱九服周官止曰六服羣辟又曰六年五服一朝是則侯衛以降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若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必兼侯衛之初封人民氏族土田分器至詳至悉未有一言及附庸者然又有一說焉冀禹之所都冀之北境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且至于沙漠不毛之地周之東遷洛陽為土中曹去王城八百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縣百

七十里已為男服盖曹順流極便而鄭則成皐虎牢之險夫豈五服非若畫棋局然以定遠邇也是故幽州遍于碣石而共工流蒼梧遠于衡山而虞舜狩章俊昌曰先儒謂禹服據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里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此殆不然古者百里當漢一百二十一里禹貢五千即漢之六千也況五服萬里當以東西四正為據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一在東北隅一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衺之而度其兩隅則為尺有四寸而羸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而禹貢所届正南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為戎逖是五服之制惟東西南三方為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鳥道之云乎九州四正雖近四隅實遥五服之制乃舉

其近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誇南諧北燮之强也羅泌曰禹貢四正疆理東至瑯琊之海西積石之河五千里而縮南至衡山北泊單于府五千里而羸使皆封建百里之國惟堪二千五百總并遠東渤海長城外盡契丹高句驪積石塞黑水靺鞨流沙之地亦不能五千國況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烏有所謂萬區百國哉呂覽言神農封建彌近彌大彌遠彌小以大運小使臂使指之道也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古之天下方三千里止

矣五千里者古今盛衰山川澤藪之通數也周世五服號七千里而職方蕃畿爲方萬里斯亦末記之數王畿所止亦曷嘗千里哉周之西都今之關東而東都則洛陽也二都地距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猶不能以千里王畿四方相距為二方千里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率相距爲百里豈能容哉固知畿服諸說上世必有陰補相乘之道爲疆理之定制者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此記教化之所及也東西近故以漸被言南北遠故以暨言訖于四海則頂上三句總言之也

中國之地南北比東西爲遠故禹貢言聖人聲教之所及于東曰漸于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于南北則止曰暨見聖人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限量也東漸于海海之地盡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猶有地焉漸如水之漸積底于海者也被如天無不覆天所覆被聖化皆可至也其所

以漸被暨及者風聞之聲神化之教使之聞而振動未嘗體國經野以内治治之也禹跡所及惟有東海而云四海者猶言四方也海晦也水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爾雅云九儀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蓋天地四方皆海水所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儀狄戎蠻形類不同總謂之四海言皆近于海也元水色水土既平禹以元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圭古作珪瑞玉也上圓下方以象天地以對諸侯尚書璇璣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出元圭刻

曰延喜玉受德天賜佩蓋古者以德佩豈禹有治水功故天佩以元圭與蘊傳云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湯用元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此五德所尚見于經者也○古注聲教爲句

禹貢專爲紀水之成功而併及貢賦之數故九州紀水道土色田賦之等貢物貢道爲詳餘皆或見或不見古史言簡而意客則又有言外之意惟冀梁雍言山獨詳諸州不言者天下之勢西北高而多山故也徐雖言山乃蒙羽之小者又止言蓺則不專主于導山冀青梁不言澤者冀梁多山而地峻青邊海而水易洩故三州無澤也雍雖多山而豬野在其西北之偏黃河之外地形稍下故有之也揚荊豫梁不言原隰者諸州有大澤者無原隰有原隰者無澤揚州彭蠡太湖其浸甚大荊州雲夢瀾數百里豫之滎波菏澤孟豬皆巨浸則原隰之地固少矣兖徐雍二者皆有者兖止言宜桑之土耳而雍州豬野在河外原隰在河內相去甚遠惟徐之東原不同東原地甚卑常有水患雖曰原其實下隰謂居泲之東而稍高爾梁州二者皆無者爲多山而下不足豬水且無曠平之地也梁雍無篚者多山之地唯出獸皮而所織爲罽不假于篚也兖荊豫不言儀者凡地接于山海邊陲之地則有儀豫居天下之中荊雖居于南而禹貢之地

不踰嶺兖雖在東北而其東南則接青徐西北皆冀境故三州無儀也兖徐揚獨言草木者三州在東方皆河淮江之下流被水特甚草木不生今水既洩而生草木故特書此以表地平也至于冀州不言境域及貢篚則傳已言之矣

天地常形固相爲句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脉絡若以脉絡之可見者言之崑崙四垂而爲海天下諸山皆起于崑崙而崑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原之所出即崑崙耳崑崙之上綿

亘糾繆句連盤錯其南爲岷山而岷山最大其北爲積石諸峯其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峯其西北諸山亢爲綿亘紛錯河之所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淮河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爲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亹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爲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而南趨爲北岳以至太行爲北之脊壺口雷首太岳析城王屋皆其羣峰河之析而南汾晋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滹易漳滱恒衛之所

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洛也自崑崙以東言則東爲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諸隴則爲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荆山諸峰涇水漆沮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峰亘爲終南屹爲泰華東北爲殽陝東南爲熊耳外方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峰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亘徧又東則爲荆山内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則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脉爲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盱信諸山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

而北過趨新安峙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州此所以爲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而爲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于疏闢之功此其大畧也

禹貢彙覽卷四終

〔清〕馬俊良撰

禹貢註節讀一卷圖説一卷

清乾隆端溪書院刻本

端溪書院鏤板

禹貢註節讀

翻刻千里必究

禹貢註節讀叙

處士德清胡渭字朏明號東樵著禹貢錐指二十卷

聖祖仁皇帝覽而善之值

聖駕南巡

宣至南書房

賜饌

賜御書詩扇耆年篤學扁額並採取其說入

欽定書經傳說中世咸知有是書矣緣卷帙繁多寒士弗能購購者猝難成誦良惟他書可會其大意至地理水道非强識熟讀必至開卷了然掩卷茫然因恪遵

欽定之所取者節其要語以為讀本其薈萃衆說以成解者不著姓氏餘皆著之間附按語亦本儒先之說以備叅考其有

欽定之所不採者則謹遵地理今釋名曰禹貢註

節讀學者由是編而進讀原本則綱領既得辨說易明於以恭繹

欽定傳說亦管窺蠡測之一助也夫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石門馬俊良謹識

禹貢註節讀　　謹遵

定採取錐指各條其不採者並依地理今釋

夏書

禹貢

稅下謂賦貢上謂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言貢者以夏賦亦名貢也

禹敷土。

敷分布也辨九州之封域而分布其事令諸侯百姓興人徒以賦功屬役也

隨山刊木。

隨順行也于時平地皆水隨山之起伏而登之斬木通道以觀所當治者規其形而度其功焉

奠高山大川。

奠定也定其名定其境山川分屬各州使守土者知所從事不容他諉也　良按洪水之時一望汪洋高山大川無從辨也禹自刊木之後升高四望凡地之崇卑水之分合瞭然在目呂東萊所謂先定高山之標準次辨大川之歸向也蓋定山之崇卑而後知水之高下亦惟定川之大小而後知衆水之歸注自是而治水之紀綱定矣胡氏曰敷土已畢然後有導岍之行奠山川已畢然後有壺口之事

冀州。

帝都之地三面距河不言疆界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治水當從下流為始洪水莫甚于河究為河之下流而先治冀者以冀是帝都且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懷襄昏墊之害莫甚于冀故當先治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孔傳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曾氏旼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

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壺口孟門之東山也梁山龍門之南山也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于水矣禹于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于壺口于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于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盖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于二州故并言

于冀也胡氏曰壺口在今山西吉州梁山龍門在今陝西韓城縣龍門與東岸之壺口相對岐山在今陝西岐山縣壺口事畢遂西治梁岐之野使可耕作盖為帝都輸粟計者急矣呂梁山即冀之梁山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今太原縣古晉陽也岳即太岳今霍州之霍太山山南曰陽凡太岳山南直抵南河皆其地也盖汾水經于太原太岳南入于河此治汾水之事而底柱之析即在其中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即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地洪水之時平地致功尤難故曰底績盖洛濟汜沁諸水皆于覃懷上下入河矣衡漳入河在今直隸肥鄉曲周二縣界所謂北過降水者也地形

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覃懷底績則孟津洛汭之河治矣至于衡漳即北過降水而中間清淇蕩洹諸水亦無不治可以則壤而成賦矣胡氏曰禹治冀至此大小諸水悉歸東河奔騰北注向之青徐分受其害者至是兗獨當之勢甚危急而冀之恆衛大陸亦瀰漫難治非先疏九河不可故經書二役于田賦之下以見其

從其作在九河既道之後不與覃懷之役相連也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白言其色壤言其性周官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固不可不先以辨土也況草人糞壤之法墳壤用麋埴壚用豕之類各有所宜固當先辨其性質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田第五等賦高于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九州之賦計其歲入之總數而多寡相較有此九等非取民之時有九等之輕重也又曰冀州之賦獨先于田者蓋并園廛漆林之類而征之非盡出于田也餘州皆田之賦故先田後賦蔡氏曰不言貢篚者封内無貢也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恆水出今直隸曲陽縣衛水出今直隸靈壽縣胡氏曰恆即滱水衛即滹沱古今異名耳正義曰大陸在鉅鹿縣北廣河澤也胡氏曰大陸在古邢趙二州界在趙者為今趙州隆平縣在邢州者為今順德府鉅鹿縣黃氏度曰河未入海則恆衛合而為瀰漫之勢大陸

淪焉自河北流不壅恆衛皆順從大陸于是可耕作矣胡氏曰大陸更有濬畎澮之功非因恆衛既從而遂得耕作也蓋大陸地形洿下東有大河北有恆衛平田皆成巨浸至是二水從河以入海禹乃濬其畎澮達于支川其澤亦為之陂障以資蓄洩而耕作之事以興故復言既明其非一役也

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四面環海曰島島夷馬韓辰韓弁韓也島夷所有者皮服以此來獻則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如肱腋夾之也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可至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冀州三面距河寔有取于轉輸之利也水經曰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水中酈註云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胡氏曰臨渝即今直隸昌黎縣河謂逆河凡九州之末皆言貢道然亦所以紀治水之成功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則破碣石納河流之事隱然可見矣

濟河惟兗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九河既道

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盤曰鬲津鬲津最南徒駭最北徒駭為河之經流其北恆衛易沽之水悉注于此漢許商謂徒駭在成平即今交河胡蘇在東光即今寧津鬲津在鬲縣今德州又云自鬲津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地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寧津之北交河之南簡絜鉤盤在寧津之南德州之北也良按河自大伾以西利用合合則怒濤勁駛足以衝刷泥沙下流無虞壅決蓋滎澤東南地勢平衍無崇山高阜以障之倘流分行緩泥淤停滯下壅則上決史記所謂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也惟一其力而載諸大伾之高地則建瓴高屋矣然後廝為二渠一從大伾山南下漯河而入海一從大伾山西下漳河而入海嗣是

至于大陸則東方之地逾卑入海之路逾近辭高而就下既不患其閼流地廣而勢分復可殺其暴怒所以疏為九河利用分也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雷夏在今山東濮州東南曹州東北洪水時一望汪洋澤不為澤至是平原水盡復為澤也堯遊成陽舜漁雷澤蓋即此地灉沮二水在澤西北平地涌出盖濟水之洑流會同雷

澤則無泛濫之憂矣今二源杳無踪跡盖宋時河决曹濮間二源為河所陷久之河去而空竇淤塞永不復出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兗地宜桑蠶性惡濕水退而可蠶矣此州無山而在河濟之間為害尤甚於時下丘居土尤可喜也故記之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黑墳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兗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為下濕于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為衍沃于草木尤宜故特言之孟子言洪水氾濫草木暢茂而三州之草木必待水土既平然後得遂其性何也盖孟子所言乃高卬之地經所謂乃平土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貞正也一也胡氏曰禹制五畝之稅視歲之

豐凶以為多寡而兗獨有異受患最深墾辟不易禹立一至少之則歲以為常雖遇豐年亦不多取至第十三載然後賦法同于他州亦視其豐凶以為多寡也兗賦至少固當第九而經不言下下何也兗賦法異于他州言貞則其義見言下下則其義不見也作耕作也

厥貢漆絲

詩曰椅桐梓漆是兗土宜漆之一証也

厥篚織文

篚竹筐不染色而織成文者曰織文綾羅之屬

浮于濟漯達于河

舊說漯水出武陽今之山東朝城縣有漯河陂廣十餘里酈道元疑漯水即武水或云在高唐即今之禹城其入海之處在今青州高

苑縣然漯之首受河流在黎陽為今直隸濬縣後之定漯源在朝城禹城者因漢時河決總入漯川由朝城絕漯水而東北至禹城又絕漯水而北東其與河合流處不見漯也河絕處乃見故一疑出于武陽一疑出于高唐耳其實未嘗見漯源也迨至大河屢注泥沙淤塞匯唯川源莫考即朝城高唐之漯亦已輟流安見其源在是耶今故道猶存大清河

自歷城以北皆漯之故道也濟詳下文胡氏曰淮通泗泗通菏菏通濟濟通漯漯通河此四州之貢道也至濟與漯通疑在今茌平縣東蓋水經有四瀆津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入江水徑周通故曰四瀆其地漢臨邑即茌平也東北接高唐縣城為漯之所經矣

海岱惟青州

東北跨海南據岱西距濟不言者蒙上兗州

之文從可知也

嵎夷既略

即堯典所宅之嵎夷略為之封畛後漢書東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即嵎夷也此蓋碣石之功畢禹即東行至遼東經略嵎夷然後渡海而南治濰淄二水也

濰淄其道

地理今釋濰水出今山東莒州箕屋山即濰山也土人名為淮河東流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昌邑縣東北入海淄水出今青州府益都岳陽山至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禹時淄水入海不入濟史記禹治水之後于齊則通淄濟之間是二水不通可知蔡氏因漢書淄水入泲一語云淄水東入濟非是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此州之土有二種平地則色白而性墳至于海濱則彌望皆斥鹵之地斥者鹹土可煮以為鹽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地也以鹽利初開故特標土質為貢鹽張本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絺細葛海物詭類殊形非止一種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畎谷也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枲麻也鉛黑錫怪石如白石英紫石英之類可飾器用

萊夷作牧

今萊登二府皆萊夷之地三面斥鹵中間又多山澤可以耕作之地無幾故必兼畜牧也

厥篚檿絲

檿桑柘屬是蠶食檿桑絲韌中琴瑟絃以為繒久而不敝其蠶不浴不飼作繭高巖之上

樵者得之不過數枝須廣收積多乃成疋也東萊人謂之山繭今青州濟南兗州蠶放椿樹上絲不甚堅韌非檿絲也

浮于汶達于濟

汶自今萊蕪縣東平州入濟以注于海此禹迹也迨元人引汶絕濟為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盡出南旺以資運南北分流南流達于濟寧州會沂泗諸水入淮

者十之四北流達于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而安山入濟之故道塡淤久矣不言由漯達河者因于兗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不言西至濟者蒙兗濟河之文猶夫青耳

淮沂其乂

淮出今河南桐柏縣桐柏山發源遠矣于此

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在徐時即今揚屬役與徐協力治之故此言其乂而揚不言也沂水出今山東沂水縣沂山至邳州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此禹跡也今爲黄流淤塞改道自邳城至宿遷縣北滙爲駱馬湖東入運河胡氏曰曾晳所浴乃出尼邱之尼水流經魯縣故城南北對稷門亦曰雩門與經文之沂無涉

蒙羽其藝

蒙山在今山東蒙陰縣南即東蒙羽山在今江南贛榆縣南即漢祝其縣也藝種藝也羽山舊說謂舜殛鯀處但此地太近非荒服放流之宅今登州蓬萊縣有羽山有鯀城與孔傳謂在海中者合也胡氏曰淮不乂則沂不可得而治沂不乂則蒙羽不可得而治然淮沂既乂而二山畎澮距川之處施功正多沂

水之西爲蒙山有蒙陰堂阜諸水沂水之東爲羽山有沭游二水皆當施功畎澮濬而後蒙羽之野沃饒可藝矣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此言治濟也大野澤名水蓄而復流者謂豬在今曹州府鉅野縣西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淸濟舊鉅野故城正在澤中左傳西狩于大野獲麟是也鉅野歷遭河患河徙後澤遂

涸為平地而畔岸不可復識矣東原在今東平州西距大野幾二百里乃汶濟之下流禹陂大野使水得所停又濬東原之畎澮注之汶濟然後其地致平可以耕作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粘曰埴包叢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謂以白茅裹土與之水經注姑幕縣有五色土姑幕漢屬琅邪郡其故城在今諸城縣西北縣本魯諸邑春秋城諸即此亦齊琅邪邑今縣東南有琅邪山山有琅邪臺齊景公云放于琅邪是也盖古青徐接壤之處

羽畎夏翟夏讀若櫃

周官染人秋染夏鄭注染五色也伊雒而南雉素質五采曰翬即夏翟也羽山之谷有之

嶧陽孤桐

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今江南邳州有葛嶧山即其地也山出名桐

泗濱浮磬

泗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清越可為磬也今徐州東南六十里呂梁洪古傳出磬金元以來泗殫為河明嘉靖中惡其石破害運船鑿使平而浮磬愈不可問矣

淮夷蠙珠暨魚

蠙蚌也蚌珠在腹淮北之夷民獻此珠與魚也

厥篚玄纖縞

徐水宜染玄縞薄于纖而不染纖即今之紬縞即今之絹曲阜出縞故謂之魯縞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河本作菏

達于河。古文尚書作達于菏。說文引書亦作菏。今俗本誤作河。菏澤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可以通菏。下可以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也。青州書達于濟。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于菏。則達于濟可知。泗水出今泗水縣陪尾山。其源有四。因以為名。至今清河縣入淮。此禹跡也。今其故道自徐州以南悉為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菏水分濟于定陶東北。過魚臺縣之寡母亭。與泗水合。

淮海惟揚州。

北據淮。東南距海。至廣東潮州。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周廻四百五十里。跨今江西之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四府。蓋疏諸水。聚于此。而陂障之。淺水之厓。蘆葦叢生于是。背秋涉冬陽鳥依為安宅。蓋冬日行南陸。鴈向南方也。雁隨陽。故名陽鳥。

三江既入。震澤厎定。

鄭康成曰。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與南合。始得稱中也。曾氏旼曰。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震澤厎定者。言厎于定而不震蕩也。易氏祓曰。三江自入于海。不通震澤。而經何以言震澤厎定。蓋江湖在今日雖無相通之勢。而當時洪水泛有橫流之理。想其際震澤與江水莽為一壑。自大禹疏導。而三江入海。震澤乃厎于定。自然之勢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篠。小竹。簜。大竹。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金氏曰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潦旱乾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宜他種故第最下

厥貢惟金三品

黃金白銀赤銅也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瑤琨美石次玉者篠中實可為箭簜中虛大者中節函小者中簫管齒象牙革犀皮之屬

羽鳥羽旄牛尾之屬木楩梓豫章之屬

島夷卉服

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為二十餘國即此島夷百草總名卉蓋蕉葛升越吉貝木棉之屬

厥篚織貝

貝錦名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

厥包橘柚錫貢

錫命乃貢言不常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揚之貢在北者可逕達淮泗在南者邗溝未開無路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也此經與徐之文曰達于淮泗則由菏入濟可知矣

荊及衡陽惟荊州

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有荊山本漢臨沮地衡州府衡山縣有

衡山本漢湘南地也

江漢朝宗于海

揚之三江入海無壅故禹于此州疏江決漢至大別合流雖去海尚遠而有朝宗之勢王氏樵曰嘗于武昌夏口望之見其渺瀰奔瀉如人之有所往而志專行速不遑他顧狀以朝宗傳水之神也

九江孔殷

沅漸潕辰敘酉湘資澧九水會于洞庭是為
九江入于岷江
沱潛既道。
爾雅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胡氏曰詩名南
曰江有沱荊州之沱也一在江北今枝江縣
百里洲首大江派別北流為內江者也一在
江南出今奉節縣大江為曳水至宜都縣入
江是也潛水或云在今安陸府鍾祥潛江二

縣境然漢東之地津渠交通未知孰為古潛
水也
雲土夢作乂。
漢書石經俱作雲夢土唐太宗得古本尚書
乃雲土夢作乂詔改從之其實雲夢一澤方
八九百里跨江南北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
山以南青草以北皆有其地至是水退澤中
之土可為耕作畎畝之治非江南為夢江北

為雲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
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
杶椿櫄橁音義並同中琴材車轅木實而葉
香樗形相似疏而氣臭榦弓榦之材以柘為
最栝檜栝三字並同葉尖而向上者為檜俗
謂之圓柏葉扁而側生者為柏俗謂之側柏
礪砥砮丹。

砥細于礪皆磨石也砮中矢鏃丹丹砂
惟箘簵楛。
箘簵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楛木名
詩榛楛濟濟三者皆可為矢
三邦底貢厥名。
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底致也致貢箘簵楛
之有名者也
包匭菁茅。

匭匣也包之而復藏于匣欲其香色不變菁
茅菁菁然華盛而氣芬香出今零陵郡陽二
縣此茅用以縮祭祀之酒蓋醴有糟故縮于
茅以清之
厥篚玄纁璣組
此州染玄纁善出小蚌珠工織組故貢之
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出于九江水中不可常得有

則納之若以下錫上者然不在常貢之例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者也漢
水北距洛水六七百里欲自漢逾洛則必泝
丹水而上商州冢嶺丹水出其東南洛水出
其東北中隔一嶺陸行當不甚遠逾洛之道
計無便于此者
荊河惟豫州

南至荊山北距河今湖廣南漳縣之荊山其
陰為豫州其陽為荊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今河南盧氏縣熊耳山至洛陽縣入
洛洛水出今陝西商州冢領山至河南鞏縣
入河謂之洛汭瀍水出今河南洛陽縣替亭
山東南入洛澗水出今河南新安縣白石山
東南入洛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

不復為害也
滎波既豬
滎澤名洪水之時此澤大水動成波浪今壅
遏而為豬不泛濫也沇水入河溢為滎在今
河南滎澤縣南鄭康成云今塞為平地滎陽
民猶謂其處為滎澤也
導菏澤被孟豬
此治陶邱復出之濟也二澤本有相通之道

禹因而疏之洩餘波入焉以殺濟瀆之勢也
菏澤在今山東曹州府菏澤縣東南與定陶
縣接界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
正是一地今澤形盡失而商邱虞城二縣界
有孟諸臺即其處也胡氏曰豫州之水莫大
于河而無所施功者蓋禹治冀時已令豫恊
力治之岳陽覃懷之役是也河既治則西偏
之水莫大于洛東偏之水莫大于濟禹疏伊
瀍澗注洛以入河豬滎導菏以防濟之氾濫
而豫州之水土悉平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高者壤無塊而柔下者或膏而起或黑而散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
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

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南越紵
布皆用此麻胡氏曰葛成布有絺綌之名紵
成布無他名但謂之紵而已紵在絺下則亦
布也
厥篚纖纊。
纖繒也徐色元荆色元纁此不言色者五采
具備也纊絮之細者楚詞鄭綿絡此豫產也
錫貢磬錯。
石錯治磬
浮于洛達于河。
豫之西境浮于洛而後至河豫之東南境禹
時鴻溝未開並無入河之路疑鄭地之舟或
由汜水入河宋許陳蔡之郊惟泝汝水之源
逾盧氏之閼頓嶺浮伊源而入洛其陸路當
亦無多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華山之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則梁州北界華山矣黑水即古若水漢時名瀘水唐以後名金沙江出今雲南姚安府徼外東北流至今四川叙州府入江為梁州南界非導川之黑水也

岷嶓既藝

胡氏曰此江漢滌源之事岷山江水所出今四川松潘衛岷山是也嶓冢山在今陝西寧

羌州漢水所出水去可種藝也

沱潛既道

水自江出為沱在今成都府灌縣與江別而東流至瀘州復入大江即今之郫江也自漢出為潛從嶓冢西南流至廣元縣龍門大石穴中潛而復出一名洑水至巴縣入江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蒙山在今雅州南曰蒙頂蔡山不知所在胡氏謂在蒙山之東者惟峨眉高大與之匹疑即蔡山也

和夷厎績

和夷和水上所居之夷和即濊水出今茂州徼外南至嘉定州入江即大渡河和夷在大渡河南金沙江北禹導和水入江而其地已厎績也

厥土青黎

色青故生物易黎細而疏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玉名蜀郡卓氏以鐵冶富擬邦君則梁之利尤在鐵也朱提縣出銀鏤乃百鍊之精鐵鑄刀可以刻鏤砮出今建昌衛鐵石山火燒

之成鐵極堅利可為劍戟漢成帝時犍為郡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又此州出磬之証矣

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熊似豕羆似熊而黃狐似犬而長尾貍則狐之小者以罽者曰織以表者曰皮謂此四獸之織皮乃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西傾在今甘肅洮州西番界延袤千里外跨諸羌桓水一名白水出西傾山水色白濁至昭化

縣東入西漢水西傾係雍州山而山南之戎則在梁域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潛即西漢水漢始出山為漾東南流為沔渭水出今甘肅渭源縣至陝西華陰縣入河正絶流曰亂蓋浮西漢水至廣元縣北龍門第三洞口舍舟從陸越岡巒而北至第一洞口出谷乘舟至沔縣南所謂浮潛而逾沔也自沔至鄠縣東北入渭沿流而東至華陰縣渭口絶河流而東抵蒲州所謂入渭而亂河也自蒲州並東岸而行至滎河縣泝汾水而上至臨汾縣是謂平陽堯之所都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距黑水東據河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以冀州西界黑水水經注云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括

地志云源出伊州伊吾縣北南流絶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二說未知孰是或是年代久遠遂至湮涸無以詳焉梁州之黑水別是一川非為雍西界者也

弱水既西

道弱水自今山丹縣始西至今張掖縣西北之合黎山弱水初必壅遏而東既道之西則逆者順矣

涇屬渭汭。

涇水出今甘肅平涼縣西笄頭山、亦名崆峒山至西安府之高陵縣入渭水之隈曲曰汭盖水相入處也又水北曰汭涇至高陵而入渭又至華陰而入河此二百八十里間涇與渭相連故曰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

地理今釋漆水源出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至西安府耀州與沮水合沮水出陝西中部縣西南南流經宜君同官二縣境至耀州城南會漆水東南入富平縣名石川河又南流至臨潼縣北交口鎮入渭水良按詩自土沮漆在于邠岐之間書言沮漆在于會涇之東名同而實異詩之漆水一在今長武縣界至邠州注涇一出今麟游縣西謂之漆渠南流合杜陽岐山扶風之水以入渭其源皆在涇水之西非禹貢之漆沮也明矣二漆中必有一沮胡氏疑麟游之漆當是沮也周太王率西水滸即循北漆南沮之岸盖岐山在邠之西南相去二百餘里

灃水攸同。

灃水出今西安府鄠縣界中終南山豐谷北過長安縣漢上林苑至咸陽縣西南入渭昔文王作豐在灃水之西武王治鎬在鎬京之東相去二十五里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旅祭以告成功荆山在今朝邑縣境岐山在今岐山縣東北終南左傳作中南小雅稱南山在西安府城南惇物即太白山在今鳳翔府郿縣渭水之南去長安二百里鳥鼠山在今渭源縣西胡氏曰上言入渭者惟三水而禹之所治不止此並設于渭北舉荆岐渭南

舉終南惇物以包之、梁岐之役、渭亦既治矣、而自岐以西則未也、至是旅及于鳥鼠、則瀦源之事畢矣、此紀治水之功、意不重在祀典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秦中渭南渭北之地、原隰最多、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今甘肅鎮番縣有休屠(音除)澤、古文以為豬野澤是也、胡氏曰、原隰所該甚廣

謂公劉之隰原、亦在厎績中則可、謂禹貢之原隰專在邠地則不可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胡氏曰、三危、周瓜州、漢燉煌、唐分為瓜沙二州、今嘉峪關外廢沙州地、山有三峰、故名、既宅、謂降邱宅土也、治黑水及三危而止、兼有濬畎澮之事、故言山以包之、自豬野至黑水中隔弱水、弱水先已治、故豬野功畢即繼以黑水也、三苗、今為湖廣岳州府地、舜臣堯竄其君及民于三危、至是禹安定之、故云三苗之族大有次敘、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可田之地亦少、蓋有高山大谷以限之、非若冀之平原曠野一望皆良田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琅玕其質似玉、其形如珠、其色青翠、在水為珊瑚、在山為琅玕、今新疆于闐伊犁等處出美玉及青金翠生等石、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地理今釋、積石山在今甘肅河州北、即漢河關縣、龍門山在今西安府之韓城縣、即漢馮翊夏陽縣也、渭汭、渭水入河之處、在華陰縣今韓城縣北、龍門山南是其地也、雍之貢道

有二其西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泛渭而至渭汭與浮河之舟相會于渭水之北同泝汾水以至汾陽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三國乃西戎之大者皆篚織皮以入貢則其餘皆賓服蘊氏曰此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胡氏曰自古言崑崙者有四肅州非西戎西

海距玉門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距積石太遠皆非禹貢之崑崙吐蕃悶摩黎山以劉元鼎言計之東北距大積石不過千餘里然自唐以前未有言崑崙在羌中者西域之崑崙釋氏謂之阿耨達山水經注云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則浮河亦不難也兩說未知孰是地理今釋析支今西番在河州西漢時西羌別種黨項所居渠搜即隋書之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

導汧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

三山皆在雍州汧吳岳也在今鳳翔府隴州爾雅職方謂之嶽山岐山在今岐山縣荊山在今朝邑縣即夏后鑄鼎處山之麓直抵河壖禹從此渡河矣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三山在冀州壺口在今山西吉州河水傾注

其中形似壺然與西岸韓城縣之龍門山兩相對峙體分而勢合東必得西而始成其為口西必得東而始成其為門壺口之治即龍門之治故冀州與導山言壺口而不言龍門也雷首在今蒲州南一名首陽山迤邐而東直接太行盡于垣曲王屋在焉禹至此顧不東行而北抵太岳蓋以帝都為急也太岳即霍山古之中岳也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

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厎柱在今河南陝州東四十里、河中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岸而立、是謂三門、盖山在水中、不與其岸相連、析城山、在今山西澤州之陽城縣、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上有黑龍洞、洞前有太乙池、即濟水發源處也

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太行山在濟源縣、以沁水為界、西為王屋、東為太行、太行自河南懷慶府入山西澤州、迤而東北跨潞安府平定沁遼三州、以及河南之輝縣武安、直隸之井陘、獲鹿界中、延袤千餘里、為河北脊、以接恆岳、恆岳北臨岱、南俯趙、在今真定府阜平縣東北七十里、胡氏曰、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亦有恆山、距古恆岳約三百餘里、雖或峰巒相接、未可强合為一

本朝順治七年、改祠北岳于渾源、又曰、碣特立之貌、東海有碣石山、據文穎酈道元所說、當在直隸永平府昌黎縣東南、今其地無此石、入海、禹自入海以觀形勢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西傾、在今甘肅洮州西番界、洮水白水出焉白水、即梁州之桓水、西傾之戎貢道所由、故

往視之、朱圉在今鞏昌府伏羌縣西南六十里、渭水經其縣北、胡氏曰、鳥鼠在洮水之東、禹自西傾循洮水以至鳥鼠、最為徑便、今乃先祗朱圉、復西行至鳥鼠、然後東南行至于太華、殊覺無謂、竊疑古經元作鳥鼠朱圉、自秦禁學口說流行、遂紊其序耳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胡氏曰、熊耳山自今商州以至盧氏、亘二百

餘里、洛水出商州、伊水出盧氏外方嵩山也、
在今河南開封府登封縣伊水所經桐柏山、
在今南陽府桐柏縣淮水所出陪尾在今山
東泗水縣、泗水所出、胡氏曰、禹自桐柏東北
行、至陪尾、盖由今歸德府界、出曹單之間、陶
邱正在其地、河南復出之濟、亦在禹經營中
矣、

導嶓冢、至于荊山。

嶓冢山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漾水所出、荊
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漢水所經、潼水
所出、

內方、至于大別。

內方、即章山、在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南即
古竟陵、大別在今漢陽府東北、前枕蜀江北
帶漢水、為漢入江之處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蜀以西、近江源者、皆為岷山、今在四川松潘
衛、衡山南岳、在今湖南衡山縣、胡氏曰、岷山
之陽、當從灌縣之青城山、始循江以至于巫
山、不出三峽、而並夷水以東、且南逾澧沅以
至于衡山、觀九江之上流、及衡而止、不過山
南、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胡氏曰、九江、即洞庭、敷淺原、當在廬山東南

之麓、平敞之原、瀕于彭蠡澤者、廬山在今德
化星子二縣之境、最為高大、禹不以其山表
識、而顧紀敷淺原者、以所導之盡處為言、至
于二字、所包者廣、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胡氏曰、導循行之謂、與導菏澤之導異、禹治
水、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往視之、及九州功畢
其水之大而切于利害者、有九禹舟行從源

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非疏瀹決排之謂
先儒皆以導為治夫治河先積石治江先岷
山有是理乎弱水出今山丹縣窮石西逕合
黎山與張掖河合又西逕髙臺肅州北出合
黎山峽口出口後東北行千二百餘里入居
延海此正流也時遇衍溢則餘波自肅州以
西分泄于流沙蓋滲入沙中無跡可尋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胡氏曰黑水三危見雍州梁之黑水別是一
川非界雍之西者屈原天問曰黑水玄趾三
危安在蓋自戰國時已屬渺茫無從目驗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地理今釋積石山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
水經註謂之唐述山其西五十里有積石關
唐置積石軍于此即漢之河關縣禹施功之
始即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良按河自
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禹功所不加故
總括一語而其方向不一難以屬詞故不言
也惟龍門為禹所開鑿厥功最鉅故特紀之

南至于華陰。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折而東行今為華陰
縣對岸則蒲州府也龍門之下南接梁山即
呂梁也禹所鑿處不言者統于龍門耳華陰
為河渭交會之處東折之始必有施功故及

之

東至于厎柱。

厎柱在今陝州黄河中河水分流包山而過
山見水中若柱水經注昔禹治洪水山陵當
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三穿既决水流疏
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

又東至于孟津。

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武王所渡亦名盟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在今鞏縣大伾山在今濬縣即漢黎陽縣也有宿胥口河至此東行漯川者十之一二折而北行者十之八九史記云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西山即黎陽西山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薄大山者也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降水即濁漳出潞安長子縣西發鳩山逕河南涉縣清漳水注之至直隸肥鄉曲周縣界橫流而入河所謂衡漳也又二百里至鉅鹿縣大陸澤在焉
又北播為九河。
九河見兗州河之經流為徒駭其支流有八

顧景范曰河自鞏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逸勢所不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分此在洚洞之際最為當機而扼要也
同為逆河入于海。
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言相向迎受也初學記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胡氏曰經所謂

海乃東海在碣石之東而說者以為渤海由不知渤海故逆河後為海所漸耳又曰九河之所以入海而無壅者賴逆河之復合為一也逆河既漸于海則八枝之亡無日矣海水二潮過河水不得出者每日有八時況黃河一石水而六斗泥海之所入者沙河之所出者亦沙也以沙遇沙如膠之投漆惟受以廣

二百里之逆河、踴躍翻騰而入海、而又有碣石以當其衝、則潮汐不能踰而西、內沙不停、外沙不入、此禹河所以千載無患也。自逆河變為渤海、而潮汐直抵九河之口、九河勢分力弱、不足以攻沙、外沙日至、內沙不出、徒駭猶能相敵、八枝立就湮廢矣、漢人不知此義、而惟以九河為急、縱令穿為四五、亦不旋踵而淤耳。蓋逆河既淪、則河不宜分而宜合、合則行疾而湍悍、力能衝刷泥沙、故周定王時上流雖徙、而章武入海之道自若、宋北流入海之道、惟一獨流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趨海之勢甚迅、其明效也、又曰、自禹告成之年、下逮東周齊桓公之世、九河亡其八枝、復數十歲、為定王五年、當魯宣公之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六十餘歲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嶓冢山、在今陝西沔縣西南、接寧羌州界、泉始出山為漾、沔水一名沮水、出沮縣狼谷山、東南流至沔縣沮口入漢、同為漢水之源、故漾至此為沔、至漢中府南鄭縣為漢、水

又東為滄浪之水。

漢水至楚地名為滄浪之水、今襄陽府之均州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澨水邊埤增之土、即大坊也、其地必有名川來入漢、患其衝決、大為之防、胡氏謂當在淯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即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皆襄陽縣地、即水經所謂在郎縣之北也、大別山在漢陽縣漢之西岸、為漢水入江之處、謂之夏汭、沔口、亦曰漢口

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朱子曰、彭蠡之為澤、實在大江之南、以地勢

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瀦以為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黄氏潤玉曰叙江漢皆言東者主岷嶓俱西而言非指曲折所向為文也吴氏曰漢既入江與江混為一水而又曰東為北江入于海有似别為一水然何也盖漢水源流遠大可亞于江與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盖曰江固為江漢亦為江也曰入海著其

為瀆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江水出今四川松潘衛徼外岷山至灌縣沱水出焉至瀘州沱水仍入江此梁州之沱今郫江是也江水又至奉節縣夷水出焉夷水不經三峽至宜都縣仍入大江此荆州之沱今首受江水之道皆湮塞惟受施州衛水耳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澧水出今湖北岳州府永定縣至安鄉合涔水故稱涔澧大江水自宜都縣合夷水東經枝江枝廻洲分為南北二江南江自江陵縣東南流注于涔澧同入洞庭洞庭為九江所滙東陵即巴陵今岳州府也曰至曰過皆主南江而言盖禹時南江流盛為經北江為枝迨後陵谷變遷今之北江獨專其澎湃而南江僅為衣帶細流然會澧故道猶可考也屈

原九歌云望涔陽兮極浦横大江兮揚靈盖涔陽在涔水之北大江又在涔陽之北則戰國時固以北江為正流而南江為涔水矣年代久遠世鮮有知者地志水經所言宜乎與禹貢不合也

東迤北會于滙

漢自大别以至彭蠡大勢皆東江自東陵以至彭蠡則東且迤北矣滙即上漢水所會若

故東匯澤爲彭蠡者漢也而江水亦至其處與漢交會蓋漢與江勢均力敵共爲一瀆雖入江後被以江之名而仍不沒其漢之實故曰會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江水至無爲州巢湖水注之又逕蕪湖蕪湖水注之又逕上元滁水注之至太倉之海門鄉入海良按漢源居北江源居中彭蠡以東之水源在南言中北則南可知故云三江蓋言某水爲南江者非一水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

泉源爲沇流去爲濟沇水出今懷慶府濟源縣西王屋山東至温縣西北爲濟水至武陟縣入河胡氏曰濟水後由温縣入河南直鞏縣今其故道又盡陻河中惟從枝津之合溴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南直孟津其流益短矣

由大禹而來濟水入河之道凡再變

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

吳氏曰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南溢爲滎澤再出于陶丘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出者言在平地自下而涌非有上流滎澤後既塡塞陶丘亦無竇濟瀆故道不可復尋矣爾雅再成爲陶丘再成其形再重也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有陶丘菏澤亦在定陶接界處菏澤縣東南三十里禹時濟水伏流涌自陶丘之北而東注于菏澤無上源也自菏澤一枝東南流至魚臺入泗者曰菏水其經流自菏澤東北絕鉅野至琅槐入海者爲濟瀆蓋菏自有源濟貫其中以成澤而南流者爲菏北流者爲濟耳

又東北會于汶。

濟水至東平州安山閘汶水注之汶水發源

萊蕪縣

又北東入于海。

今青州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禹時濟水入海處也

導淮自桐柏。

桐柏山在今河南桐柏縣水經云出胎簪山蓋桐柏之旁小山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沂出蒙陰之沂山至邳州入泗泗出泗水之陪尾至清河縣之清口入淮此言會者以泗沂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安府安東縣西金氏曰淮出桐柏初甚湧復潛流三十里然後東馳亦尚淺其深處為十四潭至并汝潁始大汝潁禹時不費治導故不書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自元時河奪汴泗以入淮而兩瀆并為一瀆清口以東淮悉成河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

鳥鼠共為雌雄同穴居此其鳥為鵌其鼠為鼵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

渭水自渭源縣至咸陽灃水注之渭水又東逕高陵縣南涇水注之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至華陰縣北漆沮之水入焉又東入于

河是曰渭口

導洛自熊耳。

熊耳山在今商州洛水所出

東北會于澗瀍。

洛水至洛陽縣逕河南故城澗水西來瀍水東來注之周公所謂澗水東瀍水西者也即周之王城

又東會于伊。

伊水見豫州、洛水又東至洛陽故城南、即周之下都、距今洛陽縣二十里、伊水從偃師西来注之、

又東北入于河。

洛水至鞏縣之洛口入河、

九州攸同

同、謂九州之內、無一處有未治者、

四隩既宅。

水内曰隩、皆可奠居、

九山刊旅。

刊者、去翳鬱、驅猛獸也、旅者、定祭秩、立表鎮也、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

九川滌源。

金氏曰、此濬畎澮距川、則田里無水潦壅塞之患、胡氏曰、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禹作司空時事也、孔子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禹攝帝位後事也、夫既決川距海矣、而必繼之以濬畎澮、亦既萬邦作乂矣、而必盡力乎溝洫、禹終身日孜孜于此者、人皆知其為治田之良法、而不知其為治水之終事。江淮河漢之水。歷千餘年而不變者、恃有此道也。

九澤既陂。

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

四海會同。

張氏曰、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民往来無阻、而蠻夷戎狄皆會同于京師矣、四海以地言、會同以人言、非指水也、若以水言、則禹貢諸水皆入東海、惟黑水入南海、其歸西海北海者、又何水耶、

六府孔修。

金氏曰、府、官府、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之府也、

胡氏曰五行之官及田正自少皞氏已有之則堯時亦有此六官可知也禹當兼水土之官益當兼水火之官稷為田正但未知金正屬何人耳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蔡氏曰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

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則等則也三壤上中下三等之地立為九等科則以為貢賦之差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于四夷者而賦止及于諸夏也

錫土姓

金氏曰水土既平田制既定于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賞其功勞錫姓者輯其分族也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謂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曰台曰朕皆禹自言此二句氣脉聯貫直至聲教訖于四海而止皆鋪成五服外薄四海

之事

五百里甸服

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

禾藁全曰總禾穗曰銍胡氏曰諸侯以什一之法取民謂之賦出其所賦什之一市土物以上貢天子則謂之貢天子所賦惟畿內故

賦法獨于畿內言之而其餘亦可以例推也
三百里納秸服
秸藁也去穗送藁輕于送穗盡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皆比三百里轉輸王都服輸將之事薄其賦而重其役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有穀曰粟無曰米
五百里侯服

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
百里采
采察采也天子大夫之食邑周六鄉外為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為大夫之采地小都為卿之采地大都為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而此在甸服外者意平陽蒲坂之間可耕之地少故不在于畿內歟
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林氏曰輸賦税則近者重而遠者輕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于其間而疆理天下之制盡于此矣朱子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凡百里者三
五百里綏服
綏安中外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不必盡行朝廷文德第付諸賢者使揆

度其所可行而教之奮武衛以其接近要荒不可不以兵威懾服夷蠻也
五百里要服
要約束也雜于夷以文教約束之而已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蔡放也放罪人于此
五百里荒服

荒又簡略公羊王者不治夷狄來者勿拒去者勿追班超曰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服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蠻慢也禮儀簡慢夷性近人蠻性遠人蔡流謂要荒之邊鄙為流放罪人之地非謂二百里者非蠻夷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

禹以方五千里之地制為五服而其外尚有餘地則東漸滄海西被燉煌北橫大漠南距五嶺為九州之大界其外則四海也禹貢言面每服每面五百里乃千里也五服則五千矣周官言方每服方五百里則每面二百五十里九服兩面相距通為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為五千五百里增于禹者五百里之藩服耳然禹九州之外咸建五長即成周之藩服非地有贏縮也

聲教訖于四海

四海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在九州之外者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王氏曰錫與師錫帝九江納錫大龜同義胡氏曰此二句乃史詞玄圭或以為錫堯或以為錫舜時堯老舜攝蓋上之于舜舜歸之于堯理或然也

端溪書院鏤板

禹貢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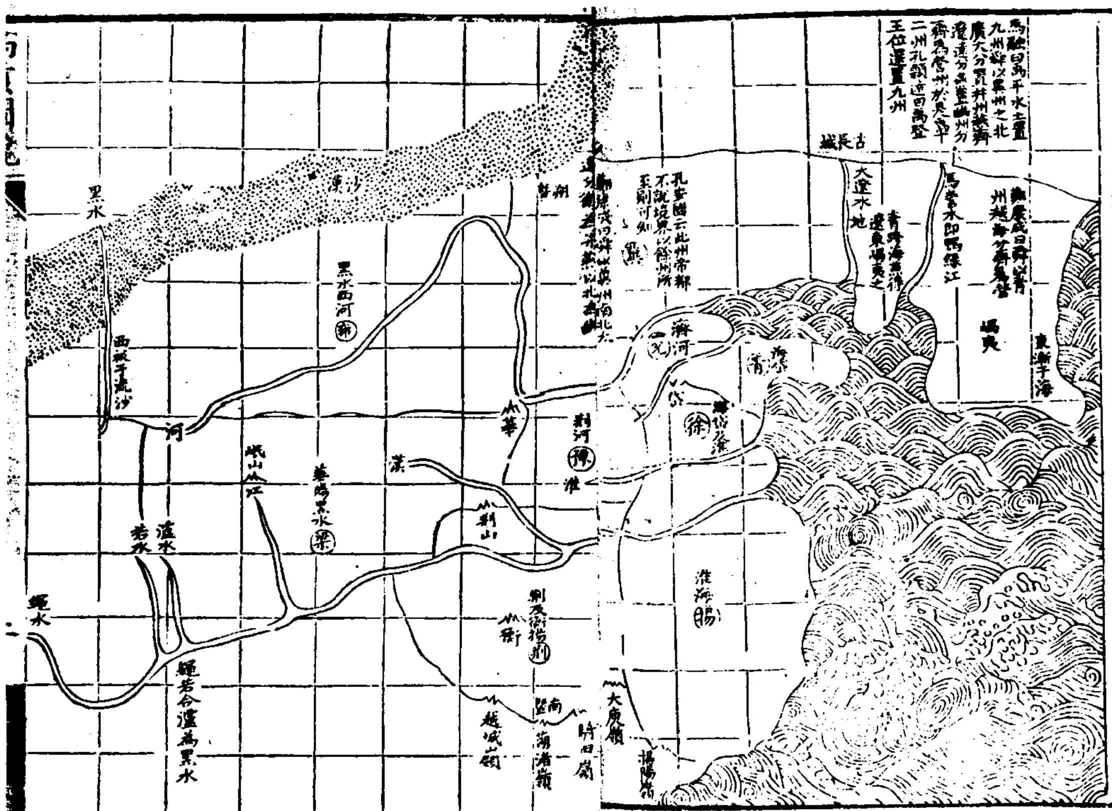
翻刻千里必究

材所以較勝于今者[illegible]身通非徒
右史所不能詳者左圖繪之故一覽易
明也禹貢古自有圖至晉已亡司空裴秀自製
十八篇奏之宋程大昌又自繪三十有一而各
為之說頗其書皆不傳余既輯禹貢註乃繪錐
指原圖摘系其說於各圖之後以便稽考間附
按語以疏通之非敢竄易成書止以標其要指
耳馬俊良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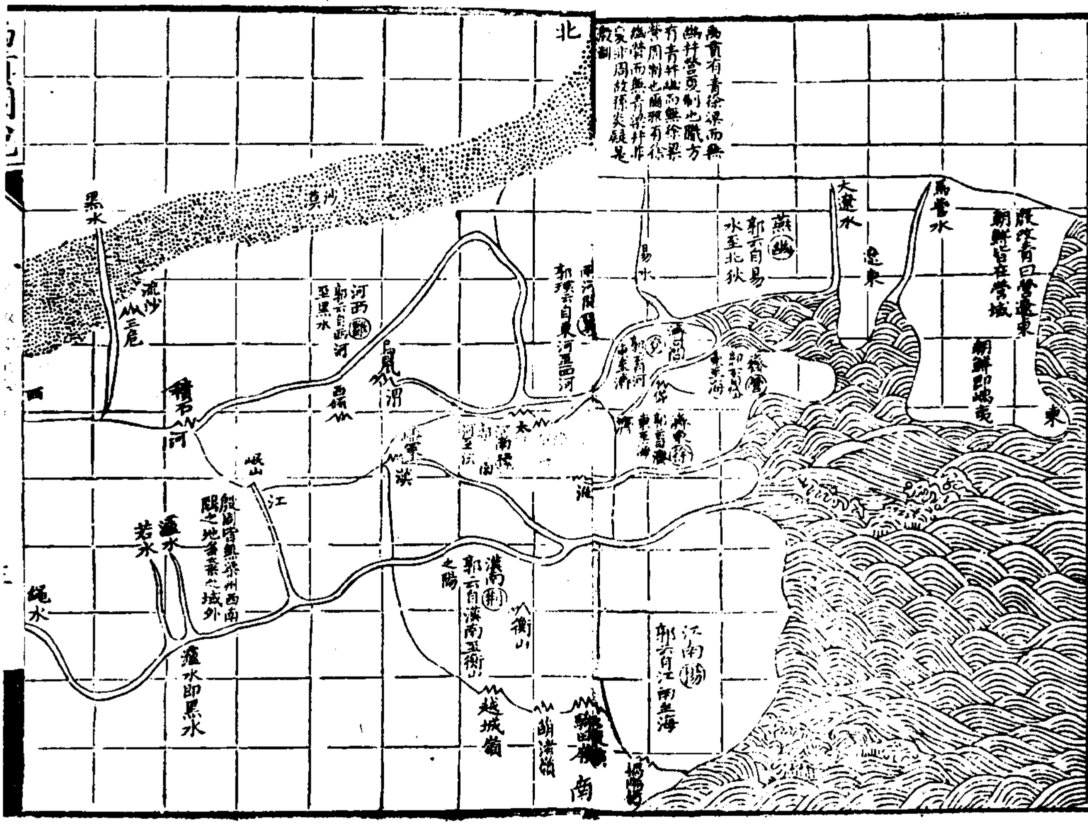
說續刻

九州分域圖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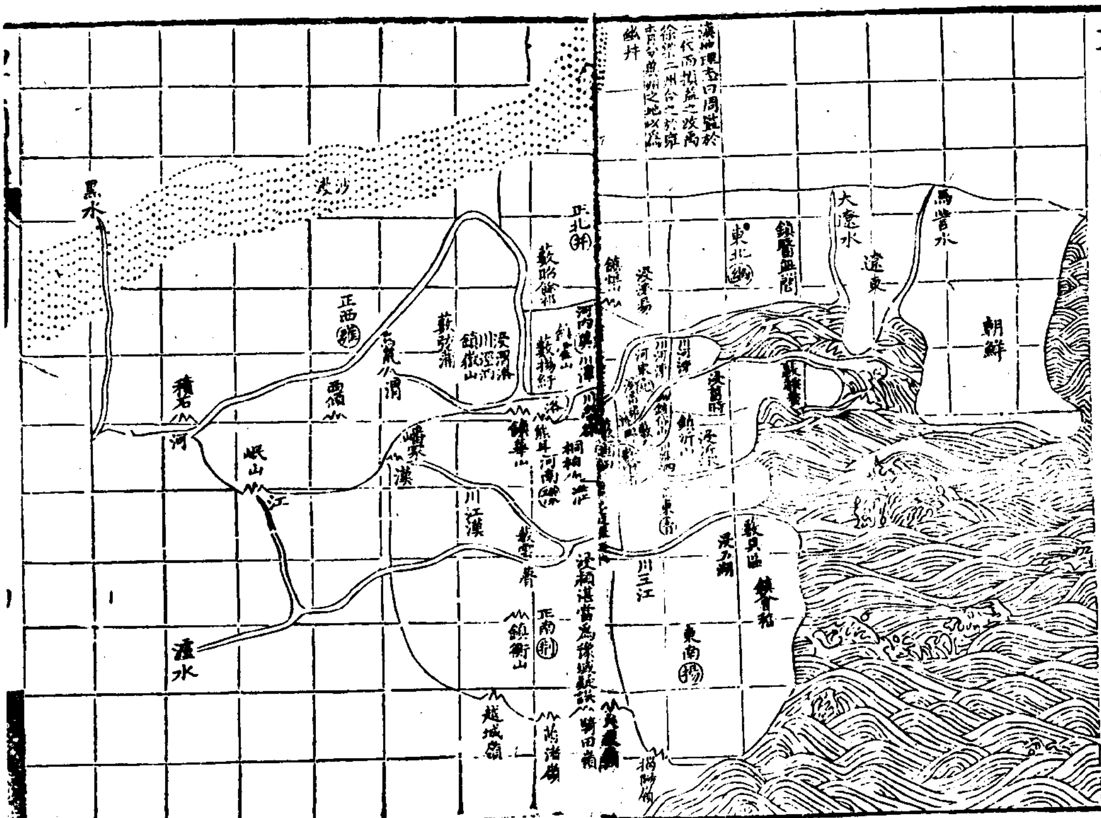
每方七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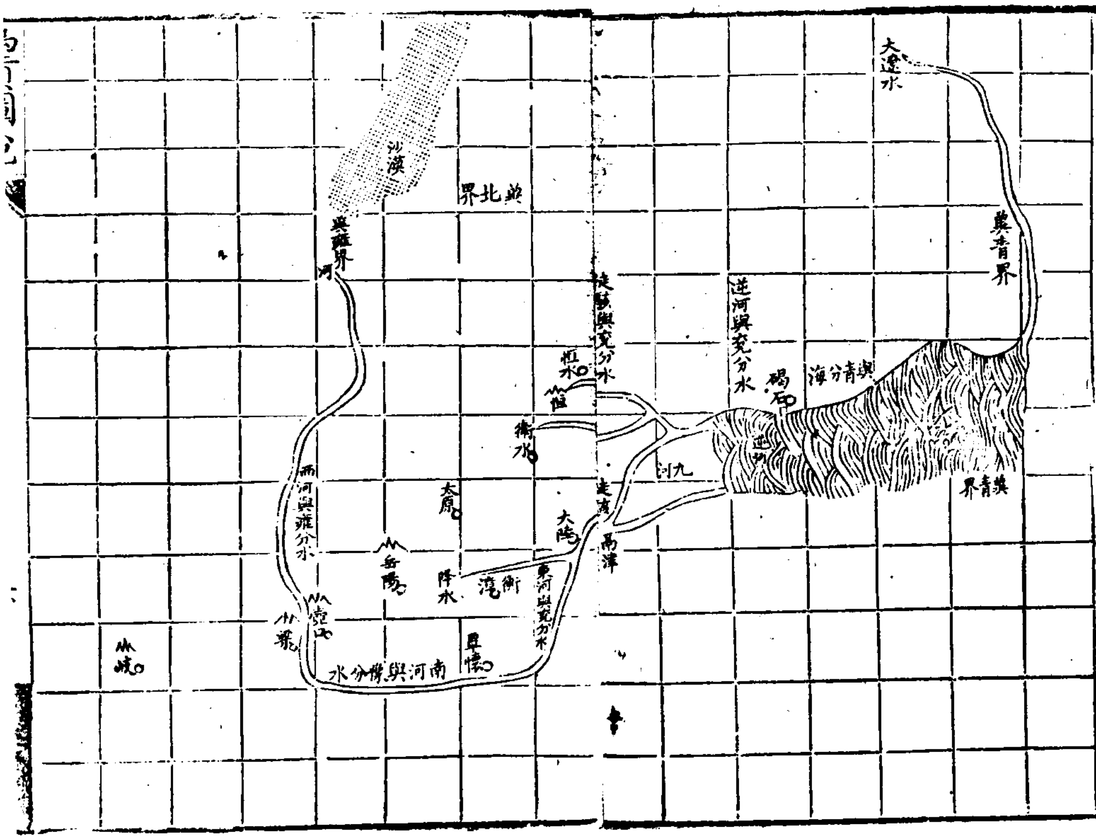


爾雅九州圖第二 附 每方七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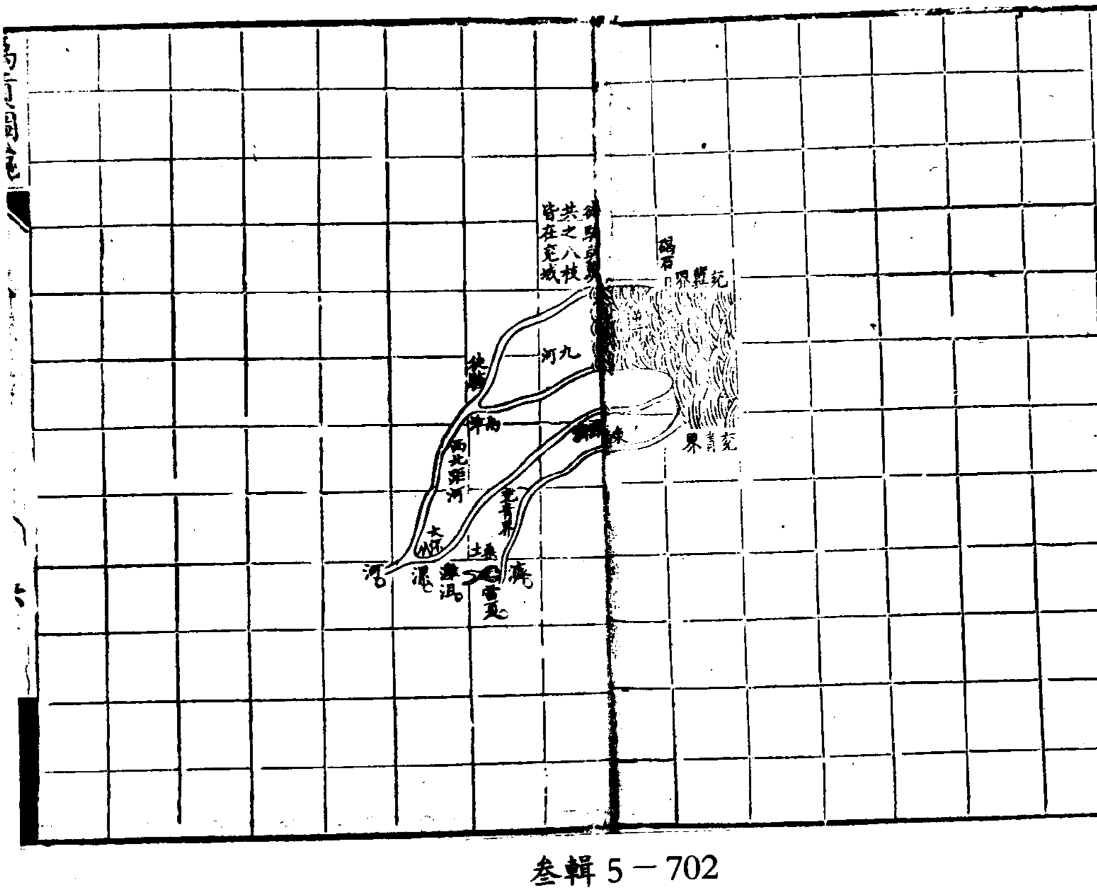


職方九州圖第三 附 每方七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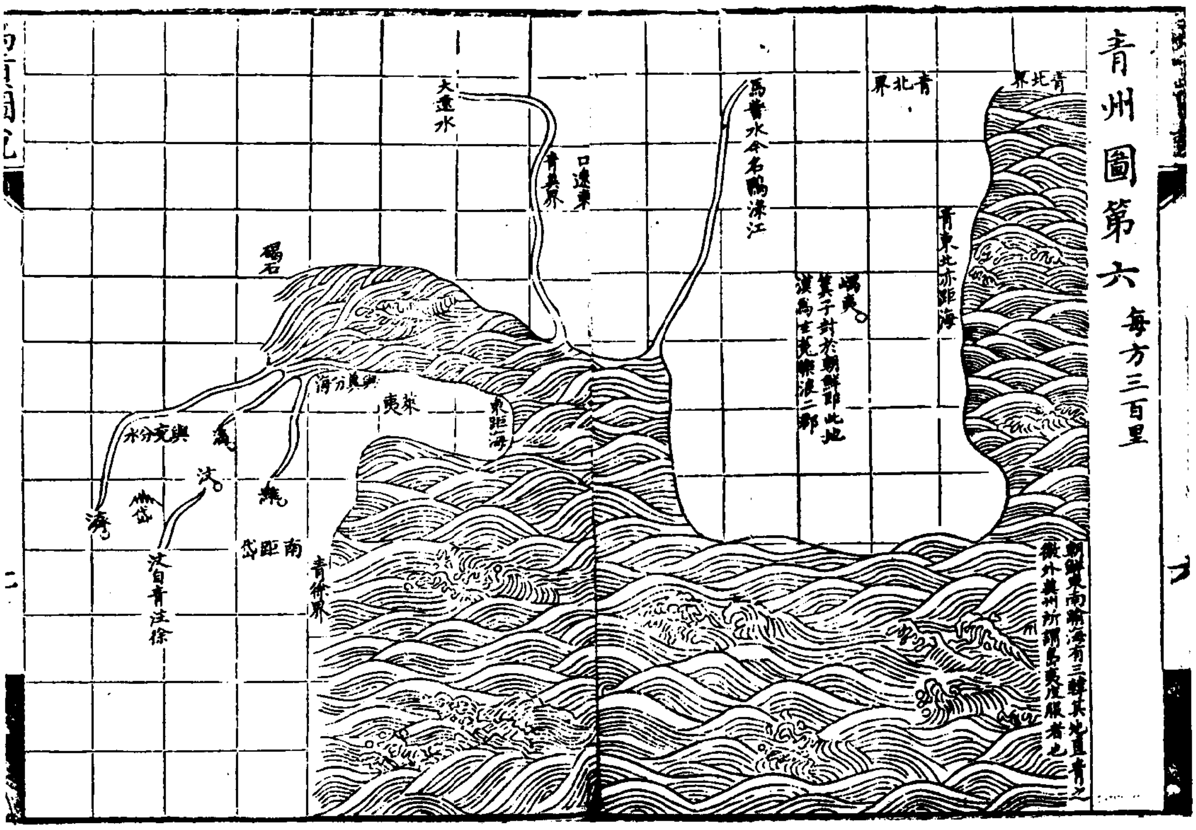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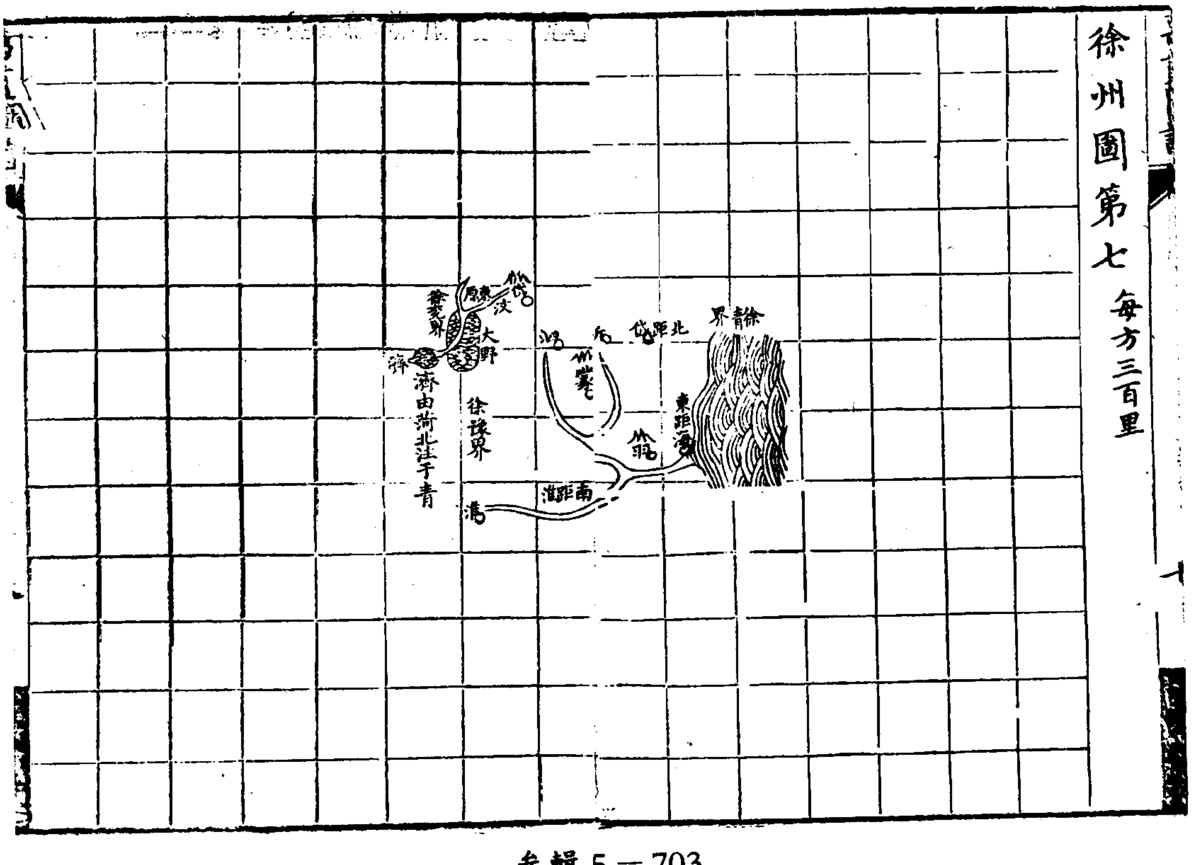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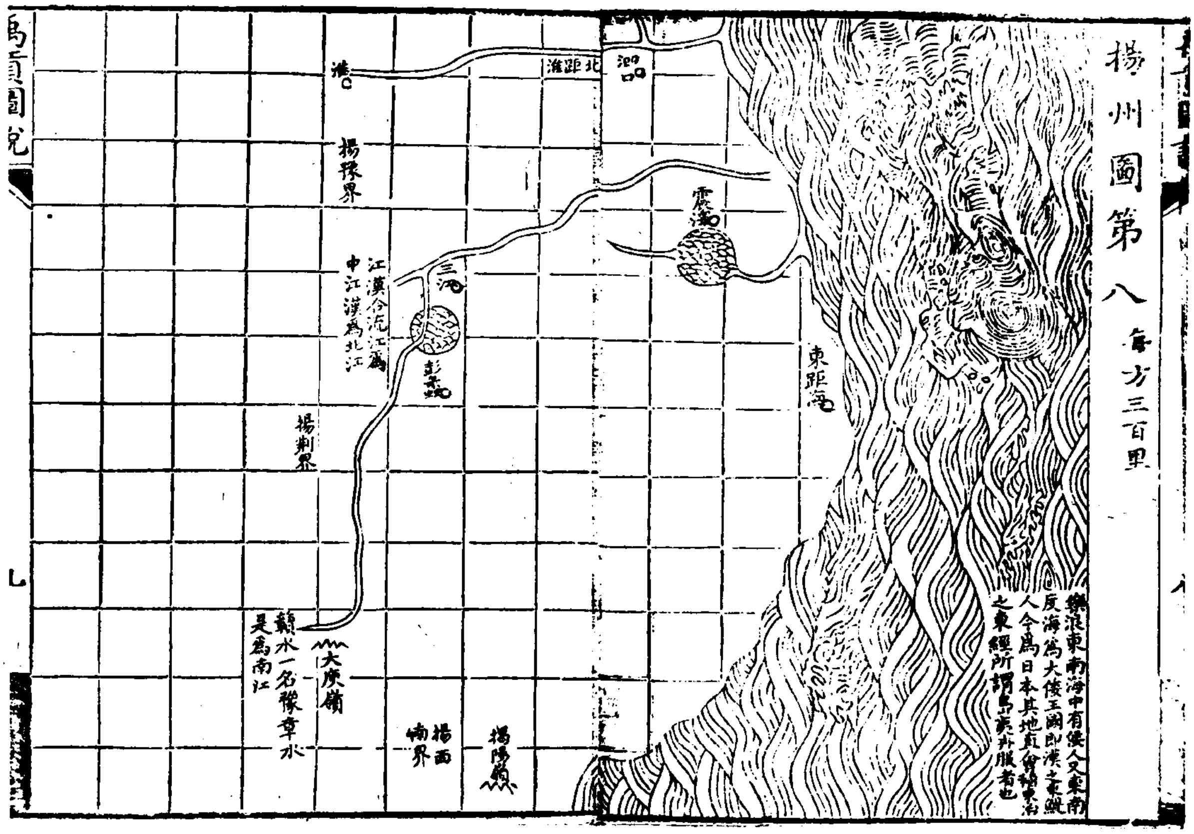
冀州圖第四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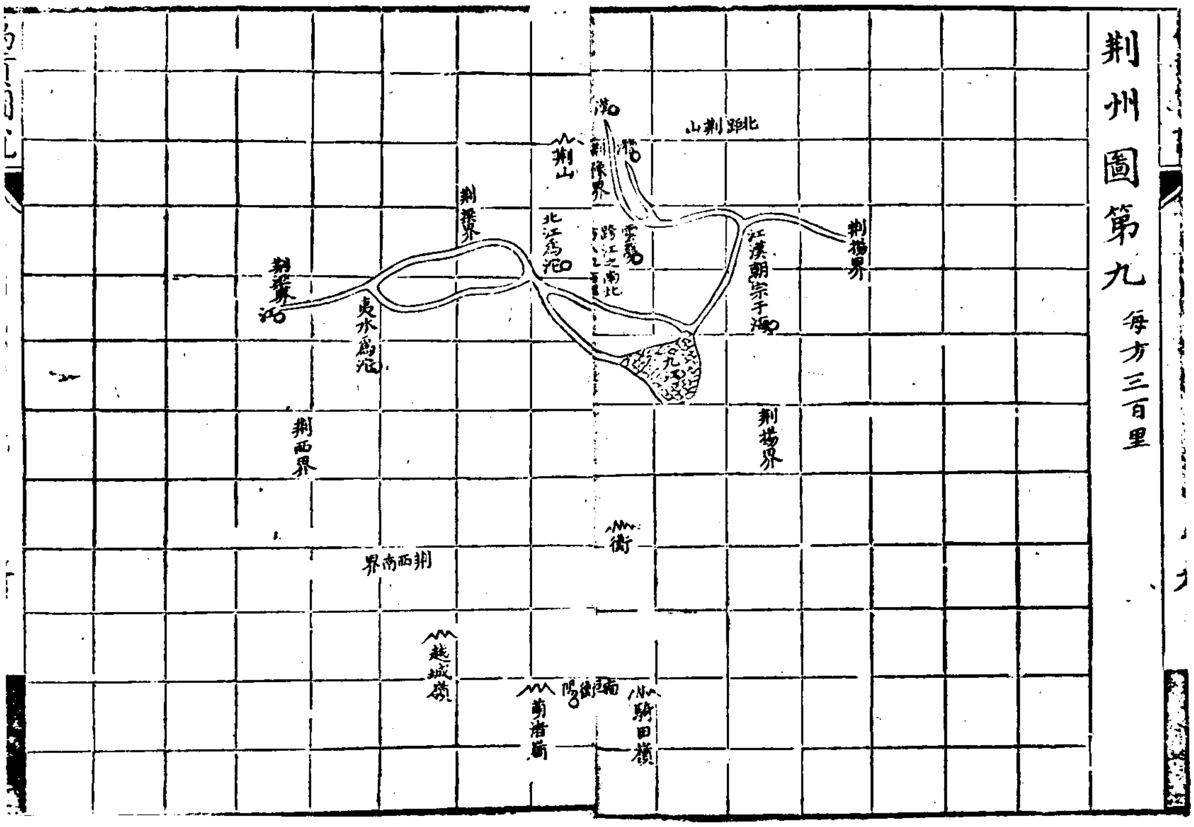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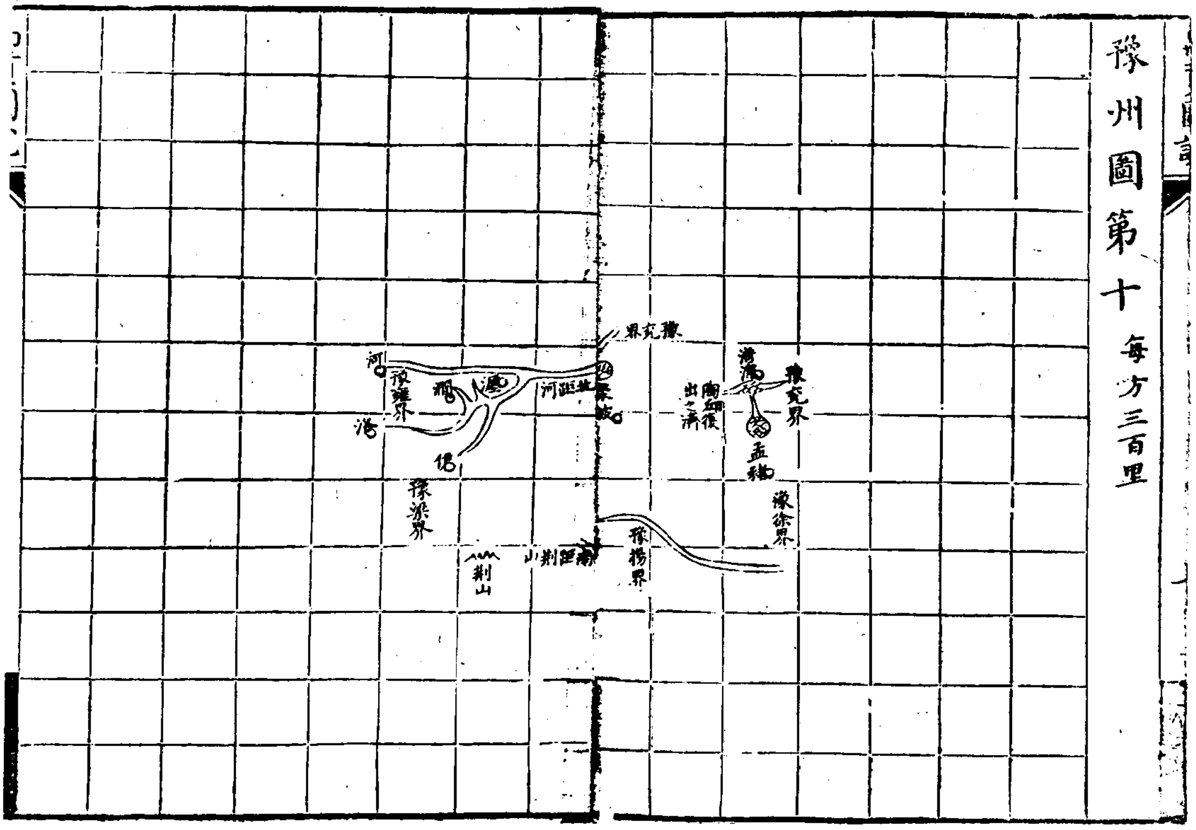
兖州圖第五 每方三百里


青州圖第六
每方三百里
青北界
青北界
大遼水
遼東口
青冀界
馬訾水今名鴨淥江
碣石
嵎夷
箕子封於朝鮮即此地
漢爲玄菟樂浪二郡
青東北亦距海
萊夷
東距海
濰
汶
岱
海
南距岱
青徐界
汶自青注徐
朝鮮東南瀕海有三韓其地直青之
徼外冀州所謂島夷皮服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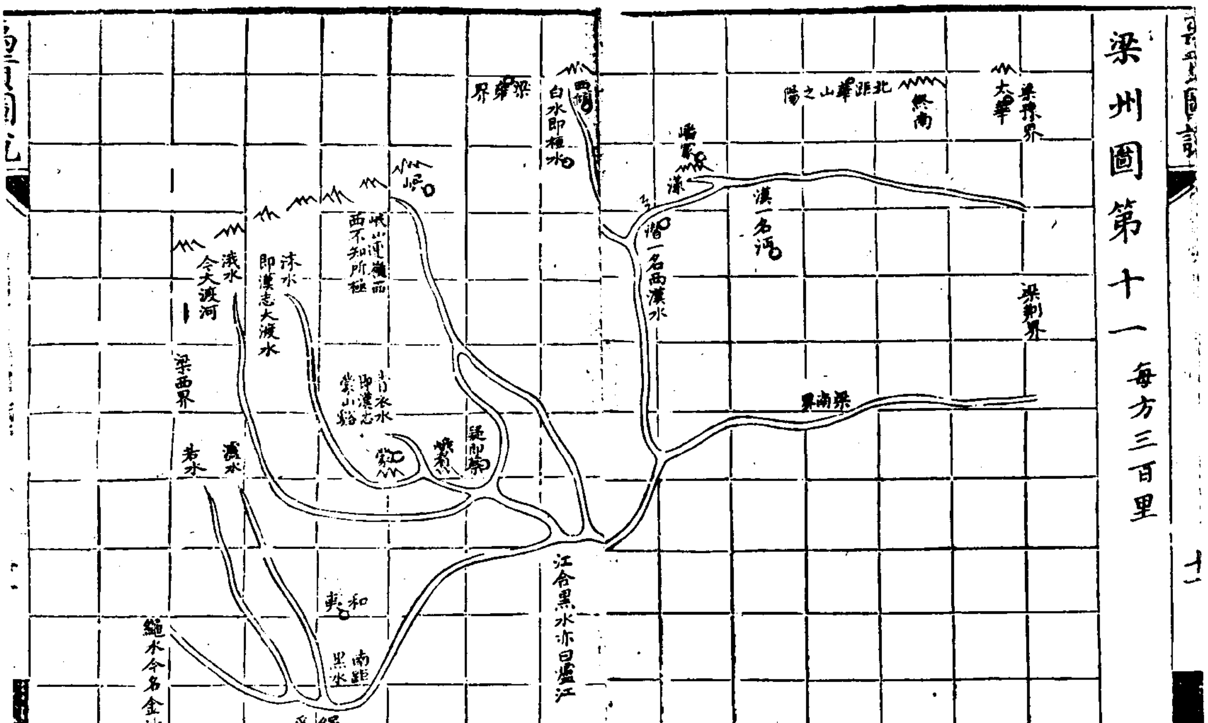

徐州圖第七
每方三百里
徐青界
北距岱
泗
沂
蒙
羽
東距海
南距淮
淮
岱
東原
汶
大野
濟
濟由菏北注于青
徐豫界


揚州圖第八
每方三百里
淮
北距淮
泗口
揚豫界
震澤
江漢合流江爲中江漢爲北江
彭蠡
東距海
揚荊界
贛水一名豫章水是爲南江
大庾嶺
揚西南界
樂浪東南海中有倭人又東南
度海爲大倭王國即漢之東鯷
人今爲日本其地直會稽東冶
之東經所謂島夷卉服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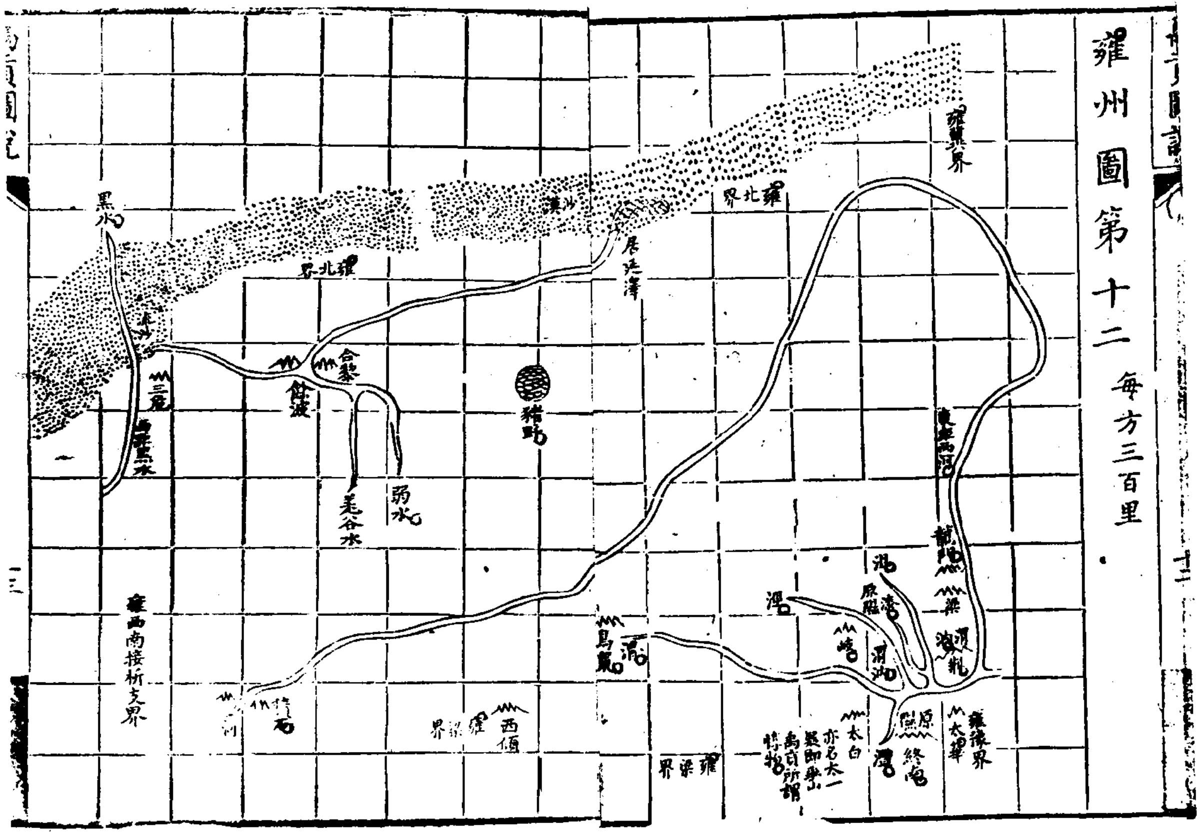

荊州圖第九
每方三百里
北距荊山
荊山
荊豫界
雲夢
北江爲沱
江漢朝宗于海
荊揚界
東水爲沱
九江
荊西界
衡
荊西南界
越城嶺
騎田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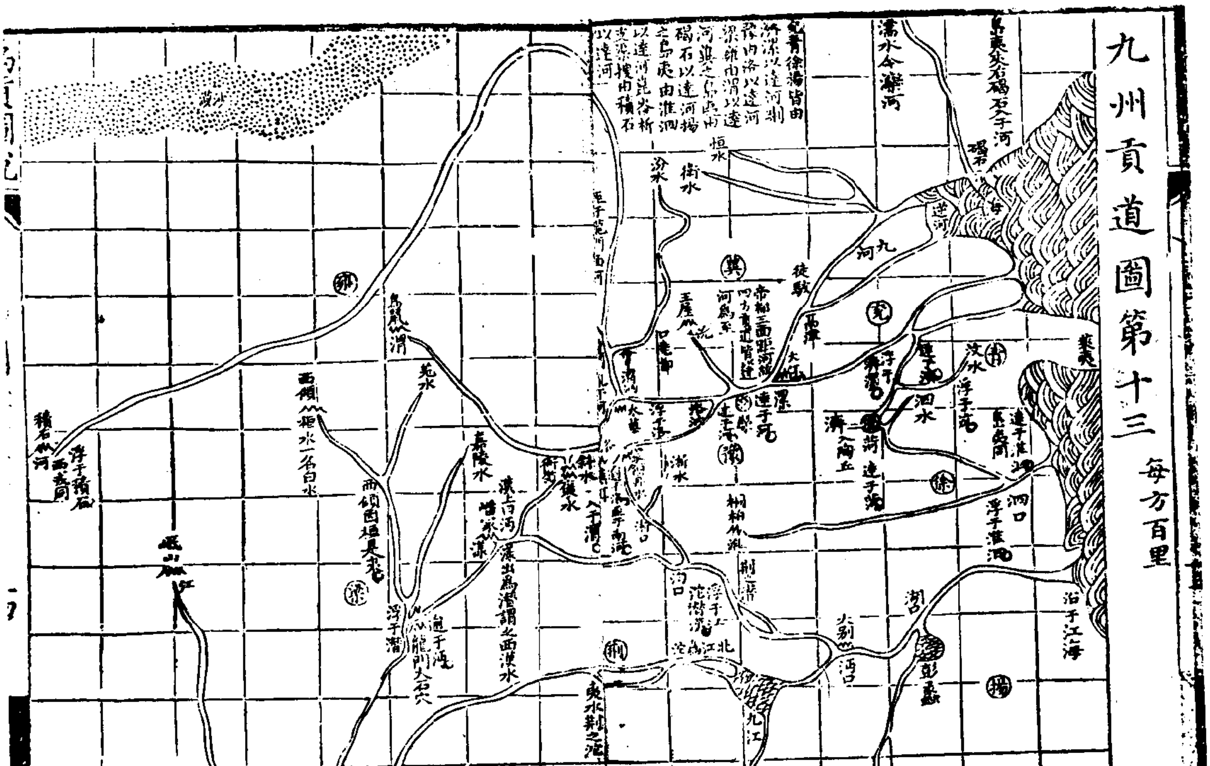


豫州圖第十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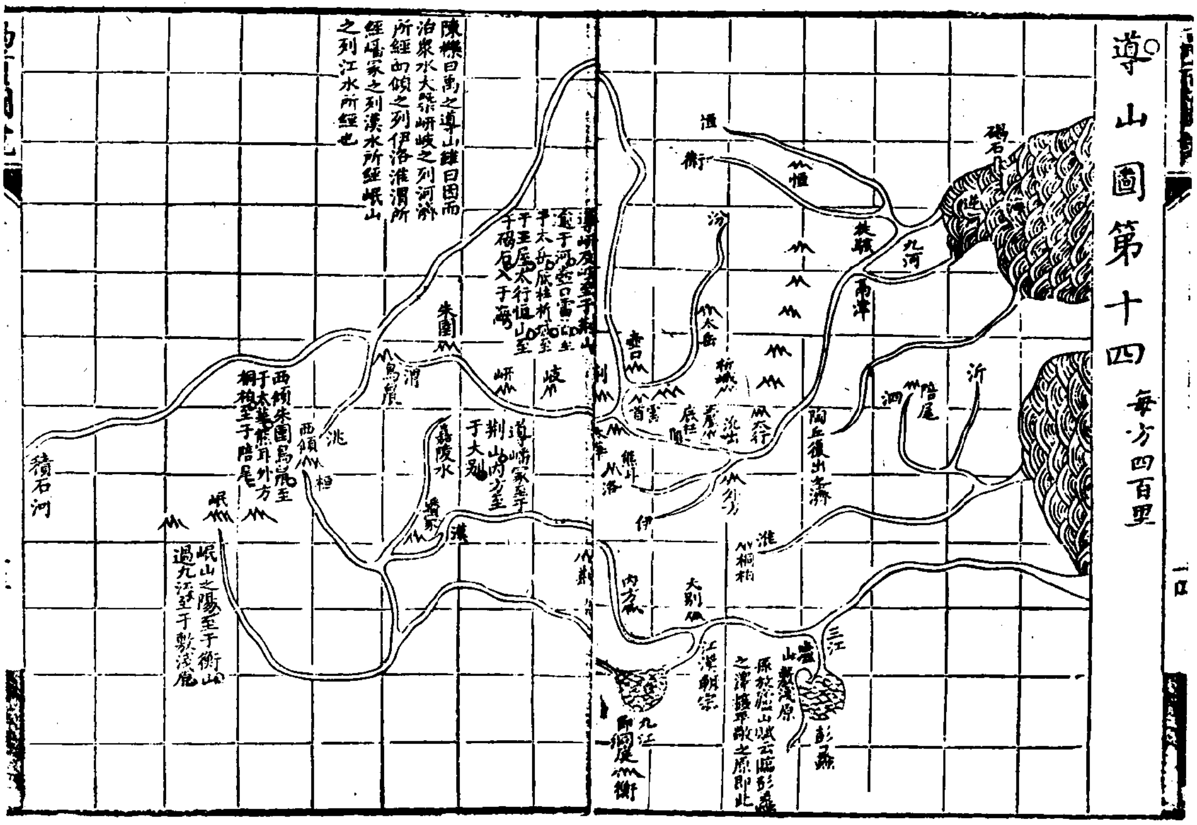


梁州圖第十一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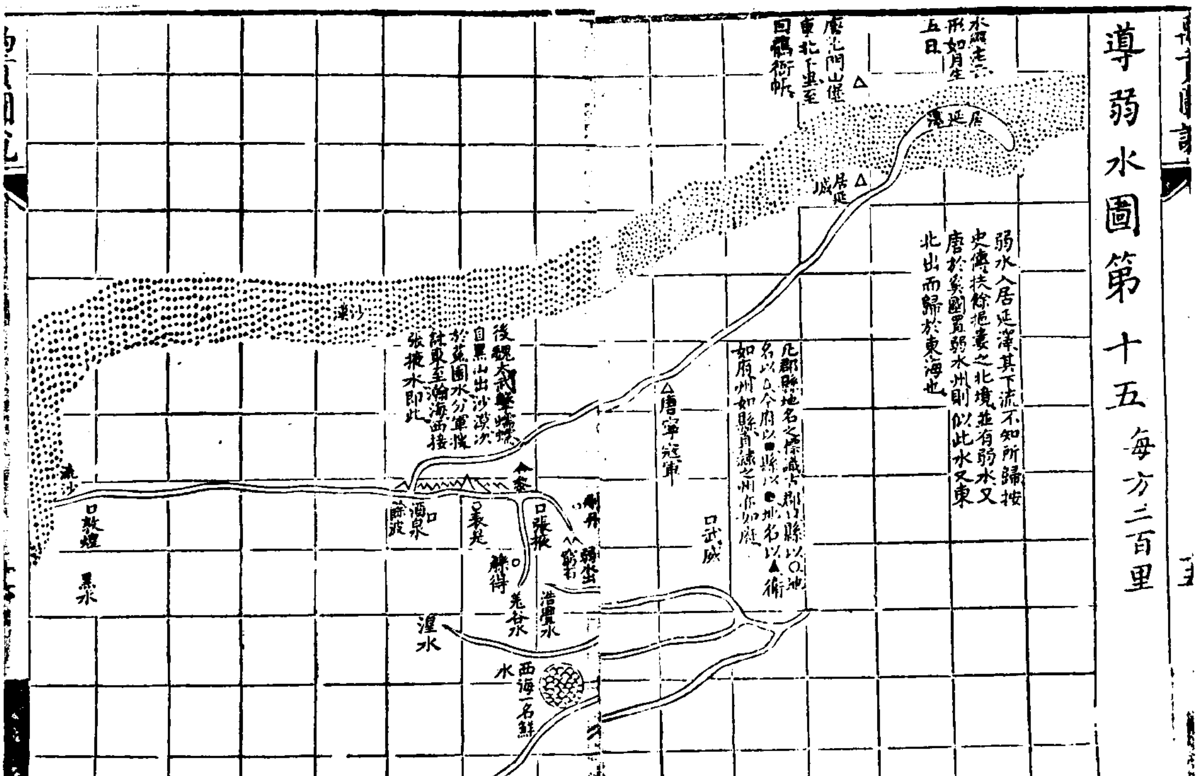

雍州圖第十二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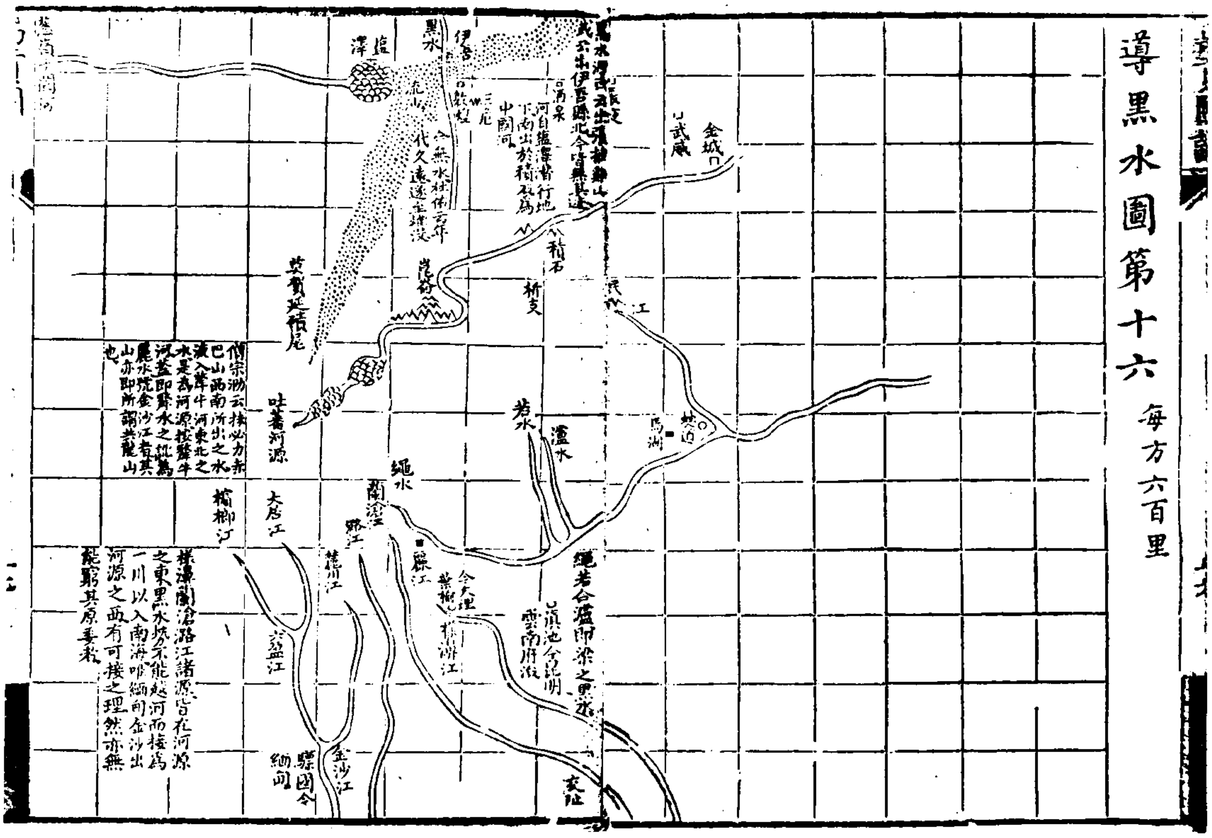

九州貢道圖第十三
每方百里

導山圖第十四 每方四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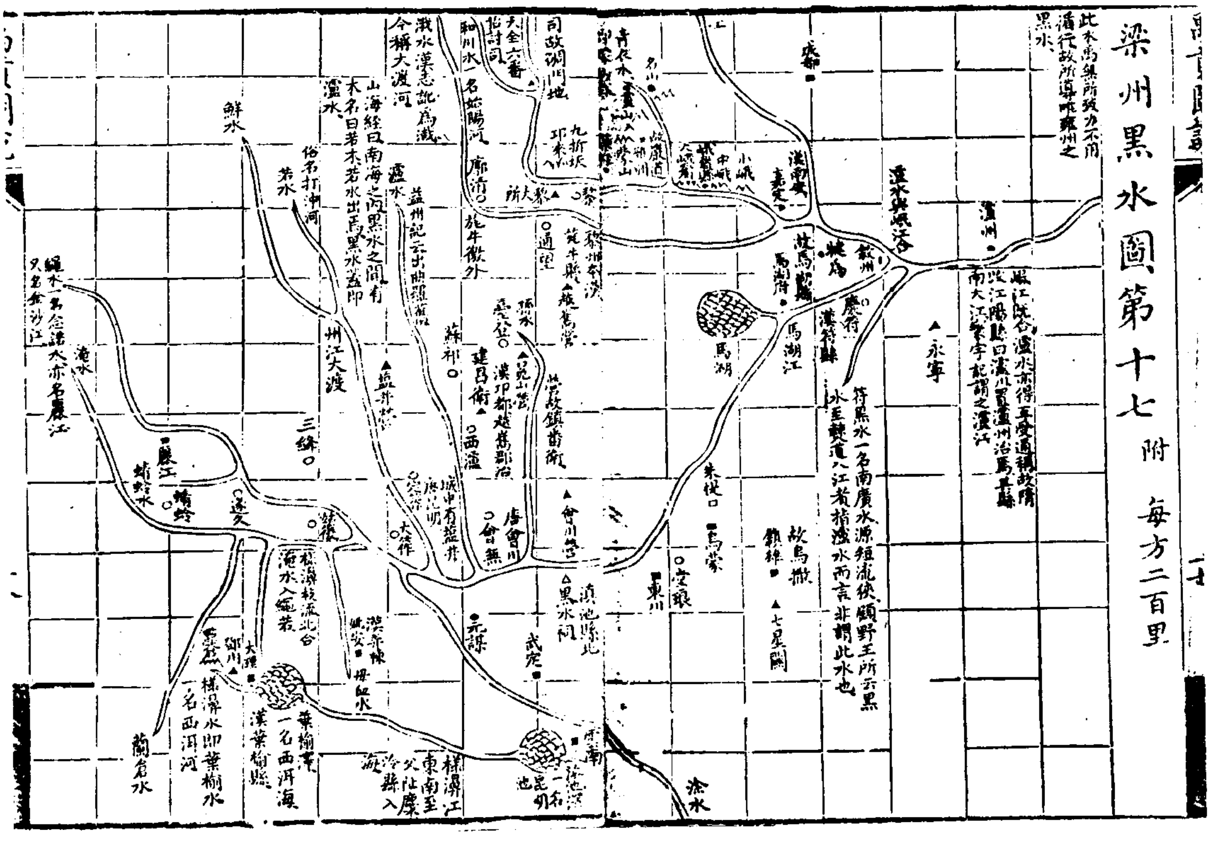


導弱水圖第十五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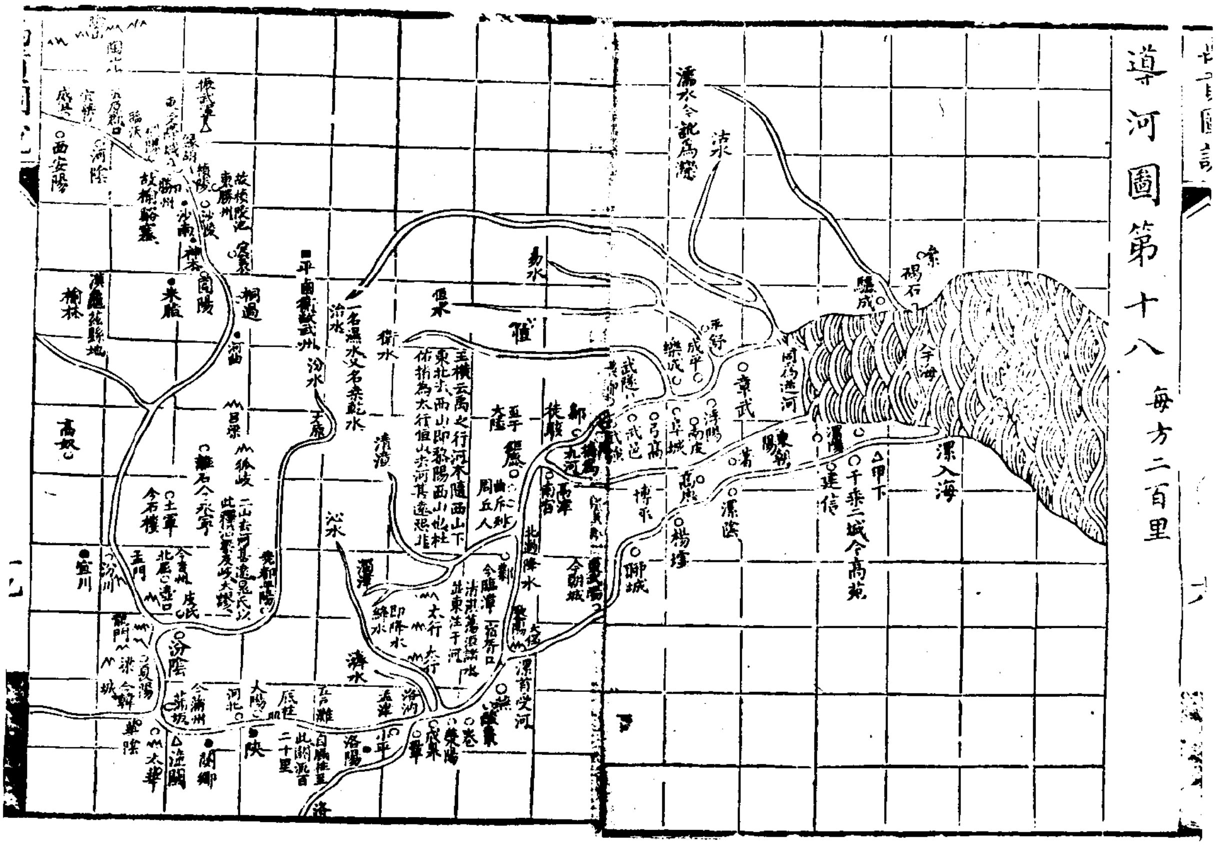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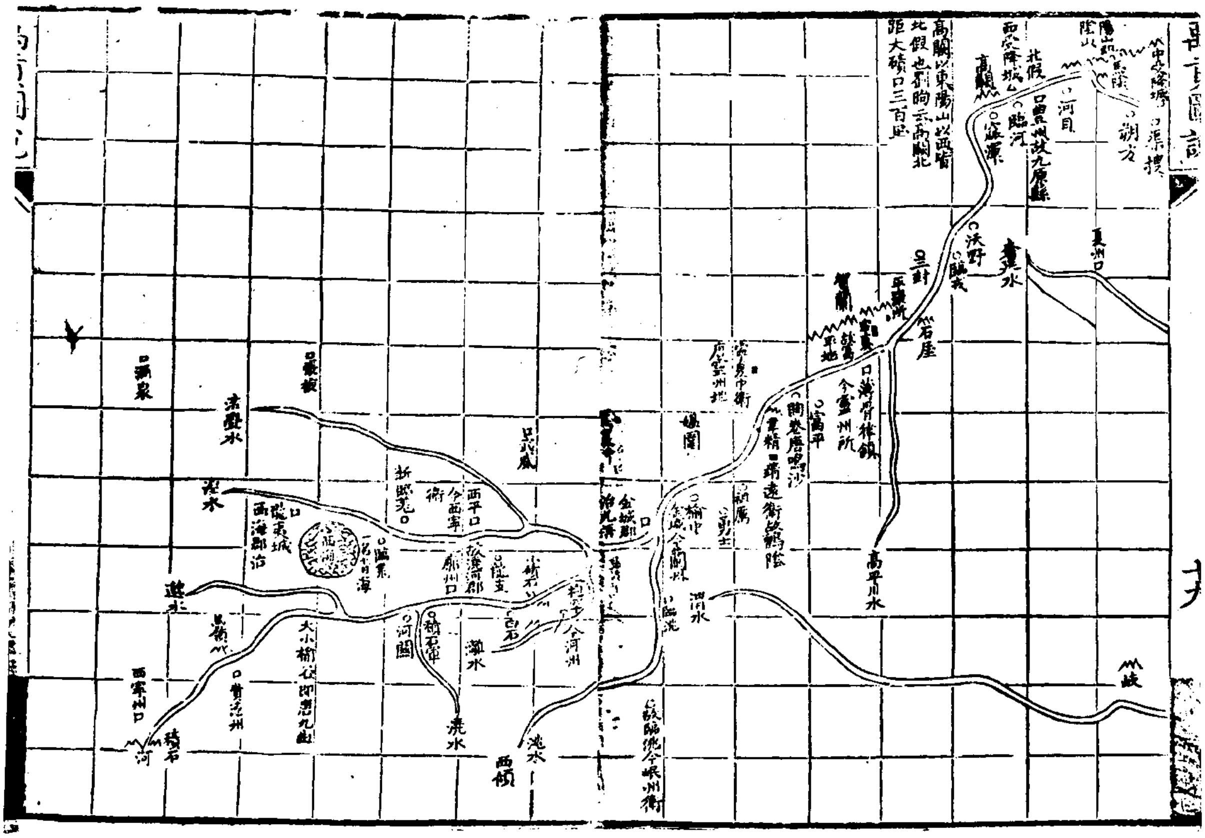


導黑水圖第十六
每方六百里
金城
武威
黑水
吐蕃河源
若水
瀘水
繩水
滇池今昆明
雲南府治
交阯
金沙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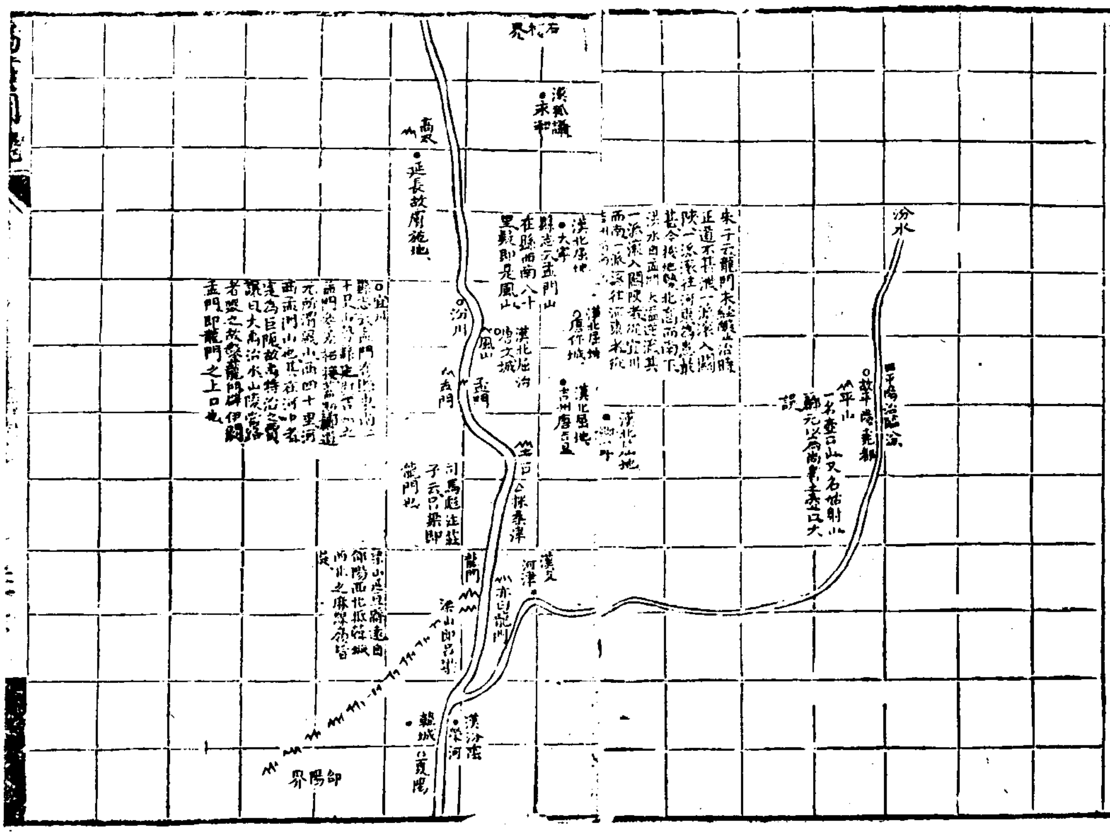
梁州黑水圖第十七 附
每方二百里
成都
瀘水
三絳
麗江
滇池縣北
黑水祠
東川
七星關
永寧
馬湖
嘉定
蘭倉水
武定
漢葉榆縣


導河圖第十八
每方二百里
漯入海
碣石
易水
衛水
沁水
濟水
洛陽
榆林
高奴
宜川
汾陰
太華


河目
朔方
臨河
沃野
高闕
積石
河關
西傾
洮水
渭水
岐
湟水
金城郡
西平
高平川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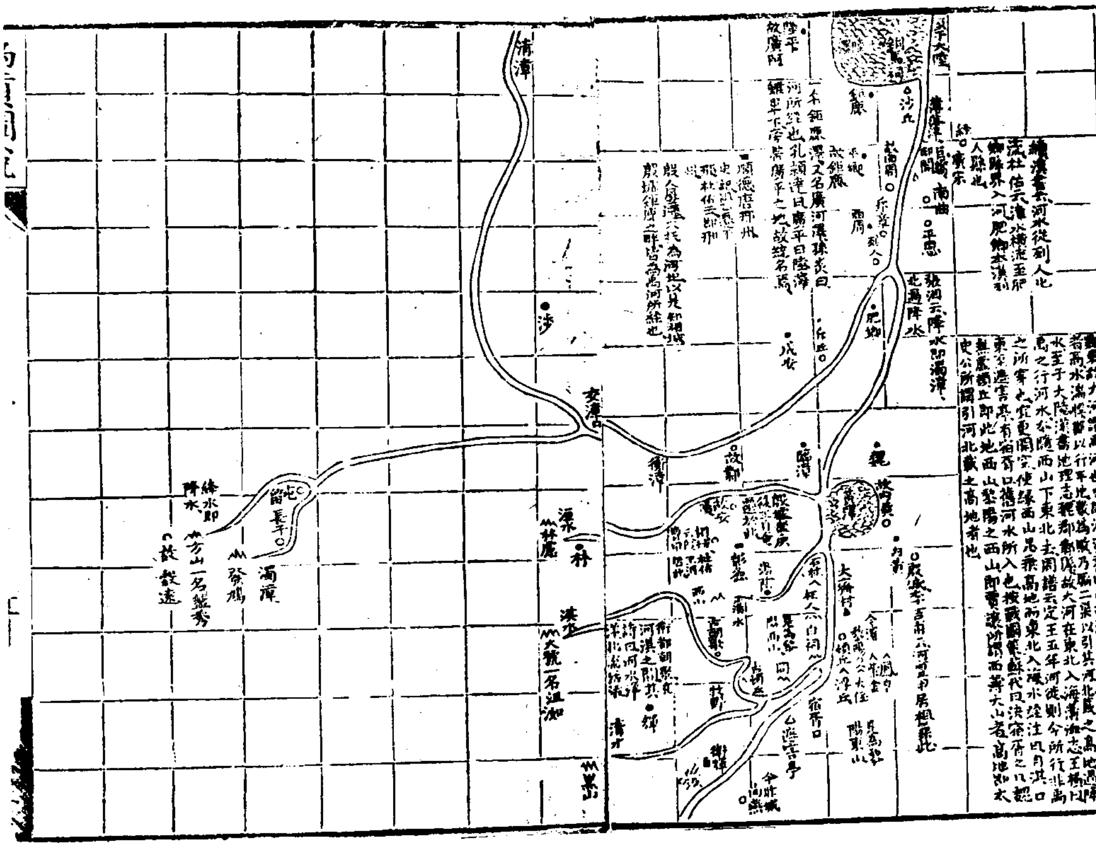
龍門呂梁圖第十九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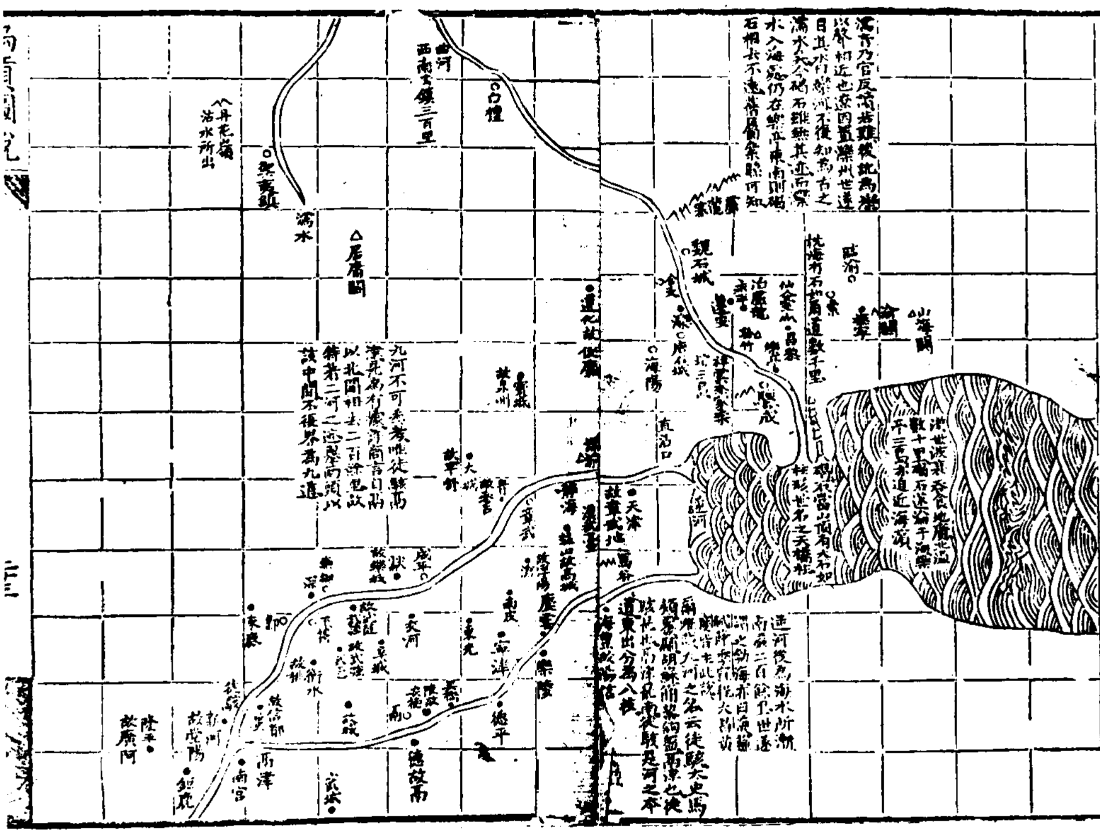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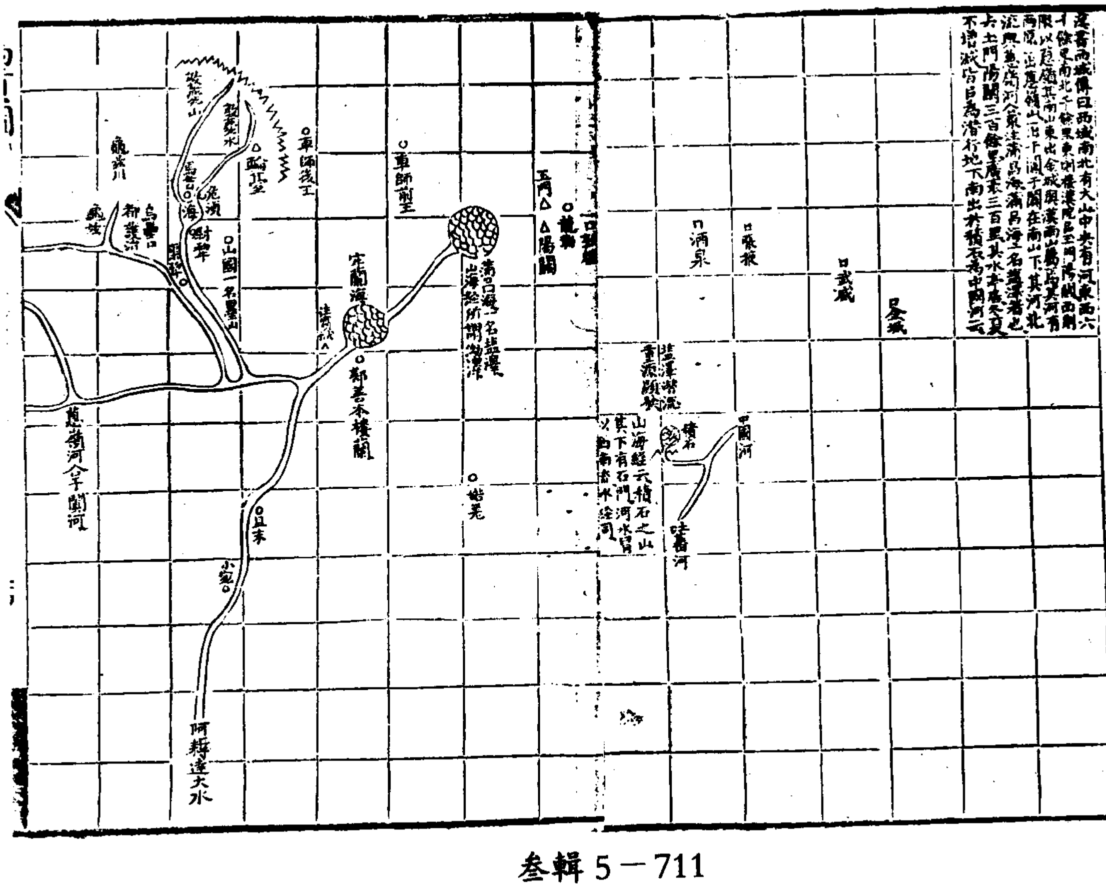
鄴東故大河圖第二十 附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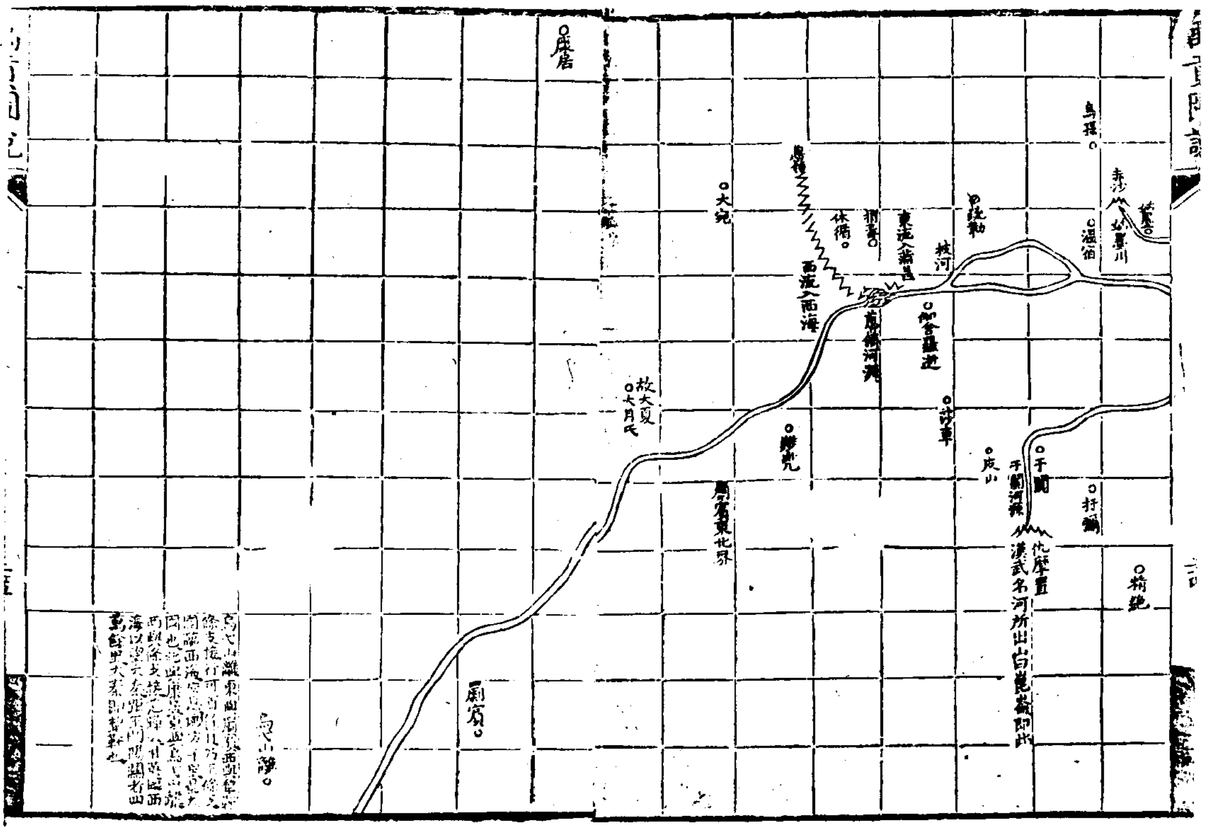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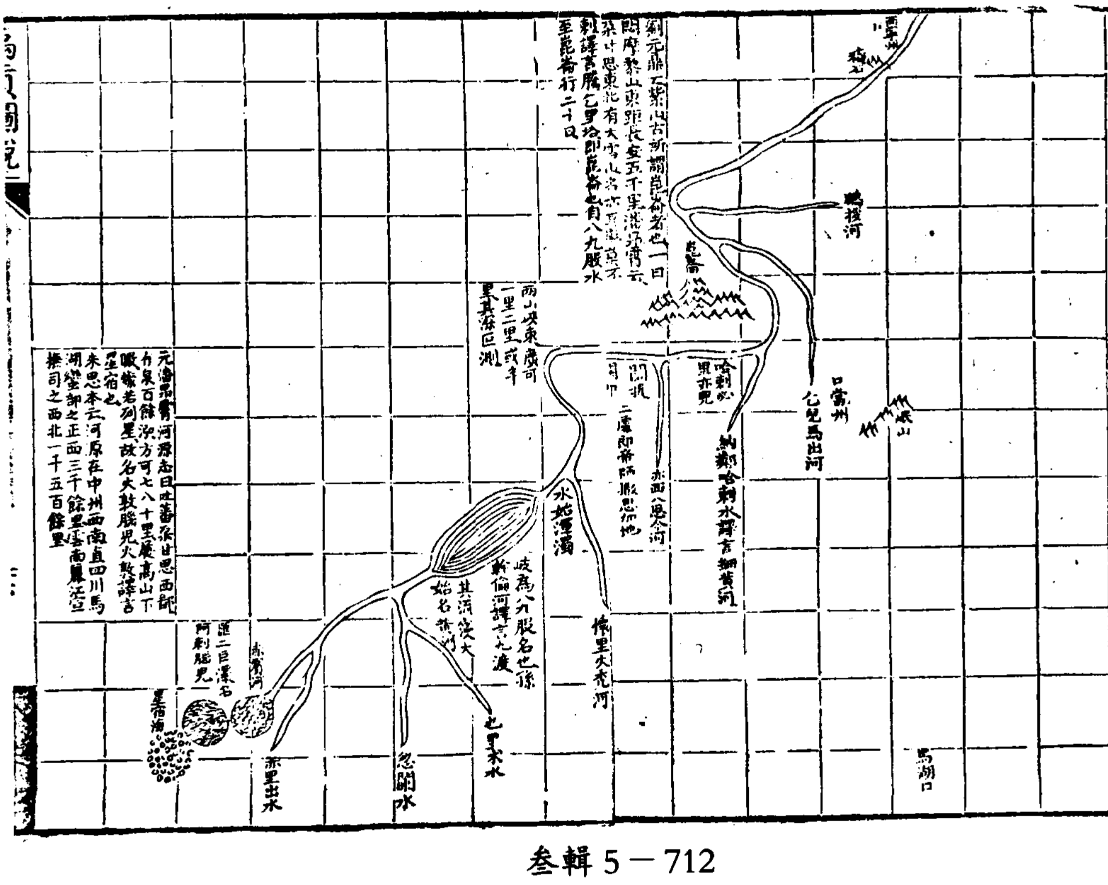
九河逆河碣石圖第二十一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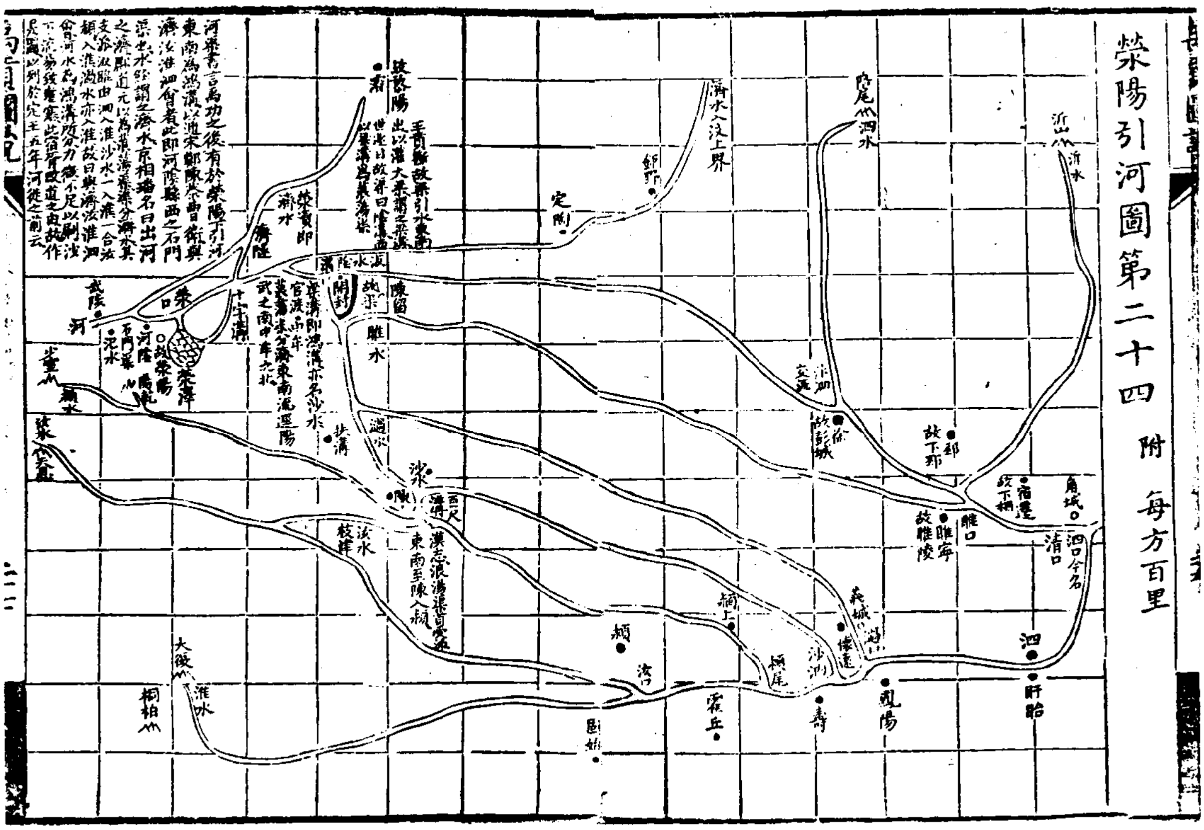


西域河源圖第二十二 附 每方五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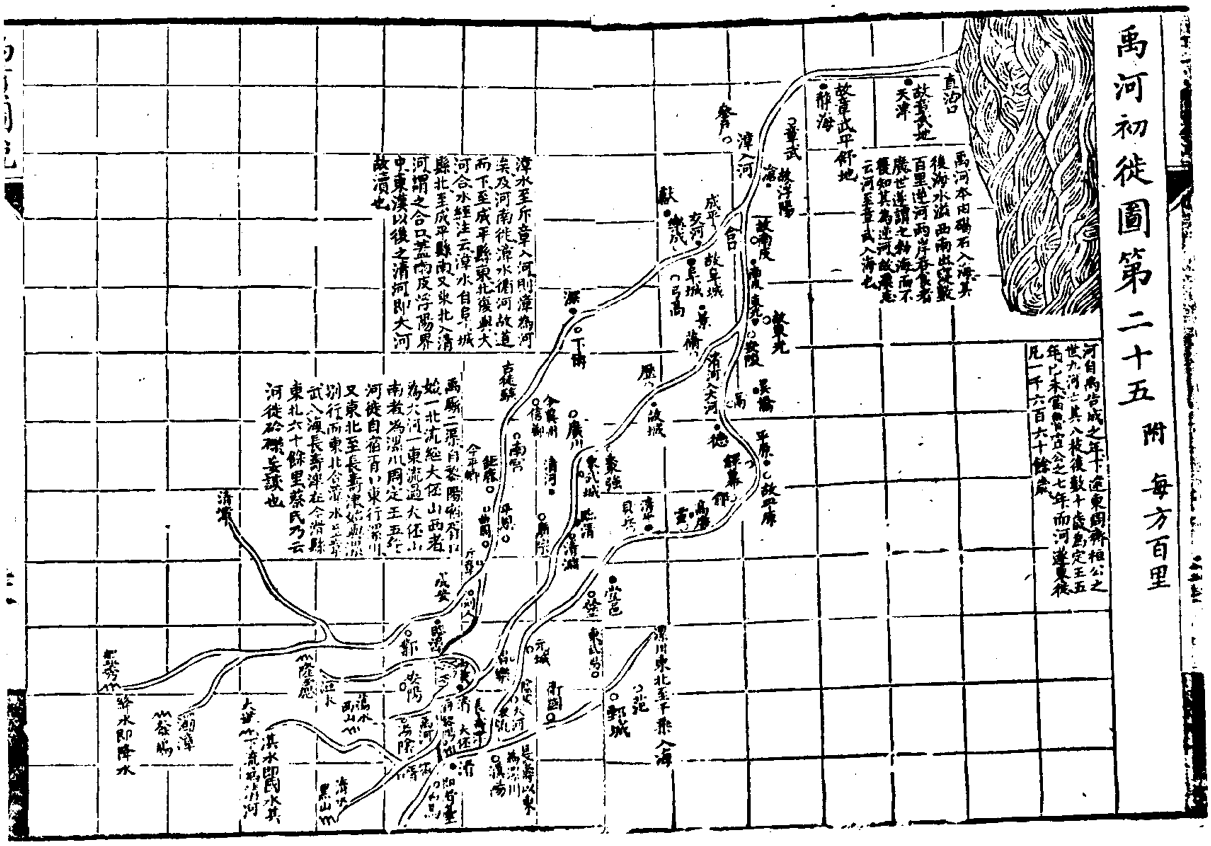


吐蕃河源圖第二十三 附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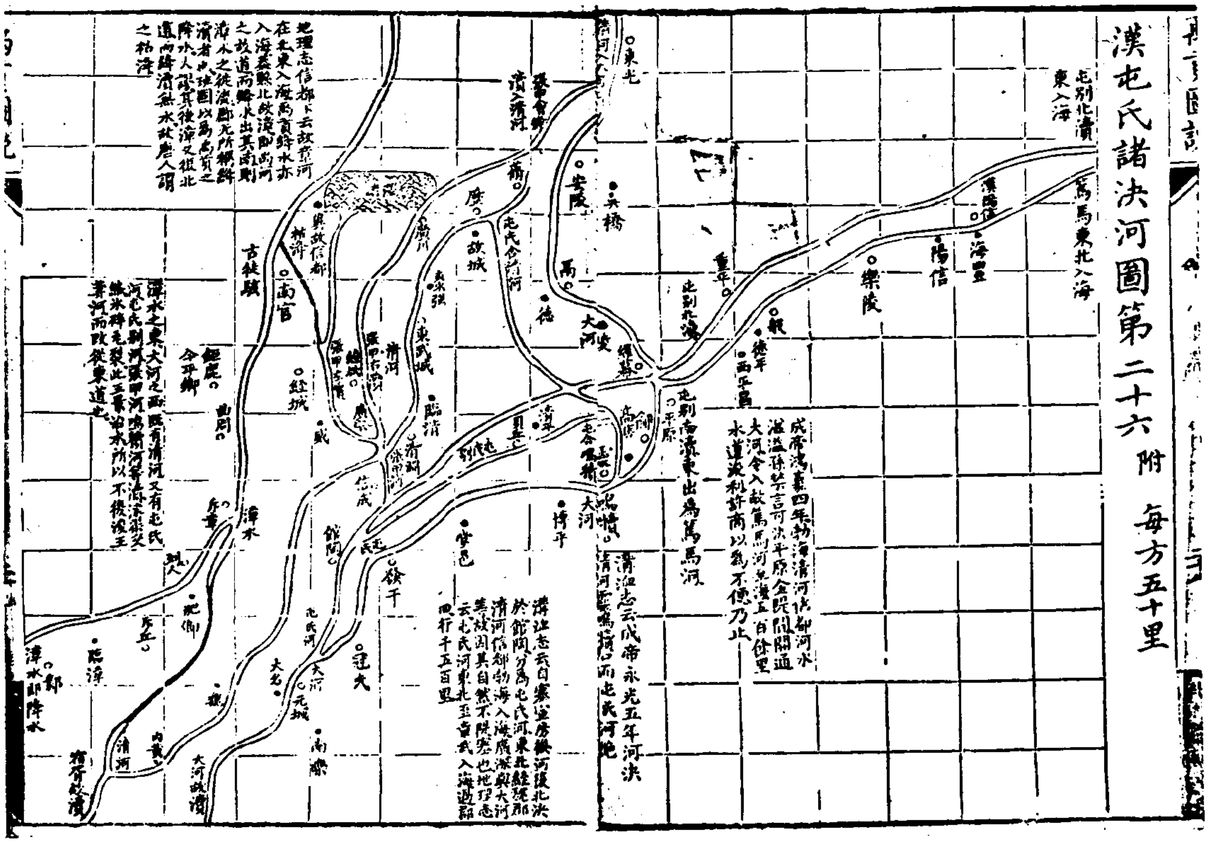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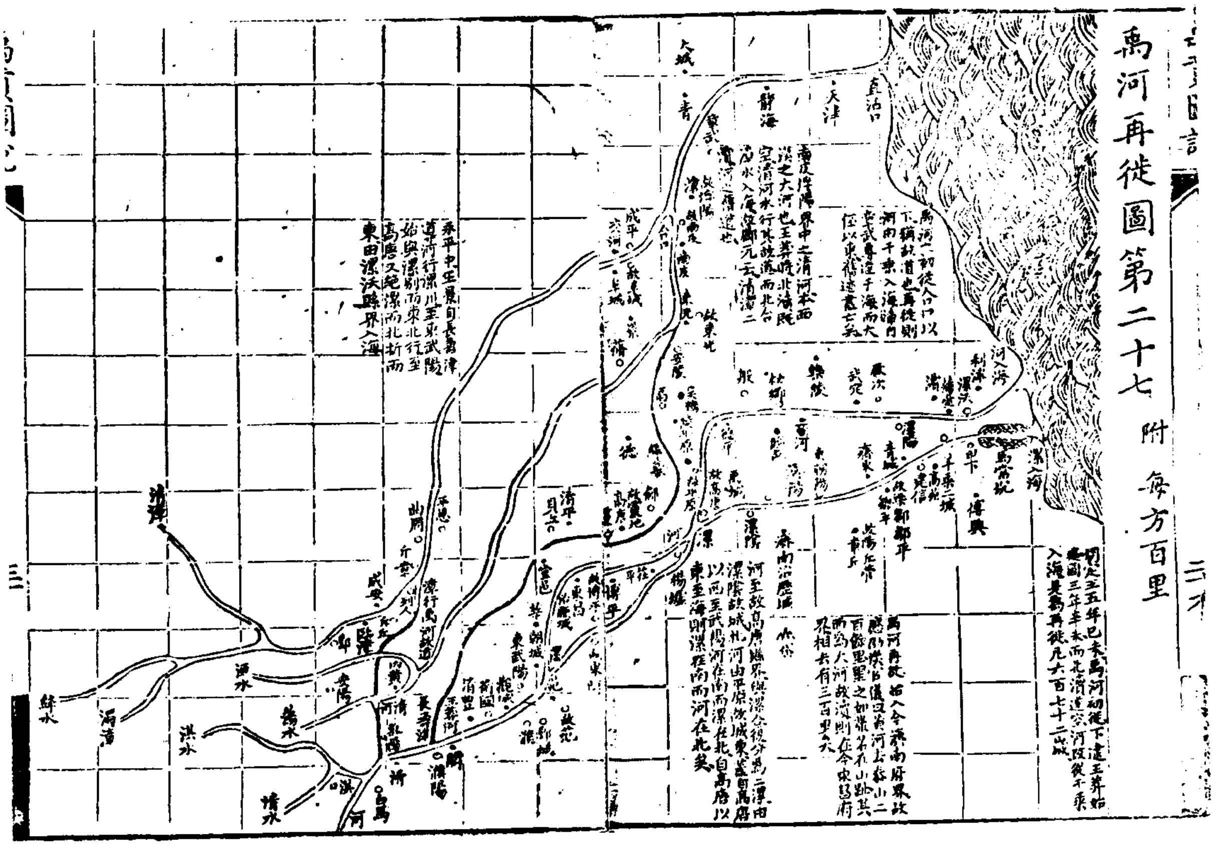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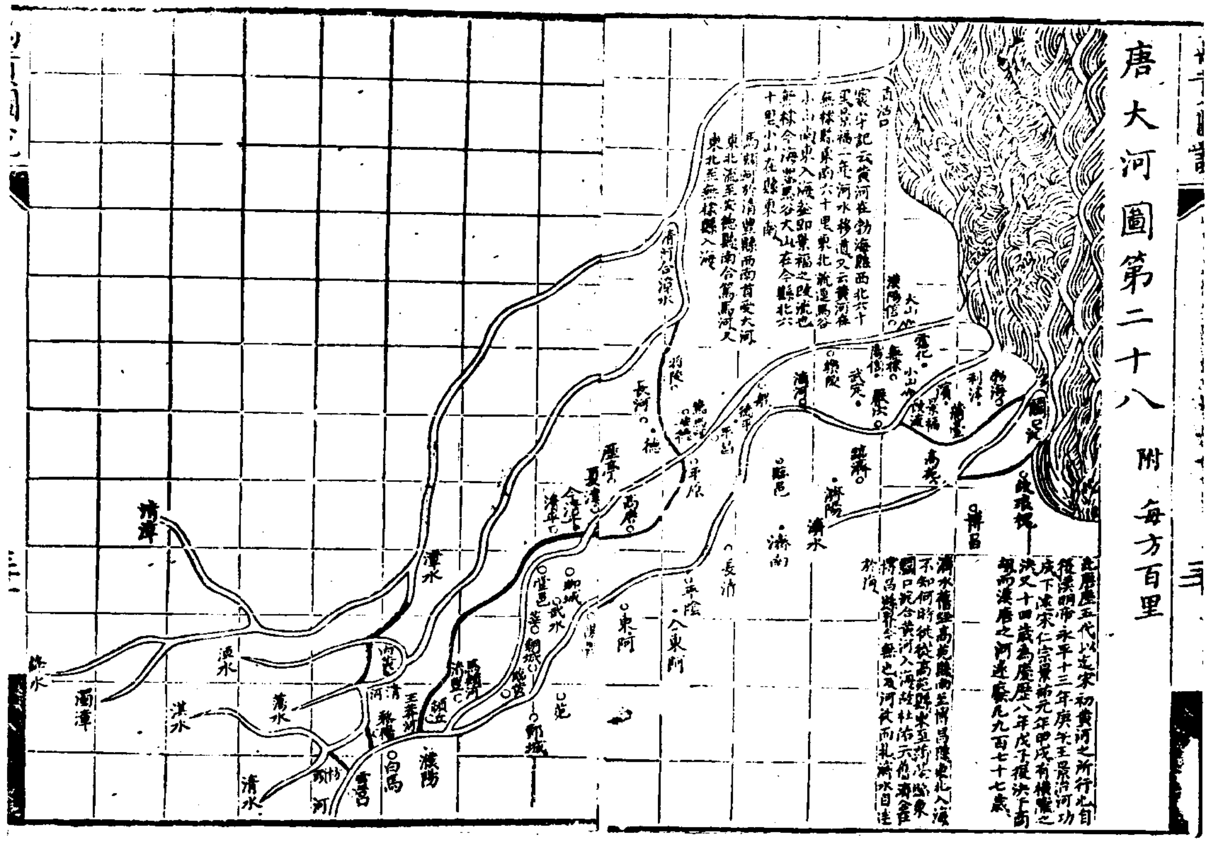
滎陽引河圖第二十四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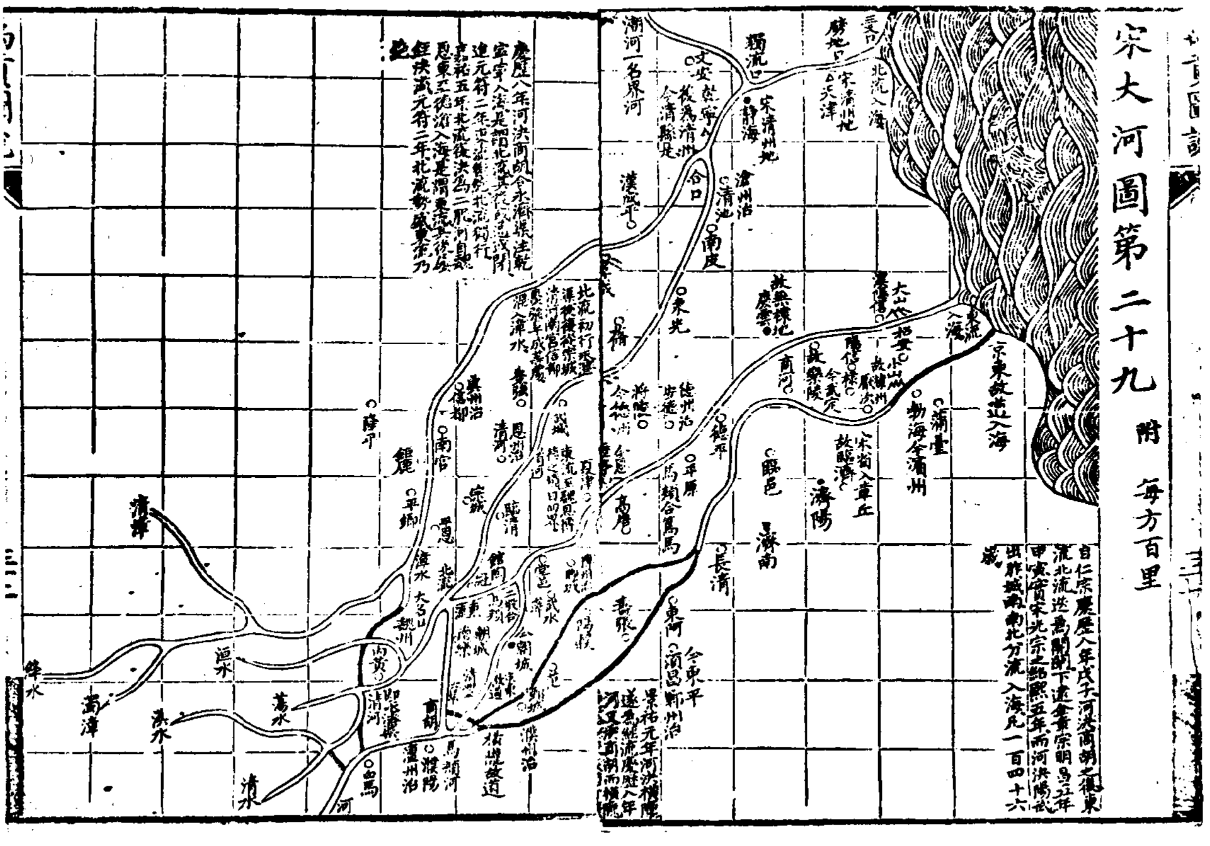


禹河初徙圖第二十五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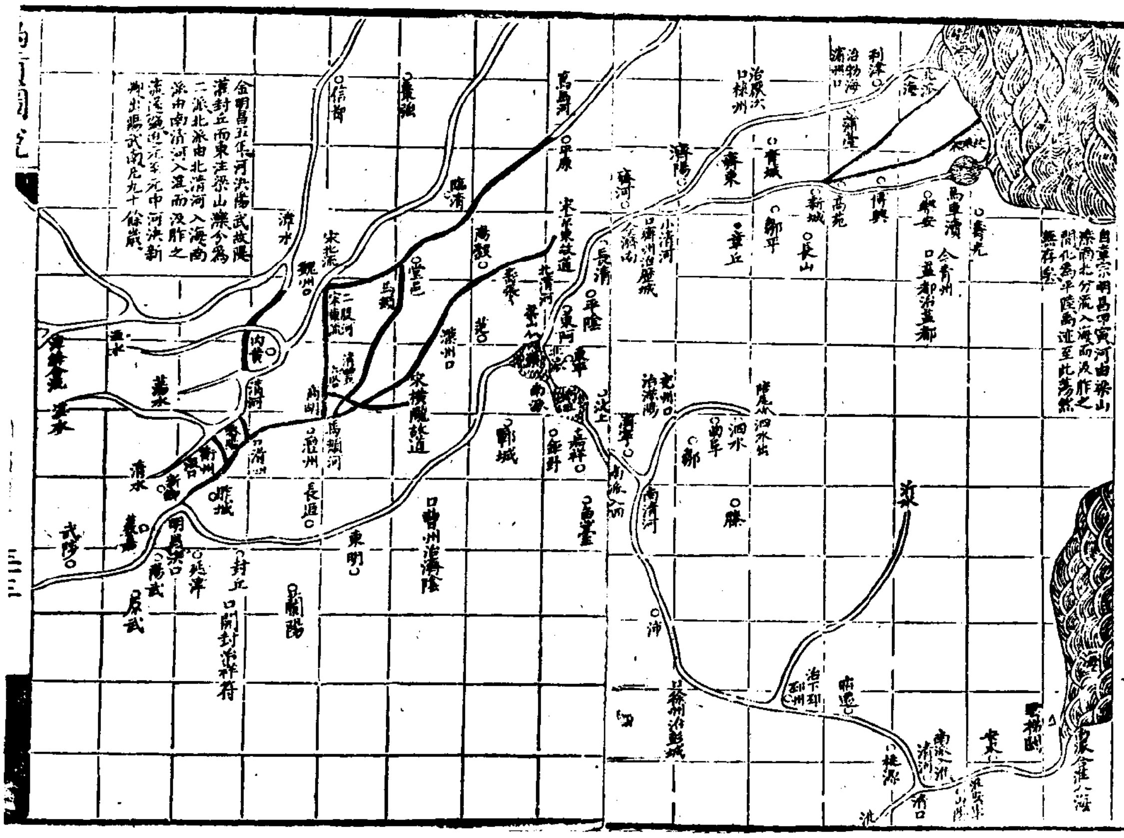

漢屯氏諸決河圖第二十六 附 每方五十里
屯別北瀆東入海
篤馬東北入海
樂陵
陽信
海豐
重平
安陵
東光
清河入海
平原
大河
博平
鬲津


禹河再徙圖第二十七 附 每方百里
天津
直沽口
靜海
河入海
利津
濟入海
傳興
鹽山
濟河
汴水
洪水
泗水
淮水
禹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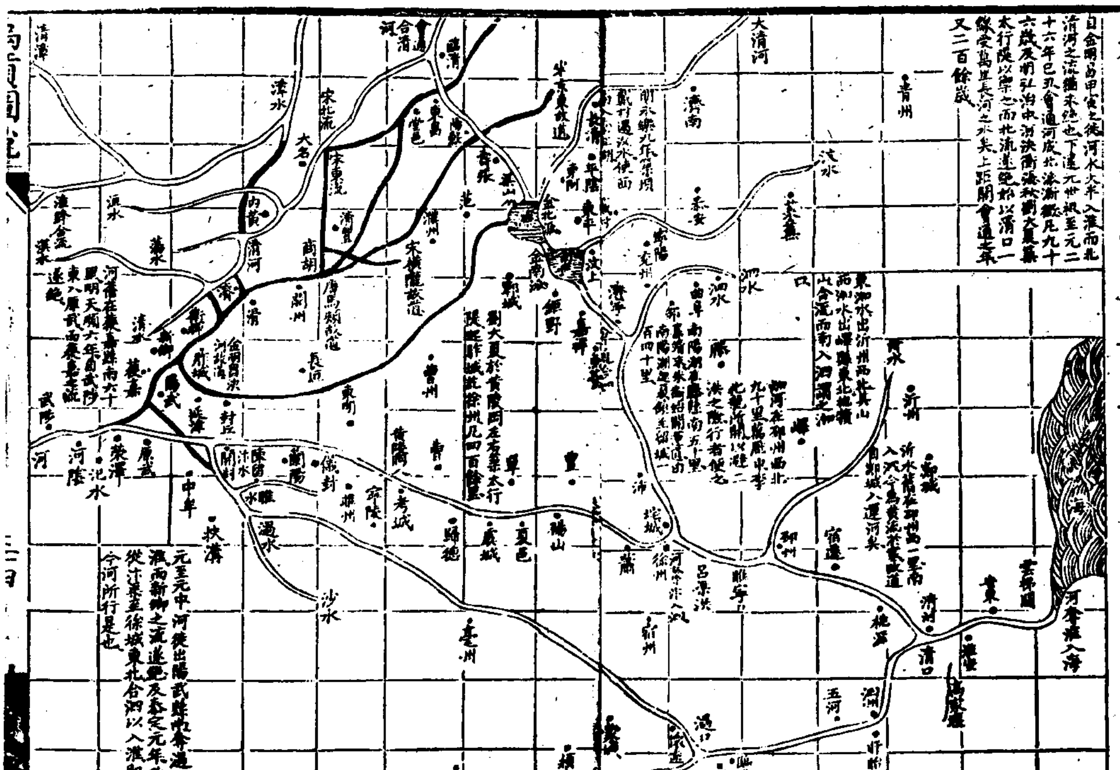

唐大河圖第二十八
附 每方百里
清漳
漳水
長清
東阿
濟南
清水
白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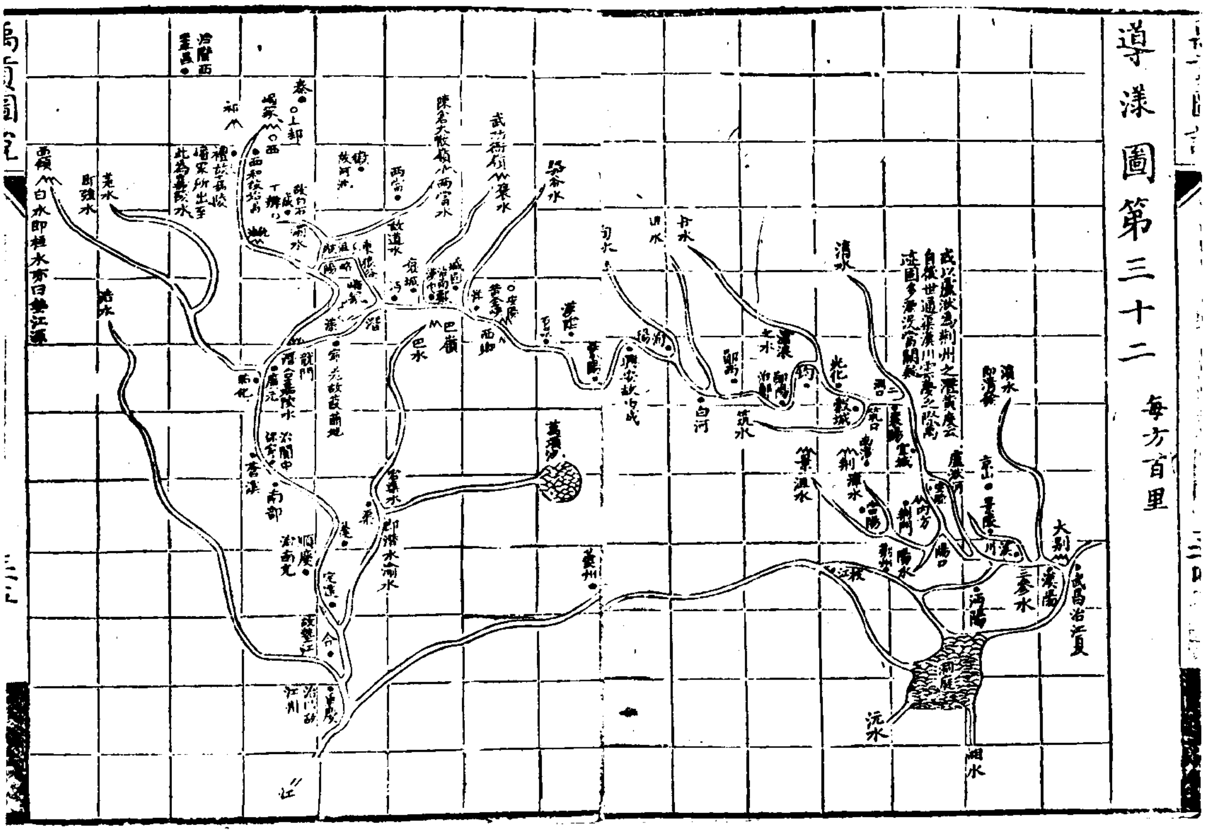

宋大河圖第二十九
附 每方百里
清漳
滄州
南皮
東光
長清
濟南
東阿
清水
白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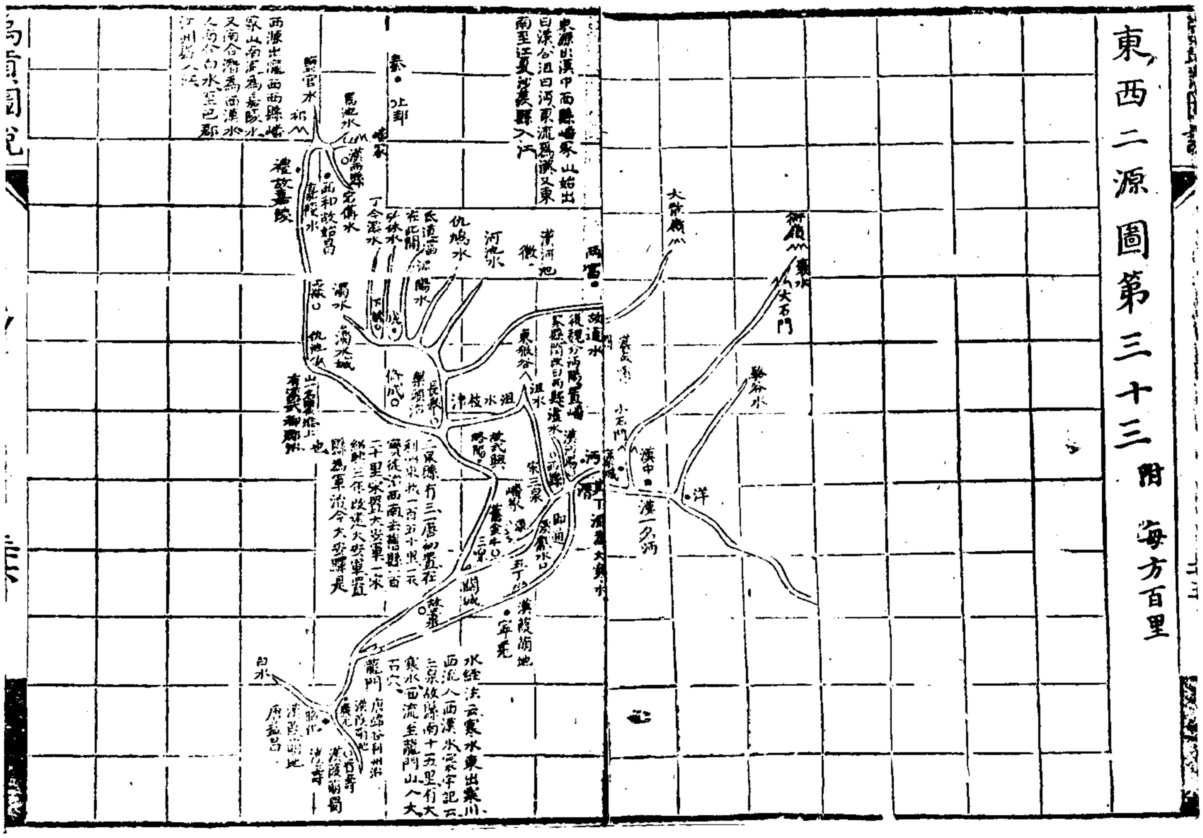
金大河圖第三十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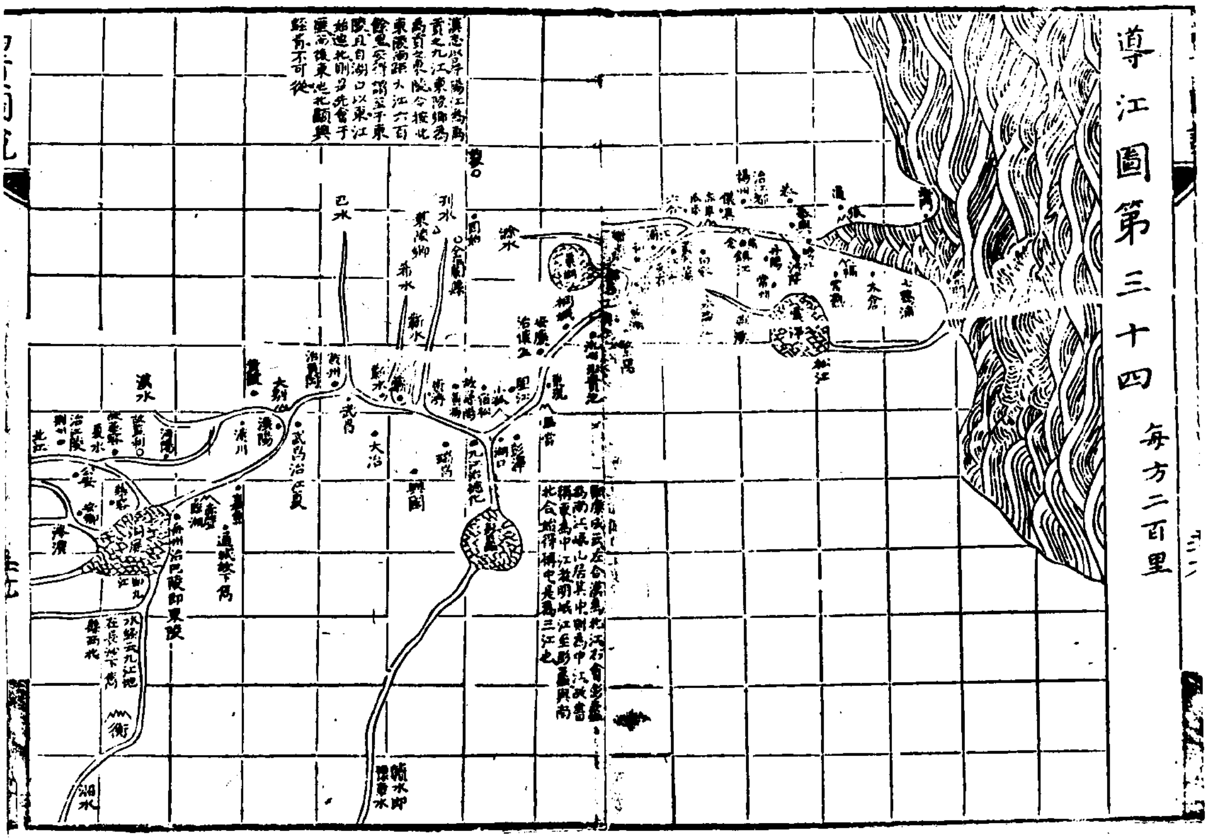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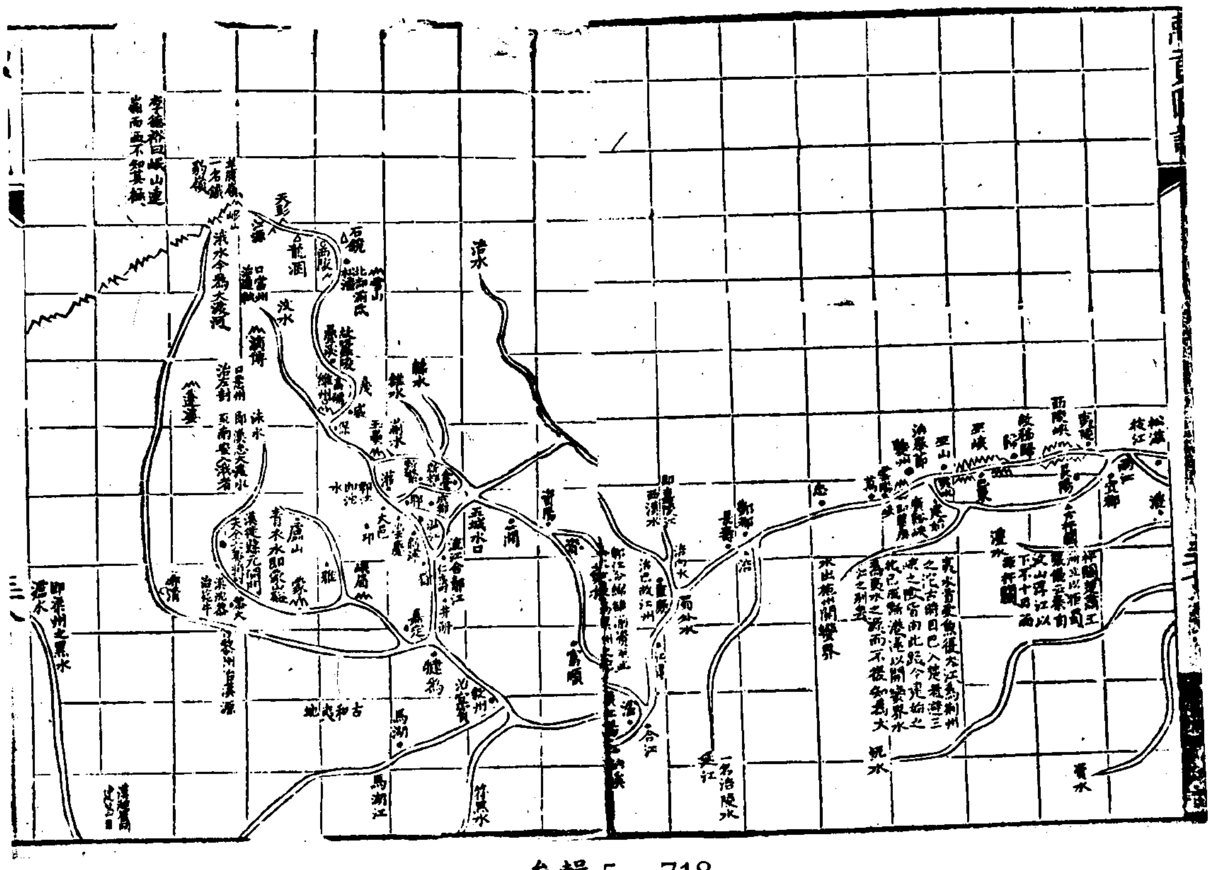
元明大河圖第三十一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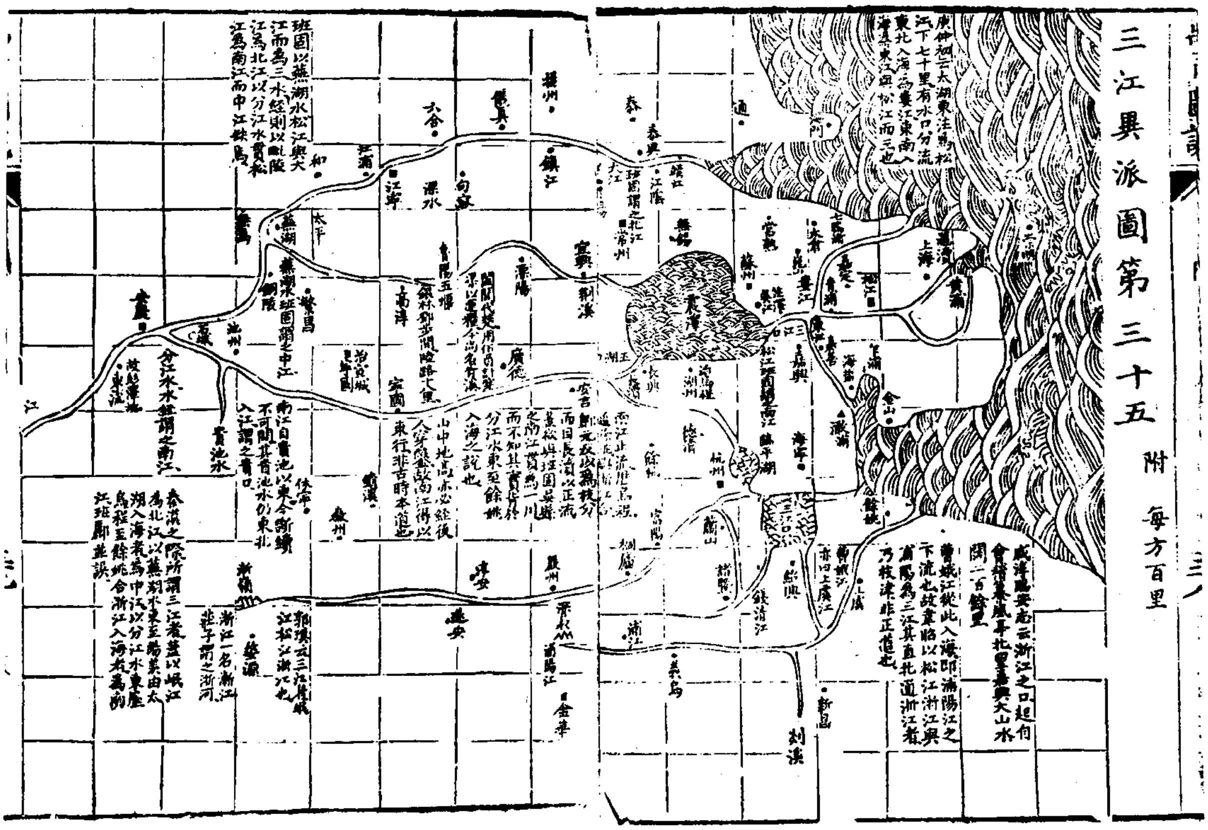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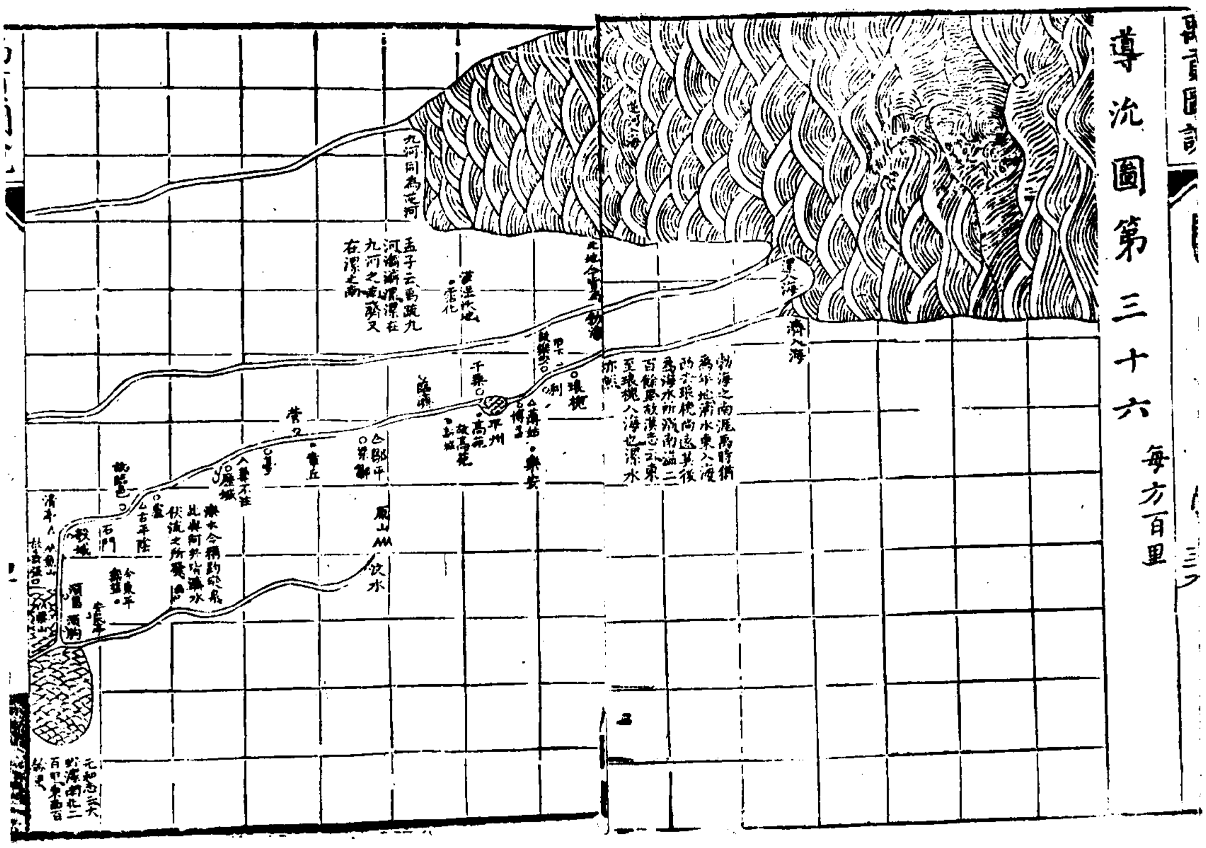

導漾圖第三十二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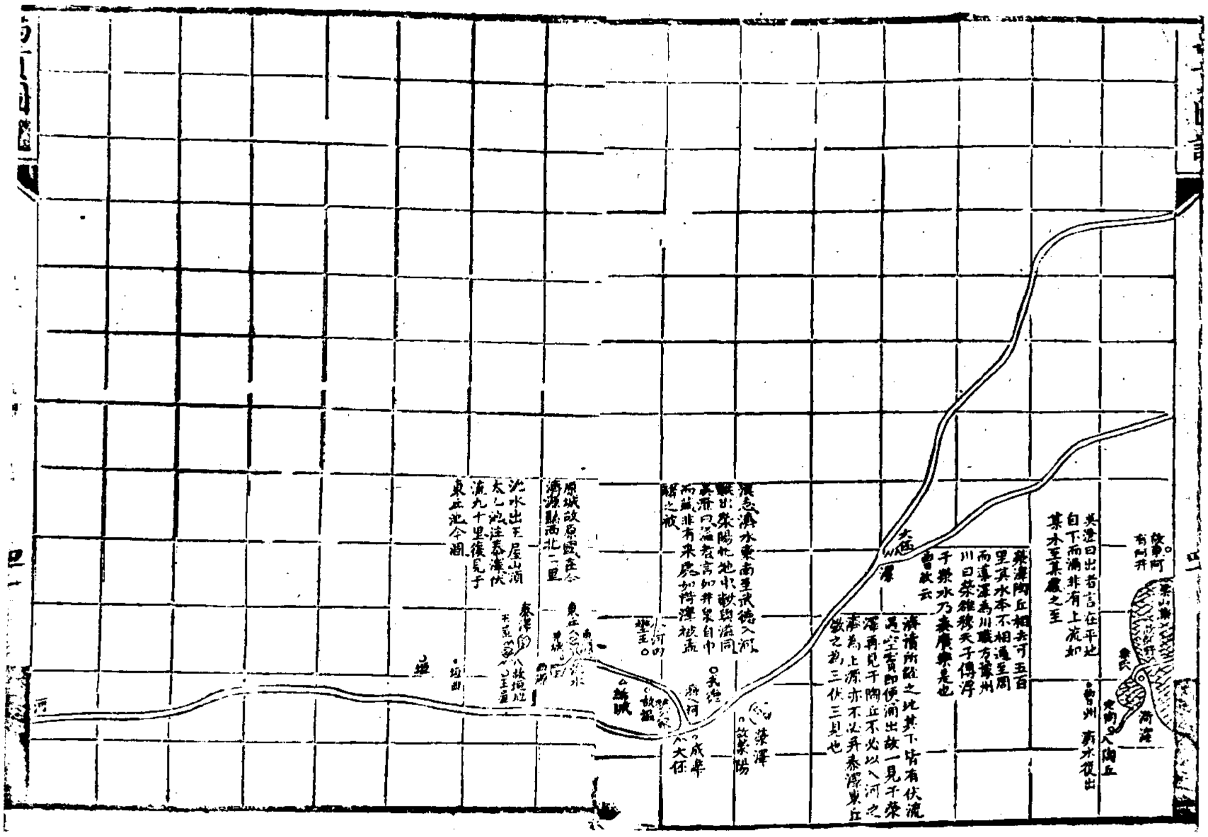

東西二源圖第三十三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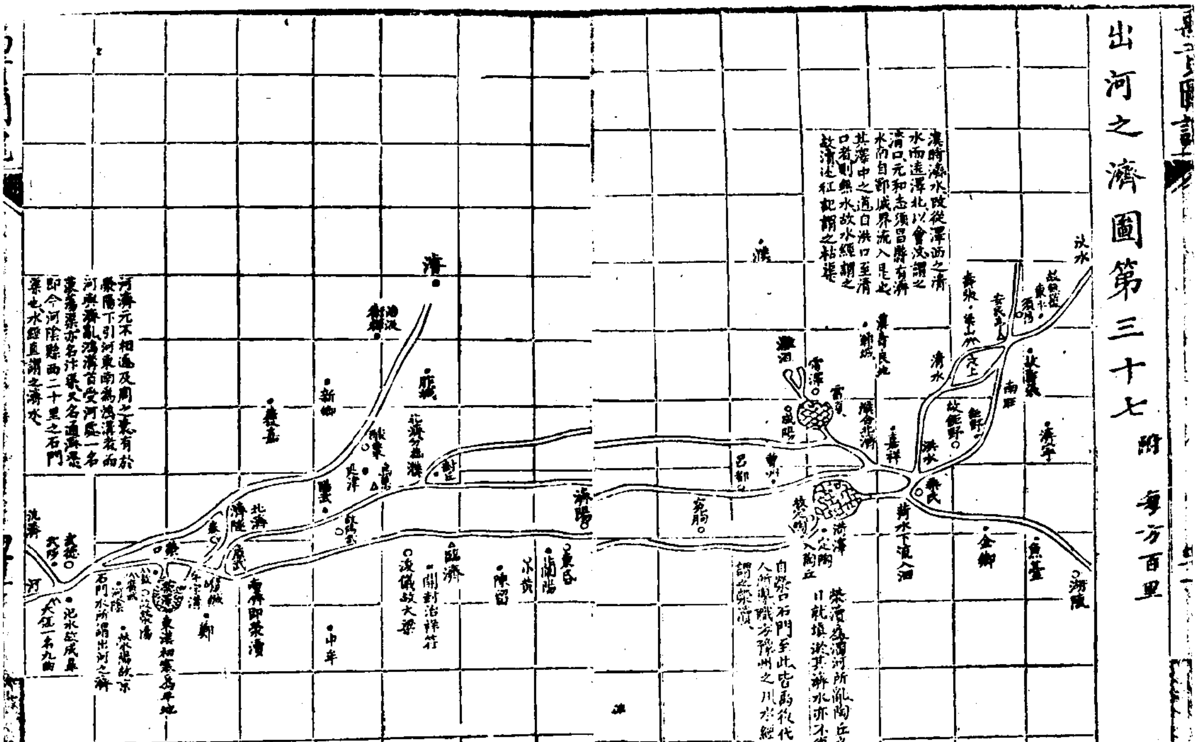

導江圖第三十四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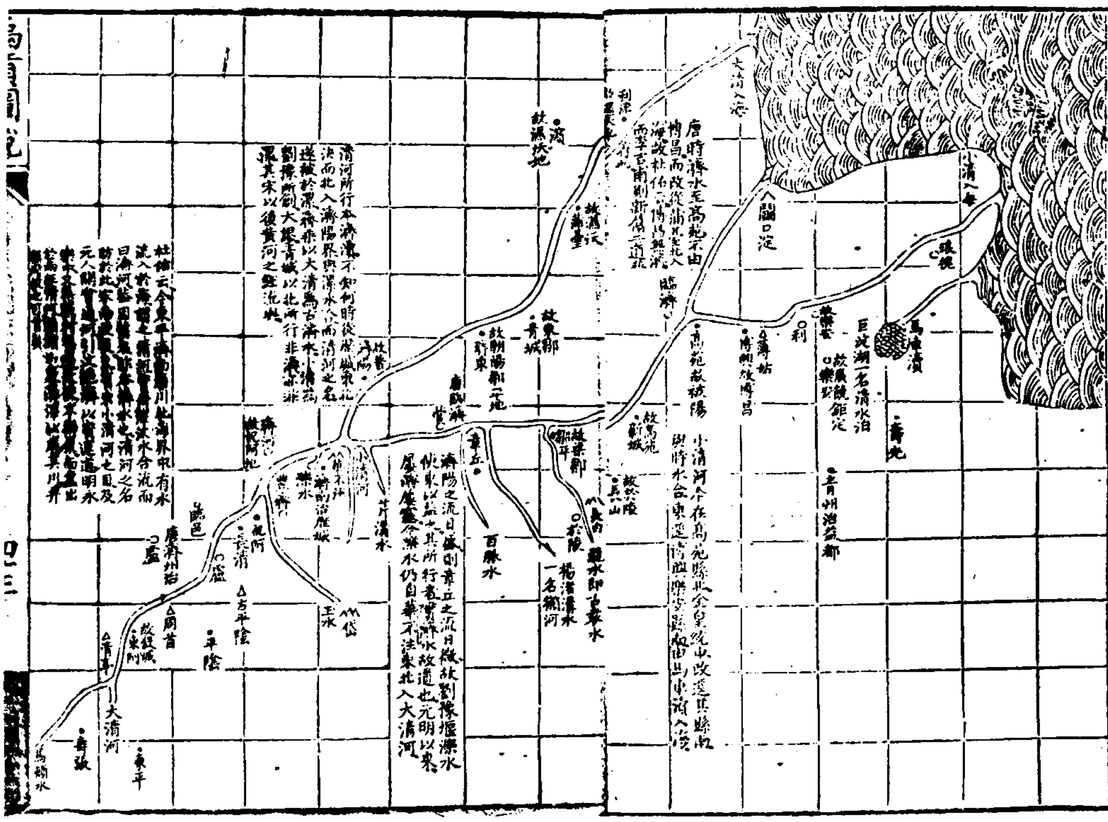

三江異派圖第三十五
附
每方百里


導流圖第三十六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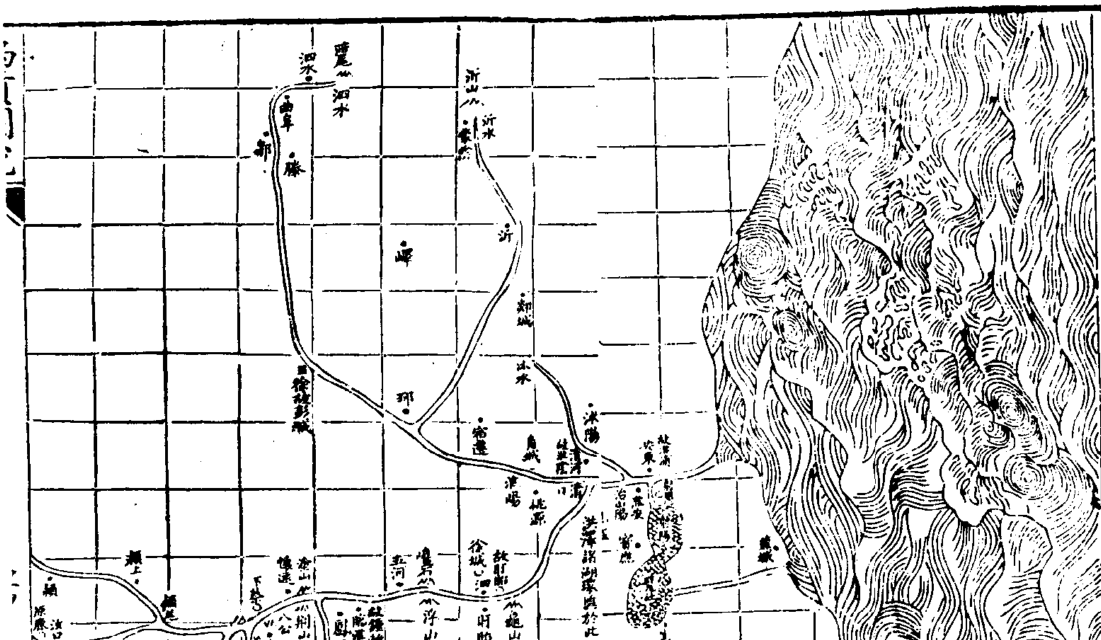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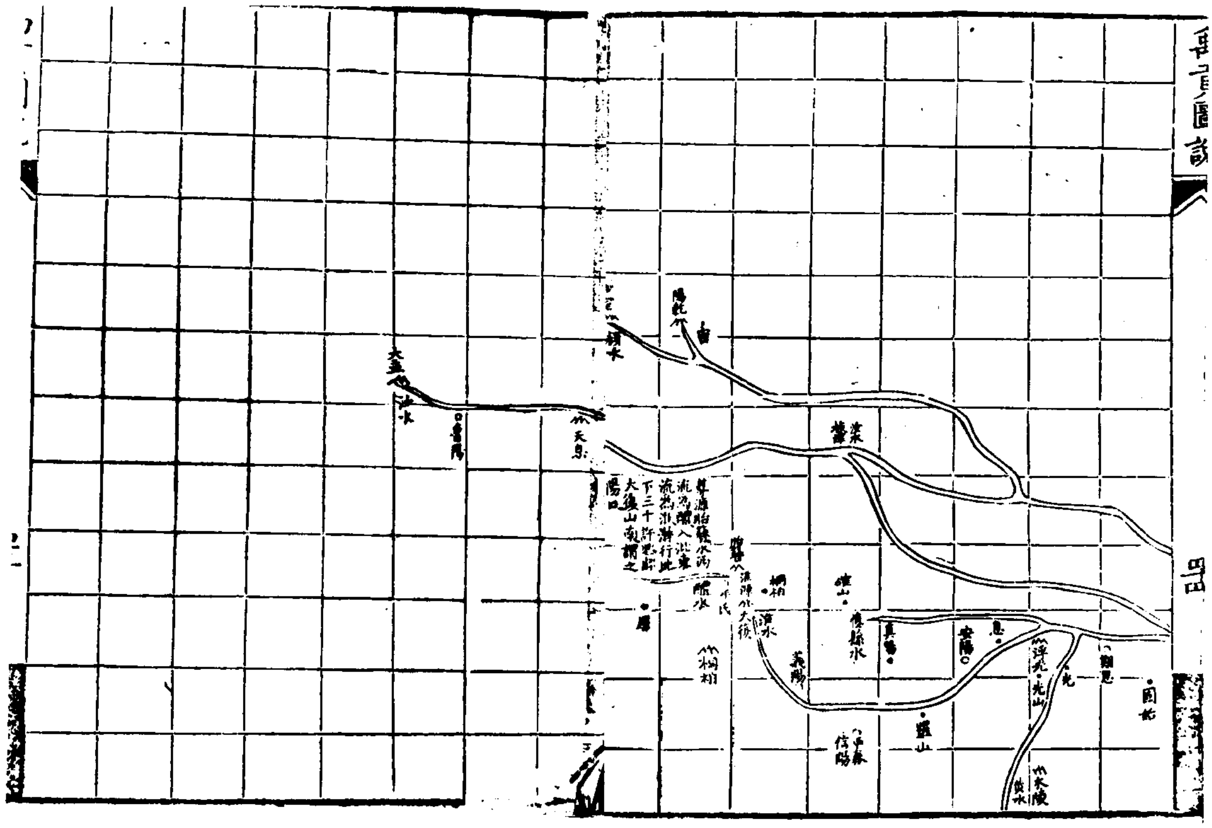
出河之濟圖第三十七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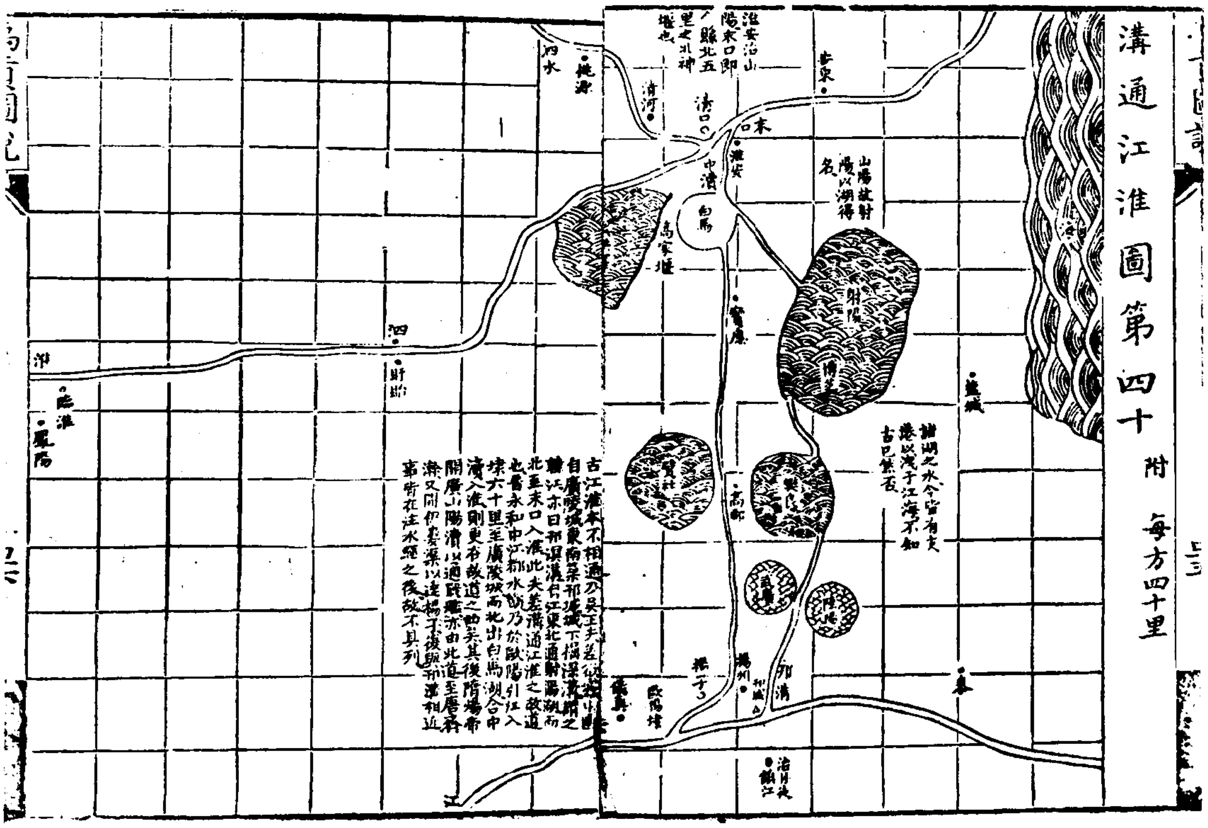
大小清河圖第三十八附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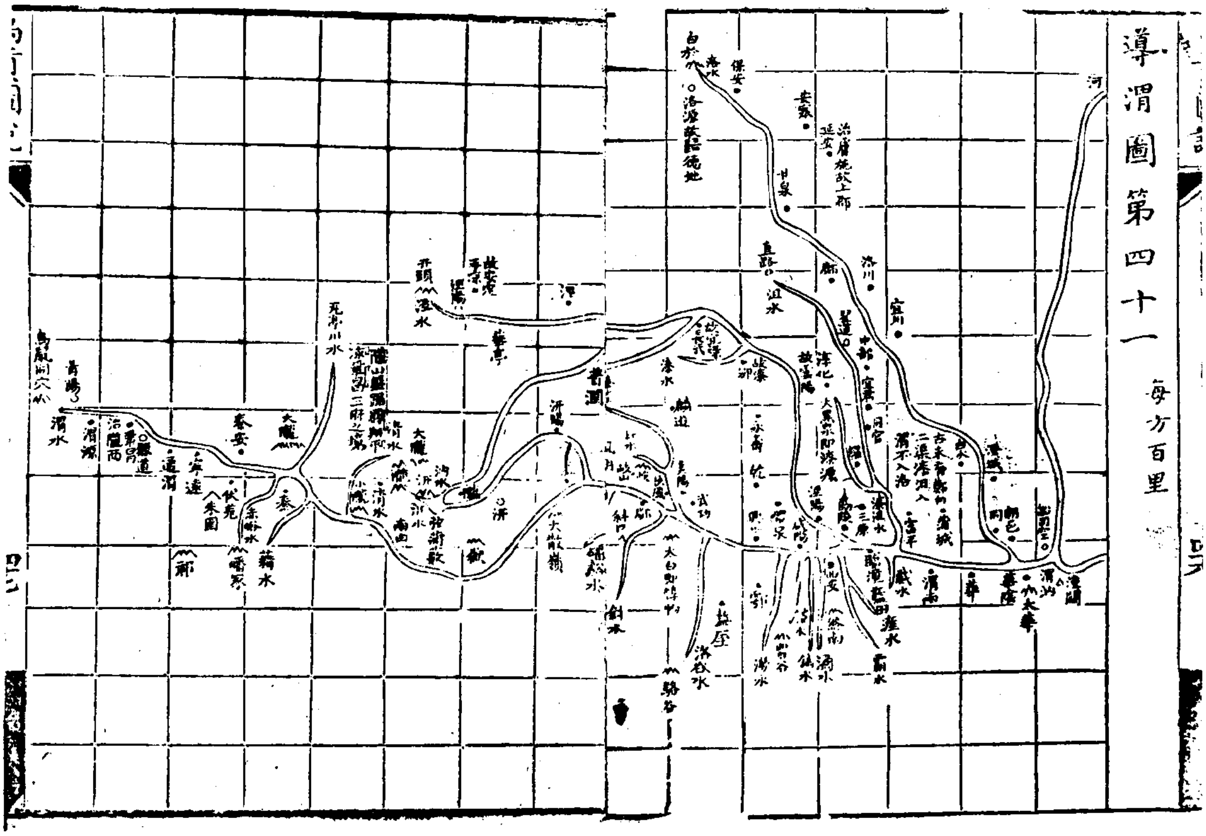
導淮圖第三十九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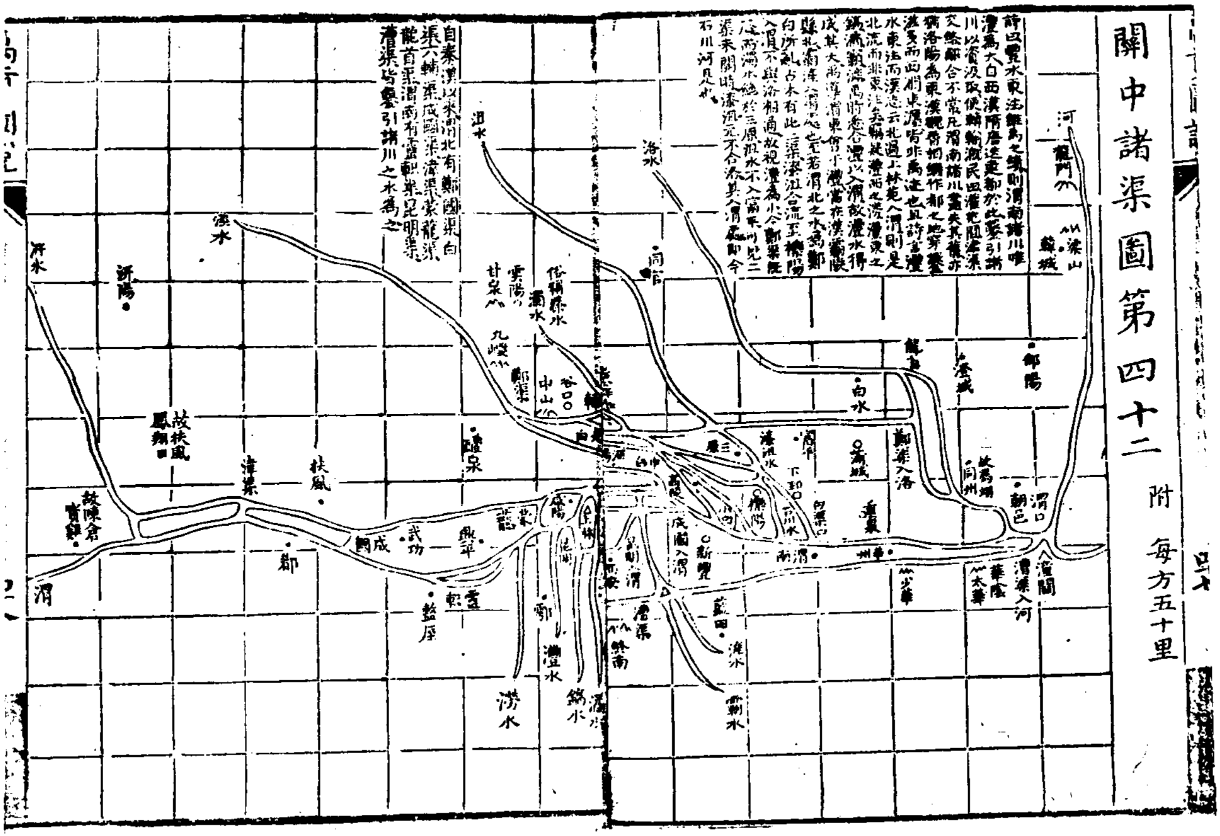
潁水
汝水
天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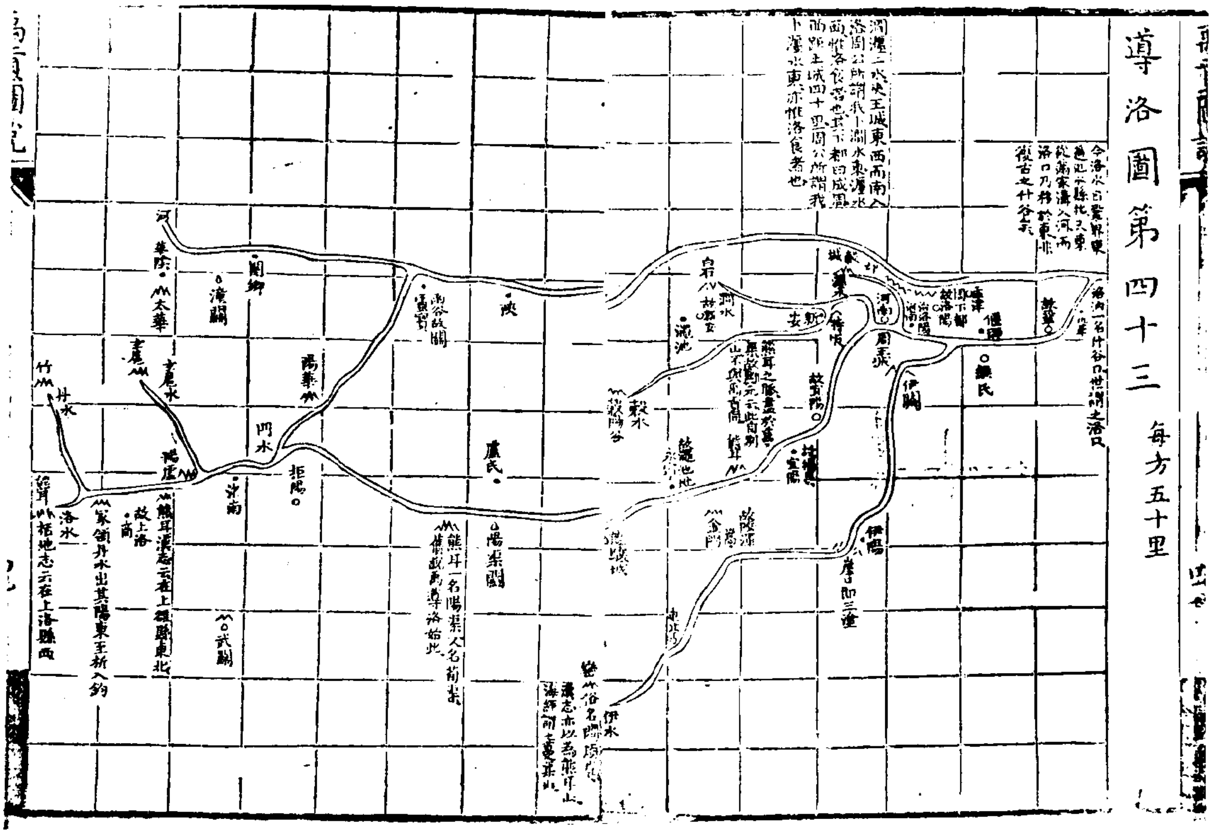
溝通江淮圖第四十
附
每方四十里
泗水
泗
盱眙
臨淮
濟河
淮安
白馬
寶應
高郵
揚州
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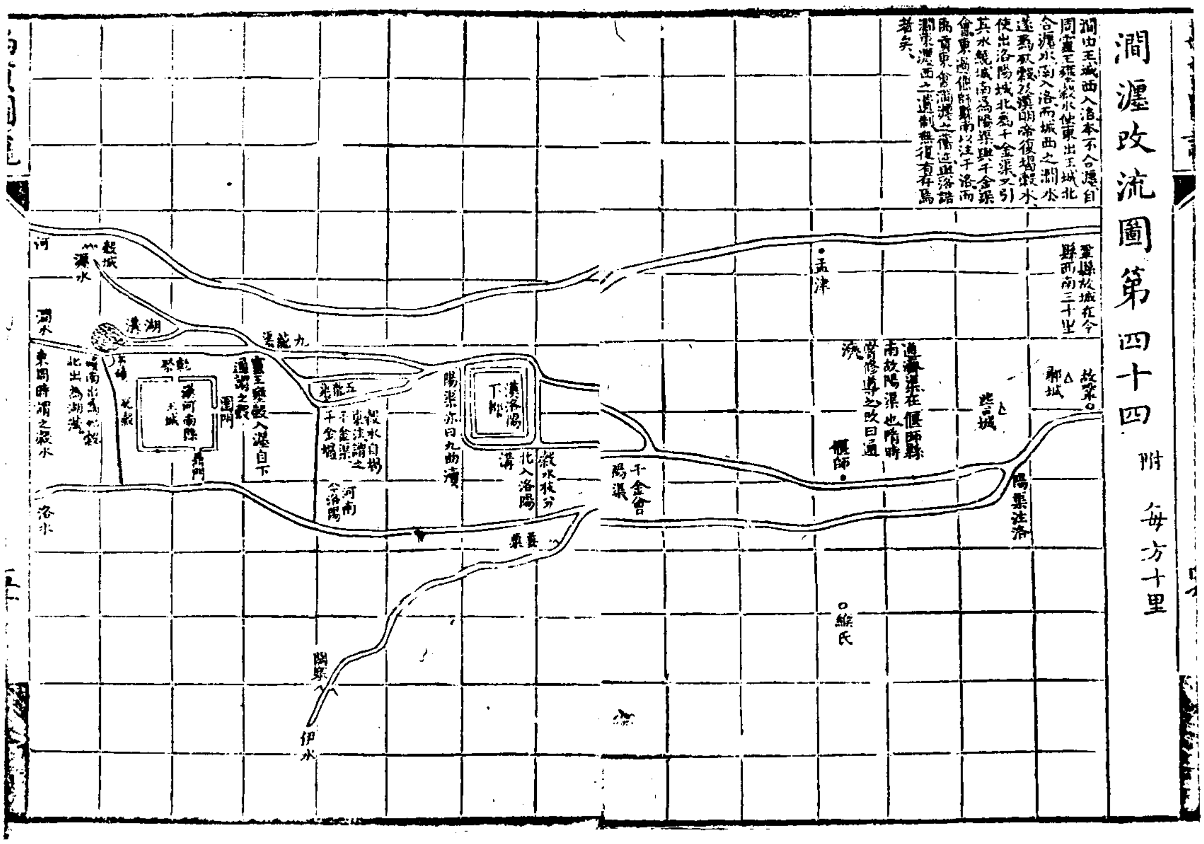


導渭圖第四十一 每方百里



關中諸渠圖第四十二 附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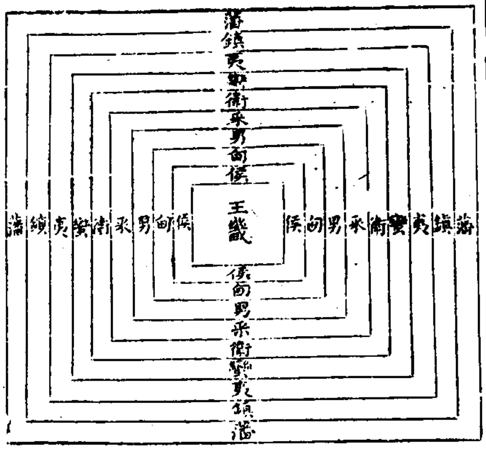

導洛圖第四十三
每方五十里
伊水
洛水


澗瀍改流圖第四十四附
每方十里
伊水
洛水

五服圖第四十五

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勢別為九州而不計幅員之廣狹道路之迂直及水土既平開方五千里之地以為五服之制則謂二服為其中積方五百里者百方十里者二十五則有絕長補短之法而……有大荒服之外尚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則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計其延袤尚不齊者九州之地西南廣而東北狹制為五服必有絕長補短之處而去古已遠不可得聞今姑用開方法畫為百區區方五百里為甸服為方五百里者四侯服十二綏服二十要服二十八荒服三十六以見中外廣狹之數非謂禹當日所制四面均齊方正截然如棋路也學者觀象而得其意勿復為扣槃捫燭之見則善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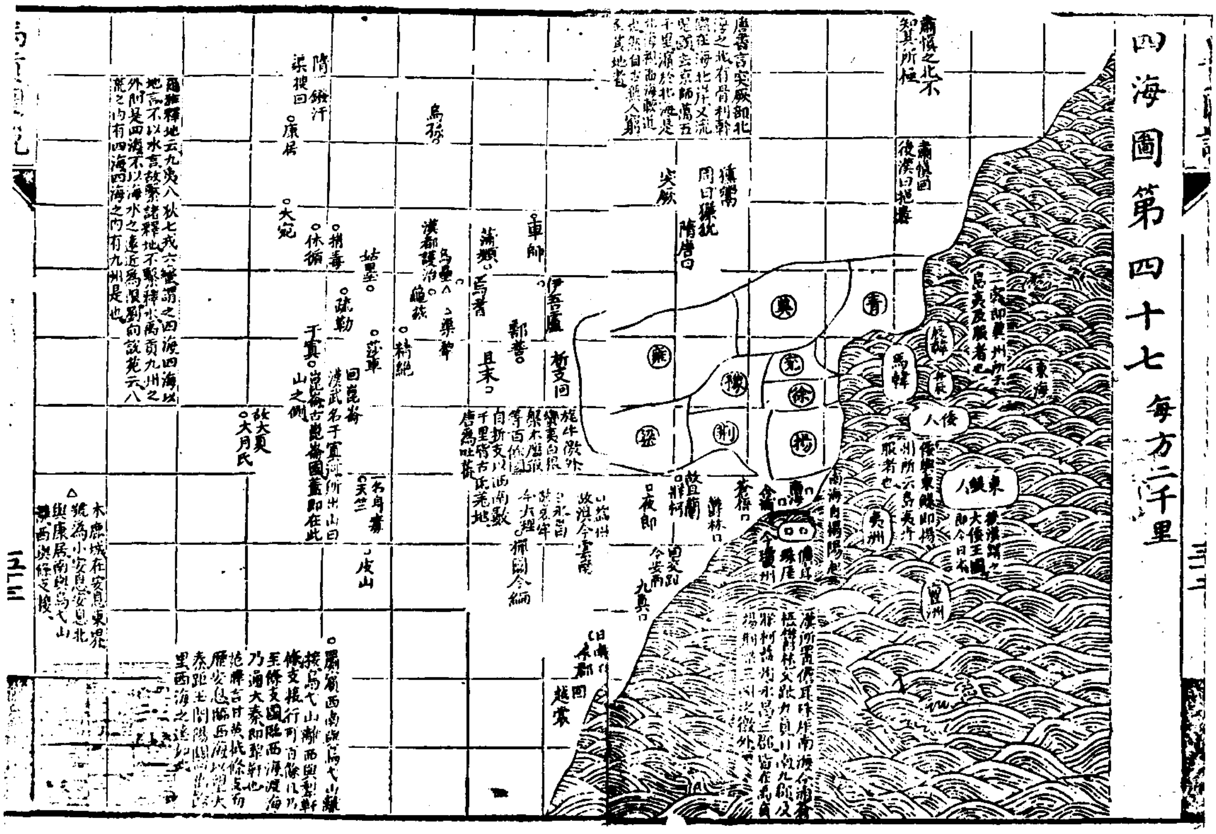
周九服圖第四十六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大司馬謂之九畿而王畿曰國畿陸佃同鄭氏謂周公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此據周官之說也蓋禹貢言面周官言方言方則外各二百五十里非一面五百里也

易攷曰禹五服帝畿在內而畿千里而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為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藩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為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為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為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藩服耳然為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藩服之咸其名雖增而地未嘗增也

金履祥曰周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是數一面言之周官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數兩面通計之然則禹貢所謂五百里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


四海圖第四十七
每方二千里
東海
青
冀
兗
徐
揚
荊
豫

〔清〕李光地撰

洪範説二卷

清康熙刻本

洪範之書文雖少而與四聖之易竝傳先儒釋洪範爲大法意顧命所謂大訓與河圖俱陳者卽此是也然則尚矣聖人所言天道王事豈有加於此哉更越秦漢其義未章故劉歆班固但据以道災祥而已近世稍覺其陋自宋王荆國曾子固蘇明允皆有書其後蔡氏以師門之學傳之然猶未盡也地自始讀而切疑之中間嘗以意爲之說而翫心未熟信疑參半繼讀西山眞先生衍義其解文意乃與鄙說同然後

怡然理順有實獲我心之歎顧其於經意則旣得矣至推本於雒書之出暨夫九疇生數與易卦同異之根則有先生所未發者其他繁文細義前輩亦多疎闊自念用心之劬旣歷三紀舊草在笥不忍棄也庚辰歲曾付刻於保定署中不敢多以示人遂同志者時出就正而已旣又覺其詞句漫漶非解經之體又九疇目中分別禹箕亦未審當閒以暇日稍就增削依文訓釋蓋欲庶幾於平實簡質而病未能也帙成

仍并舊稿存之嗚呼先聖之所以嗟咨而訪反覆而陳者其微旨豈易窺哉亦以寓吾鑽仰沒身之志云爾康熙戊子上巳李光地序

[illegible]禹治水時神龜負書而[illegible]第之以成九類洪範是[illegible]訪治道而箕子陳焉凡[illegible]目皆禹本文也惟其後有曰汝曰而曰王云者乃箕子推說其意以告武王之語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泰誓稱十有三年矣此云祀者或曰從箕子之志或曰是篇乃箕子筆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騭陟也下民之生之性皆降於天不曰降而曰陟者言其聰明好惡上與天通若天陰有以陟之也然天陰陟下民而不能使之盡得其所必有相助上天以協和民之居止者則君之責也今我將為天下君矣而所以相協之常理本末先後之所施我則未能知之焉武王之問精微切至如此此所以啓箕子陳範之端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洛書之出不在鯀之時而適當禹之世故箕子之立言如此或謂鯀治水罔績而已上有堯為之君彝倫安得斁哉曰斁敘皆指鯀禹而言鯀干天怒而天奪之鑒不畀九疇故益迷於常理而敗壞也禹合天意而天牖其衷錫之九疇故益明於常理而順序也五行者九疇之首故汨陳則九疇亂水又五行之首故陻之而五行汨陳矣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箕子述禹洪範九疇之綱也五行者順天之事也五事者修身之事也八政者治世之事也五紀又順天之事也建極又修身之事也三德又治世之事也稽疑亦順天之事也庶徵亦修身之事也福極亦治世之事也益統之於建極則一事而已自一而三自三而九此王道之本末所以詳而先後所以備所謂彝倫攸敘者也

原其所自則洛書之出實始闢之蓋洛書之數其四奇居四正以三相乘而左旋則參天之數也其四耦居四隅以二相因而右轉則兩地之數也中之五不與奇耦相乘而為三二之合焉則人之位也人居天地之中則必為天地立心然後可以上贊化育而下盡人物之性此皇極所以為九疇之本也然道之大原出於天雖王者之修身治世亦順天而已故敘疇之次則以順天之事為首修身為中治世為後而三事者又各自有精粗之理緩急之倫焉故又別其始中終而敘之以為三而九疇具矣蓋洛書之中位猶河圖之中宮河圖之中宮太極也洛書之中位皇極也然易則虛太極於陰陽之外故其數則自二而四四而八而卦成範則立人極於天地之中故其數則自一而三三而九而疇備也大傳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先儒以為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者以此○五行不言用九疇皆五行也敬者修身之要農者四民之本協者求與

天合也建者立於此而形於彼之謂也又者治也治民之道於是盡也明者明難明之天意比協用尤深也念者恐懼修省之謂極之所以不斷也嚮威者以至治極亂為勸戒必期臻於至治而後止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自此至九皆箕子述禹洪範九疇之目其有推衍之言者皇極三德稽疑庶徵四疇而已水火屬氣居先而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故水尤先也木金屬質居後而木陽金陰故金尤後也土為水火之所以升降而居木金所自出蓋五行之會故居最後焉禹之以是首九疇者蓋貫通乎三才之間皆五行之氣故播之以四時則為五紀形之祥兆則為卜筮具於人身則為五事感於休咎則為庶徵賦於氣質則為剛柔善惡之性成於氣化則為仁鄙壽夭之命莫非五行之所為也然語其近而最切則人生所托民用所需無一日之可離者故其下文但以功用氣味言之潤下能潤能下也炎上能炎能上也曲直能曲能直也從革能從能革也稼可稼穡可穡也潤下則用以滋灌蕩滌炎上則用以焚燎烹飪曲直則斲削矯鞣無所不宜從革則陶范鎔化無所不可稼穡則物之自生至成皆賴之而其利博矣作者卽用其物以成之之謂作鹹煮水為鹽之類是也作苦炮焙藥物之類是也作酸凡木實之類多酸也作辛金石之性多熱也作甘酒醴饋飴之類是也當鯀之時五行汩陳至禹然後六府修而三事有所施矣此順天之始事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巳精太陰也凝則成形故貌屬水氣太陽也發則成聲故言屬火氣之微者為魂少陽也視者魂之外營者也故屬木精之微者為魄少陰也聽者魄之內受者也故屬金為精氣魂魄之主者神也神合於心而其官則思猶土為陰陽之會而統乎四行也故思屬土脩身之道踐形而巳敬以踐形者由貌言視聽而思制於外以養其中以至立乎大而小者不能奪焉則聖學具是矣恭作肅重生威也從作又順理者成章也明作哲不蔽於物則照物也神矣聽作謀不惑於言則辨言也審矣睿作聖通於微則可至於無所不通矣此修身之始事也○或疑四勿九思皆先視聽此以貌言先之何也曰閑邪則視聽為要持敬則貌言為先故曾子三貴惟在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程子亦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言之先後不同其歸一也

二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本也故政雖多而以農用言之言王者於農則用八政一則以農槩民二則以食首政也有食必有貨知養人必知事神故貨次之祀又次之有養生爽从之具而後安居故司空次之飽食煖衣逸居不可也教以明倫刑以弼教故司徒司寇次之賓以柔遠人師以威天下王政皆不可闕故以二者終焉此治世之始事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天之寒暑一周也月者月之朔晦一周也日者日之昏曉一周也星辰者五緯各有周行而恆星逐時遷變也合四者而推其行歷紀其算數則曆數所由起也夫曆數以紀天月日星而已并為五紀者天月日星運於歲月日辰之間近而可見者也曆數則總四者之不齊而齊之而雖千載可坐而致故定二至考歲差所以協歲也推交會正閏法所以協月也候出入識短永所以協日也測遲疾辨昏旦所以協星辰也齊七政窮元會所以協曆數也合大小而有五法焉故曰五紀也九疇始於五行固王道之先務然歲月日辰時候蚤晚欽天授民者尤不可緩獨其理比之五行為徵故敘於五行之後此順天之中事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人君一身首出庶物天下之所望而向也必其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然後推之臣民而無不率教順化者故曰皇建其有極明極之繫乎建不建不特履天位之至尊而遂可以副天下之向望也五福九疇之終也而此遂言之者益天生斯民欲降之福此陰騭之本意也皇極不建民不興善則禍至無日矣故君人者當建極而斂福於已又當推已而錫福於民使當時之民皆於汝乎取法而與汝共保此道法焉則凡為庶民者既無淫邪之朋在位之人自無私比之德皆惟人君有以作之標準而已夫修身之事前疇五事備矣然人君之修其身則所謂大觀在上若非其止於至善而立人之極必不能推以及人且既止於至善而立人之極又當推以及人使之同歸於至善之域然後人君之職始盡也此修身之中事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以下箕子推衍錫福之意以告武王而此一節承無有淫朋之意統言天下之民也有謀猷作為而又有所執守民之上者也汝則當念之而不忘若雖未進於善而亦未陷於惡汝亦當容受之而和汝之顏色以誘進之苟其善端之發自謂所好者德汝則遂以善教之而無棄絶焉如此則賢者勸而不賢者慕一時之人無有不惟君之為則倣者矣益王者之立極雖高且大而其教人則近且寬所謂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者此也惟皇之極及前文于汝極此而極字皆為倣法虛字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一節承無有比德之意專言在位之人也言庶民之困窮無告者固不可廢而虐之而有位尊顯者尤當敬而畏之若前之有猷有為有守者固有善矣如其有能有為未必有守也則使之進其行以成其才然後人材衆多汝國其昌矣然凡在位之正人皆必先優以富而後可責以善苟不能忠信重祿使之與汝家相和好則是人必至陷於罪辜及其無好德之心之時則汝雖教之以善而反以汝為禍害於彼矣益咎者禍也與福相反

者也錫福非用咎也以錫福為用咎蓋人塞其樂生之心而懟其君上故也聖人之洊恤人隱以曲成人材者又如此。凡此嚮言錫福者皆謂為善則福應敎善即錫福也故一則曰予攸好德再則曰于其無好德皆以好德為福之基然則福有五而其可錫於民者其四之攸好德而已此嚮五福者所以必修三德以復民性也然於庶民也則曰無虐煢獨於在位也則曰既富方穀當者五福之二亦王政所可錫於民者尤為攸好德之基此修三德者所以必先八政以厚民生也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以上皆言錫福之事此則正言建極之實承惟皇作極之意而終言之也無者戒詞也偏頗好惡作於心者也偏黨反側形於事者也王義王道王路即皇極也遵者所以建之也蕩平正直皇極之體段如此也會極歸極言極既立而為四方之人所環聚而歸向也蓋王者敬用五事則自心思以達於視聽言動莫不由順正以行其義矣然建極之體大故此復申明之以為設心造事之間苟有幾微之私曲與毫髮之差違皆與王道相反而極為之不建故必由五事而極其至始則以王道為準而心無越思終則由王道而行而動無過舉然後皇極之立純粹至善貞可以為天下表率而為四海之所會歸矣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以上皆箕子數衍之言也故又自申之曰凡此皇極之數言非我之私言是之謂彝倫是之謂典訓蓋于帝之錫禹之初而既如是以訓之矣又為勉臣民之詞曰凡厥庶民於極之數言亦當以之為訓以之為行以親近天子道德之光蓋天子者作民父母而為天下之所歸往者也天下豈有棄父母而不戴元后之人哉箕子當日陳範之頃從武王而有陪侍者有人故箕子之訓徧及君臣庶微之有卿士師尹意亦猶是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民性皆善而氣質則殊或因習俗而遷或隨氣運而變故治之之道不可不詳也正直者順而施之孔子所謂直道而行者是也剛克柔克者逆而矯之或當以剛勝或當以柔勝言乎刑政則有張弛言乎敎化則有疾舒皆所以振民育德使之各得其性而已平者性情之正康者風俗之安如此則以正直之道行之而無不治矣彊不順者則剛克以威之和而順者則柔克以敎之此以刑政之張弛言也沈潛巽入者則剛克以厲其氣卓越明敏者則柔克以遜其心此以敎法之疾舒言也蓋八政之中政敎備矣然治世之法既具而導民之意無窮聖人能使世變風移而民協于中者變化陶成之道至也此治世之中事也。凡九疇所屬五行皆以水火木金土為次惟此疇不然蓋正直者土也以剛克剛者金也以柔克柔者木也以剛克柔者火也以柔克剛者水也其序乃自土而水自五而一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

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

民用僭忒

此箕子推衍三德之意也威福玉食所以行三德之柄也一出於皇極而無好惡之偏焉則大公之路闢羣枉之門塞矣若使臣下得干其間則必有害于汝之家有凶于汝之國善惡不明賞罰不當枉位之人皆有僥倖之心而側頗僻凡厥庶民亦皆無所懲勸而僭忒矣而家而國皆指君之家國言頗者側之甚僻者頗之極由僭差而過忒亦有淺深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舉綱之下不直列其目者不言卜筮之指則不知雨霽之類為何物也雨霽蒙驛克者以火灼龜其兆則五行之兆如此也貞悔者揲蓍之法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又本卦為貞變卦為悔也卜書所載者五行故其兆則五筮書所載者陰陽故其體則二行者推極其象數之謂忒者參錯不齊之稱人事參錯則以卜筮推極之故蓍數亦曰大衍也卜五占二釋明雨霽蒙驛克貞悔之意立人卜筮三占從二釋明擇建而命卜筮之意聖人之於天道也順五行叶五紀則既敬承天地無有拂違矣然而冥默之中有幾存焉益與五行五紀流行於天地之間而其理至幽其兆難見順之吉而逆之凶非形非氣而神之所為也惟蓍龜有以紹天之明惟聖人有以佑神之功故卜筮之教與而百姓與能焉此順天之終事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此箕子推衍卜筮之意卜筮以稽疑則非大疑不占矣然必先審於心詢於衆而後卜筮故易曰人謀鬼謀虞書亦曰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也神人皆從吉之大者若龜筮從而人謀有一配焉亦吉人無尊卑皆可合於神意也卜吉而尊者之謀配故內事可作內事以君為主也筮逆而臣民之謀反故外事不可作外事以臣民為主也龜筮皆違則人謀不可用矣稽疑之教聽命於神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敍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雨水暘火燠木寒金而風周流四者之間故其屬土也時五者之時猶是也言是五者若其來具備而又各以

其敘則雖庶草且蕃廡矣況百穀乎一極其備則不敘一極其無則不備休徵之所謂時節以敘之謂也蓋以敘則其備可知也咎徵之所謂恆節極備之謂也蓋極備則無者可知也肅乂哲謀聖者五事之節也故庶徵亦有節以應之狂者容貌褻慢肅之反也僭者言語過差乂之反也豫者目迷於色哲之反也急者耳惑於言謀之反也蒙者思慮襍而不明聖之反也五事無節故庶徵之應亦無節焉王者修已建極乃萬事之根本然猶未敢自信也考之於天以自省察則聖敬日躋而中和允致矣此修身之終事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此下箕子推衍念用之指蓋自王者而推之卿士師尹自一身而及於庶政如是而徵驗之理乃盡也王者職大而要卿士師尹漸小而詳故日考月會歲計有尊卑之序焉又王道象天而天功之成以歲人臣佐理如日月之經天以成晦朔朝暮其象類又皆天之所為而非人之所設故恐懼交修雖上下皆不敢一日懈而其分職課效有此數等也如歲月日之中五者之時以敘而無易百穀之生豐熟而有成則休徵之應也驗之人事必也政治休明賢人章顯而百姓安和矣如日月歲之中五者之時不以敘而盡易百穀之生荒凶而不成則咎徵之應也驗之人事必也政治昬亂賢士側微而百姓不安矣休徵先歲而後月日祥必積歲而後成也咎徵先日而後月歲災雖一日而可畏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

以天日月之類推之則庶民衆多而環向於王者星之象也星亦有占然而雨暘燠寒風之氣皆生於日月二者星者隨其氣序以為好惡而已猶之生民有欲而德政者在上之事也燠寒有常風雨無定故舉星之好風好雨而燠寒可知漢志云日主寒溫月主風雨故日行遠極而陽氣徵則月參用事而為冬日行近極而陽氣歲則日專用事而為夏此日月之從星以為燠寒者也月入于箕軫壁翼之類則多風入于畢之類則多雨此月之從星以為風雨者也如風雨寒溫不失其節而日月有以從星之好驗之人事必也德修政舉而君臣有以從民之欲此則占星之理不離乎省歲月日之事而已蓋雨暘燠寒風者天所交於地之游氣司馬遷所謂於人事俯仰最近者然其根本則皆日月為之天秉陽垂日星而主暑寒地秉陰竅山川而生風雨懸象於天

而受日之光去地最近而與地同類為陰陽之和者月也故既佐日以成寒暑之令又通山川而司風雨之權也以人身推之則日月二者為天地之精氣以王道推之則日月二者為天地之紀綱王者之五事庶政與天地之精神綱紀相為流通故其感動而為休咎之徵者如此上文既以省歲月日為言而此復以日月星之行參之其法審而理精矣抑考之後代史志言災祥者分為五行天文二術五行則雨暘燠寒風之假之類是也天文則日月星之占之類是也然皆凌襍破碎闊而多疎惟洪範之書貫二者為一條蓋以五行之氣合之五紀之精有所謂上下同流者信而確近而著此所以為聖經大法也與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

弱

五福六極者治亂之成效天地之氣感之而變者也治之極則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下之人皆蒙五福矣亂之極則天地之氣亦以繆戾應之天下之人皆受六極矣水滨厚故得之者壽火炎盛故得之者富木温煖故得之者康寧金潔清故得之者好德土冲和故得之者終命此皆五行之和氣也水之變爲肅殺故得之者或凶或夭火之變爲歊蒸故得之者疾木之變爲彫悴故得之者憂金之變爲涼寒故得之者貧土之變爲污濁故得之者或惡或弱此皆五行之沴氣也皇極之君八政行三德修斂福錫民則有仁壽而無鄙夭[illegible][illegible]所謂功與天地竝者

是治世之終事也

[illegible]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illegible]騭

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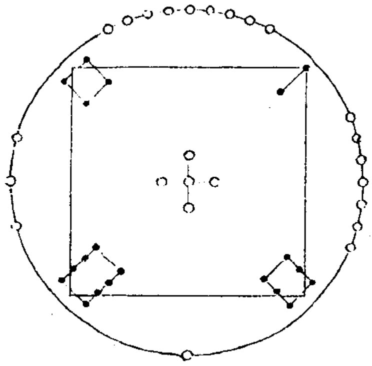
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騭陟也天於下民蓋陰降之而曰陟者惟其降之是以陟之也天陰騭下民而不能使民各得其所必有相助

上天以協和其居止者然後天下無失所之民矣武王有天下之初知天陰騭下民之意而所以助協其居者未知其常理之所敘故虛心訪問於箕子惟在昔夏后氏之書相天協民之道備焉然其所以相之協之其要則在乎修己以立之極而已歷選前典足以稱武王之問者惟此故箕子舉以爲對○鯀陻洪水何以知天之震怒不畀也由禹之錫而追論之知不畀于鯀之時是天震怒也夫功之成否視乎人事然而必推其祥於天以爲得帝錫而功成者蓋天人之道不相符應則無可

以成功之理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錫者洛書而曰洪範九疇者洪範九疇以洛書而作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洛書



此所謂洛書蓋天之所錫而洪範九疇所以敍也其位列布置則因河圖十數而寓乘除之法也參兩天地之理而著三才並立之道蓋以河圖奇數自一而三之一三九七進退乘除如環無端焉以河圖偶數自二而二之二四八六亦進退乘除如環無端焉惟五則無對不為他數所因而自乘自除者也十則還於一而無位而數之所以積者也故洛書之位其一三九七乘數則旋而左除數則返而右也其二四八六乘數則旋而右除

數則返而左也五居其中明其無對也所以立諸體去十不書明其無位也所以藏諸用先儒有言洛書者數之原也易說卦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一而已分而為地則成二地在天中天包乎地則成三有天地然後萬物生故數皆起於三二也起於三故以三參之而一三九七之數生焉起於二故以二兩之而二四八六之數生焉洛書之象天地也以其數則天之參而地之兩也以其位則天居四正地居四維也以其左右之勢則

天之道左行而地之道右行也至於三二之合則為五五居九之中在洛書又居中此則人為陰陽之會天地之交以巍然之躬混焉中處配上下而為三才者也天之以是而錫禹者蓋天下之理皆出於三才三才之象必寓於奇偶以奇偶之數涵三才之象以三才之道示參贊之理王道之源於是章矣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所謂洪範九疇也洛書所示者三才之象耳禹受而法之則有以知人為天地之心而必為天地立心參天地以成位而必贊天地以成化因其數以極其義此洪範九疇所以作也所謂因其數以極其義者三才者有上中下之位焉有始中終之序焉是故王者之道上則求端於天而其始正矣中則表正於身而其要得矣下則撫世佑民而其事終矣就三者又各衍而三之以為

九則初一者始之始也次二者中之始也次三者終之始也次四者始之中也次五者中之中也次六者終之中也次七者始之終也次八者中之終也次九者終之終也此禹所以錯綜三才之道示萬世不易之軌也然約九而三之則初一次五次九據其始中終以為樞故五行則九疇之所自出皇極則九疇之所以行福極則九疇之所以效約三而一之則五又居中以為本故皇極立而九疇之要舉則上自五行下至福極蓋一以貫之而已夫範之有皇極也猶易之有太極也太極則萬物之本根皇極則兆人之標準太極此理之在天者也皇極此理之在人者也在天者終古無所加損在人者則非聖人得天子之位立人類之宗其道固有所不行是故太極不在八卦之內而皇極列於九疇之中所謂皇建其有極而太極本無極也此易範之精也○五行在天者因天地前民用之事也五事在人者踐其形盡其性之 也八政在世者政教兵刑養而治之之具也

此三者謂其至切而近故為大法之始五紀五行之氣播於時者也皇極五事之理極其至者也三德八政之施協於中者也此三者必至於微密精當而後善故為大法之中稽疑者五行之運三光之行氣數相推兆則先見不可不明也庶徵者敬五事體皇極天人之感各以類至不可不念也福極者八政所敷三德所被民生其間或夭或壽或仁或鄙治亂之極不可不知所畏慕也此三者王者所以得天之符故為大法之終有天下者之舉而敘之也經以五行材則不匱叶以五紀序則不衍參以卜筮幾則不失夫如是則相助於天者至矣修之五事以正諸己立之皇極以證諸民察之庶徵以合諸天夫如是則建中於身者備矣政以厚之而生斯奠古說謂農厚也今亦從之然八政皆民事民以農為本故八政以食為先言農用八政雖與諸疇之例稍異而義理未當不順也德以乂之而性斯成福以敷之而命斯作夫如是則所以協和于民者無所不盡其極矣蓋禹之所以錯綜三才之道垂不易之軌其本末始終各有倫

類次第者如此此所以上合天錫之意下啟王事之傳叙人守之明於箕子周人用之見于六官顧命所謂大訓與河圖並陳者即此是與○五行五紀稽疑何以皆為相助之事也曰教民以灌溉烹飪斲削陶范種殖之利者天地之未開也蓄洩出入愛養撙節天地之所賴也此所為有相之道也春秋冬夏昏曉晦望雖天之所以授人自非聖人裁成輔相亦無以使民無失時而衆功皆廣矣見吉凶以示人者天地之意然其動也尤微惟蓍龜有以紹天之明惟聖人有以佑神之功故孔子傳易以為幽助於神明而成能於天地之間者此也五事皇極庶徵皆為建極何也曰極者標準之名也人君欲立標準於天下必自身始故孔子曰脩身則道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身既修矣極乎大中至善以納民於軌則故維時臣民則君自治無敢自外焉此君道所以盡也然猶恐其終之忽焉而不謹故畏天之戒思其咎謝至於卿士師尹亦罔不祇懼交修以齊

民之好惡此虞廷所謂勅天之命維時維幾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立極之道於是為至然則八政三德福極之為協民也如何曰八政者民事之常也厚之而已矣中者民所固有復之而已矣福者天地之善氣無時不降于民者也導之而已矣此自上天陰隲以來有不如其分焉不可者能盡是則天地之中將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之謂協民之居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自此以下皆箕子釋洪範九疇之文而衍其義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釋文也水曰潤下以下衍義也後皆倣此箕子言禹叙疇所以始於五行者正以其有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之功及五味之性生民資之以日用飲食不可須臾離也或曰五行者造化萬物之本此而僅以其用言之何也曰王道之始也用行而體在其

中矣善觀者自五事至福極孰不由是至於性與天道固不可得而聞也與○昔之言五行者於經未有也始見於洪範而已後世因之其術益詳託言出於炎黃之書然皆方伎雜流不可盡信其在虞書六府三事允治又曰六府孔修蓋析五行之土穀而二之以為六府皆禹之事也然則五行之學其傳於禹與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易大傳曰精氣為物蓋人物之生精氣而已魄也者精之微也魂也者氣之微也神者魂魄之會精氣之主也陰陽之盛者為水火故精水而氣火其次者為木金故魂木而魄金土者陰陽合德故神為土貌者精之成形者也言者氣之成聲者也視者魂之營也聽者魄之宮也思者神之用也此五事之序也夫五事者人道備焉聖功全焉蓋自一身接於萬事貌言視聽思五者盡之

五者各舉其職則萬事皆得其理然非以敬為之主宰
則五者之職皆將不舉而萬事之理亂矣此固敬勝義
勝直內方外之學之所權輿而夫子所謂修己以敬者
則尤合於此經之義一語傳心之要典也○或曰先儒
謂恭從明聰睿者其功肅乂哲謀聖者其効也夫恭也
從也固學者之事也明聰則豈可以力為與曰朱子言
之矣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目不狎邪近之視而視遠焉
則明矣耳不雜便辟之聽而聽德焉則聰矣若謂明聰
可以力為則亂之本也非聖學之要也夫惟以敬用者
其知此矣乎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
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者之說諸家備矣愚又觀於禮記王制自冢宰制國
用以下至司寇其序政與此合蓋冢宰所司食貨祀三
者備矣然後司空定民之居然後司徒興民之德樂正
司馬因司徒所教而升之故附於司徒而以司寇明刑

終焉惟賓師二者洪範次於後王制叙於前蓋八政者
民生之先後緩急故柔遠安邦之事在於養教之後王
制所言建國之規模綱紀則禮樂征伐之柄必居庶政
之先義各有所當也王制之書上視虞典既微有不同
下視周制又甚相懸絕獨於洪範則其實合若此蓋洪
範作於夏而殷人守之則知注家以王制為夏殷之書
不謬也然則周制竟不同乎曰語其同則四代一也有
所損益焉耳唐虞之間禹雖司空而宅百揆蓋冢宰職
也而曰奏庶艱食鮮食貿遷有無化居禹貢自田賦財
賦綜理纖悉然則唐虞食貨固亦冢宰司之而周禮天
官其所掌亦皆食貨之事蓋有所從來特虞夏之間未
有冢宰之名至王制周官而始著耳惟司空一官殷以
前為冢先在周為宗後蓋周人既以冢宰為天官因以
司徒為地官天官掌朝廷地官掌民庶天地之官為之
綱紀而四時行乎其間焉司空分司徒之職以養宗伯
分司徒之職以教司馬司寇則又分教者也周人建子

以終爲始故使司空在司寇之後實在宗伯之先與有虞夏殷之首司空者無以異故曰語其同四代一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唐虞曆象日月星辰與此篇之歲月日星辰曆數有以異乎曰其道一也日周天而成歲故日主歲也月會日而成月故月主月也星紀於日而成日故星主日也辰紀於月而成辰故辰主辰也步而驗諸器故曰曆象致而綜諸術故曰曆數其施於用也如何曰日星陽也月辰陰也歲日陽也月辰陰也陽之用顯而陰之用微啟閉之節晨昏之限皆成乎歲日而驗於日星是以堯命羲和殷四時辨朝暮必以日晷中星求之歲功明焉人事準焉故曰其用顯朔晦望弦若非民時之所關然於天道實相經緯故風雨潮汐之期及凡萬物胎育之候其感皆繫於月古之治曆者莫不平其三五歸邪於終立爲次舍以考交會堯更命羲和以閏月定時成歲然釐百工即其事也理數幽賾故其用微觀堯典之所命

禹疇之所協察而齊之以璿璣省而念之以庶證言寡道大非夫後世星術之家所得傅會而增益也若夫曆數之至則周官致景之法周髀蓋天之術盡之後之追聖人之制者必深考焉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五福九疇之終也而預言之者建極以爲天下儀表所以內民於善也內民于善者所謂錫民以福也斂而錫之則民于汝極而與汝保極焉其效至無淫朋無比德皆惟皇有以作之極而已斂福作極名異而實同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凡厥庶民以下錫福於民也人之有能有為以下錫福於臣也夫五福之目自壽至考終命著矣然其所以錫之之實則曰民之有猷有為有守者念之而已其不協于極而猶知好德者教之而已矣臣之有能有為者進之而已進之好德之道厚之而已矣夫有德者上也知好德者民之次也使天下之人無不好德焉者即其所以錫福之道也福有五而其可錫自上者攸好德而已故五福三德也三德皇極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五事之後之有皇極猶明明德之止至善也偏陂好惡之留於心偏黨反側之形於事其恭為色莊其從為詞令其聰其明其容未免於作聰明自賢聖而已遵義遵路蓋人君法先王之道所以建皇極也蕩平正直皇極建矣其會其歸則所謂四方之極者與下化之矣六何

淫朋比德之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此章所謂皇建其有極者箕子釋皇極兩字之義也如五行則釋之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事以下莫不皆然獨皇極則無數之可紀故但分析其義以解釋之使人知所謂皇極者乃人君立乎至善以為天下表則非特履帝位之尊已也斂時五福以下至歸其有極乃箕子敷衍皇建有極之義以告武王即所謂皇極之敷言也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集善於已而推以教化天下也(極即善也善即福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民於君乎準則而與汝守此道法以同遵于至善之歸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在位之人無有比德惟君有以作之準焉所謂表端景正未有不能作極而能錫福者也(言敷錫自君以及民言作極自民而歸之君也)凡厥庶民有謀為持守者汝則念之而存之於中心雖有不合於極

而未罹於罪者汝則容之而假之以詞色王氏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汝色之謂也故其自言好德而有進善之機汝則遂以善教之如此則天下之人皆惟君之為準則而無或自甘于化外者矣然庶民窮賤者固不可虐而棄之而有位尊顯者尤當敬而優之畏者敬也高明尊顯者也揚子雲曰高明之家是也是故有猷有為有守善之善者也若有能有為未必耆守也則使交修以進其行賢人盈庭汝國其昌矣然凡在位之正人皆必優之以富然後責之以善苟不能使之與汝家相好則是人必至陷於罪辜於其怠惰邪僻無好德之心之時則汝雖教之以善而覆以汝為虐矣蓋咎者災也所謂天降之咎是也錫福非用咎也以錫福為用咎是人喪其樂生之心而不知有為善之利故也此兩節承錫福之意而言建極之用也然君人者必其宅心造事中正純粹泯乎其無欲也卓乎其無倚也遵義遵道以至於蕩蕩平平然後皇極建矣皇極建然後可以關太

公之路杜羣枉之門而天下之人共會歸于有極矣此一節承作極之意而言建極之體也箕子推衍皇極之說至是止矣又申其旨以致丁寧之戒曰此皇極之敷言也人君者誠能是常是順則於天心允合而于帝其順矣凡厥庶民又能于極之敷言是順是行則皆足以進於道德之途而有以近天子之光矣如此則信乎可以作民父母而為天下王矣不如是未足以父母天下而王天下也武王之伐殷也曰元后作民父母又曰作之君作之師然則武王之自任也重矣箕子所以不憚反覆而言與此一節蓋申作極保極之意以終篇首之義也篇中極字有實字建極作極保極會極歸極之類是也有虛字于汝極惟皇之極之類是也其實一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臣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以世變者也五方之民生其間者
異俗以地變者也彊弱昬明其稟不齊以人變者也三
德者所以宜民善俗協之於中如甫命之世輕世重也
如王制之修其教齊其政也如舜之教胄子直而溫寬
而栗也皆其事也周子曰性有剛柔善惡惟中焉至矣
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於中焉故師道立則善
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蓋發明三德之旨莫
善於此威福所以行三德之柄也故不可一日而不在

上○作福作威玉食之臣大臣也凶害國家非指諸侯
大夫效尤為大臣專權之效蓋言大臣專權則必有害
于汝之家流禍于汝之國家國皆主天子而言也至於
人民皆頗僻踰分此乃所謂尤而效之正其凶害于國
家之實耳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
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
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
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
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
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
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虞書帝命禹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
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蔽志謀及乃心也
所謂詢謀卿士庶民也先人後神蓋古卜筮之通義也

卜之為術不傳久矣今以洪範推之則所謂五與二雖
指雨霽之五兆及貞悔之二體然筮書所載者陰陽其
本則二卜書所載者木火土金水其本則五也卜之有
體猶筮之有卦體之有兆猶卦之有占兆之有頌猶占
之有繇春秋傳晉卜救鄭遇水適火是其體也雨霽蒙
驛克是其兆也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書曰啟籥見
書若春秋內外傳及漢志之所稱引是其頌也然考周
禮太卜所掌蓋兆之體百有二十頌千有二百其法之

詳靡得而聞嘗以經史注疏及占卜雜書叅攷之蓋始於五重於二十五再重於一百二十五除五體為純兆故曰其體百有二十也每體蓋以十日占之頌如今火珠林占卦之法而各有吉凶之辭故曰其頌千有二百也惟兆之三而後成體故曰乃卜三龜未見書而云吉者食墨而又不焦其兆吉也見書乃并是吉者其辭吉也蓋京氏之時卜法猶在故得以其說傅會於易今以世俗龜卜推而上之古人之法尚可想見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晳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作一句讀蓋時㫷也如歛時五福之例下文雖有時雨時暘之文然與上時字自不同各不相礙曰時五者之曰蓋既釋庶徵之目因而更端之語爾來備而各以其敘乃所謂時也一極備則不敘一極無則不備乃所謂恒也恒以極備言而極無者可知○雨暘者天地之燥溼如人之有精氣也寒暑者天地之發歛如人之有魂魄也風流行四者之間微入無間如人心之神也蕩而無節曰狂亂而無序曰僭視後則散而不收聽察則滯而不化思之蔽者其思必多而神明之理荒矣五者皆事之過故感而有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之徵王者節之是以時至敬慎威儀貌

之節也出言有章言之節也繼明以照視之節也以虛受人聽之節也不出其位思之節也節則人事之中時則天行之正今曰肅者雨類足以致雨乂者暘類足以致暘然則反之者當為極無之甚烏得恒乎其說于是疎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

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蓋自修身而推之至於政治自王躬而推之至於卿士師尹庶民所以盡庶徵感應之道終建極臣民之指也夫王者如天然歲功之成天也故其省也以歲卿士師尹之法君如日月之法天故其省也以月以日若歲月日之中雨暘寒燠風之時無易而庶草蕃廡百穀豐茂必也其政治休明賢人在位而民氣康樂者也若日月歲之中雨暘寒燠風之時盡易而戾氣總至百穀不成必也其政治昏亂賢士側微而室家不靖者也所以然者歲功紀於日月而驗於物猶王者之政紀於卿士師尹而驗於民君臣不失職而民被其澤猶歲月日不失節而物蒙其滋是故政治明則王道舉矣俊民在位則卿士師尹得其人矣家室平康則民莫不獲其所矣夫然故寒暑和風雨時叶氣嘉生而物産蕃茂否者反之故為庶徵之學者觀於歲月日之時不時百穀之成不成以驗人事之應此則古之為庶徵之學者然也庶

民惟星以下蓋曰家用平康而究言之夫自天日月之類推之則庶民衆多繁附星之象也故驗庶民者驗之星星亦無可驗而於燠寒風雨之庶徵驗之夫日月行於列宿而成冬夏月入列宿而成風雨是燠寒風雨之候在星各有好也若寒暑不踰其度風雨不爽其節是日月行度有以從星之好而歲功成矣驗之人事必也卿士師尹交修厥職有以從民之欲而王道舉者也否則人事逆於下天道悖於上休徵不應則日月星辰之職關焉上言好風好雨而不言燠寒者風雨之理微故舉其微者著之下言寒暑風雨而不及暘非雨則暘也

○漢書曰月為風雨日為寒溫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故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其義比諸家之說為長故今從之蓋月為陰氣之宗風雨二者皆生於陽而成於陰故其氣與月相感孫武子火攻用風而曰月在箕軫壁翼也今海濱之人候風雨者不以節氣而用弦望然則風雨之繫於月信矣寒溫

既主於日又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云者燠寒雖繫乎日之遠近然其燠也日近而引地中之陽氣為之也其寒也日遠則月用事因而挾地之陰氣為之也寒燠主於日而無月故以日月言之邵子亦曰日為暑月為寒此其義也記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乎四時之間如雷電風霆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欝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然皆應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雖有春秋冬夏之四時而所以生化萬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也寂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曰月以為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

也三五以毓陰之孕蓋月雖懸象於天而實地類故既經緯日星以佐四時寒燠之令而又專司山川風雨胎育孳陰記禮者之言正與洪範相表裡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治效之成舉天下之民莫不受五福焉者反是則為六極是故王者當嚮而慕之畏而戒之嚮之云者如射之有志必期至於是而後已焉威之云者敬小慎微一物衍和引為已過惟恐其偶陷於是焉此堯舜所以安民猶病兢兢業業惟時惟幾者也漢武帝策董仲舒曰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竊聞其號未燭厥理而仲舒對之以為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

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干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嗚呼三代之下若仲舒之對武帝者其亦庶幾乎洪範立極錫福之旨者與

或曰古今說洪範者皆以為五行之書而不言三才如何曰三才經也五行緯也以三才論之則天高地下人物散殊其邈澗絶遠而不相謀殆莫甚焉然而一性之混合一機之感動則雖瞬息之暫未嘗不相流通而往來交應所以然者蓋盈天地之間莫非五行而人物之衆亦資是以有生故五行之精各以類成而其初不相二也五行之祲各以類應而其後不相離也是以九疇者雖天人殊致大小異倫尋其義類大抵以五行為端

然則不曰五行之書謂之何哉或曰五事也龜之五兆也庶徵也謂五行是也其餘諸疇則不可屬者奈何曰以周禮四時之官証之是以八政屬之五行者有矣以邵氏天地四象參之是以五紀屬之五行者有矣平康强燮沈潛高明五行之質也壽富康寧好德考終凶短疾病憂貧惡弱五行之命也若其名數之多寡叙次之後先則不可必而同也五行亦安往而不在哉或曰自蘇氏金氏以來多有以範文錯簡而正之者近漳海黃

氏北平孫氏言之尤悉大抵移庶徵王省以下屬於五紀移皇極斂福至作汝用咎屬於五福移三德惟辟以下附於六極如此則文意相從而使五紀福極諸疇皆有衍說以終其義不尤善與曰此未明於九疇先後之序淺深之旨者與是故以文則似以義則非夫五紀者天運而人從庶徵者人感而天應古者保章馮相各有專官至於後世而曆志天文五行之書其術亦不相涸況洪範二者固有天人之異指奈何以省驗之學雜於

協用之中哉以敍時五福繼於五福之下義理無妨文勢六順然實則錫福之事即在建極之中福極者但總其成效語其極至若于是而始詳言作極錫福之事六非其理也作福作威則與福極嚮威之義全不相肖作福作威君之為也五福六極天之為也福威所以治民教民福極則治教之成所得於天地之應也嚮之威之蓋君心所用以自勸畏其於作福作威之義又何與焉又從來說者或以嚮威為天之所以懲勸則是無所與於王者而於他疇之義既不相合又或謂是王者所用以勸懲天下則夫修短強弱之命賦之自天人君安得而用之其流且為異氏禍福之學豈洪範相協陰騭之意哉